義倉集成三編

一三

[illegible]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五册目錄

哲學類

理學

關學編二卷……明馮從吾撰……馮恭定台大 〇一五〇一一
朱子語類評一卷……顏元撰……顏李 〇一五〇五七
禮文手鈔五卷……顏元撰……顏李 〇一五〇八七
論學酬答四卷……陸桴亭撰……陸桴亭台大 〇一五一一七
志學錄一卷……陸桴亭撰……陸桴亭台大 〇一五一七三
性善圖說一卷……陸桴亭撰……陸桴亭台大 〇一五二二五
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陸桴亭撰……陸桴亭台大 〇一五二三三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陸桴亭撰……陸桴亭台大 〇一五二四一
理學逢源十二卷……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五二五一

關學編

馮恭定全書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危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于洙泗之濱晚而賛易序書删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今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佛于東漢宋梁陳唐老莊于晉經既闢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絶學而關中有横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横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儁彦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迨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閉戺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于横渠訖于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册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肖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産晦菴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之學編内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絶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萬曆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

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

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

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為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懼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洞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由空而後中揚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為仁四先生且然況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爲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為所晦餘蘇關西諸君子尚守鄠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原而揚扢之哉仲好之為是編也直以子厚本末洞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盡信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祀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于游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為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就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力焉若夫侈說其

鄉人以為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禎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扶持塤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皇明益隆崇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翔起厥力尤著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爰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緣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歛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慾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頫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曆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譜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悪壤駟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横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借妄論著文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乎守道唐侊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撓靡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衰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唐侊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

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卿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關學編目錄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戩

進伯呂先生大忠

和叔呂先生大鈞

與叔呂先生大臨

季明蘇先生昞

巽之范先生育

師聖侯先生仲良

天水劉先生愿

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奐　鑑山宋氏規附

元甫楊先生恭懿

維斗蕭先生輿　伯充呂氏堃附

寬甫同先生恕

從善韓先生擇

伯仁侯先生均

士安第五先生居仁

悅古程先生瑁

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堅

默齋張先生 僩
小泉周先生 蕙 抑之張氏銳附
大器張先生 鬲 仲白李氏錦附
介菴李先生 錦
思菴薛先生 敬之
平川王先生 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柟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十一
谿田馬先生 理
苑洛韓先生 邦奇
瑞泉南先生 大吉 雲林尚氏班爵附
斛山楊先生 爵
愧軒呂先生 潛 石谷張氏節 正立卒氏挺附
蒙泉郭先生 郛
秦關王先生 之士
關學編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業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敦
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
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
閭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
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
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
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某學有本原西
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
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
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
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
公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
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
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宦

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
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
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
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
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
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
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泞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
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
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
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
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非近
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
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藁不嚴於是
勉修古禮為薄俗倡朞功而下為製服輕重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
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
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傚
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
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
之微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
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
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
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占今異俗為說先生力
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
不行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
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
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
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
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
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
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
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
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
無貲者輒蠡糧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
經界始負宮留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
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
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閑
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
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
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
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尭

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脞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戕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禎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車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
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
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
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
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爲令華州蒲城蒲
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蓰它
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奏愈不勝先生悉寬
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敎諭使無犯法間召父
老使之敎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
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
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
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
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
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末見其可也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
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
爲宛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
佞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
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戮之往直宜
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
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
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
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
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
以至誠反復敎諭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
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
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
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
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
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
不食筍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
雖喜慍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
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
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强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于不克家先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即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焉少墟集

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令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馮少墟集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馬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元

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消自爲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者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

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遠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運使無君父之心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參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歡

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寂寞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居父喪衰麻歛奠比虞祔一襲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䘏節文粲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氷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洽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爲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

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拯世駭俗少從横渠張先生游横渠殁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紘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

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窮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款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歸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而其學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赤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横渠說甚固每横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

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條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特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

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太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若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與季明以焞言爲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

[illegible]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謨[illegible]殺彤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illegible]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

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人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入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

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荊門胡文定留與爲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

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馮少墟集

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聞道死無恨矣享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

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恭懿益昌其家學爲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迥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五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鄠縣栁塘門生百餘人刱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衆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六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噓命門人負擇載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覽强記眞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踏襲爲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焉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爲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加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比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瑩闔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奏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爲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爲講議官不就後徵爲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强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内搢紳與父

友者馳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猒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

于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薮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僕如漢惠聘四皓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

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衍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

帥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

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五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爲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

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維斗輿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賢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斟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帳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吏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吏不知其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吏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尚酒故也尋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辯玩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貢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斡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褻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

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木魯聃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塏字伯充其先河內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爲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

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

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賛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耆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這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絕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偏所居曰架庵時蕭先生斟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

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架庵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家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疾不果

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俺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于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悟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斲弱冠從同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瑁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為戒況凡民乎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為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為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

關學編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縉

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群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奥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　英廟北狩庶詔詣　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良輔輩定交馬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園依岩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

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憐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風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迺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

上乃訪周廷芳于泰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尠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俾士稟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

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迸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 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為鄉邦與刑與人尤篤于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

于人乃委諸指費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殁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脩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

以常人自居有負為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睿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惠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瓛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景純皆門墻充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聃晉道是道士超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膚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殁失其傳馬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

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 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為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璡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未暨所難嘗恭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illegible]哀慼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illegible]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為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

薦先生為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詩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先覺之覺後覺知呼寐者而使之覺非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末也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為恭定全書 卷廿二 閩學編 八

由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學自命偉人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宋疾不可以出況鄉黨小子相從頗得學問之益久他方邪亦謝不往與皇甫段先生堅冠[illegible]御英河東李學博景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講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為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為人篤于孝友事二親幽盡子道與兄英為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己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讀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砌若千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為先生建祠于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為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頹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為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敦閑容

思陰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訂論焉陰先生最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為途方陰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賢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敎諭安邑李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

聞其賢欲延敎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敎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强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敎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為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烱蘿一淮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蚐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流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鏁

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涉險蹤訪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

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馬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柳之張氏附

先生名昺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禀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氷蘗自持惟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

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歛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干途行旅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渝越文清公歿

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靈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峻世以為確論時有秦州大叅張公鋭字柳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

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肅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闡學編　十三

先主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陸成童選為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為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為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關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為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為驚嘆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雖干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寔自先生始為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僕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為嘆服先生觧經平正通達不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參政裔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

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為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為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茹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殁之

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生殁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馬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權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

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理而華每為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揆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竝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殁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涓淺泥濘亦不知避後

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殁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牸畜數十給之筑民令孳息為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

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門嗇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無問人省觧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諒具襄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榫獲遇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宗伊洛

吾款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西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表儀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榫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惰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人謂門人廉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

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毅為　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

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星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胷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　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宜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剎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

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群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

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

武無暇于祀馬用備為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櫜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

世廟所重賜

書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姪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徹先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俗至今貞美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述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藁婚禮用

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擴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秦大參偉郝大參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伸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闡學編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儁悟絶人羈丱為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諭儔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

與群俊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涉也父尋愈攜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遣子熊慶浩李繼祖李業馬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侔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卬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曰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遣弟栖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

乙丑

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為迂弗恤也孫行人殁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絰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況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

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閹瑾竊政以枌榆故致賀先生邸之瑾銜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為位而哭門無餘遺時何粹夫瑭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驩如也會西夏搆亂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斷甚乃與梓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況

馮少墟集 卷廿二 明學編 廿五

主上過漢文遠甚柟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都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背信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鎮守中官令更替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晃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呂仲本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復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既而馳幣匄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于別墅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馬鎮守閹廖餽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乞居間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

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國敬慕如此

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禮罷賜酒饌

朝論韙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念

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馮少墟集

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寔在于此不報在史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 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講喜甚跽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稚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己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笞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犂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

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讌樂甚褻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

內學者大集初講于栁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頡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玄菴顧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

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乂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履其門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

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篆疏薦何瑭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僞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

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復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噂詬夏先生素聞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

生來 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 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

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傳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衆姊劉家窶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瑾寓同州特訪迓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事生產既殉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兢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

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倫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比日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以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郎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四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望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

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邃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

理為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温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為訓乃其辭進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貢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領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　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閣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禪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原作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

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亹亹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敎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

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賛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濵尚有鍾期馮恭定

在青烏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觧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厮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歛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

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

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燬衆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為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

大譟先生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已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

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禀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胞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榷稅武林比

及斥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妾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為民嘉靖改元赦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曉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幷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

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　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

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依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潛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塲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

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懼懲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就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敬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參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譔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若無繼晷資常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挾冊往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為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罹法先生徒步百里外

[illegible]厥宛遂並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illegible]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illegible]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公睇先生貌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卽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為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為邑諸

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爲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　天子使吾獨不自重　天子使邪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殁毀瘠踰禮廬墓三

年有冬笋馴兎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歛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覲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揚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疏入人皆愕然

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梱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梱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錄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爲先

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爲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詣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

語詩文倡和身世傾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
月十二日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同劉歸田里而三人者
偕相與取道嚴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
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
甫十日聞命即月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
幾微見顏面身曾圖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
月五日
上建醮高佑殿災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為民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
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
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
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
他辭蓋先生為人徑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
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為師以楊椒
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洨濱諸君子為友
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礲精光展拓胸次其所
涵養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
節鏗鍧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耽耽以
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
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
今上用禮官議謚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　止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冒謂為學必
不愧屋漏方可為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

嘉靖壬辰進士為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
奪官為時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即解大義嘗
秘書充已銘懷袖中時為展玩稍長從都諫公
任師事翰林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論義理之
學而悅于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
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為法于
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為邑諸生試每
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人正立李氏附
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
學書院以風
成均友天下

士而名日起時　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
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
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
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為迂
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
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
先生娶而不[illegible]日夜苫處喪次既襄事廬居墓
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
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殁

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
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
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
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
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欵洽或有過即
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公
邪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
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
其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
多壞于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
甄別故易壞也請　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
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祉等交章
以先生名上
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為
祭酒蒙泉郭公亦為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
先生為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
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
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

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為王盟乃戊寅六月一
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
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為
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
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
幡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
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游湛
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
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為

諸生四十餘年竟尼于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為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高節尋奉例遥授訓導職銜云公為人方正介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蒙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

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為名言卒于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至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梃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頻仰會有　詔藩郡知故事出諸生分諭諸屬公以次出其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看大事還用讀春秋涇野先生殁又講學谿田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龍山公許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為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傷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

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顧顓競雕蟲之技時蓋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馬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岩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

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為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甲應選先生咲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稅九江先生處脂潤燔然不濟弊剔奸鋤商旅賚悅時有監關郡倅某者墨吏也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汚衊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為白其誣萬曆庚辰出守馬瑚馬瑚西南夷故地俗陋易置馮恭定全書

先生思威並濟禮讓躬先躬率數十輩從其譯酋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為鄉飲大賓先生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口貞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

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覺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閑門只靜坐自見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晚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寧不恨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馮少墟集

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

因家馬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為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為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為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為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

食尚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為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屨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羸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

計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刀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鄉會[illegible]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泰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莅茲道茲者罔不式登願見天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illegible]

相為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已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為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桂史王公以通相

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趙符

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爲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

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惇倫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三五

篤于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昆弟怡怡未五旬失嗣誓不繼鰥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倉義田即楹晦無多寔貧士所難居恒晦迹邦埠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闕里瞻思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 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

馮恭定全書 卷十二 關學編 三六

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爲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西北岑坤靈淋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傳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

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平而學宋四
祖義文者無不載焉少虛之用心亦可謂弘且
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
則堙沒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
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
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義文周孔未見有
不得者矣止論閩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
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曆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
于澶淵之閩然亭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朱子語類評

博野顏元著

訓門人類

朱子言朋友來此先看熟所解書

引上迷途吾嘗言但入朱門者便服其砒霜永無生氣生機不意朱子還不待人入門要人先服其砒霜而後來此也痛哉

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羣讀書聲便歎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歎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至人便歎曰可惜許多人材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年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尤戒人觀宋人語錄性理等曰當如淫聲惡色以遠之觀此卷

乃知朱子自賊之原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

朱子言教人無宗旨只是隨分讀書

會讀書者曾見一人如帝臣王佐否以讀書自誤兼誤少年書生矣比投且增隨分二字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欲誤之乎大學何不言壹是皆以讀書爲本

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

原來張子亦是如此

朱子言今人不如古人處只爭古人記得曉得今人記不得曉不得

堯舜五臣十亂那個如此

朱子言諸公不曾曉得縱多言何益

豈知曉得也無用

又云只要熟看熟讀別無方法

將聖人方法壞盡卻說看讀外別無方法試觀堯舜至孔子何嘗有個熟看熟讀

一士謂讀書不用精熟不要思維朱子謂此兩句在胸中爲病根

然則孔明淵明覽微大義不求甚解非乎二子猶是漢晉高人若孔孟之引詩書多隔朗錯誤又何故也朱子可謂千年書箇中迷魂子弟一矣

朱子言求文字之工用許多工夫費許多精神甚可惜

文家以有用精神費在行墨上甚可惜矣先生衆舍生盡死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肯去習那從討庸德之行那從討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千餘年來率天下

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可謂迷魂第一洪濤水母矣

朱子言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長老他朝夕汲汲無有不得之理

咳說到叢林長老分外精彩且云他無不得之理然則元嘗謂朱子爲手執四書五經之禪僧錢曉城述朱子瑞嚴寺詩有三生此地記曾來之句謂是寺僧再生豈過誤哉

朱子言其弟子學道此心安得似長老是此心原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無一日在此上莫說一日並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死至生忽然無得而已

此段把朱門弟子都可想見矣宜朱子之目無一人也予靜說朱子受病在墨雌孤雄豈不信然

朱子言其弟子原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那得工夫說閑話

先生只好說閑話還是不曾汲汲

朱子言其弟子思量一件道理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

先生濟了甚事盲了自己兩目壞了五百年人才世運耳

朱子言其弟子徒聽某言不濟事須去下工夫始得

先生不曾下工夫令弟子下甚工夫

朱子言學者不成頭項只緣聖賢說得多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既知患在說得多了何不認定一句做去卻更多說乎

朱子言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說便得而今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

既知學者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便信從孔子一句話學而時習之足矣何勞公等說無算語錄集無算書文別開靜坐註書講學刻書許多路徑乎朱子之立說教人眞如顛人說安靜瘟疥者教人避傳染方也僞說

朱子言學者做工夫須如大火鍛鍊通紅成汁方好今學者雖費許多工夫看文字下梢頭都不得力不濟事者只緣不熟耳

此段說來津津有味使人欲舞究竟歸到看文字可哀也夫

既廢卻三物之學時習之功則所謂大火中鍛鍊通紅成汁是指何物何功說下面乃云費許多工夫看文字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則朱子說渾半日皆謂讀書乎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辨經濟愈無力試歷

觀宋明已事可爲痛哭朱子胸中妙思口裏快道直如許津津有味試問立朝四旬親民九考幹得甚事吾嘗謂讀書欲辦天下事如緣木而求魚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朱子謂建陽士人做工夫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無長大發越底意思

朱晦菴之昌大發越是張起菴之滿滿實實也嗚呼何日靖此亂根除此疫毒使學人再壯乾坤復治哉

朱子謂在家讀書間斷只是無志若家事如何汩沒得自家須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做多少工夫立箇根腳若往應事亦無害

堯舜孔子總是人世上底聖人總是做人世上底工夫後世雖有書只記聖人之事業工夫以便後世遵法譜籍耳試觀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做工夫還是堯孔工夫否見人便講讀書便問讀書是堯孔口吻否吾友李剛主近語僕云近見宋儒始終本末全與吾儒無干可謂見到矣

朱子言某於相法愛苦硬清癯底人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一段

此段予初看甚愛愛苦硬清癯底人做得苦硬底事全不似晦庵語再向下看卻又轉到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越說越低渠見不好底可歎見好底亦可歎總之文字人只說底文字話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也即如說糟粕無救於饑渴說稻粱魚肉亦無救於饑渴也嗚呼其如此等學何哉其如此等人何哉 夫子自道也

朱子言學者不仔細玩味聖賢言意卻要懸空妄立議論又云人好做銘做贊於己分上無益既不曾實讀書玩味聖賢言意則終日所說是這箇豈得有新見

自狀如蓋不曾說得一句痛擺語不曾做得一件著靠事究竟只是教人

讀書嚥不看堯舜五臣湯文伊萊十亂孔子七十賢是從說話讀書來否

耶先生迷矣

朱子說學者工夫間斷反不如古山和尚喫飯阿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

晦菴開口不是談禪便是讀書每閱一段令人欲嘔不知何以迷惑學者

如是其深也豈非天乎

或解居處恭三句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朱子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

又那得閒裏面做出來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被試看聖人說話那

一句不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

先生終身坐此試看解四書詩易多少離背本文支離蔓衍拖脚拖尾去

其本有增其本無妄爲割裂敢爲改作者他處吾亦多欲批此而吾則欲

正乾坤中大義堯孔學宗不屑屑於文字上闕口角即四書正誤亦多偶

朱子語類評

鉅況評此書乎此則其自狀甚肖故標出

或言某所學多於優游浹洽中得之朱子曰若遽以爲有所見亦未是須用力

於學問思辨且未可說篤行這便是浹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

如此

孔孟惡鄉原似是而非況之莠亂苗紫奪朱蓋其害之大禍之烈至朱子

而始驗矣自始至終由隱而見其工夫主意分毫不與聖門同卻也說博

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卻也曾稱孔子好古敏求如之何不滅聖道至此

也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可師可法可畏以自檢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朱子曰文義只

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別做一邊看

此公極是好弟子何不奬勸之使照此學去則朱子亦受其益卻以文義

混之講學先生眞不可解

或言格物一項稍支離朱子曰公依舊是計較利害以喻以放船到岸一段

夫子自道也

朱子言學者工夫不是主靜便是窮理一段

主靜窮理先生云只有此二者卻不思二者全與吾道無干堯舜還有做

不盡工夫乎爲甚專專去要和三事修六府周孔還有做不盡工夫乎爲

甚專專去要學習六德六行六藝朱子口說佛者工夫又明引佛者曰十

二時云云竟又稱夫子可謂迷惑矣可謂無忌憚矣

朱子言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記然五常之中惟仁爲大人之爲仁者但

守敬之一字常求放心莫令廢惰則雖不能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隨

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

朱子語類評

宋人廢盡堯舜周孔成法而究歸禪宗自欺以欺世自誤以誤世者正可

於此段想見吾於存學編言靜敬二字正假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

此之謂也

朱子言夫子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

先生何爲不說實事只說心不亦與孔子反乎諺云明鏡不照己先生之

謂矣

方伯謨以朱子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稍自

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

當時亦有見其非而不許者亦有厭其學而棄之者只其徒 餘 不肯

如此說

朱子言注釋是博採前賢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多少工夫

咳還不醒眞醉夢過一生矣

炎言先生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諸書方出四方辨詁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

炎心更苦尚不及方蔡及散去諸公

朱子言窮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云云

嗟乎吾頭又痛矣若得孔門舊道法當程頭此等俱屬打諢

朱子在郡中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陬舉人底可逐日照管他留魯鄒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

（行竹有尾亦補綱）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加出說字從千里來 總因朱子之學反貫吾儒冰炭開口便不是看吾正說則此等書參雜矣）

宋儒與堯舜周孔判然兩家自始至終無一相同宋儒只是書生故其學舍直曰書院廳事直曰講堂全不以習行經濟爲事故剛主謂余游南書院宜仍名習齋堂廳宜去講字予則有苦心也自存學中有性理辨吾不復辨宋儒之誤矣至此段又欲詳辨但限於紙地僅細註一二語見意智者自心會耳

或言外面尋討入來都不是朱子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蓋飢而食即是從裏而出來讀書亦然

凡事必歸在讀書上先生中書魔矣

朱子言書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

朱先生必欲盡讀詩書而思求道理全廢三事三物是又別出一種異端之說也

朱子言人求道理只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今不於明白處求卻求之偏旁處其所得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卻自要說一種話云我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

先生不求之明白處卻求之虛暗處胸中玩弄光景紙上讀解盡文何從討充實光輝今日諸公之弊以下乃程朱兩門通弊也只不認不覺耳

朱子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漢儒强似宋儒解書亦勝於宋儒但惜漢儒讀書已差宋儒更差其欺今人一段先生自道也

政和有客同侍坐朱子曰這下人全不讀書

離了讀書先生便無話矣否則執五經論孟談禪

朱子讀解四書五經凡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古聖人爲治爲學爲教成法那一件未見到下手學教只是講讀全不習三事三物矣可見讀講之學全無用

朱子言做秀才須知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如何云云（案世不對或人在此否）方始成得箇人

予不得已亦書如此與人說亦就時文人且引他觀紀盤耳朱子便以爲成得箇人則誤矣

朱子言其弟子意思卑下都不見上面道理辟如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云云（先生何不自著書了）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

先生正是喫魚鹹不知有芻豢底人全不自看說半日學習胸中卻是箇讀書先生迷障至此率天下人入爛紙堆中耗胸氣心神而孔子之道全無一人行習嗚呼痛哉

朱子言日來多病諸公全錄某不得須是自去做工夫且如看文字須要此心在上面云云

臨死還只講看文字哀哉

朱子言某病此番甚重向時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自努力全錄某不得

只說看文字只說要議論至死不悔孔門經濟全廢獨無一悔時乎哀哉

都怕了三字可歎更可憐平生耗盡心神肺氣可不早怕

朱子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爲學如某腰疼方是

醫工皆知好內之人必腰疼敗精也不知好讀好講好著之人必腰疼遺精蓋內經明載腎藏慧精但精於血氣筋骨耳慧則更精於精故吾友刁公寡慾曾歲月不入內而夜夜遺精以其讀作也今天下羸弱病之儒所翁遺澤著矣孔學不復其如蒼生何

朱子言某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時擦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

晦公臂痛何不讀按摩經三百遍使之不痛乎而必常以手擦之乃止若時擦時而不擦便不效不可見道必學學必習習必時習乃得乎顧終以讀講思著自欺一生不亦惑乎 某亟欲目爲惑公

朱子言伯恭門徒各自爲說久之必銷歇子靜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卿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就朱子口中給出子靜之學莫道伯恭即朱子亦不及也顧曰流害未艾何也抑知己之害更甚于子靜乎

朱子謂呂氏言用夏之忠卻不合黃屋左纛不知漢高即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若如朱子之言則夫子論爲邦何必行夏時乘商輅乎余謂漢高即他端一著無稱能行此二端亦有禹湯之二事不勝一事不遵先王者乎朱子只胸中有禪宗欲異人耳

陳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

君舉認性道之眞如此稍確如此程朱氣質之性雜惡孟子之罪人也而反貶斥君舉望人從己愚謬甚矣

朱子言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

胡康侯謹經多矣朱子偏主之春秋大義小節盡亡矣

朱子言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便道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揉腸挂肚頓著不得又曰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

陳永嘉陸象山陳龍川到吃緊便含糊不與朱子說蓋朱子拘泥章句好口頭角勝又執呆自是不從人善凡英雄遇之初慕其名望皆愛與談學問商經濟到看透他不作事好爭長書生局便只到模糊能手所以皆致朱子不說破墨淬淬之譏也吾之過張仲誠便如此

朱子言金溪之學雖偏狥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伎過官路

咳你是官路乎

朱子言永嘉諸人皆以道藝先覺自處

若在三代時諸公原不敢稱先覺當兩宋爲禪宗章句滅卻孔子之道全無一人不爲程朱惑者而能別出手眼或以經濟或以道藝倡收人才亦可謂先覺矣今之士風更不如宋

朱子記鄉里諸賢文字皆不免有藏亢腦底意思

開口只論文字只講讀書把聖人和事修府三物習行工夫牙齒不挂又云三句不離本行朱子信矣

朱子說某所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姦爲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迎不覺罪過）

滿口胡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即上等亦不輕與貴帝問陰陽秘旨岐伯曰帝其齊武王問丹書太公曰王其齊今朱子廢卻習行經濟玩弄吾道於口舌文字之間其罪大矣乃敢肆口妄言不是爲姦爲盜說出有甚罪過可謂無忌憚矣

一人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確）順帝之則處則學爲無用朱子曰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識入來

是堯民擊壤光景是孔門不明性道只學而時習獨路偏說高了

朱子言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然只是小它自知做孔子不得見小家便悅而趨之

咳聖道之亡只爲先生輩貪大局說大話滅裂有用之學而舉世無一眞德眞才矣試問先生是學孔子乎孔子豈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乎

朱子言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卻做得高不似今人卑汚

宋家兩派道學只近禪耳子韶便是眞禪朱子偏高之

朱子言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云云）

吾觀宋明來天下冗兵之患淺冗儒之患深翌天下而納於之乎者也之局食天下之食誤天下之事政皆壞矣兵亦因之

朱子言坐食之兵之弊人問君舉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發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

自是有心人方發此方隙措置禪宗人只要靜坐未能主一無適耳章句人只要集註某字未妥須十九年苦工耳噫朱子譏君舉登小土堆恐自身在平地寸基未著腳也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著實緣是向時諸公都是清

談終於敗事朱子言前輩不曾有這話（云云）

器遠大是曉人問得都好朱子卻胡混

朱子言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

陳先生不遠過諸儒乎（溫公可笑）

朱子言溫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個通鑒到元祐出來做事卻有未盡處所以激（時溫又李覯）後來之禍然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云云）

溫魏二公之相先生輩之儒太不顧利害了

朱子言王安石罪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卻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云云）

當時君相是良心過不去朱先生與此道背馳太遠了若果如爾委曲周

周旋之說則贈官備禮已足矣何爲封王也何爲入孔廟也且配饗進歷代儒生之上七十子之前而班於思孟也自天生楊時與先生並行於時而孔廟無經濟之儒知禍祚遼夏金元者遠矣悲哉

以眞忠眞義大功大勞廉潔幹濟之宰相當時被腐固猜生亂其政使大功不成後世被悖謬猜生壞其名使沈寃不雪豈惟公之不幸宋之不幸戴天地氣運之不幸百世生民之不幸也予有宋相辨宋史評力爲乾坤翻此大案以醫事遊河間見朱子語類特攜三卷歸專欲見朱子主見非不知朱子即宋相之溫公也特欲從嘗識中見長也見深服荊公大學問眞德行等語蓋荊公之學之德大有近朱處故極稱之其實是公短處其設施作用不惟遠出兩宋且高過漢唐朱子則大非之矣嗚呼非百世後再生孔子誰知予言之是哉誰解予心之悲哉

朱子言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爲諷說反被他玩說同父因謂伯恭鳥得爲無罪恁地橫論郤不與他剖說打教破郤和他都自被包裹今來伯恭門人郤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偏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背天白日在這裏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看得此說也須回轉的幾人

呂伯恭眼還寬量還大其本傳中說當時豪傑歸心蓋當生文人中之欲有爲者也極敬重同父又極密交晦菴費許多苦合苦心欲二人相交而終成冰炭反恨伯恭不直治同父不剖破他說任他縱橫包裹在裏不知二子之勝於厥儒正在縱橫包裹四字也儒晦菴而能此四字分毫三家打成一片不惟有宋社稷生民之幸亦五百年乾坤之幸矣奈渠原是以禪宗爲根本以章句爲工夫以著述爲事業全不是帝皇王霸路上人二老反覆過望渠解合金銀銅鐵鑄成一器爲何道包裹在裏爲何略哉宜乎致其師弟斷絕之欲殺之而並罪伯恭也

朱子言同父才高氣粗文字不明瑩

不肯還嫌他文字瑩明幹濟豪傑何以文爲朱子感矣

朱子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是朱子自壞不覺了同父方要看人相殺豈止相打乎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朱子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貞一云云

汝宋家若有雞鳴狗盜二帝亦脫難矣同父祭伯恭心事全不曉而引易

貞一云云 蓋屬令人欲嘔

予觀朱子論龍川數段思案嘗言以幹濟英雄手段向宋家書生說如與夏蟲問冰益信矣

朱子言子靜是禪郤成一個行戶如葉正則說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郤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也不說破

龍川正則使碎心肺朱子全不曉是甚麼物事予素況之與夏蟲語冰不益信乎

朱子言正則之說最誤人世間獄人都被他瞞

僕即人再獄不過你被你瞞者更獄元亦獄了三十年方從你瓶中出得半頭略見得帝皇王霸世界堯舜周孔派頭一回想在獄局中幾度搥胸

墮淚

朱子言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又云葉進卷待過案毀板亦毀得是

可惜荊公目錄正則進卷板毀二公本領不能傳於世也

朱子言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

餘語

江西之學只是輝浙學卻專是功利輝學後來學者摸索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都門一南客曾嘗者與吾友王法乾談醫云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不顧效也宋家老頭巾群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爲千古獨得之祕指辦幹政

事爲粗淺爲俗吏指經濟生民爲功利爲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註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騎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會從祀廟廷之典莫謂唐虞三代之英孔門賢衆之士世無一人並漢唐傑才亦不可得是世間之德乃眞亂矣苟有乃眞空矣不惟周程張朱之功效乃見鄉原佛老之流禍乃極矣舉世猶蒙蒙也上天不生先覺其如民生何其如儒道何

陸子壽訪朱子於鉛山觀普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

兩派先生正欠商以論語爲證如第一句學而時習之兩派全無況他句乎

陸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卻而字朱子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躍初則兩三步作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云云

問見爲宋儒之學者全不著腳說甚三兩步千百步若聽其議論且懸隔天淵只管說又何千萬步之可計乎朱子只見人不照己耳

朱子言江西士風好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强于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啓發有縝密之功

先生便是好立異求勝第一爲何斷卻陸陳兩路爲何門人要殺龍川○先生氣質之性雜惡非性惡之說乎先生明言伊川之說害於孟子又云孟子之說爲未備非謂强于孟子乎見人偏明自己之失全不覺

朱子言荊公作兵論劉貢父竊見其稿易其文爲公論之公退還碎其稿以爲所論同於人也

荊公作兵論劉貢父竊見其稿易其文爲公論之迎合公旨欲納爲腹心也公以爲人皆知此法矣可以不著論碎之亦平平事耳朱子偏見出蹺

蹊

朱子言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人所言

金溪亦未是堯舜周孔正宗但其聰明勝朱子每有見到說到處如宋儒訓詁禪宗大行舉堯舜以來仁育義正盡廢而胸中自有一種仁義此段頂門一針朱子猶不覺木石矣

朱子論易簡

天地眞易簡故四時常運萬物常生帝王聖賢眞易簡故三事三物之外無道五達九經之外無功宋儒分毫不可語此朱子尤甚

陸子靜以朱子說話爲意見爲閑議論朱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

只爲朱先生有些正意見合議論殺盡蒼生矣孔夫子之絕四何不曰無

邪意而曰無意乎孔夫子之言道何不曰合議論不可不議論而曰予欲無言而曰有餘不敢盡乎

子靜以人說話爲意見議論朱子曰不尙議論則是默然無言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聖門問學不應如此

是故惡夫佞者

陸子解克己作除意見朱子以爲此三字誤天下學者

陸子解克己作除意見恐因朱子好執意見而藥之朱子好鬬曰好爭長便把以爲破綻突正如陳龍川談經世大略合金銀銅鐵鎔成一器此一句最稍最眞是大聖賢大英雄嶽鎮乾坤絕頂手段卻將去與書生講猶與夏蟲語冰炭反令反覆來文引義字格句制卒致龍川自屈認措辭之失而後已道不同之謀亦何益哉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利欲之類

古人訓克能也勝也己者對人自謂也朱子惑於六賊之說創出克去己私之解聖賢經書所未聞寒齋四書正誤偶筆已具解矣未審陸子相同否然幸先我見其不是矣

朱子說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經所以看他不破

二子之不墮禪宗正幸不曾看佛經也先生多看佛經自謂看破他弊病不知却已被佛傳染矣

朱子言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五者是也人之資質雖不可一概論其致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只要理會內不管外而

夫子自道也其亂定本而易聖人之教只理會內而不管外與陸子同較

陸門多了誦讀訓詁便自信爲管外豈知內外本末俱非聖人三事三物之學哉

朱子說子靜只是拗

兩派所同若堯舜周孔奮道放光一條大路拗不得亦不必拗亦無處拗

朱子說子靜不立文字也（此陸子長於上處）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讀見不及陸在此）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較朱子所見還脫）

朱子曰若如其言天自春夏秋冬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嗟）

你那一端是輔相裁成孔子所惡巧言亂德晦公之謂乎

朱子說象山所學所說盡是杜撰不依見成格法

不依見成格法二派所同先生更甚陸子之依格法如微指聖身爲修身

之格法治家出入豐減皆有定規齊家之格法守荊州到任先教練兵士治國之格法較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專事訓詁講育病不惑自是病痛少惜亦沾得禪宗非三事三物之學吾亦不敢妄推正派耳

朱子謂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先生正少箇實半日靜坐之半日固空矣半日讀書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歲月虛靈不昧空了此心主一無適亦空了此心也說六藝合當做只自幼欠缺今日補塡是雖是空了身上習行也在朝四旬無一建白親民九考無一幹濟徒說誠正兩字義介一端而已其於帝儒之三事治跡師儒之三物學宗曾有分毫否釋氏之萬理皆空猶可言也滅絕五倫之釋不能滅儒道也講誦五經之釋不可言也其萬事皆空人不覺也是以天下無一習經濟之儒矣

朱子說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云云

晦先生又於禪學外別見一種佛法只惜不於訓詁禪宗外別思一種聖法孟子云詖辭知其所蔽吾於朱子信之矣

朱子謂陸子靜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氣稟之雜

晦先生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氣稟之善

朱子謂子靜一向任己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

卻是先生如此今觀二先生往復論辨太極圖說至六七書子靜儘透快明白先生終不服義後面反講絕交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復望其相同矣又要斷絕子靜一路何等固蔽即此書亦只要硬加惡毀向其弟子背地市長爲能服二陳二陸張呂諸公也

朱子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其論說道理恰似閭中販私鹽底云云

朱子語類評

句句自畫小像僕亟欲添朱元晦三字於上

朱子言爲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

何不自反是將訓詁讀著當靠實乎又陸陳所蓄爲矣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

只此一端勝朱學萬萬真留心民社者矣

朱子言子靜教人莫要讀書誤人一生

先生只讀書著書自誤一生看其欺人眞居之不疑矣哀哉

先生謂子靜教人莫要讀書誤人一生不知先生專要讀書自誤一生更誤五百年天下人一生也堯舜以至孔子只是修和府事學習經濟以經書爲譜耳如看琴譜學琴非以讀譜爲學琴也試觀古人全無讀說著撰之學小亂於漢大亂於宋而聖人之道亡矣朱陸陳三子並起一時皆非

堯舜周孔之道之學也龍川之道行猶使天下强象山之學行雖不免禪宗還不全靠書本即無修和習行聖人成法以惠天下猶省本來才力精神做得幾分事功正妙在不以讀書誤人也朱子更愚全副力量用在讀書每章讀取三百遍又要讀盡天下書又言不讀一書不知一書之理此學庸人易做較陳學不犯手無殺戰之禍較陸學不須上智超悟但工之乎者也口說筆做易於欺人而天下靡爲從之但到三十上下耗氣勞心書房中萎怡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一事不能做而人生本有之三達德盡無可用堯舜周孔之三事三物無一不亡千古儒道之禍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嗚呼傷哉

朱子謂陸象山徹斷克己復禮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云云

朱子語類評

此輩朱子滿眼見他人之不解聖道不由聖道而自以爲得中正之派者歷歷可想矣獨不思聖人當年領三千人積年累歲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否是訓詁章句否其所理會周公之三物學而時習者吾亦與之合否我說堯舜之道也做堯舜六府三事一點工夫否內累禪宗以不觀觀之外迷讀講類死不厭而偏攻人惡曰某也事事不管專要成已試觀子靜兄弟齊家之法應義社長守荊州之政是一事不管專要成已者乎又曰某也事事要曉得是要成物試看君舉全甫輩明目張膽理會實政是不知是非鴟鴟突突不能成物者乎朱子果行眞正大路無過不及者乎僕見其未出道也況中不中乎

朱子論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云云論南軒卻平直恁地說一段

先生卻似自寫五臣十亂之所事七十子之所學全不著手只目空古今

顏曾以下皆有所不足同時之賢若象山龍川氣味不合者固擯之道外
雖伯恭南軒君舉輩都受貶斥乾坤中欲只有一晦菴哀哉

評朱子浙中之學只說道理一段

先生廢卻孔門學習成法便是一種只說道理之學而不自見其弊者誤
以讀書著書爲儒者正業也當其說顏曾著書多少氣力方始庶幾萬一時
何不思古人著力是做甚工夫而自己一生只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了事
乎又云孔子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然先生天地陰陽鬼神無所不說
其走作不既多乎又云孔子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云
云只恁地了便是聖賢元舊日亦如此說近日方覺與天下歸仁不合拍
非禮勿視聽即舞蹈違依是也非禮勿言動即行夏乘殷服周冕是也每
句一氣不在非禮二字作讀一己復禮一己爲仁已與天下復禮天下歸

仁

朱子云浙中之學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某也會恁地說只是不敢他先生自說與人全在會恁地說敬面又教千百論大真是麻痺只懷改經書雖似亦先生全學了物事都說做工夫卻自言持敬心正了旋旋去理會六藝非上達而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乎究之亦只說箇面語斷無老來下學之理今聽以此段加於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先生何不依聖人步步做上去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朱子言子靜固有病今人卻不會似他用功如何便語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又來了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云云

先生說看讀書著書爲五穀乎元以爲不曾砒霜鴆羽也豈若稊稗尚了人饑哉

子靜謂朱子教人只是章句之學

確斷

朱子謂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此

此等話眞是迷昏不覺了可慨更可哀

朱子謂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鬬

更迷了豈知學道原在章句外乎期年而離經辨志正要人離了章句也

朱子謂學人說話都是實說鐵定教人就這上做工夫

說來好聽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聖人所說工夫否朱子沉迷於讀講章句更甚於漢儒玩心於空寂禪宗更甚於陸子陸子治家有許多法例可爲定式守荊州到任便教戰守居身微指甲習射校山直任義社長朱子則立朝全無建白只會說正心誠意以文其無用治漳州全無設施只會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聞金人來犯宋渝哭而已兩派雖俱非孔子之

派江西猶有長處

朱子謂莊周說話都說得也是

僕看莊子批云莊周之人人中妖也莊周之文文中妖也朱子許他說話都說得也是又稱他是箇大秀才又何怪乎今儒鹿乾嶽孫鍾元杜君巽皆有三教聖人之說哉蓋儒道之亡也久矣蓋冒儒者之姦於禪老莊列也深矣嗚呼天不再生周孔遂忍儒道之亡乎先生說便如此

朱子謂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

明儒有宋希哲者云程朱樂處自禪學來康節樂處自老莊來吾嘗服其明眼確論細看來宋儒於釋老莊列無不染著程朱不正染禪康節亦不正老莊也

朱子謂後世聖賢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

以著書立言者學賢便誤矣著書立言與道二帝三王所不爲孔子六十歲以前奉往聖之道法與三千人學之習之要爲東周於身親見之何嘗著書雖六十後不得已爲傳後之謀亦取道法之諸籍而刪之修之定之以爲將來習行經濟之準式何嘗著一書而謂之立言示後哉先生輩誤認儒道率天下成聞誤四書五經之老釋亦一尊方外之士耳倘開異端

說

朱子論谷神不死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變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朱子解大學明德以爲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是卽爲老子谷神不死之說先入矣吾儒所謂明德卽稟受於天仁義禮智之德見父知孝見兄知弟以至萬善皆從此出孟子所謂良知良能子思所謂誠明發之

欽明舜之濬哲孔之一貫此明德也虛之一字從何來哉朱子不惟錯了堯舜和三事修六府周孔習行三物路徑卽德性二字早爲佛老蔽之矣同志但觀予存性存學則此等自曉然尺寸不能障青天矣

朱子謂莊子說得較闊闊較高遠

胸中終有莽蒼莊子根子

朱子首重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卽老莊云云

程朱派頭始終與堯舜孔孟無干程子還有一二近儒朱子則非楊墨亦不及只著述訓詁雙目俱盲其能爲我乎入仕二十七年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分毫無功於疆埸天地嘗生艷之亦無可表章左曰義倉右曰義倉而已義倉一節亦非朱子創之也宋之恂弱自若也佛道之猖狂自若也堯舜周孔之道湮沒消沈自若也金夏之懲陵爲君父生民憂災自若也其能象愛乎妄謂之口詩書身禪部而別作一色之文人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未知君子以爲何如也

胡說

朱子謂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云云

朱子謂眞空能攝取有而應變

朱子之禪自欺欺世在此集註每見此意

又云眞空亦只是空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是就迹上斷便了

誠哉是言也先生何不向迹上做工夫

朱子謂今之講師後來談議厭了逕庭便入來只靜坐云云

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逕庭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箇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宗朱者可以思矣

朱子謂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學官德行道藝不可爲表率云云

朱子學術只是禪宗訓詁文字鄉原四者集成一種人而好問論古今人物事情耳如其闢佛老皆所自犯不覺如半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也好譏人非而不自反如此處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學官德行道藝不可爲師表殊不思皆先生輩也皆先生輩誤之也

朱子言佛氏齋戒變爲義學

吾案所闢於佛氏只捷譯之宗寂滅之禪耳自浙儒錢曉城集中始知佛家有義理宗派今朱子只名義學隱卻理字爲其一代理學先生諱也不知廢卻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不用習行工夫而只口談義理者皆禪也只輩寫義理者皆文人也天下知二者之非儒則乾坤有生機矣

朱子言佛論只是動中有靜如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之意此是齋戒之學此是先生一派一變遂又說出這般道理來及逕庭入來又翻了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

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其始足以鉗制愚俗其後遂使有國家者制田給宅以（此是象山先生一派）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此是後世歷代通病即陸先生與吾儕皆未出其局中也）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終不出於言語文字之工又以道無越於釋老而崇重隆尊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先生何不先自行）

釋氏心靜見理老氏亦雖爲抗衡

是先生輩庸愚被他壓倒未必老子出其下也

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先生與二程羅李都在他範圍豈不盛乎而反言闢之烏能不出其下乎又不特下之且入之不覺代滅孔子之道矣吾道之弘範賈輔也○程朱亦別樣禪宗耳故皆以達磨之靜坐爲下手眞工夫不知但能習行周孔

三物四教一切禪宗訓詁文字鄉原諸不可窮詰之邪說曲學皆如太陽一出霜露盡消矣

昔在定州坐王生楷禮齋言及程朱滅孔子之道生遂怒起罵予曰先生萬世罪人矣予笑謂曰坐不一時使楷禮自言程朱滅孔道矣生曰先生百計不能使我如是言予因約之以有問必答生曰唯予因問曰王楷禮眞定好秀才乎生曰不敢當予曰考優等即好秀才也發落時同府好秀才皆嘗遇見乎曰然皆謂朱某集註者乎曰然皆遵程朱註講書者乎曰然皆遵之作文者乎曰然八府秀才同然乎曰然八府童生亦然乎曰然天下生童皆然乎曰然無一不遵宋儒讀之講之作之者乎曰然吾黨於吾兄求一如孔門身通六藝之賢顏通一二藝之門弟子如七十人三千人者誰乎生仰首沈思久之曰無之予又問不拘目見耳聞皆可生又對無之予曰普天下皆宋儒徒曾無一習行經濟之孔子徒矣請問誰滅孔子道乎生拜手笑伏曰信矣

朱子謂佛氏四十二章經其說卻自平實

佛氏四十二章尤空幻到極處朱子反道平實此是禪根先成胸中不自覺處正如論語註釋佛彌近理一般病也

朱子謂楊雄太玄經皆是

是自先生輩稱述亂臣賊子之書表章太玄謂之大醇小疵與孟子一例較論方覺人聞跫耳誰曾宗爲儒者哉是不足怪也太玄與太極圖近思錄諸書根蔓連綿亂鬼道而雜岐之新莽之周程朱邵也闢玄皆自爲地也

朱子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大賊

作大賊殺人命作僧殺天理一也（何高何妙朱先生卻見高妙 先生亦折而入之矣）

朱子謂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吾儒多有折而入之者惟有學問底人不被它惑（先生卻惑）

吾謂道之亂道之亡病根全在一說字堯舜之世道不外六府三事學不外和其事修其府周孔之宗道不外三物四教孔之文即周之舊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總括周之六德也此外無道學即學此習即習此時時習此也無行不與即與三千人同行乎此行義達道即與四海之民同達乎此也堯舜周孔豈嘗人哉全不事乎說至漢人以書說晉人以口說聖人之道亂而亡矣宋人書口兼說開壇虎座動建書院曰大明道洪也抑知實晦之蔽乎吾之就聘肥鄉也仍名書院堂曰習講實有苦心剛主猶不取曰不如盡掃世套仍用先生家塾名曰習齋

朱子謂厭薄世故而欲盡空一切者佛氏之失也機關巧便轟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兵數刑名多本於老氏

盡空一切者卻不曾盡空以吾中夏聖人之遺澤自在人心自在遺俗非佛氏不近人情全無天理之道所能空也惟先生輩以佛氏之實滅聖人之業而我中夏之學術盡亡無由成人才而一切乃眞空矣嗚呼豈惟吾道說雖求老氏之機關巧便兵數刑名何可得哉故曰宋儒爲金遼元夏之功臣

朱子謂釋氏說眞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

朱子所見之儒道卽釋氏精微處故說略同

朱子說老氏只是存得一箇神氣伊川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要何用

吾之異於宋儒者只謂非堯舜周孔之迹也

朱子語類評

朱子謂釋氏以事理爲不要緊而不理會

先生輩還欠向事上理會

朱子謂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管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吾嘗言宋儒主敬而廢六藝是假儒門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不知釋氏亦講敬以直內也觀此及秦檜一生受用在敬以直內則敬之一字爲自欺欺世之把柄吾非厚誤宋人矣

朱子言儒釋之辨眞似冰炭

朱子案不曾見到此何由忽出此一語

朱子言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

佛氏果見天機不器於物乎朱子所見何氏之天機乎

朱子言釋氏入定道家斂息只是要靜但他開眼便依舊失了

宋儒之異此者幾希

或問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乎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云云

既知世上事要人做何一事不做須知宋儒半日靜坐是半日禪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其能運天地行日月乎只大言以自塗抹耳

朱子言禪俏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毫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

吾嘗言南北二宋人全無了羞惡之心又嘗言宋儒滅孔子之道非是宋儒能滅孔子之道是佛滅孔子之道也其陷溺邪說只有淺深淺者遂自見爲不染耳如朱子以不觀觀之見龍川節夫一流人反厭惡皆是父母爲人殺舉心動念不眞不熱也故吾嘗言哣卷之痛哭沾襟不如象山之被指習射

朱子語類評

朱子言禪家弄精魂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

朱子凡到闢禪肯綮處便談禪有殊味只因其本來有禪根後乃混儒於釋又援釋入儒也故釋達之禪易辨而程之朱禪難明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

作用爲性四字不差只佛氏與宋儒偏無作用耳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仁如天智如神盡一身之性也克諧以孝敦睦九族盡一家之性也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與天下共盡其性也天地清寧萬世永賴合古今乾坤通盡其性也今釋氏宋儒有伏而無作有體而無用不能作之伏非伏也無所用之體非體也以宋儒言作用已不免無恥爲漢唐英雄之所笑

而況敢令七十子五臣十亂見也彼釋氏而言之眞如木石談飛禽妖鬼之尤矣

朱子謂佛書中六根六塵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

嗟乎朱先生迷至此乎稱其說皆極精巧人謂孔子所不及他何理即吾儒何理便是爲他汩沒了卻說人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尙謂自己窮究其說能自出乎

華嚴合論精密

今言朱子信禪稱其邪說精密宗朱惑朱者必不信必爲力辯豈知稱稱不一也吾於是編厭觀直過不之辨駁者多矣

問龜山集中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

不透故覺得那個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勁得人

了翁諸人好佛之篤既云見不透故覺得他好矣下而卻云以今觀之也是好然則先生也還見未透只舉堯舜周孔之道一對質自判然矣更何處有些子好

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於大本不立因問釋解偈卻恐後人因溫公言作儒佛一貫（明儒學案 宋儒都是儒佛一貫）了先生曰此皆禪之至妙妙處不在此（張元生見佛抄錄）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玉書）

宋儒偏處只是廢其事事是實事他卻廢了故於大用不周也人皆知古來無無體之用不知從來無無用之體既爲無用之體則理亦虛理釋氏談虛之宋儒宋儒談理之釋氏其間不能一寸堯舜名其道曰三事周孔名其道曰三物殆逆知後世有無事之理談理之學而預防之乎溫公似與程門異而解禪偈則宋人之不染於禪者不亦鮮哉至於朱子譏人談禪之隱謂妙處不在此自多得其妙處更可傷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眞見到語也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

合你禪宗處便見好耳番鬼話有甚好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云云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見所以不識字的人才悟後便作偈頌

參禪之久悟後便能作偈頌宋家朱陸兩派敬靜之久便能著書講學予少年從二家入手且能前知來日事其實與禪一條路徑一般技倆只名爲儒手執經不同耳試觀堯舜修和府事周孔習行三物五臣十亂七十賢所執之水火工虞兵農禮樂曰某事惟汝諸曰某事惟汝諸曰某可使如

何某可使如何其道釋迦番子分毫不得肖竊雖程朱之道學敝蘇之文字漢人之訓詁其可分毫彷彿否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云云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其爲人與俗家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朱子看僧人之禪學與秀才舉業全與行不相應不知靜敬者書之道學其與行不相應一也予嘗言世有大欺世大誤人大亂道者三而千餘年因覺遂致氣數日降人心日昏堯舜之道墜不復起晦不復明者帖括禪宗宋家道學也帖括聰明只在猶毫水墨上推之口頭手頭全不相應禪宗識悟只在心頭恍忽口頭打譚推之身上事上全不相應宋家道學見解只在靜言訓詁推之朝陞暮揭齊治均全不相應而妄自冒稱冒認動言堯舜周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殊不思吾身似堯舜孔周分毫否吾家

吾齋吾國似唐虞殷周分毫否三事之修和安在三物之習行安在是吾所深懼也是吾所深悲也

在浙東新兩設醮拜得腳痛

今說道學先生也設醮拜籙人必謂無之而不知當日竟如此其弟子亦記之不爲怪傷哉儒之亡也

俗言佛鐘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出照見其影圓映人影如佛影耳

予嘗見碎柳柴布場中夜中滿場光明或云夜中蚰蜒狐鼠皆有光昔年在都門夜中聞佛聲起見羣僧合掌向白塔呼佛云塔放光予見明氣遊轉上下不定彼時亦謂都中鐘火所映如山中有物日出見影也

釋子病牌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

陽明嘗言丹法差可療病

雪峯和尚住山數年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還先生曰某雖無人來亦不下山

知晦菴素深於定不下山但不解不下山有何好處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

王質可殺佛道換父母之說更可殺即如其幻說果是換一層父母方是此一世入不得父母一生便無此一世人父母便可不敬乎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

此問不惟闢佛敎允當第三條且正中朱學之弊不務下學逕求上達奈何朱子見藥不受反言未須如此立論乎

佛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云云

僕凡見宋人講讀著作處便頭痛欲嘔見談禪處更甚故初間批駁一二處後全不看可惜橫渠被范文正二程誤亦講這話

問士大夫晚年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所以被他降下

朱子一生肆力訓詁章句也便晚來看著禪家高所以臨終有許多禪家故事也是被他降下了

王介甫捨宅爲寺請兩箇僧住持

介甫吾所推服爲宋朝第一有用宰相乃亦捨宅請僧乎可笑

朱子謂士大夫溺於釋氏之說者緣不曾理會自家底原頭卻見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所以被他引入去

你也剛生氣力說少年欠了六藝工夫如今補塡是難況他人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敎只爲自家這裏說得疏略無藥治他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云云不知自家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爲何只論說得疏略朱子好說該云三句不離本行此之謂突上段論禪佛之由云因不曾理會自家原頭不知周程與先生皆不出禪宗者正因要理會原頭也先生所云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舍孔門習行三物之學焉能各止其所哉

朱子謂佛氏是逋逃淵藪無問何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云云又引退之詩云出入人鬼間以僧上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爲恥也

朱子好稱述僧人口角每帶歎羨此二處便甚卑薄之蓋朱子之於禪喜其精而惡其粗也

李德遠云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孔乃是抱橋柱澡洗

宋明學者拧迷惑如此吾儕不極力行明吾道乾坤不將毀乎

王日休立化朱子以爲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

王日休之小人與陽女之妖詭眞宋明隱怪之尤驚人者書生亦隨世人

黠道之殊不思不識人道而死即是不正命病死立化有以異乎

奉佛者至老體多康健以爲獲福於佛不知每晨拜跪日勞筋骨運用氣血所以安也

先生看人康健之由如此透切奈何廢廢孔門學習之功置禮樂射御等不加時習竟成畏難而苟安乎

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倫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

好洛學　朱子以潘淳曲辯抑知自己偷其說者亦不少乎

佛學只是無存養工夫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學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說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學佛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朱子眞有伊川偷佛說之言元幸不誣人矣宋儒之滅孔道非宋儒能滅孔道實佛滅之元之言又幸不誣道矣

朱子謂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吾人家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

口吻亦是投降

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理會卻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神禹生洪水時只治得洪水便是大綱伊尹太公生桀紂時只伐了桀紂便是大綱介甫生宋世只能尊宋攘遼夏便是大綱如何說不理會大綱

纖悉於細微處卻不甚好此下多有好識識卻不似朱子平日酸腐口吻可惜好資性誤用了工夫也

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的人做事自別

說來極似知治體者爲學何不做三物簡徑工夫學孔子剛修許多虛文而反增之耶

秀才好立虛論事太祖當時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朱子看秀才之害如許透快而自己蹈其中論太祖實做之利如許確眞而自己全不做口明心不明乃至此乎朱子亦爲人誤耳

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

秦漢無一人知講學明理蒼生之幸也早如宋家書生早如兩宋矣人有知太極闡近思錄與太宗之詩字眞宗之天書同一伎倆者則孔子既亡之學可復堯舜已絕之道可續矣

氣有盛衰眞宗時遼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到這般田地亦氣衰故

宋儒論事只懸空閑說不向著實處看如眞宗澶淵之役是一時將相有人未經周程歐蘇輩稱宗訓詁文字壞士習惑人心六軍還可用高將軍還敢斥呵文墨之人至靖康時人心風俗壞惑已甚楊時得罷荊公配饗湯汪等蒙高宗使宗汝霖李伯紀壯志成灰秦檜竟殺岳忠武雖寇萊公高將軍復生烏救滅亡哉朱子卻歸之氣盛氣衰抑知天地之氣人心之氣皆若輩衰之乎此理不明乾坤無復振之日矣

神宗初用富鄭公其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

神宗只要做及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爲天下至論

宋家時勢何容一日忘兵弼乃曰二十年日勿言兵眞亡國之言朱子稱爲天下至論則朱子亦一弼也蓋書生自幼少耗其精神智慧於章句造中句後便病弱不能作一事況行軍事自幼廢郤孔門兵農禮樂時習舊法全不曾著手成斷不能幹濟之身遂堅就不欲幹濟之心又不肯推服能者而自小其大儒大言之架遂輕之爲弼重之爲檜而天下事皆壞不惟不做而反忌人之做一切說壞嗚呼此局何日破而聖人之道明乾坤之氣復哉今世猶夢夢稱高弼之相業朱子之道學眞堪痛哭矣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只因用介甫爲相遂誤天下使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

朱子語類評

神宗之所以度越兩宋人主者正因不用公輩眞儒耳若亦如公之所言又何聰明通曉之有

神宗事事留心熙寧初修許多兵備○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斷殺時已（眞工夫偏被書生說壞）被將官（是將官無才）打得不成模樣了○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只此三段不惟超絕兩宋三代後不再見之賢君矣爲書生所亂大業不終使五百年蒼生受禍傷哉○眞英主吾見通鑑一書生評云神宗昏庸何狂悖愚謬之甚也

哲宗惜先帝舊卓宣仁大慟又劉摯嘗奏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知之

哲宗惜先帝一舊卓豈非孝子乎宣仁遂大慟何也劉摯輩之人臣晦菴輩之儒生皆與老婦同心凡經理兩邊之機芽亦不許動哀哉壞人心滅天理眞有甚於楊墨者矣其如此局何哉

徽宗召上蔡

徽宗召上蔡聘龜山即知其爲亡國之君矣高宗相秦檜用游定夫胡康侯於要地如出一轍誰知其謬哉

蔡京謀取鄆鄯費四千萬緡

蔡京謀取鄆鄯費四千萬緡何特筆標記也朱門所惡也蔡相之取鄆鄯以其地自漢唐來久爲中國地也以其爲夏人肩臂也復中國之地斷敵人之臂大義也大略也即時勢不宜舉措不當總之爲取人地而費也而朱子惡之必著其糜費之罪宋家韓馬諸相以至於亡歲幣兩房正額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加以慶弔聘問輸供且賄賂其近幸權要見諸野史遺文輒言更十餘倍且歲歲遺之此何名乎何啻千百倍乎朱子何不特筆

朱子語類評

標出也是又輕侮鵬舉尊稱秦檜之比例也

欽宗無剛健勇決之操縱說著用兵便恐懼

宋家君臣道學史官通病也只道學還時而說體而話耳

廣問漢唐來惟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熙豐耳若太祖時亦不過論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閑言語惟道學先生更多）

藝祖立國已非做事之君至後世又添出道學文人兩派不能做一事專能阻人做

言及靖康之禍曰慶曆元祐間只是共相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人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不亂

嗚呼宋室之亡是慶曆元祐諸公養成乎是熙豐紹聖釀成乎（此道學使個個若孔門三千人）

胡明仲召至揚州久之未得對忽夜聞人次第去了便叫僕糴米數斗造飯裹

斷不如此

蹤夜出候城門見數騎出謂上也後得舟渡江見一人擁氈坐石上乃上也

觀揚龜山應聘至汴京毫無補救胡明仲應召至揚州只同一走則儲生分毫無本領可見有國者宜鑒矣試想當時朝廷倏忽一散百官士庶全無一人濟急扶危爲天下主而孑然擁氈石上皆道學文人之貽禍也莫道二帝三王之世不如此漢唐必亦不然有國者可不思變計哉

樓寅亮太上朝入文字云乞立太祖後承大統太上喜遂用樓爲察院

天生樓寅亮發此公論高宗欣然從之亦一綫天理明徹處

趙丞相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著竟不能動自今觀之爲大可恨

恨趙公亦是朱子識見到處僕亦不拖其長

岳飛勵兵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會諸將與謀皆以爲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這裏已自成規摹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飛遂

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

頗怒之遂申奏即如漢高之趣刻印趣銷印何害哉祇見英雄之無我耳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陳同甫極愛此對

誰不愛此對只宋家老頭巾不愛耳傷哉讀宋史可哭

岳飛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以變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關以定民心高宗云此事非卿所當預時有參議姓王者見飛呈劄子手震

胸舉看透趙構不足與復讎或聞皇子資性過人故乘間金人欲立欽宗子之謀而請皇子出關以定人心此宋朝興衰大關也實與構心冰炭突殺公之心已伏於此直曰此事非卿所當預王參政之手震殆亦見到殺機乎

昭慈謂高廟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造可令史官重議刪修趙忠簡遂薦元祐故家子弟故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又欲修改（魏公寄不蓋主張元祐事）未及改而又罷時有人上書乞禁錮章厚子孫親戚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及其親戚

凡謀國之臣既被儲生左右掣肘死後又百法媒蘖其罪狀而又改塗國史烏得不亂黑白於當時惑人心於後世哉細註載魏公不主元祐事蓋元祐一流人專以苟安畏敵不作一事爲忠爲是即不得已小有作用其中終存畏敵苟安之心張魏公雖無亂之才而其心則武穆平原之心也只惜不能擇用人才

太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自山中出來招數十萬人欲爲之忽太上即位

南京欲歸朝廷然不肯以其兵與朝廷欲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大王歸朝廷則當以兵與朝廷不然即提兵過河迎復二聖叔向卒歸朝廷後亦加官亦與陳烈官烈棄之而去烈去叔向陰被害

不意趙氏生此好皇孫太祖太宗滅絕天理獲譴上帝曾不使之受宗岳王韓之禍而肯令其佳孫幹蠱耶被害於構與岳韓之爲秦史殺正如天惡衛宣之惡使之自殺伋壽也○陳烈蓋龍可一流人四海蒼生不被其澤可惜也○趙構不是人眞　裔孫也

張子韶入物甚偉

好个人物好个偉九成之人物可歎也朱子之稱之曰甚偉更可歎也

予韶高廟時有所奏陳上曰朕只是一个至誠

吾嘗言廢盡古聖三事三物之道而好言敬言誠正宋人自欺欺世之目

上指也如趙構秦檜全無人氣而亦自負至誠自負敬以直內嗚呼誠敬也與哉

張侍郎一生好佛

朱子已言九成學佛而孫徵君猶錄入儒統何也宋運中偏此輩有名

逆亮陷江百官中不翠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瑞明耳

嗜着至此眞可痛哭矣宋家全無立國分寸規模宋人全無立身致用分

毫本領只不翠家走者便出色而紙掌口頭間輒敢藐視漢唐大言道統

眞僞儒也賊儒也可殺可殺

高宗憂孝宗讀書不記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不在記誦後來

孝宗卻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 可笑了他點試文做出

帝王之學要知興亡治亂不在記誦抑知人人不在記誦乎抑知人人皆

帝王學乎

樓寅亮上言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爲帝王者當於太祖下選一人養宮中云云

趙忠簡遂力贊於外

樓寅亮之言趙忠簡之贊即天意也

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

特推鵬舉晦翁平矣周程弟子反奪荊公配饗反與秦檜結腹心曾無人

如岳老之志之才者道學僞否

壽皇嘗歎不如孫仲謀能得許多人

宋儒還不如周公瑾謝玄較王衍何晏只多禪宗訓詁耳

孝宗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於其上

孝宗與明張文忠同一留心人才經理兩邊之志其屏畫屏書之法亦同

但神廟時文人之氣之者寡且無權故文忠得任將用李戚諸英雄得効

其材而粗立功勳孝宗雖有其心終不勝文墨苟安之習而大錯終不報

與不共戴天之虜究竟一和借哉

壽皇本英銳只是向前所誤

便是爲書生誤宋家一代腐氣誤人非大豪傑不能脫脫之者岳鵬舉胡

銓之韓平原三人而已王荊公則受染大半矣

舞蹈之禮不知起於何時或是夷狄之風

禮廢久矣周禮之廢朝儀也廢於王弼侯顯後世之廢習學也廢於禪宗

讀註朱子曰或是夷狄之風字字令人下淚不知其禮可傷也朱子而不

知責誰知之也或夷狄之禮更可傷也中國朝儀而參夷禮宿學莫辨禮

亡矣果誰亡之也冒入孔廟從祀者焉能辭其責哉

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

太子亦人臣人子也故太子入學與人序齒宋制近古近則謬矣

宮中有內尚書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不係嬪御掌印璽代御批行出

底文字只到三省

此制佳

神御散於諸寺

神御散於諸寺悖謬之甚明太祖特詔禁佛寺設萬歲牌當矣

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妃奉事次妃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士大夫家

三娶皆人家女同祀何害唐人已如此因問唐人立廟院重氏族固能如此曰

唐人極有可取處

三代後兩漢人才政事勳業爲上唐次之蓋漢猶存古制選舉未壞唐已

壞矣而弊沮之耗人心氣敝人精神猶較輕於諏講著述容有世網不羈之才若鄭侯汾陽之徒文惠忠宣之輩吾但知幹濟世業勝於宋耳茲朱子稱其爲禮極有可取處則唐人之勝宋者多矣

南渡前士夫夫皆不用幅王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

予嘗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民吾同胞豈可乘人若古炎帝參乘之獲罪於天乎二先生先得我心矣此後世惡制之必當革者

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頭子在幅前

何不言在幅前何用其制度何取想先生亦無所考據矣吾嘗見一孔子廟旁列十哲象有二人手把綠色器狀如葫蘆兩極一般粗如盌而圓中幹上下出數寸粒如鴨蛋問之宿儒古董家皆無曉者

册拜之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册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

許只命書麻詞於誥以賜之

予紀史中見册拜字第謂册封某官其人拜命耳茲觀宋朝宰相不敢當册拜之禮具辭三次然後許乃書麻詞於誥以賜之册拜之禮隆重如此其儀注未聞如漢高之拜將王者禮命之乎如予之立學長使徒眾再拜乎意者天子賜册印有禮又使百官拜之上下兼舉乎唐虞三代之相直以社稷政事天下委之而子孫人民胥受其福其册拜也必天子特隆其禮而又命百官拜禮無疑惟得其人也秦漢之任相也亦同而子孫人民胥受其禍惟非其人也得人之慶五姓二千年其受宰相之禍者十百之一二失人之殃十餘氏千餘年其受宰相之禍者猶參其半莽操卓裕亦不常有也非天子家衰萎如許人才故家衰萎如許莽操卓裕亦不得肆也帝王斷不可無宰相也明祖因噎廢食著訓建言立丞相者極刑試觀二百餘年國體與受禍固不可比於唐虞三代何如於秦漢唐宋乎可以度矣

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明以永樂故全不推恩使宗室如飽煖之因其亡也何如於周漢唐宋乎亦可以度矣

朱子謂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不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取紙某先自寫教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

寫也不妙總之朝廷會議當如唐虞之都俞吁咈府縣之會議當如孔子之治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後世政事全無成規其弊全從文墨生朱子也是文墨中人故想令各官寫不知是非利害從口說出便見施行有多

少精神力量到底紙筆便有假飾宛轉或會議各出主見令堂吏記錄待議定施行可也此中機括甚不堪爲文人道也

漢唐御史彈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

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以見公是公非與衆共棄之義其制好若其人服義謝職待罪或辭官告退可也只不許入朝非美政也萬一君子爲小人寃誤曾不得入見君父向羣寮友一辯也可乎哉

本朝樞密院號爲典兵介卒討一馬使也沒有若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介卒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危　又云范文正寇萊公人物不知是如何樣的人如今有志節擔當人亦須有平闊廣大意致道云若做不得只是繼之以死曰固不愛死但死也須濟事

吾閱此段而慨歎無限也不假樞密一兵匹馬懲檢點故事吾屢言之已

朱子羨漢制三公帶司馬將軍倉卒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危夫以三公帶武權而濟國如此唐虞即三公即元帥歷三代文武未分其善又何如乎元每深歎夫兵民分而中國弱文武分而聖學亡正爲是也歎慕范蠡一段朱子直宋人也萊公本領終以三十萬取和文正曾未斬西夏一首反致侮辱漢唐英雄所羞也遠望若天上人矣又云有志擔當人須有平闊廣大意朱子心目一人不容能任大事乎致道一問亦窺定朱子底蘊矣

臨大事一死而已

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其權兵財皆收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然寧變法曰亦是變之不得其中爾（近廣話又來了）

非鑒五代也自鑒黃袍之變全不敢假柄於人也而一代之將權不立但有將德將才非如狄公之乘則如岳老之殺以致中國無人即有之亦不

獲展兩宋之禍顧出於海東漢北也噫

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改爲左右僕射後又改爲左右丞相

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朝一代以大學士代丞相其弊亦始於宋總之學術人才政事官制小壞於唐大壞於宋中夏遂無強盛治平之日矣

人言安石正名之說馴至禍亂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他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百事無實遂使名皆不正如大將有功加學士是也荊公特眼生於正名宋人非之朱子此處頗平

給事中在內給事差除用捨在裏面整頓不欲其宣露於外

此制極佳但後世皆有名無實奈何

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

今盈天下皆閑稱呼無職事矣豈第節度觀察哉

朱子謂史皆不實數段

吾未見朱子語類便嘗爲友人言歷代史鑑惟宋紀全無眞事實眞是非茲見朱子謂史皆不實以下數段又歷指作史之弊眞可歎矣況朱子之見亦多不平乎

史官論溫公改詩賦不是陸農師云司馬光那得一件是

荊公去聲律科最好溫公復改詩賦自不是此人人所同也其他不是處惟僕與友人張文升所見同世間腐儒不我二人許也今觀朱子述陸史官言司馬光那得一件是則當時亦不盡服溫公而腐儒顧至今力攻荊州而扶奬溫公不幾心無定鑑而同流合汚矣乎

進士科試文字學究科試墨義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只務熟讀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昔時言今之書生是手執四書五經和尚）

文字中已無人才便焚香而禮進士矣背寫經書謂之學究是文字亦不能作矣宋世何以愚惑至此宜其亡於金元倍酷殘於往代也又堪流毒千百年哉吾故曰去文字之害則功同神禹

荊公惡學究科而能之但自此科一能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荊公罷學究科其識高甚而朱子猶惜能此科後人不肯讀書抑解天下萬事之敗都起讀書者乎噫知之者鮮矣試觀堯舜以至於孔子那有一聖人教人讀書即有之亦千頭萬緒中之一二而朱子每書必讀取三百遍欲讀盡天下書至瞀目而不悔眞可謂紙墨堆中迷魂矣噫

論勅式細註引程伊川之言曰介甫之見畢竟高於世俗之儒

新法之行大程與荆公合後以書生阻撓者多遂不執做今因論勑式註引程伊川之言云介甫之見舉堯高於世俗之儒然則兩程親見荆公而皆服之固可徵荆公之是韓馬之非亦可見兩程之儒尚不似晦菴腐惡之甚不隨世人譁詆荆公也

淮南盜賊發趙仲約以金帛牛酒使人買覓他去范文正謂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

大盜宋人以歲幣事小盜亦以金帛牛酒款文正公卻詩好此等識見宋人皆教人以之自期待辱兩宋可也辱千古矣宋人之腐蚤不除其書不盡焚使人全無羞惡無復人氣矣傷哉

太宗朝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不振而文中子頗說治道故也

文中子未必即孔門正傳然尚留得樣象宋初尚此學宋事猶可爲也至周程輩圓說話而孔學變矣再障而訓詁禪宗而後堯舜周孔之道盡亡

圓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但未說透至二程出始說透

宋家國初便崇禮義尊經術但說未透說未透正是好處至二程說透學治俱壞矣

李文靖若有學便可做三代事

有學可做三代至言也但如先生之學欲做三代則適越而北轅矣

文正獻闕詆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後元昊犯邊呂乃以文正經略西事

呂相用人不拘格序正其超遷宋代人物處文正偏獻闕詆之呂不樂宜矣後知其才大用之眞宰相量

文正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文正眞無臨淮才力若自幼不作文人則才力寧未必乃爲范公神道碑有歐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知乃爲心事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

文人此等心最可惡只主意不合其文集便刪去素交依若欲沒其人並沒其交情使無一人知之方快者推此意也即秦檜之殺武穆史賊之殺節夫永樂之削去讓皇帝紀只是欲有我無彼即朱子亦復如此看龍川集往來許多書且輒言新婦附拜不惟有交且有親誼矣而以意見不合遂斷絕之至門人且欲殺之其風味可畏也今之君子卻亦如此總以欺世盜名相忌嫉之心爲病根耳

范文正傑出之才

眞宋人中傑出者漢唐英雄笑之矣況五臣十亂乎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且如一范文正公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事業何在）

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且先一筆勾斷云云（先生寫相歡亦不免此）

天生一代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只爲若輩學術所誤遂無人才耳吾嘗東西朔南遊覽各二千里不惟成章之品未覩一二即粗向天運國祚留心者亦未見其人即有肖似亦斷不在之乎者也局中

范文正嘗云浙人輕佻易動切宜戒之

名言

呂夷簡最是個無能的人其所援引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

惜當時無人詳其所謂半間不界無狀之狀令我聞之要之道學所厭便是人才（好個文正先生嘗謂要緊起腦千古事　節關是綱樣地也去此新門天下中矣）

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好才）（好君子恨可歎也夫）

雖皆是君子黨然輕佻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張安道王拱辰之徒皆深（是得不是）

惡之又賣紙會燕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欲倒太堰遣（該打死）
帝扶周公孔子瞞爲奴云云

文正招引一時才俊蘇子美梅聖俞之徒褻才望君子黨而賣紙會招伎爛飲作爲傲歌侮天罵聖放廢狂蕩甚於竹林館閣之士乃如此乎著之書册必以希文自期待誤天下後世乎文正乎非宋朝在上第一流乎其行如此乎朱子乎非在下第一流乎其識如此乎

宋家二代人主人臣稱仁宗時爲最詳玩此段史氏敗點大人物作欺世局面者都是甚樣氣象甚等人品豈非二帝三王罪人耶吾故曰學術敗壞人才汚鄙莫甚於宋其史傳鑒紀有聖王眞儒俱當焚毀更修勿令誤其一代世道並誤千百世也

可怪宋家一代文人理學自誤一生並誤其君之社稷民之性命而偏勁

主定一派無用文局無用禪宗訓詁要改抹前二千年堯舜周孔之道來冒認在他套樣中要妝飾後二千年文字訓詁人物去籠蓋那英俊傑秀都出他下風只無眞箇幹旋乾坤人物歷世人遂盡力推起溫公文正二人噫其可充漢唐豪傑僕御否耶

仁宗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云云

純樸持重之人自是好奈何說以愚仁宗朱子說話嘗如此背謬如上段輕儇戲謔無復人狀還說是君子黨只本領做事豪傑便扼爲小人加罪名矣乾坤非先生輩壞之將誰咎耶

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故遂衰繼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明其所不當明）

貴己賤人莫甚於宋儒眼中並無古今人物莫道高光英主三傑雲蓋浚煙豪傑看不上雖孔門高賢卜端以下皆摘瑕之此輩道學益盛堯舜周孔之道學益衰蓋鄙術之盛者擬於王卽不王矣而其窮業猶足以持氣運福生民楊氏之精實似義墨氏之博愛似仁卽不仁義矣而其爲我象受猶足以自全庇物而生民亦猶食其福氣運猶受其持刑名家不仁不義矣而火烈鮮死威力把捉而生民亦猶受其不仁中之仁不義中之義而陰受禍中之福氣運亦猶降而不降惟至宋儒積乾坤百害之成其閉目靜坐禪宗也著書講解訓詁也集撰古文大家也吟詠詩人也衰繼至此一無習行本領而堯舜周孔之眞斯盡亡矣生民何賴天地何依哉（卻是衰輩只文別調詩文另色輕薄耳　此公淺人）

本朝道學豈是衰繼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孫明復石守道胡安定諸人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但數人皆天資高知尊王黜（嘆）伯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妙　只從見理一派起便不好了）

安定之門人劉彝善治水所至興水利有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熟處

難忘

處處作水利說正佳朱子之笑何從來乎

問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只問到肯繁處朱子使推開（吾故推重胡子）

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陳古靈文字極好嘗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時世好故此輩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不幸有二先生便便問不復有眞聽實豪傑矣正爲眞義理之禪淡人也）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

幸有王氏若早信重伊川久已北轅東海矣

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惟王氏未大被其害惜教弊不勝耳（正是好處）

胡安定石守道諸人說話雖粗疏卻儘平正如古靈文字都好只如論俗一文（僕見先生論文字好歹便如珍生論文字好歹便如珍）

極爲平正簡易

爲文字得此四字可愛爲人爲治得此更可愛

孫石埜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道理云云○孫明復惡胡安定○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

連味數段胡石孫大約勝周程大約未染禪宗去道未遠惜其學無人傳不獲見其詳耳安定之學則得孔子之正傳矣孫先生惡之則別是一派也

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

試看孔子之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惟以三物興及門學而時習之宋人發明義理正是違慶義理之宗也先生議安定於義理不分明豈知正是安定過於周程處乎

安定講論今有傳否曰並無薛士龍嘗以書問之回書云並無如當時取湖州學法以爲太學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全不傳課論妙 卻仍是注疏 好無京）又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宗了好 窒二蘇更可哀 真西師俱不及門）

安定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近有一輩人別說一般惹邪的詳說話（朱子卻不來見禪師）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

方叔珪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王曰小人如何不去得曰是不可合之物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切說）在榜故耳

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漢唐有此理乎或其所謂人物非眞人物也又謂只緣要去小人僕更傷心矣世有蓋衣非食晝夜焦勞爲社稷生民辦邊

驅選兵將之小人乎世有袖手咿唔不習行一業不幹旋一事閒談閒著在下在上皆苟安忍恥歲幣蠻敵之君子乎

陳烈（字季蕃）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樣有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

季慈行高使朱子目爲古怪太甚則其爲學必有異於人若知先生輩之義理早爲無用人矣烏能佐十五太尉起兵匡濟乎

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

元不才勉行古禮四十年妻妾無異辭每以其無志期作女聖爲憾今見季慈之妻厭禮求去乃覺天之禍我妻妾之可幸矣

神宗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的意思可惜有咸有一德之君臣而宋人之成習反勝卒致大謀不就三百年病疾莫之或療殆天祚遼夏金元而禍時夏非人之所能爲也（可爲痛哭）

何萬著論云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英宗要改作神宗尤欲更新天下難得恰好卻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

看是作壞朱子亦不解此（是書生無學術）

荆公過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渠學術不是曰渠初來要做事到後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邀視一世（惜乎不傳）

宋家一世原該邀視只有程明道常彝甫頗曉此中滋味而擔當甘力又不足

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

明道橫渠在宋儒中原有可愛處只不幸而生於宋亦被人壞耳

富韓公當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若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

弼原無本領只是念佛人耳看在政府十餘年一無建明本色見矣文正亦第文人之雄非有爲之人也觀辦西事可見

荆公作參政第二日便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爲天下之貨有不售云云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

孔明治蜀交吳識力人都不曉只子敬頗略見的孫權周瑜皆夢昧如隔山神宗荆公苦心高識難爲宋人道故託周禮泉府法爲之其實一朝臣子二百年南北史官皆夢想不到皆緊處皆閒閒口睜冷眼指搠熱腸人舉動嗚呼傷哉

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不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

既知如此而不以荆公爲是何也

新法之行雖明道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

他處朱子皆混明道伊川爲一當時作史者亦無明文不知大程與二程已是兩家與朱子更兩家但史書與宋儒書皆與荆公冰炭吾亦謂明道亦猶伊川朱子矣見是編乃知明道不以新法爲非故荆公當羣阻新法之時獨與明道議特用爲條例司朱子既抹倒荆公經濟因明道望高又不敢非之故又爲使明道行之不至狼狽之說噫古今是非盡由書生之口哉

新法之行荆公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初意所以諸賢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是人傳極）

爲何不載書生之心蔽偏甚矣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鞅亦爲凡凡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觀神宗一問明道一對吾許公爲三代後第一人殆不誤矣

聖人之問以其德行經綸兼優也公孫之對以其遭遇朝撓阻不及周公處流言之變不失其常度也神宗之問固推擬過分程子之對亦止言其非聖人耳非貶斥也

荆公德行學則非

直口許荆公德行朱子亦有不得不服荆公處但學術不合遂非之耳豈知自己學術更非耶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正如醫者將砒霜與人喫云云

荆公所辦正是宋家對症之藥即治瘡之砒霜破塊之巴黃猶之治虛勞之參苓也惜爲書生妄談醫理所亂耳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正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

朱子只向文字口紙上理會亦是不理法度的只與象山拗便如此說若遇荆公他又口說正心誠意了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神禹非乎荆公非乎食惡衣惡）之則亦豈務滅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苦心苦行正與熱心治洪水者同何足爲哉然道乎）

當宋時與宋君宋臣而言中便是鄉原話一代君臣先生輩道學並不曾上正路頭去走並言不得過不及更何從與之言中乎荆公苦處只自知

耳吾友法乾王氏爲吾辯宋儒明堯孔舊道怒叫曰兄眞王安石也予曰
然荆公趙家社稷生民之安石僕孔門道脈學宗之安石也如今世盈世
章句帖括都坐著述文人耳曾無一人在三物道上只與講去口筆爲習
行去禪宗爲經濟尙敝舌無用又何暇言莫緊過莫漫不及乎

荆公學術之謬見識之差誤神廟委任

若使公遇朱晦菴必亦謂其學術謬見識差誤孔子學脈謨宋朝士風吾
閔是編敬服宋儒中兩人矣朱子心目中一人容不下呂東萊卻包得朱
陳兩派俱厚交終身程伯子雖未能直接周孔而能陸王朱許兩派道學
俱宗之王荆公經濟之儒亦識見政事同志同才能於乾坤中包括三路
豈可與書生文人冒儒道者同日語哉

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卻只是把持

朱子語類評

先生是另一等把持耳

龜山長於攻王氏

以無用學究誤經世君子楊時之罪上通於天朱子偏稱他長於攻王氏
吾人生兩間不思習行趨道不去經世濟民只去口舌攻人孔門罪人也
不愧朝廷幣聘哉

王氏新經僅有好處

凡朱子稱許皆是荆公短處朱子樂與己合也

陳後山說荆公學喚作轉般倉云云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曾只是不合要
人同已此皆說得未是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先生直巧辯狡獪

其未是處亦是染於宋家文人書生瘟疫也朱子卻正惜其不幾合宋人
指其是處爲未是也

荆公作字說解佛經二段

作字說解佛經荆公大謬處也吾不追問其是否只做此工夫便謬

唐坰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云云初坰附荆公荆公不收用故後詆之坰
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後得罪逐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坰眞小人疏荆公當朝惡數稱快腐儒之心矣神宗不能斬之不及桓公
之任仲父遠甚烏能成一匡之烈哉

荆公坡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

朱子服荆公德行亦有時服他學問蓋荆公大半與朱子同惟到强宋遂
干里矣 好聽見吾輩決矣

荆公後來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要出
來整理弊壞後來荆公做出東坡又卻做的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 文人說話做文極是眼人自眼到

朱子語類評

設施時一文也不直頭如此不止東坡也故吾常言蘇張轉世時一个女人不用
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云云云

文人常態也道學人無能爲又信口翻轉更甚故孔子復生亦以先變文
人書生禪宗之習而後人才出亦必不聽文人書生僞學之言而後事功 以下闕

朱子語類評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九	一四	三	懲	懲
一一	七	一四	蹴下脫頭字	蹴
一一	八	三〇	又	蹴
一二	一三	二	卻下脫只字	
一三	一四	一五	刂	片
一五	四	五	目	日
一八	四	七	舞	舜
一八	七	一五	傍批還下脫超字	
一八	二二	四	習下脫行字	
二〇	九	二一	鳴	鳴
二八	五	一七	之朱	朱之
三〇	二	二七	殿	歐
三〇	二二	一六	均下脫平字	
三一	一四	六	於下脫禪字	
三二	二二	四	生	省
三三	八	一六	廢字衍	
三四	五	二三	剛	剛
三七	二	二	揚	楊
三八	二	一〇	故	數
四〇	一	二一	用下脫將字	
四五	一九		應與上行接印不另行	
四八	一五	九	使	便

禮文手鈔

禮文手鈔

子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

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八月戊寅後學顏元謹識

濮議四龕當以高祖考然居中而曾祖考三龕以昭禮分則於側後考古時官篇祭二世今世王制亦云士民祭二庶品官方許祭四世宋儒所祔譏著不皆況並則四龕制亦不書乎元家閣惟祖龕市向龕龕側設二世而巳

禮文手鈔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禮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博野顏元

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祠堂之制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地狹者止立一間不立廚庫東西壁下兩櫃藏遺書衣物祭器亦可

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桌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虛高龕繼祖之小宗則虛曾龕繼禰之小宗則虛三龕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姪之婦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補註按祔位有一祔祭有二蓋四龕神主以西為上四親以次列之其祔位皆西向以北為上此合男女而異也至於祔祭小小祭祀只就其龕四龕神主不動但祔祭神主則以東西分男女祭伯叔祖考祔於高祖考西邊東向祭伯叔祖母祔於高祖妣東邊西向祭伯叔父祔於曾祖考西邊東向祭伯叔母祔於曾祖妣東邊西向祭兄弟祔於祖考西邊東向祭兄弟嫂妻婦祔於祖妣東邊西向若大祭祀則出祔龕神主於堂或正寢惟高祖在西邊南向高祖妣在東邊南向曾祖考祖考與考皆西邊東向曾祖妣祖妣與妣皆東邊西向祔祭神主若伯祖則祔於祖考之上叔祖則祔於祖考之下伯祖母則祔於祖妣之上叔祖母則祔於祖妣之下伯父則祔於父之上叔父則祔於父之下伯母則祔於母之上叔母則祔於母之下正位神主與祔位神主皆分男女而其祇

禮祭田法貴多其道近世子孫分居者祖父母父母有賣老地率後可四以為祭田富而買顧入田為祭田者成立家法入學中入會出仕各留祭田者干或族人無後者當以其序為之立後如人不順或無可立則以為祖祠祭田

置祭田 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為祭田親盡則以為墓田後凡正位祔位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

具祭器 牀席倚桌盥盆火爐酒食之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於庫中而封鎖之不得他用無庫則貯於櫃中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主人謂宗子主此堂之祭者晨謁深衣焚香再拜

出入必告 主人主婦近出則入大門瞻禮而行歸亦如之經宿而歸則焚香再拜遠出經旬以上則再拜焚香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見經月而歸則開中門立於階下再拜升自阼階焚香告畢再拜降復位再拜餘人亦然但不開中門○凡主婦謂主人之妻○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人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補註按本註謂祠

而行男子唱喏婦人立拜或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爲肅拜張子曰婦人之拜古者低首至地肅拜也用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元按分註出入必告之禮謂餘人亦然但有升自阼階西階之別稱謂一家之人惟主人出入當告廟餘人則不得告蓋宗子爲家長餘人卑居出入惟告家長而已餘人亦同告廟是僭也若子及孫弟及姪將有重事如親迎承使就仰應試出任之類自宜主人告某之子弟姪孫某今將以某事往某地謹率以告其反也曰某自某地歸敢率以見雖叔祖叔父從兄亦若是但稍前偏跪主人之告不曰率而已若俱在當告之列是廟有二主也非所以重宗也觀古人曾祖之小宗卽不敢祀高祖至於次子卽不得祀其父名分何其嚴而可以餘人專告哉

又按肅拜之禮二先生不知孰是亦未知其何所據而各異其說但以今

日觀之男子之拜鞠躬伏興又鞠躬又伏興又鞠躬乃成再拜之禮婦人只一立拜伏地迎以首叩地四興又一立拜便是四拜更無許多起伏之勞有端肅不動之意恐古者肅拜卽是如此亦陽動陰靜之義若亦如男子一伏興又立拜又伏興則婦人弱柔之質兼以四拜之繁又焉能與男子之再拜同時畢禮哉至如朱子兩手至地頭不下之說張子固已前斷其失義又何傳其誤乎某家只從俗男子再拜婦人四拜男子四拜婦人八拜其起伏行止適相稱未知是否俟知禮君子再質之

正至朔望則參 正至朔望前一日灑掃齋宿厥明夙興開門軸簾每龕設新果一大盤於卓上每位茶盞托酒盞盤各一於神主櫝前設束茅聚沙於香卓前別設一卓於阼階上置酒注盞盤一於其上酒一瓶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階下東南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爲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主人以下盛服入門就位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東上立定主人盥帨升搢笏啟櫝奉諸考神主置於櫝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置於考東次出祔主亦如之命長子長婦或長女盥帨升出諸祔主之卑者亦如之皆畢主婦以下先降復位主人詣香案前降神搢笏焚香再拜少退立執事者盥帨升開瓶實酒於注一人奉注詣主人之右一人奉盞盤詣主人之左主人跪執事者皆出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盤奉之左執盤右執盞跪於茅上以盞盤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少退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參神主人升搢笏執注斟酒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主婦升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如前命長婦或長女亦如之子婦執事者先降復位主人出笏與主婦分立於香案之前東西再拜降復位興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冬至則祭始祖畢行禮如上儀○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主人點茶長子佐之先降主人立於香案之南再拜乃降餘如上儀（ ）準禮凡沒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尊以世嫡宗子夫婦爲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設特位於前如此 ○ 原本此下 解嫌厭遵本朝之闕自不敢錄討焉 註影堂雜儀已見前及后祭禮不備

元按楊氏復曰先生云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某鄉里卻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據此則朱子蓋心知除前之祭非是而未定其日故云更在斟酌也愚謂國家祭用孟月上

庶用仲月元旦之祭似亦宜推此行之定於新正初五日暨朝謁後齋三日則可祭也若除前三四日行之不惟嫌於先君未新歲而行新歲之禮亦屬假奕○又按望日不出主不設酒主人點茶再拜餘如常儀是猶隔門而拜親飲親也可乎哉

補註 大祭祀則出主於堂於正寢蓋祔位神主亦有重列者若大伯叔祖祔於曾祖伯叔祖祔於祖之類是也祔正位者考以東爲上若大伯祖父在曾祖考之左大叔祖父在曾祖考之右是也妣以西爲上若大伯祖母在曾祖妣之右大叔祖母在曾祖妣之左是也祔側位者以北爲上若伯祖父在祖考之上叔祖父在祖考之下伯祖母在祖妣之上叔祖母在祖妣之下是也但神主位次則男西女東子孫位次則男東女西此陰陽之側也

元按重行東上西上之說似不必解故於補註刪其半惟因而言及大祭神主之重列則遷主於堂疑之祭與前卽爲小祭自是不同但所言考以東爲上妣以西爲上爲祔正位考妣俱以北爲上爲祔側位是曾祖考妣俱南面而祖與考始側列其與前惟高祖考妣西東邊南向曾祖考妣以

下皆東西向之文又何相背也存之備考

俗節則獻以時食 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其節之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果禮如正至朔日之儀 〇問俗節之祭如何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

元按原本此下有答張南軒楊氏復二條及此條七月十五日不用浮屠之語皆以爲不用浮屠自不用說俗節當祭隆殺之節只朱子三語已足見矣故删之不錄

有事則告 如正至朔日之儀但獻茶酒再拜訖主婦先降復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畢興主人再拜降復位餘並同 〇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如上儀但不用祝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進立於兩階之間抱子再拜主人乃降復位後倣此〇冠昏則見原本此處有本篇二字不知何謂

〇祝版用版 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文黏於其上畢則揭而焚之其文曰維某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某考妣某某氏某事云云題告但於高祖考妣自稱孝元孫於曾祖考妣自稱孝曾孫於祖考妣自稱孝孫於考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告事之祝四代共爲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爲主止告正位不告祔位某親則遂設之

元按原本前有授官貶官追贈等祝式後有焚黃之儀俱非今日所須不錄但分註兩云主人立於香案之南恐皆是跪字之誤又疑生凡子皆宜告祠但其禮殺於嫡長子或帶於晨謁中朔望祭拜中口祝告之亦可又生嫡長子滿月之告曰名某是已有名矣吾鄉一人凡爲子孫起名預爲數名拈爲鬮祝於先龕前而投一器中取之得者以爲名此見人子不自專之義其禮甚好或於告祠之際行之亦可故備錄於此以備用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〇或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朱子曰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祭得二代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〇楊氏復曰此章云始

祖親盡則遷其主於墓所不埋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主於墓所不埋夫廟其主於墓所不埋之廟墓所必有墓堂以奉墓祭

補註 改題爲祖而遷於祖之龕改題爲曾祖而遷於曾祖之龕改曾祖爲高祖而遷於高祖之龕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奉高祖主埋於墓側則大宗之家墓有二祭家有四祭繼高小宗墓有一祭家亦四祭繼曾小宗家三祭繼祖小宗家二祭繼禰小宗家一祭無墓祭〇改題遷主如常日之儀但先則設一卓於龕東置淨水粉盞刷子硯筆墨於其上告畢主人出主置於桌上以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善書者改題之洗水以洒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遷墓兩西乃降復位後同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於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若親皆己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則遷其主於墓所埋之當期埋於兩階之間

元按改遷之儀原本見於有事則告下及大祥章今集錄於此若入新主之儀自宜在彼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 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 授之以事 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 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〇補註 此節言家長御羣子弟及家衆之事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實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禀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補註 此節言卑幼事家長之禮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〇補註 此下九節皆小學言父子之禮

凡子事父母 孫事祖父母同 婦事舅姑 孫婦亦同 天欲明咸起盥 音管洗手 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此即禮之晨省也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 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不可委人脫若有誤則有禍不測 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

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飭舉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進安置此即之晉定也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舉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楊氏復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所謂幾諫也父母怒而撻之猶不敢稍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是說也蓋人著之論語矣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醫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弄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漫忽也

元聞有病附之庸醫比之不孝不慈顏氏家訓拜醫之禮近世猶有知之者今日則若有馬借乘矣然禮醫尤必擇醫擇醫尤必任醫禮之不重無以感醫之心擇之不審無以得醫之良任之不專無以盡醫之才要在未

迎之先審之訪之務請明理知脈之儒醫或老醫斷不可服藥市之貨藥信巷衢之遊夫自昭不孝之罪既迎來當如拜師之儀又不可輕信人言或以小不效而易醫或以不速效而輟藥皆任醫者之過也愚故曰任醫如任相又曰孟子云送死可以當大事猶不如治病可以當大事然又必自能知醫而後可以得良醫而後可以任良醫也故先儒云爲子者不可不知醫此理吾家當世世著爲訓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雞豚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放此劉氏瑾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長晉定省也出入從趨也起居事侍也必當順討其心之所好者所惡者何任而弗悅乎大抵謂處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遂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娛其說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室宮庭除必完御草席既稱衾枕帳櫛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妻之禮爲沒身不衰○補註此下一節小事夫婦之別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如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迎尊

長於室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面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者人人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衆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節止所以避煩也）補註（此節語小學言長幼之序）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補註（此節言接女壻外甥外孫之禮）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

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此節言家宴上壽之儀）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敢亂家法衆令所飼之子性行亦如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菽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詞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己生子始生未有知識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宴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禮詩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大學中庸學記樂記類是也）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櫛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此節言教男女之道）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櫛漱衣服男僕灑掃堂室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宮設椅桌陳盥漱櫛巾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此節言僕妾事主父母之道）

凡女僕同輩（即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即晚子合所使）謂前輩爲姊（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以餘與故使之序長幼尊卑）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訓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此下三節言主父主母御僕妾之道）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狥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勸奮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謗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禮文手鈔卷一終

冠禮

冠 楊氏復曰有書者中冠禮簡易可行者先生曰不必書儀右冠禮亦自簡易 補註 黃希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 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日加冠於其首謹告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曰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使介子某若宗子己孤亦自為主人以告 戒賓 一古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出面自冠亦一人可也是日主人服朝服詣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個某擬戒者起言曰某之子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敬之也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敬辭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辭有命某敢不從也遂則言初請之辭乃許之 前一日宿賓 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人加冠于子某之首吾子將之敢請乃許之辭使者回請子弟致之辭使者則言初請之辭乃許之

宿某上某人答言曰某敢不夙某人 補註 宿賓是隔宿戒之云云俗言為翌請也

元按冠禮戒賓宿賓意古者將舉重禮與事之人必皆齊戒或齊宿而後從事故於其初請即謂之戒於其覆請謂之宿皆鄭重其文義使人不敢忽若只請與覆請而已何為以戒宿名哉

陳設 設置幾于廟事如祠堂之儀以幕為房於廟事之東北成廟事無兩階則以西壁畫面分之後放此司馬溫公曰古禮雖嚴但冠於外廟拜在中堂可也○劉章曰冠禮少象廟其影堂亦偏陸雖以行禮盥洗日盥賓所以敬冠事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元按二說則冠禮必宜行之家廟若十分褊陸方可行于外廟 厥明夙興陳冠服 領袖隨冠者隨分備新衣服帶履梳櫛帑坡皆以桌子陳于房東上蓋亦以桌子陳于服北冠笄各以一盤盛之東上之東少北西向桌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如長子之席少南 程子曰 今行冠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下執事者以帕以桌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冠禮若制古服而冠用時丁又不冠者則仍是偽也必須用冠時之服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以下盛服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皆在後重行西向北上擇賢者一人為擅立于門外西向將冠者衣新潔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廟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骨則少進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

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此自先正典型但冠用古冠服程子已戒其偽今自宜澄時制如春夏冠宜用尾纓涼帽再加易絨纓涼帽三加登之頂帽或宦家初用平頂次加銀頂三加金頂亦可秋冬冠初用秋暖帽再加冬暖帽三加登之頂帽此或因時制宜之義但未經名儒議定事闕之不敢擅入至于皁衫大帶雲履公服革帶納靴正　今朝所尚故直入之惟觸蝶刀鎗珮玉之屬文公於芫闌之詩明言成人之佩吾夫子平居亦無所不佩而舊文不載殊為缺典故僭補之曰雜佩具所以備成人之體也

乃醮 長子則擯者改席於堂中間少西南向乘子則仍取酒於席賓者北面向祝陽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右南向乃取酒曰嘗酒旨醴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惟不忘冠者遂席南向受盞賓復位冠者遂席南臨祭酒興就席末臨啐酒降席授賓賓者北面向於西階上賓者再拜冠者遂拜賓盡南升東向答拜冠者遂拜賓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冠者遂拜賓左東向少退答拜

賓字冠者 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遐永受保之曰某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亦可○補註古者子生三日父名之既冠則賓字之也

出就次 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

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 如祠堂章告事之儀告辭曰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於兩階間再拜餘並同若宗子自冠則告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冠者自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為繼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

冠者見於尊長 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姉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答拜者答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於母如儀族人宗之者曾來見於全上宗子面向拜於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拜司馬溫公曰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為起立可也見諸父及兄故此

元按成人而與爲禮正當數與尊卑長幼之節豈可令母與父兄答其拜乎此必漢儒之濫觴非周禮之舊所謂非禮之禮也豈止今日難行而已哉或曰然則父母爲起何也曰見子成人而深喜故起亦見分外重其始事之義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賓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司馬溫公曰士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註一獻者獻酬酢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註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又曰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簡具

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有誨之者則對如對賓之辭再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補註 按儀禮所作有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禮見于家語今冠禮大戴公冠與諸記特牲玉藻者與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戴亦可考如總文子冠禮則大夫禮也晉襄公冠禮則諸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禮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己冠始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諸侯始加緇布冠繼以其纓玄纓再加皮弁三加玄冠天子始冠加玄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袞冕又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後庫之又諸侯禮實以三欵之贈其賜賓則東帛乘馬其詳見於儀禮經傳通解

笄 元傳正文已有賓為將笄者加冠笄之語是宋時女子已有冠特名加笄以附于男耳未必如補註所解

女子許嫁笄 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補註 婦不冠以笄禮當同髮而已

母爲主 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 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爲之以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辭如冠禮但子作女冠作笄吾子作某親

陳設 如冠禮但於中堂布席如衆子之位

厥明陳服

序立 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 不用贊者

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 祝用冠禮始加之辭不能則省

乃醮乃字 改冠禮祝辭髦士爲女士

乃禮賓皆如冠禮 當脫冠禮二字

補稱呼式 凡婦人自稱於己之尊長則曰兒卑幼則以賜子夫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弃親戚而往來各以其黨爲稱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之實也徒行乎節文何益嫌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劉璋曰女子笄則當許嫁然婦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爲非禮

禮文手鈔

昏禮

博野顏元

議昏 與王子議男子冠昏當在十八以上至二十女子年昏當在十六室二十童以十四五六猶有稚氣不可責以成人及爲婦之道也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溫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爲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補註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然後納采 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致獄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文定也

主人具書 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於宗子 夙興奉以告于祠堂 如告冠儀但云某子某年已成已議娶某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告若宗子自昏則自告云某年長成云云 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使者盛服 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爲主盛服出見使者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少進卑少退賢某畢使者起致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惷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許次若許嫁者於主人爲姑姊則不云惷愚又不能教餘辭並同 遂奉書以告于祠堂 如壻家之儀但祝改某之女某年漸長成已許嫁某郡某之子某餘並同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 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待酬以幣 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祠堂

納幣 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 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 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

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 使者致辭改采爲幣從者以幣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復進請命主人授以復書餘並同•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略者今以附補之請期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使者致辭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並同○此下補註刪去

親迎 朱子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有問昏禮今有士人對俗人納姻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曰這也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者俗人何者不行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世俗謂之鋪房•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爲昏姻可也

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 設倚卓子兩位於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匕箸如賓客之禮酒注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設合卺一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於室東隅•卺並置以小牀一判面南之

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黃氏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

補註 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俗不知乎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媒所具晨夜亦皆成禮殊爲紕繆士昏禮曰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疏曰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

元按昏禮士服大夫服乘大夫車謂之攝盛冠禮三加亦有公服之文不知先王定禮何意朱子謂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竊謂禮所以別嫌疑正名分也況冠昏成人之始豈可便教人僭亂之爲乎或謂是以遠大相期之意假如諸侯親迎便宜服天子服乘天子車亦謂之攝盛可

乎且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有盛服冠昏之際必用新潔禮服是爲鄭重奕又何必越分粉飾乃以彰其盛哉然古人之禮朱子之言非可輕議姑以存疑

又按親迎必用昏取陽往陰來之義固矣今世俗用雞鳴昧旦入門即拜堂遠者則天已貝竊謂昏姻人道之始倫紀之原即用昧爽以取天地始開之義且見其爲光明正大之禮非暗昧苟且之私其禮不亦重乎又昭昭衆事亂世可以防強暴之患即日可以行謁見之禮亦可以免朱子所疑先配後祖之譏癸事雖非古無甚害爲理吾家昏姻從俗可也

主人告於祠堂 如納采儀○朱子曰昏禮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講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弊不允誠莫若從古之爲正昏日左氏固謙盡信然其說親迎亦有布几筵告廟宋之說恐所云後祖者譏其失此醮耳○元疑宋時已有用昧旦者矣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先設酒注于堂上主人盛服坐于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于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酌酒詣壻席前壻再拜升席南向受酒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宗子已孤自昏則不用此禮○溫公曰贊者以家之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爲之凡壻及婦人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壻出乘馬

至女家俟于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 如納采儀祝版改某女婦

遂醮其女而命之 女盛服姆相之立于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于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舅姑母送至西階上爲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外爲之整冠斂帔命之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 補註發深悖曰禮送女父不下堂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閤門

主人出迎

壻入奠鴈 主人迎壻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于其左少進其東○凡昏用生鴈左首以生色潔交給之無則刻木爲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人義不從答子拜曰何取也其朱不子再曰拜問○奠賀鴈主而人拜拜主壻人人自答不拜北應答而拜之首以生色相交之無則刻木爲之首宜作于生亦恐之謂稱木爲贈尸於死無則以鳩代之鳩亦贈之婦也

五

姆奉女出登車 姆不

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女乃登車補註本註壻揖之請女行也

元按姆奉女出登車即家貧無姆如世俗送女客亦可今乃使親屬皆出登車甚無謂夫至親孰有如父子兄弟哉而詩猶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禮亦云女子既嫁父及兄弟不同席況無至親亦有用異姓之親族人之疎者愈爲非禮試思列女傳王凝之妻店主一執其手遂剝去之男女之際何其嚴而可使方嫁之女拱人項褻人身以陷于失禮之大乎或曰人皆登車至壻家自門至堂室皆布以席取如從空而來不履地之意所以重新婦也吾以爲新婦入室必升榻而坐因昏禮用夜恐有不潔不便故布席耳此亦無妨至於抱鏡而入壻挾弓矢射四隅此男女始有室家習所有事之義雖禮文所無從俗無害若十尊九筋之類俱宜廢去取送女客最忌寡婦無子婦再嫁婦及邪淫張狂之婦

壻乘馬先婦車 婦車亦以二燭前導（ ）司馬溫公曰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

至其家導婦以入 壻至家立于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

壻婦交拜 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壻揖婦就席婦拜壻答拜（ ）溫公曰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從者交導其志爲禮則俠拜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焉女右手無典丈夫壻婦交拜之儀今從俗

就坐飲食畢壻出 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殽又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婦留室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溫公曰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婦在東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既從俗壻左婦右各以且少許補註本註本子上祭酒處

復入脫服燭出 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補註夫婦儀禮冠曰昏禮畢將臥息成

主人禮賓 男賓于外廳女賓于中堂（ ）溫公曰古禮明日饗賓今從俗用樂注云不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用樂殊爲非禮

元按脫服燭出明日見舅姑三日見于祠堂斯不亦左氏所謂先配後祖乎且昏夜之中禮賓亦甚不便若從俗雞鳴至婦家親迎婦至門主人告祠入即以婦見禮畢壻率婦拜饋父母畢退回私室而後行夫婦相拜合

昏禮主人禮賓明日乃見其餘尊長似宜于世而協于情或有未成婦不見舅姑祠堂之疑竊謂親迎時二姓告祠已云某婦禮亦俱名爲婦矣豈必居室而後謂之成婦哉且未面父母而人子卽公然與婦行禮受拜於心安乎爲父母者爲子娶婦未令拜其先靈而先受拜饋於心安乎初之將令子親迎必先告祠者何義也此議旣違古禮又非朱子之舊不敢質是敢以俟明禮君子求下正焉

又按昏字恐亦是後半夜黑暗意思後人因誤爲昏暮之昏未可知也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 婦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于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于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於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贄幣于卓子上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于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如上儀○溫公曰古者拜于堂上今升于下恭也可從○按丘氏儀節壻婦俱拜拜畢壻先退 家禮無壻拜之文今從俗補之

舅姑禮之 如父母之儀 女醮 補禮記昏義曰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註以著代也方氏曰階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皆著代也

婦見於諸尊長 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於兩序如冠禮無贄小郎小姑皆相拜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受舅姑禮於後堂其室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於兩序其宗子與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補註今人家娶婦俱畢聚宜留至次日行見舅姑禮畢先見本族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婦答補禮

若冢婦則饋于舅姑 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從者設蔬果卓子於堂上舅姑之前盥盆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徹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舅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徹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於舅姑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補註依信以冬婦饌道也旣

成舅姑饗之 如禮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此自時阼當階繼○姑元降謂

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 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見之依但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餘同補註壻面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 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則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于門外 婦同往亦從俗也

皆有婦父非宗子卽先見宗子夫補鄉家禮壻婦同往歸家行禮見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註之禮非古禮顧合人情宜從之

次見婦黨諸親 不用幣私相見如上儀

婦家禮壻如常儀 親迎之夕不當見父母及諸親及設醮燭以婦未見舅姑故也○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設昏禮非是不昏用禮樂豈是幽陰

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二日而後樂禮畢也宜不以夜禮也○朱子曰人著但古人重此大禮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猶是婦

書只是古人意自謂人竪已云親迎使厲做病詞見主昏者伊川說是不以從人拜一大男便小不

女伊非川是非親是迎伊川不見舅姑妻父母者三日婦見舅姑三月入見門不見舅姑入門者未成拜婦也今

親迎用溫公人爲門三以日後云用伊 補註 壻往人先一日家致書若于富婦家父當至有家會以親禮一一款節之壻男家屬主

親迎皆如俗至禮主婦爲坐先盆一所日時致昏書禮于己婦巢母用至親家可以也禮婦款家之不女必隨行親皆禮○所元存依惟此士下昏有禮儀

大夫今日所當刪之非以上諸侯王等但

禮文手鈔卷三終

禮文手鈔

博野顏元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 凡疾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補註遷居正寢者惟家主爲然 既絕

乃哭 喪病問與甚時也近世孫宜公諱內臨危遷于外疑互升乍遷終不得不關也○以上溫公書儀在上句下○高氏曰廢牀寢于地註人始生在地故廢牀擗於地無數生氣之復也本出儀禮及喪大記屬纊曰凡人病危篤氣微鄰喪踊縱以俟氣絕纊乃今新綿易爲搖動置口鼻之上以爲候也○喪禮甚緊不甚圖門註文皆則

復 侍者以死者之上服左執領右執要自前榮升屋中霤北面招以衣三呼曰某人復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某人者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次稱號高氏曰今灌南民有暴死則使數人升其屋及於路傍呼之亦有所語者路復之餘宜與復遷必三

立喪主 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宜同居之父且書者溫公曰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註與賓客爲禮則使宗子主沒兄弟同居各上其喪註名爲喪子之喪爲主也親同長者主之註兄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註從父昆弟之喪也禮記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喪從夫之職人主賓喪之職親者主者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子祇有喪而屬父主之子某執喪無父殯賓

主婦 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護喪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稟之

司書 司貨 以子弟或使僕爲之

乃易服不食 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被髮男子扱上衽徒跣有服者皆去華飾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餘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賓鄉里爲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扱上衽謂插衣前襟之帶華飾謂錦繡紅紫金玉翠之類補註始死素衣將屬髮齊衰素冠小斂以而徽主人括髮衵子房婦人髽子宜

治棺 護喪命匠擇木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檐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漆以厚半寸以上以煉熟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七星板底四隅各釘大鐵鐶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高氏曰伊川先生制棺之合繩以松脂漆之則纔固而木堅止云松脂與木性相宜人雨又利水蓋今人所用漆者是也劉以少許粉實嫌情油合廠之乃可用不然則發美其棺得之閒亦宜以此灌之○胡氏云曰松脂雖脆之脫朱然先生葬時嫌氏兄劉主用松脂晉閣用蠟瀝油香答脉用油蠟則松脂不得全其性爽此言有理○劉氏瑋曰凡發死之漆惟松與棺爲體身之物孝子所宜盡之物與之日擇木爲棺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偵有月尸釋久當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椑倉卒未得其木槨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乃猶行其道非雖四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爲上母使萬大以圖裝親愉棺周於身椁則於棺足矣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香見斛人葬篤推後加以松脂塗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爲人便據松脂貫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得免大患今有葬者用之可期宜矣補註本註

七星板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爲七孔

元按松脂不用油蠟誠爲易裂用油蠟誠不得全其性二說似爲相戾愚以爲若臨壙灌棺椁之間及灌棺外尺厚之脂則已將埋土中不虞其裂矣若生時備壽器塗縫之脂須用蚌粉油蠟合煎乃得與帖或先溶松脂塗一層待裂後再用加粉油蠟者一塗亦可又按溫公不用椁之說覺不如劉氏之言於本心爲安故舍彼錄此

訃告於親戚僚友 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

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掘坎 執事者以幃障臥內侍者設牀於尸牀前縱置之施簀去薦設席枕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掘坎於屏處潔地○補註幃聯布爲之今幃幕是也設幃故方氏曰人死所惡之夾以未設飾故幃堂蓋以防人之所惡幕也小斂則既設飾夾徹幃爲牀開牀遠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牀似

陳襲衣 以卓子陳于堂前東壁下西領南上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如棗以大所以塞耳者也幎目帛方尺二寸所以覆面者也握手用帛長尺二寸所以襲手者也深衣一大帶一履二以帛二裹其首衫袴襪勒帛韡肚之類隨所用不拘多少古者人死不冠但以帛裹頭

既死合服于古又便于事庇服襲貴子柔軟紮實冠則衾帽髮安其如今以常服衣加幅巾深衣大帶及履自有制度若無冠帶鞋物雜時安於棺上可也

沐浴飯含之具 錢三實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淅令精實于盆櫛一沐巾一浴巾二上下各用其一也侍者以入主人以下皆出帷外北面

乃沐浴 侍者沐髮櫛之以其巾沐浴餘水幷巾櫛棄于坎中拭之剪爪

襲 侍者別設襲牀於帷外陳襲衣於其上遷尸於牀以新衣上但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幅巾深衣履

徙尸牀置堂中間 則堂各正子中其南首中幼

乃設奠 執事者以桌子置脯醢升自阼階祝盥手洗盞斟酒奠于尸東當肩巾之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 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稾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于牀西藉以薦東向上尊長坐于其北南向西上以異姓之親丈夫坐于帷外之東北向西上婦人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男○三年之喪夜則寢于尸旁藉稾可也

乃飯含 主人哭盡哀左袒自面前扱衽於腰之右盥手執箕由足而入坐於牀東

侇坐位東面○插摯巾以飯含貝之下尸口日之後月右云不實塞一其據口又之於蘆左故於用中此赤契加據之之主物人面諸史所之衣

侍者卒襲覆以衾。○加溫公曰充耳古者瞑目之目納日小飲又明日大飲而飾又用衾舉以侍乃使之正衾

方古有土衾以三衾大夫五衾禮所以七衾公九衾今小飲有衾禮用大小十九數多大飲所衾士衾

三十死所大有夫之五衾十及衣稱又百所此衾之貧者衣所用稱之君今衾從多衾不用衣一也高氏小曰大衾飲多衾

不制為同典大禮舊經衾衣厚衾其稱衣款衾其厚且耳○衾從家以復衣日衾衣高氏人一死用所禮服衾之而矣衾服飲人用不衣服之言多也故但

初衾禮有飲行用小衣飲之有少布衾飲小大飲有衾有布衾衣衾於飲所則以飲衾衾衣其大服飲衾則者無因被矣於衣此為衆衾故飲衾衾從先衾生具

衣衾初述此衾可衾以衾見取其衾衾衣取衾高氏衣之衾其衾衾衾之衾衣衾衾衾衾古衾則以衾衾古衾有衣衾古遺有命衾衾衾衣衾衾衾衾

日衾衾士衾衾衣衾衾衾衾然衾衾衾衾高衾氏衣之衣衾衾衾則又衾衾貧人者所所今衾衾衾衾有有如衾衣衾衾衾公大之小所衾衾衾

大者衣之下衾力之所逮及可高氏也之感衾故以於衣衾衾小致衾

置靈座設魂帛

衣設衾衣衾衾衾於其尸前衾白以帛

生○溫公曰古上者設衣衾衾衾其衾衾今子今上式侍亦者有朝之夕然設士民衾之衾家衾未之有其衾衣衾故不

之用衣東今已衾二衾衾衾去下衾○之高氏日古人元衾衣衾此衾衾衾必衾衾衣衾及衾以衾衣衾而衾衾於人衾衾

衾中帷外衾此衾衾以衾衾內衾衾衾于衾衾之衾衾衾衾衾衾衾主衾者衣始于死其有上衣可衾也又衾衾衾衣衾衾衾以衾為衣衾衾也設

衾既衾有衾必立主衾是

立銘旌以絳帛為旌下廣七尺五品以上九尺以下八尺官品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溫公曰古者以其不可別故以旌識之

不作佛事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成服而來哭者須從衾衾服而入哭○溫公曰凡入哭者若主人以下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亦衾衾衾對衾無衾衾衾

厥明

明日死之也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以衾衾衾衾衾衾衾於堂東北壁下以死者所衾衣及衾衾衾之衾隨宜用之若多則不必盡用也衾用複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衾裂一幅為三而用之

己身此相襲結斂衾之者辨取足也○以小掩斂皆衣裘向足少而但結用於全身中高布氏曰其所以未衣用之尸凡斂衣衣則方包之之不在而

在尸內下斂牢衣在布尸斂上衣故斂布衣衾衣有服倒大者斂帳契祿者服在不外倒斂凡衣衾衾布斂衣衾服者後以布斂斂於衣為衾先小斂以衣為衾者

斂主若小斂衾以之衣束必以則十不九能以衾稱大堅實矣之衣揭衣氏多似要曰五衾十衾稱服夫士既衰衾小之斂後衣而十斂九衣稱衣衾被之三多

者輸二一幅廣幅終者一折幅其折衾其冰所末以令可收結束也衣服衾之也衣衾衾服衾盡衾衾衾○高氏曰亦用衾衣衾衾衾衾也衣衾衾

設奠具括

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須也免以布為之如今之衾帽髽亦用麻布為之竹木為簪

設小斂牀布絞衾衣

設小斂於牀施薦席褥於西階之西橫布絞於下衾以衣舉卒則升之衾之阼

于此則設家乃說衾衾於衣但一取於上方正以掩衣不足以

乃遷襲奠

執事者遷於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

遂小斂

侍者舉尸置

相衾乃衾衾衾一取上方衾衾也衣衾衾衾衾取其正衾上衾衣不及衾衾

男女共扶尸以衾小斂衣○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衾不實衾乃衾衾

生結衣以衾衾見其面其衾衾未衾以衾衾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

男子憑於父母於妻於夫於婦於婦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

袒括髮免髽於別室

男子括髮

之於夫凡婦於尸父姑母舅先之妻夫于於後婦

【註】髽○舅衾

免以者下侍主當人下五髮齊今衰衾括括者皆止於袒免上衣則免室者婦惟人主婦不冠主婦人髽以下大古惟衾首帕巾加與免同衾

於而其實上亦奔哭可入也門婦斷人衾衾再當拜去哭冠笄被髮哀已乃復食日東衾方衾去以冠衾衾笄小髮衣又夾哭此哀以服如一小斂任

而之況儀禮明日之後常日可朝夕小哭斂衣斂衾--衾衾衾衾又髮衾至括家四髮日乎乃此成則服孝夫子弁知喪衣禮者之所以當也謹衾而謹不其可序

加冠免也則衾氏子衾初喪未冠冠日則已衾冠衾為者喪亦喪不變免而以去其冠未冠必故著不免總著于喪不去冠也冠猶為冠不于冠而斂

之事喪禮也則蓋既喪子亦括免首以哀衾以為下喪者主當也當而成人

還遷尸牀于堂中

執事者舉尸牀於堂中其帷者撤去之其侍者復位

乃奠

祝帥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者皆再拜侍者設帷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高氏曰元帥親代哭乃更代哭而哭或哭而衾衾衾斬衰哭衾衾衾衾衾衾衾齊衰哭衾衾衾大功哭衾衾衾衾是期死者始哭二日九月之哀朝夕哭不食

寫其節哀正之盛古諸人家僧解其哀減者性多故多衾代衾哭衾為之絕代至以朝使其衾僕從又代因哭立是代使哭人之衾衾為于哭哭

此有辨何為矣終夜且故令忘不其哀因者所哭情亦正為之用

厥明

死之明日也復生之節三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以三日斂

衣衾以陽禮狗地息今擇日者而衾飲其盛未哭辦之畢而衾有未什出舉盛造三日不亦衾無作衾也衾衾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

衾以無常數衣衾衣用至東壁下【註】高者大斂之取布二幅裂為六片三幅而用五也三以大片衣衾

衣多二幅一幅之三一折裂用之之以為給衾衾衾被之也設奠具舉棺入置於堂中少西

執事者衾衾衾先及

小斂襲於旁側役者舉棺以入置于牀西承以兩凳若卑幼則於別室侍者先奠衾棺中垂其裔於四外○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荀子曰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邇則玩玩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

乃大斂

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齒髮及所翦爪於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謹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啓盜賊心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中乃召匠加蓋下釘徹牀覆柩以衣祝取銘旌設跗于柩東復設靈座於故處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不殯故從其便補註按丘氏儀節蓋棺徹大斂之又斂于阼者未忍卽離主人位也主人來尸斂于棺則於西階上賓之此所謂殯之也廬留婦人兩人守之溫公司凡斷尸舉棺哭畢無算然斂殯之際亦當覢哭殯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按右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柴殯土塗之今或漆棺未

設靈牀於柩東

牀帳薦席屏枕衣衾之服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

如小斂之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厥明

死之第四日也

成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相弔如儀

楊氏復曰三日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補註按丘氏儀節是日夙興具服各就位男位于柩東西向女位于柩西東向各以服爲次序舉哀相弔諸子孫就祖父前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又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復位族哭弔儀出大明集禮今采補入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

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粗生布旁及下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皆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于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于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于領下在負版兩旁各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于左旁裁入六寸下于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于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冠比衰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輒皆向右縫紙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布爲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于武武之兩繩垂下爲纓結于頤下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要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要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于右在絰之下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屨亦粗麻爲之婦人則用極粗生布爲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䯼竹釵麻屨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承重也夫爲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

以爲後故父爲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朱子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用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爲父後者乎○楊氏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illegible]難差謬自通典[illegible]按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註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只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卽謂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度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註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按勢非于適辟領也則兩物卽一物也以此辟側四寸反摺向外加辟肩上以爲左右適乃恢所謂兩相倚外各四寸是也辟領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故前後左右各有四寸處處皆謂之闊中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與裁之之法也又云加辟領八寸領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闊八寸縫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閒八寸以深元拔辟領各四寸後作相塗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拔以布之中闊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衽裁下以加前之闊巾與元綫斷處當肩相對處相後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後闊中八寸兩上一半從項下加前闊中者又借之而爲一尺六寸爲此所謂而又倍之者是也此則衣領所用布與拔之之法也凡用布一丈四寸又當少寬其布以爲衣緣地者負服帶下兩裙又在此斂外夾但領必有袷宜則用布可也○又按喪服記及註云袂二尺二寸綠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如之欲使縱橫皆正方也又云袂尺二寸袂袖口也續合袂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也又按喪服記云衣帶下尺綠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後總衣身二尺二寸備垂腰而北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縷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綴於腰則以腰之闊狹爲單所以掩裳上際而後領兩紙於其旁也度用禮尺中摺中節爲寸○背屢依禮註皆服米服也家禮云屬以粗麻爲之恐當從儀禮爲正○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儀禮婦人但喪衰不舊裳者婦人不殊裳喪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尺無帳夫衰如男子喪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者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兩者此縣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服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方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經也今考家禮則不用此制男子純用右制而經人不古制此則未詳儀禮婦人帶行經帶經首經也帶腰帶也圓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李哭丈夫去麻服爲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爲爲者經而麻者不變既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其護於経帶變除之節者此家禮並無経帶之文當以禮縷爲正○庶兼子不杖衰子婦人不杖母爲長子杖主喪者不杖明長女杖謂依子亦杖也諸經皆有婦人杖恐長家禮用皆儀猶制婦入背不杖相未帶質正○制氏掩間兩爲斬衰不緇條寬皆緇之祖必向外所以別其言服由備當斬衰用布二幅中屈之爲前後四裳每幅長二尺二寸將後兩帳綴合爲作旋留上四寸不合將前兩裳爲左右袊袂用布二幅亦中屬爲四梁如衣身長縫逆衣之兩旁又綴合其下際以爲袖袂從下以上尺綴合之留其上一尺二寸不縫爲袖口適卽後裳脊綴原留不合處及在前兩緣之上各橫段入四寸逢分摺所其者當衣身內肩上爲左右適其間空缺處前緣供名爲闊中闊別用布一幅衣尺六寸闊八寸下四寸兩面各其出塊方四寸留其中間八寸連上條前此裲中間八寸餘在衣後闊中將上帳尺六寸闊兩頭向前斜在衣前闊中帶下用布一尺綴予裳之上際橫綴於腰肝用布一幅長三尺五寸斜段爲所當間於衣之兩旁皆於

頭在上狹頭在下衰稍在左衿上負版程於兩面下垂之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作三幅與幅中横寢少異幅中横幅是屬其兩邊相冷在衰衰裳三幅是屬其兩
邊相斜在上也縫人大袖長裙大袖用梅相生麻布爲之其長至膝衲長一尺二寸其邊皆縫向外不向邊準男子衰衣之制長裙用梅粗生麻布六幅爲之六幅
其成爲十二破爲其爲裙其長施地其邊幅俱之向內不衰邊準男子衰裳之緝至於齊衰三年杖則不杖五月三月其衰負版辟領但與斬衰同但緝邊與布不
同耳大功小功裳麻服制同上但用布不間帳衰負版辟領耳斬衰冠辨後抵爲檗襞三寸長足掩齊項前後用稍細布衰之說捐其布爲三細幅子二條直過染
上其幅俱向各其裳之兩頭盡處卷屈向外以承武是冠外畢武用麻繩一條鬢其中從領上約之衣項後相絞過前各垂耳邊結住以爲武又以武之餘繩兩頂
乘下爲纓結于隨下首絰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爲之其纓為長一尺七八寸圓圈九寸麻本在左末加本上又以繩爲總以同之所以加於斬衰冠上也齊衰冠用
布條垂纓之紳其中從前上左項後亦相絞過前巨兩耳用稜殺之爲武垂其末爲襟首絰以無子麻爲之本在右　繫其下以布爲總所以加於齊衰冠上也
婦人蓋頭用稍細麻布爲之凡三幅長與身齊不耕邊布頭帶用冪細布一條爲之長八寸用以束以根而垂其餘於後儀嘗女子在室爲父布總是也竹敘削竹
爲之長五六寸冠自小功以下三群積向左餘與齊衰同首絰斬九寸齊七寸餘大功五寸餘小功五寸餘退麻三寸餘皆五分去一也斬衰腰絰用有子麻兩股
相絞爲相繩大七上有餘兩頭結之各作皆麻三尺末結侍成服日方結之其兩頭結處各用細繩繫之束在絞帶之上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子服絰中屈
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爲一編子淆末稍爲腰從左過後至前穿兩子中反掃子右在絰之下齊衰襲絰大五寸餘制與斬衰同絞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

尺餘速下稍通長七八寸繫時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末稍穿右編屈中而反插于右邊束有屨絰之下大功腰絰大四寸餘制與斬衰同絞帶與齊衰同小
功三尺餘細麻二寸絞本不散垂絞帶並與齊衰同婦人不用者夫杖冠按儀禮云斬衰苴杖齊衰削杖倚苴竹杖也削桐杖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小記絰殺五
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又云斬衰苴屨齊衰疏屨按經云齊衰不杖麻屨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以下言屨無絢註云婦人屨經傳無明文唯周禮屨人
命婦有散髻註云散髻去飾又云祭祀而有散髻者惟大祥時

二曰齊衰三年

齊緝也其衣服冠制並同斬衰但用次等粗生布緝其旁及下際冠
以布爲武及纓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梁本下布總腰絰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婦人服同斬衰但
布用次等爲異孫皆放此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士之庶子爲其母同而爲父後則降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母者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
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繼母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也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也○楊復曰按依爲補服條當
增祖父卒而後爲祖後者也爲所後者之喪若子也○程子曰古之父在爲母服曾今則皆爲三年之喪皆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嫡矣可無嫌乎歐今之宜服
齊衰一年外以學衰移月算可以合古之禮至今之制也元按父在爲母服期年之說皆友法乾王子持之其堅恩因四子書知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父母之
喪服貴違一也之期其多皆不聞母降期之禮初疑是讀儒語觸親程子此說則右制信有之然竊謂父斬母齊已足見父之獨尊又何嫌子家有二尊之疑乎意
古之降期也必以父執妻喪至期而除爲子者對終絰修哀弗所以承父故故從而期之蓋壓子父不得不然矣

杖期

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其

正服則適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其降服則爲嫁出出母也其義服則爲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也夫爲妻也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也
○楊氏復曰按此恐當云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期年

不杖期

服制同上但不只父用杖等生布其正服則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爲父
之母而爲祖後則不服也爲伯叔父也爲兄弟也爲衆子男女也爲兄弟之子也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
兄弟之子也妻爲其子也其加服則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爲其子子雖爲父後納服也妻爲其父
母也其義服則繼母嫁同爲前夫之子從己者也爲伯叔母也爲夫兄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服者也妻爲女君也妾爲君之衆子也嫡姑爲婦婦
也○楊氏復曰按此正服當齊一條姊妹既嫁相爲服也義服當註一條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也○此下亦爲其半其

五月

正服則爲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

三月

正服則爲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其義服則繼父不同居者爲先同今異繼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原不同居者則不服○楊
祖當增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

三曰大功九月

服制亦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負版衰辟領首絰五寸餘腰絰四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父兄弟姊妹
註伯叔父之子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楊註按
此恐當從爲同母異父之昆弟也

四曰小功五月

又用稍爲細布冠左縫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祖祖父從祖祖姑謂祖之兄弟姊
妹也爲兄弟之孫爲從祖父從祖姑謂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兄弟姊妹也爲從父兄弟子也爲從曾兄弟姊妹謂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姊妹者也爲

外祖父母謂母之父母也爲舅謂母之兄弟也爲甥也謂姊妹之子也爲從母謂母之姊妹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也其義服則爲從祖祖母也爲夫兄弟之
孫也從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子也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女爲兄弟姪之妻己適人亦不降也爲姊姒婦謂兄弟之妻相名長婦謂次婦曰姊婦姊婦謂
長婦曰嫂婦也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姊母死則不服也母出則爲服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也爲嫡孫若曾玄孫之
當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也爲兄弟之妻爲夫之兄弟也○楊氏復曰按此當增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若子也姑爲遺婦不爲爲後者也謂侯爲嫡孫之婦也補
註服制同但布稍衰細耳

五曰緦麻三月

服制同上用極細熟布首絰三寸腰絰二寸並用熟麻緦亦如之其正服則爲族曾祖父族曾祖姑謂曾
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父族祖姑祖族曾祖父之子也爲從父兄弟之孫也爲族父族姑謂族祖父之子也爲從祖兄弟之子也爲族兄弟姊
妹謂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姊妹也爲曾孫玄孫也爲外孫也爲從母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也爲外兄弟謂姑之子也爲內兄弟謂甥之子也其降服則庶子
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也其義服則爲族曾祖母也爲夫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孫也爲乳母也爲夫從祖兄
弟之子也爲庶孫之婦也士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也爲乳母也爲婿也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也　妻之親母謂嫡妻出猶服也爲夫之曾祖高祖也爲夫
之從祖祖父母也爲兄弟孫之婦也爲夫兄弟孫之婦也爲夫之從祖父母也爲從父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父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從父
姊妹適人者不降也爲夫之外祖父母也爲夫之從母及舅也爲外孫婦也女爲姊妹之子婦也爲甥婦也○楊氏復曰當增爲制舅也爲朋友也爲改葬也大夫

爲貢妻也士爲妻有子也按通典漢戴德云朋友有同道之恩故加麻三月晉遂初問有仁人義士於幼撫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耶時徐邈答曰謂緦情耳同爨緦朋友麻又按儀禮補服條同爨謂以同居生於禮可許既葬合有緦麻之親改葬爲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葬時也此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除無必服畢者除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謂葬了服之又然後制服且而葬而除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者也其餘皆弔服補註總論治其總加緦也又以適孫承之麻爲經帶故月緦麻服制同小功但用極細熟布之

元按楊註改葬條子爲父凶傳添一母字其制服必改葬時服之葬後三月而除蓋一見尸柩不啻初死哀情不能自已古人因定三月之服楊註近是若戴註葬後反除是服在未改葬先矣非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謂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哭之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服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妻爲其私親小記云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返則期既練而返則已○司馬溫公曰

喪之輔註按喪服小記註未練而出當父母之喪未期嫡既爲夫所出也既祔而出在父母小祥後出也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臨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宜飯自是無故不出者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騎馬布裹鞍女素帽布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朱子曰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小事之喪皆食其月此可爲法于喪衣服之忌何如辭錄辭爲姊辭喪嫁者之服今之亦可俾便于出入而不合于忌日加日若體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治事則只得服之間居爽爲喪且謂之以制當加何曰若不得除則飾術其書寄無事但不可要除時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寄有歎新舊加之何曰當起經○楊氏復曰心喪三年按儀禮父在爲母期註子於母期爲父屬期期心喪期三年唐前上元兄年武居上喪期父在爲母喪嫁記師心喪三年今服制令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緦亦解官申心喪三年及姊爲父後者不服中心喪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解官申心喪三年繼孫服在爲祖母喪父杖期服期除仍心喪三年先生曰喪衰從禮爲正加父在爲母期葬是期於母只爲祖在其父不可復行在母然齊綱心喪三年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好

○朔奠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

後徹夕奠與夫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用菜若蔬月殷食頃去之留果脯食時上食如朝奠之儀夕奠如朝奠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廬哭哀哭無時哀至則哭朔日則於朝奠設饌用肉魚麪米食羹飯各一器禮如朝奠之儀•闕時爽朔祭子爲主朱子曰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父爲主之喪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假米食•高氏曰若過朔祭節序則具盛饌其品物比朔夕奠差多無定式唯以不過饋朔奠而已•楊氏復曰按初喪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長孫承重以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爲主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以事其以子爲主喪服重服適故也朔奠則父爲主者朔殷奠以長子爲主也奠服小記曰婦之喪夫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禮卒哭皆是虞祭故其主之亦謂父在父爲主也朔祭父爲主義與此卒哭同耳夫有新物則薦之如上食儀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奠用香茶酒果有狀或用食物隨宜賻用錢帛有狀或具分厚者有之其剩通名有賓主則官皆具狀門入哭奠訖乃弔而退既通名家人炷火燃燭入至廳事主人皆哭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酌茶酒俛伏興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賓主皆哭主人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棄館舍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慰問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主人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主人答曰母拜而出相向人哭而入賓先止喪退主人又拜○溫公曰凡弔人乃

子者必執友嘗升堂拜母有者則不入哭凡與亡者有素者執贄友則其所入之哭子今又立孝子對之亦可○以主人爲尊是尊不可答拜凡吊喪非禮也者之喪弔不知之先生母喪其儀及曰是凡吊人所也○高氏曰吊寶之不答拜凡吊者則答拜凡吊家不以答之拜○楊氏曰孝子吊伏生母位先子後哭其次答拜其則下答之賓於弔喪之後卽主人哭拜正體之其寶不答拜也故答者答之禮拜寶不答答之寶也客以主人拜之吊復主人不知父母亡而弔者不可吊者不拜又主人答寶不拜其禮也古者主人不答寶拜之主人亦拜之禮弔主人

元按賓不答拜古禮之義不可知或以別於吉禮耳楊氏謂是謝其哭奠賓所以不答亦未聞謝人人不答拜者愚謂當遵書儀家禮又稍增一義爲尊長則不答平交答卑幼則不敢當如書儀側身避位跪還之儀蓋如古禮通不答則賓之主人哀感無極之心固安弔者則何以安甚至極卑

三編 15冊

與極尊極幼與極長而公然受其拜不幾太遠於人情乎若無論弔賓之尊卑長幼無不拜謝且尊長則不答拜自足以別于吉禮矣且疑平交以下賓弔生者亦宜再拜姑闕疑可也又按溫公勿授及其飲食財貨竊謂近賓哭奠畢即退是矣若數十里之外自宜喪主或別親餕飯從儉素可也又今裂帛作幘以散賓原非古禮然至親執友雖在五服外者率有同哀之義且禮廢俗頽行弔冠服多不能備紅緞玄冠大是乖戾即假此以易之亦得所謂禮之以義起者也

聞喪　奔喪　治葬

始聞親喪哭（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故）易服（裂布爲四腳白布衫繩帶麻屨）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邑喧繁之處）望其州境其縣境其邑（本作城）望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初變服如初喪柩東西向坐哭盡哀又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後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變服（亦以聞喪之第四日）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不變服）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未成服者變服于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也）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溫公曰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至初聞喪當哭之何暇擇日但法令有不得於州縣公廨舉哀之文則在官者當哭於僧舍其他哭於本家可也）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拜如儀）（補註成服亦在至家第四日）

元按四日始成服家人相弔原因三日內尚望其親復生故也今奔喪若已過四日後似宜至家哭拜畢即家人相弔次日即成服不必俟四日後可也正文齊衰以下恐當作期喪以下蓋嫌于母亦齊衰也又溫公註在官者當哭于僧舍夫僧舍乃滅絕倫理之地豈可作喪位哉若拘于法令或借人閒所必不得已空處起棚哭之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不奔喪者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俱四日成服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

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補註今在官聞期以下喪不得奔者三日中可委官於閒除朝夕爲位會哭於閒所四日成服以日易月期喪十三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緦麻三日畢仍首服總敢每月朔權服會哭月數既滿即除之○元按以日易月下竊作齊衰二十五日是母喪亦可入此例乎故改云期喪十三日又遇臨所云會哭成服俱不必行但哭之盡哀爲可疑其近惡若外親盛可至於族會朋父及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之類皆可以當官則私其服故亦遷于期功等喪之例）

三月（四誤作日）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有終身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理傷義無過于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而槨稱人豈有非之者哉又曰在殯未葬饋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也又曰世有悲沒于遠方子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忍爲如此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哉○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所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窯○補註按禮大夫士三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阻壁則補葬其次者若狹及有隙妨碍則別擇地亦可也○全睾胡氏潮曰察乎陰陽之理審乎流時之形辨順逆究分合別明暗定淺深也出不僞乎急泉不失乎綴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乘生氣者宜於是得之）

元按古者大夫三月而葬待其邑宰與列國卿大夫執友畢至也宋制王公以下皆三月似乎無別且若士庶之家有遠邦或服親在外者亦可如古禮踰月而葬不則如世俗七九日以上俱可行葬況今非有故誤多不堂殯而乃使已逝之親尸久暴于世不急就魄降之常亦無義意設遇暑月尤爲不可但世俗又有三日五日者則迫矣又世俗多用陰陽誑符鎭呪殊爲悖禮惑俗好禮君子但當請一知禮者護喪或同姓無人當聘異姓者坐之別室每事咨之使無失禮可也斷無信用邪說至于除殃一事

祓除不祥微似近理然亦只於葬後三日內掃舍宇院各設炭火一盆燒
蒼朮乳香或椒艾之屬以薰逐殃氣設祭主前以妥靈或恐疾時疫而故
者將經用衣衾枕簟及侍疾人衣服用蒼乳等煙薰過甚者煎廉黃甘草
湯或雄黃酒各飲一二盞勿用陰陽

擇日開塋域祠（疑作祀）后土（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設位中標之左祭一人吉洗如常儀告者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上再拜告者詣桌跪酹酒祝跪于告者左讀祭文曰維年月日子某官某敢告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某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尚饗訖伏興復位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主人若歸則靈座前哭再拜○元按禮註酹酒後俛伏興少退立讀祝似不妥稍改如上儀丘氏曰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土廬有似乎僭擬改后土氏爲土地之神今從之）

遂穿壙（溫公曰穿壙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問合葬夫婦之位朱子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爲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時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人家窄壙棺槨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李守約云凡發掘者皆以葬後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曰不然深葬有水）

作灰隔（穿壙既畢先布炭末于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別用薄板爲灰隔如槨之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牆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以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牆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槨無以容瀝青故爲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粘歲久結而爲全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朱子曰用灰隔之可以外杼內實以和沙石灰若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入其堅如石杼外四周上下一切實以灰木約厚七八寸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古時壙中石物其多以某親之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使親膚而已其使禱文併可略也若者棺不釘漆蟻子必入待不可行又日職中用生體之屍久之潰爛引蟲蟻非所以爲亡者慮久遠也。元按丘氏所引朱子答廖子晦間葬法有石槨之說但以法然而以斂片石合成愚謂石槨蟲蟻無法禁吾夫子得云若是其底也作不如遠污之爲意也豈可以若是費說今無用溫公法有梓用朱子法但亦以問炙何必石然愚敢此而思皆人皆有道計用禦非者若數灰工製如棺式底膝上日四周有支牛高之尺上蓋下直有外半高之缺其夷碎外灌各寸餘合而相對側其中穿孔附頭各十餘兩箱各二十餘大斂後用縫釘或架釘寸之成巧工令底日及蓋旁不兩棺時日鑄兩頭各試長方寢兩箱各肆長方寬三寸許用頭各二長方香兩箱各四長方香置後手香入寬之中外穿名一孔候寺釘知此燒製欲旋後叉用鑽居調整存中漆棺卻及訂孔窒隙初製時棺下底蘭穫四缺成有足則穿四大孔候朱時懸棺下取便手受繩概此製一行鑿穿飲惡之價而較有作之有費其多人上千萬年不壞憾受視者子借用此棺則用者多滑塑工射利製者亦多將使斯入死者全肌膚生者快孝思不及杉梧）

禮文手鈔　卷四　喪禮　二三　四存學會校刊

刻誌石（費而已得石銘之刊是所歸于墓志者所明之可也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無官則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敍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妻某氏無官則書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夫官則書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夫子則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之壙前近地而三四尺間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爲掩之也）

造明器（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事奉之物象平生而小今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非升朝官十五事補註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下帳（謂牀帳茵席倚桌之類亦象其平生所用而小）

苞（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註古稱苞是也註苞者苞裹肉之屬者以苞葬器貯物也）

筲（竹器五以盛五穀）

罌（瓷器三以盛酒醯醢）

翣（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補註喪大記註曰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

作主

禮文手鈔　卷四　喪禮　二四　四存學會校刊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設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興主人以下哭盡哀再拜插訓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輜日統乩遣柩創告辰結

奉柩朝於祖將遷柩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眾主人輯杖立視祝以箱奉魂帛前行詣祠堂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銘旌次之役者舉柩次之主人以下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以次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右女居女左皆次主人主婦之後婦人皆蓋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先布席役者致柩于其上北首而出婦人去蓋頭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主人以下就位立哭盡哀止此禮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以氏復曰方其朝祖時又別有輴軸狀如長牀舉可承指轉之以軸軸之以人故得以朝而既正柩則用夾牀後世皆因之但使役者舉柩既正大如何可舉恐非遣之正之之意若但魂帛朝于祖亦失遣柩朝祖之之本意恐當皆儀禮別制輴軸正柩用夾牀•元按役用手舉柩誠非誤之重之道楊氏所引儀禮輴軸之制在仕宦家誠妥但恐士庶之家無力爲之寢祠門因又戚不便懸謂以繩結代輴軸以二緊橫兆代夾牀繩結制以大繩二條縱施柩下次大繩三條橫施柩下橫者長取可東棺面結之過門則貫者東繩于柩面活結之二則夫居縱結于柩另二人即扶所結棺繩面月之次橫三橫結扶但如之至祠正柩舁柩二堅兌上去結易且使也

遂遷于廳事執事者設帷于廳事役者入婦人退避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初詣廳事預布席役者置柩席上南首祝設靈座及奠于席柩前南向主人以下就位坐哭藉以薦席

乃代哭如未斂前以至發引

親賓致奠賻如初奠之

儀

陳器方相在前狂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下兩目爲魌頭次明器下帳上服二字從溫公禮文補入苞筲甖以牀舁之

次明日旋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人奉勞有事使人爲之爲有敢

日晡時設祖奠饌如朝奠祝亦同祝文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溫公曰若自他所歸葬但設奠行至非備此

厥明遷柩就轝輿夫納大轝於中庭執事者撤祖奠北面跪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側婦人退避召役夫遷柩就轝乃載以新組左右束柩于轝令極牢實主人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于帷中載畢祝奉魂帛就靈座遷靈座柩前南向•溫公曰設旗之曰•布三尺以靈繡灰治之布爲之祝御柩執此措擇役者魂劉氏埠曰祝用功布拂去柩上塵土見儀禮以

乃設奠饌如朝奠有陳帷婦人不在翼昇微臨納苞中遂徹奠萬氏禮祝文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歸氏禮于此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帛後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盡哀再拜而歸尊長則不升也

發引　及墓　下棺　祠土神　題木主　成墳　反哭

柩行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序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朝祖之序出門則以白幕夾障之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親賓或先待於墓或出郭哭辭歸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如前奠儀

塗中遇哀則哭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未至執事者先

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有椅卓親賓次在靈幄前十數步男東女西次北與靈幄相直皆南向婦人幄在靈幄後壙西方相

至以丈擧壙四隅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留帛後遂設奠而退酒果脯醢柩至執事者先布席于壙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柩上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主人諸丈夫立于壙東西向主婦諸婦女立于壙西幄內東向皆北上補及哭位皆南上者戶南首也註及客哭位皆北向者戶北首也

賓客拜辭而歸主人拜之賓答拜

乃窆先用木杠橫于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不結而下之至杠上則抽索去之別招細布若生絹兜柩底而下之更不抽出但截其餘東之若柩無即用索兜柩放下大凡下柩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主人兄弟宜親臨視哭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補註下棺也旁弓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註墳南首未居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失故葬而北首則禮家人掌公葬之禮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王氏曰昭穆之序非特施於宗廟己葬亦有爲此上下皆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亂張子曰歺穴之次設如昔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

元按今世俗行葬祔穴居最北陪葬子孫挨輩爲行迤南而下未免有背尊之嫌古行穴法祔穴居北其子左昭其孫右穆其曾孫又左昭其玄孫又右穆由此推至無窮皆左右行穴中空爲神路此正象其平生家主端臨堂上子孫分列侍立之義允爲合理但如此行穴假宜昭皆東首穆皆

西首乃如[illegible]之象張子云亦須北首恐未然也且家主雖云尊主于一其子不得不在昭穆之列然昭父穆子同行對葬似亦未安或兄弟相爲昭穆使父行與父行相對子行與子行相對一子則空穆一穴又恐果世一子則皆昭無穆不成氣象世俗又有所謂領孫葬者祖穴最南子孫挨輩爲行迤北面下象其平生祖父前行子孫隨後之義此卻近情但亦有趾近尊首之嫌此禮更須斟酌姑附於此以存闕疑之意

主人贈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家貧或不能具此數則玄纁各一可也其餘金玉寶玩並不得入以爲亡者之累補註玄纁色淺紅色爲丈註玄赤黑纁絳色也

加灰隔內外蓋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距四牆取令膩合置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彌凝然後旋旋小灌灌於其上合其遂之即不遂板於已厚三寸許乃加外蓋

實以灰三物拌勻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於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壞柩中故未敢築但之用之以俟其實耳

乃實土而漸築之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爲得

祠后土於墓左如前儀祝版同但云今爲某官封盈侈益幽宅神其後

藏明器等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帳苞實以於便房以板塞其門

下誌石

於壙內近南先布甎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甎四圍之而覆其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下土亦以尺許為率但須審酌堅築

題主執事者設桌子於靈座東南西向設硯筆墨對桌設盥盆帨巾如前主人立于其前北向祝盥手出主臥置桌子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皇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為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于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出主人之右跪讀祝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凡有封謚皆稱之後可推知∘宿強倫切厚也歹昔夕夜也∘則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高氏曰觀木主之稱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有伯之遺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祀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于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為壇以祭其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

祝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其後補註即設車也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去墓遠出墓門乘車焉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成墳許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溫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為無廟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邪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為累也∘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用溫公說則立小碑但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于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其夫亡乃立之而如夫亡葬董之別云∘溫公曰碑文既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敘鄉里世家官爵始終而已孔子所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世在多言葬後人知其實也今但刻名于墓前人自知之耳∘何子曰葬敬其名也銘也祭祀敬亦其神也其銘詩系世敬其名也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其反如疑為親在彼哀至則哭

至家哭望門即哭

祝奉神主入置於靈座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並出魂帛箱置主後

主人以下哭於廳事主人以下哭入升自西階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于堂

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止

有弔者拜之如初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復弔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補註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善殷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入室則哀其亡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陳氏曰升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入門哀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大記既葬上有三月二字故敘于期母之喪必三月不御內不飲酒食肉

元按期九月之喪飲酒食肉禮固有之余 先師實夫子之喪余不御酒肉者踰月不忍故也若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凡功緦之喪皆蔬食終其月

朱子稱其可以為法此誠可以為法也若功若緦或義服容可任情蓋哀不勝養也若於期則祖父母伯叔父兄與弟其恩皆僅次于父母者也豈可以若是恝九月則從父兄弟姊妹其恩又皆僅次于兄弟姊妹者豈可以若是薄先王制禮長民恩愛最於此不能無疑姑從舊文

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酹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不暇即略自澡潔可也

執事者陳器具饌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倣此設桌子于靈座前設香案居堂中炷火于香爐東茅束沙于香案前具饌陳于堂外之東箱

祝出神主於座主人以下皆入哭主人及兄弟倚杖及與祭者皆入哭于靈座前其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

降神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帨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跪授主人注盞主人跪酹之茅上執事者仿此

祝進饌執事佐之

初獻注執事主人跪受盞三祭于茅上俛伏興執事受盞奠于靈座前祝執版出主人之右跪讀之曰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某牲某品哀薦祫事尚饗

亞獻主婦為之禮如初但不讀祝

終獻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為之禮如亞獻

侑食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于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于他所如食間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祝進當門北面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面告利成斂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饌

祝埋魂帛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于屏處潔地

罷朝夕奠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遇柔日再虞乙丁己辛癸為柔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祝詞改初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若墓遠途中遇柔日則行之

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為三虞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惟取井花水充玄酒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並同虞祭

主人主婦進饌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奉麵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

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祝詞並同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

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並同虞祭惟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湯氏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以衰服漸輕然受服今服制自始死至大祥其衰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改右所以從俗○按禮卒哭丈夫去麻帶婦人易首絰亦以為

元按卒哭必當在三月以後宋制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故諸儒家禮皆無明文今或九月以後或踰月而葬須三虞既畢仍俟三月後行卒哭之禮可也勿泥三虞卒哭之祭　又曰卒哭不可用小忌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器如卒哭惟陳之於祠堂堂狹則陳於廳事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堂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

喪祭畢則復奉遷主於座前別作祭朝夕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若母喪父在既除喪則祖主于祔祭之特父他日三年喪畢始考妣同喪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盡哀止○按此將詣祠堂宗子之

喪主其世適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仍以亡者之行祔孔云祔于祖宜使行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 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若喪主非宗子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則除之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 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還迎主人以下哭從如從之序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

在東南位上也 西向 叙立 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少進少則居右

參神 祖考妣并再拜 降神 同卒哭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 祝進饌 同虞 初獻 同卒哭但喪主非宗子則宗子先詣之並酌獻祖考某官府君某氏祔于某官府君某氏次詣某官

孝孫某官某謹以卒哭內但云隮祔孫某官某云云某某氏某某封某某氏某某氏次某某以某某某姓某某氏妻某祔于某某考某某某 亡者為卑幼則宗子告亡者之祖考某官而告于宗子隨宗子所稱某官某年某某宗子不可任某某某行宗子主某 亞獻終獻 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為亞獻主婦為終獻若宗子為喪主則宗子婦為亞獻按此禮文云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亞獻終獻其

初獻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之文正相左必○祝辭但改正如其但曰不合于體君子其定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同卒哭但不哭 祝奉主各還故處 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奉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朱子答人問云三年喪畢祔于廟則當遷其主入就其位矣其新死者之主則以為宜從祔廟之禮喪主非宗子則宗子無故不當立主○按家禮自附祭與遷主祔廟為二事而二年喪畢合祭以宗子告而遷上之此則與古禮不同其說似有得者然未詳其位○按附前一日祭告將有事於祖廟之後當行遷祔之禮則亦為有不之後則歸于新主者已以父命合之祔之禮文新死者無此事

元初讀祔禮便疑出其祖考妣之主而祔祭新死者並不曾入祖考龕中如何是告新死者入此廟之漸且卒哭而祔二年徙都無事則亦焉用此祔為也且不祔考妣而祔祖考妣亦不知其何義也今觀程子朱子之晉適與愚之所疑合然溯三年而祔于禰則既非愛禮存羊之意若仍卒哭而祔于祖又無意義今擬三虞卒哭畢卽奉新主朝于祠堂四主並出預

布席于其前置新主其上少頃卽奉新主于其考妣側西向如祔祭之儀畢乃奉主各還故處待三年而後祔于祠堂庶幾不失卒哭而祔之意亦以見發引前奉柩朝于祖者象生時之出告也卒哭後奉主朝于祖者象生時之反而也然則何不於既葬奉主至家之初行之蓋亡者之神四散彷徨至一虞而再再虞而三而後其神反而聚聚而安孝子體其親心同家必而其祖考故須卒哭後行此禮也然非敢謂得禮之宜姑附疑于此以俟好禮君子再加參考焉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期而小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今但用初忌以從簡易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皆如卒哭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為冠去首絰負版辟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尊素不服金珠錦繡紅紫惟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之○楊氏復曰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絰家禮不言婦人除腰絰蓋禮之文闕此疏家不敢正言

大祥

鄭氏曰祥吉也然平安之意

禫

鄭氏曰禫澹澹平安之意

以給辟爲正○丘氏曰按此既曰男子以練服爲冠綠不背冠之制又曰去首經負版辟領衰面不背則有所製今孜之類齊練澤熟練也忘其以練熟之布爲冠服故謂之練焉今疑冠別爲練其制纓武練爲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粗熟麻布爲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絰爲之杖如故婦人服制亦用稍粗熟麻爲之庶得練之名云

元按古無棉布麻葛爲家常易得之物故喪服用粗麻布練用稍粗熟麻布今北方無麻葛布富貴之家乃得服之貧者遭喪豈容反市美物以爲服哉卽從俗用生棉布小祥用稍粗熟棉布可也但世俗旣葬三十五日卽易熟布非禮然旣葬後若大不得已而出亦必從俗服熟白布衣著白冷布巾入復常　又曰二祥皆不可用忌日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于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降神三獻如卒哭之儀祝詞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果蔬果供薦此常事尙饗　人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用弔服皆哭盡哀止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卒哭　止朝

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遺喪以來未嘗相見者相見已除服者哭盡哀然後敘拜之　始食菜果問喪禮朱子曰此期未主祭

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子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再期而大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溫公曰丈夫垂腳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按說文黲淺靑黑色也今世無垂腳紗幞頭之制

告遷于祠堂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補註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於最長之房而埋之其墓所不埋者請出就伯叔祖父之房埋之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大祥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告遷之儀至祠堂前哭止　徹靈座斷杖棄之屛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問朱子家禮大祥後有禫祭未禫而可飲酒食肉否曰此恐人子有所不忍正當以家禮爲主

祭說主人諸子於墓所先告新主還祠堂之後主人以下歸始飲酒食肉而復寢三年祭不可行禮矣而先主附祔之後主人喪畢始飲酒○丘氏祭說

似爲得禮周禮註大宗伯享先王喪似亦有此意而周祭徹所疑與祭所祔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時與之合但旣祥而徹凡疑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祭

然後遷耳○楊氏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遷還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按先生與學者

者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旣遷而徹几筵其主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祭而後遷當合祭前一夕以遷告祭畢主祔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于墓

所本歸葬不滅歲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補註按本條采某遷主新主各及于廟故遂其說以俟考○高氏祔還祝文年月日孝曾

祔于其親祔侍祭畢又卜日祫畢然後遷後神入也○明元按如上二說則廟後二說上文告遷于祠堂畢未然後遷但改題主廟明行事猶未入廟且

一句于祫後祔北猶未祫未遷一前是則仍存告遷之祫于祥祭殊欠分曉○上文告遷于祠堂當在祫例而移于祔之後又當特設一禮祭而前奉還主于堂側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中月禫之則禫又未可以○丘氏曰始飲酒食肉而復寢當在禫之後按禮記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

酒食乾肉大祥後難復寢至禫後乃臥牀乎旅幾得禮之意食肉飲酒惟飲醴食觸而已而況大祥乎今按禮後始飲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溫公曰上喪禮中月而禫問一也祥祭名也自此不計閏二十七月按人有朝祥而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子曰鱗冠素紕也又曰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月則其降也祥月樂註鱗冠月

中月而除不可遑也朱子曰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禫月讀者蓋禫祭在祥之中也

十月再期其月餘月不飲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聞之月是二四辨之說爲新祖今從鄭氏之說十聲是禮宜從厚然未爲當補註石梁王氏曰

服者蓋小祥祭卽易練服大祥祭卽易禫服禫祭宜易吉服禮記間傳所謂禫而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恐謂祭不著設大除

卜日祫祭還主于禰畢矣後無所不俱是也廟明又

前一月下旬卜日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設桌子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盒琺珓盤子西向主人盛服立于大門之西少北東向北上

某日子孫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尙饗卽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某上旬之日祝執辭立于主人之左跪告日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主人中旬焚香祝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不用卜旣得吉何○元按此卜依不知何人所定旣卜未爲禫其夫事之必不可某官府君卜旣得吉按告主人再拜降神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

可已者也而日可移故卜日此儀預定三旬之日而遲卜之期以一除一陽爲吉已者君子不卜可日之必不可移者君子不卜以決疑不以生疑也今轉事必不

用此卜爲也蓋取三旬各擇一日焉珓擲之二陽則以上旬之日爲吉一陽一陰是三卜萬一皆不吉而從行不吉之神矣生疑長惑而非生者死者以不安則陰

卜而得其吉矣其或皆吉吾卜而取其尤吉其或皆不吉吾卜而取其稍吉此卜則以中旬爲吉二陰週以下旬爲祝如之其冥冥之中果有吉不吉之日乎吞

可行可止者同日語乎則理君子其思之所以通神明而定人事也豈可與他事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位于神

如座大座祥故處他儀獻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但主人以下出主上盥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焚祝文獻子曰不焚祝文祝為神事至肅神乃哭盡哀主人盥于祠堂祝奉主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祝奉主檀置西階東面祝入啟櫝奉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祝奉主入于祠堂內設櫝用深衣幅巾祭畢祝奉主反于寢服哭奠于則至倫

元按古禮喪三年不祭非特謂吉凶不相襲也非特謂衰麻不可入廟也非特謂三獻讀祝受胙居喪不可行也蓋先祖考妣既逝神氣已四散於天地之間孝孫主祭致戒致齊以萃其渙則一氣相感能聚其神氣於廟而來歆是故匪類不饗不誠不饗商頌云湯孫之將又云綏我思成是也一旦遭大故孝子之心如天覆地陷五臟崩裂惟知號咷慘怛三年之內耿耿一吾哀吾母而已十情之中戚戚一哀而已若復舉祀將致誠敬耶則忘哀將不致誠敬耶則不齊即不思不思即不成家祠中何所為先靈乎雖使人代祭與墨衰行事徒作偽耳吾儒教人只可如古人居喪一段論去吾人居身只可如古人居喪一段勉力行去如以今人居喪與古人異便墨衰云云是為拙工而改廢繩墨也如謂我不得如古人是不則古昔稱先王也詳玩其意不幾宰我所謂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乎至於廢正祭不廢節祭尤為無謂習俗移人　朱子猶且不免可畏也哉元素篤服或少欠余豈敢阿其所好而不舒一得之愚哉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檀弓高子臯執親之喪未嘗見齒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朝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致賻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聊備　賻儀祭物奠儀云伏惟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謹封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元按右式只可作奠狀若賻狀當云送上　某人苫次稱孝子又當云伏惟　俯納不宜云歆納封皮亦宜稱孝子蓋奠是祭死者賻是助生者故也

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右伏蒙　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特賜　賻奠儀下誠

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餘並同但皮去鑑筵字○溫公云若平交則改尊慈爲仁私賜爲貺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此及前狀凡平交及降等皆無年封皮皮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慰人父母亡疏（舉繼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及平交去頓拜）不意凶變先某位（生者無官則改色養）養承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孝心純至恩慕號絕何可堪居伏乞强加餐粥俯從禮制某某事所漸末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以下無任增深）謹奉疏（平交云狀）伏惟鑒察不備謹疏（平交云不宣謹狀）日月具位姓某疏上某官大孝苫前封皮疏上某官大孝苫前具位姓某謹封（降等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苫次若母亡云至孝○劉氏瑋曰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以下云哀次列儀云百日內云苫次百日外云服次如尊則云前今從劉儀

元按慰答哀啓俱取簡切遠意而已稽式尚嫌其繁恐五內崩裂之時無心緒寫長文且至情所舒隨時隨情各表其懷當家異而人不同豈得定就活套欲不鈔然恐臨期荒遽或無能詞命之人反致失禮故稍減錄之

父母亡答人慰疏（繼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妣）攀號擗踊五內分崩酷罰罪苦無逭生全伏蒙尊慈俯賜慰問不勝哀感謹奉疏（姓名疏上某位封皮同前改具位爲孤子）日月孤子（母亡稱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

慰人祖父母亡疏（祖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等改令降等改質姑姊妹姑介姊妹以夫姓云某宅尊姑）

某啟不意凶變尊某親（同等改令降等改質姑姊妹姑介姊妹以夫姓云某宅尊姑）某位（忽遽世承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悲悼沈痛何可勝任乞深自寬抑以慰慈念某某事所廢末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謹奉狀不備日月具位某上某封同

答前啟

某啟家門凶禍（伯叔姑兄弟姊妹云家門不幸妻子姪孫私門不幸）先某親（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夭折遂子云遽折）伏蒙尊慈特賜慰問不勝哀感謹奉狀上謝不備月日某位姓名某狀上某位座前

元按姑姊妹裴儀俱有明文獨不言女似爲缺落但凡女子在室主人當訃若已出嫁似非其父兄姪弟所得訃矣若有他故帶訃于相契親友而親友弔慰之或以啟狀相慰則可親友自知而弔慰之亦可其初終布訃非女家事也玩慰疏本注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而亦云承訃驚怛是已嫁而女家特訃于人大非古禮之意試觀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人至使鄰里主喪而妻之黨不得與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知此者可與明此禮矣

禮文手鈔卷四終

體文手鈔

祭禮

博野顏元

四時祭

溫公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氏曰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以卵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鴈取其新物所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羞薦已休儀人也禮註禮高祖宗子則祭高祖以下考妣繼曾祖宗子則祭會則以下考妣祖祖宗子則祭禰以下考妣禰禰宗子則祭考妣二位禰已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孟春下旬之首擇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主人盛服于祠堂卜日儀問卜擇但冀攻命之曰某將以來月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尚饗卜或既得吉祝執辭跪主人之左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於祖考卜既得吉主人再拜降復位畢主人以下復西向立執事者立于門西皆東面北上祝立主人之右命執事者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修執事者應曰諾乃退○溫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者不卜卜用孟儀亦便也○問不敬先生祭儀時祭卜日今郗用二至二分祭起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度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

可既齊故州鄉人也

前期三日齋戒

主人帥衆丈夫致齊于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主婦主人之賓也禮男從前姑老不與于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長婦為之若或自飲與祭則特位于主婦之前參神拜升立而已謂之齋氏北曰祭禮祝儀云齋者之疾日不思饗其久居立處則思休其于笑位語思其受所其志樂意嗜思其所樂

前一日設位陳器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及執事灑掃正寢洗拭倚卓務令蠲潔設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各用一倚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為位不屬祔位皆於東序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架於東階上別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酹酒盞一盤一受胙盤一匕一巾一茶合茶筅茶盞托鹽楪醋瓶於其上火爐湯瓶香匙火箸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之東其西者有臺架又設陳饌大牀於其東

具饌

主人帥衆丈夫省牲涖殺主婦帥衆婦女滌濯祭器潔釜鼎具祭饌每位果六品菜蔬及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羹飯各一椀肝各一串肉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為貓犬蟲鼠所污

省牲滌器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以下深衣及執事者俱詣祭所盥手設果楪於逐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之設盞盤醋楪於北端盞西楪東匙筯居中設玄酒及酒各一瓶於架上玄酒其日取井花水充在酒之西熾炭於爐實水於瓶主婦背子炊煖祭饌皆令極熱以盒盛出置東階下大牀上

質明奉主就位

主人以下各盛服盥手帨手詣祠堂前衆丈夫敘立如告日之儀主婦西階下北向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諸伯叔母諸姑繼之嫂及弟婦姊妹在主婦之左其長於主母主婦者皆少進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皆北向東上立定主人升自阼階搢笏焚香出笏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皇高祖考某官府君皇高祖妣某封某氏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告訖搢笏斂櫝正位祔位各置一笥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主人出笏前導主婦從後卑幼在後至正寢置于西階卓子上主人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出就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亦如之其祔位則子弟一人奉之既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敘立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降神

主人升搢笏焚香出笏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人取東階卓上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一人執注立於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奉盤盞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執注者亦跪斟酒于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灌于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北溪陳氏曰座子晦貴州所對本降神正無神之祖不者設讀傳本在祭之後得之甚既奉神主于其位則不可虛親其主面必拜而出之故祭神宜居于前至廟明又所以爲膳款而親享其神之矣也故降神宜居于後始祭始祖先祖無主則先降而後祭不祭以是拘也○元曰似宜先降後參爲是○張子曰氣酒安置也注之於地非也○朱子曰酬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盞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又曰祭酒初獻少傾降神是盡傾復曰禮祭酒少傾于地祭食于豆間皆代神祭也○楊氏

進饌

執事者奉品饌詣高主饌主人奉炙肉從主婦奉炙麵米食每設饌肉復主婦拜奠二食以次設諸正位主人出笏使子弟婦女設祔位皆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初獻

主人升詣高祖位前一人執注立其右主人搢笏奉高祖盤盞立前東向執注者西向斟主人奉奠故處次獻高妣亦如之出笏位前北向跪執事者奉所獻盤盞跪進主人受爵祭之茅上少許反之故處出笏俛伏興少退立兄弟之長一人奉炙肝炙于高祖考妣前祝執版跪主人之左讀曰維年月朔日子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氣序流易時惟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敢以某甲某供柔盛醴將祇薦歲事以某親某某親某氏祔食尙饗畢興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降還位祝畢酌兄弟衆男之不爲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畢皆降復位執事者以他器徹酒及肝置盞故處○凡祔者伯叔祖父祔于高祖伯叔父祔于曾祖兄弟祔于祖餘做此丘氏曰按家禮四代各一祝文今並用一祝文以從簡便

元按本註祔者皆於祖考之位是因喪禮孫沒祔于祖之文也不知古者卒哭而祔必暫入廟又四主未遷廟額未改故避一禰二考之嫌而祔于祖余且疑之今無後之主不祔于父而祔于祖何義也若前補註高祖之兄弟祔于高位考妣亦南向曾與祖及考之兄弟祔于曾與祖及考之位考妣亦東西向兄上之弟下之此在出主正寢之祭可矣但以爲服至高祖而極高祖兄弟士庶似推不去也且俾高祖或厭于兄反不得成其尊高祖兄弟似不必祔食至於不出主四龕之祭直以曾祖兄弟祔于高廟祖考兄弟祔于曾廟考之兄弟祔祖主人之兄弟祔于禰子姪孫若婦祔于禰外兩序皆男西女東子婦側食父母情理似爲合宜祔于祖祔于兄弟俱不可也

亞獻

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朱子曰無主婦則弟詣爲亞獻弟婦爲終獻楊氏復曰古者三獻尸皆祭酒潮州本或者以意改之位與他本不同失之矣

終獻

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

主人升搢笏執注就斟諸

位之酒皆滿立于香案之東南主婦扱正筋立于香案之西南皆北向再拜降復位

闔門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門西東向衆婦女在其後如有尊長則少休于他所是所謂厭也

啓門

祝聲三噫歆乃啟門主人以下與尊長皆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進于考妣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

設席于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跪祝詣高祖考前舉盤盞跪主人之右主人搢笏受之祭酒啐酒祝以匙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席前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飯嘗之實于左袂挂袂于季取酒卒飲執事者受盞自右置注旁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出笏俛伏興立于東階上西向祝立西階東向告利成降復位興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元按主人飲胥卑徹去盡盤不必盡旁也

辭神

主人以下皆再拜

納主

主人主婦升奉主入櫝主人以笥歛櫝奉歸祠堂如來儀

徹

主婦還監徹酒入瓶缶封所謂福酒也果蔬肉食皆傳燕器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主人監分胙品取少許置于合並酒皆封之以爲歸胙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爲一列南面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叙立世爲一行以東爲上皆再拜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立一人執注立于其右一人執盤盞立其左獻者搢笏跪弟獻則尊者起子姪則坐受斟酒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執事者盞于長者前長者出笏尊者舉酒畢長者俛伏興退復位與衆男皆再拜尊者命取長者之盞注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命執事者以次獻位斟酒皆遍長者進跪受飲畢俛伏興退立衆男遍揖退立飲長者興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于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既畢乃就坐薦肉食諸婦女詣堂前獻男尊長壽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儀乃就坐薦麵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如儀酬不跪遂執料任應者遍僕皆畢乃再拜退遂餡米食然後泛行酒間醉主人頒胙于外僕女婦稍酢于內僕執事偏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乃徹席○楊氏復曰司馬公書儀曰禮祭事既畢兄弟及賓迭相獻酬有無算爵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今取此儀

元按祭畢燕禮女如男儀皆不跪何也想見宋時婦女驕倨之態觀家禮中婦人衣裳經帶不爲制祭禮中婦人不親廚辦祭先儒屢言之可見彼時內庭不足爲禮今觀余蠡故習婦人臨喪必哭男子則否婦人筵會必跪而四拜于尊長男子止一揖是內庭實有遺風壞禮者男子耳因俗制禮不可不令女子拜也又　王子準禮行家法叔嫂不相見叔于門外拜嫂雖高堂不見子之友今宴席既定豈可令衆婦女出堂前對衆獻尊長又令衆男入中堂獻女尊長乎況筵中衆列或有外賓乃即座之令男飲

女孟女飲男孟尤爲不可最謂內外各事男不獻酢于內女不獻酢于外可也寒家祭先主人率男子拜于前婦人數步後或門外拜之如謂恐男衆不得伸情于女尊女衆不得伸情于男尊則當衆婦女來獻也役者稟復尊長出立堂外南向受酒微飲拜畢令執事者酢以酒一注其長者受之即同再拜退就其位而後飲男衆之入獻也亦如之有外賓終以不交獻爲宜所謂禮之不可泥古者也

凡祭主於誠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丘）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建侯之制於今人不相合以始遷及

初有封爵者爲始祖舉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舉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實則古人意 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一日設位堂中堂所隨宜補註恐當設初祖考一位而已故不在其內世遠在所畧也先祖亦然

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補註按家設立之儀在四親廟則男在主人之右女在主婦之左世爲一列前爲昭面後爲穆也在大宗家之祭始祖先禮則一世居左二世居右三左四右遞敘之左爲昭面右爲穆也女不在內者重四親之子孫世遠則敘男女會于一堂自不爲嫌若始祖先祖以下子孫世遠則敘又久敘衆多故不在內祭者莫非自然之理也

參神 主人盥升本脂盥詣堂中位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於始祖考始祖敢敬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于爐上俛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斟酒主人跪酹于茅上如時祭之儀。依補註則不告敢 進饌 事畢降復位 初獻 祝詞曰維年歲月朔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初祖考初祖敢敬忘謹以潔性某物薦盛庶羞祈冀尚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徹 補註祭畢而餕設席東向爲昭西向爲穆世爲一席各以面坐 俱如時祭之儀異處仍錄註

先祖 繼始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自初祖下繼高祖之宗自先祖面下補註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小宗之家高祖親盡所新

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立春上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也 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 設祖考位于堂中之西祖妣位于東 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 盛服就位 降神參神 故告詞始爲先進饌 初獻 初獻兩位各獻伏興當中少立故祝爲先中冬陽至爲立春生物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徹 餕 餕初祖之儀同祭

禰 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 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 惟告本廟故兩祝詞 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 正寢合設兩位于堂中西上 具饌二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詣祠堂參神主出就正寢 告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於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祝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吳天罔極餘並同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 言納主前餕 丘氏儀節云徹饌止會食畢不行飲禮 俱同時祭之儀

忌日

前一日齊戒設位 父忌止設父一位母忌止設母一位餘並倣此 質明主人以下變服 男子皆素冠服婦女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裙餘人皆去華飾之服盛則今日服色何謂楊氏以上俱如祭禮之儀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祝云敢序遷易埠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故云吳天罔極旁親云不勝感怡若考妣則哭盡哀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不受胙辭 納主徹 以上餘儀並同祭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除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 補註此所以不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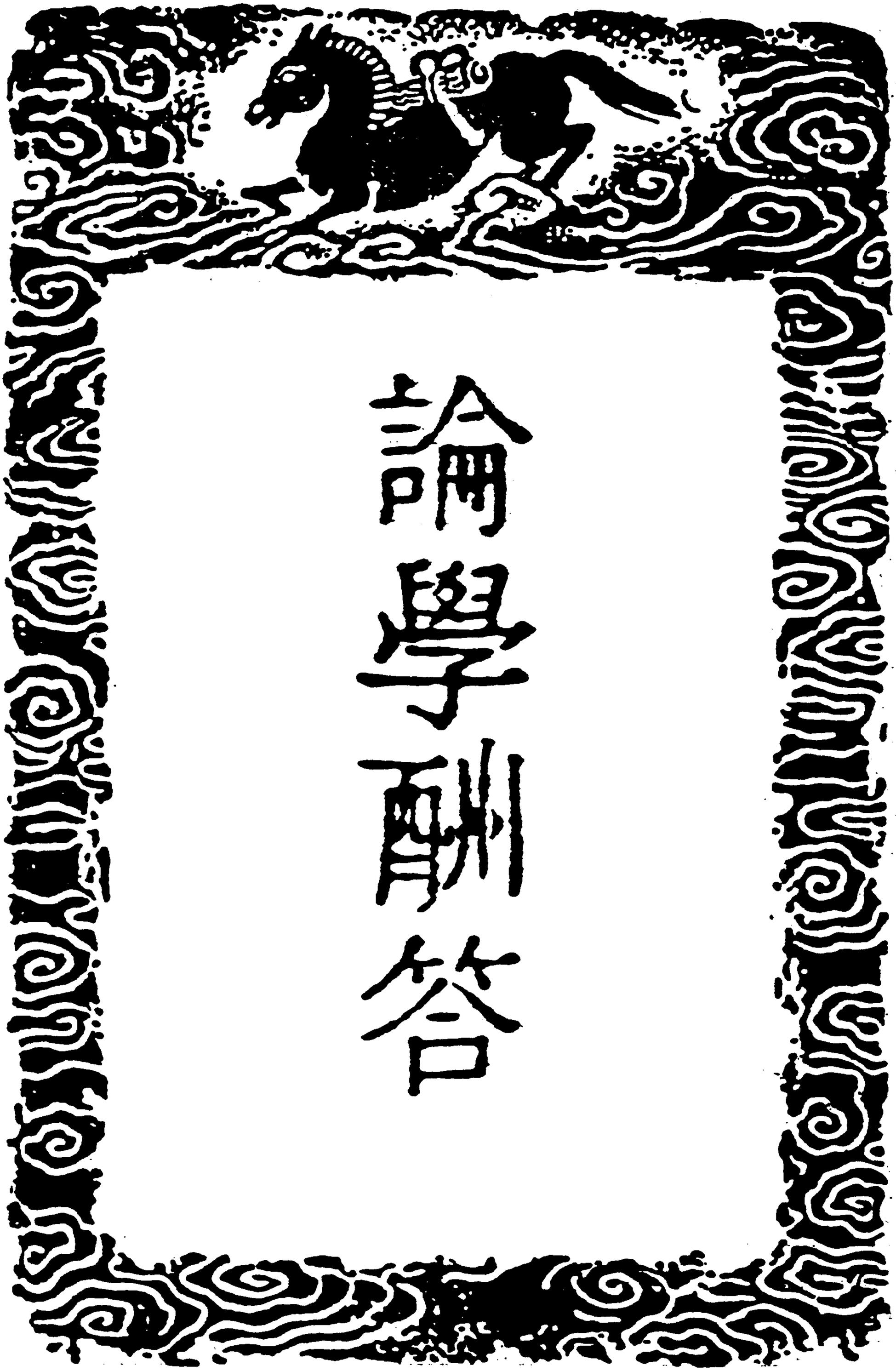
墓祭 伊川曰墓祭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葬祭蓋緣事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空墓爲培並家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于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于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立面出于人情之所不忍面其黃圃不至于苦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圖示享之者非鬼之其謂爲義亦精矣

二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齊戒具饌（墓上各一分別具一分以祭后土）獻明灑掃（主人禮服帥執事者詣墓所再拜奉行塋域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芟爽洒掃訖復位再拜又除地于墓左以祭后土）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于墓前設饌如家祭儀）參神降神初獻（祝前詣某祖某官府君之墓氣序流長雨露既潤蟄蟄不勝感慕餘並同家祭之詞）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辭神乃徹（以上俱同家祭之儀）遂祭后土布席陳饌降神參神三獻（祝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某后土之神敢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辭神乃徹退。（朱子曰改葬須告墓方啟墓以葬廟前後告墓方啟墓以葬廟。葬畢其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方窆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亦出主于窆。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賸敬之外別有著力處也。蹇豆籩豆之數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簠簋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楷饌代酒醴是勢以不生所用是時祭享皆用之。劉氏瑞曰周元陽祭儀曰唐開元勅許家廟用元陽祭儀曰唐開元勅許家廟食上墓。夫人死之後形葬于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塞墓發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調壞墓以高時思之敬今寒食墓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下逮庶人皆得以聖父母丘壠為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實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蓋極誠敬而已。黃氏瑞節曰南軒張氏次司馬公程子張子宜圖大意謂然以宗法為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家之例有後禮經傳集解亦朱子之所錄次云云）

元家以分至朔望元旦主人生日祭於祠堂以寒食十月初一日忌辰祭于墓獻新之祭過墓祭時隨獻不過墓祭皆于祠堂若精察祭義既神而祀諸祠又時而祭諸墓恐神氣分散不專一且已化者形藏于地孝子所得感格者惟其精氣耳古人用魂帛造木主三虞而安之皆尚其神也故不陵不樹不墓祭不尚其魄也然宗廟之中燔燎以求神于陽又鬱鬯以求神于陰固因神之無定在也況宅兆于斯形體在焉其靈能不戀戀乎又古不墓祭或其神氣不聚于墓者有之今父母生時恆視世俗墓祭其心以為他日某處吾之安享地矣況禮教不明多無祠主生時致祭其祖考皆已于是化後必依其祖考之靈無疑墓祭之禮雖聖人復出不得廢矣吾家即以今日所行為法可也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一 六	一	一三	筋舉二字上下倒置	然
七	七	二五	爲	自
卷二 三	四	一三	自	者
三	一四	一七	繡	黼
三	一九	二〇	冤	冤
四	二	一三	笄	禮
卷三 三	一八	一三	堂下脫母字	
四	五	二六	剌	刻
六	三	一六	川下脫定字	

卷四				
一	一一	一一	名	各
一	一四	九	毋	母
一	二二	一一	掩下脫壙字	
三	一〇	九	爐下脫合字	
四	四	八	折	析
四	六	一	子	于
四	一〇	一二	署	暑
五	四	二九	又	于
五	一三	一三	衷	衰
五	一八	二二	未	末
五	二一	一	卿字廁在十一字前下	



論學酬答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謹啟

原序

高子曰吾讀陸子道威論學酬答之書而不勝講學盛衰之感也夫道南一脈肇自梁谿正德中邵文莊主之萬歷中顧端文先忠憲同主之當其盛也四方來遊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士大夫莫不奉紬繹之教斥猖狂之說昌明之氣充塞宇內幾於千載一時及其衰也講堂拆毀羣賢竄亡東林爲衆射之的黨人有株連之慨識者方歎曰爲爰止於誰之屋乃倏而神州陸沈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衰則衰矣而河山寥闊之秋草莽單寒之士有起而紹絕

學之傳闢大中之路與二三同志堅苦策勵者非道威實居其倡耶吾初識道威以脩復邵文莊書院至吾邑猶謂道威僑胙名流耳迨與之朝夕講究知其立志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爲宗以格致爲功以敬靜爲養無一而非程朱以來眞僞之學也學徵於言符於行道威之言其酬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波瀾浩然有足言而扶理矣者有累篇而序積蘊者有委婉寫其同患之懷懇致其求友之誠者豈可囊取於翰墨哉道威之行雖不見之民社經綸然其孝友爲政師表爲模定居鄉之約葬先賢之遺行可券言者十驗五六與吾鄉中仕道明教之人也酬答之書已閱二十餘年道威之學必有與年俱進者吾豈敢以此編盡道威然道威亦惟身體之而日加精熟與諸子虛懷共勉焉耳昔象山之學近禪而詆朱然有云今之害道者御是問言語又云學不至道穿鑿附會如蚯蚓蚓賊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道威之學闢禪而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不襲著作非以求名而名自歸之今春云葬道威訪余於燈下歎曰今之爲良知之學者尚多爲程朱之學者甚少然則道威其將爲程朱之功臣歟當必有

以辨之矣戊申端陽日錫山同學弟高世泰書

予與桴亭生同里總角即相締結爲文字交且三十年爲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間予與桴亭聖傳虞九共期爲寡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輒相約曰我四人外幸勿使聞知非好爲秘惜蓋以絕學久湮一旦興起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懈吾黨進脩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閭朝夕共事者亦未深悉予輩所爲但時時目爲迂闊耳顧予與桴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語交其人以爲快且私相期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

交天下之賢者以共勉當世之人使之盡瑛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西申之變予遯跡江潭所與居與遊者皆田夫野老學問之事蓋不敢道桴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歲歲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回念昔時雄心盛氣蓋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共所與同時往

復者指不數屈而尚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雨則篠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予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同學弟陳瑚識

自敘

予性頗好友一日之間讀書之暇非得良友快談則悵然不樂然又不喜濫交自素心晨夕外蓋寥寥無徒也頼每於千里百里之遠時復得一二知己大率不過數人而已數人之中或遠或近或至有未識面者相契甚濃間一往復惟講學論道外此無所言所得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一櫝每風雨寂寥夜深人靜輒一展誦以當思慕迺年遭亂鄉城僕僕亦必以此櫝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未可必得對此似對良友也變既稍定吾邑知己幸無恙至遠方之

友則音問不能遽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之餘予甥舜光見之請錄爲帙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曰論學酬答以示同志嗟乎余之往復此何足言惟是吾友簡牘藉此不至散逸以重吾過是亦余之志也論學云乎哉桴亭野人陸世儀識

論學酬答目錄

卷一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答如皐吳白耳見聘書
與張受先儀部論出處書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與陳言夏論易書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與郁儀臣論學校書
答陳言夏齋戒約

卷二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答王登善漕河問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即是文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答王聖乘論學書
答東海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答顧殷重體用問
答曹尊素論避亂書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是周俶文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卷三

答如皐吳白耳論思辨錄書
答禾中徐次桓論應試書
答吳燕餘論開劉河書
答嘐水陸翼王撫祀書并答侯記原研德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答龔德章撫惡即是善問
與禾中屠閣伯張白方俞石吉潘美含陸冰修書
答吳門宋既庭右之嘀三書
寄如皐吳白耳書
答宜興邱文眉書

卷四

答鹿城歸子恭書
答金陵趙庶先札
答吳門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答吳門劉逸民論梓思辨錄書
答吳門陳皇士書
與陳言夏論講會書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答鹿城張邑翼馬殿閒陳天倪諸友論學書
答沙溪曹晞吉顧雅儔諸同人書
與許舜光甥論讀書札
與舜光甥論格致編札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桁亭先生遺書之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守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眞每每離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于疑者也而言下

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因請得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空冥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爲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爲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煞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即動求靜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煞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

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威恭一節至於燕居則申申夭夭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固靜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今世道學垂眉趺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初學禪持咒次學內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

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爲精勤不息當更甚於今之參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爲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卽得之而孔子不爲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爲無益而吾人必以爲有益其亦誤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卽不食不寢終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知其不能既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爲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既慮殆字奈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爲靜中求靜不若卽動求靜卽

動求靜是學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熟熟雖千變萬化總名爲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爲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況乎人終不能爲木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附言夏答詩

上帝生我躬賦以聖賢質云胡聖賢質與世胥及溺異學日紛糾墮彼窈冥域昨死今日生賴我良友力倡明格致功（時先生著萬里皆歸實絕學一格致篇）以興發憤思忘食奈何道心微人心易相易牛羊忽踐履萌蘖亦無及念茲存養艱且暮恆慄慄我

思古賢人寸陰且云惜賤齒二十五兄年二十七流光彈指間四十與五十此時尚無聞我生又何益君子憂終身聖人貴時習厥功惟自強學問無終極得門升其堂升堂入其室顧言相砥礪勗哉其無斁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隨境會不能自主此中千起百伏欺無了期泊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敢終於暴棄丙夜乍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惟一恆字可以終身惟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

界紛擾都是自心疚過若果人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力勇入德粹眞今日麟鳳弟一見卽下拜由于至誠非飾辭也數日赴良友招不得悉披尊舊然從醉夢中得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眞吾道大憂耳元夕早起爲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淨論存吾嚮往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譽有別但此事聖人爲之尙無窮訖何況下學弟卽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爲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窺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之誼或無殃覘弟根不劣淸夜自信

生平無欺人之事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飾懷抱惟仁兄其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己兼喜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疾不得時晤深用爲歉昨接台札適敝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閒函捧讀尊敎褒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敎指點道理明白痛快曠然爲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又勤勤懇懇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弟學質俱劣自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己之問有不敢自外於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獨字乃讀來札自謂嗜慾境會干起百伏則所謂恆者或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患中通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手處全未是究竟處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工夫一兩言可盡然道問學事莫非

尊德性事學問有一毫未到則德性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自日也所以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究德業人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爲之善否悔暇則記其胸中所得以祈上合乎古人此非好爲勞苦朴拙之事亦以身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山之耳吾人一身動關天下幹病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其蔽昏者此而沮沒此而欺人所謂無微不著者此之謂也仁兄天資高明一

契斯道即洞見本原區區毫末之言豈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得而悉數乎平生講論道義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歟三代以還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覩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守之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日求其恆而恆者未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窮陬小儒不足類萬一輒敢進言及

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輩學問減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減有非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覆之恆字獨守做得透即是敬字其間更不容傳舌瑣瑣屑言直土苴棄之耳迂戇之失幸諒幸諒至於弟足不出戶庭目不周四境淺陋無似其爲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亦進而命之

答如皐吳白日見鴨書

來書云伏惟道履仁兄足下蟄起吳江中明絕學遠近英才皆將棄爲將帥素貴竊以神交有日願躬率諸門士裹其棐業涉修路而從之奈弱子穉質有笈弗克負荷謹與齊戒發書請先生渡江而北使素貫有所發明使諸弟姪門人有所興起而先生之教得以浸潤恢廣於江北者未必非斯道之大幸也又聞言夏兄云足下同志諸兄每當風雨晦明談道論世之夕未嘗不惕不肖之索處懼其無與開導而至於無成也則今日者惠然肯來未必非先生誨人不倦之心而與素貫爲善之素志也先生其無讓焉

不肖某僻處海濱獨學無侶雖願學聖賢未嘗接海內大君子之教自辛未歲得晤仁兄於殷重兄齋即覩道貌凝然山立令人敬悚退而胸中即時時有一自耳兄繼又側聞仁兄躬爲克己之學益不勝欣快幸德鄰之有助願道路修阻無由一聆巨誨己卯歲言夏兄入試南闈特託相訪歸而述仁兄相戒之語至今書紳不忘每欲買舟涉江就正有道而時會間隔不能奮飛夢寐之間未有不神馳終雖也今月三日忽接翰教開函捧讀過承獎愛重以師席慚悚靡勝竊惟不肖之於仁兄雖未獲時晤神交固有日矣

相從論學實十年以顧豈敢固辭但今茲之役所未敢即應者有三今歲初館聞氏賓主師弟誼甚相得情與義俱不得辭一也老母在堂無兄弟可分奉養之責不得經年遠出二也弱質多病暑月不任馳驅三也用是雖以仁兄之命遲遲數四終未敢決繼又竊念仁兄之於不肖弟固非哀其貧困授之館穀使之得資膏火已也亦以不肖弟微有志行欲進之左右勉其所不足而教其所未逮耳仁兄諄諄而命之不肖弟邈邈而應之豈所以答知己乎弟自丁丑從事以來苟有微得即逐而劄記歲必成帙名思辨錄

雖管窺未盡萬一然數年以來學問之得失進退大約於此可見矣謹命門人間書數則呈政左右倉卒簡錄前後多不相蒙其中紕謬甚多幸吾兄摘其瑕疵從容而教正之聘金藉手璧上俟秋深氣涼或可偕二三同志負篋造訪把臂快談以慰夙昔之望耳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誠甚盛德也即欲星馳謄上而寒素之家乏人鈔寫又治鄉三約爲友人借去未審何處卒覓不得城守書自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楮中卷帙頗多卒難應命止匡時臆論亦屬草本託友人馳上并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爲前拙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二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大江南北之士氣索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

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今先生入都門以後時之可否道之通塞亦知之矣此時而猶欲以一木支大厦雖先生之德力下學所不敢窺亦竊有所未解前所云遯齋之約儀近來經營已頗有就緒但非得一有大力者主之勢終渙而不聚先生其終有意乎儀等將拂席而俟矣匡時拙論因乏副本可得賜還否草草不恭

答書云癖甚疎甚皆非仕宦所宜第一出已完大義不能戀戀也讀來教愛我良厚卽日當歸與吾兄講道城南耳尊稿久羈今奉還方吾兄草此册時是何等識見今復有此種興此種心思否言之落涕大約事事與尊稿所言相反耳正令人不敢言也歸當盡之茲不一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來問云封建郡縣之得失古人論之多矣然大約皆左封建而右郡縣者以予觀之太平之時郡縣治之而有餘危亂之世非建鎮控之則不足秦漢

以來皆然也然强侯跋扈而亡各邑攖城而亦亡豈二法皆不足恃歟今吾兄欲倣衆建少力之說而重郡縣之權久郡縣之任凡士農兵商之事悉責焉是矣然勢終渙而不一何以當大任而不僨歟仍設督撫以統之而郡縣若皆爲偏裨然督撫得人則協志禦侮而同心王室督撫失人則合謀抗法而內亂日滋是豈不可慮歟若復多其監制掣肘乖方有司奉迎不暇安能得民和歟今欲使長吏安其爲長吏督撫正其爲督撫旣非尾大而不掉復能緩急得死力何道而可

封建郡縣之說此古今以來議者聚訟之門也然皆各持一說未有定見左郡縣者偏於徇今而不識古來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偏於徇古而未盡當今制治之妙要之二者皆非也封建之制雖足以維持永久然其主僅存而中原之民無日不爭地爭城肝腦塗地則非聖人之心之所安郡縣之制雖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賊一訌而天下瓦解四海之大郡縣之衆會無一人足以扶王室而摧强敵則亦非聖人之心之所樂故予以爲莫若會古今之制而變通之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存郡縣之利去郡縣之弊凡所謂

專柄久任之說皆是也先王封建之說主於傳子而吾主於傳賢後世郡縣之說主於任守令而吾主於任諸侯如是而已此其說未可以一端盡而吾兄慮及於形勢之渙不足以當大敵則非所憂也夫治天下猶治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居重馭輕弱枝强榦大勢在王畿不在天下況乎大敵之起則又有說在中國乎則大敵之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其初起而遂芟夷之固易爲力在四夷乎則邊海之防歷代以來有重兵重鎮又不可以郡縣一例論也至於慮督撫之非人則又當別論矣夫法

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古之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有分土無分民與太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

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是太守督撫即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愚之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

作易本爲教人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

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

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開闔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而天道則俟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即中道而廢不失爲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即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勖之其以爲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來問云宗廟之制同堂異室朱子所譏家禮所載蓋大夫之禮也宜三廟乃曰爲四龕以奉神主非同堂異室之說乎朱子何取爾也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已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宜從俗之謂也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爲附會不敢爲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爲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周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爲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生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所以議禮及此而俯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夫何以不得行也宋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隆於天子其不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既不得行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則文公之制家禮曰爲四龕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

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揆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然古者左昭右穆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祖宗位次之列猶以西爲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盡乎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

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勸故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爲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學而不能修己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即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即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即下筆尚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

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

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黄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

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己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確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爲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既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

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爲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爲然否

論學酬答卷一終

後學王清穆敬校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尚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鵞湖一會未嘗不踴躍忍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

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況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於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於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於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見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來書云孔子言性言天命言心言意言志孟子又言氣言情言才吾身之所具者何若是其紛而不一歟豈無前後之分內外之辨動靜本枝之別歟在宋儒言之甚詳然純靠書本不於自身上理會終爲隔涉幸出所得以教我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爲世道人心之

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誤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而輯性理者殊貿貿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末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卽目前所見不敢不

爲相知道也夫性命心志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

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衆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

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騖於窮大之謂也馳騖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眞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慎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眞見千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

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墮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既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而不知既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答王登善漕河問

來問云今京儲告竭上下嗷嗷羣盜毀閘漕艘阻塞何法可使疏通稍紓目前之患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既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線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家賊無大志潛出潛

沒有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擺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褫其魄而不敢遠爲啟疆之謀也大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諭諭訿訿曰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飢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爲强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爲破閘斷壩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

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荆襄之衝李雲桀驁於青齊張揖突起於齊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淸盜通河夷阻闢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諸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失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爲朱淸張瑄者誰人雖曰閘道可達而今之爲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超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間遠謀王昂子女厭足而去仍巢於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至於毀閘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覘粟如實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閘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曾慮及武庚之叛歟先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敢此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卽辟居東都夫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起卽飄然避去毋乃止

避一身之謗而不爲天下計耶使管叔輩突起爲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事其然歟否歟且管叔之志卽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微見於平日之間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故況叛端既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旣誅之後又不問有以卹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皆足以啟後人之惑者願一一詳辨之

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

爲得經之宜故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儒不察每欲以常理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以爲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叛而封之予以爲此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天下豈若三代以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猜防禁錮始則惟恐不得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共器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血食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爲天下誅

之也其子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爲祖宗封之也此其心如舜然鯀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故而不誅也禹可以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與不叛無論周公不能逆料武庚之叛卽使逆知武庚必叛而其時固不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而先儒以爲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似而言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先王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以來帝王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封武庚既封則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有未可以逆料者未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主少國疑之日流言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廟社稷之託必不可諉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使周公此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諉則周公雖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

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卽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社傾危社稷覆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死而周公不暇計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污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爲天下之計大避一身之謗輕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爲東都之去未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其至於有庫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

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料其背祖滅宗叛兄弒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也卽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庳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既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

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其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是在恕字上著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已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已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

兩年來悟境特闢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了徹已久不知胸次問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卽書義書義卽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亢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問以已意質之一貫章徧觀

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雖略伸已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卽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卽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

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卽礙忠行孝而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荷息申生伋壽之類卽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礙孝又行孝卽可以通忠行忠卽可以通孝卽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既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

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會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

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始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思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脚

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脚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脚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眞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闕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云知況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而并及之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千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迨河南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入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

靜恐後儒誤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之本眞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若空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則誤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三者無欲故靜已含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

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學問眞積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矜張仁兄以爲何如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昨接手教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似讀來札知仁兄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眞切問近思之學曾子省身顏之克己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固非異事敬蒙敬蒙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不如主敬之說爲辨豈弟思辨錄中問有此語耶弟已忘之然卽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爲非但謂後儒誤認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有餘歲閒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誤認或流禪寂之言不獨弟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之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

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不獨先儒言之亦有先儒爲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其學稍流禪學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爲學其工夫本領往往問雜入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字劈實始終顯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豈敢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言卽此意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只一仁字可包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爲要敬以直

內卽所以求仁斯數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卽是仁仁卽是敬也其若仁義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卽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邃學秋冬之間未審得其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海上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前月別後手持仁兄思辨錄一編雖海天

相隔恆如奉教函丈比時卽隨筆劄記欲有所就正於仁兄但以冗次詮釋又恐研慮未精未敢卽塵瀆清几耳因念仁兄丑寅之間見地已如此及今所進又當如何鄙人得隴望蜀未審并得惠教以慰飢渴否也小言二律頗述向慕之私以求郢政亦望大君子弘毅致遠力荷斯道以嘉惠來學可勝仰企時事艱虞來章業師近日頗有訛傳兩候登善兄未得一遇悉其近耗深爲憂懸仁兄倘有所聞幸以見慰海外益無從覓信有鴻便寄到舍甥處卽可示弟諒兄託契有素不爲瑣瀆也

前聞仁兄曾過敝廬適以他出有失迎迓正欲趨晤而尊駕又東棹矣從石隱齋頭捧讀台教又重以佳句感愧何可勝言弟自丁丑初與虞九諸兄有志斯道極欲鞭策自勵顧才質駑下竭蹶未能行與志違良用爲歎仁兄高才博學操行淳古不激不阿見道眞的誠當世有道君子也拙記思辨此平日講求體認就政師友者愧無堯夫百日靜坐之功竊效子厚終夜疾書之義顧學力淺薄罅漏百端仁兄不嗤爲妄謬反過爲稱許非鄙人求政之意矣丑寅已後雖歲有劄記以乏謄本不便郵寄統至來春類呈請教

耳尊著周公居東辨識力俱絕讀之體用俱見足徵邃養他日立朝決大疑定大事非兄而誰南郭先生頃已奉差抵家矣向來風聞俱屬妄誕然南郭之意亦將閉門講學終身於此進禮退義卓然不苟此行殆無問然也時事乎黃不已總之不從宗社起見維南郭亦有言新法之禍吾黨激成則庸臣誤國之罪可勝誅耶拙著和勦議一篇奉覽亦偶觸時事耳書生之見不足爲據幸教之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聞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

有一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爲同則其德其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爲賢於堯舜後儒以朱子爲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

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

不著故德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　德業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者則固有說也尚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功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已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止於一時孔子刪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之業建圖屬書創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裒輯傳註集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理之所

不得不有而已聖賢無心也當孔子朱子之時而欲爲堯舜周程之所爲則悖矣當堯舜周程之時而欲爲孔子朱子之所爲則又悖矣時之所在欲寸而增之不可得欲分而減之亦不可得乃或者以業之故而并議及於德更議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吾得之蘇子之論文焉蘇子之論文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若其平地則滔滔汩汩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於觸山赴谷則波濤自生夫聖賢之有體猶水之有源也用則其流也聖賢之所爲知行乎平地而已及其波濤蠭起則觸山赴谷之所爲聖賢不

知也論者顧以無觸山赴谷之盛而遂疑於水源之有虧則過矣故以孔子朱子而當堯舜周程之時固能任堯舜周程之所任以堯舜周程當孔子朱子之時亦能爲孔子朱子之所爲易地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德遜於孔子朱子之德則不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卽遜於堯舜周程之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答曹尊素避亂書

來書云凡人處禍亂之世則思寧靜之時君子居寧靜之時當預思禍亂之日日者兵革紛紜災荒四見荆襄皖蜀之間騷繹連年山之東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載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誠古今之大變亂也江南一隅稍獲安堵然而蝗蝻魃鬼屢亦相侵縣邑之被災者日漸見告況東南浩蕩之區海寇出沒保無客歲之白晝出掠乎目今桂薪珠粒戶口嗷嗷保無亂民之乘釁而思動乎處其

問者亦何可以常恃其無亂夫今日之權禍亂者亦昔日寧靜之區也今日之寧靜者安知異日不轉而爲禍亂也倘不預爲之備一旦飢荒迫於前寇盜乘於後罹其災者玉石何分吁可不畏哉吾兄積學明理明哲保身之道必籌之有素然未知出何策以備於今日也敢請

禍亂之來在君相不可言避君相操治亂之權者也故人事盡則天命臻若在下之人事權不屬雖有盛德未必能挽回氣數故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未嘗不言避也卽曰縱不能回一方之災亦當免一身之咎然事勢亦有未可知者孔子不答南宮适意可見矣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上之人以修德揆亂爲避下之人以修德藏身爲避斯兩得之

答盛聖傳賀隱問卽呈周俶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卽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

其用否所以然是卽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有未盡也惟明辨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卽在氣上故曰費然卽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卽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

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爲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必盡不足爲聖人病也

答朱子猶論時事書

來書云南關一別次日問行便舟急欲過江不得再候仁兄一晰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爲耿弟到家後聞南中之信稍紓海上得偃息旬日日來則警報屢至聞高兵渡鎮江爲鄭兵所遏餘兵走通泰

欲覓北洋魚舟以窺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其實賊倘得漁人爲向導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地不可渡亦無地不可上不必福山也儆鄉之建議者謂須得兵於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杜然非重兵不可儆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欲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餅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望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兄處所聞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

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爲高興否而貴州
鄉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爲高鎮亂兵
則一到江南生民塗炭御之於水中尤爲得勝算
也陰雨連旬麥秋告歉而軍前急倒使者卽海上
彈丸地飛檄且無多下敵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
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功名之說縈懷
弟輩益得閒暇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不留胸
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躍躍大旨在知行合
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
辨致良知之功用得眞切亦卽仁兄卽動求靜之

旨何如果有合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達如以
學爲盡性之業無問治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
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仰觀俯察仁兄博稽經
史物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也弟長夏無事亦
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借未免掛一
漏萬秋間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也處九
人中諸兄進業何如晤間爲弟致意海天遙隔惟
冀便爲不吝賜教爲感
前南郭一會正擬次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遄
返未獲一證悵甚悵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

駐瓜揚左兵復攻池泰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
待智者可知南中歸人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
未知八公淝水效靈否耳吾兄切近之憂不獨高兵
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
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他說
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敝邑綢繆之說斷斷萬無此
事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
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旱已極得此少
有瀦水人馬不得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
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

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
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造境又謂深明致良
知之言與弟卽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
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卽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
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
發病之弊仁兄既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
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
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刻刻尋討向
上既不走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法此
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個把

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即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言確同異縱見得影響相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答不盡所言個中精義無窮須八字著脚用心狠做自能一一驗出弟亦不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寫尚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脚然正貴推敲也遲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篇奉覽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能奇。禍亂然一時君子皆萃此土即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爲世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知也草復不盡

論學酬答卷二終

沈應熊敬校

論學酬答卷三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答如皐吳白耳書

來書云敬敬道威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致知格物爲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眞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晉齊許公頗得

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眞知獨見卓然不爲流俗所汚而以性爲宗以敬爲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爲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勸其機鋒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齊莊中正一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爲迂腐只爲假道學而箕踞怒謔者反以爲眞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恥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爲歸茫然不知君親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有以漸漬而陰襄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

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惟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而中道廢弛遯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淸道威其尙勖哉其尙勖哉素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彷徨不以獨立而自

懼也今幸得吾道威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交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相會何期臨風歎息拙言望

乞批回新得干祈束寄以惠孤僻即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啟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尊使遄歸即欲同殷重虞九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共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民搆禍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浮競成風聲氣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日夫復何言惟此絕學一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能擔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趨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過人此正學之所以

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怠棄而自分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何

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尚多過遲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宜拘毋放宜不及毋過使工夫自强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强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乏副本不便緘寄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二册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即日尚俟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顒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尚輕無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義至於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眞爲斯世斯民起見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眞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驥騄駬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共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堙塞使然且謂此河

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爲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閉六郡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既濬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郟亶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二年之間父老已鰓鰓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

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浹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即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即劉河向惟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惟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即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畢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斟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俄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潛自用崑嘉太三

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小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閒尙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衆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鎭寧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與大衆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可齊嘗聞之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就役者皆與妻子泣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

兩旁百物俱備役至如歸樂而忘返蓋經畫素備故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海忠介者誰乎卽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遣乎至於尤要者則崑嘉太三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蓋三邑守公皆親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不惟衙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雖大不益甚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旦董役得人而謀諸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之功非常之業豈遂不

可建乎若夫既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爲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盈尺千日盈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鱉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敘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此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啟閉節宣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啟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旱潦蓄洩

以時啟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郟亶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郟亶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其間有天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有是理乎卽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尚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卽極入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復淺淤焉能一通而

不復塞若使徵天之幸開濬之後水多旱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圍沙雖不能衝激使散然斐地潮沙易於坍漲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令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豬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連屋之瓴水也震澤則如

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宅池旋入溝瀆即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爲害若溝瀆一塞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爲太倉事耳爲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佃人乎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圍沙仍不能爲此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撩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不復塞然此數十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

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興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樣樁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面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亦且酌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

可不慮觀所藏櫝爲人盜去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於家總爲一櫝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櫝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惟通政公不可即幾雲兩君皆不可蓋神之所憑將在於人智合尚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宜倣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翦紙招魂之意俟智合歸而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即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蝎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仁兄以爲然否

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得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中尚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即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即是惡乃掩卷而思既而歎曰桴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即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即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終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即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至善子思言中庸中

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閣伯俞石吉張自方陸氷修潘美含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顧以根本未立未可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關蓋未十年而世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塗而廢因往往於困厄無聊中偕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不意乃入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閒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遄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

賢之道不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謨爲後學開一讀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問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婁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賡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輩菴往來吳越知婁上有數君子者嗟嘆道眞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數百里之內不一褰裳就正

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目嗣絕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繙閱再三震動神志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荀陳潁川之會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爲誨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効者吾輩廢棄之人隱鱗戢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衆共之經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

望即錄寄此月望日聚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楫過從一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既而知諸君子近與講會爲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宋諸賢講明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爲賢豪挺生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書院生徒幾徧天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爲今之士爲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兄能奮然興起爲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而開晦冥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爲諸兄慶兼爲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領諸君子教言但以敝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爲薪米未知得遂所願否也講規繕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宋既庭石之時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顧諸公振之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

心賴以未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凋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接宗傳倡導後學使鵝湖鹿洞之盛再覩今茲弟雖固陋實切擔簦客冬虎阜獲覩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睽隔寤寐爲勞翼研兩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慨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世偉人顧不遺葑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爲奬借敦勉有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己但氣類之事原非戶外屨滿徵逐聲名便能塗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戶著述爲不朽大業內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

天人正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雲兄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乍承斯語如見本懷用是不辭勞怨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頫首於皐比之前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想望之切

承示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

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卧弟輩放廢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爲言盟翁其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姑爲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教有云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三復斯言深用慨然古今遊廓不暇遠引即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干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峯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塗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道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既盛根本漸疎道統文壇竟分爲二午未之間敝邑受先生深以爲憂欲緝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酉戌以後弟輩既作放人自甘沈痼但念此心此理千古同

然既臻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知己煢煢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輿論徵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真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即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

而望之拭目而竢之矣區區當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耗倦積懶成癖鞭策未能不足爲盟翁輩驅除是爲愧耳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寄如皐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台教惟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

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家亦無恙契友如虞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師一死令人痛悼不已弟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艱不得不以教授餬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敝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遵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皐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即誘而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

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尚得隨仁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亦足以上報知己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風鶴此事全然怠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

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即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藝以至古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

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殺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絕學接引吾徒聞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敝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

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道此大家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徵之氣象見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願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爲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敬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

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嫡血孰君先度溫言厲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爲萬

世護冥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予言然不然

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提而面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爲之師而親炙之其難當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同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者本其黽勉不已之心爲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志朝而講貫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論學酬答卷三終

後學李聯珪敬校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勖至意向爲兄言顧寧人兄今見寧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權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肸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皇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玄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尚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乃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爲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即致之皇士宋劉諸兄尚未及晤晤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廉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儀迺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塡委亦是一累儀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衆以無窮好歲月浪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餬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子答以近

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曰除卻人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即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近有從郡中來者聞吾弟迺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即莫大學問呂伯恭謂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爲憂乎顧寧人儀嚮狂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

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宣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奏咸英於下里問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阻愈難愈出願與道兄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頗嫌隔離天地不得執櫜鞬從事也時值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

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眞儁大隱之士出乎其間祈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手快聆大教深慰夙心此番得道兄此行爲不虛矣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道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兄鞭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爲幸

答葑溪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眞命世名儒之業也遭時不造沈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已有可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後有國家者皆因循苟且權譎變詐以立國如長兄正行卓識卽爲當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何必珪組榮名哉弟居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以來荒落數載故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糾纏心不能制馭卽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學如濶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卽日專使賫納原本懇易他册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顧以爲可傳慙悚慙悚弟自丁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

茲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表章揚搉舉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輟守先待後所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蓋雜卷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爲商酌竊以爲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

建井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推無不以弟爲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卽使此身立刻遭逢謀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圭組悉心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輟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可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歎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謀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

諸後世況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册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略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義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尊錄攜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得疇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稱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冰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井水天風孟德歎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既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且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幾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惟哉特恨和氏之璧獨曜於郢搖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不掩卷歎惜耳今弟有私誓願使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共之請先自隗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

鈔過一本其一尙未鈔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曾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治稼穡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要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鋪敍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疇三從

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之不已而至誓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眞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之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講誦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稷契皐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含哺鼓腹已耳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講誦誠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皐夔稷

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擬欲獻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況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疇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即欲盡發鄙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覓便馳上當不至開罪也上已在即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皇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王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即欣喜欲絕既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宇飲酒賦詩互相倡和極應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棲遲句未仕先名著作郎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册雖未覩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可見之施行正與

逸疇諸兄商剞劂之事復承手教惓惓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不能自已於懷者況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冶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人祈速惠教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即擬駕一葉訪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九深快幸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候臨穢翹切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敝齋繼從德章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酬飲劇談笑終日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翩翩意氣豪上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不及因互相歎服以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邇年以來頻從周臣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自而西玄李兄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偕弟同過尊齋商略擬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今乃

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氣數存耶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錄者往往歎息以爲此書斷可傳後亦斷必有人焉起而樂爲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兄翁乃即在咫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豈特如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得已而託之空言亦以爲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即我之德我之功也且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而德自人立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即於我毫無所與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獨兄翁能使之傳是即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不安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即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虞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覩翰教始知吾兄欲舉

講會此眞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溷處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顚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敝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己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兼葭雖心學不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即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

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强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採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

是以輕兵撼京師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清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眞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秘借未卽致去豈以世俗浮靡相尚愛惜顚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自慮功虧一簣而尚有待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卽當我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可自善不足及人則硜硜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以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

足以知我發藏匿則與世之無是人與其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己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既溺豈同學者信之聞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

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知自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慍耳若世有知之者君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詩梓是書不可謂吾黨之無知已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邇遠既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爲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之言將見淫[illegible]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

忘可不懼哉[illegible]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强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及比諸文清交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爲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卽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中西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厲祈守以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三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爲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卽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互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開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歧之患卽以號於世曰吾[illegible]與人爲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

獨善其身之爲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徘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俟書

來書云心依高槩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以爲恨前信宿尊館溥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當吾世而近大賢有生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興起絕學上接濂洛眞傳來書所勒竊探大旨體用

合一微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隨時宗風則則仰止難卽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託耶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競之志而無發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邁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與老盟翁眞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折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入正恐强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爲良法統祈一一教之

尊札至婁適過蔚村語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一時率意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鈔錄自誤誤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眞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

以俗冗竟遲作答冗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鈔錄自誤誤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眞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千聖千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

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爾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剏立考德

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尙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與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

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爲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敎不特近遡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闢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既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又豈在子輿下哉弟輩雖慕敎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感知已之愛各各振頓翕然猛厲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謁　聖季會禮威儀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敎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尙容卽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寶若異珍以不肖弟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欲鈔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出三四日卽可送還也

止東岡會餞二册已讀過先伴旋上其諸四册尙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恒切顧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厲行歷有年所而又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領大敎爲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倘復古人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旦興修絕業必多疑駭幸相與始

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問幸即擲還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即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時甥年十七尚未志道此舅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發讀書便有許多疑處疑處即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非也然後者人勢發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隨常講書作文略不

究意雖遇聖人提掇亦無所益所謂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時焜父遠出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業反不至有無成之歎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怠便生愧恥之念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即爲聖爲賢亦所不難勉之勉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 時焜年十七前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誤後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爲頗便初學故尚存笥中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既雅愛此書特送觀覽要之苟得大意即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錄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義理原不能盡

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忘筌得兎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恐憤悱未至雖啟發無益俟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論學酬答卷四終

後學毛祖模敬校

原跋

此余舅氏與四方諸同志往復論道之書也舅氏自丙子丁丑之間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考亭以來五百年之絕業一旦晦而復闡維時相與講貫切磋者唯菴藥園二師及寒溪登善二先生外無慮一二十人焜少學於舅氏每從遊朝夕見舅氏與諸先生反覆辨論竊訝不知爲何事問或一覩彼此問答之辭則又益訝之以爲天地間不意有此種學問也稍長勉循從事竊謂非常之業世所絕少此道自吾邑諸先生外恐未可更覓同志乃數

年以來四方同道之侶聞風相質不謀而合者又無慮數十人此雖古人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而吾舅氏之學尚精純足以孚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制舉累人未能日夕侍舅氏得躬親其盛今年戊子焜與舅氏諸及門共舉講會竊效切磋之義因請於舅氏凡自丁丑以來往復論道之書悉舉而錄之彙爲一帙分爲四卷命曰論學酬答以公同志一則覩道術往來針鋒水乳之妙一則覩海內大君子虛心論益之樂凡我同志庶幾其共興起乎雖然猶有恨焉吾舅氏相與論學蓋同邑諸先生爲多凡朝夕過從風雨聯牀此問彼答天機互發無非精義入神之言然皆出口入耳未嘗筆之於書焜等從旁竊聞緒餘又不能如程朱之門人各紀所聞以志不朽蓋旋得而旋失之者不知幾何矣此酬答一集特千百中之一二也同志者收而讀焉亦識其大凡可耳若必欲覩其全則有舅氏之思辨錄在門人許焜舜光氏謹識

志學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桴亭先生天資英邁弱冠志聖賢之學謂孔子之後有眞儒周公以下無善治其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而推極於體國經野凡天官地理禮樂河渠以至用兵行陣之法口匰手書爛若列眉窮居授徒隱然負開濟之重鼎革後絕意科舉體驗益精著述益富順治間督學張能鱗具禮聘委輯儒宗理要後嘗講學於錫山東林書院說易於毘陵大儒祠設教於雲陽黃塘聞風親炙者皆感動奮發卒年六十一門人私謚尊道先生亦曰文潛先生祀鄉賢諸生嘗問知行之說先生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智者是也有行及

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眞知卽是行眞行始是知又未可歧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嘗曰子自丁丑紀考德錄卽日書敬不敬於冊以驗進退卯辰間以所考猶疎乃更爲一法大約一日之間以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敬九則怠一時刻檢點頗少滲漏或問敬字工夫未進先生曰汝看頭上是甚麽前後左右是甚麽吳天曰明及衡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處可容吾不敬今人不說天只說敬學者許多昏憒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又曰朱子論邪念之發切莫要防偷蓋人當無事時欲收斂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欲念反因之而起所謂開門引盜也故欲遏人欲只是存天理又人有患放心多者先生曰只是天理不熟若天理一熟心自然不放又曰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截而未能如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留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又曰人欲省事不如勤事若厭事則事愈煩蓋飢食渴飲公私諸務有不可廢者一生厭心則委積叢脞不勝其擾矣若分外則一以斷絕爲主又不可託勤事之名也又曰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卽記誦亦不妨愈熟愈妙故知先

生之學一以居敬窮理爲本者類如此

桴亭先生有日記崇禎十四年辛巳所記者名志學錄較前三年所記尤詳盡敬堂懇吟橋顧兄節錄之嫌其所錄太略因將原本另鈔一卷無非有益身心者并節取吟橋所輯大略以弁諸首道光十年五月望日錢敬堂識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崇禎十四年三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紀錄　午後閱文僧蓮本至蓋吳仲連家僮曾服事先君者不覺動疇昔之感　坐談時言容手容不肅盛陳二兄同奠故友馮大翼子亦偕往　閱約正圖籍其間多誤予不知其弊語令改正曰夏徵以爲言予不覺也雖非過端然亦可見粗疏之失不可涉世　奠馮大翼聖傳欲以吉服就揖曰夏欲用麻布

行衣予正之予揖立仲孚上聖傳正之　同殷重曰夏聖傳在景賢齋夜飲席中無失　席中不失事長之禮而酒覺微多　宿館寢肆夢雜

按曰夏即陳確愈先生名瑚崇禎十五年舉人私謚安道聖傳即盛寒溪先生名敬諸生私謚貞介殷重即顧樊村先生名士璉諸生三韓白公疏劉河深倚任之見婁江志明諸生諸王承昭字景賢

初二日　敬勝

至蕃侯兄處見愚若兄子甚秀小疾喜之吾友爲不亡矣　午後景賢雜談及友人不雅事予未及止之閱文五十餘篇心氣時有浮動處　宿館夢亦不雜

初三日　敬勝

陸衍先至雜談言北方人相食事昔伊川之民有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以爲此地必爲夷狄今中原風氣如此吾恐將來之禍不止夷狄也　又談避亂事傍晚別去　一日作文心氣多浮不能主一　宿館夢亦不雜

初四日　敬勝

考德業會講

晚卧頗晏比至曉目甚澀復卧少頃　早膳後將至曰夏齋而促倉米餘銀者至與之　至曰夏齋會講時已已刻矣諸兄以予職任紀事而晏至如此乃議

罰　讀諸兄錄諸兄多記家庭事念及先君鬱鬱不快　聖傳過王文肅祠以未及下與爲歉予曰凡爲善只是尋常做去不可分外尋討如此恐涉分外耳諸兄以爲然　移會所於曰夏岳翁齋中講離婁下第諸兄議論迭出各有心得　讀送死當大事章不覺此心如刺　時天已晚諸兄將散予以書義無多不可又作未了之局乃秉燭卒講　孚光以祖母守節事爲言意欲乞旌表予因歎爲烈婦易爲節婦難此正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

初五日　敬勝

紀錄　楊明宇來予語以盜賊充斥揚州之行宜已思得紀事法分二部一紀講學始末一紀言行鄰人有言予三年不同宿者此必婢子輩漏言也予因與內人言古人重喪之故且言予居恩父喪過惡及前日居室不能蔬食諸大過　紀諸兄言行八條

是日敬體斷續處頗少　獨宿夢與諸兄言紀事法朗朗如畫

初六日敬勝

作講學紀事凡例　途見冶容者勃然生惡　與內人言愚若嫂守節甚貧苦其子甚秀善意欲以女許

之歲時便於周給內人意亦同　命內人與後門老媪言訪鰥寡孤獨　獨宿夢正

初七日怠勝

寤後思雜　有童來欲贅予婢子以其猥巧謝之

秦氏母姨老而寡且無子嗣獨與婢處婢有外行且強梁予語以寡婦之家宜以正斥婢　坐談之頃微有疾惡太嚴之失　有曠時日此心不安之甚

初八日敬勝

晏起　途行與曰夏言紀事例宜紀善而不紀過曰夏不以為然乃同至蕃侯齋出凡例觀之議論少頃乃是予議　予欲於紀事錄之外另訂一相觀錄紀諸兄嘉言善行　予與曰夏言志學錄只須紀過凡家庭隱微之善皆不可紀亦不必紀又論婚娶大事兒女俱當至十四五聘定則斷無壽夭貴賤之憾

初九日敬勝

閱性理數葉　宿館

訪顧休吉二次欲詢愚若家事不值傍晚休吉來予細問愚若歿後光景并尊嫂守節家難及子女年庚因歎愚若嫂之賢并矜其苦　休吉言愚若嫂至五六月間甚有一碗麥湯度一日者甚矣其苦也又言

近日有僧尼占其居予驚問之云愚若歿後其岳翁李華宇以女寡居移家就之華宇亦貧甚不能作活舍旁有空屋日就頹圮華宇之姪避難來止并挈其婦之翁嫗以居婦翁嫗已為僧尼同舍棲止甚非體華宇利其修葺遂許之予初聞甚駭徐詢內事云愚若嫂志行甚潔此無可疑者予乃令休吉至其家諭李華宇令其姪速遷之　閱性理十餘葉紀思辨錄一條　宿館

初十日敬勝

蕃侯攜愚若子至曰夏處即同曰夏至予家少頃予

與蕃侯曰夏顧休吉至愚若家詣愚若柩前揖曰夏
裘帷見柩思及昔日之誼不勝慘然　與李華宇言
寡婦之家不宜僧尼出入令姪宜速去華宇以爲內
親無妨猶有猶豫之意予正告以令姪姓李不可居
張氏宅況又同衆僧尼乎華宇唯唯復至內觀愚若
兒遺書遺筆乃出　歸家略述愚若嫂事目澀痛卽
寢　獨宿夢正

格致之學　爲善只是尋常　志學錄不知約正俗弊
只須紀過　男女婚娶之期　伊尹空桑　思辨錄
一條　講學一日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爲善亦勇　寓目邪書　有護過之心
會講晏至

正心之學　容止多倦　初十日口腹
之欲　多晏起

齊家之學　時念先君　閨門相敬
事母無失　教子有方
喜弟進德　不納猥僕
待下嚴正　嫉惡太嚴之言

治平之學　作講學紀事凡例六條
紀事式二葉　思以女配
亡友遺孤　肅清亡友門
庭　思得相觀錄法　紀

諸兄言行八條

三月中旬
十一日
息勝
遇顧殷重諸兄共坐半日　允三事極欲辭之因思
允三多病予姊亦然孚光近又咯血若田事不諧增
一番憂悶是予又助病爲虐矣以積布銀贈之
十二日
敬勝
顧殷重以同善會事約見州尊州尊欲以同善會屬
受先其意猶未能盡信諸兄也而殷重意殊鹵莽稍
爲正之以名歸州尊以銀歸受先　至家紀錄　獨宿夢正

按受先卽張南郭先生名采崇禎元年進士授臨川知縣
十三日
敬齋
寫帖請陸希宣　率二郎拜家堂祀室　希宣來率
二郎出拜以國朝紀要一部爲贄見之儀并率大郎
出見希宣行四揖禮大郎之師容有不在館時希宣
可以權攝又或雨天不便往返則在家亦可不廢時
日也　寫志學錄燈下畢　獨宿夢正
十四日
敬勝
考德業講學致齋
目痛晏起　與曰夏同至會所聖傳齋　諸兄俱集互考
德業時曰夏以家難鬱鬱不快諸友咸爲之不樂

講萬章上第怨慕章曰夏反覆推究予於父母之不我愛二句極言父母之不愛必有一箇緣故尋得源頭著不患不能得親順親諸友咸共商榷卒得悅親之道曰夏忻快無限　席中互問書義反覆問前講過中庸蓋忘者過半矣記憶如此心得可知蓋不勝悚懼也　獨宿夢雜

十五日卜女姻事

敬勝

拜祀室以愚若子姻事默告於祖先之前　出卜兆甚吉心不勝喜此事已無他議然尚須遲至秋冬自今以往且漸爲整頓家室俟稍有就緒徐議姻事耳

紀錄　獨宿

十六日

敬勝

與景賢同至奕馨先生處致不安之意以前用小帖也　宿館夢甚正而有昏沈疲倦之意

按明諸生譜王會芳字奕馨即景賢之父

十七日

敬勝

初意講學紀事中欲載諸兄講論之精者然議論頗多不能盡載意欲更立一冊凡五年以來諸兄所記書義皆彙載其中名曰會講集說以無負五年之辛苦且俾後來與講者皆得以縱觀也　與蕃侯同弔管雲將　送分金與顧殷重詢同善會事殷重以條例出閱首云始會之日具連名呈請州尊又請受老登座講道幾成遂事矣予極言一道同風之治宜歸州尊必不當有私會受老臨講亦宜州尊具柬以請言甚痛快諸友皆悚聽咸以爲然因欲予作書致州尊予直任不辭　日間言語甚多然正不得不多

宿館夢正

十八日

敬勝

途行頗有放心　爲同善會代作致州尊書可作而作義也不可與而不與亦義也此際胸中頗無留滯

獨宿夢正

十九日

有以舊書陳壽三國志來者索價太貴旋去予以米四升往易不肯　上午心稍出入下午甚清　起紀事稿一段紀思辨錄十一條　宿館夢正

二十日

敬勝

方正學有幼儀雜箴二十首可與小兒讀當鈔出是夕酒亦無多而昏倦之極此後再宜節飲　宿館夢與虞九論風水地理天氣地質先天後天

按虞九即江藥園先生名士韶諸生私謚孝友先生

格致之學 旬中心得頗多 會講有講過書義多忘 得思辨錄十一條 閱三異人集六本亦有議論

誠意之學 思行先妣忌日悲哀禮 旬中不能無雜念

正心之學 旬中敬勝於怠 十八日十四日夢雜 胸無留滯 二十日夢境之善

修身之學 旬中視聽無非禮 旬中言動有小疵 二十日飲似有醉意

齊家之學 率二郎從師有禮 敬卜婚事 事母無失 閨門和敬

治平之學 應接親戚公事謁官長 爲友人思得悅親之道 思輯會講集說代同 善會作致州貧書與通 俠論理學與景賢說書義

三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紀志學錄又思辨錄一條 閱性理數葉 與曰夏及王氏諸父兄同飲席間語甚夾雜予與曰夏若不聞也 夢正 二十二日 敬勝 日夏來以家難故也同至曰夏尊公館中兼望李信甫 曰夏述家難於尊公言弟他出尊公語頗峻予不敢與詞以家難非所宜聞也勸曰夏當速往自覓乃弟 同善會事以名與會中不欲其決裂故與曰夏頗商定其事今聞顧殷重頗不從諫不宜身入其中與之謀議欲凡事一聽之彼若初不與者此念亦甚痛快 紀思辨錄一條 紀錄 宿館夢境甚清

按確會先生父名朝典字儆五以經學重鄉里學者稱温如先生 二十三日考德業講學 敬勝 同蕃侯聖傳至草堂會講 上午考德業讀志學錄講萬章下第略有心得傍晚散歸見母親教二郎讀書不覺悲感因略述曰夏家事并稱母親仁愛覺得此際家庭殊有分外之樂 獨宿夢與諸兄周旋又解狐帽語甚異 二十四日 敬勝 至館心亦靜細 以童有小過微躁 獨宿夢境甚清

二十五日
怠勝
起晏　入內問家事有躁意　已上心境俱不佳
景賢有深慮至德之言予深服之　紀錄燈燼卧
夢正

二十六日
怠勝
至館作文　題我亦欲正人心　握筆之頃忽雜他念放心之失
如此　有邪思　完正人心篇　紀思辨錄二條
訪聖傳不值歸館與景賢雜談有一二世俗之言
宿館夢清

二十七日
敬勝

在館閱文　至放生池一步見有飢民卧草中者殆
不可保因念施粥之法尚有二弊日給一餐老弱者
不能活一也强壯者混入得貪耗粟太多二也宜與
役以役壯者老弱則日給二餐方得　紀思辨錄二
條　宿館夢雜

二十八日
敬勝
在館閱文　顧殷重來談同善會事欲盟之神子與
日夏皆贊之又雜論讀書之法將及下午乃去有謔
言　閱性理大全　有躁言　與景賢約同讀書之
法互看易經　宿館夢清

二十九日敬齋
敬勝
至館閱文　與景賢論讀經法　歸至恩母處聞大
郎無知嫚罵怒甚呼大郎至跪一時辰痛責四板仍
切諭之　責兒時雖怒心體甚好無從前暴怒之失
下午記鄉約說二條　獨宿夢正

三十日致齋
敬勝
起晏寤後無雜思　紀思辨錄六條　獨宿夢先君
至館抱持驚問

格致之學
句中心得頗多　曾講有作文時心不專一
得　批閱性理有得　思

辨錄十七條　閱蓮池竹窗三筆能辨其語之似是而非者　辨天泉相證之非

誠意之學
省察亦密　致齋亦誠　句中間有浮游欲念　克治有未精嚴處

正心之學
句中敬勝於怠　二十九二十五二十六日心境不
日怒中節　句中夢境甚佳
清

修身之學
句中莊敬處多　句中視聽言動俱有小疵

齊家之學

家庭之樂　教子得正　待童微躁一事　待內微
閨門和敬　矜恤童僕　躁一言

治平之學

起紀事稿七條　與希宣
言德業

四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州尊大會鄉城約正副於海甯寺同日夏景賢往觀是日觀者幾傾城亦治邑者百年以來之曠舉矣惜禮儀未整未能生觀者之恭敬也約正副宜排班送迎隔日演禮參聖旨宜行五拜三叩頭禮　甬道不容人立講約宜露臺高座　約正副宜在露臺坐聽　約正副服色宜一　約正副次序宜依都圖議事宜在露臺　擊磬為步趨之節　聞天旱麥壞

心甚憂之煮粥太早恐七八月有難繼之憂也　聞襄陽城陷甚確又聞漕河被梗運艘不進讀聖諭罪已深切眞令人欲涕而臣工莫有能分憂者殊可歎也　與家人述時事憂慮之極　獨宿夢木刻先君像哭而拜之

初二日
敬勝

至館聞天旱麥壞迂道出城外一視　日間雜思理學經濟甚有心得　有一二夾雜之言　宿館夢正

初三日
敬勝

寤後聞雨聲為之甚喜快農夫之更生也　紀思辨錄一條　日間亦多心得　宿館夢正

初四日
敬勝

閱性理　王德鮮邀飲同景賢赴席德定必欲予居首席予堅辭之　席間甚喧雜然不妄及予知予素迂故也少焉羣起角拳德定邀予曰今日請一獵較予笑辭之　問許漢章騎馬法席間無可語此亦六藝中一事耳　席中不能無唯唯詭譎之言　至館閱性理三四葉　夢正

初五日考德業
敬勝

閱性理二葉　至草堂考德業聽錄心亦專有三四

次不聽處　議論間有心得處天神地祇人鬼孔子不宜塑像影神無妨遠小人宜親君子　獨宿夢正

初六日
敬勝

允三來談少頃偕至南馬頭陸君蓮處道經普積寺允三欲閱粥廠就視之予見旁有榜云閒人過此一步者罰米多少而不能強允三回步此不惟質之素柔亦窮理未透也　至館閱性理數葉　紀思辨錄二條　持心甚嚴　獨宿夢雜

初七日
怠勝

紀思辨錄七條　紀相觀錄五條　吃妓撫孤被盜不顧丁祭　隔

嗬之過

初八日敬勝

與曰夏同送吳伯玉喪途中聞楊閣部自縊確信甚爲南都危之　一路至南關觀者雜沓予行甚恭未嘗旁視　先君與伯玉親誼甚厚憶予數歲時在仲連家時時見之今先君與伯玉相繼入土令人不勝痛心也　見延祖哭甚哀不覺淚墜　思得拽白之製使人必不能窺見其內　獨宿夢邪又夢問答

初九日敬勝

鄰人以執齋文集來涉獵一過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　紀

錄「燈下閱周禮十五葉　獨宿夢正

初十日敬勝

晏起　與虞九取聖學宗傳王門宗旨心齋語錄龍溪要語石經附錄共五部略一涉獵三王之學行世已久談道者多宗之其間甚多流弊詭於孔孟程朱之旨恐吾輩後日不得不略一修明也　輕於叱人一言　紀錄　宿館夢清

格致之學

旬中心得較多　遇事能察理不精一事窮理思辨錄十條　讀書亦細密

誠意之學

省察克治亦嚴　相觀錄閱文時心多浮五條

正心之學

旬中敬勝九日　初六日旬中怠勝一日　邪念間持心之誠　發一二

修身之學

初八日視聽言動俱嚴　視聽言動有小疵

齊家之學

事母無失　閨門和敬　嗬嗬之過一次　教子怠御下正

治平之學

主賓相敬愛敬處同　初八日朋友善會疏密得俗之友　初四日不能正身以率世輕於叱人不

宜　能止允三之失

四月中旬

十一日敬勝

閱時文時亦無雜念只時時思及問答及紀思辨錄覺此心頗不專一　閱性理五葉　紀錄　宿館夢正

十二日敬勝

在館　思得論難一條逾時忘之亦可見心之不細也

十三日敬勝

在顧殷重處得閱吳白耳書念及先妣之亡慘然久之　聞約副信甚惡之益思君子作事之不可不慎也　遇周臣昆仲端士邀往夜話予以端士久疏且登善兄在乃從之　雜談人乃天地之心前知不貴積米　酒後與元與登善端士共立庭中談避地讀書之樂又聞一災異事頗確甚駭之更聞皇二子八字甚佳深以爲喜

按王登善先生名發祥別字長源鑑明先生之子順治十二年進士

十四日
敬勝

在端士齋與登善談封建鄉約諸事閱遜志齋集登

善以正統爲問予議與正學暗合　閱周禮　獨宿

夢正

十五日
敬勝

曰夏兄來同赴同善會　至城隍廟見設講壇在殿內不便衆聽乃與諸兄言移之於外　聽受先先生講同善會語甚警策聽者皆贊歎州尊色喜予亦深喜州尊好賢樂善將來必更有可觀地方安甯吾輩可安坐讀書也　至行宮發同善會銀子欲分男女於二處發業揮之分左右矣殷重不聽唱名先發男冊發銀甚遲老婦候領者飢疲不勝苦諸兄與予皆哀之更欲分發殷重專執自用曰夏以爲此殷重無才非有他也幸卒事可矣予甚韙曰夏之言然心終不樂殷重之執拗　夢正

十六日
敬勝

訪登善不值與鑑老言避地鑑老述起凡水田四不可之論畏水畏蝗畏旱畏割畏賦役畏割據畏賦役畏予悉破其說孝豐畏旱畏蝗畏割據畏賦役事必無成更言水田可居之理小亂則團衆以守大亂則擇上而遷同聖傳晤錢總練共談少頃省兵增糧省官增俸城門水關分守分職望金惺莪問其老疾也　訪虞九不值與升士雜談至晚受老講語次第興役惠貧役兵三利整齊省費便民縉紳犒衆貧

民助役聯首結狀　歸與李光雜談詩學太極性理夢雜按鑑老即王遜明先生爲諸生食餼後絕意科舉肆力於天文輿地之學

十七日
敬勝

蕃侯兄來談少頃同往拜王完老與曰夏談相約往孝豐蓋王鑑老將往卜地也予初無欲往之意自今思之往孝豐有三妙山水之樂一也進地理之學二也避約副之役三也　直言諫殷重兄前失殷重兄亦以予言爲是　與殷重商同善會秋季事予與曰夏欲辭去已名而勢有不可恐反察厥事乃語以名不必去但勞不能任幸以格外待我兩人可也　領

同善會銀又與諸兄醵錢共送愚若嫂處　與蕃侯同告左右鄰人李華宇來言即日借銀還彼令之速遷乃至館　在館閱文　夢雜

按明諸生諸王尚賓字完吾

十八日　敬勝

讀聖學宗傳觀鵞湖論學一段子壽子靜皆作詩諷朱子詩甚鄙陋兼之辭意牽強不自知其學問之失乃後世率相傳爲美談且謂朱子詘於子靜夫崇詘之論後世固有定見至於詩辭之間子壽子靜之失亦昭然其不可掩也乃戲步韻作詩以答之非敢復吹朱陸異同之焰亦聊以破世儒之惑耳　紀思辨錄三條　獨宿夢正

十九日　敬勝

至館閱文心頗主一　午後至虞九草堂聖傳蕃侯日夏尊素俱集互閱志學錄　獨宿夢邪

按曹尊素先生名鈔別字雪堂

二十日　敬勝

至州前途行心體甚敬　五房叔祖來言元叔祖爲租戶所欺其租戶乃中權營兵欲予同往拜中權營官予以其事無害於理乃同往其兵甚刁詐予以理諭之且勸叔祖以多事之時不宜興兵卒爭小忿

獨宿無夢

格致之學

旬中心得頗多　遇事能窮理　作答問一條　思辨錄三條　擬答陸子靜詩一首　講學一日

誠意之學

怒得其正　省察克治頗嚴

正心之學

敬勝十日　怒後無留念　閱文心多不主一　十五日心有忿懥

修身之學

旬中視聽頗慎　言動多疵

齊家之學

事母無失　閨門和敬　御下正

治平之學

與邱元翼論三王之學　同善會事一日　忠告善道　館職無曠　主賓相敬　矜恤孤寡

四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吳修齡來坐少頃同至南門問玉汝兄疾玉汝兄以好勇不慎疾復後再發者二今雖已愈面色甚清減

甚矣不慎疾之害也　修齡出詩稿與予閱其詠史及禹貢六十韻甚有不可及處又出數篇則俱諷刺道學意也予笑其非是處修齡因問及學術心性工夫勸予讀楞嚴予勸之讀大學更言生死二字予語以生順死安之道且極論死生爲天地自然之理當順受其正不必如二氏之造作修齡不能難已而機鋒四起啞謎迭發予每當其妄處輒喝止之修齡辨屈者數四不得伸其說但曰恨我力薄不能降服汝其語多無倫次予語以理一分殊之道更教以讀西銘　龔廷右來共談經濟計里畫方用君子防小人狠筦法廷右

於史學甚進深喜之勸之博學歸與孚光述理一分殊語桌上有一穀孚光曰此穀亦有理一分殊否予曰有之總名曰穀是理一穀有百種是分殊也　與孚光雜談以心求書窮理居敬　獨宿無夢　是日有問予母子者予歸而母氏述其人之言嗟乎予不孝處甚多何幸得母氏之歡心若此也按畏修齡名及爲諸生被斥喜博覽晚年流入禪學兼好神仙著有閒遣詩話西崑發微撫膺錄舒拂集　夏玉汝名有光

二十二日
敬勝

遣僮至玉汝處取弓不值　閱心齋語錄其合道者亦有十之一二　閱聖學宗傳駁雜殊甚　作書一函寄四房弟時在揚州聞有寇警也

二十三日
敬勝

問途人盛傳揚州被圍心念亟遠弟切切不置　歸坐少頃忽有青衣至予以爲鄰友之誤入予家者既而知爲陰陽生袖出州尊名帖命予爲州前鋪約正予心中頓覺不快儀文語言之間便多率略不與之揖不命之坐但直言予決不能任斯事幸爲我辭已而思日來約正之役辭之甚難乃更令希定邀陰陽生至且與曰夏商姑以遠出辭之徐爲辭免之計

與曰夏同訪虞九與元握先生談半日聞流寇有窺江南之意南都甚危憂心殊切且以重遠弟遠客揚州憂念更甚　紀錄　紀思辨錄四條

二十四日
敬勝

作書與登善託辭約正旋至登善處面談鑑老閱字以爲中間尚有太亢直處命予略改予從之

二十五日
敬勝

往訪登善尚在受先家未歸與鑑老坐談言孝豐決不可往且斷不能往之理無游俠之才無苦耕之藉之基無可因之利無可乘之便　勸鑑老決意先營西北因利乘

便不勞不費一年可成置水田治亂俱適用一也豪傑樂助二也不去親戚墳墓三也任約正之責無驚世駭俗之舉而事易成四也辦積貯聯鄉甲施教化俱奉上命五也圩岸易築水田無虞六也鑑老亦深以爲然　景賢宴其尊人并邀予飲座間令二童歌吹侑酒予心亦微動二次一歌熟聞之曲一歌清秋露思先君也

二十六日問答大會　敬勝

赴草堂問答大會坐久諸兄方至聞州尊下午欲往崇明恐約正事遲則無及乃具揭往辭力言不能勝

任之故州尊不允　日間攪擾半日竊恐心氣粗浮不能答問而下筆之頃心思絕不放逸議論亦頗合理較之去歲問答似覺頗進　燈下共讀問答互相論正　好惡相先後敬屬正心至五鼓聞鐘鳴始卧

二十七日考德業　敬勝

在草堂　尊素問題以避地爲言諸兄俱未答至是睡初覺尊素舉問予極言西北水田之妙宜速圖之且當任約正一二年內便可收拾家計有乘勢之利無駭俗之患尊素極是予言諸兄均以爲可　讀志學錄午後散歸約登善兄明午往辭約正　歸家少頃至館閱文　倦甚頭中空空然以夜話過勞也強持之不寐較之去歲直如病起者不侔矣　夜飯後即卧夢正

二十八日　敬勝

在館閱文　午後至端士館會登善兄與登善同至張受老處辭約正之任以有妨讀書爲言受老首肯命予擇一人以自代先是城中報名約正者甚難辭予亦深慮之至是見受老相亮不覺深喜　受老言約正事繁能共任州志否予以不能辭之因出所修州志共觀誠與前志相去懸絕　涉獵海圖編

與受老雜談　寬米鋪社　陸子敏創弓箭與役　夜巡宜嚴　受老俱以爲可　王元達在座言及北地人相食之變元達曰此不足怪人食獸禽與食人無異予曰兄識理一不識分殊元達語屈　在受老處聞州尊語歸途一憂一喜喜則喜約正之得辭憂則憂州尊之或去也　訪何仲孚問誰可任約正之責者又會曰夏止王完老約正冊籍　課大郎書　獨宿夢正而多此是心清氣亂

二十九日　敬齋　敬勝

按明諸生諱王瀚字元達國變爲僧

早起至何叔熙先生處約往同節約正　予約正之任受老處雖辭歸晤王完老云州中冊籍已註予名因欲予同其壻何叔老至受老處核實值受老爲雜事閉門未扣而歸　至館閱文心亦清不散亂　與景賢夜談體倦而寢

格致之學

何中心得較多　遇事能窮理　問答五條　思辨錄四條　進地理之學　問答大會一日　考課一日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克治有未精處

正心之學

敬勝九日　辭約正不動聞歇心少流　聞約正事心　旬中事甚雜心甚清動心　即如問答之會前期皆以雜事奔走與宴席聞鼓吹至期復以約正事往返公庭酬答朋友而問答之際心殊不放亦一驗也

修身之學

辭修太倉州志之任　親聽言動俱有做痕

齊家之學

事親得歡心　閨門無失憂念重遠弟　觸景思

先君

治平之學

聞吳修齡異端之學勸龔廷右進史學啟益孚光希宣不與小人較論正避地策力辭約正

五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在館睡醒後思得受先修志之責雖不敢分任然予家自高祖以下代有隱德無能表揚倘得載諸志中此亦人子盡心祖考之一事也因展轉不能寐急欲書隱德事致諸受老而又有隱微之慮心戰不能決

歸家行朔望禮　與殷重談理學經濟殷重亦欣然有慕夜分始寢　無夢

初二日

敬勝

在殷重處早起復共談理學忽周展工至云流寇信迫安慶思欲約衆友爲避地計予以西北之說語之展工極是予言且云有水田在彼處殷重亦欣然願同事共商半日至午別登堂拜母分守鄉城給養孤貧推尊叔老歸家坐息半日略涉獵武備志以日來勞動體倦即寢

獨宿夢正

按明諸生譜周家屏字展工

初三日
敬勝

與虞九日夏共商目下糴米事得至簡至妙之法發米鋪家錢貧民　給　與曰夏同至景賢齋述春寰爾游語景賢兄景鮮邀予飲以天方亢旱正予輩食不下咽之時不當隨衆讙逐乃辭之　燈下紀志學錄卽寢

獨宿夢正

初四日考德業講學　散齋
敬勝

結志學錄　赴登善齋會講途中聞崇明益警甚憂州尊　與諸兄商避地事王鑑老出談時鑑老意尚在孝豐諸友皆力阻孝豐之議鑑老乃辭吳起凡孝

豐之行決意西北避地俱當在本境陽亦四戰之地讀志學錄心亦主一但時時念及崇明耳　講告子上第至牛山章止論性處頗多心得杞柳亦可觀性杞柳是外仁義告子不知氣質之性性不當以形質譬其性猶是句凡物皆有性論性理一分殊告子不識仁無惡之謬胡氏矛盾無善情才有善有不善胡氏不識本然之性一而二二而一或相倍蓰性句不能盡其才句與諸友論明鴛鴦隊撒星陣又雜論有得龍非行雨莖短竈長陰道陽道無心之物最可觀性可爲堯舜亦是理一分殊登善兄留諸兄夜談與鑑老雜論避地事宜　暗中行不甚

肅　獨宿夢正

初五日節祀
敬勝

行節祀禮　買魚奉母氏　至恩母處見疎戚之老者意甚憐之秋季當舉入同善會　有倦氣邪念會周辰工語以鑑老相約避地之意兼雜論避地團結諸法層層列陣互相應援斷港立柵遙助聲勢多置手砲兼教弓弩結援豪傑通好湖中又論崇明卒然有變當作何處置敦請鄉紳四鄉百姓督約正守街巷分守絕約束脚夫備乾糧藏書冊歸紀經義十條杞柳章五條濱水章二條生之謂性章三條　獨宿夢元豹神羊黑虎

初六日
敬勝

瘧後聞雨聲心甚喜而又憂其不足　有邪念　課大郎書　州尊崇明之事耿耿不去於中非私州尊

一人爲地方起見也旣而聞州尊已歸有兵衛鎖械之聲疑渠魁已就獲矣然不宜久留州獄恐有牢獄之變　州尊旣歸心中如釋一物有父母孔邇之幸焉　獨宿夢正

初七日
敬勝

是日以避地事徧約諸友奔走竟日幸諸友無不同志避地之事相聚而謀者五年於茲矣至今日雖已定局然猶未有就緒成事之難如此哉　獨宿夢正

初八日
敬勝

蕃侯兄來聞張天如疫死信　會日夏少頃至館景

賢述天如家弔客有如喪考妣者　閱時文心亦主一　聞崑山顧瑞屏亦暴卒心甚異之　宿館夢正

初九日敬勝

涉獵皇明世法錄　心有懈處　宿館夢正

初十日敬勝

涉獵法傳錄　聞州尊爲南臺所劾有旨離任聽勘直道之難行如此恐將來鄉國有不可測之變也

格致之學

心得甚多　遇事能窮理　經義二十三條　治事七條　思辨錄十條　規諷梅雪吟一絕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天方亢旱時念慮未清　克治未精

時存憂憫之心

正心之學

敬勝十日　夢境多清　初一日心有放逸處　初九日心有懈處

修身之學

時存節飲食之念　視聽言動有小疵

無愆　正論不阿

齊家之學

事親無失　閨門無失　教子懈

不敢辭長者之命

治平之學

與顧殷重談理學經濟

使傚者正主客之禮　約

友避地

五月中旬

十一日散齋

敬勝

會舊侯適通侯在家問予令當讀何書予曰惟有大學耳如伊洛淵源之類亦須時時觀覽以爲興起之助更雜論經濟理學　治國治天下須一貫封建井田治天下一貫之道鄉約治國一貫之道　四標竿之妙　宿館按明諸生請錢埰字通侯

十二日散齋

敬勝

虞九送約帖來以天旱甚州尊拜禱甚誠吾輩雖書生不可不存民社之念也

十三日致齋

敬勝

詣祠室焚香告薦期　與曰夏公服至城隍廟諸兄集者約二十餘人待州尊久不至稍稍散去僅留數人腹餒將歸欲俟明日再集予曰今日祈雨之約正爲腹餒故也更十日不雨將欲求腹餒不可得諸兄何不耐飢若此乃與曰夏共創午後必來之議諸兄飯後無一人不至者乃知人心雖不齊亦不難約束也　午後在虞九齋雜論移衛換屯再至廟中候州尊時州尊被參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

如此禍亂之來必矣予與曰夏力言州尊去留關係之大諸友亦頗聳動乃議至撫按處保留　州尊來陪拜禱　州尊祈雨十步一拜至廟中早晚二次約計三百餘拜予聞之不禁淚欲下而州中人士晏然自安且更嗤嗤罵之吾不知其何等肺肝也　是日意氣頗激言語不無過亢處　歸家與內人商祭品以咸儉從薄五品　與孚光雜談　獨宿

十四日夏至薦先　敬齋　敬勝

薦先歲儉禮皆從薄腥蔬四簋豆麥一簋共五品不出薦於中堂而就薦於祀室皆從簡也恩父之薦向不同日以事先無暇亦於本日分處同薦蓋不得已而權宜耳　祭時微怒一童略有不敬祭前多與孚光雜論稍爲未誠　獨宿

十五日　敬勝

拜神祖行朔望禮　同曰夏兄訪虞九又同訪顧殷重時諸友將有保留之舉而其間又有爲流言將解散之者殷重蔥然無復昨日之志矣予覺之爲破其隱而又正言贊殷重行殷重志稍定郭斯士先生亦抗言州尊決當保留予乃與曰夏歸至虞九處寫保單二張　獨宿

按郭斯士先生名士髦諸生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念父老且病乃徙於茜涇終身迹跡不出

十六日　敬勝

整行裝將同諸兄往鎮江也　天色亢旱常鎮一帶疫氣甚重蕃俠兄戒予以寡信友朋錯處議論夾雜感憤易形曰夏兄戒予以慎言夫寡言所以養身慎言所以養德能養身養德何往不宜豈獨常鎮乎二兄之言當時刻佩之矣

十七日　敬勝

閱陽明全集世德年譜　舟宿閶門有西夷異服者居野寺友人遽從之問西方蓮花世界又有與之作緣欲導之至吾州者不學之惑一至於此　見糧舟旗軍問漕河狀言漕河多盜無水當事者將欲海運噫運事至五月京中之人已嗷嗷矣海運之議何異臨渴掘井耶吾於茲拊膺時事也

十八日　敬勝

與諸友同見府尊保留州尊府尊甚愛州尊力任申文轉請之事　出至賓館見州尊　與江君遊運舟晤談君遊俠士與吳燕餘爲老友同心避地亦將有事西北晤談之頃相得甚歡蓋俠而近厚者也

十九日　愈勝

有邪視　閱陽明全集中載鄉約法甚妙其賞罰善惡皆鄉老以酒行之於鄉約之中寓鄉飲之禮較近今所行之賞罰似爲過之

二十日　敬勝

灘山一路飛蝗蔽天一望如雲煙連接不斷江南素無此災自戊寅至此無歲無之而尤莫甚於今歲天時人事正未知作何底止也　舟宿新豐友人有欲動保留之呈於挹齋周公者予雖知其不可而未能遽伸其說淑文周兄力言不可予亦和之議乃寢

按周淑文名西臣爲文幽深峭厲亦能詩以躬耕終

格致之學　亦有心得　舟行不廢學不能窮理一事　戲書一兵學再進　觸處留心則正業

誠意之學　陪州尊拜禱意誠　省察祭先徵失二事　克治不亦密　勇

正心之學　不動心邪色　日切早蝗怠勝一日之憂　敬勝九日

齊家之學　祀先權而得中　事親無失　閨門無失

修身之學

齊戒如禮　能守賢友之言正而近激　視有非禮　聽無非禮　動有非禮

治平之學

與錢通侯論理學經濟　十三日正言匡衆　極力贊成保留賢守之事　良友傾蓋相得　羣居講論多益

以下空二十日昔年桴亭先生所未記者

六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玉鑑老來約明日同拜江君遴

十二日　敬勝

是日上午心氣殊不和　鑑老言起凡水鄉不妥之說不幸言而中予謂不然吾能料亂不能料荒若使孝豐早荒如此亦未必不變生肘腋且水鄉之被搶者亦不過一二大戶擁粟自利者耳擁粟自利無適而可非水鄉地形有不善也小懲大誡未必非水鄉之福

十三日　敬勝

江君遴來答拜坐談時事意氣甚浹兼欲會日夏兄命小僮邀之知在周臣處乃已至午別　至館閱時文心亦不雜惟時時起瞻雲漢望雨澤而已　術者

皆言是日有大雨迺竟日陰翳並無雨澤大暑將過未知作何底止不勝憂悶　宿館至四鼓雷雨作不勝喜端卧聽雨喜其頗大而又惜其不久也

十四日敬勝

早起看雨痕不及寸許心中殊悶未審各鄉如何如爲郡縣守平日當預選捷足民壯五鼓遣往各鄉徧詢雨澤半日之間可以周知四郊矣　劍法久疏恐其或忘試一演習　至隆福寺看兩壇陪州尊拜是夕雨頗連綿然仍不及寸許也

十五日敬勝

閱法傳錄　名心盛則私欲熾私欲熾則爭鬬起惜乎良友多才不能免也　吳白耳寄書曰夏欲共創復古社發明道學曰夏取書來共閱之書中意亦欲曰夏致書王子諒并令予輩亦作書寄白耳嗟乎若果如此其又何以異於世之爲文社趨榮名者乎

蕃侯來雜談州中蝗災頗甚而小民或於鬼神不肯撲滅乃議神道設教教小民以掘坑置火之法與曰夏蕃侯共書二紙拈於街衢　與曰夏蕃侯商銀會以曰夏空乏故也　至館與景賢夜談戒以妓女不可近言頗痛切

十六日敬勝

演劍法　紀錄　閱時文　紀鄉約雜說十餘條紀戶選擇一正三長明社正思得賦役之法并悟設長戶口察對編民戶口

法多端不可執法之妙賦役出於鄉約甲長當糧里小民任力役鄉間點田開河城河役城中大戶富民任雇役　與景賢言講易之法約曰夏聖傳共四人互相講貫景賢甚樂從予說　宿館

十七日敬勝

在館閱時文　紀鄉約雜說二條編畝分鄉　元叔祖沒予同高祖之叔祖也家僮來訃予不待飯而往叔祖年七十八壽可逝矣但予年僅十四爲可悲耳入撫

屍甚哀之無淚不能哭慰叔祖母少間出　幼叔名元茂予以叔祖乳名元而家譜叔行俱之字乃與五房叔祖言易名之茂　午間焚衣家人尚不知去吉服首飾乃與叔祖母言始盡去之

十八日敬勝

周臣元翼來言叔質之沒歸心釋氏臨沒妻子俱遣出謂不死於婦人手死甚得正周臣戒之作吳居士傳深詆道學予笑不與之辨　周臣端士來周臣復詆道學予待以不辨之辨周臣頗詆服儒未嘗衰釋未嘗盛妄人信佛不足辨仙家亦不能免死周臣端士殆去在德公齋夜飯席

問與淑文共談太極太極欲人知性善

十九日敬勝

在德公齋閱書目　予與德公頗落落而德公待予甚勤傾篋出書移取不倦亦令器也惜不能玉成之耳　閱全浙兵制大約皆紀效書而亦有紀效所未載者　閱唐荆川摘諸儒語錄　周臣端士來雜談至午別至叔祖處送殮　聞樂有哀聲宜專用喧吶爲喪音拜時哀敬　飯時親族言語嘈雜心甚厭之然未免從俗特不敢爲唱酬而已　叔有言近薄者正言以止之　五房叔有雜事頗不宜於理正言諫之勸其

亟息訟

二十日敬勝

閱農政全書　至館閱完房稿　寫斗方與王景行景行師方惠然質甚忠厚亦道器也然猶未知學無由語之乃錄性理論學語十餘條示之雖以貽景行予意實在惠然也　宿館

格致之學

心得較多悟賦役之法　遇事能察鄉約細說二十二條

誠意之學

夏時念切　陪蕭意誠

十一日欲念

正心之學

敬勝十日

十二日心氣不和

修身之學

視聽言無非禮　動有非禮

齊家之學

急赴族長之喪　正言諫族叔

治平之學

戒友勿近妓女　與友論三百篇大義以不辨之辨折友　與友談理學經濟

六月下旬

二十一日考德業敬勝

閱十四都圖籍其西南接周市其西北接崑山穆字圩界東去臨鐵數里南去致和塘北去七了浦俱數里都中大戶數家居民千餘戶平時亦無盜賊洵可居也　飯後歸諸兄俱已在舍互閱考德錄自五月上旬至此諸兄俱未閱也矻矻至晚僅能略閱大概未及細考　小僮竊鄰人物痛責之已而知爲重遠弟僕徐元所紿出問之徐元堅匿不吐予怒正言責之更撻小僮數下　是時聲色雖厲然心氣甚平正

無過　邪念時動克治不力

二十二日
怠勝

徐元出不遜語予怒出擊之以此奴素驕縱不可不知家法也　奴無狀時予欲撻之恩母力阻是時予氣甚憤激非所以事親非所以保身也　至館

二十三日
敬勝

評閱諸兄春季問答心甚靜細亦多心得　予在館紀經義治事類皆避景賢今見景賢亦寡交慎密之人且予輩事業將來亦未能終祕不必過於畏慎也是日心境甚佳亦是見到得力處　宿館

二十四日
敬勝

在館　閱問答評完心甚靜細有得　下午晤蕃侯兄細談問答并雜談少頃

二十五日
敬勝

五房叔以前事欲予下鄉予意不願繼又同八房伯來二次予思叔前事雖未合然不爲調停恐經官受責非親親之道乃下鄉望戴明延宋恆甫調停其事外不拂人情內不私所親不費隻雞斗酒而數家免訟獄之擾地方有去奸之利此行頗爲不虛云　以忠言告五房叔父子及四姊外盡親親之仁而內存規諫之義亦禮也至晚歸　途行見新禾多槁惟一處水港頗深闊禾盛絕勝諸處乃知水利之妙不可不時時修舉也　諸涇浦一帶港俱狹小紆塞將來田必日壞　途中行甚恭敬心體頗覺一片亦時有心得　閱石奠港接九曲河達東門諸涇可以富庶北地閘河多役牛馬可省工力牛任犂馬任載胡羊亦可任載　閱河起土即築煙墓　晚至家獨宿

二十六日
敬勝

考德業

在家紀錄　課子書　閱農政書　午後至虞九齋諸兄至會揖畢各坐閱德業錄　與諸兄論經界溝洫不同諸兄有言其同者予辨之頗悉經界如計里畫方經界定田里數經界可以準天下之地圖方員廣狹使畫定田畝不相混大經界中又有小經界經界溝洫分畫田畝各有經界以算法乘地之高下深地有經界猶天有分野度數又雜論亦有心得

二十七日
敬勝

紀鄉約雜說一條　閱易經爭尹選文頗佳亦易稿中之佳者　宿館

二十八日
敬勝

在館閱法傳錄　紀思辨錄二條學道怠盈滿太極

二十九日
怠勝

考衛所軍制十人立一小旗五十人立一總旗二總百人立一百戶一千戶所五千戶各分左右前後中立一指揮統之是爲衛也　國初役法田一頃出夫一人

晩坐與景賢雜談予謂分陰可惜吾輩晩間坐談不可浪過須考究一學問方妙或史或策論專講一節庶乎有益景賢題予言然性不好古無由得入也

三十日
敬勝

宿館

在館閱大全告子下第亦有心得任人食色之說不弁得情之正孟子去聲與賜肉意同觀於崇見王節可見　飢風非不怨乃不可怨　今人不知性善知理一分殊小

亦是不揭本而齊末三子無私未必合理王分封亦是損益周公分建勢出於不得已　武閱性理總論爲學亦多心得　得聞州尊消息州尊至京必會新令　鋪設不可過費上司紙牘不可拖移　閱大明集禮法傳錄吉凶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軍賓凡周旋進退揖讓往返之禮無不具載書凡十五卷六綱者爲戶帖法即黃册之始與予鄉約法造册意合

紀錄　五更夢邪

格致之學

心得較多　評問答詳審過事任氣一事

鄉約雜說三條　思辨錄八條

誠意之學

亦能省察　克治不勇　欲念時動

正心之學

怒而中節　怒後心氣和怠勝二日
平　敬勝八日

修身之學

考德業一日　視聽無非身自擊僕禮

齊家之學　氣憤懇親

治平之學

爲族叔調停事得情理之中　勸友惜陰進學

七月上旬

初一日
怠勝

晤曰夏略談曰夏時閱三異人傳言于少保集殊未稱夙望予亦云然然豈惟少保即正學先生國朝學問推第一人乃觀建文時措置猶是書生之見大學問人固不可得欲如韓范之流亦不易見也　歸家見天慶妻在舍言日食麩皮甚難度日予憐其貧困思所以周之　與曰夏同閱鄉約時在徐子久齋中州尊以子久爲善人衆情皆喜予與曰夏亦不覺諧言交發蓋喜而然所謂善謔不虐也

初二日
敬勝

意欲至館以希定在舍久未與談未知近日工夫若何適爭光在乃與講論半日以勗厲之（居敬窮理合一不可偏廢）

（先精字學放心即是人欲 黃鍾猶未發之中 百源山中非枯坐欲知樂律功德盛頌 候氣之樂宜奏郊廟部樂宜教國子 非入器數遂留而不散故詔樂至今存 五音自大而細自重而輕自濁而清明理者必能審音 讀書宜博觀慎取）

獨宿

初三日 愈勝

與曰夏同會何又于時州中報貧儒月給米四斗五升王完吾亦報予名予將辭之曰夏援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予深然之乃思以月分三項一項與亟遠弟弟本無藉乎此以久客未歸家中乏用也一以給

愚者遺孤一以散給貧戶乃與又于言約三次分領

會郭子堅郭斯士歸共坐雜談少頃（湯旱七年無妨想見溝洫之修蓄積之富荒政之舉） 觀射少頃射以觀德即求一身法雅飭者亦無有也（懸錢角射城操） 歸晤虞九升士共論賦役出於鄉約之法曰夏及二兄俱以為未便往復辨折者數十番俱未有以易也復論推追納稅諸法諸兄皆以為可

初四日 敬勝

訪何又于攜錢與四房弟家

初五日 敬勝

閱法傳錄（心得 鮮寡孤獨宜各為一處 煢獨宜合昏釋 煢獨宜立伍互保 凡人無後者主煢獨之職 軍丁宜兄四民宜分籍）

宿館

初六日 敬勝

作易經題君子以懲文德至午得半篇 作文之頃時游思及治道方正學以儒術飾治亟亟於改易官名固已迂緩矣而所改官名既從周官又雜漢唐何也乃欲以周官班爵祿之法與今法參伍用之遂盡一國餘更多心得（鄉士國士王士 班爵祿皆從周書升法 三公 六卿 大夫 方伯 州子縣男 下午文職監為侯統衛卒 撫為公如分陝之 士人考績 六等為率）

完別景賢歸

獨宿

初七日節祀 敬勝

連日躐書未整乃收貯笥中分理學經濟史學考訂文詞詩家雜家凡七類 蕃侯昆仲來言房屋事未決心殊不寧予謂不寧此亦天理但不可過於憂思恐於學問心體有礙因雜談至傍晚別（未發之中讀書之法） 內重外輕 放心多只是讀書無味 體認須有實處 閱治要錄一部治要錄即治譜又參以諸家雜法而成書者向來亦頗喜此等書今觀之覺得零碎委瑣無一頭腦處三代而下之治多以條例此亦條例之類也纔落條例便已舉一漏萬不成模樣 行節祀禮夜飯思先君愴然久

之

初八日 敬勝

聞曰夏得男喜往晤之曰夏久欲舉其親於同善會以秋會未舉尚未及之而曰夏尊人似亦以此爲喜此頁曰夏順親之事予輩友人敢不力成之　與曰夏訪何叔老不遇歸至虞九齋蕃侯亦在曰夏先別歸予與蕃侯留虞九復論賦役法已是予前論矣既又論封建治天下大法至晚而別（王畿之制　王國之制　王宮之制　五郊之制　衛軍開河種屯　水軍運糧　圖籍不可偏廢　建國必於天下之中）有戲言戲動　獨宿夢哭先君

初九日 怠勝

景賢使來請午飯　課二男書　收拾書籍　午間至館與景賢雜談少頃　惠然曰夏俱集有奕者有雜談者予乃取法傳錄閱三四十葉始就席飲　席中時發雅謔之言雖不及蕩然亦少敬矣豈古人三爵罔罔固如是乎至堅不角拳似猶太執然喧囂之事苟可以已則亦已之爲愈耳　宿館

初十日 敬勝

何叔老來言張受老欲商明年積儲事命王處卿修書來約予及曰夏予對以積儲事積弊已深恐無良策不必往議叔老固强且云有條議在家欲予及曰夏再一商度予乃偕行　約曰夏同至何叔老家叔老議以積米分貯耆民處約耆民一人任米百石意雖近是行之實難其出入發糶清核俱不便然以遂事不諫姑聽之叔老又固問糶法予意欲抽積米十分之一行寓兵於民法千石米可得三千丁其餘依時價現銀發糶可無近日煩費諸弊然度其終不能行也與叔老同至王處卿處不遇更欲同至受先家辭之同曰夏訪殷重爲將舉曰夏尊公也　族中有欲生毀骨肉者有無情誼者予皆隱然以義匡之教

重遠弟妻舅以友愛　獨宿

格致之學（心得較多　遇事能精察　仰觀天文一夕）

誠意之學（省察亦嚴　念慮多雜）

正心之學（敬勝七日　怠勝三日）

修身之學（言有非禮）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與孚光希宣講論分給官米有法　與虞九韶議役治平諸法　與景賢修齊之道　與蕃侯昆談治道學問

七月中旬

十一日敬勝

虞九字來欲予往晤予以先妣忌日尚未祭辭之祀先妣蓋予之前母也雖非所出而洞洞屬屬之情有不能自已者　祭畢出門與曰夏同至虞九齋適

玉如亦在習射數矢自先君歿後不執弓者三載矣今復試之亦不爲生疏也　作公舉曰夏尊公又公舉愚若嫂入同善會呈詞　歸獨宿

十二日散齋怠勝

取諸葛弩閱思得別製可置船上是日爲散齋之期以遇諸友不便辭酒肉但自節耳然酒亦微至變貌

十三日致齋怠勝

是日乃致齋之日本不當出門以取藥不得不出日間又多昏怠不樂之氣致齋之日如此罪不可勝言也　獨宿

十四日祀先敬勝

祀先歲儉用五簋就祭於祀室從殺禮也至於臨祭誠敬之心則不敢少減　祀恩父甚敬惟以酒寒稍有怒意然思不先叮嚀咎實在已即不怒　祀外家行一拜禮　恩父外家本分日而祭因館事不便數出故從權并日而祭然致齋之日既不能專致其思慕祭拜之時又不能獨伸其誠敬神所憑依將安在乎是雖祭猶不祭也

十五日怠勝

聞州尊去信已確不勝憂憤何叔熙言金星謀變諸

事竊恐離任之日州中或有不測之變也　同曰夏在升士家午飯再至顧殷重家閱河洛理數予得姤之二曰夏得蒙之二曰夏之占有師道自任之語予之占亦有開太平繼絕業之言可謂奇矣　至周臣處雜談閱弔伐錄　晚宿周臣處與曰夏共坐庭中予謂世亂如此予兩人自此當韜晦甯使人見道學毋使人見經濟不惟慮爲小人所忌且恐爲奸人所識也談三鼓方寢

十六日怠勝

自辰刻至未皆擾擾不入耳之談無一善狀不惟廢

學抑且害德悔昨日之不遽歸矣　貧拜元叔祖族中不預約飽酒食而往非禮矣既拜族中歡呼聚飲予雖惡之不敢強爲異也

十七日
敬勝

與希宣雜談州中事希宣言有俠姓者多力善鬬飢餓不能活爲人所購將作賊矣予曰是不可縱予當爲處置之使得所希宣乃往覓得之與俱來予謂汝果有材力當薦汝於鄉間大戶作教師或欲立功當薦汝於傅仲周處作力士其人甚喜　是日大雨有三寸餘旱苗得少蘇矣然正未蘇也

十八日
敬勝

聖傳兄至雜談至午聖傳言予與曰夏近日頗多事世事不可爲宜深自韜晦予近日正有此意此言甚契予心　閱天文圖歌訣

十九日
怠勝

在館　閱大全盡心上第有其道之謂理盡其理之道爲道萬形背備於鏡背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便是自欺若決江河方盡得好好色分量　成章而達是從根本處用功若末接物如何爲善　雄字時時有之袁伊尹之志亦不可　桃應一章確不可易

幼白偕曰夏來約作文會也幼白讀書寒山未兩月而文成五十餘首雖儒者之末業然於文章家則可謂有志之士且閱歷已久靜處山中頗有今是昨非之悟予益敬而愛之某賢設酒相款座間言及予輩年俱三十尚未成立幼白言予初至寒山時即作三十而立篇予曰要知三十而立不是止作文字幼白以爲然予勸以宜更進古人之學勖勉之言頗多幼白皆相契　歸家宿　有邪念

按袁幼白名黃兄孝宜名瑞時稱二袁爲靖安先生獄之子復社所不能致者

二十日
敬勝

講學

諸兄集予齋會講告子下第子弟亟遠徒希定皆聽

講　心得　莊蒲夫女之謬古今宦官不同　割裂題宜正典型　在欲爲放在理爲敬　割裂心

無從見於思見之心是體思是用末放心作三節看是要識驗光景如何不是做工夫處兼所愛章要議理一分殊　橙即時字　人爲齊末之論所欺只是不能端本　凱風忽已小弁恐親舜小弁理一分殊　再不仇堯三子無私未必合理舍生取義章是極言義利之辨　知在行先敬在知先

閱盜賊竊發之信甚憂江南與諸兄相對感頌至晚而散　獨宿

格致之學

心得多　會講一日

誠意之學

致齋不盡誠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怠勝五日

修身之學　散齋不誠

齊家之學

時祀盡敬

治平之學

收一力士使不爲盜善

追小僮善言勸友

七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侯龍泉來與同至王鑑老處江君遜亦在龍泉言近

日盜賊之事有聯結李雲潛窺江右之意不勝矍然

予與龍泉言必稱天命天道言盜賊逆天將來必

不能舉事不特理所當然亦恐龍泉邪心未盡以此

厭服之也　歸獨宿念盜賊事寢不能寐

二十二日

怠勝

與許允三同至州前看允三尊堂匾額又同允三至

張子傳家閱其地幽僻故也子傳家在東疇之東居

叢竹中四無人聲有蔬果田池之樂使得此以爲講

學之地亦一佳景也

二十三日

怠勝

小僮素不竊物自七月以來忽無所不至至是始知

楊裱褙誘之前所竊物皆藏其家裱褙在景賢家訂

書小僮偶值之遂爲所誘奸人之不可近如此沈湎

洲聞之欲買小僮乃至彼一話

二十四日

敬勝

至升士處玉汝亦在雜談取西銘一讀　心得不讀太極

通書不識西銘眞實處　西山眞氏之說似專以氣質屬父母義理屬天地　二十日夜

夢製弩射鳥弩式宛然遂起圖之且嫌諸葛弩欠輕

利欲去其短而兼其長定爲手弩之式至是適玉汝

兄在乃以弩圖與升士令木工製弩身俾玉汝兄成

之　景賢字來約明日應觀風試乃至景賢處宿

二十五日

怠勝

同景賢往察院考觀風作君子有九思篇文思甚不

屬以日來奔走故也又作是集義所生者後比　閱

袁幼白寒山諸稿服其功夫之密而文亦有靜秀天

然之氣想見山居之樂也

二十六日

敬勝

至恩母處請恩母至家延子久看脈以子久病腹卧

牀乃已　紀思辨錄四條　聖傳來談至晚書虛齋

密箴去

二十七日
怠勝
郟千秋來言澄江令李令晳欲舉社約題噫世事如此而猶然紛紛螗沸何所見之不廣也　心得守常熟城

先須守山
二十八日
敬勝
至升士齋會講盡心第至陳臻章止　心得知性之先也要存心合性與情有心之名虛與氣二字與氣質氣字不同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修身以俟之與盡其道而死者句同所以立命純乎論氣數莫非命章專論氣數有道如何求得有益無益萬形皆備於鏡若爲臣便講不得井田若決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量由本而斷進以至於大爲善不特未接物時略偏一邊便是楊墨過於爲人即不及爲我過

於爲我即不及爲人有伊尹之志亦不可孟子三論專爲桃應百姓不容舜去便是天形色與食色不同中道而立是愚若子不肯讀書與諸無行不與中路而立
兄商處之之法卒無善策心中殊覺不快

二十九日
敬勝
五房三弟來與言家譜及家祭之事三弟甚喜予族中幼輩質直者惟三弟矣　是日爲予生日伊川有言人於生日倍當哀痛予之於生日則又不幸中之不幸者念及先妣不勝悽愴

格致之學
亦有心得　講學有得　思辨錄四條　閱書有得　有暇日

誠意之學
省察頗嚴
克治未力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怠勝五日　少涵養之功夢境多不清

修身之學
視聽言動俱有非禮

齊家之學
慎思母疾　與族弟言家祭法　生日哀念先妣

治平之學
稱天命以服外邪

八月上旬
初一日
怠勝
謁家堂祀先行朔禮　心得反問謗書即可見賢士之心　安戢反側登用賢能獻忠既窮操過合乃益困　子敏才略氣魄甚可傾動一時所惜者不好學耳　喚徐元來善喻之意欲出外也語以年荒度活甚難不如安靜自守　獨宿

初二日
忌勝
至胡淡巖處少憩李公樸來略談公樸妄人略無意思且其貌亦凶不可近也　閱沈正宗社倉議常平社倉不可偏廢　獨宿　日來夜卧多不寧殊有虛眩之意亦

人缺藥餌故也身軀如此奈何

初三日怠勝

聞海賊搶崇明及茜涇信亂形日迫我瞻四方慼慼靡騁將若之何　是日爲投帖事出外究竟帖未投而浪費半日殊可惜矣然聞崇明之信心殊鬱鬱不得不一談以自遣也

初四日敬勝

達本來言報本寺僧宗門棒喝予因非之略及吾道然與達本言亦可謂失言矣　景賢以祭物薦先因邀管赤城陸衍先夜飯赤城固東溟之後談及理學甚有興會不顧旁觀者之厭也心無古今明明德是存本心宿

館

按顧庸菴所輯端文公年譜其中有云太倉管東溟志道以絕學自居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之反覆辨難積累成帙管名其牘曰問辨公亦名其篇曰質疑

初五日敬勝

天已大曙睡猶昏昏自念日來持敬不密惺惺二字不可問矣憂世之心雖皇皇然亦不可一向憂去若一向憂去便是逐物矣須要猛省，梳頭時念日來涵養工夫甚少不惟心學疏精神亦有損　閱時文心亦細　閱牧津甚有佳處龔遂化渤海貢琛平交趾　離國弱寇御邊長計　馮道根怯防勇戰　李崇卧虎　王慧龍不殺刺客　王文成杖蘇受卽徐敬業杖羣蠻之策

偶思五經讀過然年來俱未加功欲稍溫習乃取詩經讀之自未至晚讀小雅五十葉天保頌而敬鶴鳴諫而婉采芑三句一韻周家世受戎禍正月十月之交大類今日　偶因宣王洛邑之章思及王者宅中圖治江漢荆襄之間必有大地土地肥饒漕貢便利南據江浙上流東盡淮海之富委北平以爲蕃鎮而西塞潼關劍門之險亦地勢之最形便者也今天下奈何忽諸　察綱鑑古帝王建都處又攷禹貢地圖　紀錄　宿館

初六日敬勝

睡後心境亦未清朗　陸衍先來偕景賢及予同至管赤城家食白粟赤城不在復步至竹林庵聽聖鄰僧彈平沙落雁一曲曲中多繁聲有兒女喁喁之態疑原譜尚樸此爲後人增入也　六河人來聞海賊狀云約數千人福山兵船被焚者數艘哨官俱被搶去亂形如此有士者尚不思綢繆未知如何底止也

初七日怠勝

閱詩經　問昨錢靖侯曾至予齋疑有警報乃同君遜日夏登善往晤之言海賊將犯內地水澀而止且遣人招誘兵士云云因問備禦之策兼言兵疲糧少

之苦予因極言勖勵之 備櫪收壯士 以布爲甲冑 頂首 去酒規 交 靖侯有將材而無將略束於時 豪傑 捐文法 先練數人以爲先聲 革

勢鬱鬱思歸矣聞予言躍然思奮願卽日舉行乃知

武弁雖無人亦在鼓舞若何耳此行良爲不虛 晤

鑑老談水鄉事與登善曰夏演鈐久不習此臂腿作

楚甚益見勞不可不習也 獨宿 多欲念思及忌

月心殊悚然

初八日 敬勝

至館 閱文 讀詩三十葉 宿館夢與蕃侯昆仲

言孝弟之道歷歷如畫

初九日 敬勝

至館 雜閱牧津 宋太祖用秦再雄武陵五州俱服五郡州師守江 張奕結陣扼

要開門 思得盔甲製及步兵隊法器械之製使得三

樂生

干人可以破中原馬賊可禦虜矣 思得禦海賊之

策 讀詩經 徐子久來言海上官兵小捷景賢留

子久夜飯并宴乃尊景賢言渥不覺多飲忌月如此

殊爲忘親 宿館夜夢先君及設奠先妣意殊切

初十日 敬勝

夢薦先妣 是月爲先妣忌月先妣之歿予方數朝

生未嘗識母面生人之痛無踰於我數日以來每當

寢興之間應酬之暇蓋無刻不慘慘在念也是日雖

與二兄稍談雜事而此心亦無刻不在焉兩夕感夢

有由然也

格致之學

心得多 讀書存心

誠意之學

省察亦殿 一旬思念先

妣

正心之學

敬勝六日 夢薦先妣二忌勝四日

夕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勖勵錢靖侯

八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蚤起易素服內人以布袍爲熱予不欲合母氏知不

答母氏則因已知之曰素服得無爲忌日乎予曰然

母氏似亦色喜因述先妣疾革時狀不勝慘戚 重

遠弟納上房吏已成議矣因來詢於予予曰在公門不妨此中須要存心忠厚稍一差失不惟害人自害不小弟唯唯　薦先妣甚哀敬自念非顯榮無以答親奈何我生不辰遭時若此也　滌器　輯理書篋

點書曰　獨宿

十二日
怠勝

辰有欲念

十三日
敬勝

五房叔祖來因訟事欲予與何叔老於州尊處一言予言叔老正人不可干以私辭之

志學錄　羌

十四日
敬勝

閱詩經　邱元翊送約題來坐談有頃言其尊人孟敏先生甚愛敬予與曰夏有納交之意　予田亦有在十三都者問之云是處已無蝗矣心中稍安然一邑皆荒吾田雖熟亦何爲哉

按邱元翊名星緯諸生爲文工儷體大兵南下剛戶慟哭旋走沙溪死年三十餘

十五日
怠勝

在館　會朱雲山雲山言信甫推田事予頗辯之已而思雲山非可言者甚悔其失言　是日無因曠業浪廢時日心殊不適

十六日
怠勝

是日又曠功一日一旬之中爲日幾何曠廢若此深愧古人矣　作答孚光柬論邪念而已之邪念亦忽發何歟　獨宿

十七日
怠勝

辰有欲念屢遏屢發　至恩母處以大男不肯讀書責之聲甚厲似非所以處恩母而對恩母辭氣又甚不和本意欲勸恩母進藥然失勸之之道矣

十八日
怠勝

錢靖侯邀予往看甲且云有事相商乃往會靖侯知爲按臺所劾然靖侯實有過不可救也

志學錄　卒

十九日
怠勝

武進汪中子丹陽賀勇文來天如家弔喪因拜德宣德宣留午飯二子云欲往松江拜舒章閣公世事如此而二子汲汲奔走何其俗也

二十日
敬勝

辰工在館閱予經義治事錄亦有同道之志而以舉業爲言夫道豈必棄舉業而爲理學耶

格致之學

旬多曠業　心得少

誠意之學　省察慎　旬多欲念

正心之學　忘勝六日

敬勝四日

修身之學　言動多過

齊家之學　待恩母少和氣

忌祭哀敬　誠弟忠厚

治平之學

與周辰工談理學

八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閱易文　紀經義十一條　曰夏約至王遜老處賀壽乃同往不值　與曰夏同會王鑑老曰夏言館事也　在曰夏館涉獵奇器圖　歸館紀經義又十一條思辨錄二條　宿館　予與曰夏往賀遜老止操榼酒亦可謂儉矣而遜老猶不受

二十二日　怠勝

王遜老請酒予以遜老處榼酒俱不受而即日請酒遽往似有存心酒食之意乃辭之　歸家獨宿

二十三日　怠勝

涉獵大學衍義數葉　宋軍日增今軍日耗

二十四日　怠勝

作舜好問四句題鄭人以善槍者互演連環聲甚厲心屢馳去思殊不屬至晚完後比尚未謄　宿館

二十五日　怠勝

完昨日題　雜閱唐鑑數葉安祿山反如何不守潼關又閱牧津半本作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題至晚完中比　管赤城來景賢留飲遂至醉夜睡殊不自適　是日午江君遜有字來言欲商靖侯事使至二次予辭之

二十六日　敬勝

蚤起完昨日題　方蔚然請王氏諸昆因邀予往予恐峻拒則不情及同往席間雖羣然宴笑然亦和而不流　在蔚然處閱莊子數葉其辭氣多憤激應是憤當時儒者過於拘簡故潰決而為此

按明諸生諱方蔚字蔚然

二十七日　敬勝

閱牧津　作輔世長民題　上午思甚不屬心屢放雖禁之不能下午心乃純一即舍之亦不放矣亦熟與不熟故也　至晚完　宿館

二十八日
敬勝

謄昨日文　閱詩經大全注疏二本　向讀文公詩傳以爲小序所載或頗有據未審文公何見必欲去之今讀注疏始知漢儒之陋小序之駁也注疏之病大抵多纖巧而害大義此文公所以不得不辨也然而文公集傳猶尚有疑焉者俟講詩時當與同人論之耳　王鑑老有字來乃往一會兼會君遴言靖侯事予曰予輩與靖侯交非以私也愛其射御足力耳能謀其公不能謀其私也君遴亦深以爲然

二十九日
恕勝

辰有欲念甚爲一日之玷　謄會考文一篇　閱左傳數葉燈燼即寢　夢接詔語甚奇

三十日
敬勝

謄會考文一篇久不用心字學書甚潦草是日謄文頗念程子敬字之言書稍整潔　閱牧津半本　涉獵大全注疏六本　勸景賢清心進學　燈下閱左傳數葉　紀錄　燈熄寢夢見先君念之甚切

格致之學
心得亦多　書亦頗讀
著述亦多
誠意之學

省察嚴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不謀錢靖侯私事
九月上旬

有欲念
怠勝五日
視有非禮

初一日
敬勝

歸行朔禮　木棉大壞州中無賴之子皆失業賭博復盛州尊嚴法莅之因繫者日累累然此輩實椎埋之雄以此自耗其雄心無以生養教導之而徒行禁戢吾恐其爲防川也　歸與希宣談有頃貧民不知富民不知樂　賦役

初二日
敬勝

在館閱文　午後景賢有雜事至西門予往南門問金大母姨疾歸遇過在蓀至渠家談有頃在蓀知予輩講學亦欲與會予婉言辭之謂苟欲入道非先澄

心體認未可輕入吾兄苟有此志須自已眞實下一番工夫俟有所見同事未晚正叔以爲然復問工夫如何做起予語以讀大學并居敬窮理四字

初三日 敬勝

與曰夏至虞九齋夜宿草堂兩人共話至二鼓乃卧

初四日 怠勝

在虞九齋共閱性理論氣朔盈虛　偶閱閒書亦廢時日

初五日 敬勝

蚤起入揖祀室與聖傳曰夏同登舟三人共處耳目之間頗無麗雜問談書史亦要而不煩惟四體時時有倦容耳

初六日 怠勝

蚤起赴觀風考予輩俱以未送准於明日另考乃歸舟中

初七日 怠勝

入試觀風文思亦不甚窘　夜卧夢魔

初八日 敬勝

曰夏作詩有感寒思親之意蓋有母遺繫我獨無爲之黯然者久之

初九日 敬勝

在舟中謄出考作二篇　作七言絕一首　午餘至州登岸隨至家入祀室揖問候母親畢息少頃

初十日 怠勝

與聖傳曰夏同送卷州尊將考武生竟往教場乃不果送與聖傳曰夏同至教場觀射自觀德射諸人之後射者皆無能命中矣乃知不止學問卽一藝亦不可不時習　歸家宿　夢甚雜亂

格致之學　心得少　作文遲　曠業多

誠意之學　省察懈

正心之學 敬勝六日　怠勝四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與過在蓀論學　與虞九晤談一夕

九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至館閱同人藝文代聖傳兄作評語至晚令僮送至聖傳處又取同人藝十餘篇來閱作評語畢遂寢夜睡甚不安然非雜念也　是日辰起紀錄又思辨錄一條

十二日 怠勝

午後心有雜思雖能禁止而心若時時外馳亦不得爲敬矣　宿館

十三日 怠勝

撫院觀風州學乃與景賢同至察院作第二題王見之至未見羊也前半文思艱至後頗裕至晚完同歸宿館　是日亦多雜思

十四日 敬勝

聞張列九病往問之云病嗽疑其受雨壇之厄也一念之誠詎不可嘉然仁而愚矣是以君子貴致知

歸家閱周禮宿

十五日 敬勝

閱周禮翼傳一本又閱儀禮經傳集解　看次男讀書又閱儀禮經傳集解共三本，是日州中童試予意亦欲同至新倉一觀因念考事在迺不宜浪廢時日乃在家靜坐讀書終日未嘗入內心境甚適

十六日 敬勝

至蒋侯兄處閱考作又閱曹發之考作及孚光考作至州前遇王石尹閱乃郎考作又閱會考諸作會日夏閱王完吾令孫考作歸希宣在舍閱考作云州尊似頗有情然未經閱卷恐亦未能前列也　鄭人有喪其親者哭之甚哀深動予衷夜不能寐

十七日 敬勝

閱儀禮一本　倦甚卧少頃　宿館

十八日 敬勝

應州試作海防策州尊向知予輩有社留心經濟曰夏兄又曾進言試士宜以經濟治事今日命題之意蓋爲予輩也　是日下半日心境殊佳上半日有雜念而諸兄之問策者又頻頻來擾心境殊惡　宿館夢甚正

十九日 怠勝

景賢乃尊招飲至更餘乃歸　席間亦和而不流飲不至醉　宿館

二十日 敬勝

謄出海防策　陸衍先來閱策以試事在迺勸予覓公書府薦予曰薦者朋友之事豈可自覓衍先以試事關係不小力勸予予婉謝之

格致之學

亦有心得　作策一篇　語不簡默　文不佳思辨錄一條

誠意之學　省察不嚴　克治不力

正心之學

敬勝七日　十五日之清　怠勝三日適夢境多正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事母無失　閨門和敬　過勞恩母　教子怠

治平之學

篤友誼　與孚光講性善義

九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在館　閱經傳集解　至家時恩母收租已歸容甚爽問之知感微疾心殊不安予於十六日夜固嘗夢之此時即不欲勞恩母而無如勢不能也　閱清尹文與郎元翊語元翊言予文字太平淡此極中予病然不能遽進也

二十二日　怠勝

歸遇聖傳言景賢以考事責曰夏是予失言之咎也予遇事每每輕言此其失匪細　夜作策思殊不就乃寢

二十三日　敬勝

與通侯談少頃商二男從師事也　改誠身作至二鼓寢　夢稍涉邪

二十四日　怠勝

陸衍先來商景賢訟事也　景賢欲予代孫念老作書稿予辭不能而情似太恝然衍先草創後予為商略改一二語此亦力量未足周旋世故也　宿館夢觀魚必主天雨

二十五日　怠勝

景賢以訟事心緒甚不寧予在館獨坐改文似屬不情未免時起慰語思欲歸家又恐歸家則讀書益不便勉爾在館此心殊不安也　景賢請書手留管君售予亦出陪君售言及天如欲淚下念及友誼亦為之動

二十六日
敬勝
在館　改文謄文三篇　景賢心緒不寧躁甚予亦
甚不安欲歸而止　閱刻文朱昭芑趙業師作甚有
得覺得近日文字甚弱無可觀者思欲一變　宿館
拔朱昭芑名明鎬亦在復社中者趙業師即趙我
完先生名自新將亭確菴兩先生皆從學焉
二十七日
敬勝
作脩已以交百姓題是日作文立意要與人不同務
絕排比去弱句雖未盡慊意然較前日諸作已自謂
不佞矣
二十八日
敬勝

在館閱文　是日晚欲歸家一視以文思方順至家
恐爲俗事所累乃至思母處一問家中光景仍至館
是日晚靜坐忽思文有上乘亦如詩有盛唐若格
調卑弱便入中晚予作詩好盛唐而作文獨不知上
乘何也是日文思益進　覆閱前次選文甚不稱意
胸中覺得甲乙瞭然非復前次混混爲時文所欺也
宿館　中夜大雨雷電冬將至矣而氣候如此天
道可畏　心得至人非無夢只無妄夢　夢雜是放心多
二十九日散齋
敬勝
在館作恭已正南面題午後完此文頗稱慊意然猶
有一二弱句也　至聖傳館少談又至曰夏兄館以
文請正并求改削　晚歸家攜燈讀周禮予於舉業
荒疏已久性不愛閱時文然以考事在邇又不得不
閱時文此日覺得文思消長全不在時文也　獨宿
格致之學
舉業之功進　思辨錄六條
誠意之學
省察不嚴　克治不力
正心之學
敬勝六日
怠勝三日
修身之學
言動多疚

齊家之學
過勞思母
治平之學
一句在館　與在茲晤談
十月上旬
初一日行節祀禮　日食
敬勝
散齋
閱周禮地官　行朔禮　曰夏以昨文來修已作一
加刪改精光便爾不同爲之欣快乃同晤蕃侯談有

頃別去　日食晝幾晦方共駭觀曰夏復至同往州前觀行救日禮禮殊草略且日食之朝復講鄉約行鄉飲祭厲壇似俱非禮　祭日食分野日在元鄭復分野

至蕃侯處談有頃　閱周禮　獨宿

初二日敬勝

至恩母處一問大男久不讀書聞先生舊歲已無暇乃至信甫處一談求附陳老先生館信甫許諾予乃復恩母遂至館　閱詩經注疏四本　宿館夢有異狀

初三日敬勝

至登善處見桌椅俱碎駭甚問之知為顧久也昆仲所擊亦太鹵矣　登善與顧安彥書辭太激予勸其緩發以俟尊公且為改一二語　顧氏約朋友二十餘人來予與登善出迎其間有妄者數人語甚銳予見勢不佳乃與顧順先陸令儀言令解散之予復為致書言登善已責其僕而諸友乘酒復至兇狂更甚時登善已出予亦至關帝廟會錢靖侯矣　至館宿

初四日敬勝

在館將作前題陸令儀顧善先來言昨晚諸友大鬨登善家史學師至諸友驚散而學師獨怒令儀意欲予為解免予乃至登善處時孫念老沈復老張受老俱至為兩家解紛登善意尚未欲予力贊其息爭亦度之時與勢也事遂平　予與受老言時有戇處及疏脫處雖云小失然非涉世之道　鑑老歸意甚坦然留予夜宿時延祖君臨在杯酒之間無一語及此事此中空空實足容黃夷甫數輩也　宿登善齋閱周逸休昆仲文數篇

初五日怠勝

至陳心宇家心宇孫東夏予族妹丈也亦曾隨衆至登善處予因與其父言令誡之

初六日怠勝

陳妹丈來言史學師出示述諸生惡狀內有東夏名欲予同至登善處白明心迹乃與同往不遇歸　至恩母處言大郎事　歸家與家人共憂歲荒殊悶悶獨宿　略有欲念

初七日怠勝

送大男往附曰夏尊翁學

初八日敬勝

作前日題至午後完　鑑老來同會陸令儀時令儀事已妥矣　鑑老厚德人無不服此番橫逆眞足為

賢者增光予初時會登善卽言此事當以大度處之登善猶未釋然以今觀之大度者正自有受用處也

方士來叩景賢蓋無賴也以種子動景賢予欲諫之未可而上

初九日敬勝

謄文二篇午後閱周禮閩虞銘史覆試信甚喜未知其餘數名爲誰乃至蕃侯處一問并以恭儉篇請正曰夏略商刻文事卽至館　景賢頗不悅方士乘機諫正之　宿館

初十日敬勝

閱周禮地官完　發同善會帖與許允儀卽至館

又閱春官　紀思辨錄一條　閱書經虞書與胤征

日來痔疾發日間雖不覺倦每夜坐及晨寤後耳中響聲不絕精神甚倦　初九初十兩日五鼓將寤時耳目之前似有無數書義者是亦日來心專之驗然值歲荒此心時時念倉白不能如昔年之純一也

格致之學

讀書亦動　文思亦進

誠意之學

敬天變　省察嚴

正心之學

敬勝七日　心志專一　怠勝三日

修身之學

克治亦密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平息登善家橫逆之事

十月中旬

十一日敬勝

幼白知予輩講學因言欲相約講五經予曰予輩固久已爲之矣幼白曰使我城南諸兄爲之當更進予曰遯世無悶實惟予城北諸兄有之幼白亦以爲然

與幼白共論周禮稍及經濟甚相服更餘別去

宿館

十二日敬勝

作名箴五言古一首憶晚來遯世無悶之言也　作知仁勇題至晚完是日景賢他出有賣婆故老妓蘇歌於內喧聲徹外始聞而訝之既知爲老妓不復問雖聞歌聲文心不分　宿館

十三日
敬勝
送文與玄亞端士略談即歸
十四日
敬勝
省墓新塋樹色頗秀發祖塋茅草充塞至不可入伊誰之責爲族尊者不得不任其咎　小僮竊物聞教之者頗多人心如此可駭可惡　繳同善會單銀與辰工定散銀執事至晚歸　獨宿
十五日
敬勝
舉六房叔祖於同善會叔祖向流寓洞庭授書里中子室俱無今偶東歸就食邀諸兄之惡使得沾餘澤

要亦非吾族之幸事也　至城隍廟赴同善會以虞九有約乃往會知沖寰以狄家無謂事告詰其尊翁怒甚予恐其以激致訟欲虞九勸其尊人至鼎寰處盡叔姪禮消弭訟端虞九升士俱不可乃至廟遇曰夏聖傳與予同意乃復至虞九齋極言決當如前策元老深以爲然予與二兄皆心安仍至廟聽州尊講同善會　發散同善會銀都不依執事而雜亂無紀一則辰工執法不堅一則叔熙殷重不奉法也太弱末强洵不可治　廟中多貧人未報名者辰工執不肯發錢予與辰工言皆得略沾其惠發錢時諸友復亂意見互出予執不聽一如予約束終事井然後閱有詣予者雖其言不足憑然氣質之小疵則未嘗無之大抵遇事當安閒然諸友亂甚若異與之言終不見聽奈何　閱推蓬晤語
十六日
敬勝
在端士齋早飯氣頗不平出遇際五諸兄寫同善會揭　會江虞九問昨事云俱如予昨議大概俱停妥矣甚喜
十七日
敬勝
在館　代虞九作講義二條中庸天命章　論語學而章

十八日
敬勝
在館　作玉汝尊翁祭文景鮮至言景賢訟事約同至浦君屏家不得已陪行而已
十九日
敬勝
閱詩書禮樂志世法錄常熟倭防　閱史記禮書樂書律書　宿館
二十日
怠勝
在館　會虞九商玉汝家貧事又會龔廷右遇袁幼白金子蕃郁青南久不相與難以遽別雜談半日言語之間不無出入雖心所不欲然亦無卓然之概恐

聖人所謂危行言遜者或不如此也

格致之學

著作亦多

誠意之學

省察嚴

正心之學

敬勝九日

怠勝一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省墓　濟族人之貧　失省恩父墓

治平之學

消弭虞九兄家大訟

十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至館閱律呂新書完　又閱漢書禮樂志　閱同人藝文　與景賢同至海盦寺習射三回　至晚閱文宿

二十二日　敬勝

作子語魯大師全章題至午完半篇　王鑑老字來同往會錢靖侯時海寇焚刼崇明甚慘鑑老將舉靖侯於州俾立功贖罪也然靖侯實策之而不起奈何

二十三日　敬勝

完前題　閱洪範皇極內篇完九峯之意蓋準易而作然易爲宏遠矣　登善字來言與端士薦予於倪伯屏欲予明日往一見予素不喜見謁官長欲辭之以二兄意不可卻乃諾之　晚閱謄文二篇

二十四日　敬勝

至登善處同周臣元翊諸兄同見倪四尊　予與四尊初未相識以二兄薦不得不一往見之然未同而

言令人心怍止通姓名而已周臣與元翊晤語以予爲氷雪之腸

二十五日　怠勝

作諸葛銅弩說未果

二十六日　敬勝

王原達至共談半日原達好佛聞予輩講學以爲必闢佛也乃舉郡中章拙生輩爲言以爲闢佛必不可予曰世人闢佛但吠聲逐影初無定見是總爲成心耳使儒釋二說雖然並立其前必不能辨眞僞予意必胸有成竹不論是儒是佛其中確然能辨得一眞

是非方爲有得原達亦以爲然

二十七日 怠勝

與曰夏蕃侯同至學前看按院下學　諸友進按院動荒是乃同進院按察意頗佳欲改折三分麥七分米然尚在不可知之天恐將來必有難支之處也

弔夏玉汝父喪責僕怒頗中節　作省兵增糧議一篇　獨宿

二十八日 怠勝

是日聞海寇勢甚猖獗未審將來作何底止也

二十九日 怠勝

閱大學衍義補　至館　銀包中有銀一兩五分餘簡之不得家中缺用甚多今歲銀錢絕少失此不無悒怏然此實遺忘之過又何責焉因思伊川昔日曾失千錢只此可徵學問乃力自克　夢甚雜亂

三十日 怠勝

格致之學

著述亦進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怠勝五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與王原達論儒釋

十一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在館作夫仁政一節文頗佳

初二日 敬勝

浙江馮玄度來友人多羣趨之景賢亦拜門下復作劇延之因留予陪席謂予亦當謄詩文送之冀其一薦予不知玄度人品何如且以公分酒而予厠其間甚覺不韻非予所欲必有竟席踧踖者因決然辭之

初三日 敬勝

謄文改夫仁政篇後比并謄送端士

初四日 敬勝

送文與端士不值會郎元翊夜談留宿

初五日
敬勝

至館讀史論

初六日
敬勝

謄史論聞齋夫報初九日考信乃往會聖傳曰夏約同至府

初七日
敬勝

謁祀室　午間與尊素聖傳日夏同登舟往郡赴考至鹿城夜泊

初八日
敬勝

舟中雜閱朱昭芭稿及曰夏文傍晚至郡閱考信尚緩乃至尊素令叔家止宿　尊素叔老而孤予有舉諸同善會之意而曰夏亦有同心當謹識之

初九日
怠勝

同諸友往府前求府尊速考府尊限十二日　府尊坦夷率易是其佳處但太不事事在孟公綽子桑伯子之間

初十日
怠勝

至府前觀告示遇顧价卿談有頃　觀府尊倪四尊未免有太過不及之慨　舊書中得山海關志欲買之未果

格致之學

學業少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八日

怠勝一日

修身之學

不爲干謁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十一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與諸兄同見倪四尊送近作不及見而返此固屬可已諸兄皆知之卽予亦自知之然不能毅然力止亦是力行不勇處然不可見而不見此心固自坦然與望澤者不同也　聖傳曰夏二兄先歸寓所予與尊素隨路覓舊書店恐或有不經見之書也約行數里不知寒餒亦可謂有書癖矣　覓得鄭伯謙太平經

國書一冊

十二日 敬勝

在寓所雜閱時文及太平經國書　郡中飢荒特甚兼以寒凍日凍餓死者無慮數人里巷俱無生氣又男婦皆遊手樂飲食不事生產至此飢荒之歲猶然泄泄閒婦人多有毀身自給者風俗惡劣一至於此長民者不得不引爲已過

十三日 敬勝

入試題仲弓問仁全章落想稍別下筆甚格格不通至夜始克完篇殊不慊意第二題所謂治國四句隨

手寫去頗覺順暢要之俱未爲得意之作也　向來謂人但當盡力讀書探討道義至於舉業只就臨考時略做一二月工夫可耳以今觀之正不其然凡事俱要豫先做透如炊沸湯務使百滾待火候既到或可停歇以後或溫或暖皆可取食其火候未到者正不可强作大家也要緊處全在少年時一氣趕透

予輩宿寓凡六日夜時有笑謔起居亦不甚敬議論心得亦少是亦學問之怠

十四日 敬勝

別尊素令叔歸舟至崑山登岸宿顧吉生尊使家

予雖貧賤然處太平時未嘗日止二食間或有之論時必餓自今歲荒歉物力甚艱諸兒在寓所皆日食二餐予亦同之亦不覺飢是日侵早食直至暮夜亦復不覺豈服習故耶亦志存淡泊也　旅處時尊素之勤聖傳之慎皆旅處所當學者

十五日 敬勝

趁小舟歸天大風寒舟無蓋藏予四人擁棉被自遮猶覺凍縮見道旁倒死者累累甚爲痛惻　傍晚至家是役止各費錢一千六百亦可謂能節省矣

十六日 怠勝

入謁祀室　登善來晤少頃　理雜事一日

十七日 致齋 怠勝

至景賢館云於是日結訟事苟不得不往一看然致齋之日不得已出外又復飲酒可謂不敬矣

十八日 敬勝

祀神　祀先以歲儉止設脡素四簋雖甚儉薄然禮儀之間誠敬之念固自不減也　以祭餘奉母歲儉物薄兒女衆多又時念先君不能同享固不能爲歡也

十九日 敬勝

買魚供恩母　予每臨歲時祀先凡恩父祭餘必全以歸恩母今次以儉薄不及奉聞恩母頗以爲言是亦予禮意未到處予每每率直以後不可不再三檢點　冬至禮當設遺像以歲儉乏果品止設節祀於祀室

二十日
敬勝

會端士不遇至周臣齋晤談時飢凶日迫道旁凍餓死及遺棄小兒者日累累周臣哀之收養一二已而不勝收慼然憂之乃共謀一長策欲易行而可久予初欲令周臣施糠粃餅已而思久飢者腸多細糠餅塞腸或至誤殺惟穀氣能養人不如施米湯策最周臣及曰夏元翊俱以爲可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致齋不誠

正心之學

敬勝八日

怠勝二日

修身之學

能甘淡泊

齊家之學

祀先盡誠　事恩母敬　待恩母率直

治平之學

與周臣言施米湯法

十一月下旬

二十一日
怠勝

在家理雜事并省五房及王景賢官事廢業一日

二十二日
怠勝

閱時文　理雜事　夜坐二鼓

二十三日
敬勝

閱時文　傍晚晤端士端士憂歲荒亦念飢民之死無以活之予與言施米湯之說端士甚善之予歸燈下作施米湯約一篇

二十四日
怠勝

閱時文　理雜事　夜坐二鼓

二十五日
怠勝

閱時文

二十六日
敬勝

閱時文

二十七日
怠勝

作文一篇題妻子好合二節意思稍別文不慊意至晚完　是晚在景賢處飲酒歸頗有恣肆之容

二十八日
敬勝

王端士來言施米湯之舉一家俱有同志今已行一二日矣而飢民多無狀者畏其生亂意欲已之予謂無狀者必強乞非飢民無以小過廢美事因作書貽之　夜坐二鼓

十九日
敬勝

閱時文　孚光來將赴府考也閱孚光文甚不進絕無靈慧處將來試中恐無佳望奈何奈何　閱德業

二錄亦甚草草予以其舉業未進勉其於二錄專紀舉業勤惰進退雜談至夜半乃就寢

格致之學
旬中夜功頗密　文思不進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四日　怠勝五日

修身之學
能甘淡泊　二十七日有恣肆之容

齊家之學
居家清肅

治平之學
勸端士堅施米湯之志

十二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行朔禮先君忌日在邇時懷感愴　讀曲禮　改希宣文閱時文　三叔祖來蓋予同高祖者向寄迹洞庭今窮來歸兄弟不納有搆之者又生釁怨至飲食俱無所託窮而將歸乃復來謝前日同善會之恤予

哀之留午飯更欲與辰工商借錢與之不值而去受老以夜巡條約與予閱大意雖與支更說同然多是以勞待逸又不設木柵不設救火器未爲精當也

初二日
怠勝

閱周禮

初三日
敬勝

閱書經禹貢想見聖人大經緯處

初四日
敬勝

閱書經禹貢至大誥　夜坐三鼓　是日不能容小僮愚蠢之過多有躁急　洪範注疑尚未通貫古人

之意

初五日 敬勝

虞九兄郡中歸往晤雜談半日略曠・閱書經上卷

完夜坐三鼓

初六日 敬勝

散齋

整理書室治雜事至午鄉親蔡三舍來言田事至恩

母處少頃　夜坐三鼓閱書經泰誓至召誥

初七日 敬勝

閱書經夜坐三鼓書經完　是日顧殷重來言百姓

飢死者衆意欲斂麥數石至除夕散之人各一升以

爲一日之惠似亦甚妙之策當與周臣諸昆言之

初八日 敬勝

致齋

詣祀室告祭期　懸先君遺像易黝巾素服瞻拜遺

像回思往日不禁淚下　讀禮　虞九來出接見談

少頃即別致齋日不當出見客然虞九非俗客其見

權也　夜坐三鼓

初九日 敬勝

拜先君遺像　忌日設祭并祭二先妣有事於尊者

可以及卑也　五房叔父子來以祭餘留之予不敢

餕忌日故也　居喪三年罪惡彌貫易吉之日痛悔

前非期滿三期而後復寢今三期已滿一載之中幸

無失墜回思前過彌堪痛心因作宰我問三年之喪

一篇一以寄思慕一以箴過惡也

初十日 敬勝

有不誠之言一　謄出昨文三鼓卧　是夕謄文之

後餘悲在心仍獨宿

格致之學

讀書有得　夜讀甚勤

誠意之學

忌祭盡誠　齋戒盡誠

一旬時念先君

正心之學

敬勝九日　忌勝一日

修身之學

一旬蔬食　克治精嚴

齊家之學

敬恤族祖　忌祭盡禮

治平之學

十二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讀禮　景賢來約明日同進考蓋時以歲儉府試生童俱即於本處類考封送也至景賢處雜談至晚宿館中

十二日敬勝

是日聞海寇勢甚熾將來必登陸必犯城郭沿海將帥人人縮首深可憂也　又聞海寇以銀爲夜巡之號失銀則殺夜巡想甚新奇得使貪使詐之術莫謂賊中無人也　宿館中

十三日敬勝

復內寢

十四日敬勝

與孚光同至州前遇錢靖侯將至予家告別乃同往會江君遂又同君遂往會王鑑老時鑑老在隆福寺坐定雪中劇談半日比別雪已寸許矣又以徒步不便乃宿寺中與鑑老共談身世之事時久旱雪作頓忘夙憂來歲生機似有一綫可望乃相與酌酒痛飲話至三鼓抵足卧一歲以來未有如此夕之樂也監同

監衛將來海盜必先犯松江三代以後知取士不知養士・內重外輕

十五日敬勝

在寺中登善兄來略譚鑑老邀款錢靖侯乃同至鑑老處飲酒至晚歸

十六日敬勝

閱禮記・通侯兄來共話會講及小兒館事至午後別　讀禮至二鼓小學何爲不輯詩經　內則

十七日敬勝

閱禮記二本

十八日敬勝

會王石尹商日夏會事石尹意欲約日夏諸高足豫支束修少許以濟目前之急是亦甚妙　費伯言貧病將死見其子甚哀之惜歲荒無以活之耳　讀禮

一本禮記完　卧後時時念費伯言若身死衣棺尚不可得未審同善會中近日尚可得棺否又其子俱無棲泊無法以處之心殊戚戚

十九日敬勝

清結志學錄　費伯言子來言父病狀意在乞貸伯言固陸氏族壻向曾貸恩母銀五兩予銀二兩三年子母未償今病日就危篤意更傷之以歲荒僅與米一升

二十日敬勝

日夏來聞崑山兵譟之變縣公萬允康有才名予聞

其所行甚奇頗疑之今果然也崑山非無事之地奈何至蕃侯兄處共閱盡心下第末完晚歸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正心之學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十二月下旬

二十一日

燈下紀思辨錄十五條　三鼓宿

二十二日

敬勝

與曰夏望錢靖侯知其將歸也　又同會景賢留飲

昏後歸嚬廢半日未免爲口腹所累心甚悔之　紀

思辨錄十條三鼓宿

二十三日

敬勝

費伯言子攜舊書來欲換錢譜既無用予又乏錢且其家積惰貧困固所自取況遇此荒歲予豈能爲從井之救勉與麥一升　費伯言病必死即不病死亦當餓死死後必無棺木乃至周展工處問同善會不值又訪叔熙殷重俱不值又訪徐子久云久不施棺矣嗟乎此亦伯言之命也可爲游手好閒喜食懶作之戒　江君邀招飲至二鼓歸酒席過豐雖有爲而設非專爲予輩然飲食無異平時檢身治心之功亦稍疏矣　是日在虞九齋共歎今歲講學之疏并商來歲紀錄事予欲略去煩文改從簡易易志學爲寡過期於紀過不必紀善所書之事亦必務紀其要緊者是亦節省工夫并力學問之一法也虞九深以爲然

二十四日

敬勝

紀思辨錄十條三鼓卧

二十五日

敬勝

公差來言姚履卿事對之氣甚平亦昨日能自克也

費伯言死至周展工處處置　以下脫失數字　紀

思辨錄七條三鼓卧

二十六日 敬勝

處置棺木與費伯言　途中聞沈達公之父逃不勝驚憂悔前日之過怠也　張龍貧餓將死欲賣其子而苦無售者以其所屬故也聞曰夏欲覓一僮乃領至曰夏處俾留用數日觀其可否　是日在州前見有婦人食子者此世道之大變雖中原此風已不可言然吾輩則自此婦始所當涕泣而熹之者也聞州尊僅行薄責逐出境外於是乎失政刑矣又賢者之流皆持議爲必不當殺人心如此甚於禽獸將來相

食之慘不知如何底止也

二十七日 敬勝

至曰夏處約同會王端士張龍適在予問之知其子早復私歸又夜來甚多可笑不可畜也豈此輩已登鬼錄固無法以活之耶仍令張龍領歸

二十八日致齋 敬勝

是日致齋之日禮不當出走然歲杪多事家貧乏僮必拘此禮則至於廢事而來迂拙之誚亦惟存此心焉耳

二十九日 敬勝

除夕祭神歲祀之禮皆沿襲上世兼以歲荒祭物甚薄草率粗略莫此爲甚且以下缺失數字古禮之所不載者統俟成名之日舉而整齊釐正之也　祭先甚敬　侍母夜飲家庭之間雍雍肅肅惟痛先君之見背耳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正心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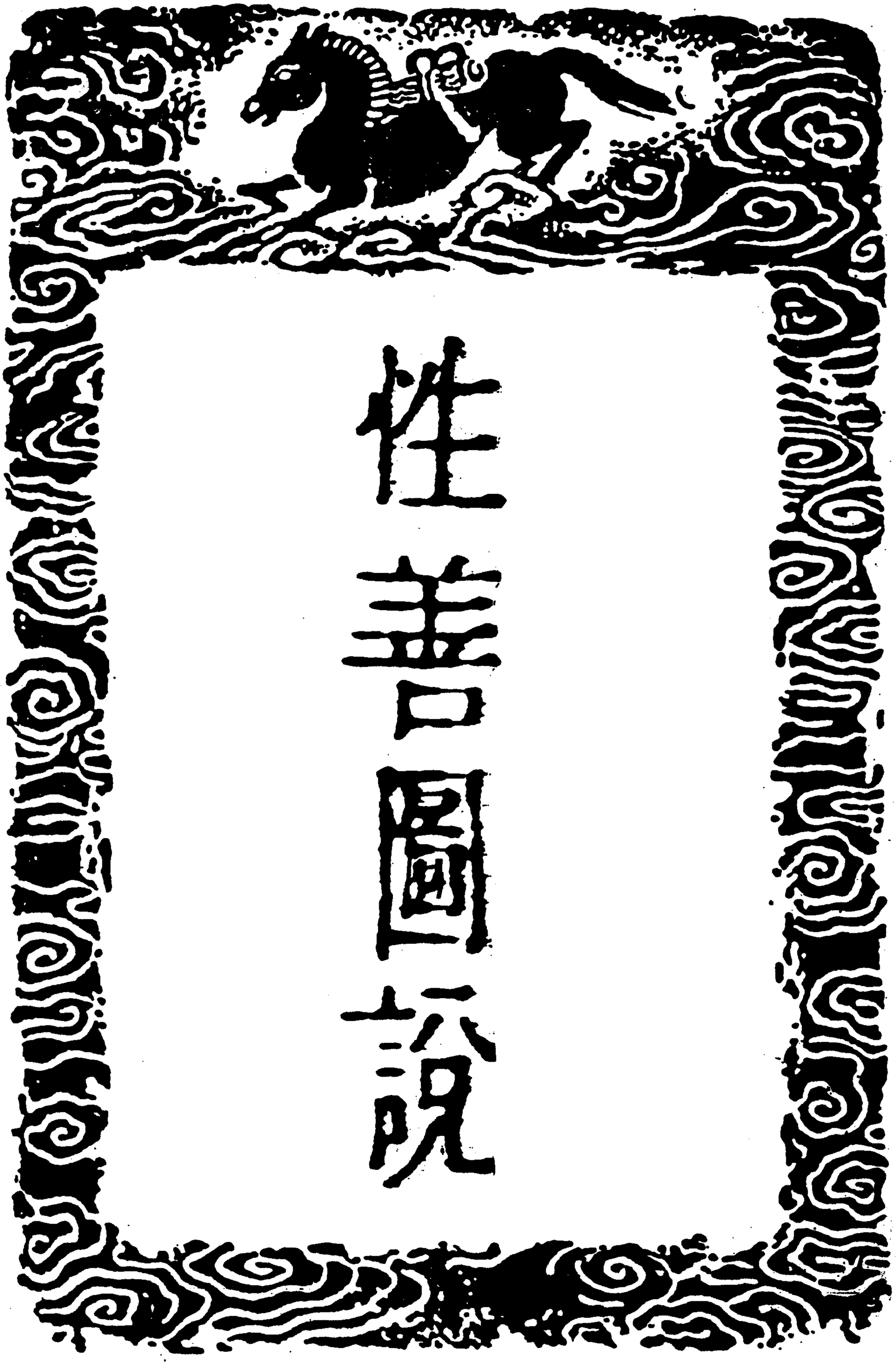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志學錄　卷終

後學唐堯棟檄校


性善圖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

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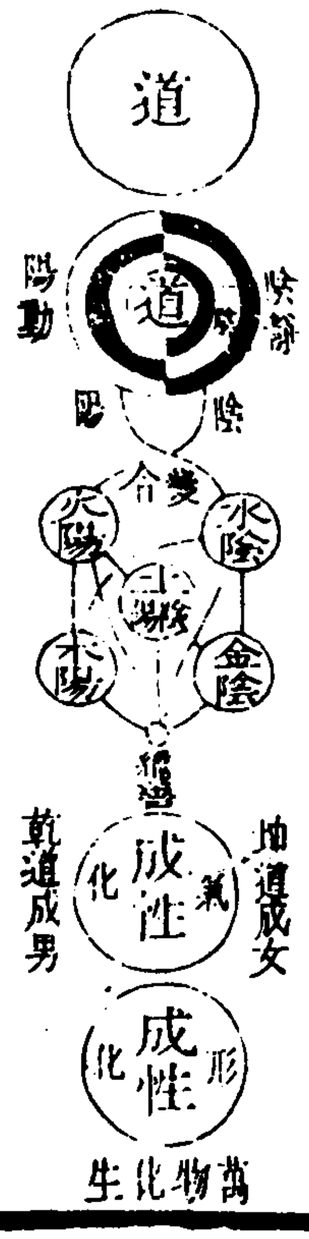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性善圖說一卷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性善圖說

丙午端月克艱陳生來自澄江會講於升書馬先生之賁深堂共論性善之旨余出昔年東林舊講義與諸友共讀中有性善屬氣質之說諸友讀而躍然以喜者過半然終以宋儒有義理氣質之說不能無少疑頗著辨論歸而思論性之旨莫備於易觀性之法莫妙於太極圖因憑易論圖憑圖論性稍爲發明以見人性之善正在氣質非余臆論庶質之當世賢人君子有所就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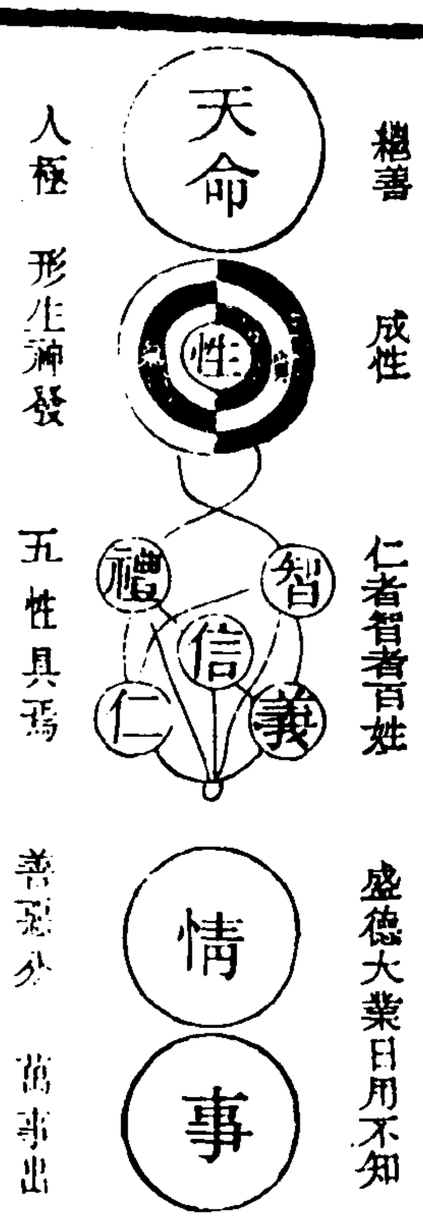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論性之原也古之聖人言性者有矣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性之大原出於天於此可見然未嘗親切指示於天人相命之際言之也惟孔子讀易於卦畫陰陽之間實見夫天人相命之理恍若目可以覩而手可以指者特揭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後人義理氣質之說由之以起矣蓋後人不察性之一字爲人物公共之性又不察善之一字爲人性獨有之善而但見人性之參錯不齊不可

獨以善名之也因舉惡而歸之於氣質舉善而歸之於義理若曰天命之初未著於物其善固如是耳而不知天命之初未著於物此人與物之所同而未可獨以歸之於人者也今試以周子之圖明之自陰陽五行以上皆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繼之者善則陰陽五行以下一圈圖說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耳此固天與人物將接未接之頃但可以善名而不可以性名者也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時而有氣化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之時而有形化於是萬物始各一其性而有性之名夫是之謂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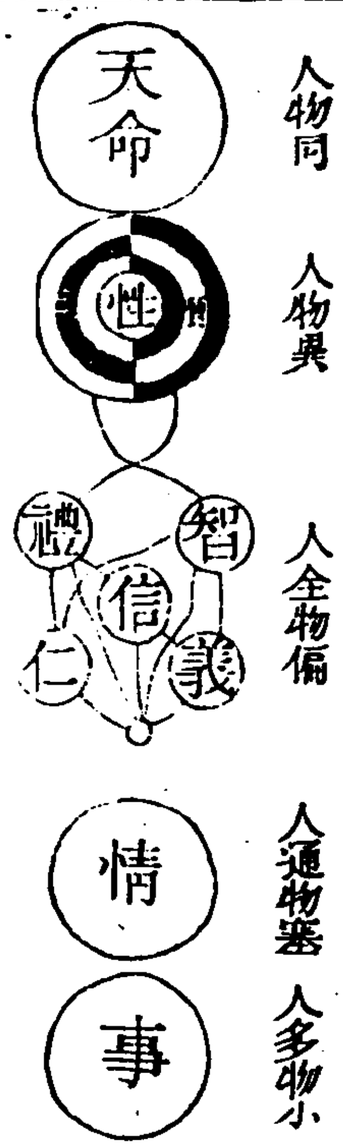
者性是成性之中萬有不齊而總其倫類之大凡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故曰人之性善是善也正以人之氣質得於天者較物獨爲純粹故有是善非於氣質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物不能得而人獨能得之也然則何以謂之義理也曰是卽氣質中之合宜而有條理者指而名之也何者爲合宜而有條理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是矣因四端知其有健順五常因健順五常而知健順五常之所由來者實本於陰陽五行之德此所以謂之義理而非於陰陽形氣之外別有一物焉謂之義理而人可得之以爲性

也此周子所以謂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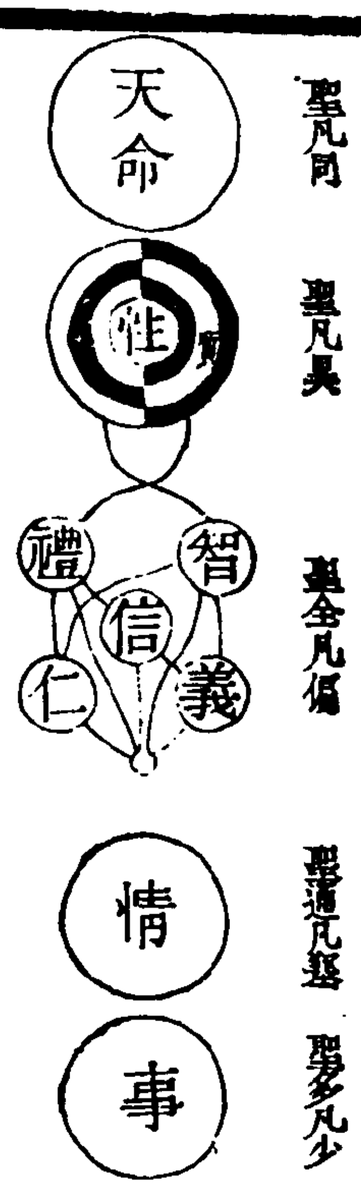


前圖乃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圖故就陰陽五行以上觀天地陰陽五行以下觀人此圖則就人而觀者也周子所謂人極則孔子所謂繼善也繼善似不可以人極然繼善之善卽一陰一陽之道道卽太極人所本之以立極者是卽人極也若形生神發則成性也性成於形生神發之後則必有氣質而後有性而人極不可遂名性也若性之有五則所謂仁義禮智信之德得天五行之氣而生者自聖賢以至於凡庸固無不全不備然其間氣稟不齊則卽於全備之中而亦有偏輕偏重之異故得木氣多而偏於仁

則謂之仁者而其所見亦偏於仁得水氣多而偏於知則謂之智者而其所見亦偏於知得五行之氣俱偏且駁而五德俱偏且駁則謂之百姓而日用不知是仁也智也固善也卽日用不知亦善也何也百姓但不知耳惟其亦有是五德故有是日用若禽獸草木則弁日用而無之矣故全備之聖人發而爲盛德爲大業而日用不知之百姓亦發而爲與知爲與能盛德大業善也與知與能亦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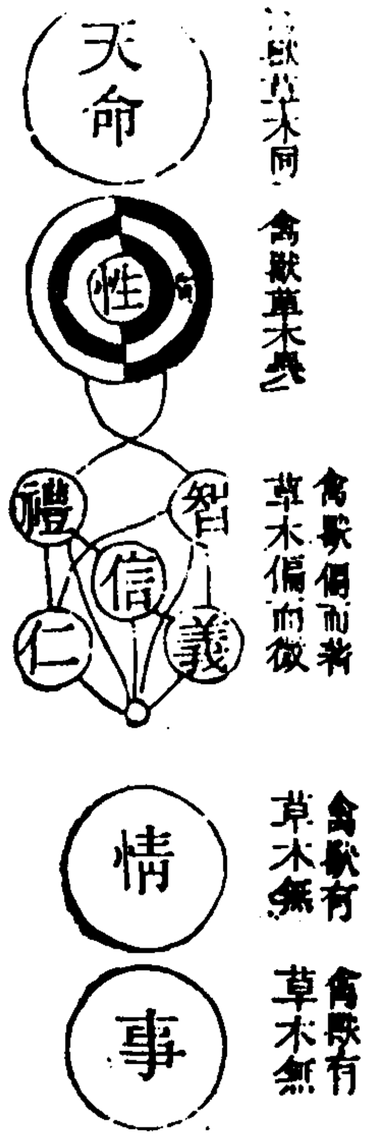
人與物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人性善物性不善者何也曰此人之所以爲靈物之所以爲蠢而性情有偏全通塞之不同事爲有多少之各別而不可不觀之太極圖者也蓋人與物未有氣質之先渾然天命耳物固不得拒之以爲己無人固不得專之以爲己有也此人物之所同也至一落氣質而人與物遂相去懸殊矣同一五德也人則全而物則偏雖人之中亦有仁智之殊物之中亦有五德之目而人終處其全物終處其偏也同一知覺也人則通而物則塞雖人之中亦有昏蒙寡頑之



屬物之中亦有猩猩鸚鵡之儔而人終處其通物終處其塞也同一事爲也人則多而物則少雖人之中亦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輩物之中亦有子手拮据子口卒瘠之倫而人終處其多物終處其少也惟其全惟其通惟其多故雖賦秉偶虧終可通於聖賢之路惟其偏惟其塞惟其少故雖靈明偶露終難勉以學問之功此人性之所以爲善而物性之所以不得爲善也

人之氣質之性其善如此而人性有惡儒者輒以歸之氣質其故維何曰予以性善歸之氣質者以人之性對物之性而觀也儒者以性惡歸之氣質者以人之性對人之性而觀也以人之性對人之性而觀則見夫氣質則聖者上而凡者下也五德則聖者全而凡者偏也情知則聖者通而凡者塞也事爲則聖者多而凡者少也所大同者惟天命耳故以善歸天命惡歸氣質以人之性對物之性而觀則人與物之氣質眞有同異而聖凡之氣質異而不害其爲同人與物之五德眞有偏全而聖凡之五德偏而不害其爲

全人與物之情智眞有通塞而聖凡之情智塞而不害其爲通人與物之事爲眞有多少而聖凡之事爲少而不害其爲多固無藉於大同之天命而後始見性之有善而無惡也夫無藉於大同之天命而後始見性之有善而無惡也世之爲告子陽明之學者雖欲爲無善無惡之說而終不能自託於大同之天命卽有同異偏全通塞多少之分而不害其爲同異偏全通塞多少則世之爲荀卿揚雄韓愈之學者雖欲爲性惡性渾性有三品之說而終不能有妨於皆善之氣質此吾之說不爲無功於性學而不得不爲天下之言性者一綱陳之也



人之性善然善之中萬有不齊故必觀於其萬有不齊者而後人性之善始見物之性不善然不善之中亦萬有不齊故必觀於其萬有不齊者而後物性之不善始明明其所謂不善者而其所謂善者益可得而知也今夫物與人對觀則但見其不同於人已耳及以物與物對觀則禽獸與草木其天命無不同也而氣質則禽獸與草木異矣五德又異矣情知事爲抑又異矣且不特禽獸與草木卽禽獸與禽獸草木與草木又異矣抑不特禽獸與禽獸草木與草木卽禽獸之中同一馬也而良駑異同一牛也而馴犢異

草木之中同一參芪烏附也而美惡異以至於異之極而有竟至於相反者如火之性本熱而海之中有陰火水之性本寒而山之中有溫泉天下不以陰火而遂謂火之性寒不以溫泉而遂謂水之性熱蓋有恆者可以爲定訓而無恆者不可以爲定訓也故以物與物較卽其萬有不齊者而彌見其雜以人與人較卽其萬有不齊者而彌見其純其純也雜也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夫同是萬有不齊也於物則謂之雜於人則謂之純何也人可以學問而物不可以學問也人可以學問故萬有不齊而可以至於齊物不可

以學問則萬有不齊者亦竟成其爲不齊而已矣其所以能學問者何也靈故也全故也通故也則皆氣質之爲也故曰人之氣質善舍氣質之外無性也

附跋言

性善之說始於孟子千餘年後異說無敢置喙乃韓愈氏號爲知道而曰性有三品豈孟子之說啟其端而未竟其旨猶未足以服韓愈乎又五百餘年宋程子張子始伸明義理氣質之性以爲天命無不善其不善者氣質耳嗣是而天下之言性者始不敢以不善疑天命而異說於是乎再熄然自天命之說行而談性者又率歸於要渺以性爲無善無惡而文之曰善且不有何況於惡其說彌近精微而實祖告子悖理愈甚世之人雖有聞而疑之者然卒無以破其說也陸子桴亭此圖此說發明人性之善正在氣質之外無性會通天人貫穿萬物言簡而意該理實而辭顯使韓愈氏之徒既不得致疑於三品之雜而爲告子陽明之學者又不得借天命之說以伸其虛無要渺之論其有補於性學而有功於孟子程張蓋不小矣或以此爲翻駁宋儒義理氣質之快論此豈知吾桴亭

者哉毘陵同學弟馬負圖識

按程張論性創義理氣質之說至朱子注太極圖說復補以不離不雜四字其義可謂精矣迺後儒因此往往高譚天命之原謂夫人生而靜以上原无一物藉以伸其無善無惡之旨杳渺元虛莫可究詰而矯其弊者則又動援荀卿之論以與孟氏相雜糅若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焦禮堂孟子正義排擊宋儒不遺餘力而要其迷惑性眞違離道本較諸陽明氏之失殆有甚也今得桴亭先生此圖以羽翼程朱彼二家者

其咸可以折服已夫受祺識

性善圖說一卷終

後學陸朝琮敬校

虛齋格致傳補註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虛齋格致傳補註自序

余自七歲受大學十二三蒙師解章句頗能領略獨至知止二節則茫然不知所以後每講說必格格輒欲去之爲快丙子丁丑間與同志講大學一以朱子爲依歸然於二節終不能無疑義時時有格物錯簡之思矣顧於朱子之說向屬深信而錯簡之說無所援據以後學而擅更古聖賢之章句有所不敢藏之於心未嘗忘也丁酉過錫山讀高忠憲公大學古本題辭慨然有會於蔡虛齋先生所更定之格致傳越數日至江陰靜坐廣福山房恍然於知止節見居敬窮理之旨焉於是益信爲格致錯簡輒奮然欲援筆補註而無其暇積胸中者又二年今歲庚子四月朔讀書齋中偶閱虛齋蒙引復覩前說不覺此心之躍然而動也夫學者讀古人之書非必好奇喜新樂爲更定亦務求此心之安而已大學古本義不可通故明道伊川皆有所更定朱子則既更定而又爲之章句焉千萬世而下舍朱子其容他議哉顧格致一傳乃大學入門之要千古聖賢傳心之典而竟失之雖補傳大意未失而語非舊文不特學者之意有所未安而於朱子之心恐亦有所未慊此亦深信朱子者之所不憚詳求者也夫深信朱子者孰如虛齋亦既爲之詳審而更定則於朱子之意或稍有當矣故竊不自揣僭爲補註而又列諸儒之更定者於前以引其端仿朱子之意爲或問於後以廣其義雖未敢即據爲大學古本之舊而居敬窮理則固朱子格致之本旨或庶幾其無倍焉耳桴亭陸世儀識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蔡虛齋先生更定格物致知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之所生謂之物人之所爲謂之事學者之所當格盡於此矣然格非可泛濫而無序也凡物必有本末凡事必有終始本始所當先也末終所當後也於此窮格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後之則由本及末由始及終一以貫之而近於大學之道矣

虛齋格致傳補註　一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先後而近道則知止矣止者道之至極卽至善也定謂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居敬之事也慮謂思辨精詳得謂得物之理窮理之事也格致之道一居敬窮理無餘事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物有本末之義也聽訟新民之事末也使無訟明德之事本也無情實者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而民志畏則本正而末治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者至致也既知物有本末此卽知之已致也不言事有終始者省文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附或問

或問大學一書經二程朱子更定無餘蘊矣何以格致一傳必至今而始正也曰大學之書若不可更則古本而已矣以古本之多不可通也故先儒每以更定其更定而必歸一於朱子也則以朱子之分經分傳特有條理而章句之釋尤明白而易

虛齋格致傳補註　二

知易從也其格致一傳猶未更定者或以古本如是二程子之所更定亦如是朱子偶未之察歟其至今而更定者亦非一人一已之私董公槐葉公夢鼎王公柏車公清臣宋公濂方公孝孺皆主之矣主之而其義可通又不倍於朱子不倍於孔曾則亦何嫌何疑而不爲更定也曰諸賢更定而子爲之補註何也曰經文渾樸而深厚讀者或未能卽通且朱子之註三節者一則以屬經文一則以釋本末矣是其大意皆有所向學者仍其舊而讀之則於格致爲無爲矣且是志也金華宋公常欲

爲竟句予之志卽宋公之志也非敢爲僭也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朱子以物爲明德新民事爲知止能得而予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之所爲謂之事何也曰朱子之訓事物本經文相承以爲說也然虛齋已有未安之疑矣予以事物屬天人非予之私言周子太極圖之言也太極圖之言以人之萬事配天之萬物伏而思之天地之間物與事之外更無他矣且亦非周子言之中庸蓋先言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言萬物之無非道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凡事之無非

道也天地之間舍物與事無道然則格物者舍物與事又安所格哉曰經文專言物而此兼言事何也曰事與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天人分之則事物爲二合而言之則一物而已物者天所生之物事者人所生之物也事不可以兼物物實可以兼事故經專言物傳兼言事也

曰知止之止卽止至善之止故朱子以屬經文而予以傳格致何也曰知止之止卽止至善之止也而定靜安慮則格物之功也格物之功總爲至善故言格物者不妨言止若屬經文則言綱領之後必言條目而乃繼以定靜安慮得以爲工夫則工夫在八條目以爲效驗則未有條目未陳而先言效驗者也故以爲傳格致此理之無疑者也曰先儒董槐亦以爲傳格致矣顧皆屬於物有本末之前惟虛齋則次於後今予從虛齋何也曰以理與文義觀之則虛齋爲優也傳言格物故承之以知止也知止之與知所先後有淺深乎曰無淺深也無淺深而前言近此言止何也曰止卽道道卽止也知所先後而近道卽知止也若以知止爲知道之深則既知其深矣何以復曰定也曰知所先後

與知止之知卽致知之知乎曰知固無二也然以觀乎次第則知所先後之與知止者言知之始而此謂知之至者言知之究竟也定靜安爲居敬何也曰此程朱之說也朱子或問之言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是格物之不可不居敬此學問之原本也朱子不知此節爲格致之錯簡故諄諄焉欲補一敬字而陽明子亦不知古本之傳格致有居敬之義故其詆朱子曰大學何故特遺一要緊字而煩後人之補之也皆錯簡之誤之也曰定靜安之必

爲居敬何據也曰朱子或問之言敬也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定也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靜也整齊嚴肅安也曰慮得之爲窮理何也曰朱子以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爲窮理之法慮者思也此所以爲窮理也曰易處事爲思辨何也思慮屬心處事則於外也易得其所止爲得物之理何也朱子之意在承至善而此則傳格物也曰格致之道一居敬窮理無餘事何也曰格致儒者終身之事居敬窮理儒者終身之功舍居敬窮理而言格物非

格物矣故曰無餘事也

曰何以知聽訟之非釋本末也蔡氏曰釋本末則必釋終始不釋終始以此知不釋本末也且本末之在經文非綱領非條目也於此而釋之將不勝釋矣然其辭則固釋本末也釋本末而物有本末之言固格物致知之傳則釋本末者卽所以釋格物致知也夫亦未失朱子之意也釋本末而不及終始何也事卽在物中故經文止言格物而不言格事物也釋物而不釋事益知此節之傳格致更無疑也

問石經大學卽古本乎曰非古本也石經大學出自近世編次復與古本異豐坊云得之某塚蓋汲冢書之類卽坊僞作也曰諸儒多重古本如王文成高忠憲皆主之然則二先生非乎曰古本非不可通也但二先生之訓古本皆言簡而意未詳朱子之章句則五百年來童而習白首而吟誦者百千萬億人矣其大旨無倍於聖賢之理則自無倍於孔曾之舊必欲易而從古本是返三代而爲羲農也不特不可亦甚有所不能矣

問大學古本無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句而虛齋增之何也曰此則在儀象安而不敢自爲更定者也蓋虛齋之意雖云更定亦本程朱而已

方正學先生大學篆書正文後題辭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格物致知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皆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

以釋格物致知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嘗受學太史公與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第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顧亦以待後世之君子耳世之譊譊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

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格致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意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乎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前章更定大學經傳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二節自天子一節其本亂而末治一節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四章釋格物致知

蔡虛齋曰情竊謂諸先輩所定亦有未安者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云云然後繼以知止而后有定云云而終以子曰聽訟云云如此則由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之次第也竊復更定於左以俟後之君子

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終

後學王康書敬校

淮雲問答輯存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同里後學唐受祺輯

桴亭先生遺書之一

桴亭先生行實載有淮雲問答一卷原書已佚受祺讀陳確盦先生淮雲問答見其中載桴亭先生緒言甚夥斷簡零編俱可寶貴爰纂錄若干條題曰淮雲問答輯存竊意先生原書此數條亦當備載學者能沈潛於此則於窮理之原治心之要兩有益也　又案確盦先生淮雲問答成於崇禎巳卯年桴亭先生作書後一首在庚辰孟春而志學錄則係辛巳年所記是淮雲

講學當在作志學錄之前二年也原書臚列諸家異義茲既別爲桴亭先生答問自應專錄一家之言此廼輯錄之體應爾非敢割裂原書識者諒之

問權之衡物鏡之鑑物心之度物一也顧太山之高可衡其輕重乎千里之遠可鑑其毫末乎六合之外可度其事理乎苟但論其力之所能舉明之所能照知覺之所能及者而已則君子之於道不幾有窮乎

答曰君子之於道也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知其所當知道也不知其所不當知亦道也豈惟六合之外即跬步之間有不能知者矣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也

又曰六合之外不必知舍虛而務實也老農老圃之不必知舍小而務大也

又曰權與鏡雖可借喻然天下之物惟心最靈天下之事只是一箇實理實理只是一箇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何論遠近故聖人在上四海之大萬民之衆莫不知其險夷厚薄愛憎去就之情其大經大法因革損益坐之一堂而天下之事皆理矣拘拘於遠近

形迹之間以論道不亦陋乎且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雖聖人有所不知所不能可以與知與能者中庸之理也有所不知不能者不必求知能者也此非君子之窮於道正見道之無窮處惟道無窮故學亦無窮所以我儒之學以達天爲量而求盡之功終無已時知此然後可以論道

問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事同旨異其理安歸

答曰養心只是收放心工夫凡人放心都是人欲牽纏將去寡欲便牽纏處少心易操存此養心莫善於

寡欲之旨也人欲日去天理日來方可言誠荀子看誠字太粗淺把作養心起手工夫未免鶻突

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分別又何如

答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問朱子曰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一註腳

答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問仁義二字如何分疏

淮雲問答輯存　三

答曰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處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

問萬事根本於太極太極卻在何處

答曰太極即散見於萬事

言夏評曰何等直截不然幾認太極爲一物矣

問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爲性後儒多宗之看來實是微妙但只與孔孟言性不合其故何在

答曰此只是看差善字以爲有形迹有作爲故說無善無惡其實善只是天理天理只是平常有何形迹有何作爲故愚以爲不明性善的善字須看未發謂中的中字

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爲顏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復問流求仕其不同者何故

答曰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子所以不求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

言夏曰必如此論其義始全

淮雲問答輯存　四

問格物致知朱子與陽明之說如何

答曰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他把致知二字竟作明德二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因指天曰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

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攷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問未發時之主一與已發時之主一有分否

答曰戒懼慎獨分兩之功也敬字合一之功也知處要分明行處要合一

問誠敬之別如何

答曰誠字著實敬字精明誠得精明即是敬敬得著實即是誠無不敬之誠亦無不誠之敬

問桃應章孟子之斷爲經乃李延平謂後世遇此

等事亦須變通變通之法如何若周世宗之詔問恐騎恣益甚以人命爲戲固不可矣竟置於法又無此情此理若效竊逃恐宗社爲重又不能脫然而去將何以處之

答曰孟子此章議論是說箇常理之極爲臣者必當全忠爲子者必當全孝使臣子皆存此心則天下不患有難盡之忠孝矣李延平變通之說在周時已自有議親議貴之例矣至於今功臣殺人尚得免死家主無故打死家人只問徒罪況天子之父哉萬一有之恐懼以事父哀矜以恤下使天下諒我之心而已

問大學小學之殊

答曰古者小學是教人規矩節目名物度數今其說雖散見於少儀曲禮諸篇然不得見其全矣文公小學雖佳我亦以爲近於大學而不便於童子句讀但文公曰小學工夫已缺須以敬字補之甚妙然敬字但補得規矩節目至於名物度數須於格物中補之蓋格物所以窮理也窮理則名物度數俱詳矣

問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吾輩平日有一心得輒躍然欲爲同志道之即用力禁制不覺又發雖公善之懷恐是伐善施勞之病幸析言之

答曰只看本體如何若有爲己之心雖有得輒以語人亦是問辨工夫不害其爲公善若有爲人之心雖緘默不言亦是矜己守殘亦是驕心吝氣不免爲伐善施勞

又曰無伐善無施勞工夫儘深細凡見善勞而有一毫欣喜自得者皆施伐也而今學者且不必講恐涉助長到得後來工夫純熟自無此病問何爲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惟仁者生知安行故於善勞處只是自然而然不見形迹若智者便有一種欣喜愛慕手舞足蹈光景也是伐善施勞然此是長進工夫恐用

力克除善機反爲阻遏曰然則何云工夫純熟自無此病曰工夫久則愈眞眞則愈澹浮氣盡斂一歸平實不求無施伐而施伐自無矣

問未發之中

案夏玉汝有光答詞云釋氏之靜寂與吾儒之未發氣象雖同實有毫釐千里之別天下未有動而不靜靜而不動者今釋氏放棄人倫專求靜寂其於動靜二字已絕其理矣譬之草木枯槁之後永無生理吾儒合外內兼人已天理渾然夜氣清明論未發之大段如此其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譬

之視聽言動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但自常人不能必自戒愼恐懼者而後有此耳中庸教人正要如此不然何以爲天下之大本

桴亭先生曰吾兄論未發之中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云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可謂精妙之極前弟與虞九兄論未發及與吾兄登善兄指岸草相發明時意正如此得兄再一發明此道若揭日月矣但謂未發常人不能必自戒懼愼獨者而後有此弟竊謂不然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常人豈有無性者乎但常人有性而不能盡性有未發而不能有中耳然常人亦有偶合中和時節但不能察識擴充以致之聖人則能致中和此其所以異也

問曾子孟子之學孰可效法孟子質敏曾子質鈍學聖人者亦以敏鈍爲難易否

答曰曾孟之學原無不同學曾卽所以學孟學孟卽所以學曾卽所以學聖人者亦以敏鈍爲難易否所以學曾何可分也其不同處只是敏鈍耳然學道無關敏鈍只有志之堅與不堅耳

問求人舉我固所切戒人自來舉何以處此將舉一事迫不能待雖事幾未及亦欲一朝立就果有濟於事否耶我以道正人人不能從卽從之或作

或輟抑當怒之否耶

答曰若人無心之舉我亦以無心處之若有心之舉此侵人也當亟遠之問有心無心何以辨曰但胸中絕去好舉根子舉至卽察無心有心自然立辨

問聖門傳道何以獨稱曾子豈聖人眞有微言祕旨但以告曾子而諸子不聞者與且性與天道子貢聞之一貫之理兩賢同告何後之言傳道者不及子貢也

答曰此吾儒之所以貴乎任也子貢之學晚年大進未必遜於曾子然而無傳道者未嘗爲萬世存心耳

曾子不作大學不得子思則與子貢同吾儒安可不以萬世存心哉

問霍光與廷臣定議廢昌邑請於太后使此時太后不許光將若何廷臣又將若何

答曰霍光之廢昌邑絕無私心然可謂無私心而未必當理也三代而下如征誅揖讓放君等事雖使聖人處此亦不可爲亦必不爲霍光誤處在於廢君許不許不必論也曰然則昌邑之昏亂竟聽之乎曰愼於迎立之時可矣既迎立恐不得輒廢

問陽明謂心不可逐物目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便坐在吏部要調軍便坐在兵部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不得職然乎否乎

答曰心不可逐物亦不可離物君不當侵臣之職亦不可不察臣之職惟天縱之聖可以生知安行惟紹堯致治得人任職之舜可以無爲而恭已

問宋高宗時徽欽在北金人以和議愚宋斷不可從矣使金人下一令曰爾不和我當殺爾父兄如項羽之於漢帝則將如何而可以不悖於舜竊負而逃之義如何而可以無罪於宗廟社稷請聞其詳

答曰設金人果有此舉是窺朝廷有人無人也朝廷有人當下詔曰醜虜化順二帝蒙塵凡我神人無不共憤今復劫以大義要我講和明肆欺誣謀我社稷堂堂天朝豈爲爾犬羊所愚自今與汝虜約若還我二帝納貢稱臣則休兵息民姑赦爾罪若仍前要挾是欺我中國無人也二帝在漠被辱已極雖生猶死萬一犬羊肆毒更致不諱朕當親帥六師直擣漠北窮天極地不與醜虜俱生如此詔辭則在我之理絕無虧欠且金人見朝廷有人或送還二帝亦未可知矣

問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爲仁自是易事至樊遲問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爲仁又是難事聖人之言必非自相刺謬幸有以明之

答曰欲仁仁至就心說先難後獲就力行說欲仁仁至亦不易先難後獲亦不難細心體認當自知之

又問欲仁仁至亦不易曰操則存舍則亡豈非不易歟問先難後獲亦不難曰不計功不謀利則又何難矣

問中庸二十三章注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悉推

致之以各造其極固全在致曲又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所謂誠之者非耶若爾則形著動變自應一齊俱足何故又有差等如所云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之類有誠之後似還有許多未盡之功則將如何著力用功到得化境與至誠爲一耶幸細辨之

答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猶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盡矣但未至耳蓋一曲亦有誠一誠亦有形然卽謂之誠形則不可故朱子釋誠必以曲無不致德無不實爲言也形著明猶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步

淮雲問答輯存　十一

步俱有差等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誠確論也到得化境亦是誠到盡處物自化之猶易所言飲食宴樂俟其自化大段著力不得至於用功之方則一部大學也

問吾輩講貫切磋有日矣相見諄勉氣識稍定退而居一室接世務卽多擾奪豈舍羣居遂無取益耶謝上蔡語尹和靖曰吾黨從程先生言師行則如日服烏頭顏色鮮好一旦烏頭力去如之何豈索居冥學先賢亦恍此耶夫子謂遯世不悔惟聖其能而陳蔡之阨致懷率野賴顏子同心欣然解頤吾輩未能希聖所談不及古今十之一所行亦不及講論十之一尚或思沾干祿分藝雕蟲求工則妨道業卽去又爲雜肋心戰未決於聖人出處之道若何而合耶

答曰吾輩講貫切磋正謂動靜交修出處咸當耳觀上蔡烏頭之言則知程門弟子後來多不能大或者正坐專恃烏頭閒修之學未力也然烏頭亦不可少只要好之好之則烏頭自至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索居冥學聖賢決不如此至於出處之道用行舍藏聖有明訓文章一事特執見之贅耳天下無道外之文

淮雲問答輯存　十二

又何患雖肋之妨道業哉然而難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不過是格致工夫格物致知如何便能盡性至命經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未知至誠之盡性亦從窮理上著力否

答曰古人窮理工夫非徒知之正以行之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修齊治平也到得盡性時便已知行兼盡朱子所謂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此耳至命只是天人合一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也然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始者窮理如何不可盡性至命

問孟子於齊梁諸君屢以致王爲說且其明堂勿毀之言更疑於無周者其旨何居

答曰愚嘗謂孟子於此有湯武作用明堂勿毀此聖賢公天下之心卽文王武王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之心也文武豈以明堂私其子孫歟況乎孟子王齊梁非獨天下人願之卽當時周天子亦願之以天下之所同願而立爲天子封周爲賓以比三恪固聖賢之大作用萬世之公心也後世不知此義有利天下之心而復牽於放伐之說往往功業旣就而復飾爲禪讓之事以文之如唐宋之爲者使儒者議其得天下之正不若漢高其以此也夫

淮雲問答輯存　十三

問學者莫先立志故學者之志如射須是認箇把子至功積力久自然至於中的學者之志亦猶是也吾儕今日懇懇勤勤朝乾夕惕考德問業講習討論畢竟有箇志願所在請各自問要成得何等造詣天下要成得何等世界方是志願滿足言之亦足以驗將來之人品功業昔人師弟朋友之間往往以之相考質者非無謂也諸君子盍各言之

答曰士而不知聖人之道則已士而苟知聖人之道則又豈肯以小成自安哉儀自丁丑歲來已竊好大道而妄意乎內聖外王之事然三年以來德隳業喪其得罪於聖人并得罪於已之始願者蓋不可勝道也聞尊素兄之言赧乎其愧之嗚呼吾亦何以慰吾良友之望哉惟有洗心滌慮捨死向前隨其力之所至而已高自期待吾不敢也

案曹尊素鈐答詞云志之一字未可以易言者也今人浮心蕩氣茫然錮溺物欲之中便逞口亂談謂願規矩至人建立絕業此還說不上是英雄欺人語直是妄人醉夢耳夫所謂志必須先要平心靜氣自問自思細細密密詢訪向此心眞實所在

淮雲問答輯存　十四

覺得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見於夢寐形於夢寐有不至如是不已者然後方肯實實想著此處下手用力庶幾後來或可實踐故必如仲由之願共物聖人之願大同顏子之願克己纔不是虛語某有生來尙無定見少年志向頗好思欲讀書顯親中間沒志氣覺得利欲薰心恩仇念激存著箇駟馬高車赫奕里門之志何鄙俗也此直不是志直物欲之浮氣耳今年幸交良朋暫見天理覺得從前所作種種皆非深痛半生虛度鐵石著志願必要把後半世身子做箇全人淨埽物欲得養此志

此氣直可與天地相通方是快足至於見諸事業只是把世上饑寒災獨的措置他無不萬全其奸邪桀黠者感格他無不自服使今日世界粗粗見一箇三代氣象則生平之願畢矣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齋明以對天至誠以遇物而已矣志固如是恐猶未易言也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終

後學王清穆敬校

理學逢源

致謝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中丞鑒定

理學逢源

同邑後學余家泉謹署

光緒丙申月刻

序

婺源汪雙池先生著書二十餘種余曾刻其讀困知記讀近思錄儒先晤語三帙暨視學安徽洪中翰鈞既刊成四書詮義復以文集來商付梓余爲序而行之矣曩者亡友董筱槎編修最服膺先生遺書嘗言世有校刊者當以理學逢源爲先務中翰心識之方從編修之族人某借本鈔校而以奉諱中輟余亦滿任來京此事遂懸心目間不能去今年夏余子龍光來應禮部試言其里人俞君堯章將刻此書屬余爲一言未幾函書之例

言數條見寄余乃深幸同志之不孤抑韓子所云用功深者收名也遠先生之書固有晦之愈久而彰之愈顯者在耶先生反經衛道崇正闢邪之苦心見於文集及諸書體例者綦詳此書宗法小學近思錄分內外二編明體達用本末兼資欲學者自求諸身而得夫天性之本然非以著書自負博洽先生之言如此夫學者苟志於聖賢之學舍小學近思錄無以入門願誦法朱子手定之書而不取朱子所自爲說者更互演繹求其指歸猶昌黎所謂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先生謂六經不

折衷於程朱無以發其蘊由是書而熟之復之定學術之辨別堂奧之趨其尚有歧塗之惑乎朱子謂四子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先生是編又將與西山讀書記同爲近思錄階梯矣余資性駑下猶願是編而卒業焉當世不乏倡明正學之彥先生之鄉尤多讀而好之者俞君此舉有功前哲而裨益後進爲不小矣余故不辭而弁其端惜乎編修墓有宿草不及親見刊行又太息不置也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月檇李後學沈維鐈謹撰

自序

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聖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賾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猝覩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誦記辭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焉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卒之無得於己吁嗟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一也不觀其賾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既賊其本末學以

爲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賊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息大道之本不明是邪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顧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辭有不能惑反躬實踐而於以眞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而欲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沈潛反復於其間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於自得也紱鄉者嘗輯理學逢源一書蓋亦欲以是自求於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然因是經書所得輒以類識之欲使弗忘而亦欲同志有人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矜人也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蘊邇因與麗南往復談論還復潛心理會補闕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貫融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於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闢異防流反經衛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固藏之篋笥用以自箴已耳異日

當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鑒予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則愼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

時

乾隆癸亥四月朔後五日婺源汪紱自序

例言

是書分內外二篇內篇以明體外篇以達用內篇皆切身之要務外篇雖屬草野空言然亦求志之事也

內外二篇各分二類聖學類言理之本然與其所以用功之當然物則類則日用常行爲用功之所依據亦聖學也王道類言君人所以治天下之大法道統類則著唐虞三代治統之傳而後世所以失之之故然其道尙存於先儒萬世之所以維人心而立民極者不外此也內外一也

每類之首必援引經書以冒一類之意亦以明立言之有

本而首卷所引爲己爲人尤全書之冒欲學者必存爲己之志以爲入德之門猶中庸末章之意也

一類之中各分數條而每條之中皆首以己意立言以發明之實則竊取先儒之意者居多非私見也其後繼以雜引經書則又所以實立說之旨以見所言之一貫耳非徒引蔓也

所引經書雖似雜亂而先後自有次序非信手所拈也

所引先儒之言則多以先後爲序而先儒中惟以周程張朱之說爲主間及程朱門人及邵子及南軒東萊亦間及元明諸儒又間及董韓及荀揚文中其不敢濫及者欲的然有所宗主不徒以其言也

衣服飲食二條詳及名物似乎泛濫然先王制造微末各有深意精義而一草一木亦須要格所謂盡人物之性者要非濫及也

經學條中詳及漢儒授受蓋六經得以傳後亦賴漢儒之功而苟非折衷於程朱則終無以發六經之蘊故溯其源流所自一以表傳經之功示人不忘所自一以知漢唐諸儒之陋示人知確得所宗也

外篇自治歷以下及禮樂兵刑皆言之倍詳且并及古今得失蓋欲求是非利害之眞則核之不得不詳要以見

先王之法之非不可行而本之以人君之德則與內篇相爲表裏若以云博洽則大官一臠不足敵鈔書斯矣

論道統而并及古今歷朝四千餘歲之事亦略見焉所以見夫周而後無足盡君師之責者乃道統不在君上而在師儒之故也中間又備及異端之害君子於斯亦足以知所自任矣

聖人之教不徒以言而以身而聖人往矣師儒一條自孔子而下逮於朱子皆略述其生平欲示人知所興起亦尙友之志也荀揚蘇陸於道爲庶孽而亦略著其事行於篇正以見嫡庶之不容相亂程朱門人亦多從略或

疵而未純或正而未大元明以下之儒者則未足詳也是書凡十二卷成文幾四十萬言而內外合一首尾貫通實惟一理故不自揣遂以逢源名之大約取法于朱子小學及近思錄二書與諸家所輯性理語錄類書體裁自別矣

理學逢源目次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天

性

情

心

敬

誠

格致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信總論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
鬼神
思
學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倫
夫婦 附男女
父子
兄弟 附長幼
君臣
朋友
師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事

威儀
言語
衣服
飲食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經學
小學
大學
孝經
論語
孟子
語孟總論
詩
書
儀禮
禮記
文公家禮
樂 附西山律呂新書
詩書禮樂總論

中庸
學庸語孟總論
易
周禮
春秋 附論五傳
易詩書禮樂春秋總論
爾雅
史學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北周書 南北史 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資治通鑑 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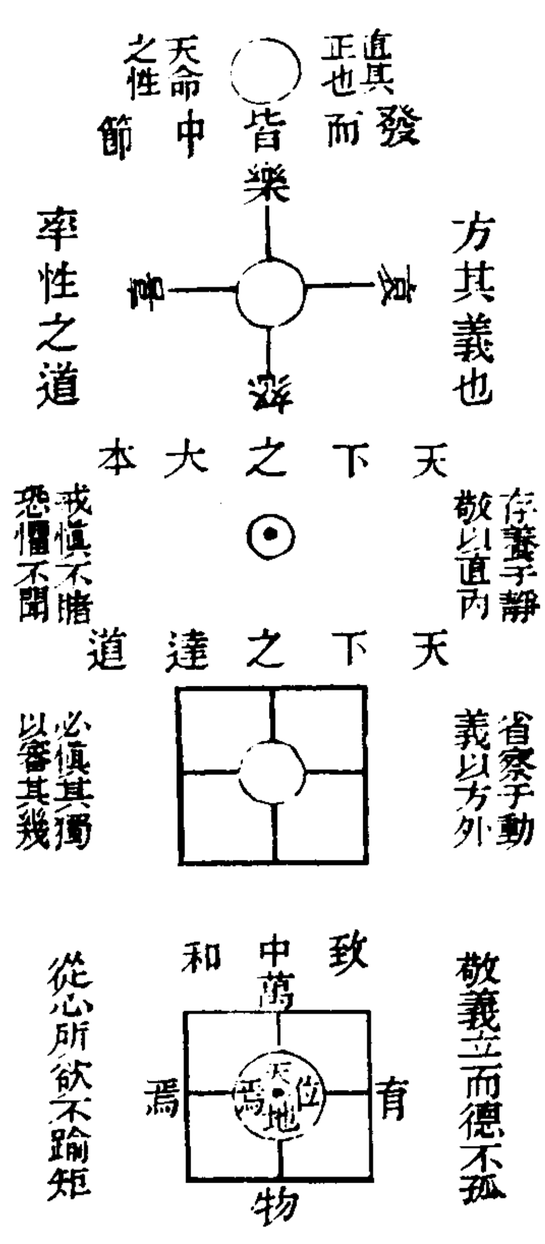
六藝 禮 樂 射 御 書 數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經地畫野 井田 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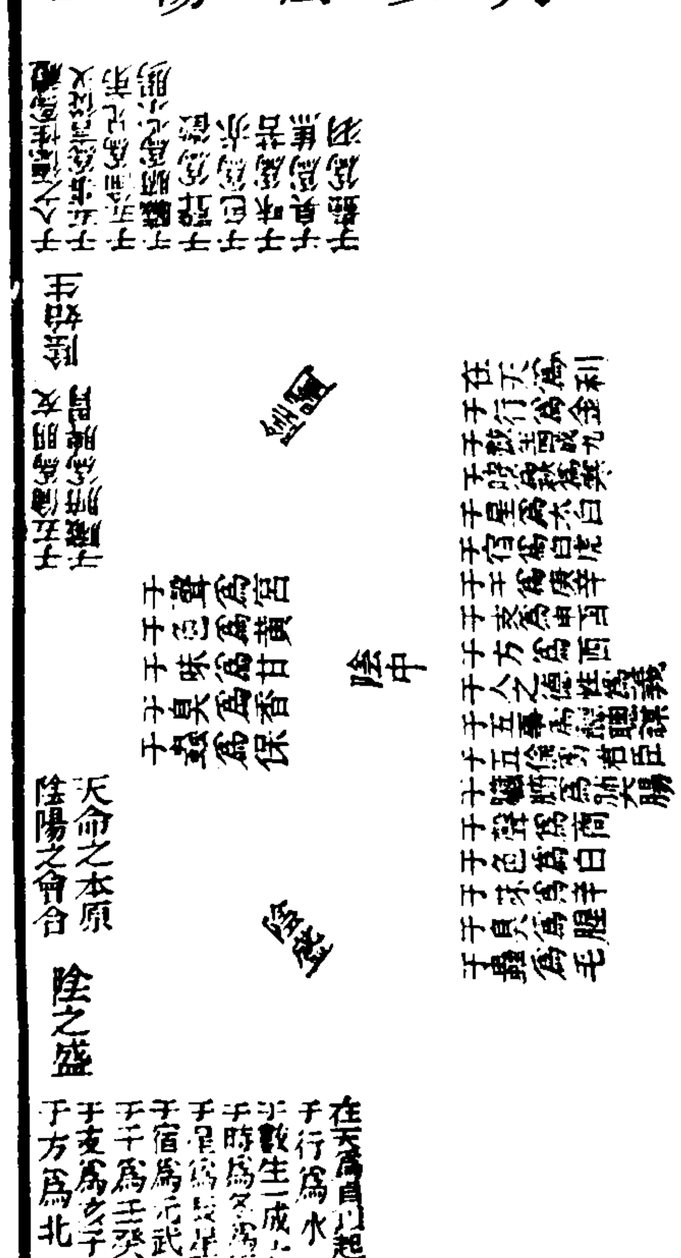
理財制用 賦稅 儲蓄
立學興教 鄉學 國學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制禮 吉 凶 賓 軍 嘉
作樂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備兵
明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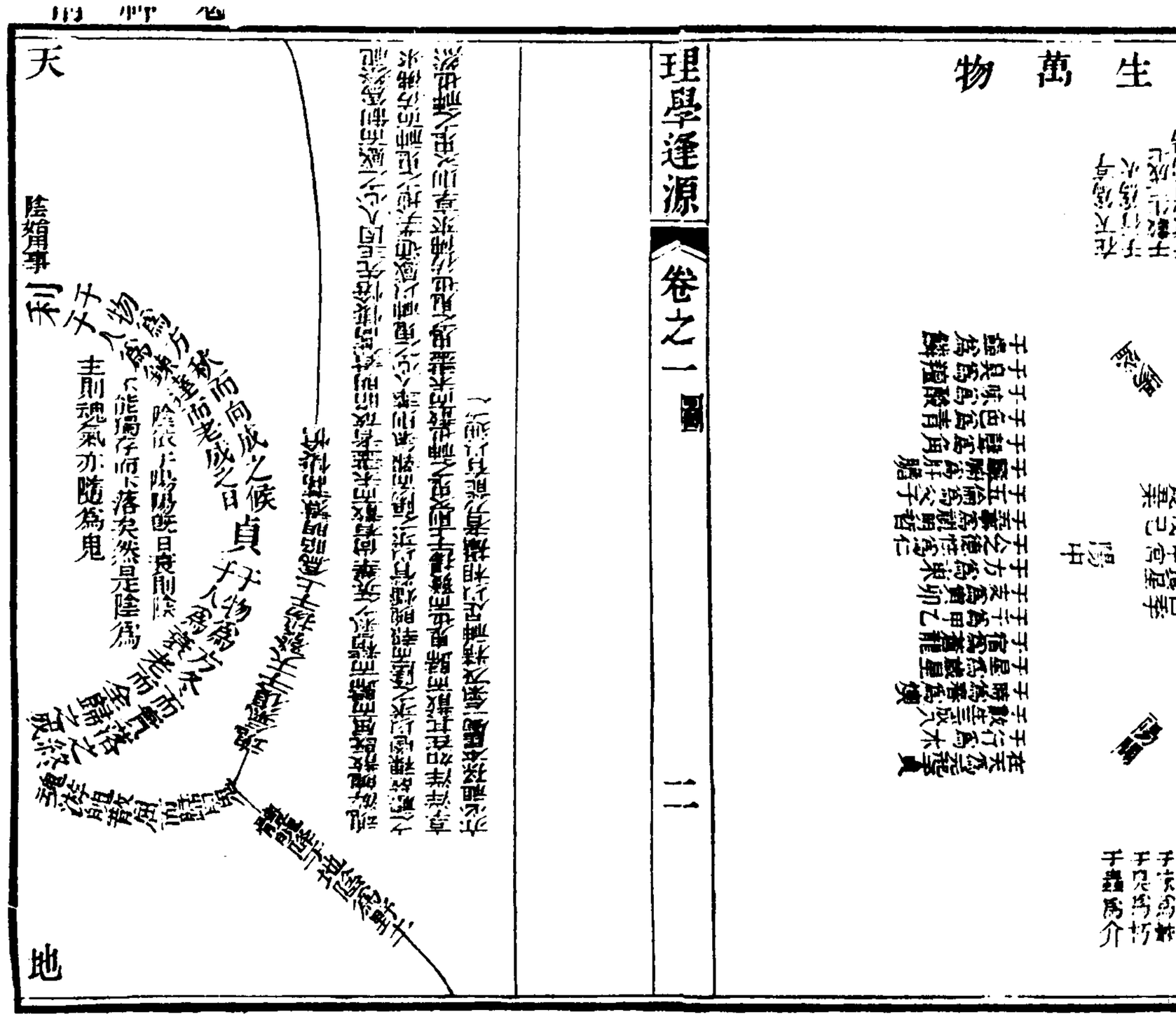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歷朝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異端
師儒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附荀子 董子 程子 附揚子 文中子 韓子 周子 程子 伯子 叔子 邵子 張子 朱子 程子門人及胡氏 李氏諸儒 附張南軒 呂東萊 宋子門人 蘇氏 陸氏 元明諸儒

理學逢源目次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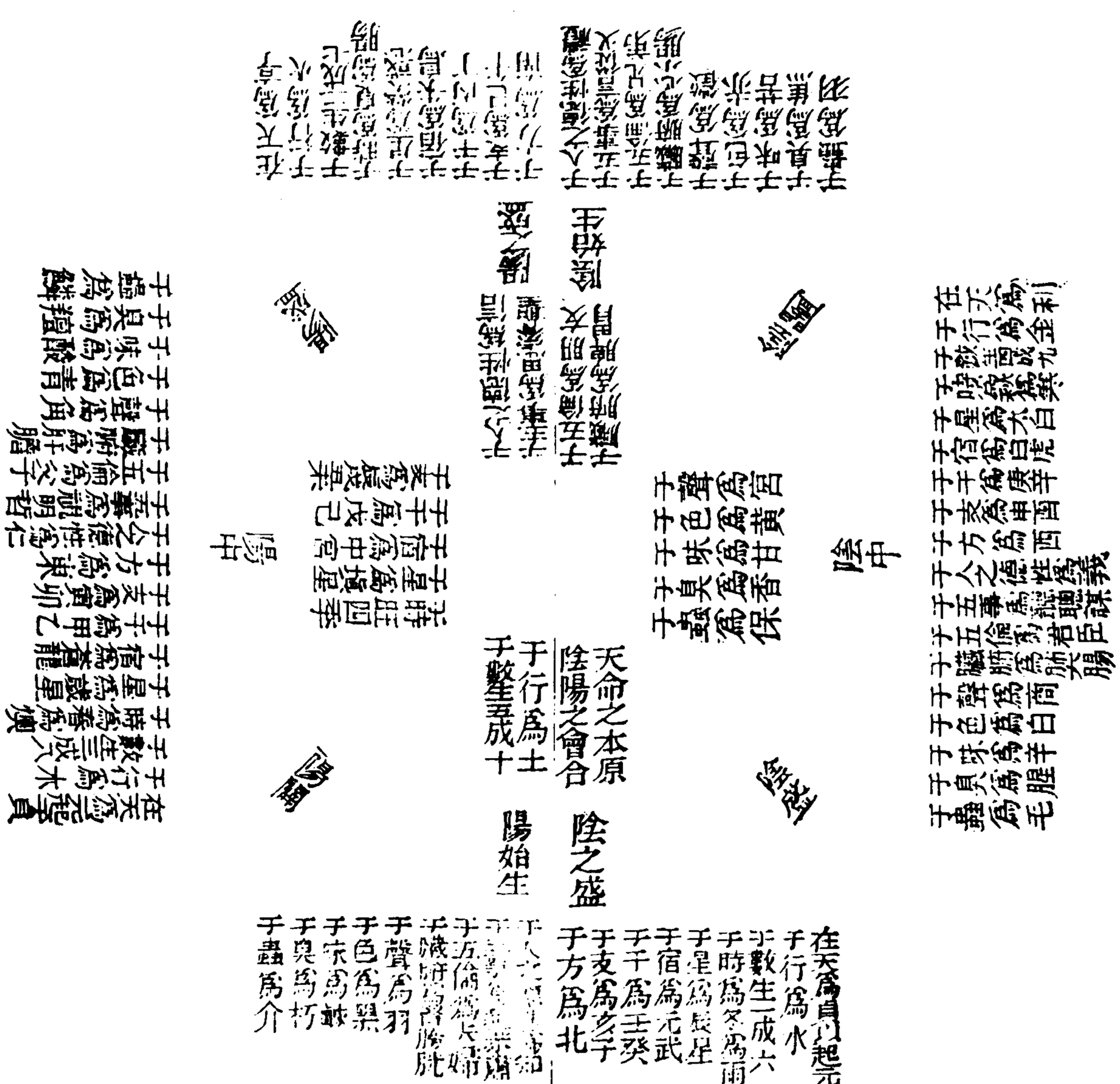
中和卽直方君子敬義以致中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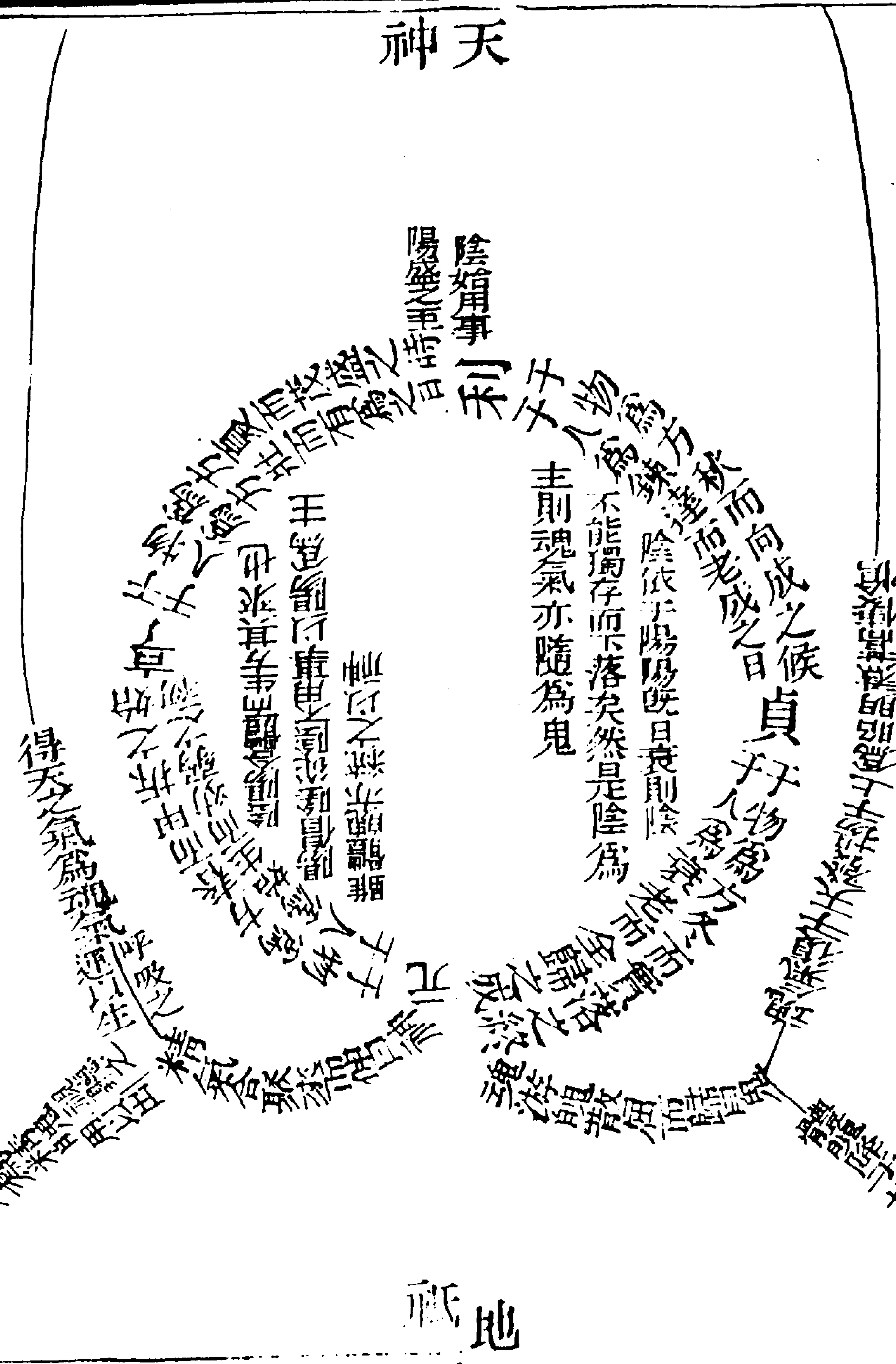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在天爲貞以起元
于行爲水
于數生一成六
于時爲冬爲雨
于星爲箕星
于宿爲元武
于干爲壬癸
于支爲亥子
于方爲北
陰中
陰之盛
陽始生
天命之本原
陰陽之會合
于行爲土
于數生五成十
陽中
陽之盛
陽始生
陰中
陰之盛
陽始生
陰中
陽之盛
陽始生
陰中
陽之盛
陽始生

鬼神情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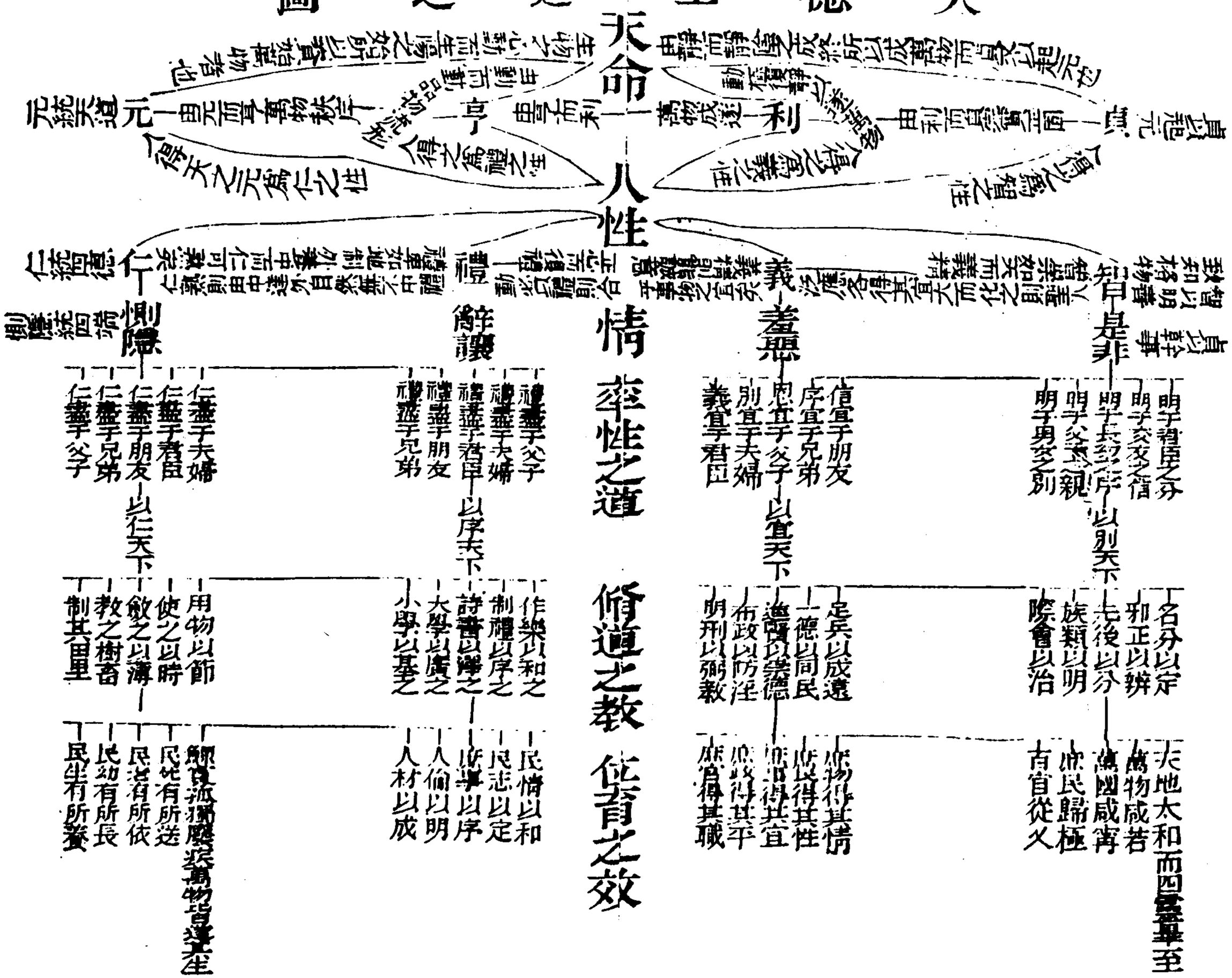
亦必祖孫本屬一氣及精神足以相攝者乃能有以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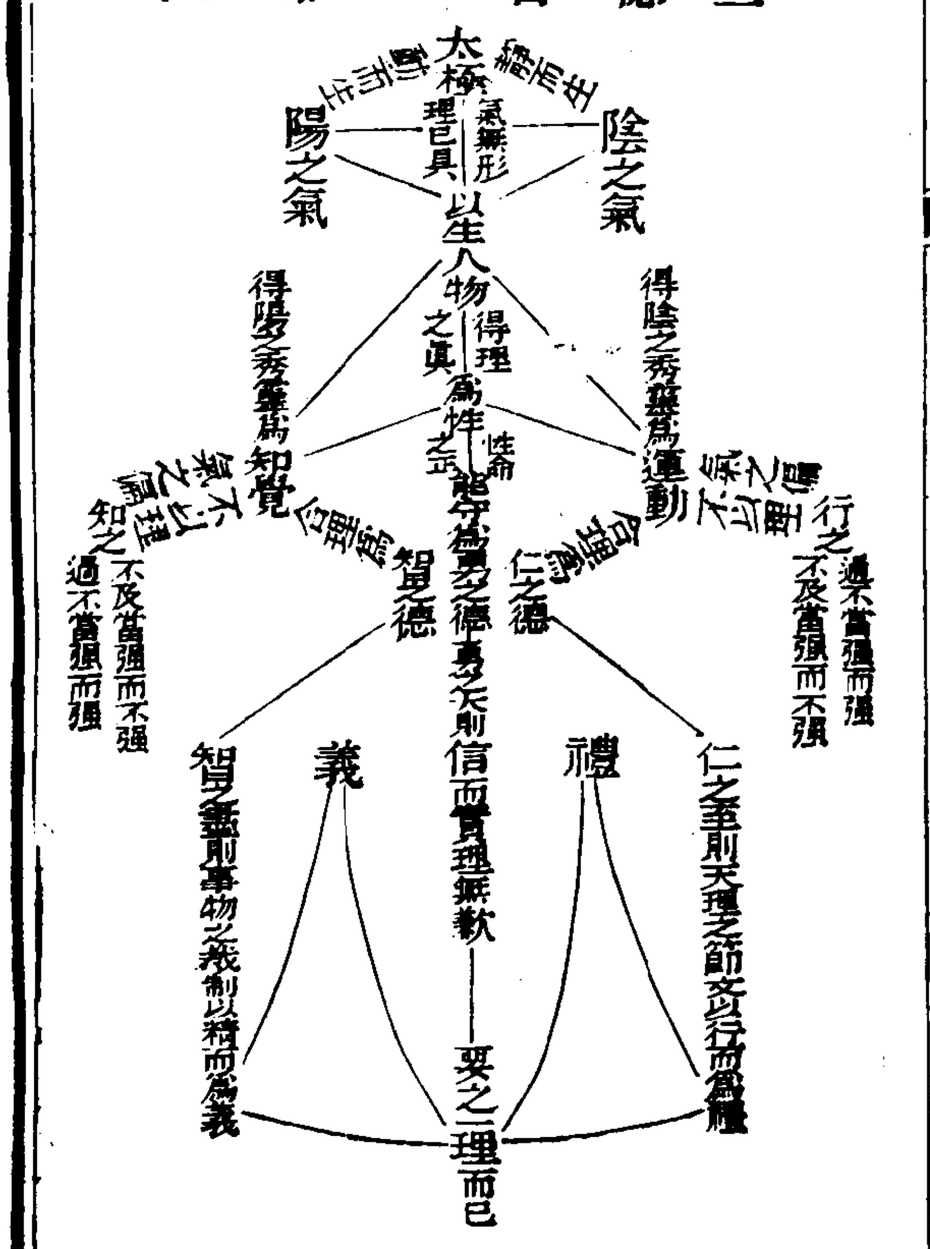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氣地精所以成形陰陽合撰于身以來而伸故謂之神而魂氣者神之神也體魄者神之鬼也氣有呼吸則呼又神之神吸又神之鬼魄有動靜動又鬼之神靜又鬼之鬼人生自幼而壯爲神之神自壯而老爲神之鬼晝明而動爲神之神夜寐而靜又神之鬼也

魂游魄散既屈而歸而精氣之光華尚有散而未盡者故昭明焄蒿悽愴先王因人心之感而制爲祭祀之禮故裸鬯以求之陰而報魄燔膋以求之陽而報氣則萃人心之鬼神以感通夫天地之鬼神而彷彿來享洋洋如在其散而歸鬼也而發揚于上則又鬼之神也散而未盡鬼之鬼也彷彿來享則又鬼之神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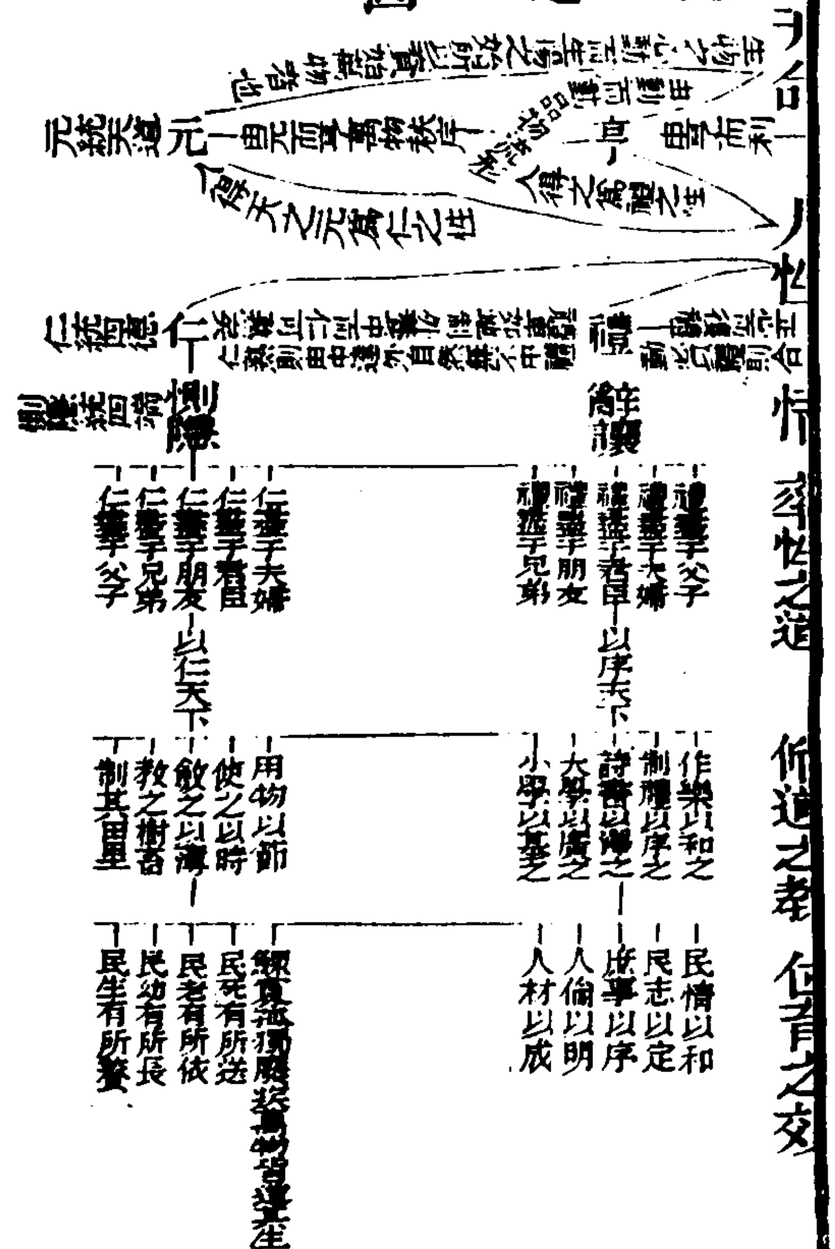
天德王道之圖


天命
人性
情
元
亨
利
貞
天地太和而四氣畢至
萬物咸若
萬國咸寧
庶民歸極
百官從乂
名分以定
邪正以辨
先後以分
族類以明
際會以治
明于君臣之分
明于父子之親
明于長幼之序
明于夫婦之別
明于朋友之信
是非
義
羞惡
恩宜于父子
別宜于夫婦
義宜于君臣
序宜于兄弟
信宜于朋友
以宜天下
足兵以成遠
德以同民
道賢以崇德
布政以防淫
明刑以弼教
庶物得其情
庶民得其性
庶事得其宜
庶政得其平
庶官得其職
辭讓
禮義于父子
禮義于夫婦
禮義于君臣
禮義于朋友
禮義于兄弟
以序天下
作樂以和之
制禮以序之
詩書以澤之
大學以廣之
小學以基之
民情以和
民志以定
庶事以序
人倫以明
人材以成
惻隱
仁義于夫婦
仁義于君臣
仁義于朋友
仁義于兄弟
仁義于父子
以仁天下
用物以節
使之以時
斂之以薄
教之樹畜
制其田里
鰥寡孤獨廢疾萬物皆遂其生
民皆有所送
民皆有所依
民幼有所長
民生有所養
修道之教 位育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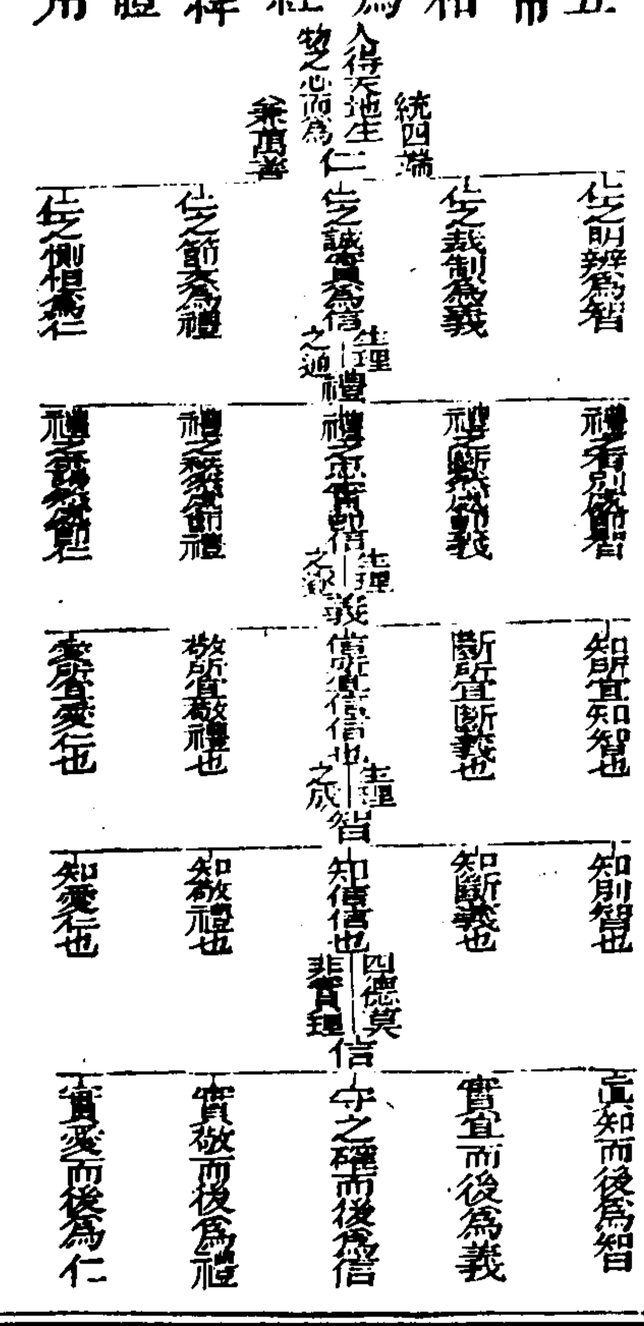
三德合五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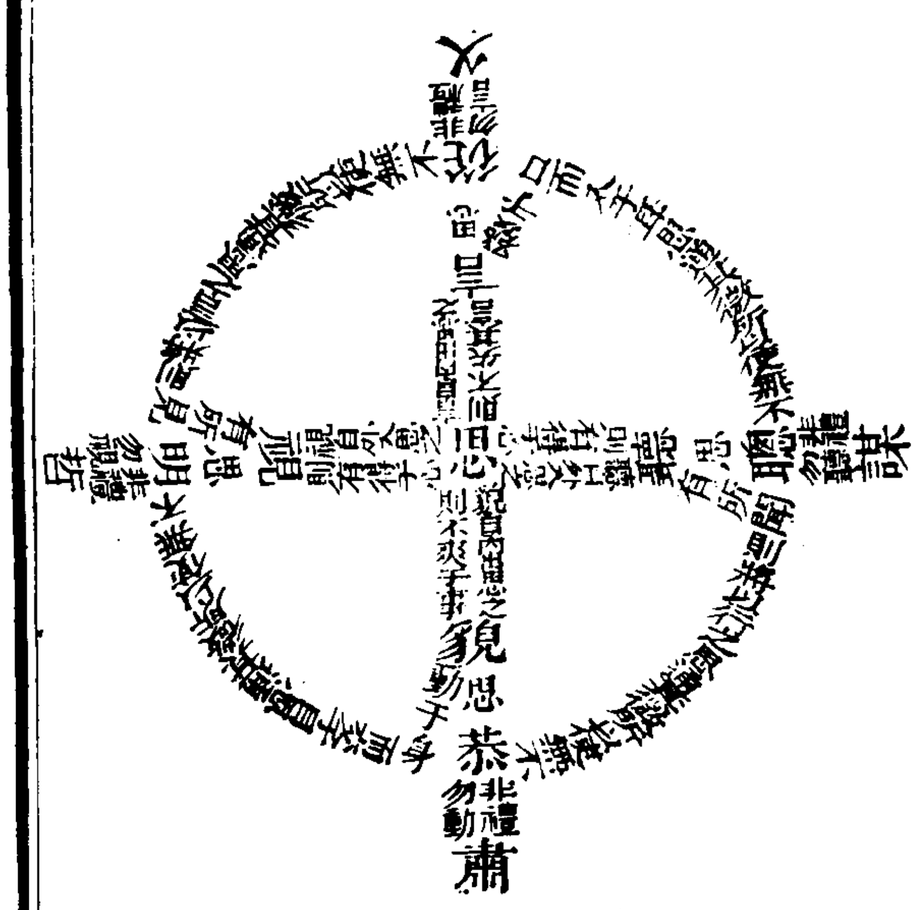
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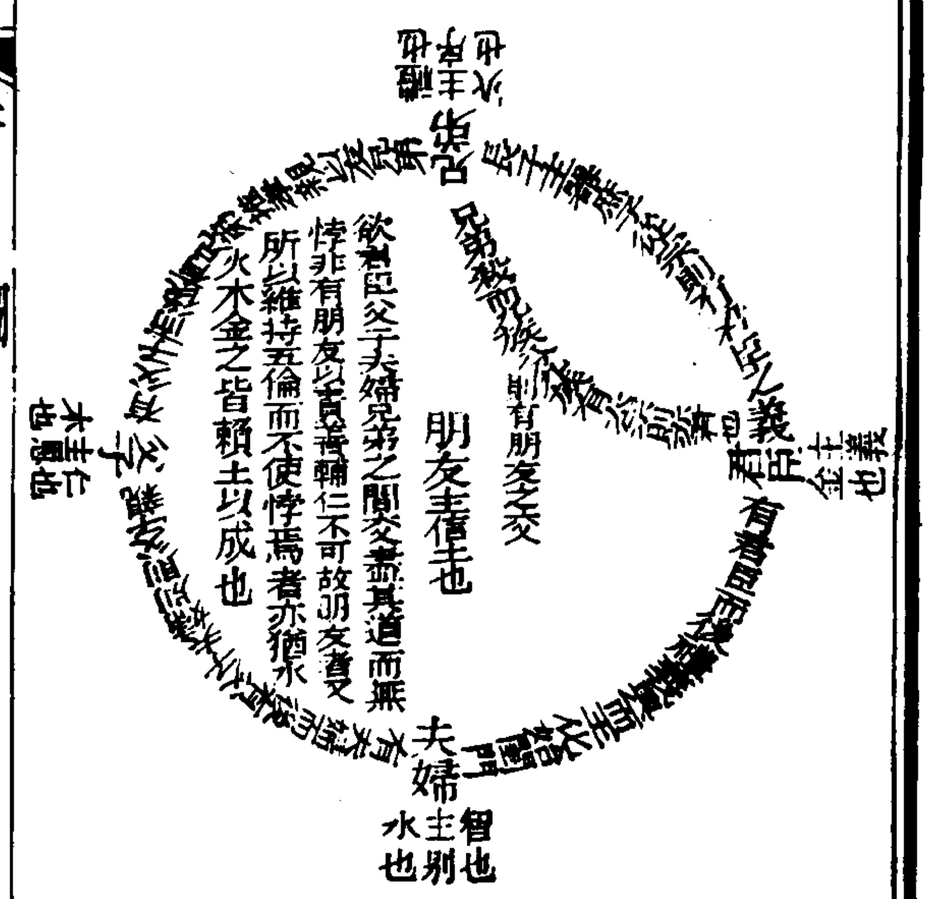
五常相爲經緯體用



五事自相經緯表裏



五倫迭爲相生相輔


君臣有義仁也
兄弟敬而孫順則有朋友之交
朋友有信也
夫婦主別智也
水也
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輔仁不可故朋友尊又所以維持五倫而不使悖焉者亦猶水火木金之皆賴土以成也
土也

理學逢源卷之一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賡颺纘承　余龍光鏞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內篇

聖學類　天　性　情　心　敬　誠　格　致

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汲汲於身心性命之求也爲人者汲汲於干譽求祿之趣也然求以爲己而不得原之所在則流於異說者時或有之則又無以己物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一

兼成而適至於賊道矣但從事於聖人之學而無爲己之心則又何以有諸己哉

合天人原終始緝此篇以明身心性命之理俾異說不得攙焉

〔天〕

天也者萬物之所資始也惟資始之故主宰之穹窿者其體也屈伸者其氣也不息者其性情也莫之主而主之冲穆而著明者其理也蓋天之生物一氣而已氣之動陽也氣之靜陰也自靜而動陽動於中陰抱於外是爲天一生水陽氣漸達有自然之勢天三生木也動極而靜陽盛於外陰伏於中是爲地二生火陰氣漸盛復還於靜地四生金也陽之始生元也漸長亨也陰之始生利也陰極則正固而陽復焉此天行之不息也不息者理之爲也木生生仁也火文明禮也金嚴肅義也水澂澈知也而莫非實理之爲主焉信也天以此生萬物以理爲性以氣爲形而功用神矣眾生芸矣一分而萬萬各具一萬有雖紛本於一元是以旦明實主宰焉而物之生於天者逆理則凶順理則吉一治一亂斯爲氣數而不以亂終則理斯主君子法天盡性而已凡所謂五行者皆指氣之流行而斯理所寓者言耳非即謂水火木金土之爲物有形而泥於一者言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二

天無心生物其心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命謂天理天之所以生生者也無朕之可窺故歎其深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沖漠無朕而理具焉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

易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元謂陽德之始天地之心氣機之動也萬物無不資之以始而自始至終莫非此一元之通貫矣雲行雨施生理之旁達也品物物萬而各有等差流形流動而成

形謂品物之形於此中洋溢而出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卽天道也由變而化而流形者各遂其所生之理氣以保之不失合之不違陽德之成終而成始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之所命卽人物之所性也

書曰維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天命之謂性性無不善卽天之默升而助其居止者矣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張子曰天體物而無不在○無非理氣之所主故皆旦明之所體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蔡節齋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者非而獨執太極只在陰陽之中者亦非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陽動而陰隨故曰陽變陰合合陽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太極象未形而理已具形已存而理而朕故曰無極非太極之先又有一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得五氣之偏者其性亦偏如水火木金土之物介羽鱗毛倮之類是也得五氣之全者其性亦全全故食味別聲而五常五事五倫之理亦惟人無不具焉無極之眞理也二五之精氣也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萬物皆然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此人之所以貴於物也氣秀且靈則理亦全而昭著矣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五性性也感物而動情也性無不善動有得有不得而善惡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靜惟聖人湛然無欲故能主靜而立人心之太極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知人物之稟此而生則知人之當全此而歸矣大哉易也謂易之道斯其至矣

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性情言謂之乾以妙用言謂之神以功用言謂之鬼神其實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也

性

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得乎天地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卽孟子性善之謂也得乎天地之氣以爲知覺運動之用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知覺運動者氣而氣之所稟厚薄清濁殊焉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也夫孰非與生俱來而可不謂之性然天之所以生人者理而已矣天無

心生物其心是卽所謂理也而生意之所動氣機隨之氣動而未有所偏則理純而未有所雜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其本體亦猶是矣故性善也理無體以氣爲體氣之所稟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理之所具亦不能無所拘斯麗於形質而智愚賢不肖別焉是成性之後先儒所云纔說到性處便已不是性也知覺運動氣之用而卽此理之輿故知覺運動非性而知覺運動之各有定則則所性存焉舍知覺運動之靈則性之理亦無從而可見矣要之生物之理人物所同惟物得其鈍雜之氣而理以不全物之所以賤也人得其氣之秀靈而理以顯備人之所以貴也而秀

靈之中又不能無厚薄清濁之稍殊焉似不可遽謂所性之同矣氣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知覺運動之用亦有殊又不可謂所生之同也抑知夫理者生人之本氣者生人之用役於用則欲流而性不可見反而存焉則此理未嘗不具也天以此氣生人知覺運動耳目口體本皆所以載理而爲全此生理之具是則所謂才不盡其才非性之不善矣才雖不同而皆可以爲善則氣質之殊原無害於性之本善厚薄清濁雖殊而要之秀靈於物也故君子曰性善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性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卽理也生意之動此理之眞純粹至善眞精妙合氣以成形而性具焉性麗於形氣而氣之所成不無得陰陽之頗則各隨所見以爲道百姓又日用而不知皆不足以見道域於氣質之所成而忘其繼善之本體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魏了翁曰天氣地質氣輕清而質重

濁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天地之性若無氣質卽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然則所謂氣質者有偏駁純正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皆謂此也陳介眉曰言性又言氣質則可分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性也而或分而二之則不可紱按陳說似是而非蓋理與氣同得於天理者氣之主而氣者理之所附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蓋謂成形之後理寓氣中是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若天地之性則未麗乎形而粹然至善之本眞耳性之理立於成形之先而性之名實立於成形之後故程子曰才說到

性處便已不是性謂其已麗於氣質也故以氣質對性善言則氣質不得專性之名以生物之事言則氣質河莫非性而天地之性實卽在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張子之意正欲人不以氣質爲性而以理爲性也豈眞分而二之也哉曰孔子不言天地之性何也曰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至孟子時而有不得不言性善者至宋時周程張朱諸子又有不得不別理氣而詳論之者言亦各因其時也

禮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卽理也陰陽以體言鬼神以用言交會謂不偏五行之秀言精華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而最靈者爲人意亦如此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靜則繼善之體渾而在中動則乘於氣而有欲欲亦非不善流而無制則惡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子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形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形色莫不各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曰性也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命也有性焉是擴充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而亦謂之性者是皆人之所得於天以生則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卽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意然孟子所謂命而張子亦謂之性何也曰孟子以其能限制我故謂之命其實天命之謂性嗜欲之節制氣稟之美惡皆性也孟子固據世俗之所謂而低昂之耳

以上皆兼理氣言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無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發而後有善不善何以言未發之善也曰順而發之必善故未發善也有非順而發

者乃有不善耳不中節亦未至於惡大背其本心則惡矣故性善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

眞西山曰衷卽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知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自天始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蘇氏謂唐虞夏商只言一中字至孟子始言性善而論性者紛矣欲按中則至善偏則不善矣所謂中者豈善惡雜揉之名哉蘇氏溺於異端其所謂中蓋亦猶釋氏之空寂焉云耳

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民也

自天降於民故卒之曰性自民受於天故原之曰命中者不偏不倚之謂也凡物之著在一偏者則得一而無以兼該如東只在東南只在南便遺卻西北矣物性之偏

者猶是也得其中則上下四方無不兼照無不可通民性之萬物皆備者以此也萬物之生如水火木金羽毛鱗介皆得乎五行之一氣是偏著一方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是人受天地之中也

易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天地只此生理生理既動自然燦爛旁通而各有當然之則正固不搖此天之命也其在人則仁禮義智之德天命之性也全體此生理而不失以嘉其所會利物貞

固君子率性而已而足以長人合禮和義幹事率性之道也然非健無以行之健則全乎天而不間以人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所謂利之故驗性之本善於此爲切孟子之言良知以驗性善也陽明之言良知欲廢問學也孟子欲人於此而擴充之陽明欲守此而矜持之異矣○或謂親親敬長即此可達天下曰謂愛敬之心推之天下則可謂即此可達天下則不可此所謂達之天下只言人皆有之耳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杞柳之性暢茂條達水之性下是在物亦各有性告子舍杞柳之暢達湍水之下流而第以杞柳湍水爲性是皆生之謂性之旨也人爲仁義順性而爲杞柳爲桮棬戕賊以爲水之東西莫不就下人之爲不善搏激之而已是皆非以言性矣由其以生爲性而不知有生之理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有食色之則故也知有氣而不知有理人獸同矣○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是而理絕不同胡雲峯曰理同氣異從人物有生之初言氣同理異從有生之後言敍拔天地生物只同此理惟受氣有偏全而理亦有通塞耳然

氣雖有偏全而同是這個氣至理之有通塞則人之與物絕不相侔矣

或問楊氏云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陰陽者是則所謂道而無不善也

公都子問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卽性之用也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强弱不齊矣此卽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才卽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卽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性無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紱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

之本然初無間息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矣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全二之則不是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氣以成形天地之帥吾其性理以爲性○理在天地陽之道也理賦於人則帥一身之氣動靜云爲之則也民吾同胞同此秀而最靈物吾與也均此天地之理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其字猶吾字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言吾同胞中之有合德父母與其秀者也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惸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此皆同胞也○以上言本然之理皆性分中所固然也以下則言盡性事天之事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敬父母者保其身敬天地者保其性

于時保之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於事親而雖勞不怨純孝於親也天而死盡不貳純孝於天也違曰悖德一事違之違害仁曰賊本體之害賊謂賊子濟惡者不才猶不肖也此皆其踐形惟肖者也形即其塞之體以理天之不孝于也其所得於天則與帥氣而充之無歉乃能踐形全其天合德者也○以上言能事天與不能事天之異知化則善述其事陰陽之推行有漸曰化此天地生物之事也利用而至於知化與天默契焉是善述其事之孝也窮神則善繼其志陰陽之合一不測曰神此天地存主之志也精義而至於窮神與天同體焉是善繼其志之孝也不愧屋漏爲無忝據現成言存心養性爲匪懈以功夫言故曰匪懈○窮神知化樂且不憂者也無忝匪懈則于時保之之事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遏欲存理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成已成物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立命者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安命者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盡性者也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行法者也○匪懈以上言事天之事惡旨酒以下又舉其人以實之顧養所以立其帥而充其塞錫類則推以及於同胞吾與以及於無告也底豫歸全則繼志述事喻之於道純孝也待烹順命則無忝匪懈一於順從翼子也安勉不同皆踐形惟肖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患庸玉汝於成也此二句言天之愛人如愛子也天非必有心如此但人能如此看則無往非修身盡性之資而怨天尤人之念亦可泯矣

存吾順事沒吾甯也無問富貴貧賤止求自盡以順天能如是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也

○或問游廣平以西銘爲中庸之理何也曰塞吾體帥吾性即天命之謂性老老幼幼率性之道也于時保之戒懼慎獨也窮神知化則有位育之功矣純孝者天下至誠而翼子則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然則揚龜山疑其近於兼愛一何如曰程子言之詳矣夫墨氏二本釋氏同人於物知理而不知分殊今西銘曰胞曰與人物有別貴賤有等賢否有辨推行有漸則理一而分殊也烏可與異說同年語哉

朱子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以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亦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曰異乎吾所聞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釋氏復有無善無惡之說焉

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言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未善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寘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唾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麤之質而論仁義禮知至微之理也釋氏每言眞性不滅皆指精神魂魄言也且又不究其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天理人欲同體心無善無惡吾不知此節從何立而中節與否又因何識取皆辭之窮也

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言性相近亦未嘗明言其爲氣質也程張之說何所據而云乎曰觀孔子於易傳之言性則知相近之指氣質而言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則亦微發其端矣人物之生同而究有不同者亦氣質殊耳又言非才之罪才亦氣質也麰麥有不同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不齊亦指氣質也命也有性焉命亦氣質也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釋氏又鼓其荒誕之說以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理與夫四德之蘊四端之發則反以爲前呈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迴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遂盡崇信而歸往之及周子出始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不善氣質之有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

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尙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疑邪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無不善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哉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亦有所狥而不能一於義理耳上聖之資才全乎性其次以下才拘於氣才拘於氣而未始不主於性以才爲性用才雖不善可以困勉而至於成功以才爲習染則雖有過人之才將必終流於不善矣然則爲不善乃用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然孟子未言其拘於氣何也曰程子不云乎舉天下之才而論之性善卽才亦善矣論一人之才性善則才亦善矣以天下之才而較之則天下人之才固不能無異也孟子方以才爲性善之徵是以未暇屑區別耳曰然則孔子所罕言者孟子詳言孟子之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邪曰異端競起性學不明

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此所以異於吾說也

或問楊氏云釋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語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徐行疾行之論則無適不然矣曰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相似而實相反如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釋

氏之言則但能識此搬柴運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不可何必徐行而後可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眞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相反如此此其病豈止於周遮著意而已哉以達理自得稱之誤矣

楊氏云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坦然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理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此儒釋之辨也曰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無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特彼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此數條可見儒釋言性之同異是非矣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

又曰靜者性之眞也靜則純動乃有雜

又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

又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此二條兼人物之性爲言也

又曰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眞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此論性與氣質之原

又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如潤下是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

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緩有急則是才之不同也心者氣之秀靈所鍾也性者此中所具之理而情則理乘秀靈之氣以發之於用也才即秀靈之氣之爲知覺運動乃心之所以爲用者而此氣又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則所謂氣質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知具而體著矣性無形而邵子以爲道之形體者道散於萬物而無方性具於吾心而有則耳

先清簡公曰仁義禮知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焉以物則言秉彝者眞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通於物而格物則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方克綏位乃不

疚

又曰卽心爲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爲聖堯胡以聖跖胡以盜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出孔叢子而楊慈湖嘗稱之夫變化馳騖周流六虛心之神也其根本乎帝衷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性斯聖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怪乎豪知權利之士謂學問無益也豪知權利之士蓋指陽明龍溪輩而言也

又曰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焉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清淨無爲與吾儒始於戒愼終於曲成萬物者大異或謂儒釋於性命根原本同而教則異愚謂教之異也正起於性命之原毫釐差也使眞知吾

儒所謂性則豈必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烏可已何獨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爲登彼岸邪

又曰性與生偕來聲色之欲安可謂非性惡亦不可謂非性也然視聽食息自有天則故曰性卽理也雖氣偏物誘有時乎肆惡而彝則中秉其爲善者自存此與明道性卽氣氣卽性一條意同故荀氏之言性惡見其麤未識其精也以性之欲爲性也楊氏言善惡混執其麤并論其精也了云畧畧見個依稀卻終是以氣爲性釋氏言無善無惡厭其麤并去其精欲還諸太虛也因其以作用爲性而因又欲空諸所有以求眞如自在也

又曰陽明標良知爲宗旨欲學者脫去見聞反求本心也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旣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乎意旣有善惡焉得知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心統性情惟性善故能知善性無惡故知惡惡孟子言良知正爲性善闡也彼言良知本孟氏言心無善惡本釋氏二本而强合之其能無矛盾乎

又曰湍水食色詳辨於孟子性已明矣後儒復持議不一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也性出於心試觀販夫販婦偶以利害相訾詬必曰女捫本心則性之本善市井山澤之民而知之奚待降衷秉彝取信於詩書哉故學言良知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陽明聞市相詬厲者甲曰女無本心

乙曰女沒天理陽明謂門人曰若聞講道學否門人曰彼詬厲耳何謂講學陽明曰語語天理本心非道學乎門人曰夫夫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也由此段觀之則陽明亦自以本心爲善矣乃及其所自立言則又以爲心無善惡何哉蓋由其不學故無以知性知天而又立異好高以求勝於先儒故也

又曰無善無惡本襲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也夫旣曰圓明妙覺則可謂善矣又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觀此數條而陸王言性之得失是非見矣

情

情者性之發也性善則情無不善而有不善者則非其利之故也蓋性宅於心而心者合性與知覺者也知覺發於

理則無不善矣知覺發於氣則形氣之私所動有不能必其正者氣昏之至則欲勝而天理不可復見是形氣之流也顧形氏雖易流而問之本心之理則初未嘗昧特以氣偏物蔽而用失其正耳非性情之本然也若夫孩提愛敬則嗜欲猶淺而至情得存乍見惻隱則物欲未交而眞情以見此則由性而發者其利之故問之人心而皆同是情之正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由靜中一直發出胸中先無一物則性與情合而出於理若從外感雜投互相牽掣以後而發之情則情與性離雖未嘗不由中出而已非其中之本然矣非利之故係於已私其情非情由利之故天

下同然故情亦無不善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未發之中於何知之曰於已發知之夫寂然未動之中固無一物之可指而萬事萬物之理實具備於其中是以能感而遂通若使中無其理則何以感而遂通應無或窮也哉水能下而不能上火能熱而不能寒金木之性莫不有偏此物之各一其情也鑑不圓則形偏中高形凸中下形凹有偏故也人秉眞精秀靈受中以生故四旁上下無所不照故人之情未有能喜而不能怒能哀而不能樂者亦未有當喜而反怒當哀而反樂者其有不中節則係私焉而物誘耳

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性者理之主也欲者氣之爲也成之者性理麗氣中理無爲氣有覺感物而動理乘氣以見於情物交於外而知知於中好惡形矣以理節情發而中節欲不害也內無節而外得以誘吾之知不能反躬而天性亡矣此非

欲之罪無節故也上條言情性之正此條言情欲之流也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性無可窺於情見端端者自體而用自然而發之緒也猶草木有萌芽即生意所從發見之始也端既善矣而情有僻者何也曰端其偶見者矣乘氣交物而後則乖戾者爲已多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斯偶見者眞也程伯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程叔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末發也五性具焉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存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

而至於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具於中情動於外有是性即有是情情非不善也動於形氣熾而益蕩則失其性命之眞而性鑿矣約其情者主之以理則情者性之用也縱其情焉則欲之流適以梏亡其性而已○上條用情之法也此條肆情之戒也

朱子曰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故孟子言四端先言不忍人之心其不言信者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情只一情經子或言四端或言喜怒哀樂禮運又言喜怒哀懼愛惡欲何也曰情者心之用而已心合理與氣以爲體四端以其自性體一直發出不離乎氣而不雜於氣者言也七情以氣之知覺而物至知知者言也然四端不出喜怒哀樂七情外七情亦不出四端外如惻隱亦是哀是愛羞惡亦是惡是怒喜怒哀樂合乎理則仁義禮知之用在是四端尙只是端倪嚮後去若不觀理亦有流僻理不能離氣以爲用氣不可無理以主之也

心

心也者合性與知覺而立名者也性者天命之理而知覺者秀靈之氣氣秀且靈故心之神明知覺亦至虛至靈以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寂然不動者至虛之體所以具衆

理也感而遂通者至靈之用所以應萬事也具衆理性之靜以居也應萬事情之發於用也靜以居則理爲氣主發於用則理以氣行理無不同而氣有清濁厚薄之異則所以爲知覺者既有昏明强弱之難齊理虛無爲而氣有耳目口體之欲則所以用其知覺者又有邪正是非之不一而於是道心人心判焉道心發乎性命之正而氣拘物蔽之餘則微而難見人心發於形氣之私而後起外合之擾則危而不安蓋理爲氣主則氣無所偏而理以氣行則用固不能無雜也顧心非知覺無以爲心道心非人心性命之眞亦無所附著而見之於用惟存乎精以察之使理不

混於欲而一以守之使欲不能奪理則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知覺適以資性之用而無害乎性命之正矣此治心之學也致知格物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一理渾然體之立也泛應曲當用之行也知覺莫非理則人心道心亦無庸判矣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天命之性具於吾心而成性之後形生知發則不無形氣之私此人心道心所由別也然物則之理則寓於形氣之中惟精惟一焉則允執厥中人心之危非所患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心之理而已失此理則無以異於禽獸矣故自大舜以至禹湯文武周公皆必戰兢惕厲以存此心而立人道之表孔子作春秋孟子私淑諸人胥此志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合理氣以爲心而仁義者此心之理也氣者此心之用也氣以物誘而昏氣昏則理不見莫夜休息則此氣亦稍復清明而良心復見但擾之者日甚則氣不得復清而天理亦幾乎熄此心之所以貴存養也○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無乃非心之正耶朱子曰出而逐物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然之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存則其出而逐物之心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

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盡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彖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意亦猶是也　又曰操則存不是釋氏入定坐禪只是於應事接物時事事要中理若只管兀坐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的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只要時時提醒他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心非仁人心所具之理則仁也仁道心也放則流於形氣之私矣學問以求放心則下學卽所以上達若泛泛學問便是玩物喪志然只守此心并無學問工夫又入於寂矣

此二條言心之放失卽所謂人心惟危者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之有同然也

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剝窮而復生物之心於是復見在人則乍見之惻隱平旦之好惡皆天眞所從見也○朱子曰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陽之復生而已但於復而見一陽之萌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

此二條言人心雖放然反而求之則性命之正固未嘗亡也

復卦初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聖人無失則不必言復然失之不遠而能復則脩身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而不能固守故厲然能復則无咎

此二條言人心當因其復而固守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而未雜大人之心純一不雜然赤子之心在赤子則可在大人則不可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則可謂大人之心只是赤子之心則不可蓋非精一無以盡此心之理非時中無以達此心之用然於赤子之心非有加也故惟不失此心所以能爲大人亦惟其爲大人乃能不失此心耳陸王只認取一心便道一日千里亦誤會此章之意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非澹泊無以明志欲無失此心者當從此始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心者人之虛靈知覺此中所具渾是天理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只爲外物所累將他放倒了此理便不見稍一收攝天清地甯萬象呈著以此中原有此理不是强嚮外邊求覓也立如植立之立又如立君一般扶他做主臣下事事稟命而行也立底工夫須是敬以直內減少物欲格物窮理都是立大中事到事至物交時又須要他能思不是空空立他做個逍遙天子蓋不立他他不得盡職既立他便責他盡職若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便是逍遙天子象山說立大只一立他便是了如何是好

此三條存心之大綱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心是能無所不知底物事吾心之體萬里具足但不從事事物物上推勘過來此理亦無從確據良知是此心發竅處不能推致其知則無以盡此心能知之分量物不格則此心如有所窒格物得來此物理卻都是吾心本具之理非從外得也但須事事物物尋向義理上去則格物所以致知乃吾心切要事若泛泛外邊尋求縱使博洽古今與心性全無干涉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心有存有發存與性居發借情見靜存中無從用力先須從發用處把握端好獨則猶靜而動之機也機正則發中節機不正則發不中節故把握全在此機能審機者吾心本然之知愼獨所以審機也愼之所以求自謙也愼獨以實其心之所發所以實此知也

正心脩身傳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體之本然也而喜怒哀樂隨感而應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其體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能中節則其用正大光明是乃所以謂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於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事物之來有所不察者先有意必應之不能無失也又不能不與俱往則留滯私已橫積胸中愈失其衡鑑之空平矣蓋人心無一物乃能應物

物喜怒憂懼動乎其中則喜怒憂懼之情反先入而爲此心之主而應物不得其正矣靜體無得失之可議究之用之失正寔由靜體之先淆靜有不中其失仍在用上始見故朱子言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說者不察卻謂此章只在用上把握則大失此章及朱子之意矣朱子又嘗云事之未至不可先有期待之心事之方來不可先有偏重之心事之既過不可有留滯之心此最分明語大抵虛靜本體中必須還他虛靜中若有物用必失正故正心工夫只在敬以直內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爲槁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則百體從令以供其事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又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楊慈湖執不起意之說疑正心誠意非聖人之言此惑之甚也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非誠意之說乎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非正心之說乎或又以發怒不怒爲不起意則又朱子所譏爲欺妄之甚焉者也

脩身齊家傳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朱子曰忿懥四者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五者是身與物接時事錢氏曰四有所五辟皆心之病也但上四者是自身裏事此五者是施於人事即處家之道也○用情之辟仍是心不正非正心後復有用情之辟也誠正外別無脩身工夫上章言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一在字朱子章句亦云則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矣本直戴了當謂正心後尚有脩身工夫者亦非也蓋亦未嘗以身體之而云然耳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道者性命之正也人心最活一收攝則性命之正森然偶放弛則形氣之私畢至內而蔽於私意意必固我之心自我而造外而累於私欲離道遠矣私欲聲色臭味之交自外合者也戒愼恐

懼之意常存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則內之私意不萌而體立而至於事至物交意念初動之機尤加戒慎恐懼焉則外之物累不能奪蓋居而以理悅心動而以道研慮此動靜交養之功所以立道心爲主而使人心聽命者也（省察於獨卽大學誠意存養於靜卽大學正心也）

格物致知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自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眞西山曰君子之養心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外無聲

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則內外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矣養心之功備矣

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義者心之制以義制事由中而應外也禮者身之範以禮制心制外以養中也

易艮卦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有身則有形氣之私有人則有物欲之感然而有物有則矣惟止於所當止則耳目口鼻之用不必無而合於理何身之有由是而廓然大功物來順應矣何人之有當止不止小人之縱欲也不當止而止異端之絕情也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以心逐物則是不止因物付物雖行亦止慈湖輩亦每稱此意然其意一於主靜而不起意終是枯寂禪門非吾儒之也）

坤文言傳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性命之正直上直下事物之理各有所宜不敬則直者

倚非義則方者乖主敬立本所以植其直也集義力行所以正其方也內無不直外無不方天地位萬物育矣

以上內外動靜交養之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心者二五之精秀靈之氣人之所以爲知覺者也性者無極之眞五常之理人之所以主乎此氣者也氣以載理理以主氣二者相須賴知覺以窮理而窮理則還以實此知覺之量理無不窮則心之量盡而無極之眞見矣（此卽物格知至）氣易流而理無爲主於理以制其流而氣則

還以聽命於理乃所以保全其所受之正也此即正心誠意也○言存養可該動靜省察只存養中一時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神化在我則天之所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矣知天知也事天仁也立命勇也三者人心之達德也

易咸卦九四爻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傳曰貞吉悔亡未失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有私係所感狹矣此末學之支離也

九五爻曰咸其脢无悔　象傳曰咸其脢志末也

一於不感可无悔矣然以此爲志則已末矣

艮九三爻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咸脢者淡泊自守猶可无悔艮限則入當止而止此釋氏之絕六根告子之勿求也或曰告子不動心釋氏一眞自如豈所謂危薰心乎曰彼亦强以爲安耳實則不安之甚也

論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惟聖人心同天地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聖心之體一天之神也泛應曲當聖心之用一天之化也不待存而盡不待推而行也若存之而盡推之而行則學者致功焉

此聖人之允執厥中也

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止是一般欲欲之流則惡有欲則私孟子言寡欲以用功言周子言至於無以究竟言則誠立而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

程伯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有事焉而正之所謂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性無謂動靜將迎內外此

蓋以心言耳存其心即所以定性也

程叔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也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有所止者有主也有主而後體立常要活者無適也無適而後用行

有人言無心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

言是也非格物無以通乎道

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間之欲爲不善又有羞惡之心此正交戰之驗也須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即慎獨誠意也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

張子曰心統性情

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客慮多而恆心少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此爲淺陋鄙狹者言之

范峻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即孟子寡欲立大之意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之中萬物之宰

又曰心者氣之精爽　又曰心是個活的物心原只是秀靈之氣惟氣惟精爽故活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謂陰陽心是非太極喜怒哀樂之理乃太極也發則氣之所行有舒有慘如喜樂陽也哀怒陰也又陽也又情之自內而外陽也及加於事物則陰也氣之所行不能無差惟主之以理而中節焉則喜陰樂陽哀陰怒理即陰陽而具矣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貫動靜而無不在焉

有是形則有是心心之所得乎天之理性也性之感物而動情也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動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

節其情也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理爲氣主

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砂土便見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虛二言萬世心學之要也程子云有主則靜朱子云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志如伐意如侵志甚決而張膽明目故意之動時人或不覺故如伐如侵

眞西山夜氣箴曰盍觀乎冬之爲氣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胎胚乎其中蓋

闔者闢之基貞者正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閟窈平如未判之鴻濛惟人之身嚮晦偃息亦當以造物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漫易非僻得以賊吾之哀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之私無隙可入天理皦乎昭融此夜氣之說似異於孟子朱子之意然主靜立本戒慎恐懼之志學者可以深玩

清儒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陸氏以先立其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而得不慮而聖則所謂立大者亦徒執提綱撮要之語以高視誦讀躬行者乎後學欲眞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通微烏可不深思而精詣也

人有心無耳目手足可乎曰疾矣有耳目手足無心可乎曰迷矣霸也迷釋也疾

聖人節欲釋絕欲聖人制情釋無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卑辱忘矣喜怒哀樂既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以寂覺內照爲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已發溯無生而厭有生絕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能忘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生夫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古聖存心未有不從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害心將心無心見無見而後得爲本心乎吾不知其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弟識取一心萬法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地任意訶譟夫世有任意訶譟而可爲學問者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自持

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其意見一似禪衲中之雄傑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未敢信也

或謂釋氏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空者曰此正無中虛境而未睹性中實理也

凡獨言性則性兼理氣言以性對心言則性專是理心專是氣心之所以成形致用者皆氣之爲也

此篇專言心而天命性情仁義禮智敬誠格致皆統是焉性具於心而敬誠格致則所以全其心者也

敬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蓋人之心至虛至明而每不能不

役於物心有主則中虛而物來順應心無主則中實而應物之際皆不能不失其道故敬爲聖學之本然此心何以主之曰以性命之正主之而已性命理也知覺氣也故心之有理猶卒徒之有帥一家之有主人也軍有帥則號令明人人爲帥而軍亂矣家有主則一家治人人爲主而家敗矣心有主則萬事治事反爲主則百度紊矣至虛之體不容一物乃能應物物先着一物在中則此物反爲心主而應物之理以蔽是謂無主是故未有睹聞而意造爲睹聞則及有睹聞而反不睹不聞此邀客於途而家闃無人他客之來無以應矣將有睹聞而期必睹聞則於所睹所

聞非其所睹所聞此迎客於東而不知客來自西來不相値矣睹聞已過而滯於睹聞則續有睹聞而亦未睹未聞此留戀張三而不禮李四怒矣無主之害如此故君子所戒愼者戒此而已所恐懼者恐此而已然此以全體言而主之於靜也敬合內外兼動靜該本末貫始終徹上下其體一於莊肅謹嚴而其功貴於優悠自得故洗心退藏心之敬也整齊嚴肅身之敬也主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也必愼其獨敬以審幾執玉捧盈敬以將事恭而有禮敬以接物艮輔有序敬以發言心無往而不存敬無時而敢懈此則敬之全功也若乃杜絕外誘而歸心於寂則是又杜門絕客而主人鼾睡於家自在則自在矣然安賴有此主人翁爲此又荒其心而不敬之尤者也君子豈其然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自脩其身者無不敬而已敬日純而效日遠篤恭而天下平然聖人不敢自足也猶病之心終身此敬而已○胡雲峯曰可願莫如善敬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與持敬奈何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眞西山曰歷聖相傳惟此一敬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啟之征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受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大聖大惡之分敬否而已君子之爲君子能外是乎

禮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容色之敬也安定辭言語之敬也敬無不存舉二端以見例安民之效由是而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容貌莊顏色信辭氣嚴道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君子

之貴乎道也然非中有主何以能此是以君子貴存養省察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吉凶之機存乎心之敬否遏欲存理亦主敬而已

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然如不終日

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人之精神亦然儳然如不終日者心無主而境不恆也○程子曰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敬慎者仁之地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地謂基址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天者自然之理而人得此理以生此理卽吾心之天也不敬則失此理而違天矣神卽天理之所以流行者也

出王游衍猶泛言之屋漏無愧則愈密矣

易震卦彖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傳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先事而敬戒懼不忘而後動作之間有以順應雖艱大之投亦可無自失也

離初九爻曰履錯然敬之无咎　艮六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敬乃不錯而言有序

觀卦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動一事之敬也盥而不薦則未有所事而孚敬中存然於中發外其顒若有動於自然者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行政之閒煩苛擾亂多只爲自身不治無以率人故不得不於科條上嚴密若居敬則心靜身脩治人止行所無事何用煩擾而自然綱舉目張矣然居敬又須行簡不行簡亦非所爲居敬也若居簡則心不立身不脩既無以示法矣科條尚設猶有維持乃又行簡焉是太簡也但居簡未有不行簡者

中庸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慎獨審幾將以致用也不動而亦敬不言而亦信敬以立本也蓋動靜如一矣敬益篤而化自行篤恭而天下平百揆九經皆一敬之所舉則行所無事也

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

欽則全體渾然純亦不已就中自然明無不照條理成章意思深遠然而堯之欽動以天也允恭外之恭本乎內克讓心之讓達於事也欽動以天而德光自無遠不屆矣

舜典曰溫恭允塞

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大甲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心體本光明不敬則欲昏之而明熄矣繼續其光明是之謂能敬穆穆者其功夫之靜密深遠非人所得而見聞也○朱子曰緝熙是功夫敬止是功效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言文王之敬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

程伯子曰敬勝百邪　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天地

敬而無失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中是道理敬是工夫未發時須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不敬則私意之累或有偏主而理蔽敬則中無私蔽而中之體不失故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應事時忘怒觀理則又由中而達外也

作字時甚恭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豈止寫字坐如尸坐時學也立如齊立時學也

程叔子曰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不敬則心昏無以察理故必敬而後能致知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恭主容敬主事然敬事在心恭或可僞爲敬則不容僞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而入制外安內

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而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今學者有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

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敬者自然底道理不自在也者不爲自然底道理也須是恭而安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優游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居敬之始亦未能全不拘迫但須從此做去以漸安之優游涵泳四字最好

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林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瞰其室○敬有中虛中實二義朱子曰有主則邪不入便是中虛有主則義理在中甚實便是中實也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而充積之盛已在其中

戒愼恐懼止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不是著力把持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戒懼以養其未發只聳然提起在這裏未發的便常在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朱子作敬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此靜處時之敬也衣冠瞻視肅於外潛心主於中也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章身之敬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此應事接物之敬也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此愼言省獨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八句正以言主一無適之道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欲私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此八句總上文而言主敬之功當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一有間斷則欲攻之如水火矣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法亦射一有不敬則萬事皆失如此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直敢告靈臺申言自勉之意○朱子此箴自內及外由外而內自小而大自暫而久即之有功循之有序學者誠守之而勿失焉作聖之功無餘事矣

釋氏禪定要將此心虛靜無所倚著與居敬頗相似故程子謂其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然吾儒直內將以應外釋氏禪定將以絕外故曰其本亦已不是此箴於敬之終始本末亦已略具矣學者於此反覆焉亦可以見釋氏之似是而非矣

誠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天地只此實理無貳無雜所以能發育萬物亘古不窮理氣流行物與无妄則凡人物之生亦莫非得此實理以爲生然惟聖人之氣質淸明無物欲之累者乃能全乎天所付之實理而無歉自非聖人則形生知發之後物欲間焉實理不能無歉此誠之之功所不容已也實理無爲而善惡之分判於念慮方興之始蓋人雖至愚未有不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者惟形氣之私交戰而不能自克則妄僞日生而實理以失耳誠之之功

自愼獨始愼獨審幾以實用其力使善必有諸己而惡不使加乎其身此自全其所固有而非以爲人也然硜硜信果或不合乎當然之則則致知之學未講而義有未精也意無不誠而用情或有過於當然之則則涵養之功未熟而心有未純也故欲立誠者必致知以開其始而涵養以密其功知有未至未易言誠然非實心窮理則亦不足以致知意有未誠無所爲涵養而涵養於靜則正以密其存誠惟於念慮未興之際實理已藹然中存則非敬以直內不爲功矣是故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而敬以擇善固執則正所以誠之也要之以實心實其實理而已矣實理既得

勉勉存存以幾於熟聖人同歸而實功出焉贊化育參天地非異人事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天地生物只此實理人物之生莫不同得此理以爲生天道之本然也天無心而人有欲人有不誠則力於誠之以復其天此人道之所當然也能全乎天而無歉者則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焉若乃誠之之功則擇善固執乃所以誠之也學聖者可知所從事矣

易大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天之實理動於氣機而品物流形則物物無非實理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此卽天命之性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妄僞妄也无妄誠也无妄者實理各足純而不雜之謂

无妄卦彖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誠則全乎天故元亨然天道實正不正之實非所利也不正者後起之私非實也然實有是不正則亦不正之實耳以其違天則天之所不佑也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積誠之至感無不通所謂无妄元亨也一念未誠則不足以感物人可不思立誠哉

孔子曰主忠信

誠實理也忠信實心也理無不實心有欲間而失其實理則不實矣實心以體實理則實理可復全於心主忠信所以誠之也忠者盡其心而無虛妄也忠所以立其實心信則以實心而實之事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蓋物各有實理須以實心循之二義實相通也要之止是一誠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吾性之體實有善而無惡累於物欲乃動於惡焉非其本也故去惡以全善滿其量焉乃適以自快自足自欺

則不快矣立誠自意始誠無爲幾善惡誠意在審幾能止其不善之幾則實體全自謙卽所謂忠也毋欺卽所謂信也愼獨所以主忠信也

易文言傳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庸言必信則言無不信矣庸行必謹則行無不謹矣言行之誠也閑邪存誠則不待言行而且閑邪以存其誠也足以善世矣而不伐伐則存誠之念間矣誠之至則德博故化○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强捉一誠來存著閑邪則誠自存然閑邪卻須是存誠非閑邪便罷也誠本是吾心之理豈自外來止須是自己存之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忠信所以立進德之本蓋無此實心則外面雖矯飾作好都與己身心上沒干涉德何由進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忠信二字且懸空說忠信未是德要須是以此實心去爲善去惡則德日進不是空空存此實心便罷也脩省言辭以立其誠則言辭不止當一場虛話乃是將此忠信立在事業上故業有可據古人明試以功亦須先敷奏以言則言辭原不容已但須是立誠耳誠卽忠信誠本在辭先非脩辭時方求誠乃是便將此誠立在辭上其所言皆是其實心實事也若今人做八股則止是脩飾言辭其實一無可據知以開誠之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期於至之則事至物來念慮初動之際可與審幾而實用其力矣知至善之終竟而固守之不遷則集義之所積累皆可存而不失矣不驕不憂吾知立誠而已乾乾因時而惕敬而不失正所以立誠也○朱子曰人不誠多在言上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這忠信亦被汨沒立不住了誠字從成從言亦可見古人制字之意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備吾心之實體天道之本然也反身而誠無一念之不實則實理不失自慊無如此者彊恕以求仁乃所以誠之仁卽誠誠卽仁以其全而無歉言曰仁以其實而無妄言曰誠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地生物人性莫非實理人心有一毫未實則性分亦

即此未全惟聖人實理渾全無些子損壞是能於性分無不盡人物之理合下都在性中一本萬殊與天同體用出時便贊化育參天地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未能至誠則須致曲察識擴充使妄者復偏者全小者大則實理在我積中發外不息其功德博民化聖人同歸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變化云爲吉事有祥天道流行無一刻不與人物相通逼塞兩間都是氣機來往實理無不可知人惟心多僞妄便昧於實理所以當面忽過故惟誠之至者乃能知之禍福之機鬼神也聖人前知至誠故如神也如者契合之謂聖人前知止如日中知其必昃月盈知其必虧若以數推測而知便只見費力長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人物惟得此實理乃成其爲而人所當自行矣實心體道誠之須臾離道便不成人故實理自成主於人而言則實天命之性也道卽率性之道成己卽以成物如盡子道則存心看書時中實理本自體用一源也成亦若聖人之如神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

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聖人之位育贊參以一誠盡誠知之蓋惟其誠之至極久

天地侔初非有待於外也博厚高明悠久配地配天即前章盡人物性贊參前知之事而詳言之耳於天言不貳於聖人言純於天言不已於聖人言無息聖天一也純故誠雜則偽誠故久偽則息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異學言無聖人言實故中庸者聖人之道也實理逼塞

兩間無物不體而非能全乎天所賦之實理者不足以體之於身而見之事業故君子必保守其所得於天之性而又體驗以問學之功以實之此即前章致曲誠之之功夫而詳言之也廣大者心體之虛高明者心體之靈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致其虛使具得衆理必慎其獨所以致其靈使足以應事也然又必精之以學問思辨以析其微密之於視聽言動以履其實則知盡仁至而廣大者乃非膚殼高明者亦非遺棄形骸矣吾心本有良知而精微所盡則亦本然之知吾心本有良能而行道有得則亦本然之能非有加於本體也溫之敦之則戒謹之功無少間斷守之勿失而已知新崇禮則知日益精微行日益中庸以幾於窮神知化也此則自强不息之勇也不驕不倍足興足容則化民成物之用行矣性安擇執一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實理原於天而惟聖人全之聖人亦惟誠而已耳誠之原謂天以實理生物誠斯立謂物得實理以爲性也純粹至善不雜也純故誠此之謂性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氣之所以行莫非實理自元而亨繼之者善自利而貞成之者性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者通自靜而出之義復者得之各足而又以起元之義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此章言天道之

本然也

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莫非實理分而言之則有五合而言實理在中而未發則無可見及行由此而出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之只一誠百發以應事則實理確然至正不偏倚也明無不照達無不通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不誠無所謂五常體既失矣故誠則無事矣誠則體立用行用自不正而不明不達也

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不勝其人欲之私故難行力而守固則亦非難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則仁仁則誠也此章言人道之當然也

誠無爲幾善惡實理無爲乘於氣以爲用幾之所動自體而直達之則無不中節有私欲以累之則不中節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

誠以本體言神以妙於用言幾則由靜而動之樞也何以曰神曰觸著便動豈非神妙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純乎天理故明無不照有私則昏矣隨感而應故妙有累則滯矣幾觸於微故幽過此則易見矣誠神幾曰聖人此章言聖人至誠之德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此誠之之事

程伯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順理者其眞也動於欲則妄人當審其幾而已

發己自盡謂之忠順理無僞謂之信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主一之謂敬一者謂之誠敬者求誠之功夫誠者純一之理也

脩辭立其誠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曰脩省便有爲己之心曰脩飾便是爲人之意脩辭正以立誠乃體當自家敬義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可居之處猶言可守之地終日乾乾大小之事都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葉氏曰無一念之不善爲用功之地無一言之不善爲見功之地表裏一於誠故乾乾不息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爲不誠此誠意後所以又需正心也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程叔子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无妄天之道也不欺人之道也

易傳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程子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此據現成言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無不實處此言聖人至誠與天合一也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僞天地惟一故貞觀若人物之生其性命之正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不能無形氣之私

心不免於二甚且流於詐僞欺罔則二者雜之故也天地既至是以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一矣人之二也誰實使之形氣之私獨非天乎外物之誘非天所生之物乎曰一必生萬萬各有一以萬值萬而不相一然後二生太極之體至一者也一之後八卦既成剛柔交錯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時位有當否然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其有凶害以不相得人之不能無二亦猶是耳口鼻耳目各有定則因物付物發皆中節究則何二之有哉○此言人有不實之心也

誠之義眞實无妄而已若事物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无妄之義耳蓋以自然之理言則天理爲至實以德言之則聖人之心爲至實至於隨事

而言則一念之實一言之實一行之實皆可以謂之誠陳北溪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无妄之謂誠字義始明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无妄之謂誠尤見明白分曉

實惡亦誠非天理之本則其誠也適以虛其本然之善反爲不誠以其實有是惡故亦曰誠而實理則失矣

楊氏謂反求其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夫知有未致則不能眞好眞惡而不誠者多矣今乃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如何做得大要此理本實而必須知以開誠之始敬以致誠之功乃能無失其實故誠之之功曰擇善固執非一反求其身焉而遂可得也龜山此等處俱大似陸王宗旨

清簡公曰大學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然析其序則不得不先格致

聖人言存誠言祇敬自堯舜以來率斯道矣陸王之言曰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存誠持敬皆外鑠也是强以一物治此一物也夫由若人之言將使天下人肆意妄行害道孰甚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便與天地相似匪誠匪敬如何攝束攝束著甚足見其自欺欺人矣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形外者故外不孚人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也恥其中之不密也

有諸巳之謂信充實光輝大焉化焉至不可知眞積久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蛟弗知之矣

誠只是實實理實心實事皆可謂誠然實理是源頭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實有是心則實有是事也○誠與信相似但誠字廣信字狹信只是實心故周子言誠又言信曰守○忠信字有兩樣一以質言一以學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生質字面主忠信是功夫然都不出誠字之外而稍狹○吾儒敬字異端混得去誠字異端卻混不去○誠字要須從上頭看下誠之功夫便由下做上

格致

人之有生與物同原而人受天地之中故吾心自備萬物

之理有物則有事而吾心自有通乎萬事之知但此心之知是體統固然而不從事事物物上印證過來則無以盡此知之量如吾心本知要孝而或不知所以盡孝吾心本知要弟而或不知所以盡弟知孝弟者吾心之靈也不知所以孝弟物有未格也於是於事物日用載籍聞見間日日講求其所以事父事兄而盡孝盡弟之道是則格物以致知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子臣弟友之倫則必有孝弟忠信之道有貌言視聽之用則必有肅乂哲謀之則凡夫節文度數之細經權常變之宜是非疑似之辨太過不及之差苟析之有毫釐之差將行之必至千里之謬此固

非無所據而能知亦斷非徒靜思所能頓悟故必即事窮理日新月益尋流溯源而讀書講學尤爲切要不以涉獵爲多不以得一自足方其用力時固似覺自外而得及其既知後則仍舊只是吾心所自知非由外鑠也萬物雖多理只一致方其格時未見本原一事只是一事未能相通只事事窮到本原卻有相說以解處久之又久所積已多則源頭豁然有悟雖理之未窮者亦可畢照而無遺矣此即知之至也到知至後則所格物理卻原來多是吾心素具之理又非有加也大抵世間有窮究得來的道理都是心上本有的道理不止孩提愛敬方爲良知若犬馬便不

能教他識字做人便是他心上原未具此知也若乃象數方名草木鳥獸之屬此雖似不要緊事然窮究得來亦莫非性命但君子格物將以致知君子致知將以實踐若徒以博洽爲長而騖於文辭之末則辭章訓詁末學支離君子又何取焉若之何彼自恃聰明之士動謂心自能思無待外求甘心寂覺而反以窮理致知之學爲煩碎無當與泛濫辭章之輩同類而共笑之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必本於中而后有以施於外也欲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又在格物必考核於外而后有以全其中也蓋吾之所以與天下通而無間者此心而已故理之在天下者必欲其備之一心而心之所同然者必欲其達之天下然必吾心有以盡天下之理而後能以此理達之於天下故大學自格物始不然而物有未格知有未至則先不知所以自治其身而況能得人心所同然以達之天下乎（格字只是木格之類而隨事借用格外者不得入故有扞格之義格之形方故有格正之義格中者欲其滿故有窮致之義格之一義以釋經其志識偏而學之陋也）

禮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

數與方名末也然天下無生而能知之人亦無教而不知之人是可見不格物無以知而亦非強鑠其知矣夫

自六年以至成童自數與方名數日書計以及樂詩射御皆以漸教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皆所以指陳物理以日牖其心思是則格物致知之端已自黃童始不待入大學之日而始從事焉也但小學之教雖循習事物所當然以開其知而未能使之遽講其當然之理及求其所以然之故耳若乃入大學之後則教之禮樂教之詩書蓋禮樂以治身治心則誠正之助而詩書識前言往行卽以爲格致之資也是以二十三十之時一則曰博學不教再則曰博學無方是則格物窮理之功孜孜不倦者如此古人豈漫然哉舍窮理而曰扞格外物本

然之善自明多見其謬於先王之教矣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離經始通其義也敬業則有心於得矣知博習則求得之慤也能論學則有得於心而知擇矣知類通達則知之至也觀其離經可以辨其志觀其敬業可以知其樂羣博習則必親師矣論學則必愼友知之眞則必守之固離經敬業博習論學皆格物之事也學有積累而得有淺深於此亦可見矣

孔子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易大畜象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以畜德也若道聽而塗說則德之棄也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欲致其知必自多聞多見始然擇而識則所以知者在我若屛去見聞而自謂能知則祇見其不知妄作而已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古敏求聖人不廢義理散殊必無生而能知之之理但聖人較易耳然能好能敏卽聖人所爲生知也豈必

靜坐千里而後爲生知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詳說則析之精而得其要得要則可見之行○呂□□曰博學是始事反約是終事其中用力卻在詳說博學於物而詳說乃所以格之博而說之不詳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夫子曰多聞多見曰好古敏求則是夫子未嘗廢學識也但聖人學識隨事會通卽流見源不必有多之迹耳

若賜以聞一知二之資從事於多學而識則夫子嘗其積之多以將有得而懼其逐於末以末會其源也故發其疑而以一貫告之一貫則知之至矣○呂□□曰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此見箇總統關通處若舍學識卻貫箇甚道理自少至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也

或謂一貫不必分知行曰以一理燭萬事然後能以一理應萬事固非知一貫之外更有行的一貫然以對學識者言即知至也以對力行者言即盡性也非知無以行此不容無先後矣

易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幽明死生鬼神夫人而知之也而所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及鬼神之情狀則書焉而莫之察非觀察之深者不足以與知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顯諸仁藏諸用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陰陽不測之謂神以此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知原其始以反於終而死生之說可知一陰一陽送爲屈伸聚散而鬼神之情狀亦可見矣如是則異說不足以搖之知之至也

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格物窮理則能知言矣

以上專以格物致知言

易文言傳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聚之者多則盡物辨之者明則盡理此格致也寬以居之則受善無窮仁以行之則篤行無歉此誠正也非宏無以任重寬居非毅無以致遠也仁行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問思辨又格物中次序博審愼明乃所謂格也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無不學而於文爲有據約之以禮謂要其身於禮也要非簡要之要猶約束也之字指身言不指所博之文言語類載黃勉齋之問謂似有一貫意而朱子答不然編大全者誤以勉齋語爲朱子語失之矣

易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德者理之裕於心業者理之著於事知欲其崇日新不已使知識高明之極而無所遺則所以效天也禮欲其卑收斂約束使踐履篤實之至而無不實則所以法地

也蓋天高在上而實爲萬物之大始地卑在下則承天之氣以生之由是陰陽二氣交易變易於其中而生生不窮人受知於天成能於地人之性也致知以崇其知約禮以履其實使所成之性存之又存則在己之天地位而道義由是出亦如易之行於天地之中矣理之當然曰道行而宜之曰義知崇如天則道無不明禮卑如地則行無不宜也

以上兼知行言之不知無以行而不行亦不足爲眞知也

程伯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心放而不收則無以窮物之理知何由致故須是敬敬者其心卽事而存所以能窮物理而得之於心也然心之所以不存者動於欲故也故養知莫過於寡欲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也尤切卽物窮理不止察之於身然卽身之所具所行者而察之尤爲切要也

程叔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格物之條件大略舉此三者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慈子孝之類非謂父慈子孝便爲至善蓋慈孝亦有許多般如申生之孝善矣而非至善要如大舜之孝方爲至善也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則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言格物者又當知要也

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此言格物之當盡其細析其精舉言孝而其他可推也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不但不能久并所行亦未必是惟見理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性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此言欲誠意必先致知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學者須是眞知才知得是便泰

然行將去也此言知既至則能誠意也

問觀物察己者還是因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便曉此此合外內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察於一草一木不太煩碎乎曰心外無理理外無物察得來只是一貫曰程子嘗言汎觀物理如大軍遊騎矣而復教人察一草一木何邪曰此止看立心何如舞劒知書窗前生意會心不少一草一木分殊而理一如何不察但自有緩急在若上蔡誦史只成玩物喪志而程子觀史卻又一字不放過立心異也此言物之當格也

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乍得便

會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此言格物有積累之功也

格物亦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若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既曰格一物便通衆理顏子不能又曰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何也曰難得便會通對格一物而萬里皆通言此一貫之說顏子未敢道也一事窮盡而無餘蘊則他有可類推者以類而推相說以解之謂也類推之與會通相隔尚遠矣中庸言辨之弗明弗措而程子曰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者中庸以志之所期言必要其成也此言格物之方人心有一時滯礙不可勉强者卻不當穿鑿以求故且放下然非竟以不明措也別窮一事或反有悟并因彼而識此者耳子思程子之言實並行而不悖矣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言鬼怪之事不當於事上求其有無只當積學以窮理理無不明則鬼神之情狀可知亦格物之道也

張子曰聖門學者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麗南曰了悟二字微有病

張子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之未必信耳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爲疑撓知爲物昏交來無間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物怪神姦不必盡無但性命之原可知則有之亦自不足駭顧好異者從而張皇之則惑人愈甚異端頓悟直指其好言鬼神皆意想所造故荒亂不足據異端何足以知鬼神之情狀哉張子不明語其有無而使之守己自信無爲所劫亦正所以深語之也

朱子曰眼前者無非是物然格之卻有緩急先後之序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人見得三分道理則此心亦自不敢放肆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存心理會窮理日益密細矣

且莫若收斂身心使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此條與程子未有致知而不由敬者之意同○大學只始自格物者以小學開其先灑掃應對間固早已收斂其心使作主宰也

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以內外精粗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理勢之相須有必然者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此即收斂此心以窮理方能見理之意也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積久貫通亦有以知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

矣今或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有物必有則物與道未始相離也而或者以格訓扞格謂扞去外物而本然之善自明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則外誘之甚者莫若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人之所不能無者但其中自有理欲之辨耳今不能克己復禮而徒惡外物之誘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而後爲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得全夫婦之

別也聖人太中至正之道烏得以此亂之也哉此三條皆辨舊說之非以正明格物二字之義

格物致知與博覽洽聞何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盡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必究其原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也此言格物存乎學者之心

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漢唐諸儒註疏之學大抵如此有人思慮向裏於事物多不理會陸氏之學大抵如此二者卻都是偏此因補傳中表裏精粗四字而言

今人務博者要窮天下之理泛濫無歸亦流爲玩物喪志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龜山之論朱子駁之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不是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始得天下之事君子豈能盡知所患在以不知爲知耳知之不精爲害反大蓋知得九分那一分人便都輕忽去自以爲知了及作事時終是那一分不知底在連那九分知底都做反了也趙括談兵介甫變法他豈是不知底只爲知之不精反至壞事耳此二者乃學者最要緊事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亦學者最難過關隘也

清簡公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戒懼未發以養虛明其本矣格物致知所以證虛明之本體酌變化之妙則也

近世談學謂妙悟者曰知效天也謂實脩者曰禮法地也大博文約禮本一串事聖人言崇效卑法本合知禮爲一而後人乃分而二之謬哉按吳草廬以陸氏爲尊德性朱子爲道問學試思不尊德性何以道問學不問學亦何以能盡其德性二者亦一串事也而吳氏兩之矣陸氏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其尊德性之功夫安在乎此所以開同異之爭爲兩可之見而卽以開禮卑法地爲賢者之知宗派爲惑甚也明儒乃又以知崇效天爲聖人之事事嗚呼其支離甚矣

德性之知良知也聞見之知亦良知也入於耳目感於心思而知通焉知在物而所以知者心也謂聞見之知爲外然則心亦有外與

紱曰天地鼓萬不同物繁而事興焉天地之性人爲貴

包併萬物與天同體於性之理一有未通則吾心之量爲有歉故盡天下之賾而不可惡盡天下之動而不可亂吾身何日不與物接而安得不窮其理哉所格之物吾性之本體也所致之知吾心之良知也而豈外求者哉○心具萬里何待於致曰乃心之靈則可以周知矣所以致知也若夫有不知非心之體也視聽言動思夫人而能之則恭從明聰睿亦夫人而能之不能盡其量耳夫枝葉華實碩果之所具也不培之灌之則不生也萬里人心之所具也不格致之則不盡也致者順之廢者塞之助者揠之則不能盡其體者也○爲之而不可

爲者其本無也爲之而可爲者其本有也爲之而汎者流也可爲而不爲者賊也君子窮理以自爲也何獨以爲支離而疑之○聖人不以生知疑人懼廢學也賜也多學而識孔子乃以一貫告之警支離而疑格致是噎且廢食也舍物而言理殆矣殆而安之又從而張大之溺之深也○格致主內外以證也格至賾者莫大乎學問格至動者莫大乎權權至一者莫大乎中博學於文知一以貫之乃能不惑否則口是程朱心無定見中惕禍福終溺於異也

居敬存誠格致惟此三者學聖之功備矣下仁義禮知則性之所具而詳言之也

丁酉夏同邑後學程夢元爕園
余家鼎彝伯同校字

卷之一終

理學逢原卷之二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董賡颺贊承　余龍光繡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內篇

聖學類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

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

之理以爲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自其在天者言之陽氣之動天心始見繼之者善其理則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靄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其機甚微而洋洋乎有發育萬物之漸其時甚暫而亹亹乎有貫徹終始之致由是而流形變化皆此一理之爲之包涵而往復焉故元者天德之全也人得是理以爲心是則成之者性而卽爲人心之元故其理亦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靄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廓乎大公合萬物而一體肫乎不已貫終始而一致其感之也卽通其發之也能愛故曰仁者心之德也以在天之元言之其始也無極而已然自始而通而遂而成則始之而物無不始通之而會無不嘉遂之而義無不和成之而物無不正固故分之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而統之則只此一元之終始也以在人之仁言之其本也眞而靜焉耳然有仁則有義有禮有知而其統之也渾然一體其會通也秩然有序其分之也確然有制其照物也瑩然通明故分之則曰仁曰禮曰義曰知而合之則皆此一仁之包舉也由四者而用之爲情則曰愛曰理曰宜曰知曰守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見焉而惻隱者仁之發也辭讓則惻隱之所以行也羞惡則惻隱之所以斷也是非則惻隱之所以擇也是故禮者仁之序而復禮爲仁知

者義之藏而知以精義仁義猶陰陽也義仁之分而仁義之合仁則太極也專以仁言之則體之體曰心之德體之用曰愛之理用之體只此惻隱之端用之用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而極之天下故又曰仁主於愛顧人同此心德而仁不仁異焉者則氣拘而欲誘之也果核中藏者謂之仁以其全有生之理也其仁具而根荄枝葉華實成熟之理無不全備於果核之中根荄仁也枝葉禮也花實義也成熟知也全其核而培植灌溉之沛然生矣生而根荄枝葉華實成熟皆如其故然矣核有堅脆生有難易此氣拘也而成朽蠹而腐蝕之則不仁矣卽或已植而根荄傷榮不遂矣此物欲之累也是故殖

果穀者珍藏其種防其朽蠹以時省而存蓄之深則根荄厚其土壤以植之時其灌溉達其枝葉疏剔其蕪穢去其蟊螣螟螣以全之則果穀之成無適而非仁其仁不可勝用矣爲仁者何獨不然故爲仁之道存心而已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矣存心之道非一端而大要不外於克己復禮居敬行恕已則克之禮則復之此心自爲主存之而卽存者也居敬以立其本行恕以致其用此立其心以爲主兢兢乎存之而後存者也要其存心一也彼以煦煦爲仁者蓋徒見仁之迹而不睹仁之全故以小之者遺之也以兼愛爲仁者蓋徒見理之一而未睹分之殊故以泛焉

者賊之也訓仁爲覺而後力行之功此禪覺之說所浸淫乎以色取仁而無忠信之心則自棄之徒而仁道之賊也惟合聖賢之所以言仁者而研窮之則知所從事於仁知所以從事於仁則可以得仁之體能盡仁之體則有以致仁之用事天饗帝存順沒甯不外乎是矣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統天者也其在人則心之德而百善之原也君子知其在我而體之於心則足以長人而覆育天下矣體者合而無間之謂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生而爲人則必有所以爲人之理故仁者人也天命之性也人率性而行之則所性不違無適而不有當然之則矣是乃所謂道也○朱子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合而言之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身而尤著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自其得於天言之則至尊莫如仁自其切於身言之則至安莫如仁也

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當仁不讓於師

上章怪人之不爲仁此章勉人之勇於爲仁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不爲仁則不仁矣無中立之道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只爭一個爲己爲人謹言正色君子之所以爲己也巧言令色小人之所以爲人也林次崖謂巧令之人其中最不可測愚謂其說固然然不必說到此

禮記曰給奪慈仁

此以色取仁者也論語言鮮矣仁言其內也此曰奪慈仁言其外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求仁者必反諸心○黃勉齋曰此二章既有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惟修其在內者爲足以致之彼好難務外去仁遠矣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只以心言未及功夫也仁者心之德我欲仁之心卽我心之仁也非自外來何遠之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致知之事未及於力行也然足以養心矣故仁在其中○此求仁之方乎曰非也然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博之篤之惟切惟近皆敬也學以爲力行之基敬以資涵養之原則由是求仁可也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誠能役志于仁則自不入於惡蓋理欲分道背馳所向此則所絕彼也篤志而不紛斯仁不遠矣○顧麐士曰

苟字淺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欲仁仁至以此心剝復之機言欲人之察識也一念之仁而私欲間且奪之則平旦之好惡反不能敵旦晝之梏亡也必矣於天心之來復者而察識之而敬以培其根恕以達其枝害吾仁者則芟夷之復蘊崇之就將以企之優游以安之所以熟吾仁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豈仁之終不勝不仁哉○朝雲峯曰熟無所容力熟之存乎用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大其心所以任道甘于小成者狹也堅其力所以致道廢於半塗者弱也知崇禮卑寬居仁行皆此志也○問弘毅須是生質曰可勉而能也好學近乎弘力行近乎毅矣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學貴近裏○朱子曰非教人於此體仁乃言如是之人於求仁爲近也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未能如此卻須變化到此地位然後可下工夫若只守著此四字要

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謝上蔡以覺爲仁以知仁爲要故言此以辨之也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之重於生也久矣非以生易仁實有時而不忍生也

仁人未易幾學人須存得此志庶有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渾然天理而後可謂之仁一息有間天理失矣爲君子者而可不密其存仁之功也哉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力生於自奮而餒於自畫非仁之難能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惟仁者爲能貞遇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爲能用情○能貞遇不累於外也能用情不蔽於中也非意誠心正之至者烏能及此范紫登謂好人如自好其仁惡人如自惡其不仁無好無惡乃能好惡此語巧而於理未盡正朱子所以譏謝氏者也試看大學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云云則能好能惡之實可見矣君子無私好惡非無好無惡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仁者天理而已動於欲惡則情流而天理失矣故審於取舍之幾焉此君子之大節也然或操存之未密則未能理與心融而取舍之必嚴者亦其勉然非安土敦仁者也存理遏欲無終食造次顚沛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無終食之間句直說無時而不存造次顚沛二句橫說無處而不存雖時處原不相離然須橫豎說來其義始密以終食句作主而下二句卽伸上句者非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爲仁在已而借資於人者子貢悅不若已卽此所以勝其私也況以友輔仁是又爲仁之資矣○呂[redacted]曰事賢友仁固是先資然嚴憚切磋收攝此心便是爲仁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此說甚入細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施濟衆未嘗非仁人志願不是以爲難而謝之但有本有末當思施濟從何處流出一鄉務博施而無本則將流墨氏之兼愛稍塗飾而已則又是霸功將人已兩

失也故夫子反之堯舜猶病固是事勢然此猶病之心亦卽仁者之心此是推論不是章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合下此心萬物一體施濟由是出疆恕求仁則利仁之事也○須看一能字能字中便有忠字非有主敬之功勝私之力者不能也故孟子曰疆恕○朱子曰欲立欲達仁者之心不待安排而立人達人其實到立人達人處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按此章主愛言然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是仁之全體天理周流無間愛之理只是心之德也

原憲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仁人必無克伐怨欲而不行克伐怨欲卻未仁制之於此而心中無所存主將見流如釋氏之絕情仲子之堅忍去仁遠矣故夫子進之不行非只謂不行克伐怨欲之事亦是不行其克伐怨欲之心然後起之私投間抵隙何時可息仁者不恃其不行恃其有以主之而自不起耳若心中無主而徒强制其心此如破屋禦賊此去彼來晝夜不得息所謂難也厚其牆垣愼其扃鍵主人常惺百體退聽則賊將不來此朱子拔去病根之說也學者求仁居敬其要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不曰私而曰己者私生於形氣有己則有私如耳目口體是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無迹而禮有可循也禮者理之節文天理卽仁卽心之德禮原自仁中流出而復禮則在心克己復禮則心主於天理故爲仁蓋理欲不並立此心稍無主則物欲紛至物欲不作則心之理自存矣故克己卽所以復禮也然克己須是復禮若徒曰

去其形氣之私而已則釋氏之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要此塊然之體何用何以成仁故旣曰克己而又曰復禮也程子曰克己則禮自復朱子曰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故此云理欲不並立云云朱子又曰克己而不復禮則入於空寂又曰佛氏亦能克己卻不曾復得禮故此云克己須是復禮云云朱子又曰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才克己便復禮蓋吾儒克己便是要復禮克復工夫只一事此會做工夫也佛氏只克己一更不復禮便是不會做工夫者也時賢鮮得其意一日克己復禮便天下歸仁蓋心德天下所同具故一念能克復則一念仁一事能克復則一事仁而卽此一念一事之仁已可共信於天下故曰效甚速而至大此所以決言克復之爲仁也饒氏謂克復於平日而要其成於一日此大非語意不但與註中速

字不合且仁者死而後已亦無可要其成之一口也天下歸仁論理不論事昔人夷惠清和及八荒我闥之語俱說不著要之此二句只以決言爲仁二字與他章驗效自考之意不同爲仁在己不在人此所以決其克己復禮之力也與他處責成己身者亦不同問其目而言非禮勿視云云者除卻視聽言動別無他項私己此所謂形氣之私也然不言私而言非禮者私何必亂色姦聲縱欲忘反只一毫不合天理中正之節便是己私克己復禮原非兩截也但顏子地位豈有流蕩忘反之事故不言私而言非禮也朱子云克己是精的工夫到節文欠缺處亦是粗者未盡此語非以此節單言復禮而非克己也蓋未能如顏子則克己須更有精的工夫若司馬牛須克其多言而躁樊遲須克其粗鄙近利子張須克其務外好高不止伯節文欠缺也須子則大段已好故止此粗者恐其

未盡耳然粗者未盡則便是己私未淨處故註直曰非禮者己之私也○朱子曰視人如己視物如人此墨氏兼愛之失也此爲以克己爲勝其有我之見者言之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此釋氏頓悟之說也此爲以克己爲能反本者言之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云云此莊列荒唐之論也此說亦近釋氏或以之釋此章其失甚矣或謂先克己而後禮以閑之亦失聖人之意惟是以禮作主方能克去己私亦惟克去己私所以能復天理克復一串無先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存其心恕以推此心一體一用也獨言出門使民舉易忽者以概之言其母不敬云耳出門使民屬動時然非有涵養於靜偶動時亦收攝不起靜時之敬即程子所云儼若思也程子云前乎此者其敬可知正以非有主於靜則動時雖欲敬而不可得也曰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此正言見賓承祭乃偶舉以概其餘也次崖於上章謂顏子靜時不待檢非矣不敬必不能恕亦無所爲恕而敬矣又須行恕敬而不恕非所爲敬蓋敬者存此有用之心非存一槁木死灰之心也胡雲峯曰敬是收斂此心於內恕是推廣此心於外蓋敬者恕之本敬則心之理盡心盡即忠也恕者敬之用恕則行皆合宜合宜即義也敬義忠恕只一般話虛齋云不必分內外非矣學者求仁莫此爲近○克復乾道敬恕坤道何也曰克復心能有

主居敬方始立主工夫亦不爭差只看氣象自異乾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元亨卻利牝馬之貞云云卻自有所依靠然亦非有加於本分故是簡能顏子不改其樂不遷怒不貳過仲弓道個居敬行簡二子氣象亦復可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心存者言自訒訒其言亦所以存心易言則心放巧言者心亡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心德至純有私則放心體至廣有私則狹心理至實有私則偽心體不息有私則間心無不愛有私則刻行是五者以存心也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於天下固守而勿失也輔氏以是五者爲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非也仁統萬善何止五者若仁之所發則愛而己公而己又何所謂五者云哉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仁之道不外存心而夫子所答有不同者則因乎其人其致一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整齊嚴肅制外以養中主一無適由中而應外篤實不欺表裏如一心無不存亦用無不周矣主敬行恕恭寬信敏惠與此章聖人原只一般說話人人所當從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也有是心卽有是德非心之外別有所謂仁也然人心易放心放則心與理違心存則心與仁合矣此卽朱子心與仁本一之意而申之三月不違功之純而勇足以繼也不違仁則仁爲我有而我得爲主矣日月至焉則仁尙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心德至純有私則放心體至廣有私則狹心理至實有私則偽心體不息有私則間心無不愛有私則刻行是五者以存心也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於天下固守而勿失也輔氏以是五者爲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非也仁統萬善何止五者若仁之所發則愛而己公而己又何所謂五者云哉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仁之道不外存心而夫子所答有不同者則因乎其人其致一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整齊嚴肅制外以養中主一無適由中而應外篤實不欺表裏如一心無不存亦用無不周矣主敬行恕恭寬信敏惠與此章聖人原只一般說話人人所當從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也有是心卽有是德非心之外別有所謂仁也然人心易放心放則心與理違心存則心與仁合矣此卽朱子心與仁本一之意而申之三月不違功之純而勇足以繼也

不違仁則仁爲我有而我得爲主矣日月至焉則仁尙非我有而至於仁者亦不過若客舍之暫寓耳此張子內外賓主之意欲人知自體會也此卽朱子仁在內我爲主仁在外我爲客之說而申之○常說不違仁則心爲主日月至則欲爲主然則顏子而下其餘皆欲爲主乎或又謂心在仁內爲主心在仁外爲賓則心在仁內句亦未安此朱子所譏游氏宅心之失矣顧麟士本朱子之意似爲得之但所云仁自外來而爲賓則其語又或說死煞○朱子曰三月不違非三月後一向差去但久後畧一間斷然其復不遠又曰日月至焉亦是徹底曾到一番不止髣髴見得些又曰日月至言終日不失終月不失也○以上皆以存心之全體言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天地只此生生之理而生理流行處其中自具分別之宜等殺之序故統言之只是一仁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知人得此生理以爲人則四者全具於心所以成其爲人者也心發而爲情則仁主於愛愛者生理之所發見也義則愛之宜禮則愛之序知則愛之明而已矣愛之所發莫先於愛親人之所由以生之本也由愛親而愛兄弟兄弟者親之所生也由愛親而愛妻子妻子者親之似續也資愛親者以愛君以慈衆以及友朋則皆自所本而推以及之焉已是故親親爲大然必其全此生理則愛親之心自然眞切生理既失則不足以事父

毋而謂能推以愛人者鮮矣是以君子貴明善誠身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立愛自親始○朱子曰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去孝弟有子本意只是欲人務孝弟時解每云務孝弟以全仁道理便倒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者無不愛而推之有本行之有漸施之有等也

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外無所繫累忘私之至也而又敦乎仁則其仁日厚矣

天理渾然自然萬物一體故能愛未有不安土而能敦仁未有不安仁而能愛者也○以上兼及物之用言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則所謂五行之性也

又曰學聖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亦仁也

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以仁之全量言

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孟子言惻隱之心以情言也程子則以此指性而言亦因用以名其體也蓋非中有此理則發用亦必無是心矣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者皆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

己今人皆先獲也爲立名也爲徼功也爲避害也爲祈福也效苟不至則爲善之事亦便休罷了縱使未休其心已都不誠也仁者求其共理之當心之安焉已耳何暇問其獲哉

觀仁於靜中皆有春意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與自家生意一般之意得此意則仁心悠然而對時育物之懷亦終不自禁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不愧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朱子曰此數語最有味

程叔子曰四德之元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兼言則包四者

或者以仁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

之仁固無不覺然不可以覺訓仁一意求覺則都無實踐工夫而流於異矣仁者人也本孟子之言然孔孟言此以其切於身耳其實人器也仁道也指人而遂謂之仁桀紂獨非人乎然訓人猶可訓覺尤不可謝上蔡獨持覺字之說所以每近於異說而不自知也必如朱子所云心之德愛之理則體用具足本末兼該而無弊矣

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且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可知退之曰博學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程子因人專以愛盡仁故言此非謂愛不是仁但不可專以愛爲仁耳

仁之體只消一個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

愛愛即仁之用也因學者展轉訓仁字而不得其體故又說個公字又恐人便以公字訓仁故又言不可將公便喚做仁蓋無私則天理全故曰公而以人體之爲仁然則以人訓仁之意亦包其中矣愛則仁以覺訓仁之意亦包其中公則物我兼照則之用則仁之爲愛者其意亦明矣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識得仁體知之也實有諸己便須行之義理栽培則能義崇德之意求經義都是將以行之也程子之言始終其足不察其立言之旨遂有謝上蔡只要知仁之失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理不能勝私也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心之用也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也顏子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操之之要獨歸於視者人之視最先故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視之用自內達外而爲明物誘之則不明故曰蔽蔽交於目而中遷則放而不仁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制之者自克而勿使之妄視也安內不使之遷也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聽之用自外入而爲聽其用於無形惟聞聲而知之遂爲所誘故曰知誘物化正謂天性之正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聽德惟聰知止者心明於至善之所在有定則不至妄聽以亂其正也閑邪存誠非禮勿聽閑之者不使邪得自外入也視箴言久而誠矣以全此理之實言此言閑邪存誠以存其本然之實理言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靜正專一心之體也躁則不靜妄則不專邪僞滋而心理失禁之於其發所以靜專其內也矧是樞機興戒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此四句推言其害以示戒非謂君子之慎言只以避凶辱也傷易則誕易而誕則妄也修省言辭所以立其誠也傷煩則支煩而支則躁也躁人之辭多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誕且支則肆而悖矣物忤來違即凶辱也非法不道欽哉訓辭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則無躁妄之失而中靜專矣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也誠以實心言誠之於思慎其獨也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勉而行也知幾則舉念而理欲判然自能誠之於思勵行則未能無不善之動而亦能有守以確乎不爲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誠於思戰兢自持守於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蔽之交則視爲最先欲之流則動爲成就故於此結之曰聖賢同歸亦以通結四箴也○制之於外禁之於發守之於爲此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何別曰喫緊看以安內靜專與順理則裕云云不止禁之便罷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無一物而不體也天者道之本然也仁則人心之自然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體物而不遺則仁亦體事而無不在矣仁綱也禮紀也仁本也禮枝也三百三千又禮之則也譬諸草木則仁其生意也禮生意之條達也三百三千則枝葉之暢茂而秩然者也草木之生意無形而生意之條達見於枝葉一枝一葉莫非生意是生意實爲之體也故克己復禮爲仁張子之學蓋得於禮者居多故有見於此云敦篤虛靜仁之本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人生而靜仁之本體存焉心不虛則不靜不敦篤則不虛厚重不遷則中虛而靜體見所以立仁之本也又須久於其道而實體之則此心不懈以漸於純熟而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之樂其味有無窮者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仁不仁之分一念之間也欲動以天卽理動以人卽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人得乎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

仁義性之大端矣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仁性之體義性之用此皆以性言也仁則理無不備義則待用而無不宜此體中之自具體用仁大德義小德也以性之德言用亦本體所自具而非從外得故曰皆體也以情言之則仁統乎全而無不愛

義則別其分而各有宜愛也宜也皆心之用也陰靜陽動義有定體而仁以行之則義者因乎在物之體而仁則無私以付之是義體而仁用也然仁存諸心而義以制事則制事之宜因心而出故仁又其體而義乃其用也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仁由靜而動由元而亨也義由動而靜由利而貞而貞又以起元也流行不窮卽亨之通各止其所卽各正性命也

未發則有仁義禮知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

仁義禮知性中只此四者聖門只以求仁爲急緣仁卻是四者之先仁全則義禮知在是矣

人之得於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爲心之全體萬物萬事皆自此出故曰仁者心之德

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至處仁在內公在外本有之理故曰在內公則去私之盡而理以全故曰在外其實公亦非由外也此因程子仁道只消一個公字之言而言之

謝氏論仁嘗以活者爲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未足爲仁也夫謂活者爲仁可矣必識此而後可以爲仁則其說之誤也甚矣此蓋原於佛氏之餘習故呂晉伯以爲猶釋氏之所謂禪也謝氏之說亦由程子手足痿痺爲不仁及識得仁體之說而求之者然仁誠活而活者恐未必仁也可者僅可之辭徒以活物爲仁拈椎豎拂皆仁體矣亦烏乎可知仁

而後可以爲仁此亦知行之序然必知此活物而後可以爲仁則使人事事求識夫此活物而怠夫力行之功爲害大矣

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脈之所繫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至於以覺訓仁則程子明斥其非矣今謝氏侯氏謂覺爲仁而深疾乎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端惜哉仁性也愛情也朱子訓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統四德言矣愛之理則分言之也愛情而愛之理則性也

仁統四德故義禮知之說亦多見於此篇凡經書中有以仁義對舉者若仁愛義敬則皆用也仁人心義人路對言則仁體義用也有以仁知對言者知知仁行則知陽仁陰知由體之用仁自用而得體也仁實知虛則仁陽知陰皆體也仁成已知成物仁體知用也知自明仁及物則知體仁用也有以知禮對言者知陽禮陰知以精義禮以存仁也有以禮義對言禮用義體義者禮之實也義用禮體禮有定義時中也知其意而深玩之則無不可通矣

忠恕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人並生於天地則此心皆有同然無待於推也然在人各有形氣之私則此心爲私所蔽而無以盡夫此心之理以理則天下同然以私則人各有我此心之所以或閡隔而無以相通矣盡其心者以心之體至虛毋以私意蔽之心之用至靈毋以私欲累之心之理至實毋以僞妄參之心之量至廣毋以淺近隘之心之德至仁毋以慘刻居之心之知至明無以疑慮昏之使心體純然皆一乎性命之正則有以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推之爲有本矣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知之可無不明則推己之心以合於人之心而施之可無不當矣是乃所謂恕也非忠則無以行恕卽有所恕亦姑息之爲而非性情之正故曰恕非忠不立然忠而不行以恕則所謂盡其心者又無以驗之民物是以忠非恕不行也顧形氣之私人所難克惟既知其爲一己之私已則必黽勉以求勝之而公之於人是存乎人之用力也故君子曰疆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言者恕而忠行乎其間已所不欲處卽吾心之本然也以事應事不得其源而煩於擬議以有己在則舉斯加彼措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然欲推己心以及人

則所以念念反求其心而盡之者亦自不容已矣賢者勉焉違道不遠聖人安行無待於推然一心而公之天下則無不同此易簡之道也忠易知恕簡能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道者人心所同惟在已無以自盡其心則既失其爲道之體而又無以推之於人以合乎斯道之用斯離道之所以遠也忠則體立於已恕則用通於人亦可以得人心之所同矣雖未能與道爲體然熟之而已其違道不遠也

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陳新安曰有善無惡於己忠也推以正人責人恕也無忠做恕不出故曰不恕饒雙峯曰無己可推便是存乎身者不恕○朱子曰恕者如心之義也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必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即是推之以及於人如此章之恕乃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也然必先自治而後可治人所以終身可行也今或不然而直以不肖

之身爲標準是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也豈終身可行之道哉按恕兼治人愛人二義然看來只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義而已自治正所以自愛治人即所以愛人苟自盡其愛己之心則欲不自治以正而不能自己矣推己愛人之至則欲不治人以正而亦不能自己矣故恕者求仁之方也○如心爲恕不惟如己之心而出亦將出而如人之心不能自盡其心則所推者亦安能如人之心不惟不能如人之心且將以害人之心矣若是者直謂之不恕可耳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矩者吾所已盡之心而可爲天下法者也忠也絜矩者推此已盡之心而度之天下之人之心以各使之盡焉是則所謂恕也蓋吾心好惡本無異於天下人心所好惡者心同此理也吾心之理盡則好惡自同於民而推之可無不方吾心之理不盡則好惡皆一己之偏矣是以君子先慎德也非慎德則無矩之可絜然非忠信則又無以立德而盡此心之矩故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發己自盡爲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循物無違謂信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也明德之事不越於誠意正心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也非爾所及也

以己及人仁也推己及人恕也恕則子貢勉能之子貢蓋有見於仁者之萬物一體矣然言之太易如是則亦未嘗實用其力於恕以見其難矣夫子抑之以使之知實用其力也此與程子謂上蔡發得太早正好用功之意相似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夫子之忠也泛應曲當夫子之恕也盡己之心則亦一耳推以及人無不貫也學者忠恕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

道不遠是也此學者之事忠恕之本名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聖人之心全體不息莫非天理是全乎天道之本然也及其應事而時措之宜則又無不合乎人道之當然矣忠者無妄爲天道恕所以行乎忠也申明忠之恕之爲人道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天道卽天命之性實恕之所從出而爲人心所同人道卽率性之道實忠之所同者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以行而無不合人心所同者也動以天耳此皆卽曾子之以忠恕明一貫者而推言之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命理也所以生物者也深遠而無窮是亦卽天之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道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各正其性命是亦卽天之恕也此又更借忠恕以推言天道也又曰天道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此亦言天之忠恕也萬象昭然用已裕於體矣又曰使曾子當日言仁義亦可一理渾然仁也泛應曲當義也

此卽仁體義用之意仁則心無不盡義則事無不宜是亦忠恕也然曾子不言仁義而言忠恕者言仁義則嫌於指性體言而無以見學者用力之方言忠恕然後可以通之上下而於學者尤親切著明也由是推之則明明德忠也新民恕也格致誠正忠也齊治平恕也天命之性忠也率性之道恕也率性之道又忠而修道之教恕也鬼神之誠忠也體物不遺恕也至誠盡性忠也盡人物之性恕也君子之自成忠也成物恕也敬以直內忠也義以方外恕也精義入神忠也利用安身恕也一體一用縱橫錯綜無不通而天下之能事備矣究之忠恕者盡己推己之目而非從容中道之號然不由學者之忠恕無以幾聖人之一貫使不由忠恕而高言一貫則是不下學而希上達此上蔡何思何慮之言程子所以謂其發得太早而朱子亦深駁謝氏此章之說也程叔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

朱子曰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個物兩字離開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聖人之用自然而然卽仁也學者之用勉然而然求仁之事也恕求仁之方也仁心德之全也然或單言恕而必有忠以行其間不言忠而言恕曰聖人知一已之難克而天下無不可恕之人也則豈惟文辭之失哉世道人心之憂矣此合著忠恕二字於仁之後謂君子而欲求仁疆恕可也君子之行恕必本於忠也云爾○自此而右莫非全體敬誠忠恕致道之方其致一也

義

義者人心之裁制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萬物固無不各有所當然之理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莫不各具萬物當然之則焉足以裁制夫萬事之宜而無不曲當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是則所謂義也獨是義有同然而人心有蔽則不能明理而通乎事物之故又不能循理以盡乎事物之宜而於義之性遂有所不能盡者是以君子有精義之學焉淸其心寡其欲以立酬酢之本窮其理致其知以盡事物之情平其情靜其氣以懸衡鑑之體揆其常揣其變以周經權之用不累之以偏私不主

之以成見不參之以疑貳不出之以躁妄不撓之以利害不泥之以一端然後此心之理得以從容裁制而因物付物以合乎事物之宜者亦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此君子精義之學也告子以義爲在外則知其爲事之宜而不知其爲心之制（問告子似亦未見得其爲事之宜曰然但其所云彼長長之長吾之長則於宜字尚依稀見得至其爲心之制則全不知）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心之陷溺也楊朱以爲我爲義則知物之各有其宜而不知我之有以宜物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卒天下以出於無君賊義爲己甚焉其若荀息成君之邪仲子避兄離母與凡後世豪俠刺客之流是皆似義非義而反亂

乎義者也若夫君子精義之學則始於裁制其心而卽以其心裁制乎天下終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其學則以崇知爲先以居仁爲體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天地之成物也嚴肅整齊不相假借而實則順其自然非有强也天下事物各得其宜則相安而和順一失其宜則混淆而乖戾以起矣人心之理亦然君子因吾心自然之制以因物而付物則事物亦以各正而義無不和矣

中庸曰義者宜也

韓子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物各有宜須是吾心有以裁制其宜者顧義自仁出則義只是仁之恰好處裁制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茗溪范氏曰君子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小人有懷利之私又有謀利之巧○程子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陸象山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此周氏所謂失在用心之初也程子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陸氏意卻是惟其篤好所以深喻二者蓋常相因然知而後好則終以程子之說爲長）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爲義有所爲而爲之爲利（劉蕺山曰象山講此章言科舉之業仕宦

之途名雖爲義實則喻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是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錮蔽之病而朱子又嘗與人書云世間喻義者必君子喻利者必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爲義之學有混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一之途而後有假利一途之學然要之非可假可混也觀敬夫之言尚其容混且假否）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雞鳴而起時豈便有所作爲所以爲善爲利者亦存心之向背而已一念之間舜蹠殊途是以君子愼其獨也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義莫著於取舍取舍莫大於生死然危難能決宴安易移故方外之功無時而可忘省察也存養近仁省察近義義方則本心不失體立則大用以行其功交相養也

○此與論語富與貴章意似然論語以言仁此以言義但不以道則亦非義而失其本心是亦去仁內外一也

○此二條欲人知省察也

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審於義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義貴於時中也○此以上言人當知審於義也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溺於欲而無以自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二條言人當勇於爲義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事之宜在物而理之制在心事所當爲必心之所悅慕而肯爲者也所不當爲必心之所羞惡而不肯爲者也然或有明於此而昧於彼者又有心知其然而不能斷以從之者則累於欲焉已耳由其所明而通之以盡其

明所謂達之也卽其所明而擴之以充其量所謂充之也達之而仁義之體存充之而仁義之用出矣充無受爾汝之實啓其心也皆穿窬之類廣其事也極其細而言之所謂充義至類之盡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有所不爲不欲心之制也斷以無爲無欲而事無不宜矣○此二條言人當察識擴充以盡義也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在事制義在心心者理之所居也有適莫則私意之蔽而心失其理矣以私意應事而合於事之宜者鮮矣

然使心無定主而又不問事之是非則異端之空寂其顚倒錯亂又有甚焉惟君子則無適無莫而惟義是比則不以成心而據之我亦非任無心而聽諸物此事之所以和義而不乖也子絕四動以天也無適莫而比義

君子之事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宜而禮則其事之節文孫又禮之從容而不迫處也信則義與事俱實妄則皆虛矣○如從兄是義而事兄又有許多授几奉杖之節其先後不可紊處孫則又行事時一段愼重退讓雍容不迫氣象不誠無物故必信以成之○言以義制事又當如是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卽無適無莫之意然較純熟自然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禮有定體事之經也稍出入焉則非禮矣義惟時中事之權也稍滯泥焉則非義矣非禮之禮曾子所謂委巷之禮也若今之昏娶用樂喪事路祭分帛之類皆所謂非禮之禮也非義之義如仲子之不食兄祿是也大人有精義之學夫豈爲之是不問此惑於疑似曰不止是不惑須看確乎不爲處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自棄於義之外者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亂義於義之中者也○釋迦棄國違親逃世絕物仲子之辟兄離母而處於陵也其遺棄聲色一於寂守告子之不知集義而强制其心也彼西裔耳獨怪好異之徒又因之倡爲福利之說以蠱人心而率天下之人以曩謨事之且推儒以附之何賊義之甚乎仲子之罪孟子斷之卽趙威后一婦人且知其不可不殺也何世所

號爲知義君子乃崇事而推附之其知識乃出自婦人下也哀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

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二條聖賢之制義也義不止於取與而此其大端矣

易泰卦象傳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成物也各正性命矣然氣化之行不無太過天地者道而氣化則或倚於陰陽也而物理之宜不無不及物各有宜而在物則無以各盡其宜也聖人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則有以裁成其化輔相其宜以繼天之志述天之事而左右其民焉然聖人非有作爲也此利物和義之極功也

程叔子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在心謂心之制也蓋義之用顯於外而義之體則本於心人惟見其用之在外而不知其理之在心故以義爲外程子直斷之曰義在心所以深破義外之疑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張敬夫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苟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能得心體之周流哉

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聖人以義立命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

義所在天下之最可非笑委巷之情非禮非義之事耳然不自知其非而反以非笑行義之人此亦病狂喪心之輩矣顧三代之隆上下一德同風君子履之小人視焉惟義所在誰從而非笑之者世教日衰民不興行先王禮樂蕩然異端邪說蠭起民之不知義也久矣見有特立獨行者不笑其愚則非其妄夫何足怪哉雖然躬行禮義以徇以挽頹風而振末俗非吾人之責而誰能弁髦禮義以之乎況好是懿德本有同情滕世子行三年之喪百官族人卒稱知禮今果有躬行禮義特立不回者安知始之非笑之者不卒化而從之歟每見今之治喪必用浮屠嫁娶必用盛樂又有平居兢兢自立及一日富貴而遂改圖者以禮義語之則曰非不知先王之禮奈世俗不然久矣毋特異以駭眾也又曰非患失也奈戾俗而失所將爲俗人所譏也噫不求本心之安不能以挽頹敝爲己任而復曲意阿從然則非笑之者乃蚩蚩之民也而知禮知義畏人非笑以不果行者則眞病狂喪心人也嗟乎移風易俗將何望焉讀張子此言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朱子曰義利之別只是爲己爲人之分

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人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則有虛僑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其取舍之幾焉則又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敬亦非其敬矣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只是義襲專言主敬而不務集義則入佛氏之禪定也

清簡公曰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義者宜也宜於己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

天下事物至賾至動非洞悉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易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紱曰滿天下無非是義喻義者順而行之便是利用安身喻利者只見其不利耳○曾子易簀禮也若惑於異說則以爲達生死生大矣以義衡之死生晝夜耳以曠達觀之則倒行逆施莫非命也是謂棄天○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義命也是曰舍命不渝○義一而已或主於尊賢或主於從兄或主於君臣言何也曰義者宜也凡事理之宜卽義之所在矣尊賢務之急也從兄發之切也君臣嚴之至也仁漸而殺以初爲本義減而隆以隆爲至

禮

禮者本心之敬忌也一元之通品物流形則其先後大小尊卑配合之序已無不秩然可見而不相踰越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莫不各存一先後尊卑大小配合之序焉以有所循而不敢紊有所忌而不敢踰是則吾心之禮也有所循則常自卑而尊人有所忌則常齊莊而自飭而此沖然肅然之意自刑於耳目手足語嘿動靜之間以接乎事物先後大小尊卑配合之倫以無不秩然有序燦然可觀故曰嘉之會也故曰禮也者天理之節

文人事之儀則也乃自豔於聲華動於嗜欲則由是侈肆爭奪而辭遜恭敬之德以無復存故聖人因人性而制爲之節焉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各有其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長幼友朋之交各有其體冠昏射鄉喪祭朝聘相見之會各有其儀使人有節之可循有數之可紀以範身而無失其性此所謂嘉其所會也蓋典爲天敘禮爲天秩則莫非人性之自然而豈有加於毫末顧敬忌之志本乎中而交際之文作於外外則易飾而中者易漓以故又有踵飾增華而忘乎根心之本然者夫既不由於心之本然則亦何可復謂之禮是非禮之失而文勝質亡者

之失也禮本吾性之德而安在其有失也哉亦行禮者之自失乎吾心之禮焉已耳（辭遜恭敬之誠卽吾心之禮也吾心之禮卽質也卽所謂忠信）也若乃懲乎此而遂指禮爲忠信之薄是亦未睹乎禮之爲禮而因是以流蕩於法度之外以丕乃大言曰禮非爲吾輩設也何無忌憚之甚哉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嘉會足以合禮

衆生則會會則無不嘉竝育竝行無非一元之生意所爲旁達在人則萬理秩於一心敬讓徵乎經曲在物則枝葉本乎根株靈秀敷爲華蕚然有欲動於中而會合之際失其嘉美者惟君子嘉其所會則近而一身之動

容周旋遠而天下之文章制度無不本以此心之敬忌而禮無不合矣此禮之本原也

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地造化有自然之序絪緼化醇有自然之和觀於高下散殊與其不息之化而可見矣是制作之本原也

易賁卦彖傳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陰陽迭相往來以成其賁燦然而不可亂曰文明截然而不相犯曰止

履卦彖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尊卑各有定體爲人所當踐履而無容越者上下之分不明而民志不定先王之禮樂制度服物采章皆所以正名分也然聲律身度則踐履自君身始矣暴秦有天下尊君抑臣而上下反日亂何也辨之不以禮也嗣此而興者經制不定古禮日亡國自爲政家自異俗奢僭相尚名利爲蕣民志之定夫復何言哉君子以禮坊民民其猶有悖君叛法而賊於道者

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

先後長少尊卑妃匹自天而然卽天之所敘也慈孝友恭仁忠別信各有攸當是天之所秩也天道之自然分而陰陽流而五行故有男女則有夫婦（水也）有夫婦則有父子（木也）有父子則有兄弟（火也）家子爲宗則有君臣（金也庶）類既繁於是有類聚羣分而朋友交焉（土也）既有典常則於其際會也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焉悖之者心之加厚也庸之者行之維則也惇之庸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三百三千不能外此五者而有他道矣

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

本易知之理效簡能之道列陳列也屈伸施報陳列其造化之迹如言樂事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此皆所謂天理之節文也由是而通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所以爲人事之儀則也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又皆所以惇庸典禮之事也

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等殺皆天理之節文也○以上皆推言禮之本原

禮記曰禮所以制中也

性無不中情之所發則有不中有禮以範圍之則所以制中然範非自外也亦人心本然之節耳

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無禮以節之則失其中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知以恭敬辭遜者存心則身有所檢知以節文度數範其身則心有所養品節明而義精德性定而仁熟故能不惑不憂不然者內外無據何以自守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心不可一息不存故禮樂不可以斯須去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心誠好之則禮非虛文而四達不背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翹

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翹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夫禮所以爲此中也禮始於飲食男女所以重飲食男女也要使之無失其正焉斯已耳孰謂滅性絕倫而得爲時中之禮歟然天秩天敘則有雖死亡而不可渝者則所可權者禮之節文耳豈食色而眞有重於禮者哉

孔子云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然則此以親迎爲可輕何也曰冕而親迎所以重大昏也重大昏所以重人倫也若親迎則不得妻則廢人倫矣故親迎輕也然親迎可廢而處子必不可摟不

可摟亦所以重人倫也禮有經而義有權故以親迎與得妻較則得妻重以得妻與摟處子較則處子之不可摟爲尤重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天敘天秩也則權正所以善其經也○以上言禮之所以範圍天下也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無禮則放蕩而無以自守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爲虛文耳禮爲天秩非以强人然稍過不及焉則不中其節矣禮自卑而尊人然君子有終其光自不可掩故君子動必以禮所以致其中節之和而必本以卑牧之誠所以爲禮之實也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先王之盛禮焉已耳然禮本君身風自上始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則讓者禮之實也不然章程雖具如僭爭何哉（讓者禮之情本於性者也卽五常之所謂禮也禮文則其外焉者矣）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俗之好文而惡質久矣然先進非無文也有質而文以行之則彬彬矣於是而又加以文焉質之不亡者幾希質之不存繁文何益夫子所以從先進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得是理以存於心故事物至賾至變之交自得乎會通之典禮接賓客而思敬睹死喪而知哀卽此則禮之本人之所得乎天者也以本心爲質幹而文以行之故玉帛升降一敬之實心所將也毀戚衰絰一哀之實心所將也哀敬之實心質也本也顧欲動於中則本心易失而文起於外則枝葉易蕪奢易而過於文徇外爲人之心勝而敬哀之實亡是猶無根之木翦綵爲華生意索然徒增束縛耳儉戚則文不足

而質尚存是以聖人甯儉甯戚以明質之爲本也若乃禮之全體則有本有文奢儉惟其所稱原不止於尚儉也本立而後用行則本重耳（儉戚已是文非以儉爲質也敬在心而儉則所謂束帛戔戔吝也哀在心而戚則發於容者也但文不足耳哀敬之實心卽質卽本卽性之發而爲情此外無他本也時解分本原本始皆非也元明諸儒於質字本字俱未認得親切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是嚴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卽是和處旣是天理人情合當底事則禮之爲用必當以從容不迫行之乃爲可貴先王制禮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至故至嚴而非

强世爲人所當率由也大抵人之行禮亦原似覺拘迫而只此實心爲禮之本實心行先王之禮則眞意自覺此中洋溢出來原無勉强而禮文亦自有從容不迫之致乃世上又自有一種慝禮如周末文勝之失使人行來全非情願只爲世俗牽掣拘束得全不自由此則不和之流弊非先王之道也激然者又不識禮之本和而因欲棄去之如老子桑戸子成之輩曰禮者忠信之薄曰君子質而已矣此則都無規格一於流蕩而亦不可行又徒和之流弊矣有子此言卽夫子從先之意所以兩救其失而約之於先王之道也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本乎心性而文以行之玉帛鐘鼓禮樂之文也本心既亡則玉帛鐘鼓只益以形其乖戾耳而豈禮樂之謂哉是禮樂不爲之用也○以上言禮之有本而無本者失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素以爲絢亦釋回增美之意然而絢其後矣素不可謂之絢則節文不可無素而後可加絢則素其尤重也

禮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己曰忠以實曰信處事曰義在物曰理孝慈仁敬本於性成而動於情之不容已此在人所同具之實心卽禮之質幹也本也在物有定理而制宜必於時中本慈孝之實心而制爲定省温凊追養繼孝之節文則孝慈之理無不當矣本仁敬之實心而制爲朝聘燕享射鄉相見之節文則仁敬之理無不當矣此天理自然之儀則卽禮之節目也文也本於德性之實所以立禮之大體也行以義理之正所以盡禮之細微也此所以內外

相須本末具足而爲禮之全體大用者也無忠信之心則無以立禮之體而文爲具文然不行以理義之文則無以達之於用而此心亦不能以自見矣若乃文勝質亡則其文并不必衷於理義而徒以飾觀美則此禮之亡也夫豈先王之文也哉

曲禮曰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妄說人辭費此隱託於禮之中而賊禮者也踰節侵侮好狎此顯出乎禮之外而背禮者也三百三千皆道之所在非徒誦說之而已也惟以此自修其身而修辭以

立其誠斯謂之善行矣故必存修身踐言之心以使吾行無不修言無不道則是禮之質幹而三百三千皆非具文矣以行修言道爲心則必無妄說人辭費踰節侵侮好狎之失斯禮之所以行也

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忠信謂生質之美者然在人孰無此恭敬辭遜之實心第以動於欲而失之耳人生之初固未有不忠信者也存此忠信之心以盡其品節之詳則盡禮所以盡性禮非外飾也若無此心則吾性之禮已先亡矣雖欲學禮禮亦豈爲之用也哉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器猶質也所以盛載夫禮者卽忠信是也惟其有是器故能大備乎禮禮備於身則其德盛矣蓋忠信由中乃有以盡禮於外而在外有以盡禮則實德益崇於中內外相須者也又言禮以制中故能釋人之回邪而增其美質回邪釋於外而美質增於中故措之於身則無不正而施之於事則無不宜釋回而施則行則其文外著增美而措則正則其德內崇雖窮達死生有不足以搖其守者故君子而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所怨外諧文之著也內無怨德之崇也外諧則有以動物而物無不懷仁矣內無怨則德合於神而鬼神饗德矣此所謂大備盛德者也蓋禮器則全夫天命之性而大備則盡夫率性之道至乃物懷仁而神饗德則致中和之極功矣禮之本末始終有如是者○以上言禮必本於忠信而又必內外相須以成其德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朱子曰退讓撙節禮之體也人當力行而實踐之故曰以進爲文舒暢發越樂之體也然易至於流蕩故曰以反爲文 紱按以進行而不已則禮熟而有從容不迫之樂無外物搖奪之憂以反理而不放則樂和而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流蕩之危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程叔子曰禮者人之規矩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先王制禮莫非精意其義則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豈以虛文而已哉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禮本於性故恭敬辭讓之情發於自然而不容已聖人觀於義理以制爲之節文所以導其情使無失其正而已豈有加於性哉若乃器數之末則因時制宜順民俗而爲之節制可矣但雖有醴齊不廢元酒雖有冕衮不廢黻冕則在聖人亦猶不忘上古之本志又不徒從俗而已也

看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張子曰知及之而不能以禮守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釋易傳之意而張子則意重禮卑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矣

物我兩盡自曲禮入曲禮於細微曲折之間無不詳盡故人以此自治則足以養心以此接物則動無過舉

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達禮器所言大抵以忠信爲本而行之以義理之稱所以自成其德也易傳云君子藏器於身張子所言蓋取於此禮運所言則推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極之體信達順天地太和所以言禮之用也然禮運篇多有末醇之語君子擇焉

朱子曰天敘天秩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來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禮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者體也比如人有身體冠服鞵韈皆自體生然無個現樣卻做不出來後虧得前人想出個冠服鞵韈的裁剪法做個樣式出來後人依他做時便自模樣合體究竟這法度樣式豈從外生只在自己身上做熟時似雖無樣亦可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無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理者如木石之文路條理此生而自具者惟玉之理至爲縝密故里字從玉天地生物各有條理不可紊亂人心之理亦然以此理純全言之則曰仁以此理之條達而有序言之則曰禮但人心有人心之理此性之德也在我者也在事物各有事物之條理亦其各得於天者也人心之條理本與事物之

條理合但事物動賾而人心又不能無蔽故聖人因事物之條理而制之品節以使人有迹可循事物之條理有則而不踰則吾心之條理亦可以無失矣

事無大小各有其禮禮雖至微不可不謹先君子曰謹小慎微聖人之基

禮可僞爲惟讓不可僞讓者禮之實也

禮所以爲性之德者較仁義難看蓋聖人制作謂之禮則禮之名似屬外起抑知制作者禮之節文至性之中自有條理以發爲敬忌辭遜之心正是亨之理而禮之德也聖人制作只加之詳明以全其性者耳○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語天理之節文只屬天說末說到人之性人事之儀則卻又在事物義理上說亦非

言人性之禮要之天理有是節文則人性中亦有是節文但未發之體有是理而節文未著耳惟性中本有是節文故應事時有是儀則而皆吻合於心內外一也○節文只是天理上有個自然節段如爲子時須孝爲父時則又須慈喜有喜之節怒有怒之節太過不及則都不是節段不相濛混則自然文章可觀至若節之文之則又屬人事說節之使無過不及文之使有可觀要之所以無失乎天理自然之節文而已陳氏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分屬非是○言禮每兼及樂禮樂只是一原就其有序言卽禮就其不乖言卽樂皆嘉會之理也

然禮樂中又分禮陰而樂陽此又嘉會自有兩屬程子所謂天地間無物無耦四德中每德自各具一陰一陽也以由靜而動言則禮先樂後以性情言則又樂伸而禮屈對待中又自具流行也○此條自專以性之德言不是論制作其有言制作處要是明禮之本於性天也

外篇另出禮樂一條

知

知者所知之正而固也一元之復保合太和則其所得而各足之理自無不了然於中無所昏惑無所動搖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無不充滿而各足了然明白知之眞而無所昏惑守之固而不可動搖是則吾心之知也知之眞則有以悅心而定天下之是非守之固則足以研慮而成天下之事業而此瑩然確然之知自達於應事接物之頃以擬形容而審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而照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故曰事之幹也是貞之所以起元也乃自蔽以私意累於私欲則由是以失其正而本心之知以昏昧動挫無以幹事故君子因人性本然之知而道之以時中養之以正固使其知一出於正而不奪於欲以漸而通而不終於蒙涵養虛明以立其知之體充之問學以盡其知之量要非有加於性分之本然也顧貞固者

理而知覺由於氣氣之靈者易偏而理之眞者難保以故又有過用其知而索之冥冥求之隱僻者夫既失其理之眞則亦何可復謂之知非利之故鑿者之所以見惡於大賢也明不足以燭理而逆億以爲知斯其知涉於影響聖人之所以獨賢先覺也言良知者正矣而不從事於格致則無以盡知之量也亦既知之矣而不能躬行則知之不眞也是皆倚於一偏而囿於氣耳又烏所云幹事之德也哉

易曰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此一元之生意於是

而成熟飽滿又以起元在人則析萬理於一心由一心而揆萬事在物則性味自足於所生枝幹復涵於碩果然有私蔽於中而揆事之明失其各正者惟君子知眞守固則能悅諸心而無疑於天下之理能研諸慮而有以辨天下之故而無不一出於正焉則足以幹事矣是知之性也眞氏以貞屬之信蓋疑貞字之與知不合也抑知知非徒知之謂知覺屬之氣氣則有偏未可云性之德也惟所得之理正固眞醇是自家所有故知之自明乃謂之知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若信則又統攝四者元亨利貞莫非實理也豈可獨以貞爲信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本然之知無不正者此性中之知所發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知明守固所謂貞也○知無不知非止二者然此乃知之本原切要處由是擴之則知盡矣○以上言知之本原

易蒙卦彖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未通之境內險則難通外止則未知所求未通之意然蒙非無知也有知而未通耳所謂蒙雜而著也山下之險其險必關山下有泉則泉必通人生有知亦待夫有以導其知耳故蒙本有亨道亨字指全體不專指九二九二陽剛坎體坎爲通而居得中先覺之士也因蒙有可亨之道而導之當其可則蒙無不亨矣然正惟其蒙則在內之知未紛而艮體篤實爲少男六五應二專一下求於此時而告之所謂時中也若所知既紛雜於物欲則有再三之瀆者故不欲瀆告也顧知無不通而知由於氣則慮其有邪慝過不及之流故又必利於貞也知

以正理則性之德也知也知通於邪則氣之流也不知也時中以告之所以通其知也養之以正而勿納於邪所以使其知之所通者亦一於正固而無邪僻也作聖之基自養蒙始貞固以起元也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也者天道成性之終而人道問學之始也知至善之所在所謂知其正也知其正而悅諸心則志定心靜身安而事物之來乃能研諸慮矣能以正慮則能得所止所謂足以幹事者也而欲知止則必先格致矣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知具萬物之理則必合天下之知以廣其知而自得師則非在外也主以吾心之理則自得師矣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以上言人當有以崇其知也

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非不知禍也利誘之則昏而不知避矣非不知擇也欲擾之則不能守矣守其正而能固乃見眞知眞知之謂知所謂保合太和者也知之不眞守之不固烏所云足以幹事者哉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二條知之不眞而奪於欲者非知也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知所當知之謂知詔於鬼神則民義荒矣豈所謂知其正者乎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聖賢事業莫非全體而於其中則必有先後緩急之殊焉守之狹者不睹其全以自小也求之泛者不知所務以自支也知務則守要而非狹用廣而不支學術事功同一致也○此二條求知於渺冥泛濫而不知所當務者非知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正理日在目前自然而然稍僻焉則非道不可鑿亦無容鑿也以鑿爲智則故非利矣異端之禍皆自鑿始所以流禍總因不利愚者挾私妄作智士好爲苟難要皆鑿也○此條以鑿爲智而非自然非知也

孔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有知有不知燭物之知心之靈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自知之明心之虛也强不知爲知苟然自欺知之量止此而靈蔽矣不知孰甚焉明於自知卽此是知之眞矣安有以鑿爲知而苟於妄作之失乎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真知民義之當務而務之真知鬼神之當敬且遠而敬且遠之所謂知其正而固守之者也民義日在目前人每以爲近而忽之鬼神非易知故敬之者或媚而瀆之遠之者又以爲無而不知敬皆知之不真故也真知民義則欲不務而不能已矣真知鬼神之理則欲不敬而亦不敢矣敬之斯遠之矣幽明無二理務民義亦卽所以敬鬼神而幽明有二事故務民義不得不遠鬼神惟不知務民義則必諂瀆鬼神諂鬼神則必荒於民義非明理之至者孰能不惑於斯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不爲物蔽之謂明求於遠必蔽於近近不足以蔽之而明遠矣二者之不行非以私知察之也心無偏累而達於事理則鑑空之體無情者自無以遁於所照矣何必索隱爲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明於理者情僞自不得而遁之逆億而知雖知亦私知而非明也況情僞百端又豈逆億所能盡得者是以君子務窮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能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人心之知本自正固知正而固則幾無不察惟私欲搖之溺於逸樂故諂瀆生焉而禍患之幾所不能察也豫之初六以應九四爲樂六三以近九四爲樂皆諂瀆而不知其凶者也惟六二雖與三陰同類而柔順中正靜體之中遠不應四近不比四是有不諂不瀆之象自守如石安於正靜則事幾之動知之自無不明矣正靜則不溺於豫樂之私無私則本心之明自無不照處之者正且吉矣知微知彰以燭理言知柔知剛以自處言也六二知幾似屬知微然非求知於微而遺顯也禍患不及則是知彰矣六二自守似乎知柔然非但知柔順而不知剛也介於石則是知剛矣知正而固守之知之大也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知人之知也惟貞固故足以幹事君子之出處語默行已接物莫不皆然也謝氏以此章主教人言朱子譏其未盡事理之理

易蹇卦象傳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處事之知也

臨卦九五爻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偏臨天下而獨應九二之賢急先務於得人知也

乾文言傳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聖人之知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生物之序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自利而貞天之與人也

成德之事以知精義義以立禮復禮爲仁人之合天也

大學首言知止中庸首舉大舜誠恐人知有所偏則詣極終難合於時中之道也三子知偏而至偏孔子知全而至當則知者聖之基矣孔子生知也而願學孔子者又何可不窮理以崇其知歟

周頌曰宣哲維人　大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文王之知也宣通於理哲析於幾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貞固之至也

書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之心一私不存靜與理居故觸之則應如此

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天下之理自在天下智愚賢不肖皆與有焉無淺深近遠大小也使不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又安能有以充實乎吾心之知之量而成其爲知乎然理在天下而知之者心則知固吾性之德也舜好問察禹拜昌言湯用人如已改過不吝文王詢八虞訪二虢周公思兼三王吐

握下士孔子識大識小好古敏求自自古聖人未有不合天下之知以成其知者但聖人心具此理既正且固而無物欲之累故天下有善觸於其懷則適投所好無少齟齬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焉矣理既正固心體空平所以又自能決擇衆善以合於時中則其實非從外得也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心體固然聖人豈有加於性分之外哉○仁義禮知皆必內外體用兼該合一而後盡元亨利貞性之理體也四端情也用也故仁民愛物外也而萬物一體內也節文度數外也而敬忌辭遜內也事物之宜外也而因時制宜內也致知格物外也而

正固眞知內也不本於內則外離不盡其外則內歉

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無私則明生明則自能燭物疑者私知也與明正相反者也

又曰厥彰厥微弗靈弗瑩理之顯微無盡惟一心之靈爲能有以統而知之也

程伯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乎入逆詐億不信去自料事爲明則日日只管事於推測以必至用其私智而漸入於逆億矣

程叔子曰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識高一倍則量亦廣一倍猶影之隨形也而有不然者其知未眞故耳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說大概多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有意偏而言窒者小

出入而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建安葉氏曰苦思則易鑿涵泳深厚明睿自生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此四句言有心之戲不可長也過言非思也過動非誠也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此四句言無心之過當速改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歸咎其不出汝者出於心者當戒而歸咎爲非己心是不知戒其出汝者也失於思者當自咎而自誣謂己當然是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也長傲不知戒其出汝是長傲也且遂非不肯歸咎其不出汝者是遂非也不知孰甚焉知其正而固守之知也戲已非正而又謂非己心之明也過已非固而又謂已當然以遂非則終不自反是自蔽其本心以長傲則終不自反是自省

是自欺其本心之正也故曰不知之甚○西銘於一本處見萬殊乃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之規模也東銘於細微處証眞知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工夫也大抵西銘言仁東銘言知仁顯而全知微而悉也

程叔子曰造道深厚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朱子曰爲學須知個是處心方有主即知止而後有定之旨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虛其心乃能以理悅諸心靜其慮以私然後窮物之理而有所得虛靜者立正固之本體也

此篇與格致相通然知以性之德言本然者格致以功夫言當然者也又致知知字且屬心虛靈知覺之氣而知之德屬理知此理則謂之知泛泛說知只是氣也窮理以致知則知全矣

信

信實也在天則實理在人則實心在事在物則各有其事物之實而不可誣也元亨利貞天之實理仁義禮知人之實理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實情也必實心而後爲仁實履而後爲禮實宜而後爲義實知而後爲知以實心有其實理者也木火金水非土不成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合五而成水二合五而成火三合五而成木四合五而成金五合五而成土東南西北非中不定由中立表以觀日出入之影而定東西又參之日中之影以正南北也商角徵羽非宮不生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宮定而後五音定也仁義禮知非信不可以行不誠信也者仁義禮知之實而已是故行非信不可以行

也言非信無以孚民也學非信無以立本也信之爲用大矣哉然而徑徑之信果大人不爲好信不好學乃失之賊者則以信非所信非天理之本然也

易中孚卦彖曰中孚信及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得剛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虛無私中實有主也無私而主於理是中有其實矣說則理洽於心巽則循物無違其孚足以化邦矣中孚之至可感豚魚是以無不可行然天下有信非所信者

則非天理之正而亦無足以孚於人故又必利貞而後所信者合乎天也天之孚也正而已矣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而無信百行皆虛何以接物忠信篤敬則蠻貊可行矣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二條皆不信之失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信美德也然不明於理則非所信而信焉賊矣

易中孚上九爻曰翰音登於天　象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有翼而遂信爲能飛信之非所信者也

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以篤信之心好學則知至而義精以守死之操善道則禮復而仁全周子曰守曰信如是則仁義禮知之德不虛而信非賊矣

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長念合於天理信在中也成王之孚孚於天下也

程伯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知性善則知仁義禮

知之在我矣而主忠信以盡之乃所以存心養性也

程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只此是學

朱子曰忠實心信實事要不外乎一誠人不信則事皆僞妄故學者須是主此

孟子言四端而不言信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旺四時而無專位也

信與誠有別否曰信亦只是誠但如人與我相信卻說不得人與我相誠是信字有交孚意誠只是實信又有始終如一彼此相顧意字義亦微有別又周子曰守曰信是信又只是誠體之中一德誠字廣信字狹信有守

而不失正是始終如一意蓋知明守固信亦實理之結果成熟在貞字內水土每並居也○仁統四德信又兼五常何也曰五者各每相兼離開都不成德如仁而不合之仁便各爲我然仁是原合之義便是兼愛義而不合之義便是原頭義禮智莫非此生理信又分屬在四德中此生理自始至終都是實也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義禮知信分之有五而禮卽仁之序知卽義之藏是五行一陰陽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合之只此生理而已是陰陽一太極也生理至實故曰誠誠無爲也是太極

本無極也故天道自源而流則自一而二自二而五而五氣順布則春夏秋冬以時行焉對待者迭爲流行流行中又各相對待也人性亦然實理之中一健一順健順之變合而五常具焉則仁義禮知亦互相對待流行人性一天地也顧天命之性自仁而後有序有宜有知皆完備於一仁之中而人之全此性也則自流溯源故知以精義義以制禮禮以全仁合言之則互爲體用分言之又各有體用

仁體在中禮用於外義體在物知用以知之又仁體而義用義體則仁用又知體而仁用此皆互相爲體用也又五常之性爲體四端之情爲用則分之各有體用也一體一用相生不已如元亨爲體利貞爲用而貞則又萬物之所得以爲體者貞以幹事則又爲用而事物得之又以成體凡體用皆交互而無窮也

五

者之中又各有五仁之中兼仁義禮知信義之中亦兼仁義禮智信又如父子主仁君臣主義長幼上禮夫婦主知朋友主信而父子之仁又兼有義有禮有知有信不只一仁便足也屈信錯綜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動以天事事皆合動以人事事皆差致知精義復禮爲仁盡人合天之學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夫道則一而已矣一者誠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此人人所同者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聖人之獨優也寬體之廣萬物一體裕用之舒終互不窮溫體之和慈祥愷悌柔用之順漸漬優悠也以此言仁者分小體而言乃體之用也發而不萎由體之用强而有恆用常於體剛而不屈則强之至毅而不回則發之力義主於斷制也齊截然齊一用無所紛莊整而嚴肅體無不飭中不偏廓然至虛正不辟確乎有主禮眾理之會也文雜以成章體之合理各有條貫用之分密腠理無間而不遺察文章炳然而不紊各正而且固也四者皆合體中之用而言也人同此仁義禮知而氣

稟有殊則四德亦或有偏惟生質之通明極至者則聰明睿知無少蔽塞而四德備具充滿深沉以時爲容執敬別出之不窮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仁義禮知莫非實理實而無歉則所謂至誠也五行二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大經以一誠經綸之大本以一誠立之化育以一誠知之誠之至故見其肫肫淵淵浩浩也此皆聖人之事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氣稟之各異也父子無不愛君臣無不敬而其量則有盡有不盡其用有合有不合焉所稟之分也仁不獨於父子父子亦不獨用其仁君臣亦然但以仁於父子爲切義於君臣爲至耳性命於理氣不足限也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義禮知以性言之則純合而無所雜以用言之則各

出而亦有所偏惟學以明理則五者之理本相通而互濟自無一偏之失矣此言人當輔之以學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之實舉其所見端而切摯者言也愛敬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可推之天下矣知則非止於知愛知敬而已也由愛敬之良而窮理以盡愛之敬之之道將以行之守而勿失是則智之實言無庸泛用其知也亦知務之意

節之文之則盡其節目次第之詳而無遺憾言非逐末以爲禮也樂斯二者鼓舞以從事樂則生矣言至性自然流露日引月長以至於自然而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皆以用言而仁義用之體智禮則用之用仁義爲經智禮爲緯仁義以基智禮之端智禮以充仁義之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

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求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仁者此理而已知此理而守之智也履此理而體之禮也行此理而宜之義也仁統四端不仁則不智不仁不智則無禮無義故爲仁而四者備矣正已而仁得矣五常無二理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以存諸心則萬物一體而無私以守其身則動必以正而無邪以見於事則時措之宜而不悖而窮達一致則其知之真而守之固仁義禮知備矣此亦元亨利貞之序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根於心者謂盛德純粹培壅深厚則四德之生於性命者安固盤柢而不雜不搖也由根達枝則生色睟盎百體從令於不識不知有不期然而然者

易傳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性命原於天地故聖人盡性則與天地相似蓋知仁之用有偏非天地也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則其知非過矣智足以權則仁非迂仁有以守則知非蕩此易知簡能之理一陰一陽之道也知周萬物又能旁行則樂天矣而又能於天所以生物之原無不知之故實能不憂於心知之盡也道濟天下且能不流則安土矣而又能於吾心之德益加厚焉故實能用其愛於天下仁之至也與天地相似者如此言知而義可該言仁而禮在是

矣周物旁行即義濟物不流即禮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性之至而參贊由是出焉範圍氣化嘉其所會而制中也曲成萬物美利天下而各正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則非聞見之知矣神無方一天地妙萬物之神也易無體一天地育萬物之化也神者仁之存易者知之發而範圍曲成者即禮義中正之功用神化之能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朱子曰中即禮正即知二字尤切知又曰中正二字比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朱子曰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四者之實矣

程子曰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仁便有個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個商量

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五條合言仁義

程子曰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知誠此之謂信韓子謂行而宜之之謂義先儒譏其只說得外邊然則程子亦云然何也曰程子曰由行而宜之便是由中之仁行出來便已兼內外

夫仁偏言之則一事也專言則包四者

朱子曰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知

問義截然有定分有收斂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知如何解曰知更是截然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個更收斂得快

人只是此仁義禮知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四端八字各有淺深如惻是傷之切隱則痛之深辭是解使去已讓則推以與人羞是恥己不善惡則憎人不善是是知其爲是非更別其爲非以八節分之則惻是立春隱是春分辭是立夏讓是夏至羞是立秋惡是秋分是是立冬非是冬至如此分看亦無不吻合

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仁知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卻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中間接續處後天卦位正如元亨利貞次序如帝出乎震元也仁也離萬物相見亨也禮也說言乎兌利也義也勞乎坎貞也知也恰合

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知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以上統言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四者總缺一不得

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四端不言信

丁酉夏同邑後學　同邑程夢元踐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卷之二終

理學逢源卷之三

同邑後學董昌興厚山　校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族姪　嗣佳麗南
同邑後學　董賡颺纘承　余龍光麟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內篇

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　鬼神　思　學

知仁勇

天地之氣惟人得之者秀而最靈則斯道之所由寄也氣

之知覺而能有知者斯謂之知氣之運用而能有爲者斯謂之仁氣之浩然而能配道義塞天地者斯謂之勇是氣之秀靈與理爲體則人所同得於天而無知愚賢不肖之異者也夫人之性命於天也既曰仁義禮知信矣而又有曰知仁勇者何哉曰五常之性專舉理之不雜於氣者言之也三德之才則兼以氣之配合於理者言之也惟其兼乎氣言之故知有知愚仁有賢不肖勇有大小知有知愚而能知此理同仁有賢不肖而能行此理同勇有强弱而能勝此理同是以謂之達德第是以吾之知覺察理則所知者理而可謂之知以吾之運用行理則所體者理而可謂之仁以吾之浩然者任理則所强者理而可謂之勇夫是以謂之德不然而任其氣之偏或失則昏或失則鑿或失則蕩亦謂之知而非知也或失則迂或失則矯或失則柔亦謂之仁而非仁也或失則躁或失則亂或失則忿亦謂之勇而非勇也何也不合於理則氣失其主矣非天所以付我之本然也曰五常三德有二知仁乎曰知而守之知也知而裁之義也行而體之禮也行而全之仁也知行之不息勇也然則知兼義知而仁該仁禮知仁一也然中庸以至聖爲聰明睿知以至誠爲肫肫其仁而仁義禮知又平數於生質至聖之中則知知仁勇固又指氣之清厚

浩大而言清知也厚仁也浩大勇也而仁義禮知則專謂其中所具之理也又生安爲知全乎天者易知之事學利爲仁效法乎天簡能之事困勉爲勇盡人合天學者之事是蓋錯之綜之各有其義而要之三五相爲經緯三德終兼乎氣稟以立名者也以上統論三德其參之以勇何曰以勇運四時而不息者天也以勇載萬物而無疆者地也以勇崇德而廣業者人也夫變化氣質以進於知仁者非勇不爲功則以知有清濁之殊而勇則可無殊仁有厚薄之異而勇則可無異勇者氣耳而人則同是氣惟是奮則强隋則弱用則生兼則萎義理則大血氣則小獨任則偏直養則正助長則害

忘事則餒是故有域人之氣質無域人之勇怯勇怯無定形存乎其人君子以志帥氣則勇生以理御氣則勇大愚可破不肖可興知仁可盡大任可勝聖人可學與天地似

此段乃專言勇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達道者率性之道也達德則天命之性所謂德性也君臣義也父子仁也夫婦知也昆弟禮也朋友之交信也皆吾性所本具之理也知即乾之健而易知仁即坤之順而簡能勇則乾之不息坤之无疆也惟其有是知則斯理無不炳明於中而見父知愛見君知敬發於自然而無所昏惟其有是仁則斯理無不含蓄於中而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率其當然而無所强惟其有是勇則所知所行皆有力以勝之而沛然莫遏以充其量而無所欠故曰達德所以行之也生知學知困知不同而能至於知之同則其知同安行利行勉行不同而能至於成功同則其仁同則雖知仁略有不同而勇已無不同勇可同則知仁亦同故曰天下之達德也惟其生知所以安行仁即知之所涵乾之易知也得氣之清純乎天者也先學而知乃利而行行即行其所知坤之簡能也得質之厚法乎地者也好學力行厲之以恥由困而知由勉而成效天不息應地無疆君子之勇盡其才者也才固同出於天則勇非由外鑠也

易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得乎天之動而一於有事知得乎地之靜而一於無

爲此倚於陰陽之偏故也上條以知屬天此條以仁屬天上條以仁屬地此條以知屬地上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以理言則不得有偏如貞元是也兼氣言則各有所偏以失其理則偏也以其知能合於理則知仁不偏矣百姓日用不知用其勇則亦可與於道矣

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知仁勇德也中庸道也非知仁勇無以能中庸而知仁勇之偏者則不能中庸知仁勇之偏也一由於氣一出於矯而力之所矯恆因乎氣之所偏凡人之能人所難能者固皆英姿卓犖人也然任其氣之所長而離乎理

之所主其事則近也其德則非也何以能合中庸之道哉○爵祿可辭何以言仁之事曰此仁字只是一味澹泊甯靜是賢者之或過之也與仁義仁字少異不是慈愛惻怛

禮記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仁勇生質之良也知者多詐勇者多怒仁者多貪氣質之所偏而失其正也任其所偏而莫之救則美質適資其過以流於惡聖人閑之以禮義使之知足以窮理而不爲機變勇足以强理而不爲忿懥仁足以體理而不爲苟從是因其所美而去其所偏乃所以成其德也

○朱子曰仁只是愛憑他名也愛利也愛樣事都愛故用人之仁須去其貪（上條以爵祿可辭爲仁此條又言仁去其貪似相反曰只有意已便是貪愛著辭爵祿是貪名聲或貪淡泊的）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以心之知覺窮理而不用之小慧則知矣以心之運用體理而不用之小不忍則仁矣以氣之浩大强理而不用之忿戾則勇大矣知之盡則心體虛明有自然之鑑故事至而燭之無所疑仁之至則天理渾然有自然之樂故隨寓而安之無所憂勇之大則氣配道義常伸乎萬事之上故艱大之投有以勝之而無所懼然必知盡而後仁至知盡仁至則禮義由是出不期勇而勇自大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不動心勇也何以能不動心凡不動心者皆以其心有所主也心有主者持其志者也然心有主同而所主不同持其志同而所持之志不同而勇之大小能否分焉持必勝之志者以必勝鼓其氣者也持無懼之志者以無懼守其氣者也持義理之志者循理以御其氣而氣自無不充者也凡勇氣也告子之持志勿求已耳持勿求之志故不惟不能循理而且憒然於理不惟不以理御氣而且暴其氣離事物而强制其心此後世釋氏

之徒欲空諸所有以求觀自在者殆猶出黝舍諸人下而爲儒者之賊也夫憒然於理則不知自暴其氣則不仁告子或亦幸未蹶趨耳氣既暴矣心安能不動此所謂畀之一錢則亂者也其勇果安在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凡勇氣也氣得於生初非求之外也日月星辰惟氣繫之華嶽江海惟氣舉之四時百物惟氣行之生之故兩間之剛大無有過於氣者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亦同是矣無有分合彼此之殊者也然天地之生物

也一氣之運行而氣之運行也寔一理之主宰所生之理全而合於天則此氣亦合於天矣所生之理既失則其氣已絕於天特遊而未散耳又安有所謂浩然者哉黝舍告子之强爲鴟張徒客氣也夫理爲氣主理全則氣浩理失則氣餒然則欲有是氣者非從事於氣也居敬以立本所以存此心而爲知言養氣之基則所持之志合於天而非若黝舍告子之持志矣敬則天理常存而清明在躬乃以是自然之知覺窮理而理無不窮無所爲不得於言也以是自然之運用循理而理無不循無所爲不得於心也（循理即集義）無所（爲）不得於心則理全

而氣隨之浩然者在我矣非持志無以知言養氣而非知言養氣則亦非所謂持志此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也顧循理之功不使一息有間是以謂之集義一息有間則一息之間已於天地之氣不相接屬此期效之心卽私欲間斷之心而乃欲助之長宜其自絕於天也知言知也集義養氣仁也不動心勇也然必知義而後能集義集義養氣而勇自生是爲學之序也要又必以持志爲主所以持其志者義理爲主此以理御氣而知仁勇皆成其爲德也惜乎丑不能問持志者當何如故孟子亦未及詳言之

以上皆兼言知仁勇

詩曰無競維人

人稟天地之全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乾則元亨而必利於貞以不貞則失其所爲乾也棖也慾焉德剛慾之所累物物得而屈之悻悻自好其貌剛者正其慾也血氣之勇爲物所動皆不剛者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屈於物欲故也○朱子曰就見義不爲上看是知而不爲若從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行之不力紱按知而不爲不勇於行知之未至亦由其不勇於求知所以終於愚柔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理爲氣宰理全而氣隨之稍有私累歉然餒矣血氣之剛皆客氣也一往而盡一觸而折耳究之非勇也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尙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禮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

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

氣以輔理則勇生理以主氣則勇大理氣相離則氣獨

行無不亂且害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用其氣以輔理者也觀此有自强不息氣象然而稍未入細者窮理之功未盡也或問此亦太急驟故吳氏謂其不復置思不能無失故夫子退之曰然然且不必論子路且以此反觀今吾能及子路萬一否

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心體本不息欲間之則息矣不息者人心之天自强不息乃所以法天也

大壯卦象傳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自勝者强

益卦象傳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改過益之大者然非有以自奮焉則將有欲遷欲改而不及者

以上皆用其勇以入德之事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道者萬物一體而有定則有心於和則流以道處衆和矣而何流之有道常伸萬物之上而無所徇無主而中立則倚以道自守中立矣而何倚之有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動於外則變所性根心用舍無與於已也而何變之有南北之强任其氣而偏然者也君子之强主於理而氣自充矣然其始則必由窮理集義以至之也

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心之德也理也而非乾無以行之君子以志帥氣自强不息則德全於已而用加於天下矣故曰乾則元亨利貞也

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强勉出於性成文王之德性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秉執其强武王之德反之也

以上勇之成德也

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質有愚柔而氣則不以愚柔異澂之則清決之則流矣必明必强君子自强而已以志帥氣則勇自生焉已

此由其勇以全其知仁之事

故知仁或有殊而勇則可無殊也百倍其功成而後已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知恥則近乎勇矣

程伯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人於道所以不能行者於其所難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者義理耳究爲之之後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意

思齊齊無由作事在古死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未必盡合於義理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此所謂知而不爲無勇者也

程叔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事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

張子曰人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氣有陰陽則人質亦有剛柔之異然坤德柔而動剛牝馬之貞則人性柔中要自有剛處在但乾則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雖亦元亨便須是利牝馬之貞又有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許多較量必安貞而後吉則柔不如剛可知顧柔中亦自有剛健處太柔而入于不立終是人不曾用牝馬之貞耳非必質柔之過也亦有人生無喜怒者此又

要得剛剛則守得定進道勇敢人有喜怒不形者此非大奸險便是强制若生而無喜怒者此卻是安靜和粹之資雖不是柔卻近于柔乃柔中也確知惟義是從則無大喜怒亦不害不然則是無所主故易中六二不如九二六五不如九五載則比他人自是勇多此自言以勉人也

矯輕警惰自勝者强

朱子曰人生來恁地柔弱只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果爲這氣便生志與氣自是相隨底

須看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便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勇於爲己方可謂勇若爲人便自欺不能自克處便是不勇

進學要以勇爲先若所學有成後卻又不期勇而勇天下事難他不得進學之勇如好學力行知恥也有成之勇如孟子知言養氣而自不動心也聖賢之學以勇始以勇終其猶後天卦位之始震而終艮與

中

中也者對上下四旁而立名者也近上則遠下近下則遠上近左則遠右近右則遠左近前則遠後近後則遠前皆非中也惟上下左右前後之正當中一點乃謂之中故中爲虛位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後而上下左右前後乃都由此中點發線則此中實具上下前後左右之理而無所不有也至於應事接物之中則此中在事物上見而實從此中發出如羅經上有八干四維十二支四方二十四嚮欲正對子午則此線須正對子午欲對丑未亦然略

偏斜便非正嚮然都從當中頂針上發線乃能合也又如射箭身立處是中而四方八角皆立箭垛去立處各一百步射者從當中旋轉射去箭箭各中垛上紅心乃謂之發而中節如射蓋而過朶之外即爲太過未至則爲不及偏右則大偏左則小皆爲失中也未發之中只要立定這個所在沒得許多工夫故曰誠無爲持之只是敬以直內己發之中則在射箭時務須要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許多法度自足跟至頭頂至後手至前手渾身用力都要均勻目力手力都要頂針自執弓理叩開弓對的以至滿留撒放都要合法然後乃能命中一件不到便不能命中矣故

曰幾善惡而愼獨審幾則工夫尤爲喫緊也然使未射之先不能乎心靜氣則於方射時畢竟手忙脚亂不暇審幾到的矣又如立處近南射南止八十步則命中稍易然射北便有百二十步中北便南矣故中節之中要必由未發之中出來則直內尤爲根本乃所云主靜立人極也自未發言之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正在當中則謂之正易曰直其正也以上下四旁無所不值言則謂之直以其的確在中言則謂之誠以其渾備上下四方之理言則謂之仁其實一也常持乎此中而使之不移者則敬是也以其發言之則因其適合於事物之中而亦謂之中因其相合恰

好而謂之和因其各有定體而謂之方因其是理上恰該而裁制不爽言則謂之義而的確在此事物之中上故亦謂之誠其實亦一也未發性也發者情也顧性情之中在我而事物之中卻在事物非我所能豫定我有此性情物亦有此性情而中無定位隨其所處要由我性情發出而適合乎物之性情則吻合無間矣如我而爲子則上交於父孝是我之性情欲得我盡孝者便是父之性情我能盡孝之心循孝之道以事父則於父之性情亦吻合矣我而爲父則下交於子慈是我之性情欲得我盡慈者便是子之性情我能盡慈之心循慈之道以字子則於子之性情亦吻合矣推之萬事莫不皆然故曰爲人父者爲父鵠爲人子者爲子鵠爲人君者爲君鵠爲人臣者爲臣鵠顧上鵠便可謂中而究竟惟箭箭射透紅心并無半點偏斜乃可謂中之至蓋隨其身之所處情之所接四方八面萬緒千頭無一不挾一性情以爲鵠以待我之命中上射飛禽下射走獸期於百發百中而又必自左膘達於右腮乃爲上殺此乃一直穿心則猶是適合其性情也其他則雖達右耳本達於右髀只爲中殺下殺若面傷踐毛不成禽則雖中而不獻矣至乃詭遇獲禽則在己已失其中雖其幸中於物而究已遠於達道之和也中無定體而有定則如

此是以君子貴時中也人昧於時中之義於是有顯悖乎中隱賊乎中或混時中之和以言未發之中或援未發之中而入於異端之空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

言當誠信執守此中道也無時不中之謂允執

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必擇之精守之一而後能信乎執守此中也

仲虺告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大德人之所得於天以生者則此中是也建中於民盡其道於身以爲民表也以義制事由乎中以達乎外以

禮制心肅於外以養其中也中有所養則中之體立外有所制則中之用行矣此建中之事也

箕子告武王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道之極至中而已矣建中於身以爲民表則是有以斂福而敷錫於民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身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也如是則民協於中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此中和位育之效也

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性之德罔有不中然一蔽於私則偏而失其中矣一動於欲則陂而失其平矣好惡人情之所必有然可好可惡在事而吾因好惡之好惡中也作好作惡則私欲之偏陂而非公平矣偏陂生於心而偏黨反側形於事生於心而中之體失形於事而中之用離此民之所以不協於中也惟以王道示之極而使之無之則民奮然興而翻然格矣然非皇建其有極則又何以能訓民而使之會歸於極也乎○易之卦本於河圖書之疇起於

洛書圖書皆以五居中五者五行之象即五常之德也五德備於中而非有形器之可指故伏羲畫卦而虛其中五虛中者太極之象也在天則無極之眞而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大禹第疇則主於中五主中者皇極之義也在已則允執其中而在天下則民協於中也圖虛五則四方莫不涵五（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是四方莫不涵五也）於用見體矣書主五而八維皆統於五（一合九而成十二合八而成十三合七而成十四合六而成十而縱橫數之皆一十有五是主中五以統十而八維皆統於五也）由體達用也故伏羲畫卦無非太極而中無極大禹第疇建其有極而四方歸極有旨哉若乃文王演易而繫之辭則所以本之體而大著其時中之用也箕子陳疇而敷之訓則所以要其用以無失其大中之體也千古聖人如一轍矣

周禮大司徒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

知者知之無蔽也仁者行之無私也德之體也聖即知之無不通而義則仁之無不當也二者德之用也中則知仁之體無所偏和則聖義之用無不利性情之極軌也必知盡人至而後中無所偏中不偏則體立而聖義之用有以行必聖通義宜而後用無不和用得其和則道行而知仁之量以無歉然則六者亦中和而已矣德

者民之所自得於天非能有加也教之使無失焉已耳

○子思子言中和蓋本於此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

中和者性情之本然也祗敬也性無不中而不敬則且失其中故敬以直之戒謹恐懼是也庸平常也情無不和而好異則且失其和是故言庸言踐庸行以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也孝友則性情之尤眞而切近者而百行之本原也蓋致樂所以治心而心統性情心有所養則性情中和無所不敬踐履篤實孝友之念動於自然而惡可已故六者樂之德也

曾子述孔子之言而作大學

大學之綱領有三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條目有八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虛至靈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具衆理大本之中應萬事則中節之和所從出也明之所以致其中和也新民者推之以錫福庶民所以盡中和之量也至善即中和之至也稍有偏倚過不及焉則非至善矣中無不具格物所以求此中於物而致知則還以備此理於中物物有個中此中在用上見備此理於中則仍是所本有誠意所以致其用之中而正心則所以立其中之本中和而身可

為表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子思子乃作中庸

中庸言天命之性無不中而為天下之大本率性之道無不和而為天下之達道故君子必當時時存養以致其未發之中而尤必省察當幾以致其中節之和顧中庸之德人所固有而凡民則鮮能之者則以氣稟之殊德性已不能不有少偏而又不肯察之於行習之常以至於太過不及而離道遠矣故必知如大舜之如顏淵而後能之而君子則當策之以自勝之强以求至於義精仁熟也蓋道無不在小而夫婦之知能日在目前大

而政刑禮樂推之天下以至於得天饗帝顯之而鳶飛魚躍隱之則鬼神之不見不聞無物無道故非知無以識其中正之則非仁無以致其時中之用非勇無以盡其知仁之量而變化其氣質之偏蓋知仁勇性也變化氣質以實其德性所以立行道之本也然非戒慎恐懼無以立致知力行之基而致知力行只還以裕其未發之體此存養之所以為致中而內外亦各有當盡之功也時中之用情也以達德行達道所以廣吾性之用也然非知盡仁至不能悅理於心而不慎獨審幾亦非以研之於慮此省察之所以為致和而要惟體立然後用

行也夫惟生安之聖知盡仁至德無不實則未發自無不中而發之自無不和則位育之功所從出矣而自學利以下則德有未實是其體未立而用無以行故必由好學篤行以實其性而後可達之於用以同於聖人則省察存養之功又何時而可間哉此蓋子思述孔子曾子所傳之意以紹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垂教後世以使人毋自暴棄其性情之德者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或出或處惟其時中而已聖賢非有心也故曰其心同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或去或不去亦惟其時中而已易地則皆然於其心信之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楊墨之差其始亦由於氣稟所近大概楊子本是箇簡

脫人又見得人人各自有我何必我去爲他又從事於老氏之教習聞夫無爲而民自化淸靜而民不爭之論況天下非一毛所能利故遂一意爲我若墨子卻是箇喫刻苦能淡泊的人又見得人我一體原不當分彼此是以一意兼愛楊子近知者之過墨子卽賢者之過也子莫原不解事卻又强作解事不知窮理精義以反身求仁是以便執二者之中以爲中孟子許爲近之猶言其近似有理耳其實都不是道也事事物物各有箇中中惟其時豈可由我執得定故楊龜山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不知中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

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少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也然則執中無權害道不淺故孟子與楊墨同斥之○今人每謂子莫之害甚於楊墨此卻不然子莫雖不知權要不至於無父無君況權字最難言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巽居九卦之末行權豈是易事學者須只守經守經而不能變通終是善道不大壞亦可於心無愧若行權而不得便只是權詐權謀小之而毀身敗名大之

且至於全不復顧倫理禮法試看湯武征誅此事豈可效得紱按今人之借權字以自便和光同塵敗常亂俗者衆矣學者且須格物窮理踐履於身到義精仁熟時權自便見甚不喜人輕言權也

程伯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爲最盡出謂心之放逸也敬而無間所以養此中之本體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中則不偏中者一陰一陽之道也

司馬君實恐此心放失卻只管念著個中字此卻是爲所繫縛且中亦何形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此意易傳曰直其正也可見卽是中

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叔子曰此語有病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未發時且喚做中既發便是道中與道非二物耳但此中字與道字亦須有別要以天之予人言則中卽道矣

曰中卽性也由中而出莫非道曰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性自喚做性但性極其中故謂之中耳今人講章如費而隱隱字及誠者自成也誠字俱便說卽性也此俱甚未安又如天下至誠便將至誠二字作聖人名號此俱甚未安

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曰不倚之謂中善不雜之謂和未當不倚二字換作不偏乃更穩若不雜二字以天之不貳不雜言則正所謂中也若以事物之不雜言則又有不雜而非和者

曰未發之中卽赤子之心曰未發謂之中若赤子之心則發而未遠乎中耳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赤子之心有未發有已發卽凡人亦然不可謂赤子之心卽未發之中亦不可謂赤子之心便非未發也

蘇季明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叔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卻又是思也既思便是已發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問李延平常述龜山語教人於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何如曰既然未發有甚氣象纔覺得有個氣象便是已發況人於未發只當還他個虛靜今又要去觀氣象此觀字便多一滯著如何保得他中只看程子之說甚精而今人每稱延平此語愧也曰然則何以見得此中曰只看四端之情便知性中有仁義禮知只看發而皆中節便知未發之不偏不倚比如敲石取火面面有火可知石中原是有

火若打破石中來看則仍舊不見火在何處也曰然則朱子亦謂初學當如延平說何也曰且只要人收拾此心則可且延平朱子之師朱子豈肯便明非其說然中庸頓畧中畢述程子之說而經書註中無述及延平此語者則可見朱子之意原不以延平之說爲然矣

曰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言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呂氏未知中體故其言如此存養之道非是要得他中但存在這裏養著他便自中不得於未應事接物時卻自胡思亂想將此中放倒一偏去也

曰未發之前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久則發自中節

曰未發之前耳無聞目無見否曰然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不是合眼揜耳但意念未起時外物未接之頃便是不睹不聞此時心原自無所倚著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

蓋不睹不聞原是惺惺在這裏若鼾齁睡去便有見不見有聞不聞矣○比如用果核種在土裏上面不見果核果核亦不見上面然只養在土中核中自會發芽若今日挖起看看明日挖起看看則此核如何得生發故求之之害也然要須培養在這裏時時照看若聽他被蟲蠹侵蝕水潤浸爛或太乾燥死或竟被人掘去則不得生矣

以上皆論未發之中

周子曰中者和也和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蓋言物物各有個中只我所以應之者合著而無所乖戾處便是中節而得其中矣

程伯子曰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子卻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又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程叔子曰時中最難識禹稷之時以三過其門而不入爲中顏子之時又以在陋巷爲中矣

以上論時中之中

程叔子曰未發之中言寂然不動也故曰大本發皆中節言感而遂通也故曰達道不是寂然不動便喚做中只寂然不動卻無不中

未發之中言在中之義也時中之中言一事之中也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在中猶言文在其中美在其中

朱子曰中名有二義程子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者在中之義未發之名也無過不及者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

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王義不容偏廢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可言故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亦不偏於哀樂使其心先有個喜便偏於喜而不知怒與哀樂矣先有個怒亦然故無喜怒哀樂之可指者正所以爲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本也至於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有感而發非不偏之體然發適合乎此事之宜則又此一事之不偏不倚也易蹇之初九曰官有渝无咎正發而中節者之謂也

呂氏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

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不知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之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中固已不得而見之況又從而執之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

以上合論中和體用

朱子曰誠者中庸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已矣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我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敎者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而隱見微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也戒懼愼獨所以實此理之實中和所以狀此理之實也位育所以狀此實理之功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道不遠人以下皆實理應用之所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見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其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皆所以反復乎此卒章又自其務實之初心言之以極乎實理之原也其言雖多不越乎誠嗚呼深哉中無不實實止所以實此中也中而不實異學之空實而非中其實亦非實矣言中者不知以誠此所以日流於陂也姜載臣曰聖人恐後人之以道爲無所著落也故開口便道一誠字亦可謂知言矣

清簡公曰易有太極中之謂也自其四畔無著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言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爲言誠則卽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以上言致中之貴誠

程伯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

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行乎其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爲中朱子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不膠於一定矣是則所謂權也

程叔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義者宜也因時而處宜則孔子仕止久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時中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人能事事處之而輕重長短無不合宜則無適非天理矣

張子曰時中須精義入神

朱子曰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尋常是這個道理卻有時又不當

是這個道理若告而娶是理然使告則不得娶則又不當守告的道理以上面又有無後為大一層道理比告而娶之理又較重也

或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的又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是稱上星子權是稱錘斤兩多少稱上星子都自全備即吾心制義之本然也至於物或十斤或稍輕而止九斤幾兩或稍重而十斤幾兩則是物上自各具一義而我只一概作十斤佑值失其義矣如此須掛上稱錘稱之而輕重分毫不爽即是以心之制宜者處物而物亦適合其宜也

且如堯舜之事蓋天下物也與賢與子分兩之所在也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輩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矣此正發明上條之義也與子與賢亦都是義然天下甚重而朱均不足以稱之要如舜禹方稱得天下起比如天下是十斤重而與子則稱上五斤是子即四岳亦只是八斤是子而舜禹則兩是十斤星子必將稱錘放在十斤上以稱天下方得其平也權是稱錘行權者移動那稱錘或往或來以稱物之輕重也

程子謂權只是經則經與權全無分別然經與權須有異蓋經者只是存個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或未之盡權則於精微曲折處各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即經之要妙處也大約經是禮上居多有個定體權在義上居多因時制宜先王制禮只為常行的道理不遇事變不必言權只依現成規矩而事宜自在其中到變處便非禮體所能豫定須更稱量參酌而行若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此便是用權處非禮之常經也漢儒反經合道亦未甚病只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事有必不得已處經行不得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權皆道漢儒反經二字似有病以權有經中之權權以善其經非必事事要反經而後合道也然既說合道則反經二字亦無病以權自有經所不能到處之權經不可行只得反經程子未免矯枉過正也小變有小權權只在經中大變有大權權或在經外也

清簡公曰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經中之權所以善用夫經也經外之權通經之窮也

所因經也所損益權也權在經中此即程子權之說只是經之說君臣兄弟倫也經也湯武征誅周公破斧權也權在經外此即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亦未為甚失也既在經外安可謂經只期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耳

合乎天理人情之至即合道也征誅破斧之事豈可以為常行之經而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耳此事必合乎天理人情之至然後可行若有分毫未合便行不得故夷齊餓死不失為經而湯武周公不失為聖也○夷齊之行畢竟是偏守君臣之經而聽四海之毒痡聖人自忍不得君臣之分雖至重然以救天下之民命較之則尤重況天之作君原必非所以害民也○昔子政兄嘗執經只是權權只是經之說意以遇事待稱量而後知便是未可與權不待稱量而遂知者乃是可與權故常舉梢公不識稱但看籃裏魚二語以示人向嘗是尋常正必非梢公所能識矣

以上言時中之貴權

道德

德體也道用也道德即中和者是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

已者與陰陽迭運而元亨利貞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者此天道之行也是天之一體一用也人得乎天而有五常之性以寓於形氣之中其未發也不可窺是則其體之中所謂德也率性而行而御天下之至賾窮天下之至變皆有以合其物宜而行其典禮是則其中節之和而道之用廣矣此人之一體一用也德本於中而道見於事德體而道用也而道之在物各有定體我因以率而行之則是又道體而德爲之用矣是道德之互爲體用也德有仁義道有費隱仁體也義用也隱體也費用也則道德之各有體用也是則天有德而以賦於人物則其

道自天賦之以其道而自人物之得也則其德人之所得於天者其德而以交於物者則謂之道事物之交於我也有道而事物所各具當然之理則亦其本得於天之德也道日顯於事物而非實其德則道無以行德本具於人心而身不行道則德無可據是故內外必於交脩體用要其兼備夫然後道立而德全是故原其始而言之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要其實而言之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實非有二德也道德即中和之謂而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何與曰道猶路也德者得也凡有所由皆謂之道凡有所得皆謂之德故由乎天理之正者君子之道也由乎形氣之私者小人之道也欲棄常理絕形氣而別遊於虛空無著之境者則異端之道也由所當由之道則平易而得隨步之安由所不當由之道則險阻而得傾危之患此吉德凶德之所由判也然小人之道反道者也凶德敗德者也天道有正而無邪反道敗德豈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哉

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無心生物其心則是天地之德生而已矣敦化者敦此也川流者流此也元亨利貞皆莫非生生之德之所爲流行而顯於用者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以此生理予人而仁義禮知信之德具焉是則人之性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有物有則性之德也惟同有是德故好是懿德有是性則有是情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我所固有而無以明之則日即於昏矣故必當自有以明之則其德在我○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爲健順五常之德得是氣然後成百骸魂魄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此人物之所以殊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里咸備是卽所謂明德也方寸之間虛靈洞徹得毋似心之神靈爲聖之說乎曰非氣之虛靈則此理何以昭然無蔽而謂之明德乎要之慈湖之說專以氣言故偏而朱子之說合理爲言則備也

傳首章曰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自人得之而言曰德自天賦之而言曰明命自其理之無不具言曰峻德要其成而言之曰克明自其功之密言之曰顧諟自明已德而新民之功由是出矣

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實有此德於身則有以知德之味顏子之不改其樂孔子之樂在其中知德者也不然者德不勝氣何以能知之

鄉原德之賊也

常人未能知德何以知人之德而以愿稱於鄉則非德而似德故也德本於性而具於心非可僞者而亦無待於僞也以愿媚人心德亡矣以是爲德德之賊也○楊氏賊義墨氏賊仁子莫賊中鄉愿賊德其賊一也後世而有二賊焉佛賊性陸王賊儒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畜德於己非以爲人道聽塗說向人矜博聞耳何嘗務己德哉其棄德也久矣○八股制業多是道聽塗說己心上全不曾著痛癢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

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定分莫非天理而品節可循故足以立德之基址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爲虛文故謙又脩德之所當執持者也去私復禮而天心可復一念之動於天理則萬善所從出也然必恆以守之而後天理常存此修德之大端也矣顧非守一善而自足也必也於形氣之欲則損之又損而天理之正則日進无疆然後其德乃不孤又

必觀其歷常變而不渝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實觀其有及物之用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宏精義至於入神則可與權而時中之用神矣脩德之方有如是也蓋定分莫非自然而中正之極軌故足以防範而立德之基辭遜似過於卑而究之尊而且光故行禮所當執持一途之善甚微而已天理昭然故足以察識而爲德之本常久似事非一端而究之不可厭惡故存仁者所當固守損則先難以漸而易故德可修益則長裕而非外鑠敬德以裕困而心亨則有得於己可知井改邑不改井則及物不窮巽稱事之宜而潛隱不露故足以爲德之制是

故君子務於踐履篤實以和其行而又必謙沖自牧以爲制行之本則由是而天心來復矣而卽此天心之復者察識而擴充之至於常久而不變又孜孜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使害德者去而德以日崇則自得者深而隨寓而安自有者裕而應物不窮時措咸宜稱物平施者在我矣此君子修德之事也○九卦皆一體一用禮在物謙在我復在我恆接物損物累益已德困自得井及物至巽而物我兩盡

書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資之所稟得乎天者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學之所成得於已者也寬者患其弛柔者患其靡愿者患其愿亂者患其肆擾者患其隨直者患其絞簡者患其疏剛者患其躁彊者患其乖寬而以禮自治則縝密者存柔而惟道之從則有以自立愿而謹於節制則能不失之野亂而不敢自恃則能不失之肆擾而利於永貞則牝馬之貞直而涵養深粹則有和厚之風簡而有主中存則有廉隅之飭剛而不以禦人則不蔽於自欺彊而爲所當爲則不至於乖戾蓋寬柔愿擾質之稟於坤順者也亂直剛彊質之稟於乾健者

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不能無偏惟有以輔其所偏而成其所美則隨在有以合乎性命之正而德成於中事彰於外矣必其有常者非一事之偶然而遂可信其爲有於身也○寬以度量言柔剛以材質言愿直以言行言擾簡以御事言亂彊以作爲言然重下九字

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大德者小德之積故小物克勤懋德之密也

易升卦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生意木所自有木在地中則生意遂而上升有自然之

勢德人所自具而不慎則德亡無不慎焉則德日高大矣然非有加於本然也

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德必信蹈於身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周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德具於吾心而人心有與天地不相似者欲雜之耳文王之德之純則全乎所得於天非有得於外也

以上言德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陰陽非道而陰陽之外無道惟一陰一陽則道之所在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迭運焉已耳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而道無形則器無不體器有物則滯而無以相通唯卽物以觀理而道之自然者可見矣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天道變化而人物乃各正性命故率性而行則無往非天道之當然也○朱子曰性無一理之不具故道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性無一物之不得故道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朱子曰道充塞天地而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故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之用目擊而存而遠不可禦道之體原於天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隱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此所謂目擊道存也○鳶飛魚躍得非指氣化爲道乎曰非也鳶飛魚躍不是道鳶自是飛底魚自是躍底乃

是當然之道若說上山有鯉魚水底有微塵則無是道矣氣化本於道而道之用便在氣化上見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率性之謂道何遠之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愚不肖之不及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在物曰道行道曰事此爲賢知之過者言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爲志道而不篤者言也道至高明識見稍卑則齷齪無長進處故求道者須高著心眼若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方是進道之器不能忘情而有所慍此周楊之說也朱子已非之矣近人猶多作此解誤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也此責人以體道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眞知道之所在而能力行之則行法俟命壽殀非所問也聞道非見聞之聞亦非頓悟之說惟積之者久行之熟則渙然有以自信而卓乎其不搖是則所謂聞道

若別於日用常行之外求所以頓悟乎道則不流於釋氏之面壁九年者幾希矣又程子不虛生死得是之說朱子已譏其小偏今之講章大抵猶循是說卻不知體貼註中生曉死安無復遺憾八字來○或問

朝聞道夕死可矣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吾所謂道者人倫之敘當然之實理也彼所謂道者則以此爲幻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倫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道夕死可矣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

以上言道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凡人雖愚不肖未有不知道之可欲而當行者此卽其本心之德之未嘗亡者也然而不行道者欲誘之而志不立也如有志於道而懇摯不分則日用之間必惟道是務惟日孜孜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可謂之德矣然志道懇切固好而又恐識見未眞求進太銳或厭故喜新或得一自足則不能優游涵泳日就月將而有旋得旋

棄不恒其德之失故又必得尺守尺得寸守寸銖寸積累始終不渝然後所積者充有以得其全體而可謂之仁此非從外得也道吾所當行德吾所固有但本心之德昏則不知志道身不能行道則德虛行道而志不篤不能實體於身有德而守不恒不能造道之極耳若由志道據德以全其仁則吾之所得於天者亦既復全於我矣而特恐一念偶疏則猶有已私之間故君子之存養深密終其身焉而又時游於藝以廣吾德之用亦卽以助吾存養也能如是則幾於體用兼該而久之與天地合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吾心之德無所不備惟不能守其德則或失之然守一以自足則又終無以盡吾心之體也天下之道所當率循惟不知信道則或渝之然信之而不能厚用其力則又終無以致達道之用也蓋惟其信之不篤則行道者無日新之功而德不弘亦惟其守之不弘故求得者有自足之心而信不篤一事之偶得一念之嚮道亦終必亡而已矣何足爲輕重哉君子格物窮理而能有以眞知夫德之在我斯道之不可不行也則信之必篤而執德亦不容以不弘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氣化之不息卽天道之所爲流行人心之德亦猶是矣顧天則無心而人則不能無形氣之累人心一有間焉則心之德失而離道遠矣時時省察於斯而無毫髮之間斷庶體全而用出德立而道行也逝者二字稍讀住如斯夫不舍晝夜七字作一氣讀蓋逝者二字夫子目中看水心中卻是氣化水便是氣化而夫子意中是道卽一端見全體卽器見道非以逝者指氣化以斯字指水也以斯字指水其說之誤自吳氏始如斯夫不舍晝夜猶言這般的不歇也以逝者如斯夫絕句者非

易恒卦彖傳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化無窮而互古此日夜互古此四時聖人泛應曲當而聖人之所以泛應曲當者則亦道焉已耳不變之中至變者存惟其有不變之體斯以有至變之用而至變乃適以成其不變天人皆一理也

禮記曰天道至敎聖人至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聖人全盡天道德之至也

以上統言道德天人體用合一

韓子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因對君子小人吉凶言故謂之虛位又以見老氏之舍仁義而言道德之爲失據也其實只仁義便是德仁義之外無德仁義之道之外亦無他道以天理之本然言之皆實據非虛位也

又曰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彼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天下之公言也彼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一人之私言也彼謂老氏所謂道德謂老子道德經也其言道可道非常道又云道德亡而後有仁義是皆去仁與義言之也但韓子一合字亦未安道德只是仁義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路也用而和曰德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知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仁義禮知信德也率是而動則正且和無適而非道矣五者之外固別無所爲道德也已

合道德言

程子曰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又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器亦道道亦器不似於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與曰程子之言欲人卽器以求道也釋氏之言使人卽色以悟空也曰道則至實者存而非空也曰空

則何色之有哉

繫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淸虛一大爲道此乃以氣言而非道也朱子曰形而上是理形而下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問如何以形言曰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說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程叔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邵子曰道立天地先用顯天地後非必先有道而後有天地但若無此理則焉有此物

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之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老氏任自然以爲道故遂一於虛無抑知自然之爲體固確有定則而非虛也

朱子曰性是一源從性中流出事事物物分派許多條理便是道

又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天地間無物非道然形上形下要自有別離物求道道無所著卽以物爲道又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離物求道老氏之無爲卽物爲道佛氏之顚倒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合內外平物我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求道須從平實處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的物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已

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說是道

以上言道

程子曰萬物皆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胷便可見

朱子曰理只是一個理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當從那裏去自家也要從那裏去文路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在何去處只挨著理子行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所謂仁義禮知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以上兼理道言

程子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盡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斯得

一德立而萬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德全於己用無不善天下之善協於一理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便是大德大德體之體小德體之用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朱子曰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的事

存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事爲百行此與程子語稍異者未發見只是理全得此理乃謂之德

中庸分道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行這個道

的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以上言德

命

命猶令也自天之賦於人而人之受於天之際言之也天之命人者有理有氣有數有分分有貴賤貧富數有脩短吉凶氣有厚薄清濁而理則一致蓋理者天所命之職事而氣則所以任事之權柄與其府史胥徒所以使之得以有爲而盡其職者也分者其班位之崇庳而數者又其任事之限制與其復命之期日也而四者要之以理爲主其

所以授之祿位俾以事權限之期日者皆不過欲其克事所職以歸全於天而已矣故理者一定不移而氣數則惟其所值均之爲天民其在天非有心也是故天以理命我我不受命焉不可也盡其職之所當爲我所以順命於天也天以氣命我我不受命焉可也奮其力之所能爲我所以衡命於天也天以分與數命我我不受命焉不可也樂天而知命安土而敦仁敬事後食我所以立命於天也若乃不盡其職而欲僥幸以干進是逆命者也勉於職事以希進而心不誠焉者欺天者也委之事權之不我屬而謂無能爲者庸臣之尸位也君子盡職焉已耳能全夫天所命我之理則天將畀之事權以奬勵之固未嘗必限我以氣而壽夭貧富原可寘之不問也至若王者之易姓受命則又未有不以德致而以德凝之者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性命之原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各有恒性罔或不衷天有成命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所賦有定理所受有定分知所賦之理乃能盡理知所受之分乃能安分知命則以義爲命以義立命乃所以

爲君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此以一人所稟之分言也○天地無心而氣機流行人物之生適如其所值所值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有脩有短有小有大有賤有貴差參不齊以至或相千萬此皆理勢有自然者則皆天之所命者也所受既定則非人力所能爲君子盡其在己者而已耳謹身節欲以養生亦是盡己之事若脩煉長生程子指之爲盜況以此喪生者尤多至於奔走僥幸喪其在己則逆天尤甚是之謂不知命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世運盛衰亦有自然之勢其故原繫於人事之得失然衰替有漸則有非人力所可爭者怨天尤人只自喪耳君子可行可止處之泰然於此言命曉景伯少安毋躁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命者自然之理勢朱均旣値著不純粹的氣不足以繼堯舜舜禹又適稟受得那氣純粹而且延長又適値那

時候則天下自然歸於舜禹理勢自然不由人力則皆天命而已然舜禹實有堯舜之薦而夏啓亦以人心之歸人心到至公無私處便是天命天人一也天下萬事理勢皆然不獨一人之稟受而已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所賦之理所受之分皆命自天但理有當盡是本分內事富貴不可求是本分外事也自盡所以安分越分則爲非理天命如君命求在我者敬事求在外者要君也禮記曰命以防欲

人欲無窮命有定理定分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人物所受於天皆謂之命然只有此理理當死而死當生而生盡吾之道則雖得凶得禍亦是理上正當如此乃是天命之死天命之生天命之吉凶禍福非倖致禍亦非自作也若當死而求生則雖得生亦非生之理不當死而桎梏致死其死亦非死之理是天本不曾命他生死而他乃方命以自生自死如何說是命也天旣有命在我則其正與不正只問我盡與不盡而不在天

矣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全其所受之理而無欠則無往而非順承天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而不至委其命於草莽也

○立命要到死之日方是立得成一息尚存則猶恐至放倒如曾子倘不易簀而死則一生都有漸愧矣若曾子乃所謂殀壽不貳者與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聖人不言命禮義卽命也以禮而得得之以理以義而不得不得亦以理理卽天之所命也聖人亦非有意去

盡禮義而聖人之進退莫非禮義命自聖人立之也

易鼎卦大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王者之命以天下爲命與常人之命稍異而其實則無不同蓋其君師敎養職之不可廢者卽其所命之理也其歷數脩短事之不敢知者卽其所命之氣數也順理盡職聽命於天此吾所可憑者若乃平陂有孚則亦順受而已矣然旣能順理盡職則必下得民心上召天和而惟有歷年必然之理是天命自我凝之若以小善責福於天則是冀倖之私於道未能盡洪圖天命不可得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周頌曰夙夜基命宥密正

位者也召誥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監也乎要之天命只在人心人心之公卽天理也民心所歸卽天命所與矣其孰能奪之

張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德者天所命之理天道流行付予萬物理氣具焉不能自盡其理則所謂性者資稟之氣而已能有以自盡則所性者純乎天德而所謂命者亦純乎天道之全氣不得而限之矣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殀而已黃勉齋曰德以所得者言理以本然者言

程叔子曰聖人有義無命此所謂命以貴賤壽殀之分言也聖人性天德命天道以義立命故曰無命

中人以上不消言命中人以下以義處命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

聖人而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說朱子曰上當作下在我未盡不可以言命然富貴壽殀亦是定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誥勅上所授也職任下所受也職任專以理言而祿位則皆所以副其職任者氣質富貴貧賤壽殀皆統是矣

命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其形上者理其形下者氣理互古而不易氣如環而無端得理爲性得氣爲分天理運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

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謂窮理盡性便是至命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少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則性理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爲先後則亦不能無間也

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所係異也理氣不相離天命付人一時俱有總之天所賦於人以成其爲人者

天所予人者是理也人所以壽殀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不可盡委須是脩身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不脩已而委之天命是都廢人事也

富貴壽殀皆是定分然貧賤而殀固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不謂之命君子求理順心安而已貧賤而殀聽之而不問若生怨尤之心則非理矣人以貧殀而言命皆怨天者也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以義爲命倖致者非命也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爲有功於學者

理氣同源但氣之施有不齊而有貴賤貧富殀壽厚薄清濁而運亦有治亂盛衰然理則止一理雖析之至細至微至暫至變而理無不在則貴賤貧富壽殀厚薄清濁治亂盛衰究之亦莫非是理也曩見集性理者於命字一條多畧而不及於氣數故此條合而詳之

紱曰君子立命於平居無事之時事至而順受常人委命於無可如何之日先事而儌倖○今人於事先殫力妄求及事勢窮迫時卻委之命此非能安命也借命以自解耳易一事而妄求如故若移此外求之心自求其所固有豈不自得

鬼神

鬼神者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所迭相爲流行而對待者也陰陽者氣而氣之靈動處足以有爲者則謂之鬼神若鬼神之所以靈而握夫屈伸往來之樞機者卽道之所爲體而呈其用也凡夫天地之間在天則動靜消息寒暑晝夜在地則高深流峙南北剛柔在人物則魂魄男女老少生死皆莫非鬼神而動靜互根屈伸迭運充之至大而不能外析之至微而莫能破如夏陽冬陰而冬實陽之始夏卽陰之萌又夏有晝夜冬亦有晝夜晝陽夜陰而晝夜各六時時又以一陽一陰相間男陽女陰男女各有魂魄魂陽魄陰而魂有呼吸魄有動靜對待者相爲流行流行中又互相對待析之不可勝析眞所謂入小而無間也此鬼神之盛也天

曰神天氣之伸而爲萬物也地曰示示也靜而示法也人死曰鬼謂其氣之歸於天地也蓋陰陽之氣合而日伸則人物以生陰在陽中雖鬼亦神陰陽之氣散而日屈則人物以衰陽在陰中雖神亦鬼此因其大畧而名之也天地之內旣無非鬼神則人物之所以生成莫非鬼神之效而祖宗相承尤爲一氣故聖人因人心之鬼神而敎之以報本反始焉則祭祀所由起也人亦是鬼神所體但人便有形有聲故指此氣之無形無聲而未可見聞者爲鬼神要之人與鬼神本是一氣形則有隔而氣則相通故人心自有那報本反始之誠心而誠動於中則神格於此其應甚速矣此所謂人心之鬼神祭祀之鬼神卽人心之鬼神卽天地之鬼神無二致也人死曰鬼而當

夫祭享之時洋洋來格則是又鬼之神也後世不明於鬼神之義而以福利相邀乃異端又從而惑之人心不正神姦作焉鬼神者氣也理無不正而氣之所運則有正有邪王者作禮教興人心無邪氣由順正則天地萬物之氣皆正而自無神姦之作及夫禮教不興而人心側媚則以邪感邪鬼神亦不能無不正而於是牛鬼蛇神乃徧天下矣鬬之不可勝鬬禁之末由以禁也悲夫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一者伸之始也二者屈之始也三則氣之方伸而未已四則氣之已屈而未歸者也三全則三四半則二三二合五自一至五皆生數陰陽相次則皆來而伸者也二三四五復遇中五則成六七八九十六則伸中之屈水下七則屈中之伸火上八則伸而有屈木柔九則屈而用伸金剛十則數之終矣此皆成數則又皆屈而歸者也相得而生成有序有合而變化相因分之則五行也合之則奇耦而已總之則五十有五天地之全數也萬物變化皆由於此而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者無能出此範圍也此鬼神之大原也夫

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理也形上者也陰陽者氣也器也形下者也以理管乎氣而聚散變合以屈伸往來於兩間者則謂之鬼神鬼神者道器之間也有是氣則有是理故神伸鬼屈自然而然精瑩靈妙待用無窮不可方物而各有其常如有目耳自能視聽有口鼻自能呼吸而理卽主乎其間其在天地則春生秋肅山峙水流莫非自然之妙用是皆鬼神也張子所謂良能者是也二氣之良能卽其德也道也有是體則有是用故精氣合而自無之有魂魄離而自有之無此以陰陽之合散者橫言之也合則至而日伸散則反而日歸此以來伸爲神反歸爲鬼者直言之則一氣也無物不體而物不能遺程子所謂功用者此也天地無爲而天地之功用則鬼神造化有迹而所以造化則無迹蓋以對待而合散者言之則魂魄氣血男女之屬是也然鬼神雖合體而神之用常伸鬼之用常屈如魂動魄靜男伸女屈一中有二也又魂魄各有動靜男女又各有屈伸以流行而屈伸者言之則春秋旦暮生死之屬是也然鬼神雖迭運而神之中有鬼鬼之中有神如春秋各有晝夜老幼各有寢興二實則一也積晝夜而春秋積寢興而盛衰惟其無形是以形無不體一落形聲則無以相通矣洋洋如在格不可度無形足以盡有形有形不

足以盡無形然有形者雖器而形中之無形者則未始不相通也所以洋洋鑒格即吾身之鬼神之所以攝束而相通也有形皆實用無形皆實體體無形而有實理則其用皆實理之用道亦器器亦道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之顯而不可揜者鬼神之德而誠則鬼神之爲德也以人身言則未發之中不見不聞而實理咸備鬼神之體也發而中節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鬼神之用也慎獨省幾祭祀之鬼神也戒懼存養屋漏之鬼神也人之德性情功效盡之故朱子於鬼神之德亦借以性情功效言之而其爲德則誠而已時解解中庸此章無能愜鄙意者

易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精氣合而伸魂魄離而屈所以屈伸離合者鬼神之情

猶上條言性情所以爲物爲變者鬼神之狀猶上條言功效其合而未形變而未泯者則又鬼神之本然所謂道器之間也精凝而氣乃滋而合則氣動而倡即魂也精靜而營即魄也未著於物則只精氣精隨氣長陽爲主故伸也氣散而魄猶留而散則塊然之體不能久存日就於變陰獨用則屈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盛猶著顯也此就人身以明鬼神之名而歸之天道之至教也氣者人之所以爲呼吸運動而無不可爲者也得乎陽者也魄者人之所以爲視聽知覺而無不可通者也得乎陰者也氣魂也魄精也氣動而倡魄靜而營合相爲用靈妙不窮鬼神之謂莫顯於此矣蓋鬼神微而難見而人之氣魄則顯而易知故指此而明之也氣魄合體於身而有是氣則呼吸運動者自有恭從之常有是魄則視聽知覺者自有明聰之德而日用事物間以各有當然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則天之至教也此以對待者言鬼神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精氣爲物所以生者神也游魂爲變所以死者鬼也死則魂游而魄降屈而歸矣故人死曰鬼此又以合而流行者言鬼神也體魄雖斃而魄之精英與魂氣之游者實與天地爲一體故其氣之發揚自有光景氣息感動於人者洋洋充滿流動於見聞之表此即所謂合而未形變而非泯者正鬼神之謂也自其既歸而言之則謂之鬼而精氣之發揚如是則又其鬼之神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昭明焄蒿悽愴鬼神之發見而不可揜如此此可見靈威之不假易而屋漏隱微之不可欺矣聖人因天道之

自然而制爲倫事之軌以爲天下極明示之以鬼神之理使知吾一身之呼吸動作視聽心思皆鬼神所默爲流通而隱相照監者而苟有少拂於當然之則則是厭射於鬼神矣此所以爲黔首則而輔明天道之至教者也黔首二字馬氏疑爲秦語然此章非聖人不能道不必因此二字而遂疑其非夫子之言也知鬼神之可畏則從則而不敢違矣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未足未慊於教民之法也爲宮室宗祧所以萃人之精

神別親疏遠邇所以定人之分誼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道一也民不忘所由生而民德歸厚矣蓋人心有所係屬而動靜有所持循乃能有以率於道而不越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觀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觀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因上文反古復始而畢言祭祀之義也立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立朝事朝踐之事求神於陽故以報氣氣來而伸故曰反始薦羞饋食之事所以養體鬱鬯求神於陰故皆以報魄此以類言非祭之序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旅酬之事蓋尊祖而敬宗收族一氣所通皆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亦即人心之鬼神也聖人因而制爲之則焉已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可以感人即可感神存吾順事殁吾甯矣然事人知生吾之素位也惟務於民義斯兩得之

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鬼神之不可揜誠也人克誠則已之鬼神即所享之鬼神一氣所通無不格矣不誠無物享亦何常之有

詩曰綏我思成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通神亦通焉神之所通形若見焉思成之謂也○或問死生之說謝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乎曰予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有時你但去尋討看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予謂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又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曰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的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曰先生祭享做甚曰是要聚自家精神以爲有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

斷置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了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要有便有二語卻未穩當

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必慎其獨屋漏無忝事神莫虔於此矣祭祀以時所以伸吾敬也煩焉適以瀆之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無二理也

唯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天人一氣也祖禰一體也然在吾無以盡所付之理則其氣已自絕於天矣無以守父母之遺則其情已自絕於親矣吾無以對天對親而徒以虛文饗哉仁則心與天合而氣自孚矣孝則心不忘親而誠自達矣此事鬼神之道也

程叔子曰天地之功用謂之鬼神天地非鬼神別無他用也

問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卽鬼神也亦卽禮樂也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屈伸無端卻不必以既往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因張子反原之說而言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致敬鬼神者理也暱而求焉斯不知矣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至而滋息物生既盈反而游散至謂之神反謂之鬼

鬼神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浮屠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此不知鬼也或者指游魂爲變此爲輪迴此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

轉非得道不免此不知道也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魂魄即人身鬼神也然既著在人身上故較實鬼神即未著在人身上者故虛底分數多也陽魂爲神陰魄爲鬼合則有生判則爲死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此孔子告宰我之旨也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爲神往者既屈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各當其義也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方伸之氣有屈有伸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此如春有晝有夜秋亦有晝有夜也

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是以鬼神無形聲而體物也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所以纔感必應

鬼神是本有物事祖宗亦同此一氣但有個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天下之主諸侯山川之主大夫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個相關處

紱曰天地鬼神只在吾心心不愧不怍不待卜筮而後知頌禱而後福○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至顓頊正之帝摯之衰三苗弗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復黎之德皇帝格之夫爭聽於神祭非其鬼此妖妄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明明棐常而末俗怪誕淫邪比戶栖神動稱尊號緇流羽客蠱惑愚民此九黎之遺禍哉君子亦安能家語而戶告之以民義之正與噫○問貞以起元則張子反原謝氏歸根之說不亦似與曰貞以起元謂之不息如必反原則天地窮矣試看一粒穀種生多少穀不成一粒還一粒否輪迴之說離人於天是謂

誣天引導之說衡天而立是謂逆天皆不知鬼也○有神姦何也曰人之氣欲有以致之也魑魅罔兩不正之氣天地不能無人有抱志不愜天折不淑者氣以志凝難遽就泯因氣乘息偶有所憑乃能爲厲然終之游散若伯有月西是矣若乃憑於土木而俗復崇事之則其鬼愈靈故神姦生於淫祀然禍福究不由彼君子守正而已

思

思者心之用也思之通微曰睿睿作聖之基也天之與我心爲大心之所以管攝百骸通達萬理裁度庶事宰制羣

動者思心者身之大君而思者君之號令也君不令則失其所爲君令不審則失其所爲令是故有窮理之思有處事之思有繫累之思有杳冥之思窮理之思欲其精而有據處事之思欲其審而能斷精而益精則有以悅諸心而爲處事之本而無據則入於杳冥所以譏索隱也審而不苟則有以研諸慮而循義理之正而不斷則擾於私累所以譏憧憧也而要之以敬爲主焉敬以卽物而窮理則思爲極深而非泛敬以循理而處事則思爲研幾而非惑由思而至於通微由通微以至於無不通則不思而得從欲不違聖人之能事矣

書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體口耳目皆形而心所以主乎形者也貌言視聽形之色而思所以管乎色者也恭從明聰者形色之則而睿則物則之具於心焉者也能用其思以通微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而各當其則矣貌恭之至則肅言從之至則乂視明之至則哲聽聰之至則謀是通微而無不通也不思則蒙而狂僭豫急由之蓋土者天之皇極也思者人之皇極也睿思作聖而心之皇極建矣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物則秉彝人心固有故略一攝束則義理炯然思則得之矣不思則此心放倒視聽之交一定帶從聲色上去流蕩而忘反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

所以貴用其思者亦用之以實吾此心之德焉已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思誠之目也視聽色貌言卽洪範之五事也洪範貌足以該色此色字則貌之在面者也洪範先貌以五行之序言此先視者以視尤要緊程子所謂恐開眼便錯也思敬思問踐履致知之事思難思義懲忿窒慾之功夫也

○朱子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雜然而思則出位之思矣此與程子九思各專其一之說同又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此涵養本原又在九思前一層工夫又曰九思各專其一然泛然亦失所統苟能以敬義爲主然後能隨所當思而思之此敬義謂直內方外非只執事之敬見得之義張南軒曰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此與朱子敬義意同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

天何遠之有

此爲不用其思而託之已思者警也萬理具於吾心豈有思之而不能造者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

此窮理之思也思之必愼思而主之以敬也思之弗得弗措則能辨之明而義理悅諸心矣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學徒事口耳全未經心何能有得若只是思則茫然無據又空思個甚卽事窮理而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善思焉者也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徒思而終無所得者警也揚雄好深思終之未聞道不學故也陸子立大則又併思學而欲廢之

書曰愼厥身脩思永

愼其身無敢不脩愼於思無敢不永也思深慮遠所以脩身而允迪厥德也永言配命之謂思永

易艮卦彖傳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止而通思靜而妙兼山各止其位君子卽位而思○仇滄柱曰身之所處必有其位思其位所當盡之道自不暇越位而思中庸之愼思孟子之思誠論語之九思皆隨處體認天理程子無將迎無意必靜亦定動亦定俱闡明此義蓋思在位外越分妄想心常擾動思在位中順理應事則心常定不出位而動靜皆得其當此艮止之義也思不出位此說最爲精盡他若陳介眉云思得其理便是位則卽心卽境之邪說矣萬正符謂事各有位君子以思而不出位非思不出位也此亦陳氏得其理卽位之意皆非○身草莽而言治平非出位乎曰求志乃士人位內事但不思脩己惟思治人則不可

書曰弗慮胡獲

思慮統言之則皆思分言之則卽物以求理曰思事至而研幾曰慮平居而不窮理則固無以研幾然窮理而

不研幾又無以得其至善之所止也若智以藏往無待於思神以知來無待於慮則聖人之事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熟思而審處之之爲遠慮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既曰不出位又曰遠慮何曰遠慮正所以盡其思於位中也試思所處之位有多少難盡分處卽一息百年皆在位內若越位妄思只是慮之不遠○遠慮非教人計利害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初曰如之何乍見而思其理也再曰如之何審察而析

其精也蓋事物之理人心固然而事物之交至賾至變故思之則其理可得又必審思之而後不惑於疑似之間此審幾研慮之道也不如是則妄行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所以必曰如之何如之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處事之思必於再所以窮理也此窮理即在應事上窮如上二條是矣非平時格物窮理之謂昔人謂窮理在平時者非止於再所謂果斷也理既無可疑便決然以行之勿復轉較利害所以不當三思也時解千百思亦是再思之說大謬止於再所以貞吉

悔亡也三焉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矣朱子曰再思是

衆人之通決正以處事言故通當止於再者如之何如之何也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

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爲繫思於私者言之也感應理之自然計較利害皆憧憧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極言感應之自然無庸思慮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而至於入神即窮理之思也利用乃所以安身即處事之思也然方其精義無期效之私則雖思何思也及其利用非有意崇德則雖慮何慮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以極深而悅心利用以研幾而斷事過此無庸思慮矣窮神則存者無非天理知化則所發莫非天道此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也○程子曰以私心感物則

思之所及者能感思之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如日往月來是也只不合著憧憧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如精義利用何嘗不思慮得來只是不可繫著私意感應自有理何必思也紱按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學者且只是思但勿繫以私意耳上蔡見程子而自言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譏其發得太早而王氏之徒每引何思何慮以証不起意之說何哉

周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所謂誠無爲也思通用也所謂幾善惡也幾動於彼誠通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朱子曰無思誠也思

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聖人不是全然無思只是事未至時無思事之至時一思便得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朱子曰思之至可以作聖其次亦可以見幾而不陷於凶咎也

呂與叔常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伯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所謂憧憧往來者也敬以直之則中有主矣

程叔子曰學原於思思曰睿思久後自然睿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能通也

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有涸濁久自明快緣水是地中本有但初時泥淤未澄耳理是吾心所本知但初時疑似未決耳

問如何是近思曰近已理會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不深思則不能造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不思不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慮而得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蓋由平日致思者深乃一旦豁然自得也若不思而自得者未之有也以上四條皆言窮理之思

問思慮果出於正雖多亦無害否曰發不以時雖正亦邪人不止於事只是攬物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此即思不出位之意

無遠慮則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上條言止於事此又言當在事外者即事而盡理止於事也然揆始慮終度此推彼又常要無不周到慮周事外正所以盡其理於事中也

謝顯道見程叔子子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太早在有間曰正好用功未能而得而遽稱此語此上蔡過高之病也故程子抑之又曰不正好用功者欲其還用功於思慮非欲其用功於何思何慮也陽明之徒乃回護之曰此言非繫辭本意程子覺自未當而復曰正好用功試思既何思慮矣又用功個甚○此四條言處事之思也

張子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若

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致思言窮理者不可以難知而遂輟也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要緊朱子曰然二者也非二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此條思以窮理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此條去思慮之憧擾

清簡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子靜以立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不慮所謂立大者安在哉

聖人言九思而後儒以思爲支離則以爲不足思是行之過也以爲無事於思又知之過也

學

天下無生而能者無生而能者則無能非學然而有當學者有不當學者有可學而不必急於學者有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且有學之事同而學之心不同者有學之始同而學之成不同者正而有益者當學者也邪而無益者不當學者也心身性命之要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也文辭技藝之末足以爲斯世泛應之資學之而無庸急於學者也要之以敬爲本以聖爲則以窮理致其知以反躬踐其實以盡性至命爲要歸斯所學之正且大與然使學之者是而所以學之之意則非學之雖正而所以學之之志不篤則雖其有事於學而終不能以有成矣至其所以

學之之方則必也日就月將不以半塗而廢優游涵泳不以躐等而進是則其深造以道以自然而得之身心將忽忽不知以入於聖賢之道天德備而王道出此外無他學也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時習而說所以成已也朋來而樂則及物矣不知不慍學之純也學以積累而後成而說樂則原自性分中流出蓋學習所得之理皆性分中本具之理故有得則說吾性分中所具之理正天下人同具之理故朋來則樂而所性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不知何慍之有然非學之正而不已焉何以及此

此學之大凡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養其性謹信飭其身愛衆親仁廣其用此養正於蒙也而脩齊治平之基已於是焉立矣先行而後文重本也立行而不可廢文文益以輔其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見學以篤於人倫爲要也

二條以敦本爲學之先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以自盡無僞之心而致知力行也爲學之綱不外乎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正心誠意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敬以固其基誠以立其本取友以資其益改過以去其損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篤以正乃有所得得而守之此心常有所存而不失則德日新以至於全其心德而又能終食不違學之純也又游藝以待致用而亦以養心內外交養之道盡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則悅諸心守死善道則有諸已是以能用無不利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心無私意之蔽則鑑空衡平而怒不遷矣心無私欲之累則知明勇決而過不貳矣然非省察之嚴不能審幾而決去也非存養之密不能循物而無違也故朱子以爲顏子克己之功蓋聖人之門自性心而外無餘學矣

六藝者學之之途徑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盡性致命之功不外乎此○朱子曰下學不須揀事只事到面前便與理會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的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理會時是下學透即上達積累是下學而貫通則又上達蓋節節學有節節的達總會來有會通的達然工夫只有下學而上達則有以漸而幾不期而至者不可謂截作兩截看也又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不在事外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程子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或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教後學如何企及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天下無生而能者故在聖人亦自有聖人進學之漸聖人無異人也凡人在童時志意未定大抵至十五而志向乃有專在如務功名者十五時便慕功名志貨財者十五時便效商賈朱子十四五便學聖人皆是如此至三十而有守能會自家做事四十愈精五十而老成練達具見本原各事都有個本原雖農圃醫卜亦然然人之精力長在四十以前至四十便住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皆是惟是少年長進到四十已能立得腳住便不退後而學問與年俱進直到渾化地位亦凡事皆然若於少年不肯長進到四十尚未立腳得住則四十後精力漸衰學問有退無進迄老耄而益不堪矣而聖人與人有不同

者聖人十五便是志學入手已迥與人不同則三十而立是聖人之立四十而不惑是聖人之不惑非若他人之文章貨殖與他小道也功夫至此已是經權咸得道明德立於身故五十而達天六十七十而知行皆化常人所志已不能如聖人又或雖知而不肯用力所以或至四十五十而無聞焉雖精力方日强置之誤用無用而學識不加長也然則聖人豈眞異人哉或誤用或不用焉而聖人乃不可企及也○志學而立而不惑知命不是靠他自然能進志學便有學的工夫故朱子或問中用持守玩索涵養等字此卽所謂日就月將優悠涵泳也○守之固由

認得定到知日益精則行亦日益純熟不費力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聖道之大以其有本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本則將茫然而不知所從事矣然有見於本而不以漸幾之則躐等而進又終無以得之於己也顏子所謂高堅前後見其大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其本也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所謂成章而漸達也節節有個成章節節有個達不是一個成章便至於達

以上言下學積累所以進於聖人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至當作志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欲其專於自治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仁義性也忠信實有之也樂善不倦誠不息也天爵所當脩安問人爵脩之以要人爵非忠信矣得人爵而棄天爵由不忠信故倦也雖然以天爵要猶古之人也脩文辭以要甚之而惟貨其吉天下士安得有人心哉脩天爵以要人爵且終必亡況其每下者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非學無以致道于身學之不專猶不學也若學而非以致道則又烏在其爲學哉

以上言學之志不可有紛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而博也問也思也所以窮理也而篤其志焉切問近思焉則約而不放矣心存不放斯能下學而上達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則受之者宏時敏則求之者力學之所以日進也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所以不秀不實之故可思也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斯夫七字作一句讀

一息有間則失之矣

以上言學者當日就月將也

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其學志也可與適道知也可與立守也可與權通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得非自然則所得無可據而不深造則不得造不以道則得非自得是故言頓悟言良知皆必非自得者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由子游之言而知學者之當求所本矣由子夏之言而知學者之當由末以及本也夫本末原非二致然非曾子之精察力行難語一貫非顏子之博文約禮烏見卓爾故小學所以開大學之先也夫以道理言則大學正心誠意是本以用功言則小學又是本然小學可言本大學卻不可言末蓋聖人之道從源頭上下來學者之功卻要從流溯源上去也○本末固非兩截則灑掃中亦具誠正道理然誠正自有誠正正項功夫斷非教以灑掃便謂大學已盡在其中而只聽人自悟也時賢講此章尚沿頓悟流弊

以上言學者當優游涵泳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

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見聞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學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

問有善不及周子曰不及則學焉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虛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元通亨公利溥貞也陳氏曰一者純一不雜之謂甫上林氏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文辭所以載道也若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藝而已矣

程伯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當量力有漸

記誦博識乃玩物喪志上蔡初見程子以博洽自負舉史成篇不遺一字程子曰賢可謂玩物喪志及程子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上蔡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其理卻多以此接引博洽之士云朱子曰上蔡之記誦明道之讀史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也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矣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立標準非自畫則躐等

論學要明理論治要識體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局於此矣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辭章且如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豈是辭章順理成章則謂之文

程叔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爲名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止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怕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左傳序語也涵養有漸則周徧融液所見者明而所存者安矣此申古之學者優游饜飫之意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行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此申今之學者務高而已之意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一曰訓詁之學一曰儒者之學學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辭章訓詁宜近於儒然務外忘內與異端之絕物私已其賊道一也子政兄曰異端之學猶知有心今辭章訓詁則放其心而不知求是又有甚於異端者也哀哉古人於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前段言古之學者欲人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

進後段言儒者之學欲人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

科舉奪人志學而優則仕可也

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

知至至之學之始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聖之事

張子曰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能見聖人之奧也

學者且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問上益也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處如此三年庶幾有進

人多以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以不知爲知遂生百端欺妄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數語最爲精密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須有此志而又從事于上條工夫方是學者

朱子曰聖賢日用功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聖賢位育只此一理而已

學者功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持守個甚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的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爲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得漫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任了自要去做他自喫得些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如大學三綱領便是個大腔當八條目是教人入頭處其次序固有先後然卻不是等知無不至然後誠意又等意無不誠然後去正心也

收拾放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

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

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爲學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半落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不可倚靠師友非謂不必師友但學問須是自家做師友替他不得

開闊中又著嚴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蛩

虛心順理學者守此四字

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

聖人之教不外博文約禮四字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

程子嘗自言年二十時解經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宜以是爲的而深求之

下學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習其所當然而會其所以然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

唐虞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又實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癸

通乎三者之間

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以其理付於人曰性性之發爲情而性情統於心所以存心者敬敬乃不雜曰誠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故繼之以格致能敬誠格致而心德全曰仁忠恕所以彊仁也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序知者仁之別也而信則所以成之四德之全必以勇知仁勇必要於中中和道德之謂也道德自天其降曰命天命之流行曰鬼神君子思其理而學其事也故以學終焉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蹇園 同校 余家鼎 彝伯

理學逢源卷之三終

理學逢源卷之四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董賡颺贊承
余龍光黼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最贊賢

內篇

物則類　倫　夫婦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師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外別無他道吾儒之所以盡性至命者篤於人倫而已異端之所以反道敗德者外於人倫而已言學而不反之於躬行實踐之地則所學何事

因民彝著物則緝此篇以爲日用講習之常俾有志者知所立而敦篤焉

倫

倫敘也比也類也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長幼朋友人之大倫各有敘而不亂各有類而不紊而有義有親有別有序有信比之無間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友弟恭長惠幼順盡之各有其理也自其敘於天而言之則曰五典而五典之敘莫不有自然之節文爲人之所當踐履而不可踰者則曰五禮通之天下無不同斯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父子兄弟之合以恩君臣夫婦之聯以義一陰一陽也而朋友又所以輔乎四者之間則倫之所賴以盡焉者也父子之恩木也昆弟之次火也君臣之義金也男女之別水也朋友之交土也父子仁之本也昆弟禮之序也君臣義之至也夫婦貞之守也朋友信之孚也仁所以仁此五者也禮所以履此五者也義所以宜此五者也知所以幹此五者也信所以實此五者也自父子兄弟而推則九族之親長幼之等也自君臣朋友而推則貴賤之分同僚之好也自夫婦男女而推則嬪姬之戚諸母諸婦之際會也而天下之儕品無不盡矣聖人盡之於身而制爲禮樂政刑以教天下則禮者所以節此也樂所以和此也政所以正此也刑所以型此也上之以此教下之以此學倫無不盡而天地位焉萬物無不各安其分而遂其情此聖人之道也彼異端之去君臣棄父子也非聖世之所必誅也與

易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化生萬物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陰一陽之分也男女合而夫婦生生之本也

有夫婦則有父子子之先後則有昆弟長子主器大宗之義卽君臣立焉有君有臣則其閒之尊卑貴賤又各有等倫而禮義著焉此人倫之序也人倫託始於夫婦貞以起元也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者天地生人之本而義則人道之宜也故旣已爲人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理無不具而父母生之其親尤篤由是而昆弟九族以迄君臣朋友無非此愛敬之推而推行各有所宜則唯賢是尊又所以明乎人

倫之則者也親非不尊而愛爲篤賢非不愛而尊爲主故父子兄弟夫婦主於恩而君臣朋友斷於義又以天合以人合之分也人合亦以天但因合而後著由父母而昆弟九族由師保而羣匹友生等殺以分則品節有等皆天之秩序也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民義

義者宜也在已者各有所宜盡也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

夫婦人倫之始也父子仁之本君臣義之至也故人倫之中三者尤重所謂三綱也一夫而有衆婦一父而有衆子一君而有衆臣而昆弟長幼朋友亦無不統焉矣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家嚴父國有君家嚴兄國有長家有妻子國有百姓百官族姓家有臣妾國有徒役輿隸臺僕其理一也故孝可作忠弟可作順治可移官禮已具於閨門之內也

易家人卦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餘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自閨門條以下言倫之本具於家而此條言盡倫當責之身也

大學齊家治國傳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譏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言盡倫於身而后能教家以及於一國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此堯之教民以人倫也勞之以鼓其力來之以導其趨匡之以範其行直之以革其心皆所以輔之使立於倫物之中翼之使行乎倫物之道皆使之自得其性之本然而已又從而振之俾勿壞焉加德於無已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舜之教民以人倫也親以心言遜以事行言敬以敷教則盡勞來匡直之道行之以寬則有涵育薰陶之樂敬行以寬則不迫寬本於敬則非弛自天定之曰品自聖修之曰教五品即五倫註疏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則偏且漏耳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成周之教民以人倫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聖人不過盡倫而已唯聖人爲人倫之至所以垂天下後世法也○孝弟爲仁義之實孝弟盡而人倫無不盡仁義盡而道無不盡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商書曰先王肇修人紀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二帝三王皆盡倫於身以爲民極也

禮記曰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然而各有其義也○人道不外於五倫就五倫而提挈要領言之則父子君臣夫婦曰三

綱於五者之中而舉其最切最先者言之則曰孝弟於吾之所身事而最尊者言之則曰君親師義各有當也師即朋友中之分最尊而恩最厚者

或問盡性至命何以必本於孝弟程叔子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朱子曰此孝弟爲爲仁之本意也又曰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之事紱按孝弟是無盡頭事如說箇仁人孝子不過乎物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德爲聖人亦只完得一孝由而不知者不能察識擴充究竟其於孝弟之量亦未盡

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

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人倫有五皆天之所敘然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義

君臣父子天經地義故臣子之於君父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夫婦

夫婦人倫之首也一陽一陰者天地之道陰陽不交則萬物不生夫婦者人道之終始貞之所以起元也顧男女者人之大欲而欲勝則流流則亂而無別而人道近於禽獸矣故正夫婦之倫者必始於別男女男女有別而後其交也以正以可無聚麀亂倫之失也夫婦之情易溺情溺則

偏偏則以恩掩義而睽乖起於家人矣故立家人之則者必本於修其身心正身修而後恩義之交盡以可無脫輻反目牝雞晨鳴之害也夫夫婦者嗣續之原則其倫不可不重而夫資婦以內助則擇女不可不嚴婦望夫以刑家則選壻者亦不可以不慎若乃一合之後則夫婦之道已成其正身率人之道全責之夫夫盡道而婦從之配身承後之重禮貌所宜加無徇俗而以爲鄙笑也果盡道而婦不可誨則出妻之條載在典禮又無徇俗而安於隱忍也凡此皆所以重正夫婦之倫而已矣然而牀笫之私合體之人人情所至親暱而一動一靜一語一嘿之得失皆有

習觀嘿伺而不能掩則正家之身莫難於此敬之焉至矣若乃婦喪夫而改適娶失節以配身苟事勢所不得已而非有所大淫慝則先王亦未嘗不聽之而要非正身之君子所肯出也

易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陰陽分而男女別天道之自然生物之始也

樂記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氣化以時男女以正天地之道也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利女貞　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天運於外地靜於中男女各位乎中正而家道成矣文曰女貞以女正爲型家之端孔兼言男倡之者男也

禮記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男女無別則人道瀆而父子不親衞宣晉獻楚平漢武及唐之世皆以不謹於男女而父子兄弟交相殘戮也

男女之別其所係重矣哉

以上言男女之宜別也

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以遠嫌也○以上非夫婦者必嚴男女之別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不娶同姓尤附遠厚別之大節○後世有無子而以異姓之子承嗣者此斬祖父血食至爲不仁也乃既承嗣異姓而其子亦遂棄其本姓或且與本姓婚姻不以爲嫌禽獸之道也○二條方昏時之嚴於男女之別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未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曲禮曰嫂叔不通問

問遺也非不問答○以上雖夫婦居室一家之中亦必嚴而上有別也

喪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謹別於終也此正愼終之大節而或者疑其迂謬哉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其尸也○謹別於喪禮而尤重也

以上皆謹男女之別

易咸卦彖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彖傳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剛之交二氣之通山澤天地自然之感而通也人情

以止而說則發其情者合乎禮義又以男先於女則感而得其正者也故取女則吉

歸妹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禮記曰冕而親迎親之也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作朝言廷之禮足以立君下之敬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親迎而使大夫而齊侯送女於魯境公乃會齊侯焉俱失之也大昏而不敬能免於瀆哉

桓公九年祭公來逆王后於紀紀季姜歸於京師

書王后示母儀天下也書季姜係之紀子道也

以上言夫婦之交所當愼重也

詩美文王太姒之德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人各有逑而爲君子之逑則難爲君子之好逑則益難宮人殆謂文王之難爲配也若窈窕之淑女則眞可爲君子之好逑矣惟必淑女然後可逑君子而淑女不可必得所以有未得之思乃竟得淑女以逑君子而兩美適合則友之樂之之情自不能已然則憂爲君子憂也樂爲文王樂也好德之情於斯可見而文王太姒之感人深矣○窈窕深遠也以言淑女則幽閒之意幽則無淺露之容閒則無浮躁之態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者是也然非其性之貞

靜不能有是幽閒故朱子本而言之女德之盛於此爲至若下二篇之勤儉孝敬專靜純一與其不妒忌而能逮下是皆其貞靜中之所涵蓄焉者也

后妃躬成絺綌而賦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后妃無意賦詩而德之所形不可揜焉矣

文王有事於外而后妃思之賦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獨居深念人之至情情發乎正所以爲后妃也

王姬下嫁於齊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敬而且和婦德也以王姬下嫁而能敬和尤爲難之文王太姒之教澤長矣

南國被文王之化其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能治國也維鳩居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女子無非無儀則專靜而純一矣

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大夫妻能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被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諸侯求昏於諸侯其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守宗

廟社稷故婦人者所以共事祭祀者也故女子十年而已教之爲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矣然非躬親誠敬則非所以奉神明而配君子也二南之詩風化如此可知婦人之無違德矣後世禮教衰而婦人無祭祀之事所事在服飾之華逸遊之樂不則崇奉異端膜拜于僧舍焉已耳嗟乎

易家人六二爻曰无收遂在中饋貞吉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

易文言傳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三代之失其明鑑矣呂氏得政漢室幾移禍水猖狂王孫啄死何董搆難而漢亡矣南風擅權馬牛南渡武曌入侍唐統爲周是皆牝雞之禍歟然宋室高后女中堯舜似未可以司晨議之而究之高后撤簾哲宗變政紛紛紹述宋室終微蓋惟陽失權而後陰以用事微獨長舌妖狐流禍人國即不得已而黃裳位五小畜西郊亦必非邦家之幸也正身正家是在位乎外者

大戴禮曰女曰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

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婦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娶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婦可輕言去乎曰婦者身之配也婦有失德是已之失德也使其猶可教誨則君子未嘗不優柔而教誨之其卒不可教誨則不得不棄出之與其敗德而辱身辱先以壞乃室家孰若出逐之之爲無失也蓋夫婦之合在恩義之間與父子兄弟之合以天者原未可同日語也合則其婦也不合則其路人也合則配身承先之重恩禮不可不隆也不合則隕先辱身之人絕之不容姑息也乃世之爲夫婦者方其合也非失之燕昵則視爲奴婢有語以當敬恭者且從而非笑之是何其視夫婦之倫爲大輕也及夫既陰慝鴟張無復顧忌不可教誨則又含詢隱忍爲所牽掣而不能斷之以義有語以當出棄者則又視爲驚世駭俗而不可爲之事是何其視夫婦之交爲太重哉然君子修己以敬而已能修己以閑家則雖中材之婦可以率之使化於善不能修己無怪乎婦之不率也婦亦固不可輕言去也○以上言婦德之全

禮記曰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

夕見曰夕妻與夫敵體故其御於夫也方夕而已往以致其相親之意也妾則不當夕所以防狎昵而致其敬恭之道也妻雖不在妾御亦不敢當夕不以嫡不在而失其禮也

太姒不妒忌而衆妾美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又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不妒忌而子孫衆多和以致祥也○此三條以嫡庶言

以上言女德

禮記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易家人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　象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者悔之叢也于其初時志未變而有以閑之所以免悔也諺曰教子教嬰孩教婦教初來即此爻之義

大象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以身率家乃所以閑家也

九三爻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傳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上九爻曰有孚威如終吉　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庭之親易以恩而掩義閑之於初使恩義交盡則孚信成於終矣然使持身有少疎則非所以孚於家矣言有物而行有恆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則威如之吉也

岳牧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或有輯爾顏於在醜而不能不褻狎於家庭修物則於旦明而不能不弛威儀於寢處或孝友至性有妻子而改途或剛毅有爲對妻孥而眷戀閨門德歉百行亦爲之玷矣堯將舉舜而觀刑於二女思深哉

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此文王之刑家也蓋治國易而治家難則一言一行之失疏遠者或未之見而親暱者已先見之處心積慮之微疏遠者或未及知而牀第者已微窺之視聽言動之稍違則不足以作家人之範而生其慢易之心親愛賤惡之偶偏則不足以服妻孥之心而動其不平之氣此刑家之所以難於治國也文王雝雝肅肅而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在文王非勉强而爲之然而惠宗公刑寡妻者端在是矣有妻子者可無敬歟

以上言君子正家之事

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從一之義肇自生民而苦節著於六經則自栢舟始其姜亦婦人百世之師矣玩髧彼兩髦之語則其姜似未嫁而守義也或據曾子問有不得嗣爲兄弟云云之語因謂未成婚者不當守節此一偏之論也夫未及成婚而所許之夫死則改適固不爲失節然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則亦是既有夫婦之義矣因而守前此之信豈非大過人者禮言然後嫁之初未言必於嫁之也

二條言守節之事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十九

禪乎吾茲試矣觀刑二女最聖人愼重深心黃黎洲謂試哉卽指下愼徽五典諸事非以二女試也噫女不當以試人官獨可以試人乎謬哉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之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如大夫以上自有嬪妃可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何如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程子充類至義之盡立人道之大防也然民庶之家有名爲守節而實失節者又不如再嫁之猶愈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二十

世人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而可忽哉

或曰妻有七出此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又曰早昏少聘教人以偷媵妾無數教人以亂且人各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眞西山曰媵妾無數內或陷子弟于惡外或生僮僕之變

父子

父子天性也然父鮮有不慈而子或多不孝何與慈失其所以爲慈乃所以成子之不孝也故瀆倫而賊惡者其無

論焉則愛之而不教是不慈也教而不以道是不慈也知教矣而教不勝其姑息之私是不慈也教以道矣而不能涵育薰陶以需於化是不慈也然非能自盡其道而以身爲子弟觀型之身則又無以爲立教之本而欲其子之知所率也難矣故教自身始也教自身始則欲爲父而盡慈當必先反之身而盡孝矣身本於親而不可離則孝自吾天而無容强是惟自念其身爲父母之身而又體父母之心以爲己心以自致其愛敬之良而實踐其尊養之節則承順其親之志自不能已而守身之敬亦無容少懈矣是以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誠終其身焉而不敢一刻之忘父母也蓋夫人受命於天而受形於親吾之性有一毫之未盡則無以順天而成其爲人吾之心有一念之未誠一行之未修則無以順親而成其爲子斯孝之所以本之一心而推之塞乎天地也是故繼志述事所以諭親之道而窮神知化所以繼述於天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孝子之事親如事天故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而仁民愛物胥包并於其中矣要非至於聖人不足以盡此故孝也者又人倫之本而百行之原也然而本吾性之自然而又初何所强也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跛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朝夕命瞽矇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幼子常示毋誑立必正方不頃聽

此皆以養正於蒙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養與教不同者養謂閑其耳目道其心志使習與正居而化於不覺也教則有條件規模使之必率故父子之親其勢有難行者然默寓其教於不親教之中則教不傷恩而愛非禽犢矣古人實是不親教子如伯魚學詩學禮與否孔子猶待於問則孔子亦不親教子可知

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創業垂統以爲可繼愛其子孫莫大於是

以上言慈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子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守身以事親而盡事親之道卽所以立身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愛敬其親之至則自不敢惡於人懼辱身以辱親也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諸侯祿位傳之先君故以能守爲孝亦不敢毀傷之心也能保社稷和民人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於大夫以言行言於士以忠順言大夫位尊言行爲顯也要之皆守身事君以立身行道之事

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之分只此

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卽孝之始孝之終也位雖不同守身事親一也

禮記曰夫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尊親者德成而親顯也弗辱者守身而不失也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不敢私其力以養親也兢業守身勞也身立道行則不匱矣

夫孝者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者也

先親之意而道之後親之志則承之所以諭之於道也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天生人而有親而不能得親是不得爲人也親生吾而有身而不能順親是不可爲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知謹疾則亦知守身矣

以上皆念己身爲親身而體親心爲己心之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一不敬其親則是等親於犬馬也養親者宜知惕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朱子曰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大段是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强不得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愛根於心而動於氣形於色見於身執玉捧盈敬之至也敬自愛生所以異於嚴威儼恪也

以上自致其愛敬之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親者人子之天順理所以順天也禮之中無所歉則無不盡之心禮之外無所踰則無拂理之事不過乎物所以成身成物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舊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定省視膳之儀也古人之起常早故以雞鳴爲節而或者譏以爲迂異哉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

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子婦有私最薄之俗也利心一萌忘親不顧矣爲父母而與之私是教以不孝也今世類然異哉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問親非所愛能不裁之以義乎曰敬之者體親心也裁之者義也裁以義而後能始終其敬要毋以傷親之心焉耳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妻亦有不得不出者又當婉與父母商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凡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愛敬之誠於是爲至

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士相見禮云若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

則視足坐則視膝

游目伺父之神志也無上無下雖游目而有節也視足擬其行視膝擬其起皆視於無形之事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自內則至此皆居致敬養致樂之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人子事親而不能使親無過又不能積誠以感親心則親之過皆子之過也責善賊恩阿意曲從益不孝之大者知此而幾諫不容已矣而其心亦已自悲矣諭親之道舍孝敬而外無他道也若謂父母固然非子所能挽且自謂吾已言之而無如不從何則是委過於親而恝然於天性也何以爲子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號泣亦以感親也抑自悲其孝誠之不足也

此二條諫親之事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此病則致憂之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必也期望之辭言親喪固當不無自致者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世子使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然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人情汩於流俗而不知反求於心故以行古禮者爲不宜於今然一有以感之而人卒不以爲非也是可見好德之本然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高子羔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以上喪則致哀之事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以上祭則致誠之事

以上皆實踐其尊養之節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在心而養以行之敬卽行於養之中而安則敬之本於心也卒久而不變也

以上言終身不忘也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舜之心惟自知有罪慝而已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化則定矣以一人之孝定天下故稱大也

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詩云文王有聲聿駿有聲聿求厥甯聿觀厥成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蓋文王之志在求甯則其事卽求甯之事也武王繼志而述之服事征誅雖不同而求甯之志同方伯天子雖不同而求甯之事同是以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可以知武周之繼述矣○問在他人當何如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卽繼志述事之謂也無不敬則善繼善述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欲子之無失其身者父母之志也於一飲一食間而且欲體親志況遺體之重乎於一

髮寸膚之微且不敢毀傷況刑戮之大乎合上條以觀而成身順親之道具可見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人受命于天受形于親有物有則卽身而存矣偶違乎物則則是違天而辱親也存心養性以盡倫踐形成身卽所以事親事天也孝之外無餘量矣

程叔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大要以剛爲善此條主爲人父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又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好惡畧無害理必姑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使父母之心有不安

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固所自盡也

朱子曰愛親之心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禮之本也其知此則知之本也其誠此則信之本也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莫不在孝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與

百行自孝始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人之所以有身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清簡公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暴於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宇內卿大夫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於鄉黨故聖人立教以孝弟爲先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惟曰入孝出弟此躬修之實百行之本上下共之本之不務而高談名理誇元妙吾不知其可也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挾不賞之功以危其身可謂孝乎孝子不苟訾不苟笑恃才矜辨好議論人長短以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有時而致命遂志不失爲全歸又非偷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而藉口也

天下有孝子可與言盡性矣天下有知性者可與言盡孝矣慈孝庸行而達天德

兄弟

兄弟分形而連氣者也天性之親惟父子而次之則兄弟蓋兄弟之身即父母之身即己之身也其分者形耳形日分而愛日薄則外物累其衷而天性薄也如其愛親之篤而不分則必以愛親者愛親之遺體而何忍爾我視之敬親之至而不怠則必以敬親者敬親之遺體而何敢等夷遇之由父母等而上之爲祖爲曾爲高則由愛兄弟之愛而廣之而從宗合族長幼之序行焉九族之恩篤焉又由

是而推之姻亞推之鄉黨推之國人推之天下則凡長於我者皆吾兄皆推吾敬兄之心以敬之者也幼於我者皆吾弟皆推吾愛弟之心以愛之者也然要非篤於愛敬其親以愛敬兄弟何以及此兄弟之倫蓋可忽乎哉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兄弟同本而生至性之親豈他人所能及者然不反之性情之眞不覺兄弟之樂也不歷之喪亂之境不見兄弟之親也夫同氣之親發於至情豈從外鑠然習而不察而奪於利欲之私則鮮能有反求而得其至性之眞者故周公歷舉常變以示人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曷不觀死喪之可畏惟兄弟孔懷他人有爲之懷者乎原隰之裒尸惟兄弟相求他人有爲之求者乎然此禍之大者兄弟固無容委也且他人未必有生平之好也則如有急難之日乎則如良朋之好乎乃脊令在原飛鳴相逐不敢自安亦惟兄弟之相與同此急難而良朋

則不過爲之永歎而已其能如兄弟之相助乎然或者曰此固令兄弟哉則使兄弟而或鬩於牆乎然而外侮之至亦必且同心禦之而良朋卒不能相及也夫相好之良朋不如有瑕之兄弟是可見兄弟至情人所同有即使梏亡不容盡昧而凡今之人誠未有如兄弟者矣顧乃念同氣於患亂而或棄兄弟於宴安謂非利欲之奪其衷而至性之亡以不可復見乎夫謂安甯而可忘兄弟也則試即安甯之日思之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此非和樂之時哉然使室家燕樂而兄弟或有一人之不在焉此燕會之歡能無歉乎是必兄弟既具而後燕

會之樂亦有孺子天眞之趣也又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非和樂之事哉然妻孥聚順而兄弟或不免於不翕焉則妻孥之樂其能久乎是必兄弟既翕而後妻子之合亦可以安樂而長久也夫兄弟之好有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則信乎凡今之人卒未有如兄弟者也蓋孺子之日兄弟嬉遊如依父母此其情發於天眞無容勉强迨長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則兄弟之愛有不能無薄者要之孺子之心未嘗亡也故飲酒而兄弟不具則其心必有不快者此反之情性之眞而知兄弟之宜室家也人情溺於妻子而疎於兄弟且有由妻子而讐

敵其兄弟者獨是兄弟不和爭訟狠鬬戾氣致慝并妻子之愛亦不能安享此揆之理勢而知兄弟之樂妻孥也試以是究而圖之周公豈欺我哉○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實兄弟至情動於天而不自覺處人當反求而深察之

小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有國家者能宜其兄弟則有是令德而能長其樂矣宜非獨愛之之謂聯以恩而孚之以信正以義而率之以道乃實有以宜之而各得其宜所以爲愛之之至也

詩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上而遠其兄弟則是以薄教也惟賢者不爲習移不然無不交相病矣各執已私以相怨而不知讓至於亡而後已末世之兄弟類如此可慨也夫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兄弟一體者也故弟而有憂則亦若不能已於憂弟而色喜則亦爲囅然而色喜此初不計其憂喜之何自而自有動於天然者也完廩浚井之事未必眞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言則得乎天理人情之至矣

萬章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

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不藏怒不宿怨眞仁人之心欲常常而見之孺慕之情所不能自已也○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蔡先儒論之詳矣紱謂舜之誠信喜象周公之誠信任管叔一則不疑其僞不追既往一則不料其畔不逆將來其心一也然象之欲害者已身而已況又父母聽之舜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欲諭之於道夫又安忍懟父母以讎象哉有自責其親愛之未至而誠不足以感弟耳是以克諧以孝而烝烝乂不格姦焉迨夫瞽瞍允若則象已必有以化其傲者舜又安得藏怒宿怨而不封之也乎若管叔惑於武庚而淮徐奄商一時煽畔則流毒生民禍及宗社矣周公又安能復庇其兄而不置之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不得而不誅獨夫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周公不得而不誅管叔此武周之不幸而不同於舜者其勢殊也知心之所以一知勢之所以殊則可以知聖人之處兄弟矣又先儒謂有虞氏出於顓頊世守國土則瞽瞍有虞之君而舜其世子也象及嚚母之謀欲奪嫡也舜之耕稼陶漁父母之勞之抑舜之託此以自處也然則舜既耕稼陶漁則象亦何心於必殺舜況烝乂之稱已見於岳牧之薦舜爲都君時固必無完廩浚井事也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正爲欲常常而見之之地耳身爲天子而兄弟之相親相愛如布衣兄弟焉此舜之所以爲人倫之至也豈爲毋使暴民故哉

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眞西山曰王季之友泰伯也因其心之本然非以遜已而後友之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爲而爲之乎紱按篤慶錫光正友兄之實蓋歸全以爲孝篤慶以爲友其道大也

以上皆言兄弟之友恭

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自己身而上至於高祖皆父之推也自己身而下至於玄孫皆子之推也自己身而旁至於緦麻同高祖兄弟皆兄弟之推也此所謂九族之親從宗合族所以上承先祖下傳子孫旁統昆弟者也故人道莫大於宗宗法不立則族無所統而恩薄義澌矣後世宗法不立此人道之所以澌而不萃也自仁自義謂自吾性之仁義而施之恩以漸殺敬以尊隆也由吾父而及兄弟由吾祖而及從兄弟由曾祖而再從兄弟由高祖而三從兄弟親親則尊親之所尊尊祖則敬祖之所繼敬宗則恤宗之所統宗道立而族之尊卑長幼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推之一國推之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大和故樂也自仁自義堯之所

謂明峻德歟敬宗收族則親九族也愛百姓以下則平章協和之事而昭明於變之效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不其信哉

此由兄弟而推之九族也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長幼有序而敬長之中又有序焉皆天理之節文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上四條從遊之禮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此灑掃之禮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長者不及無儳言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問更端則起而對

少儀曰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以上侍坐之禮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耦坐不辭

三條侍飲食之禮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矢侍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侍射侍投壺之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名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王制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敬長之大凡

以上皆統言長幼之序

禮記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頒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由弟於兄長之義而達之天下聖王之治未有外此者也

程叔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體重於已之口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異於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陳氏曰推其所明達其所蔽則弟矣周聖儀曰今人薄於父母然後薄於兄弟程子此言猶爲好人道也然可知所警矣

問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又問天性自

有輕重曰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就孝上說故耳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兄弟之子同出於父者也豈可以異形而遂有異乎紱按五倫皆天性然亦有厚薄之差禮於兄弟之子服期同於己子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先王制禮蓋深恐人有疏其兄弟之子而自私己之子者故制服加隆亦猶程子之意也然說個猶字又說個引而進之則可見兄子與己子本亦畧有不同但人果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兄弟則能以愛子之情愛兄弟之子矣○兄子爲宗子視之當何如曰宗子於分當加敬耳其愛之也豈有異乎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於兄而亦曰孝者以孝親之心及兄是也兄弟各欲自盡而已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 物則類 四十七

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效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效已施之而已

或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楊氏謂惟恐不獲於象何如朱子曰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變耳若云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自畏其殺己而幸其寬己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人處草莽中未見知於人所當盡惟孝親弟長而已友於兄弟亦只是一孝推之鄉黨宗族敬長順上亦只是一弟卽君臣朋友之道仁民愛物之事只是從這裏推去五倫只一貫事

清簡公曰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臂獨右臂痛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此天性之自然非待夫矯强也世有聽讒間於妻子競肥瘠於寸尺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也可哀也夫

兄弟而貧富異自祖父視之則皆子孫也曷嘗不均欲其富也顧貧富有命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心因其材分而培植焉孝矣若視其困頓而不之恤亦何以見祖父於如在乎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 物則類 四十八

君臣

君臣之分嚴矣哉乃虞廷所載颺拜賡歌及三代謨誥之詳則相與之際抑何親也後世有止輦牽裾其人者其猶有古遺風邪間嘗論天下之勢君臣相與情欲其親親而失道則分褻而權移分欲其嚴嚴而失道則情虧而蔽起惟道則萬世無弊道也者情與分之軌也然使臣以禮道存乎君而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爲臣之忠有所當自盡者蓋自乾坤定位以來則有不容不盡之分而在維皇降衷之內自 不容自欺之心是以宣力而無愛乎勞論思

而無愛乎誠見危而無私其身匡弼而無私其道惟是正
己以正君鞠躬而盡瘁而予奪生殺崇卑厚薄舉非所問
焉則激切非所以爲犯委蛇非所以爲諛獨立非所以爲
矯協恭非所以爲黨斯臣節之盛歟若夫有所畏而不爲
有所利而爲之以君之厚薄爲報施以任之重輕而易志
則鄙夫之心而必非純臣之節也顧天下非無若臣而遇
合之難迴非一日是以天民大人往往終身隱約而有君
無臣之恨亦往往而然若中人以上之資則視乎世主之
所以儀簡者爲何如唐虞三代邈矣難追而孟方水方盤
圓水圓有必然之理則有君無臣或亦非獨其臣之過矣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冕

挽唐漢之末流而復之古雖臣與有責焉而終不能無望
之有天下者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之分自天定之君子品節焉以使民無失其分已
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以禮則情親而分嚴以忠則職修而道盡蔡虛齋曰忠
信重祿隆禮貌重事權體其情而勞其勞皆以禮也敬
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平時則恪恭厥職
必盡其心臨難則鞠躬盡瘁必不屈其節皆以忠也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臣一德兢業以圖然後政無不治而黎民自敏於德
矣蓋不患民之難化而患政之不修而欲政之修則必
其君臣之交相乾惕也

伊訓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孚于休
君無窮理居敬之學臣無恪恭忠藎之心則必有是二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辛

世不逢英君過制任非其人以致僨事使後世淺陋之臣必謂古道終不可復則使程朱見用於世亦將以辨言亂舊而共毀之矣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嗟乎
端之弊矣守成之主狹小舊制新進之士喜事紛更勳閥之臣持盈無節此大亂之道也古今來寵鑑多矣然創業非湯武之君垂統無三代之善則世主有不安苟治而取法前王者又豈非斯世之幸歟而名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道必如堯舜而後盡後世君臣之有志者乃不師堯舜
而師秦漢以下是則何歟

禮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君順天則臣順君矣

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明白正大之情所以共喻於臣也悃欵忠純之念所以自結於君也夫如是則上下交而成泰矣可述而志謂無不可對人言也

以上君臣之所交盡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威福之權惟辟總之所以大一純也權出於一則治出

於二三則亂理勢然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子之所以維持天下者道而權者道之用也道得則權無旁落禮樂征伐皆道之行也道失則權不行惟天子無以行其權而在下乃有起而攘之者矣諸侯而用天子之權非道也然禮樂征伐初猶藉道之名久之而失歸亦不成其爲禮樂征伐矣此僭亂之所以相仍也

漢之權在外戚宦官唐之權在家奴藩鎮謂非天子之失道而有以使之然哉

此二條言分之不可不嚴

禮記曰大臣不親百姓不甯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大臣者可使之慕忠忱而不可使之貪祿位可使之戒自欺而不可使之畏譏議不以誠敬孚其臣而縻以富貴此臣子之所以多營私而輕背上也無怪乎孤忠勇

退而鄙夫固寵矣大臣不治故邇臣得以比周邇臣謂羣臣之近君者非左右嬖幸之謂邇臣比周故遠臣之情不得上達而百姓亦以不安矣敬大臣所以立民之表慎邇臣所以通下之情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君盡禮於臣而臣乃得以盡忠於君大臣非不體而敬則加隆也敬本於心而官盛任使則所以優之之事重祿本於忠信則正所以體羣臣也○或問經言敬大臣則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猶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

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朱子曰不然彼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寘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寘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光明正大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者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大臣而移之左右其爲國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何屺瞻曰此條與戊申封事選用大臣一條互相發蓋爲孝宗任用淵覿悅朴之徒而言之眞萬世之龜鑑也

孟子曰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所謂得師臣者王也

書曰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翼爲股肱之用而明聽耳目之司古聖帝之與臣爲一體也復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則其所責爲於臣者益深切無已矣

此四條言情之不可不孚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臣也者君德民生之所繫而可不其難其愼乎

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以文王之聖而尚賴四臣之助況其下哉然天下或不

患無賢矣惟文克知灼見克宅田繹則所以得而有之也

召公告成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人君當求得賢以自輔而天下不患無賢但取人以身則惟在人君有以致之耳

此五條皆言人君當愼於用人而誠於好賢也以上皆君使臣之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內無欺於心則外無欺於君自慊而已犯本於勿欺則犯非沽直勿欺而能犯則忠非婦寺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非一端要於敬耳稍有它焉非敬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恭以概言盡臣道也敬以心言卽恭之實也陳善閉邪

皆所以責難也人有不自菲薄之心則必有不敢薄待其君之心以恥君不爲堯舜爲心則恭敬之實自有所不能已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周公戒王曰無若殷受周昌目漢高爲桀紂汲黯斥漢武以多欲蓋心之責難於君者切斯其辭直盡而不諱此眞能恭敬其君者也世益下而此風渺矣嗟乎口之桀紂其君者心之堯舜其君者也至後世而口之日日堯舜其君者未必非心之桀紂其君者也爲人君者可無審歟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國者正其君正君者正其心然非身爲大人不能也

呂□□曰格君有體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朱子曰格心固自有感格處亦須有開導方法伊川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皆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務專力也而已云者此外無餘事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盡忠補過本也將順匡救用也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自處當如是也而此則獲上格君之本矣

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此敬事之事從謂從事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

敬君事者先敬其身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言以人事君之忠也

以上言事君之事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以制中歉於禮泰也溢於禮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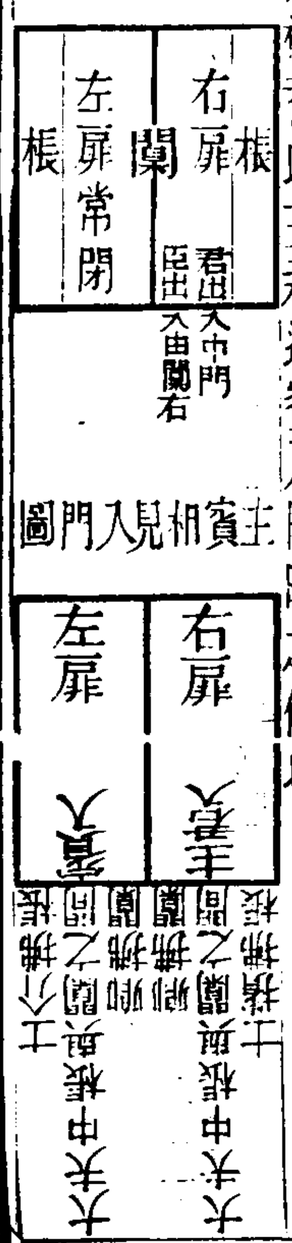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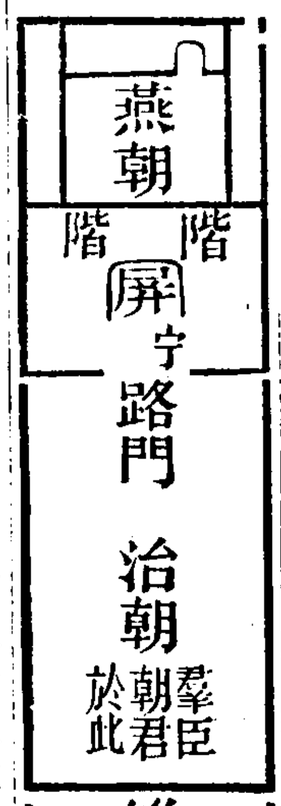
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蓋古制只一門不似今之三門門中立木曰闑門旁曰棖君之門西扉常閉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而君出入當棖闑之間則東扉之中也大夫士不敢同君故小避而西近闑以行曰由闑右者以自外而向內定位也非如饒氏君出由東入由西臣出由西入由東之說其西扉則賓客來朝聘時所出入玉藻所謂卿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者此主君迎賓入門時之儀也

由闑右圖



周制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宗人嘉事之朝即路寢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君日臨羣臣治事之朝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天子外屏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要皆在治朝之內朝之外大夫日朝君於治朝禮畢君入路寢有事詢問或大夫有所獻納則入內朝而對君焉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對君既畢則出路寢而復外朝之位焉人多失所考

朝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以上朝廷之禮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官謂治事之所外如家居及他所也以上承君命之禮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以上受君賜之禮

以上言事君之禮

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慎之於委質之始易所謂或躍在淵无咎者也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非言之難成信之難吾願今之甲科者熟思所言矣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事君以義進退以禮也

事君慎始而敬終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以義合者適於義而已耳

以上言去就之節

周公告成王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

言夏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德之在已者知眞而守固則能輔其君以用賢宅者至當而安之意觀人以面則無以用人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言商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即宅當位也克即俊實德也嚴惟則擇之審丕式則用之篤所以克用三宅三俊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言文武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知灼見其心則非謀面克厥宅心則心與之一矣曰不敢替曰從則亦眞知而篤信故也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謂成王勿以小人間之而後大臣得以從容於展布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

克宅當其職由繹盡其才○人君之用臣也必也擇之審而後知之眞知之眞而後用之當必也信之篤而後任之專任之專而後宅之久此所謂克宅由繹也夫而

後賢才乃得以展布心力同心一德以底於久道化成後世用人徒以文辭爲遇合何啻於謀面乎及用之又如奕棊焉雖有禹稷皐夔烏在其能有成效哉況乃小人間之也嗟夫

殷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金需於礪濟待舟楫則不可稍違旱望霖雨則待救之急矣啓心則納之也誠沃心則受之也至古賢君之厚

期於臣者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訓朕志猶言沃朕心前曰金礪舟楫霖雨猶以此益彼也此言酒醴麴蘖和羹鹽梅則合之爲一待之而成矣

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曰酒醴麴蘖猶二而合之也曰股肱惟人則一體而無間矣望以阿衡之事所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也君擇臣臣亦擇君遇合之難所以深爲得人慶也○君望臣以輔德則伊傅之儔興君責臣以吏治則蕭曹之侶進君好臣以順承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以輔德望臣則敬其臣者必至而臣亦以堯舜望其君以吏治責臣則求其臣者必苛而臣亦以奉法塞其責以順承求臣則必土芥視臣而臣亦寡廉鮮恥無復人心矣噫後世雖有伊傅亦安肯枉己而干進邪

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天命在人無時而可怠而所當謹勑者尤在於幾帝之歌以奮庸熙載望其臣也分職任事者臣而率之者君愼憲省成皆所以勑天命也敬以愼而屢省之則率作者明而非叢脞矣皐陶之歌所以責難於帝也君臣之

交儆如此而一體無間此唐虞所以開萬世之治與

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或問令與簿不和當如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程叔子曰漢舉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乃自求舉耳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志在富貴下也卽枉尺直尋亦非君子之道顧今世舍此無由有爲於天下矣有心羨韓子難爲三上書今之士品污又甚焉嗟乎

隨六二傳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按二與初非應而比亦未得爲正然程子垂訓之意善矣

晉初六傳曰始進之時豈能遽見信於上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苟欲信之心太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然亦始進者乃可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則一日不可居也

淸簡公曰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與之權則不能爲重靳其權而欲與以重勢所重則權所歸夫作威作福固出於天子帷幄贊襄安可不謂之權乃人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其惜權之名致虛庸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并避其事人主烏能以神知獨運天下彼煬竈者借叢者乘間竊之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爲權臣無權臣又懼無重臣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如何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與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權之名下亦不必避其名也所惡乎權臣者謂權姦權佞之怙權播惡不爲重臣而爲亂臣也勝國自宜春太岳而後朝廷以權爲諱神宗猜疑畏忌恃神智而務獨斷廷臣相繼棄官卒乃太阿旁落至熹宗時而內臣擅國終不可救矣高祖此條與朱子或問中敬大臣一條互相發萬世之龜鑑也蓋有爲而言之者矣

大臣幸遭主秉要亦奇遘也彼固寵營私者勿論卽有志格君匡時使澤流當世豈意氣知術所能爲哉所責於君者難則反求諸己者厚正己正物凜天監之在躬可也君或惡問其過則臣以驟諫爲忌舍戇從諷若孝子之奉親可也若夫機知勇辨如縱橫之術君子所不取卽正色危論一詘則止果哉末之難矣

朋友

朋友之列於五倫何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而物之並生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朋友之理具矣人自夫婦父子兄弟君臣而外人之散處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則朋友之交起矣夫並育兼容則民胞物與居方辨物則各以類從故雲龍風虎聲應氣求物之以類從也士聚於朝農聚於野工聚於肆賈聚於廛人之以類從也如此而朋友之交定矣有不知則以相詢有不能則以相導有可從則以相傚有過失則以相規如此而朋友之益收矣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各有專屬而朋友若無與焉然非朋友之切磋則無以明道進德以解其惑而弼其失是四倫之道胥賴朋友以成朋友之於倫猶五常之有信五事之有思五行之有土也是則朋友雖以人合而實則性之理天之道

也至於緩急時有亦賴友以通財此情分之所宜然然非麗澤相資之要也若後世漫言結納古道云亡則善者以氣合不善者以利親微論利有時盡氣有時移而交以不終就令終焉亦黨焉已耳比焉已耳又何當於性分之眞而列爲五倫之道哉

易兌卦象傳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以明其理習以服其事皆兩相資益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所學之文會友而卽取所會之友以輔仁也蓋以文會友只是相與講明此理而輔仁則取此理實體之身心也

禮記曰相觀而善之謂靡

講論輔弼所得尙淺相觀而善薰陶漸染而自得之其得之友者乃愈深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稽古則與古人友然須又有今人參考之乃可收益

此四條概言朋友之益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友人所憚損友人所溺欲取友之益者亦貴有以自勝其私也矣

無友不如己者

悅不若己者人之情也去其悅不若己之心則益友至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曰初學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則非急己緩人之道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一無所擇則又非仁者能好惡之心矣又曰初學如子夏然於其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成德可如子張然大故亦不得不絕也此聖人之中道也

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有所挾則友德不誠誠於友德則自無所挾

此四條取友以自輔之道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以盡吾誠善道則所以曲致其誠也交以誠止以

義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之道也

二條輔友之道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道義之交重則身外之物輕矣

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聖人知有朋友而已不知有貨財不知別爾我也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萬物各以類從況於人而能不求友生乎蓋聲應氣求自然之理朋友雖作合於人而實爲人心之所不能已則天之理而性之德也人篤於朋友之好則和平之意可以質於鬼神蓋明有民義幽有鬼神莫非此理非謂篤朋友而神降之以和平之福也二章三章於飲食燕享三致意焉蓋物以將誠非恃此爲敦友誼盡其細所以全其大也飲食細故而情之至與不至心之誠與不誠於此見焉誠不可以不慎矣篇末數語忠厚和平之情溢於言外則所謂神聽和平者此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維予與女寘予于懷交已厚矣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棄之如遺則以小怨藉口也交友者可以監夫

四條言友誼之當篤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交之不終也以責望於人者深而浚恒之不已也彼無厭於求此不堪其望其不至於凶終者鮮矣君子公而恕小人私而刻於交道可見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易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禮記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君子以義交則方正不苟故見其淡而久而不變小人以利交故同流合污始則甚甘而利盡爭興矣

四條言全交之道

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之交迹不必同而心則一也

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志同而道合故並立則樂於相下而不厭睽隔則不爲流言所動然非苟同也其行必本方立義同則進矣不同則退矣此所以爲道義之交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已善日進則所友日廣取人以身也取友日廣則已善益進以友輔仁也此人已之兼資也善無窮而取善之心亦無窮故論世尚友則古人之善我皆得而取之矣

誦詩讀書在平日而論世尚友則非天下善士理明識精而有得於已者不能及也

程伯子曰責善之道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人有益而已不辱

程叔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交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朱子曰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彼世之陋者之所以悅不若已者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已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猥瑣之流則喜其鄰已而足以爲高便僻柔佞之徒則悅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取舍者如此是以賢知日遠而所與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可不戒哉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

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不可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

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兄弟天屬之親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事勢物情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乎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師

師也者友之德尊望隆而人之所則傚之以爲模楷者也是故爲人師者卽道之攸賴以傳者也道爲明之惑爲解之得爲勸之失爲懲之舉成物之功而責之已其任重矣師人者求道於人而有諸可者也道賴之明惑賴之解德由以進失由以匡舉成已之事而望之人其求大矣是以古人有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君養師教其恩同也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而就養

服勤則師於弟子亦猶夫父子也外此而百工曲藝莫不有師夫果其德由以就藝由以成恩愛殷勤則當夫君父之隆夫亦可以無愧而弟子之沐其澤者終身爲不可忘若夫曲學阿世役役於句讀辭章而此外無聞焉以是爲人師則亦淺之乎師曾不若曲藝百工之猶爲有濟於用也豈君父之比而曰師也乎哉古者立學則必有師師之帥人必以德藝以實不以華以道不以利自道德之教失而後有訓詁之師而漢儒專門授經雖不得聖人之奧要亦聖學之所賴以傳而不墮則猶不爲無用訓詁之門雜而後乃復有辭章之師唐宋以後士以此爲進身則華而

不實利而非道師道之日亡也宋爲理學淵藪師道之興紹乎三代而道德之腴終難勝功利之錮以至於元明則辭章之師既開利誘而於是又有遇合之師焉如座師房師夫自衒求舉古道已遙而受爵公室拜恩私門何所云師甚矣師之名之泛濫而無當也吁嗟乎師不一師宗於道德道德所在何必常師士誠得孔孟程朱而事之終身焉有所依歸幸也比之君父宜也不然則師資無常惟人自得雖無文王猶興又在士之有志者

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可通之道因其可通而通之則通矣求師者如承神明以稟吉凶焉誠求之也爲師者有求則應感而遂通非其所得於已者至實而無不備而施之各當其可何以能此瀆則不告矣然又必有以豫禁其未發之邪而凡所以告之者皆出於正則所以養之使亨必於正也爲師者非剛中而養人於正不可以爲人師求師者非誠求而自養以正則亦無以得於已也

初六爻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於卦初言發蒙之道利用刑人禁其邪以養其正也夏楚收威使之知畏而已用說桎梏游其志也不爲束縛而馳驟之而學者之性靈乃有以自發矣以正法言非過也

九二爻辭曰包蒙吉

大道爲公包容並育因材施教使無棄人爲師之道也

六四爻曰困蒙吝　象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質暗地僻使然亦由其不知求也

六五爻曰童蒙吉　象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少男而體篤靜專以應九二能誠求者也

上九爻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傳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於卦終終養蒙之義過於嚴威學者將不知所爲性靈益窒矣防其邪僻而已則教者學者皆得所安也

禮記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在我而人來取法焉亦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博文約禮教學之大凡矣

以上總言師弟之道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有自得於心而後可以應人之求記問非自得也

有教無類

教以化類別類何賴有教君子大道爲公但因人以施

教耳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二條言教者當大道爲公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

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

也

因其材而成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

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其偏而矯之聖人之答問大抵若此可以類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

文章亦性天所發見而不足以盡其蘊也若大本大源

之地則固有非其人難與言者○且教在日用上用功

自覺步步著實未盡日用之近而驟語高遠縱資高者

髣髴見得亦終不親切又使人遺落卑近反見害事然

學問已得諸已而不告以本源又終無以見道之全而

行或有不得通也

以上因人施教之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某也

聖人之言有及有不及聖人之身則無可隱也卽身是

教欲弟子之知察耳誠能察之而猶有未達則夫子必

又有以啓之也如曾子子貢是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非是援天自況只見道無可隱此與鳶飛魚躍同旨○

問此與禪機棒喝何異曰聖人所行莫非精義直是事事物物正當恰好道理如於事親須觀其愉色婉容於事君須觀其踧踖與與於燕居時觀其申申夭夭又須觀其於鄉黨何以恂恂及在宗廟朝廷又何以便便如此隨事精察只覺習述不盡若釋氏則既一於空寂則任憑顛倒莫非是道便已都無所事其棒喝禪機要是於無處討生活耳楊慈湖贊孔子之佩象環及黃目鬱氣皆無處討生活來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巧不在規矩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惟道有定體故教有定法道之定體中而已矣中者平常之理然稍有過不及焉則皆失之君子體中以立學者標準所以非難非易也抗而高之故與人以難能君子不爲也貶而卑之以就學者君子不能也以少抗少貶焉則已非道矣而可以率人哉然此道實顯於動靜語默之間不待言而顯而亦非言之所能盡顯者人惟隨事而精察之即君子之身而究其所以泛應合道之故則道固即此而在矣而奈何欲君子之貶道邪中道而立即君子體中庸以立教或不欲以此中字爲中庸之道者謬也

以上言君子之教無所隱而學者當誠求以自得之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因其機施教因其材聖人非有吝也不當其可教無益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所謂瀆則不告者

二條言學者當用力誠求而後有受教之地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人之道至大至精妙於神化原非學者所易幾然神化之中自有一定者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學者惟循循於博文約禮孳孳不已則理日格而知益明行日純而有得於已於聖道之體自有可見但未易與

之化耳聖門中唯顏子最稱好學功力已至故言之親切如此實則人人所當用力也

此弟子篤學之事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人有一事之善皆我師資會衆善之所歸總於一貫善者泛應之萬殊故無常主而一者渾然之全體殊途者同歸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三條言人當自得師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斆學半其此之謂乎

言師弟有相長之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使之知所宗主而任諸身然後知遜志時敏於業又必遜於業有所畏而後可使之優游涵泳以循序而漸進

此教之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詩書禮樂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居學也藏而修之息而游之所以使之能習而安焉而學乃無所勉强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訊言責言也徒事誦讀而束縛拘逼之也不顧其安强以所不能也責人以口耳之學人亦徒以口耳塞責是使人不由其誠也人各有材不顧其安則人亦鹵莽滅裂應之是教之以不盡其材也其施教也悖其求於人者戾而欲教之刑難矣此與上條正相反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禁邪於豫當可而施教不躐等以相誘於善則不徒佔畢不待訊言而人由其誠矣引導之而不强其進則其進也和鼓舞之而無遏其機則其進也易開其旨趣而勿竟其說則人將繹思而自得於已此皆使人之盡其誠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

知愚賢不肖之材質不同而爲學之心志亦因以異教者知之而因材施教則安而盡其材矣使人繼其志與人以可從也言約而辭達言微而意善託物近譬而開喻易知罕譬猶言略作比方也則隨其人之材而皆能體吾意以安之矣此皆使人之盡其材也知至學之難易知材有不同也知其美惡知其人之材之美惡也○以上皆言師之所以教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言師之當尊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先易而後難非棄其所難也其求以漸則由易者可以得難比互參考以說之而難者亦可心會矣待問者隨問而答之又必待其誠求懇切而後叩兩端竭焉所謂

以亨行時中也聽語則隨問而應之謂也欲問而不能則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瀆則不告也

此節主學者言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爲裘爲箕反之車在前皆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冶裘弓箕比物也駕馬反之醜類也卽所易以比所難察於

師之所行而則傚之則耳目口體心思之則以漸而明而五倫之道亦以漸而得諸己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其德備者其才全道形而上器形而下大人不期於信果天運非數所能盡然才莫非德器莫非道大人未嘗不信果天運未始有僭差蓋萬物得所泛應曲當者天與聖人之用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於穆不已一理渾然者存焉是天與聖人之本也故學者察於此不官不器不約不齊而得其所以官器不遺約齊不失之故則可以知道之有本而有志焉矣所謂相說以解者也務本者用力以求至於本也蓋學者不由末無以探本如自灑掃應對而後及正心誠意由文章而後見性天然使汎濫於末而不知求其所本則又支離散漫而非所以爲學也矣○以上言弟子之所以學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而得之上當有由師友三字蓋脫悞也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愼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如曾子之大學孝經子思之中庸子夏於詩禮是也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漢儒以經術師承而卒未得爲知經者未明道故也

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師喪亦無定須看其恩義何如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比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紱按張子此言其義精矣然孔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止是所謂無服也古人有情理當服而服屬卻通不去者皆云無服如叔嫂無服爲父後子不爲出母嫁母服皆只是不爲斬

齊期功緦之服制耳非便可吉服也弔服疑衰也加麻則視其屬戚輕重之麻比弔爲重也謂弔服加麻不得謂之無服卻恐未考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之耳

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

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

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記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

陸象山曰天下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清簡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修然後出爲世用時至後世有辭章之師無道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修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日壞職此之由矣

以上修五倫之則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瓞園 余家鼎 彝伯 同校字

卷之四終

理學逢源卷之五

婺源汪　紱雙池集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　校

同邑後學董廣颺纘承　余龍光黼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內篇

物則類　事　威儀　言語　衣服　飲食

事

事者謂吾身之所事即視聽言動之用及凡用物以養吾五內篇物則類

生焉皆是也敬於事焉所以脩身脩身之道惟誠與敬焉盡之矣而一身之用惟言與動則其大端動於體者交於目發於口者入於耳故五事一陰陽也主之以敬焉陰陽一太極也抑抑威儀祗德之隅則威儀者敬之所形也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則言語者敬之所發也若乃衣服所以章身而五色即所養即此衣服之不可不敬也律呂所以和聲而五聲即所養即聽此聲氣之不可不敬也飲食所以養口體而五味即所養即心此飲食之不可不敬也此數事者皆肅乂哲謀之則而克己復禮之要由中以應乎外制外即以養中焉者也蓋倫之與事相為經緯形踐於己則所以事人而盡乎親義別序信之道倫盡於人則所以脩己而踐乎肅乂哲謀聖之實天下固未有不敬其身而成其為孝弟忠信者而事君事父又豈有外於心思視聽言動飲食衣服外也是故敬其身焉而脩己治人之功統於是矣故洪範九疇者彝倫於是乎敘而敬用五事焉乃所以為建極錫福之本也

禮記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孝者五倫百行之原而敬身焉又孝之本也身之不可

不敬也甚矣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言動人身之大端不敬其身則傷其親敬其身則所以成其親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之心惟人得之五行之端惟人全之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而得其秀而最靈者則惟人也是以五味之和惟人食之五聲之調惟人別之五色

之章惟人衣之所謂有物有則人之性也老氏之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是欲拂乎人性之常如釋氏之絶六根而後爲清淨也抑知夫味以養化聲以養聰色以養明各有當然之節敬之焉得矣是天地之心所由見也

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天之命人之性也恭從明聰睿率性之道也肅乂哲謀聖則盡其道焉而性以無失耳非有加也

人身之動不外此五者以之事父事君隨所往而盡其道焉踐形卽所以盡倫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禁止其非禮者所以盡明聰從恭之則而爲哲謀乂肅之道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容貌容之貌也顏色顏之色也辭氣辭之氣也遠暴慢而近信恭作肅也遠鄙倍從作乂也動容貌斯無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斯無鄙倍則一身之動莫非道矣使非操存之有素省察於當幾何以能此故君子毋不敬也

禮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者密之又密所謂卑法地也威儀兼言動而言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出話言也威儀動也二者皆敬愼之必使順理而嘉美也白圭四句承出話以起下章之端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言愼出話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言敬威儀也不顯亦臨敬之至也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禮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言君子不僞爲於外耳非眞先成其辭而後實之以德也

左傳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五味屬之五臟以生化故酸則入肝苦則入心辛則入肺鹹則入腎甘則入脾而心者君主之官味有偏勝則臟氣有偏而心失其平（如肝盛多怒心盛多喜肺盛多哀腎盛多恐脾盛多思是也）是故先王之和五味隨時而各有定法亦所以平心而正德也色以養明聲以養聰聰明養於正而不偏以成其德性虞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是也

故二者皆先王之所以平其心而成其政也

易頤卦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傳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有養義養身非一端而必貴於正觀其所養之道有正有邪有是有非而道既正且是矣又必自求其所以養身之術焉蓋所養雖正而所以養之者有未盡善焉則猶未能有得而無失也

大象傳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言語自頤出飲食自頤入言語飲食動也愼之節之動而止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役於耳目口體則必害心知養其心則耳目口體皆得

所養而無失矣斯所謂養正則吉歟

程伯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求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一個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建安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程叔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朱子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涵養也舉足動步常要心在這裏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威儀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統一身之視聽言動言之必皆合乎天理當然之則則使人望之而有可畏而狎慢不生卽之而有可象而瑕疵悉泯是乃謂之威儀蓋整齊嚴肅於外乃所以一其中而使非僻無自干焉非致飾其外以習於容止而遂可謂之威儀也制外所以養中而由中乃所以制外故始焉勉勉循循不無矜持之意習而安之久之而至於熟則內外浹洽有動容周旋中禮於不言而喻者此則其德之盛歟分而言之則見於貌者曰威儀宣於口者曰言語其道一也人有長於言而短於容者有善爲容而不足於言者此亦陰陽之偏然與其長於言也不如謹於容輕重之異也若乃徒務於言則其佞也徒務於容則其辟也驁於外而中不存焉此爲己爲人之分學者尤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浮躁淺露終無入德之理故威儀爲定命之符矯之以重則內深靜而外莊嚴矣何以能重曰敬之則重

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理欲不容竝立故物誘一交於中則非幾動而視聽言動之官皆失其道非幾之動爲甚微而物欲之流馴至於不可遏抑一身之官既失其道則輕浮放僻敗度敗禮民何則焉是故敬慎威儀所以爲民則而無使冒貢非幾乃正所以治儀也成王之垂訓深矣

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世宜

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君盡君道卽君之威儀也臣盡臣道卽臣之威儀也由是而推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莫不皆然使人子而以嚴威儼恪事親人弟而以切切偲偲事兄皆謂之無威儀焉可矣要之凡一身之動靜語默皆必隨所施而各當焉夫乃所謂之威儀而非外飾焉之謂也周公制禮而謂之儀禮可象之義明矣○施舍猶言錯置

禮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威儀無失而禮義備於身人道克脩而禮義立於事蓋脩身者齊治之本而敬愼威儀又所以脩身之實也

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齊以齊其慮明以洗其心盛服以莊其體所以養之於靜也而又非禮不動則所以察之於動也動靜交養而脩身之功密矣

孔子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泰而不驕者敬之存於中而見於外瑟兮僩兮也威而不猛者敬之密於外而養其中赫兮喧兮也正衣冠尊瞻視可畏之義明矣

以上總言容色之當謹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毋側聽毋嗷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敬之至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

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數者皆暴慢輕躁虛囂鄙倍之事故戒之

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此九容者威儀之則與曲禮毋側聽章一法一戒俱至切實

儀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卒是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二條皆視之儀

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玉藻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專言戎容

曲禮曰登城不指城土不呼

將適舍求毋固將土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理學逢源卷之五內篇物則類 十一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以上隨事隨處而各有其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聖人中和之氣隨在而發見者也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敬慎威儀所以崇德德盛之至則四體不言而喻矣

程叔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朱子曰動也要整齊靜也要整齊

清簡公曰聖人言九思後儒見謂支離聖人言九容後儒見謂束縛夫九思一思也九容一容也戒懼慎獨之心存存不息至精詳至易簡也

象恭非君子也鑒象恭而廢端莊之度可乎靜言非君子

理學逢源卷之五內篇物則類 十二

也鑒靜言而廢安定之辭可乎威儀言語德之符身之章也自儒者謂敬為贅學道之士遂以無心為妙明以瀟灑為樂境見敬脩者反疑其象恭也靜言也聖人執禮之教或幾乎熄矣哀哉

言語

言語德之徵也聲氣言之輿也心有驕德而浮氣應之浮見於聲而言慢且易矣心有鄙德而麤氣應之麤見於聲而言背且嗲矣心有中德而和氣應之和見於聲而言順祥矣故君子之有言也易其心平其氣達於理宜於時切於道而後出之是君子之言也然何以致此中曰言術數

則心日僞言宴樂則心日拙言利欲則心日鄙言鬼神禍福則心日迷言彼此彊弱則心日縱言人之過則心日薄故言之不可不擇也君子非禮勿言遏欲觀理理旣是矣遂以出之則君子愼言之道也顧言之與行猶權衡矣彼重則此輕彼俯則此仰而言之恆易也行之恆難也是以君子不徒事言也而以言爲行以行爲言以言爲行則言不敢過以行爲言則行必求盡是以君子終日不言非不能言也則終日言而非虛言也言不虛言君子所以稱愷愷也何以能不虛言曰敬以存其心於不言之前愼以省其幾於將言之頃所以致其中也敬且愼焉則知行之難

而言不敢過矣世有藉聖人之言以爲靡蔓之章者是聖人使人多言也雖聖人亦且悔其言之不訒矣於慢易背嗜而不知道者又何譏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以達意未達不可已旣達無復加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言以和順於義理爲貴則民所聽從而安定也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達於事理而有和平之致是謂能言非便佞口給之尙也

曲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則古稱先則言道矣

易艮卦六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所以言止之而柔順得中則言有序而無失言之悔矣不妄發而發當理則有序也

儀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在官者言言忠信

隨其人而語其道亦言之時中也

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隨其所而言其事也

以上言語之則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有德之言言皆其德有之於身故言之亦明且切也習於言者非其眞矣

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心存於中言著於外有不可揜者是以君子先治其心

也

二條言言由中出

孔子曰給奪慈仁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此不實之言聖人所深惡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輕忽之言聖賢所深惕也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

易傳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深著言之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卽當言而言者要不當徒事浮言而易以出之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君子當如此也欲字猶言要得如此方好

禮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子曰雖知其理而能言矣卻不止做一場言語說過

必先躬踐其事之實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人之易其言者心放焉而苟於事也若存心於事則必知爲之難而於言不敢不訒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禮記曰大人不招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行從而言之謂幽獨無不可對人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能謹言則能愼行矣

易文言傳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伯子曰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則是僞也

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耳

於庸德則力之益力於謹言則謹之益謹而必期於相顧焉篤實之至也

以上言言行之交慎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又言當時然後言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輶輪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門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尸爲文不專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

朱子曰學者當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不誠實多在言語上見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雖有忠信之心亦被汨沒立不住了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傳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云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照管無空闕始得相應

衣服

衣服所以章身也而心志移焉是故服端冕而思敬服介胄而思奮服衰絰而思哀服豔冶而思淫服奇衺而思僻

服之不可不慎也審矣是以服其服而不知其義君子弗服也知其義而不稱其服君子弗服也等貴賤別男女殊章服敬嘉會先王之制也吉凶有辨顏色有別冬夏有宜長短有稱豐約有時公私有殊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焉君子之志也夫正衣冠以飾躬也學雜服以安禮也是豈直爲觀美哉要所以爲脩身養心之助也云爾若乃趣時逐俗服美於人奢麗僭踰以鳴得意而惡衣惡食則恧然羞之是則市井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也紂以侈服亡文王以卑服興曾謂服於身者而可爲觀美歟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再加祝曰令月吉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冠義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服以章德也故服成人之服者則必實以成人之德焉服其服而無其德芃蘭所以譏觴鞰也謹威儀所以淑德容體必正顏色必齊辭令必順所以謹威儀而正君臣篤父子和長幼則淑德之實也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德成而福壽從之矣先王於始冠而迪之如此欲人自

諸其身而知惕也

禮記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則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孤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有於中而發於外謹於外所以飭其中未有科頭袒跣而心不放者則未有此心敬謹而服不衷者是故服不貳者心之不貳也服有常者心之有常也壹而有恆君子之所以成德也

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內外一也此之謂稱其服

詩美大夫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裘素絲服有常也服之以常能節儉也自以怙侈滅義而大夫乃有丹朱中衣朝服以縞者矣委蛇委蛇能自得也從容自得出正直也若夫貌爲恭儉徒載爾僞則心勞日拙安在其能自得歟此召南之所以美之子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儉德之脩惟自飲食衣服始而欲民之勿奢也則莫如先定經制彼夫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燕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得爲侈服倡優下賤得爲異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身欲其無作姦邪不可得也夫古者宅無不毛桑徧天下然民非五十不得衣帛皮弁以下皆布大夫以上乃有羔裘庶人犬羊今富賈一裘千金奴隸服百僚之服宅無桑麻身有綺縠婦逸於室惟事黹刺爲

奇巧絲倚蘇湖布仰吳淞而已是刻鏤雕琢以傷農事錦繡簟組爲害女紅無怪乎天下之貧且屈矣是以終歲不能制衣襦裋不及骭者往往而是不亦傷乎抑非惟天下之貧卽取之不竭之藏乎亦大非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素絲之風其可見邪

詩美衞武公曰有斐君子充耳秀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嚴密而無所忽武毅而無所怠所以德容宣著盛大而服飾亦顯其尊嚴矣不然而負且乘何足以動人之瞻仰乎

詩美君子曰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言其服之有常也服有常度則如結之心所形見也

詩刺檜君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徒以服美於人則玩物喪志矣○諸侯羔裘以朝孤裘朝於天子今以朝服爲燕居之服而以朝天子之服爲朝服則侈汰之心肆而失其常也

曹風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所事惟衣服之間宴遊之樂則無遠慮可知

左傳鄭子臧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人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志淫好僻所宜殺身也

以上言衣服之當慎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　十年衣不帛襦袴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

此童子衣服之節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元

冠不以弔吉日必朝服而朝

辨邪正別公私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別朝祭有常聖人之衣服如此而已○孔氏曰一入爲緅（按此緅卽緟也緅淡紅色故朱子曰絳色絳亦淺紅色也又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謂以纁入黑汁則紺再入則緅是緅近元色而非緟也然孔註必有所本不必據考工記疑之）○五色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此五行之正色也木剋土色綠土剋水色騮（今沈香色）水剋火色紫火剋金色紅金剋木色碧（今月白蔥白色）此五行之間色也古人衣正色裳間色然冕弁朝端服其裳無用間色者或燕居之裳則偶用間色耳後世以緋紫爲命服朱進士賜綠袍而色之

邪正不問矣○衣以裼裘衣卽外之禮衣如朝服（緇皮弁服素野服息民之祭之服黃）卽裼也蓋先王之制裘稱衣色若檜君狐裘以朝則是緇衣而狐白裘不相稱矣孔子則必謹之也

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服元端（元端元裳）此明衣裏衣也寢衣睡衣也長一身有半其長在一身之外者又半於其身也

此君子衣服之制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袞冕鷩冕絺冕元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延冠紐小鼻綴於武上）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旒玉笄以貫冕於結朱紘綠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者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伯七就子男五就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珠如碁子以象邸盛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皆飾於皮弁之會縫中也）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黑色）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上帝之冕九旒通於上公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斧形九曰黻其狀亞下皆繡於裳此周制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冕七旒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冕五旒衣五章自虎蜼以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冕三旒衣三章黼繡粉米於衣故曰黼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冕二旒衣無章而裳繡黼黻）

凡兵事韋弁服（爵韋韎韐素裳白舄）眡朝則皮弁服（鹿皮爲弁素衣素韠素裳○冕服用絲弁服以下用布）凡甸冠弁服（元冠緇衣素裳卽朝服）凡凶事服弁服（素弁加絰）凡弔事弁絰服（素弁加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公上亦有袞冕然天子之袞冕旒十二一升一降上公袞冕九旒旒九玉長九寸袞衣但有降龍也凡王之五冕皆旒十二玉長尺二寸袞衣之龍玉如其旒數○凡衣服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元端有三元衣素裳卽士之朝服中士四寸士端服之袂狹只尺有二寸齊服之元端則元衣元裳大夫之朝服袞袂二尺裳吉祭之齊服之其素端則素衣素裳凶祭之齊服之也）

天子亦有元端元衣而纁裳

禮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此據大略而言先儒非與周禮異也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謂端字當作冕愚按朝日當毳冕國語大采朝日是天子視朔明堂則當服元冕然則節首蓋脫毳冕二字而元冕二字當在聽朔之上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天子之朝君臣皆皮弁服卒食元端而居元衣纁裳天子之元端也諸侯元端以祭端字作冕裨冕以朝衮以下皆可稱裨冕朝謂朝於天子也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諸侯視朝君臣皆皮弁服既聽朔而視朝則易朝服朝服元冠緇衣素裳素韠白舄也內朝謂治朝非燕朝也士之朝服則元端服○按天子之祭服諸侯朝天子之服也天子之視朝服諸侯之羣祀皆也又朝服以食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大夫士之私朝則小祀之服○諸侯之祭服也天子祭

及聽朔之服大夫之聘服也天子之燕居服大夫士之私朝服也大夫私朝之服士之朝於君之服也

三禮圖冕前圓後方廣八寸長尺六寸謂冕上之覆之度通典黃帝作冕垂旒黈纊謂以黃絲加以笄上以下縣充耳者白虎通麻冕周宗廟之冠麻冕用三十升布蓋朝服十五升布冠布倍於衣故三十升然則麻冕與朝服副者也若冕服皆用絲則其冕自當亦用絲矣漢儒以爲宗廟之冠恐未是蓋冕亦首服之通名故朱子曰緇布冠也但此自是禮服之冠非始冠之緇布冠也○古布之幅廣二尺二寸周尺短只當今尺一尺二寸許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以一尺二寸之幅用二千四百縷故細密難成

右冕弁衣裳通考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君子雖寒不衣祭服

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續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右衣通考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禮記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始加之冠也既曰太古冠布其緌未聞而又有三代之異名又章甫禮冠孔子冠章甫豈其無緌此未可曉意周時或已緌之歟三王共皮弁素積此再加之冠也素積即皮弁服素裳也周弁殷冔夏收此三加之服也弁謂爵弁士之祭於君廟之服士上服也猶大夫以上之有冕服也染韋赤黑加雀頭色爲弁而元衣纁裳雀韠也衣裳用絲玉藻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此蓋天子元端而居之服之冠緇布冠緌緌諸侯之冠也蓋亦諸侯元端服之冠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此即以副齊服之元端元裳也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子爲父喪三年其子之子期而服除然父猶在凶服中故其子凶紘而吉武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大祥後之冠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元冠縞武不齒之服也蓋元冠縞武而垂緌五寸也縞武象其不齒而垂緌著其惰游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燕居之冠冠與武屬禮冠則於冠時而後著冠於武上又加之於緌也親沒不髦大帛不緌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紫緌非禮也

右冠考

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雜黑白爲斧文誓誓軍旅省耕省斂也大裘純黑羔裘惟天子祭天服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狐白取狐腋下白毛者爲裘錦衣卽素衣朱襮黼領者爲中衣而外加裨冕之服也此諸侯朝于天子之服也虎裘狼裘古人服之此不在禮服之裘之數猶今人服銀鼠鼬鼠之服耳無等級也士有狐裘而不得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麑裘卽麑裘也色淡黃而有白點絞當作皎白色也此卽論語所謂素衣麑裘者天子視朝諸侯聽朔大夫士聘於鄰國之服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卽此緇衣羔裘諸侯大夫視朝之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此卽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復言此以見士大夫得衣狐裘而不得錦衣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庶人之服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不敢充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據聘禮言始聘以圭璋達不用皮幣則襲而將事所謂無藉者用襲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則賓主裼以將事所謂有藉者用裼也大抵襲有二義弔則襲凶事主素之義也尸襲聘執圭襲皆誠意在中之義所謂充美也

鄭氏聘禮註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又玉藻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裼禮經言襲裼者不一然所云見美所云君在則裼所云無事則裼是可見裼服以裼爲常以襲爲變也若如鄭說則左袒上衣如袒裼裸裎之類豈有衣裘服而常袒其左者又豈有在君前而常左袒上衣如釋子之被袈裟者其說殆非也大抵裘服全見於外曰表有衣掩之而不盡掩使文質適中曰裼裼字從易有一陰一陽之義也全掩之曰襲若袒裼云者則袒去其裼而露臂是不敬之大者禮有時而袒以親勞事或哀甚而袒以示變非常禮也豈可以禮裼混裼裘之義乎

賈疏曰冬時襯身單衣又有襦袴襦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弁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

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此說略近是矣然記曰裘之裼裘之襲而此曰見裼衣爲裼則是見其裼衣耳於裘無與也裼稱裘色但見裼衣耳何取其相稱乎孔疏曰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屬卽皮弁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此亦鄭註之說近世萬授一曰裼禮服也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微露故曰見美加衣以掩之則襲也故曰充美但經不詳襲之制疑卽深衣也惟深衣有左右衽當兩旁吾爲約言之曰裘上有裼衣加深衣曰襲不加深衣曰裼紱按註疏皆以裼混袒裼其非必矣萬說近是而亦有不然

者夫記曰裘之裼裘之襲襲裼皆主裘言則虛活字非實字也而必求所謂裼衣襲衣者不已多事乎裼則禮服直袷見裘是也然禮服之內自有中衣中衣制如深衣冕服用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者是諸侯冕服之中衣也皮弁服以下用布中衣不用絲故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詳見深衣條中謂裘上衣裼衣亦賈疏之悞也裘上加中衣中衣上加禮服也深衣亦庶人之禮服先儒從未嘗有左右兩矜之說欲加兩矜者始於朱白雲而萬氏暢其說非可據也大抵深衣雖不加袷而裁製深邃領可交掩而中衣制如深衣故交其中衣之領則襲不交其中衣之領使稍見裘色則謂之裼又或曰捲起其袂以見裘曰裼不見其袂則襲二說皆可通也

右裘服襲裼考

禮記曰有虞氏服黻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言元端服之韠也韠同裳色君之元端纁裳故朱韠大夫素裳故素韠士元端有素裳元裳爵韋以元裳者言之也圜殺直以形體言天子直不圜不殺也諸侯之韠上下各去五寸以爵韋及素補之使方所謂殺也大夫下方而純以他色其上又挫其兩角亦補以他色所謂圜也士則亦用上下方不挫角也頸即上方處肩韠上兩角而綴以革帶所以繫也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此言冕服之韍也一命士也爵弁服形裳緼韍再命以上有元冕纁裳故皆赤芾也

雜記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此即玉藻所言諸侯前後方者也上去五寸而補以爵韋六寸多一寸者以紃也不至下五寸即去下五寸而補以素也白虎通韍者蔽也行以蔽前以韋為之不忘本也古者未有衣服先知蔽前後世因之以為飾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兵事謂之韎韐元端服亦謂之韠但朝服皮弁服皆素裳則素韠上下一也兵事韋弁服韎韐者染韋為紅色而合二片縫合之故謂之韐也馮厚齋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此以韍言之黃朱者蓋朱韍而上下皆飾以黃亦前後方之制也

右韍韠考

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諸侯二字下缺而字下大夫素帶辟垂緣兩耳及下垂之紳士練帶率下辟素熟絹練生絹也士單用生絹而縑緝其邊又緣其下紳不緣兩耳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錦帶示有文縞帶示敦質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結帶當腹卻上為兩耳而又以三寸之組并帶結為紐而約之其組下垂長同於下垂之紳也紳長制士三尺自士以上皆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便趨走也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自帶而下至足約四尺五寸三分而得二則三尺也紳垂三尺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韠及紐約之組皆與紳同下垂三尺也大帶四寸自大夫以上其禮服之帶皆博四寸也雜帶蓋燕居及非行禮時所常繫之帶謂之雜帶以別於大帶也君朱綠大夫元華黃色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帶雜士以緇緣也雜帶之度博只二寸而再繚之則亦博四寸也士之大帶其度蓋亦同此凡帶有率無

箴功言率辟之功密如此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當作肆○按禮服之帶皆素而緣以元其非禮服之帶乃有雜色混之者非

右帶考

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袠大觿木燧此事佩也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佩只四璜故舉四聲而不及商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蓋逸詩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此佩以節威儀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謂世子在君父前則不敢佩玉有聲而結蹙之也然語有未詳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不聽聲也君之齊服元端元裳故爵韠與士同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佩玉之制上橫曰珩下係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瑀而土交係於珩之兩端下則交係於璜故行則衝牙觸璜而聲中五音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此又言有比德之義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以組受珠而貫之也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前言再命以下幽衡三命蔥衡考此則天子白衡公侯元衡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佩亦隨人之所玩好不必過求聖人也

右佩考

玉藻曰深衣三袪三其袪之圍以爲要之圍縫齊倍要倍其要之圍以爲齊之圍衽當旁裳際交當身旁袂可以回肘袂連衣處以可回肘爲度長中繼揜尺緣以素曰長衣用以服于禮服之內曰中衣緣以布曰麻衣皆與深衣同制長中繼揜尺蓋長衣中衣深衣皆繼袂使長可反揜覆手一尺所謂反詘之及肘也麻衣非全吉之服則不然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深衣篇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續連裳之兩旁不殊前後而又復縫其邊如今人所謂鉤箴也○禮服帷裳前三幅後四幅凡七幅而以前掩後交搭之深衣裳只六幅而又不殊前後要縫半下即所謂齊倍袷之高下可以運肘即所謂袂可以回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即所謂繼揜尺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按此則深衣之帶比大帶之係稍近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統衣裳言共用布十二幅袂圜以應直規曲袷如矩以應方朱子曰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負繩及踝以應直謂背縫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按中衣即深衣凡冕弁朝端之服皆服此衣於中而後加上服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云云舊解似牽强而萬氏又謂以深衣襲禮服之外亦無據也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青黑相近此謂黑色爲青

也

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文公家禮裁用細布度用指尺深衣用朝服十五升之布在朱子時古制已亡故但云細布也指尺者屈中指中節兩紋尖相距處爲一寸針經所謂同身寸也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圓袂方領黑緣

裁法邱瓊山云用布二幅廣狹以一尺八寸爲度中折前後爲四葉其在前兩葉每葉長二尺六寸裁時從一邊脩起除去四寸留二尺二寸漸漸脩至將近邊處不動比脩起除去一寸留二尺二寸漸漸脩至近寸亦從一邊脩起處留長四寸其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邊處不動比脩起處留長一寸蓋家禮衣身長二尺二寸今前加四寸後加一寸者裁法也不如此則兩襟相疊衣領交而不齊矣下裳用布六幅斜裁分爲兩幅一頭寬一頭窄窄頭六寸寬頭一尺二寸裁訖俱將窄頭向上寬頭向下連綴作一處袂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

寸每幅中折爲前後兩葉每葉長如衣身縫連衣身腋下不削卻漸漸脩至袖口成圓樣袖口留一尺二寸不縫領用布一條闊二寸爲領然後加緣其上合衣裳法衣前後四葉每葉屬裳三幅窄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衣裳相接處爲要圍七尺二寸裳之下縫爲齊圍一丈四尺四寸衣左右加兩袖衣上加領凡領及裳邊袖口俱用皁絹緣之當裳兩旁自齊至腋下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續不開又覆縫其邊如俗所謂鉤針者緣廣皆寸半領及裳邊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上袖口則綴連布之外○昔司馬溫公初倣古作深衣爲方領曲裾之制朱子定家禮病其不得古意故晚年改其曲裾之說而邱氏尊家禮之意爲法如此他有參酌具考于左○白雲朱氏曰袪說文襟也如今時之服有內外襟綴於衣身王氏謂衿下施襟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故或者欲加內外兩襟以明衣六裳六合深衣十有二幅之說吳草廬說亦然其裁裳之法則每幅斜裁爲二者皆一大一小以六片小者皆列於後每衣一幅裳三片其大者綴於前每衣一片裳二片餘四片綴於內外襟○聶雙江曰如舊制兩袪相掩則胷間迫窄而不舒且裳之兩旁直射向前而不平然先儒相承皆無所改如

新說則便於穿著但自漢及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袪若衰服之袪亦不謂襟也且裳之綴四於外綴二於內亦遷就以取便耳未敢以爲合也有二尺二寸闊布爲之以背縫取二條闊四寸接而夾縫爲領則其前二幅不必加襟而自寬裕亦不至裳前射不平矣但制十二幅之交似通一身言而專以爲裳不知何解耳○萬授一曰禮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不相連合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解爲十二幅四片屬於前衣四片屬於後衣四片屬於兩袪皆縫合之但裳半是正裁半是斜裁布幅廣二尺二寸三幅正裁者兩頭並闊一尺五寸闊頭一尺七寸三幅斜裁者窄頭五寸闊頭一尺五寸而以正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者窄頭三寸闊頭一尺八寸之舊說皆謬○紱寸去殺縫二寸窄頭淨得三寸裁者屬向中斜裁者屬向邊左右合之按萬說即今人插擺之法然舉七尺二寸之要而均勻六分之則身要每葉只得一尺二寸當今尺只七寸六分許不大窄乎必如聶氏邱氏之尺八寸當今尺一尺六寸許去殺縫二寸仍得九寸許乃爲適中萬說必非一寸許去殺縫若干狹十古制也雙江辨白雲之非當矣然惜乎猶有未決而邱氏之制有不能無啓後人之疑者蓋古布之幅皆二尺二寸而邱以一尺八寸之幅爲則此掩袷之所以迫窄

而裳前射也且縫合之間每幅約去寸許只計其布之尺寸以合度而不知其成衣之後去其殺縫若干狹十寸而齊下圓轉殺去以取平衡者約去三寸許則寬頭亦只得一尺二寸如此而成衣之後乃得合於古之尺寸也其餘裁衣加袂及領緣之制皆當如邱氏至于制有十二幅之說則朱子亦嘗疑之紱參記云袂可回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若袂止一幅則通衣身只四尺僅可覆手不能反詘及肘矣是知衣袂之外自有續袂二幅是衣亦六幅非加襟也

附家禮緇冠邱氏用烏紗加漆爲之裁一長條約一尺四寸許圍以爲武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廣四寸又用一條廣四寸長八寸上襞積以爲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中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

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笄○聶氏疑武長一尺四寸則是齊眉大冠而高僅寸許卻於半寸之上竅以受笄半寸上正當項骨邱說可疑紱按邱氏所言尺皆以指寸之尺故一尺四寸九寸廣六寸髮積之乃四寸合經於武去殺縫乃得合度

右深衣考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復底曰舄赤舄冕服之屨也黑舄元端服之屨也赤繶繶屨下緣黑繶屨則赤繶也黃繶赤舄則黃繶也青句以青絲飾舄之首也素屨屨順喪色此蓋弁服之屨也單底曰屨葛屨冬用革夏用葛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命服之屨也命婦則皆黃屨功屨皮屨散屨其餘雜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家禮黑屨白絇繶純綦按儀禮元端則用黑屨素積則用白屨服深衣則當白屨白屨則黑絇繶純綦若黑屨則當青絇繶純綦○制白皮或細布爲屨而黑緣長一尺三四寸許當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屨頭近底處立起出屨頭一二寸歧爲二復綴其餘緣於屨面上交加左右而分其兩頭綴屨口邊爲絇復以黑絹爲繶於牙底相接處綴其縫中又以黑絹緣其屨口曰純絇廣一寸又於屨後綴二黑帶以係屨曰綦

右屨考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元色畫雉凡婦人之服皆衣裳同色裏以素沙揄狄青色畫雉闕狄赤色刻雉鞠衣黃色展衣白色緣衣黑色素沙以爲裏也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其后之衣服凡命婦其其衣服若喪哀亦如之三狄皆祭服所以配五冕者也鞠衣躬蠶之服展衣從王以禮見賓客之服緣衣御於王之服此三者當弁服以下者也

玉藻曰王后褘衣上公之夫人亦褘衣夫人揄狄謂侯伯之夫人君命闕狄子男夫人受天子之命者再命褘衣褘當作鞠侯國之卿大夫其妻鞠衣一命襢衣大夫命士之妻展衣士緣衣庶士之妻緣衣

右婦人服制考

學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先王制服隨在不同各有精義服其服而不知其義則無以從容中禮矣故必學雜服而後能安禮如吉服之有袞鷩毳黼元也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嘉服之有弁韋朝端深衣也所以著大小之序也喪服之有斬齊大小功緦也所以辨親親之殺也其衣裳冠屨顏色度量尺

寸帛布升縷各有定制不可踰越而天下之視聽以一奇衺無自生焉亦王者所以齊天下之大端矣君子察於是焉而得先王制度之意焉則致禮以飭躬亦且有動履必於斯而不敢斯須踰越者其於治躬制心之助豈淺鮮哉後世民心僭忒視律令爲具文故商賈有裝花閃緞之衣娼妓爲金寶珠翠之飾民貧財盡猶且競逐繁華又且姦人射利而使帽服之制日新月易愚民無知慕爲時樣一帽之制或弇或哆一袍之制時短時長而人安得不浮且偽而財安得不貧且匱歟紱於此篇考古衣服之制非爲以供博覽也非徒以資考核也

亦非謂居今之世而可服三代之服也但學人覽此而或見先王之制法服固如是其精且密一於正而無衰一於儉而不奢焉其有以約其心身而可閑邪僻紛華之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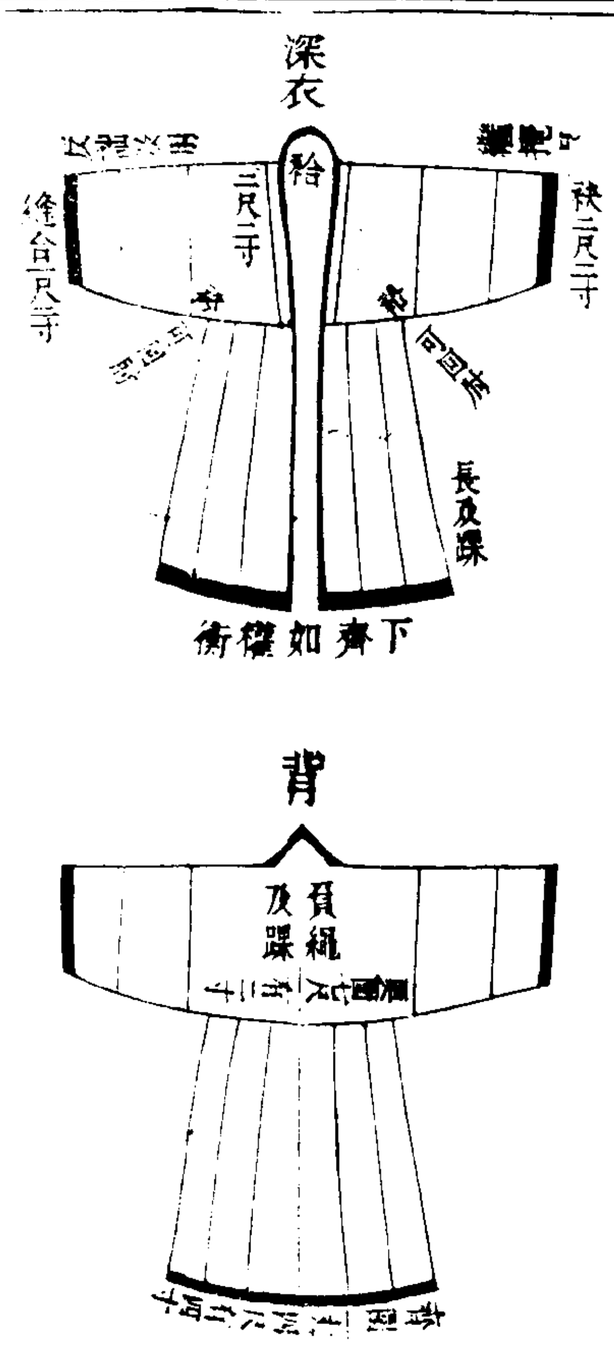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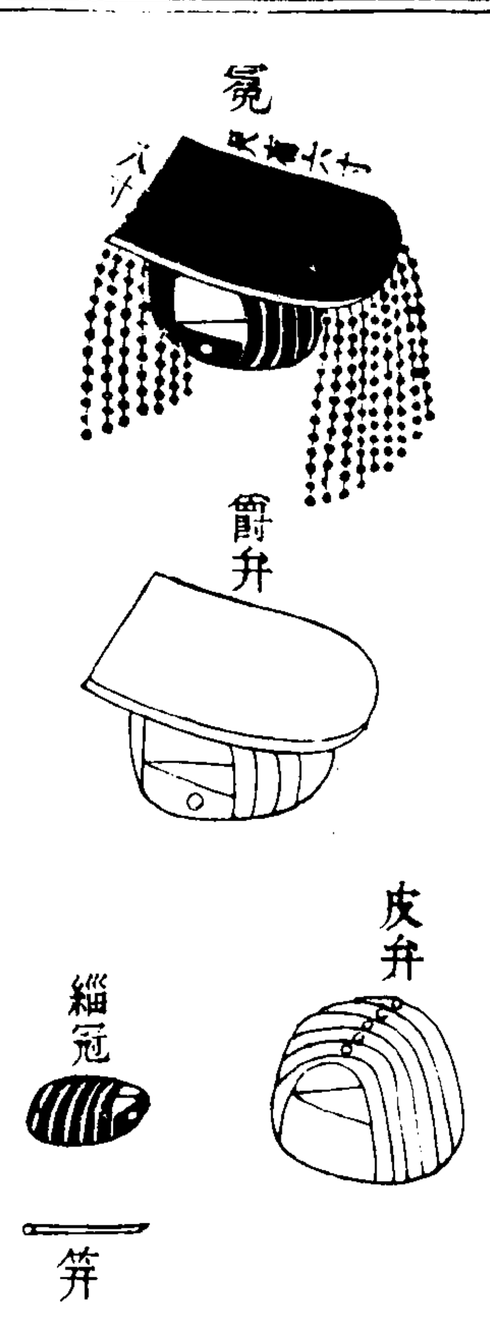
君子正衣冠節飲食而不恥惡衣惡食蓋其正之節之者所以持躬檢身而養生節欲也而不恥之者所存有在外物不足以累其心也故君子而知道則其心磊落光明以視斯世之勢位富厚何啻塗泥草芥焉若乃俗累未除則心體卑汚爲物牽掣縱有得焉無以自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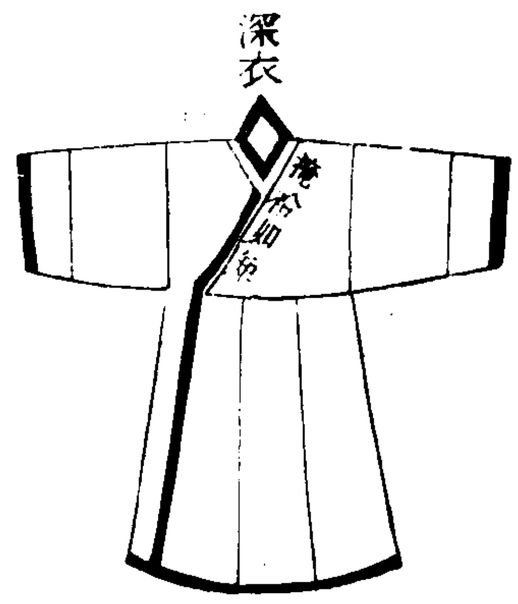
望有出人頭地之日乎未足與議聖人之深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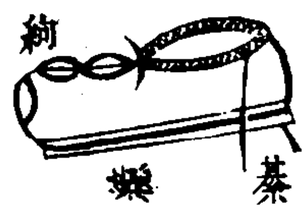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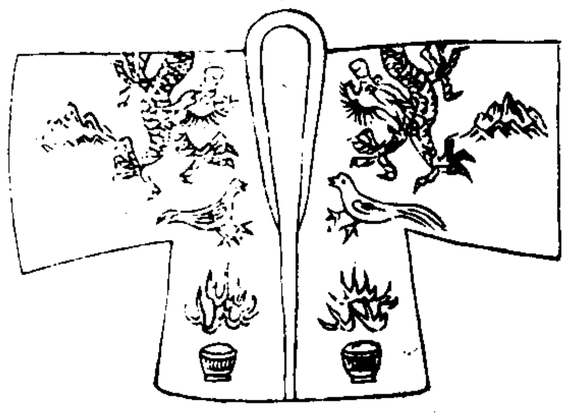
尺式此約以中人之同身寸尺當今六寸四分乃周尺也後所圖皆合此尺爲度使有依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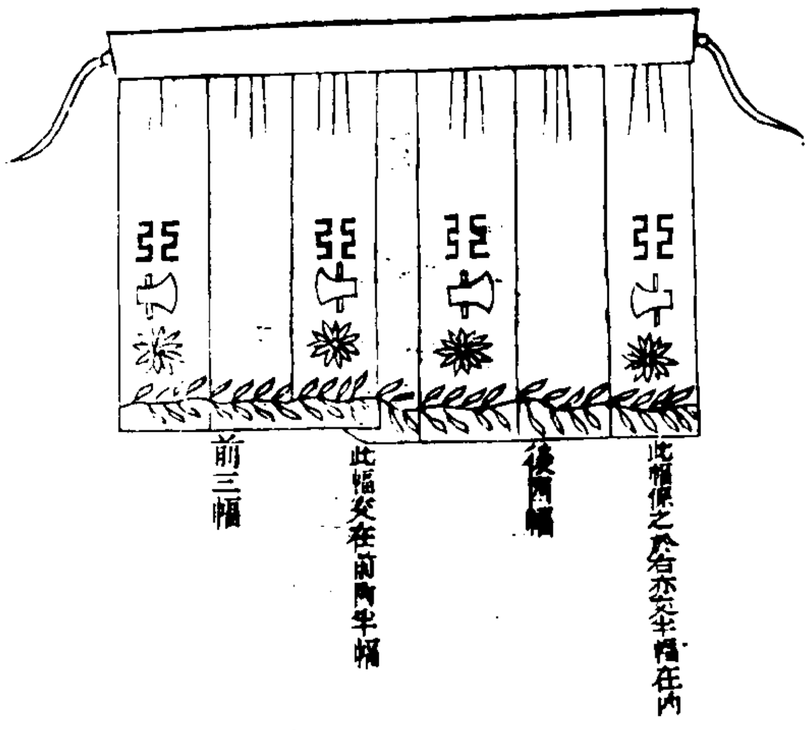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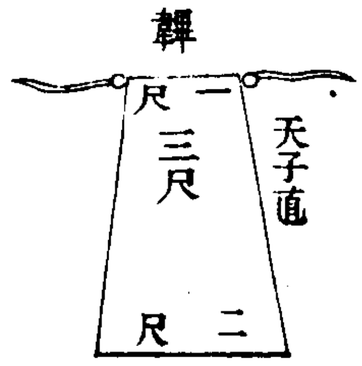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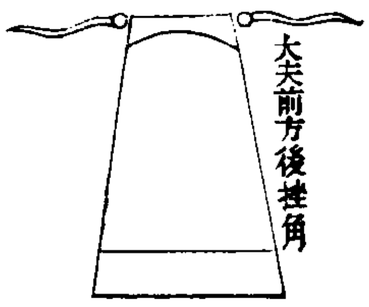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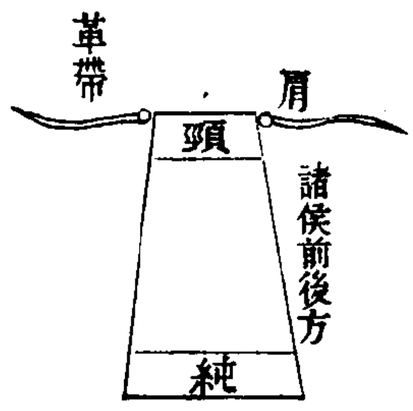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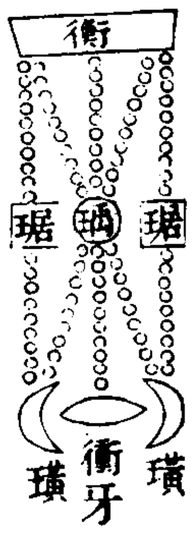












飲食

飲食所以養生而平其心也而過其節焉則以戕生而敗德夫自上古茹毛飲血以至聖人有作是興火食而粒烝民而飲食之宜夫亦既無不備矣乃或者窮口腹之欲而喪生破家亡國之禍亦以相屬焉是豈非不節之過歟蓋養生必以正而衛生貴乎周是以調和之宜烹飪之則若周禮內則有加詳焉是豈以肆其欲焉哉亦將以奉君親待賓客事鬼神供老疾以和其血氣平其臟腑而安其口體也若乃君子之自奉則或糟糠不厭食無求飽矣而傷生致疾之物邪慝不正之味則君子亦曾不以飢渴而甘

食飲焉凡以求口實之正故也聖人又以飲食之流至生禍也則又制爲燕饗食祭之禮繁儀密節以防閑之其爲後世慮至深且遠而後世之踰閑敗禮者又且卽燕饗之名而恣其欲焉其暴殄天物僭踰狠藉殆不可勝道甚矣欲之易流而難遏也夫湛一之本人氣所同而攻取之欲不容不制君子知德以理主氣則於飲食屬饜而已毋以嗜欲累其心毋以小害大毋以末喪本養生養德之道其兩得之是有存乎其人者

禮記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飲食人之大欲始生而遂能之而有物有則則辭讓之

意恭敬之誠屬饜之節亦於是見端焉是禮始於飲食也於是而循禮焉則欲有所制而百端治於是而狥欲焉則理之正亡而爭訟起矣飲食之細故可無愼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欲動於中而物宜失於外矣

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過焉者膏粱也而厭之不及焉者雖饘餲餒敗而甘之聖人非教人察味也然味之不知其檢身將奚似哉

易頤卦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人人各有足以自養之正慕於外焉而自失其正矣亦不足貴深惜之也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節曰腹之欲亦以養仁心而愛物也肆其欲焉而物之生促矣

豳風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口腹之需有限而口腹之欲無窮肆其欲焉竭天地之

藏而不足順其則焉取之至近而有餘故蔬果酒食取足於田園鬱薁荼樗不遺於山野昭勤事也介壽無遠方之珍常食僅瓜壺之薄明儉德也飲食寓尊養之宜家常適豐儉之節隆孝弟也有朴噩渾厚之風無侈靡營求之欲民志定也惟勤也故生之者疾惟儉也故用之者舒隆孝弟故民不爭民志定故下易治先王之風如此其厚也其所由來必有自矣

魯共公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飲食男女所以生人而欲之流也皆足以亡國惟君子遏人欲於將萌使之皆出於正焉則所以養生而去其害也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以祭祀所不能廢然以爲身而喪德以爲國而喪邦其禍烈矣君子可無毖乎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人惟蕩遊不事其事而後沈酒於酒告以有正有事心勤於所事則自無暇於沈飲矣飲不以德將則流而無節能以德將之則不失其度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藏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志淫好僻流蕩淫邪未有不自好異物始者惟土物愛則能勤勤以思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欲不流惟土物愛則能勤勤以思則善心生惟土物愛則敦儉儉以節用則可繼毖酒而使之惟土物愛此拔本塞源之道也德無小大忽之則其小毖之則其大忽以爲小而大德喪毖以爲大而細行全孔子聖人而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況小子哉此又所以奪其恃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武王因惟土物愛之意而寬其途則服賈亦不失爲恆業勤職業以養親如是而飲酒則非彝酒矣何至於喪德乎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推祀茲酒之意而寬其途則羞耇亦飲酒之一事自省而稽中德以羞饋祀則非彝酒而德將矣永不忘在王家何至於喪邦乎毖酒而閑之以飲酒且教之以飲酒

之道不逆以制之而順以道之使不納於邪而已耳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歟後世若文帝之禁民種秫已非德禮之化至若開酒榷以罔利是納賄而縱飲也則何以化民成俗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縱欲生於無畏乃罔畏畏紂之所以沈酗也畏天顯畏

小民畏相而心常存矣何至於縱欲乎故觀頤養正亦惟敬之焉乃所以節欲之主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不敢者猶有時而敢不暇則無復敢矣以助君德助官長爲心日孜孜焉而何暇飲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紂之無道至矣而核其實觀之則惟腆酒之故蓋飲食滋味舉足溺人而亂精神荒職業暴心志喪威儀則莫甚於酒也乃希放脫者猶藉是以自曠焉嗚呼殆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

毖酒之教由外而內由卑而尊而責之君身君能剛制于酒則德教沛然矣所謂以身教也剛者力勝已私之謂沈溺於欲者柔而不立之故耳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以身率而猶有不從則刑所不能廢也殺猶刑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臣工異于民庶貴貴也湎酒亦非羣飲則罪又有差矣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教而不改是怙終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重以責之康叔也

衞武公自戒之詩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惟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的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末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末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罕

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佖佖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飲酒之始治而終亂也以無禮以節之也因射而飲因祭而飲雖有狂夫不敢及亂是可見酒非能亂人人實肆其心以亂於酒也武公極形醉者之喪儀以自監在武公豈出於此然而警戒之心不可一日忘矣○程子曰飲酒非惟不可使亂志即血氣亦不可使亂又曰有人醉後益恭謹亦是未合於中庸須是要自然醉而益恭謹愈於亂德遠矣然中有不足是以强制於外焉則終非持久之道也

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一獻如鄉飲酒禮範之以禮使人心有所矜持而不過其節焉酒禍遠矣

以上言飲食之當慎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罕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養生者無必求之心害生者有必卻之道調和之正有必盡滋味之美有不貪養正之吉衞生之周也而又推己心以及人敬鬼神而隆報本聖人之飲食不苟也如斯而已矣○說文糲一斛舂九斗曰鑿釋名糲一斛舂

八斗曰精東陽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曰糲糲一石舂八斗曰精然精鑿皆米熟之義○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承之卒食撤去豆間有版以承所祭之食註言豆間之地便文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古者以手取飯丼摶飯冀多取也丼放飯放大其口以食飯也丼流歠長飲于口中也丼咤食口中飲食作聲丼齧骨丼反魚肉已歷口而反之器中丼投與狗骨丼固獲必求所得丼揚飯發揚其飯冀其冷而速於食也飯黍丼以箸用匕丼噬羹以口噬食丼絮羹就器中和丼刺齒丼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丼噉炙併炙肉而食之貪也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此君子飲食之禮節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肉帶骨者剛故左右胾純肉柔故右食居人之左食燥故左羹居人之右羹濡故右膾炙處外非常饌故處外醯醬處內以和食故處內蔥渫處末此加豆非食主故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乾肉而後熟之曰脯脩治已熟而後乾之曰脯脩曲處也食脯先末右末便取食也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調和者右手熟醯醢而居羹器于左以便調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周人祭肺故于肺端割離之而不絕其中央以便手取以祭也凡羞有湆者不以齊

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司酌酒者在尊東以南爲上故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玉藻曰凡尊必尚元酒唯君面尊君享其臣則尊當君前示專意也唯饗野人皆酒以味而已大夫側尊大夫士飲酒禮尊在兩楹之間賓主夾之

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四析而又斷之爲八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析爲四片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剝其皮不巾士疐之去其蒂庶人齕之

玉藻曰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以上進食陳列之禮

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賜臣食而客之則命之祭二曰衍祭降等之客主人延客祭三曰炮祭以炮燔之類祭四曰周祭依所進殽之序徧祭之五曰振祭取魚腊之屬搖鹽而祭之六曰擩祭以肝肺菹擩鹽中祭之七曰絕祭絕取肺祭八曰繚祭以手循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以祭九曰共祭膳夫佐食之類共所當祭者授於君尸使祭之

少儀曰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小子舉爵則坐祭立飲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以上飲食之祭

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者食竟而以酒水蕩口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玉藻曰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傑卑傑卑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

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數嚌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曲禮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亦以降等之客言

玉藻曰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嚼少者不敢飲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君命之祭則祭矣君未命則先飯嘗羞且飲而俟蓋已嘗則不祭矣此恐君之客已故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有已嘗羞者則然亦飯飲而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與論語侍食于君節參看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古禮散逸此其雜見者而公食大夫及鄉飲酒禮則全篇見於儀禮此未具錄

以上飲食之禮

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內則子事父母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厚粥薄粥酏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米糖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鮮者薨乾者滫米泔瀡飲之滑者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養老事親之飲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黍稷稻粱苽麥）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見後）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殺一牲也鼎十有二（牛鼎九牛羊豕魚腊鮮腊也陪鼎三膷臐膮也）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庖人掌共六畜（即牲）六獸（麋鹿狼麞豕兎）六禽（雁鶉鷃雉鳩鴿）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共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薌（牛油）夏行腒（乾鳥）鱐（乾魚）膳膏臊（犬油）秋行犢麛膳膏腥（雞油）冬行鱻（鮮魚）羽（雁）膳膏羶（羊油）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牲體之名）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横脊短脇（正脇代脇）內物（內之物殽燔炙膾）辨百品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辨腥臊羶薌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痟（臭氣）羊冷毛而毳（毛長而結）膻（羶臭）犬赤股而躁臊鳥鷈色而沙鳴（毛悴而悲鳴）貍（鬱臭）豕盲眡而交睫（目矢而睫交連）腥（生臭）馬黑脊而般臂螻（蟲臭）

此二條多與內則同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穀）六飲（六清）六膳（六牲）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食宜溫）羹齊眡夏時（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清）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木曲直作酸火炎上作苦金從革作辛水潤下作鹹上稼穡作甘然五味之性與五行本性異者木散而酸斂火上而苦降金收而辛散水凝而鹹輭惟甘緩與上無變蓋物極則反也故素問曰肝欲散宜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肝苦急宜食甘以緩之心欲耎宜食鹹以耎之以鹹補之以苦瀉之心苦散宜食酸以收之肺欲斂宜食酸以斂之以酸補之以辛瀉之肺苦氣上逆宜食苦以下之腎欲堅宜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以鹹瀉之腎苦燥宜食辛以潤之脾欲緩宜食甘以緩之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脾苦溼宜食苦以燥之斯可見味以平心調劑之道矣周禮內則四時之和蓋以扶其時之所衰而抑其所旺乃所以平之也說者多未達其旨矣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浮糟泛泛）二曰醴齊（糟汁相將得體）三曰盎齊（色蔥白盎然）四曰緹齊（色赤）五曰沈齊（糟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方事於酒）二曰昔酒（久釀）三曰清酒（藏久而清）辨四飲之物一曰清（即水）二曰醫（薄粥）三曰漿（以粱食和水）四曰酏（薄粥爲酒）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即清）漿（醴以粥爲醴）涼（以糗雜水）醫酏入於酒府

籩人掌肆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熬麥）蕡（麻子）白（渣熬）黑（渣丹形）鹽（築爲虎形）膴（生乾魚）鮑（乾魚）魚鱐（亦乾魚）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蔆（梅乾）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四物爲八籩）羞籩之實糗餌（屑糗爲餌）粉餈（搗餈而糝以粉）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醢人掌肆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之多汁者）醢昌本（菖蒲）麋臡（麋醢之蒻）麋臡（麋帶骨者）菁菹鹿臡茆菹（鳧葵菹）葵菹蠃醢脾析（牛百葉爲菹）蠯醢（蛤蚌爲醢）蜃（大蛤）蚳醢（蟻子爲醢）豚拍（豕肩）

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今茭白）醓醢箈菹（小竹筍菹或曰郎箈）茅（茶）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以狼膏煎稻餅）糝食（以粉雜肉煎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其醢六十罋以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浚蒲）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雁）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三臡（麋鹿麋）實之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凡醯醬之物王舉則其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籩人醢人所掌四籩豆皆祭祀所供然亦以供王故備考於此

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此六種穀熟之飯）稰（穀熟未熟而穫）穛（未熟而取）

膳膷（牛臂）臐（羊臂）膮（豕臂）醢（此衍字）牛炙（四豆第一行）牛胾（四豆第二行）羊炙羊胾醢豕炙（四豆第三行）醢豕胾芥醬魚膾（四豆第四行十六豆享下大夫之禮）雉兔鶉鷃（四豆第五行二十豆享上大夫之禮）飲重醴（每清糟相配重設之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即周禮醫也）濫（即涼也）

酒清白（即周禮三酒也事酒昔酒皆白）羞（所謂羞籩也）糗餌粉酏（即粉餈也糗餌如今之糕粉餈即今之麻餈也）食（凡食蝸醢皆和以螺醢）而苽食雉羹（以苽食配雉羹）麥食脯羹雞羹（以麥食和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析稻食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五羹皆各以螺醢和之三食修之而不用蓼也）

濡豚包苦（以苦蕢包其外）實蓼（以蓼實其中）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此煮四物之法用醬皆所以調和也）

腶脩蚳醢（此二物配設以腶脩濡蚳醢而食也）脯羹兔醢（以脯濡兔醢也）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桃梅爲菹皆配以卵鹽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大片膾）雉兔皆有芼（烹雉兔）爵鷃蜩（小蟬可食）范（蜂子可食）芝（香蕈之類）栭（小栗或曰木耳）菱棋（今名雞爪風加豆如邊之實）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似木瓜而圓短）梨薑桂（此皆諸侯徒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薤膏用薤三牲用藙菜莫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二者皆可羹鴈醢之蓼鶉也不以爲羹而鶉雞鴈皆和以蓼魴鱮烝二魚皆烝食雛燒雛未知何物雉或燒或烝或羹鄰無蓼鄰如蘇荏之屬凡魴鱮雛雉皆只和以香草而不用蓼也不食雞鼈鼈之伏雞者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兎去尻脊骨盡處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魚腮骨鼈去醜項下骨如鼈形肉曰脫之脫其筋膜魚曰作之削去其鱗棗曰新之拭治之栗曰撰之去其毛桃曰膽之去其毛柤梨曰攢之攢去其蟲朽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鵝近尾肉鵠鶂胖脅側薄肉舒鳧翠鴨近尾肉雞肝雁腎鵠奧脾脆鹿胃此九物亦不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軒菹辟雞宛脾皆膾之別名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作膾之法取生肉薄片如藿葉切之復細縷切之洗去血水又沃之以酒乃調以醯醢蔥薤而食之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秩膳常膳也閣所以庋食物者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左右夾室中各五閣也公侯伯於房中五東西房中各五閣也大夫於閣三於西夾室三閣也士於坫一室中爲坫以庋食物

湆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湆熬此即周禮所謂白八珍之一也湆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湆毋此即周禮所謂黑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殺之刲之去其臟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編蘆葦包裹之塗之以謹以堇泥塗其上塗炮之燔於火中塗皆乾擘之去其泥濯手以摩之洗手摩去皮去皺膜去其皺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以米粉調水爲糊付豚胖之上煎諸膏膏必滅之以膏油其用膏以沒於豚胖爲度鉅鑊湯以小鼎鄰脯於其中以大鍋煮水而用小鼎雜蒲鄰物析豚胖小鼎中置鼎鑊湯中也使其湯無滅鼎勿使鑊湯沒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豚八珍之三炮胖八珍之四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脉夾脊骨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反復垂擊以去其筋孰出之去其皺捶熟乃出而去其膜柔其肉柔之以醯醢此即膾之美者八珍之五也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切必橫斷其理湛諸美酒期浸美酒中期日朝而食之以醯若醢醷此亦膾類八珍之六也爲熬捶之去其皺

編萑布牛肉焉編萑加火上布牛肉片於萑上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鹿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醯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此八珍之七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以狗膏幪肝上而遠火炙熟之舉燋其膋不蓼合肝膋噍食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即周禮糝食如今世之肉丸是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狼臅膏狼胸間油也此即周禮酏食如今世之油煎餅也

古人飲食上下有等老幼有別大約見於周禮王制玉藻內則者如此至其調和之宜烹飪之節則又莫不有

精義存焉所以平心理化不徒味美之爲事非尋常閭於物理者所能與也故備考之於此以見古人用物之精而飲食不苟也今中原北方飲食之制尙頗與古近而大江以南則駭而異之此又風士所囿有無容强者然而師其意焉可也

以上飲食調和烹飪之節考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古人飲食必以正而非有心於甘味也若所事在居食之間則市井小人君子所深恥也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堯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外慕重則道心微嗜欲馳而天性絕故人惟嗜欲澹泊而後天眞日見能全其天眞則此心泰然無適而不有自得其所之致非言語所能諭也若耽於聲色臭味之途而役志於文繡膏粱之奉則必患得患失畏天畏人終身戚戚無一息之可安而已人奈何不舍此而取彼乎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不改其樂大賢之事也樂亦在中聖人之事也樂無往而不在富貴貧賤無與也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夫子所以獨與顏子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視天下歸已如草芥而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憂在性分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爲天子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樂在性分也憂樂皆在性分所謂聖人無欲者若乃抑聲色滋味而强絕之此卽欲誘之深而不能自脫因是以出於不情也又豈聖人之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李

道哉

附飲食宜忌

稻屬木生於水秔稻甘酸平糯稻甘苦溫宜爲酒多食壅氣南方早熟者曰秈甘酸平南人日食所需北方有早稻甘香微寒壅氣大抵陳稻平新稻有淫熱氣不甚益人秔稻忌同蒼耳草食陳倉米忌與馬肉同食

黍屬火宜高燥苗如蘆有毛穗如稗而疏散米如粱而稍大有黑黃赤白數種北方食之南人不識也生成於暑性甘苦溫粘而壅氣宜爲酒黍米忌與葵菜炙牛肉蜂蜜同食

秫黍苗高丈許有黑赤二種南方有之謂之楂粟又謂之蘆粟其粒圓大性甘苦溫平良美其黑且大者卽秫黍也宜爲酒

稷屬土苗穗皆似黍色黃不粘穀之長也性甘平忌杏仁

粱屬土穗如狗尾有赤白黃青四色有粳糯二種南方謂之粟北方謂之穀性甘平逐水陳廩米爲良其糯者性甘苦熱壅

麥 小麥曰來得金氣而生得火氣而成性甘辛平磨之爲麪其麪性熱其麸性涼麸中洗出謂之麪筋及小粉涼平能解麪熱南方麪平以爲大麥性甘平常食與麻同食良不可與粱米相同久食其粒大而色赤者大麥也其芒長而粒青粘殼者青穗麥也性味同今人以青麥爲糵入藥消食良又麥糵以爲飴

牟 辛平養人酒性大熱爛腸又大麥以造火

菽 屬水菽穀其類大小不一烏花介實大黑豆性甘鹹寒可常食小黑豆甘鹹涼補腎最良大白豆小白豆甘寒利於脾大黃豆小黃豆甘平大青豆甘香平大坯諸豆炒不利於食則熱而壅氣且忌與豬肉雄雞同食煮食則涼而不消腸胃赤豆圓短性甘平豇豆赤黑而長可雜稻粱爲飯食菜豆俱佳赤小豆色朱而有黑入藥利小水良性酸寒能解草木藥石之毒今人以作粉以不堪烹食外又有胡豆即蠶豆甘寒滑有毒豆粒圓小腥澀性平

麻 麻苴麻仁麻子也連殼謂之黃性甘辛苦平有小毒去殼謂之麻子甘苦寒滑無毒能平不正之氣益氣補中多食則損陽滑腸胃此非脂麻也

脂麻 莖葉與麻同節間著莢子有黑白二種多脂故謂之脂麻性甘苦平滑黑色

苡 雕苡生水澤旁與稻同性其苗似蘆其實大而尖黑如漆其殼堅其米如小麥有溝性寒滑甘淡俗謂之狗矢草以混莢白非也

薏苡 與苡同類而殼輭實大甘滑涼平補中益氣去腳痺相傳以爲出南珠又名苡苡星本赤馬援始載以歸抑知中御

麥 苗如薏苡而高大穗出於頂而實結節間包中形如南星赤黃二色包間有長鬚黃白色原本有其種眞定出此性甘溫生食健脾胃去心熱熟食消食

蕎 屬水葉如杏而柔滑赤莖白花結實成簇三稜色黑屑爲麪性甘鹹寒滑解熱毒毛毒發冷疾痼疾秋種秋成不足於陽出貴州安順諸處味苦有毒

苦蕎 而其居民苗蠻賴此充食不甚益人

酒 飲辛熱亂人性情燒酒尤甚少飲之可以養陽行血脈多飲必至傷人且多俟事几酒漿照人無影者不可飲祭酒自耗不可飲不宜合人醯酸溫斂陰斂氣辟惡氣敗血乳飲忌甜物忌與柿同食 醯米醋爲佳酒醋傷人腸胃

醬 鼓平氣朽能快胃而生痰濁氣陶景宏曰以米麪菽麥等烝熟以荊罷黃晒乾以鹽和爲之此即今人之醬也古醬指醯言則乾牛羊麋鹿魚卵之類而屑之乃雜以粱麪沃以溜酒和以薑桂之類鹽之置器中封固晒於日中周移晒之七日而成醯矣今江西有魚酢豉鹽豉亦醬類及浙閩鰕醬蝦蟹醬蝦子醬之類猶遺法晉及豫章有淡豉亦以罨豆爲之可和滋味性寒能祛寒解煩熱

飴 甘溫養胃和脾補中消痰然且不利於齒

糗 乾糒也烝米爲飯晒乾炒之味甘苦溫健脾

以上穀類

蔥 圓而中空有數種性溫辛薰發散震木之氣也爲菜之長和百味忌蜂蜜

蒜 葉如蔥根如胡蒜而小今蒜水昂蔥是也性辛熱薰香屬火忌蜂蜜及大肉魚膾時珍以胡蒜之赤者當之

胡蒜 大蒜葉似薤根如蒜甘辛熱薰辟蟲蛇悞毒鍊腸胃多食則損目且傷五臟之氣也

韭 屬土甘辛溫薰補陽益腎忌牛肉蜂蜜

薤 似蔥中空而方異木之氣也

蘄 似韭而葉闊光澤粗硬味甘多辛少性溫平時珍以蘄當之悞也

芫荽 似芹而氣薰性甘溫去寒發汗多食損神健忘發痼疾李廷飛以爲蘄子悞也忌蜂蜜

葵 葉圓大覆足花小紫白南人謂之馬蹄菜又名蹄菜吳楚蹄黃間野生故名楚葵浙閩間家種之昔人以葵爲百菜之主性甘淡寒滑不宜黍稷且畏寒忌豬肉鯉魚黍米忌天行病後忌孕婦食滑胎被犬嚙者食之難愈外有吳葵者一丈紅花也花如木槿有荊葵者芹芣花也節間有秋葵者側著莢子有黑白二色

落葵 又名藤碧蓮即胡胭脂也蔓生葉圓尖光滑性甘寒滑多食令人腹痛反胃欲吐發瘡毒

蒜菜 碧蓮葉厚有土氣甘寒滑多食動氣破腹發瘡癰

頗稜 波菱紅根綠葉過朔乃生得月之精子如蒺藜性甘寒滑能解炙炮火毒

牛蹏 羊蹄菜野波菱也性

甘酸寒或云即酸莫根可塗疥癬

遂葛 商陸赤白二種一名馬鞭似波菱莖之類而高大性酸寒得陰氣多逐水殺蟲蠱治癰疥食人禿髮其赤者多食令人兒鬼

芑 苦賈苦寒解熱祛煩澀精止泄解蛇蜴之毒

罌粟 似苦賈苗可食花大如吳葵人種以爲玩一名麗春結子如罌罌中黑粒圓小如粟性苦寒澀能補益澀精止瀉痢解熱

白芑 葉尖長味苦其莖肥脆吳人乾

蒿芑 性苦甘微寒解炮炙及蛇虺毒

生菜 生食解炮炙毒

蒿芑之謂之蒿 筍味香美

茲 有數種白茲圓葉長莖謂之箭幹白茲鎮江人醃藏之者最爲脆美亦有短莖花葉者性寒甘淡多食動氣忌

黃芽 黃茲短莖葉黃白色浙杭人霜雪採食之脆美甘滑又謂之牛肚茲性冷

黑茲 青茲一名時青

蓋 今油菜子可榨油道家以列五葷

一名三月青 一名瓢兒菜葉青黑色矮叢金陵瓢兒菜葉多皺春月烹食性甘辛溫薰多食破氣損陽發瘡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蓋

蓂莢 菁葉似芥實如茲根大如茱萸江北謂之大頭菜性甘平宜人

來服 蘿蔔苗葉苦辛溫宜乾食生食動氣根苦甘辛涼消食下氣煉五臟破癥結解麪毒忌地黃何首烏葛根

南人以當蔓菁恢也

南人不識蔓菁耳

芥 有數種青芥紫芥性辛溫益神明去穢氣多食動風破氣忌兔肉鯉魚

白芥 甘辛溫不甚消痰

藍 多食動氣

同蒿 菊花菜甘辛溫薰

斜蒿 似青蒿文理偏斜甘辛溫香

蔞蒿 似蔡而肥生澤畔苦辛溫香

蔡 白蒿野艾甘辛溫去寒涇宜五臟

蘿蒿 甘香溫葉如剪蘿

苹 蘋蒿平頭

蕎 一名香蒿甘溫去寒消痰南人春月採以糝米爲餐

鼠麴 黃蒿甘溫去寒消痰南人以蜜蝨

蕎 芋菜小蕎甘香溫中原人上巳採戴之以避蚤

田眼 鵝兒菜黃花苦溫解結氣

馬蘭 花似菊青紫色甘香溫辟惡煖血海

苦蘵 苦寒解熱消血結多食令人少氣腳軟

芹 有水芹旱芹馬芹甘香溫止血益氣養精三八月忌食

水堇 石龍芮鴨腳菜甘溫香滑有毒

蘇 紫蘇辛溫香解一切鱗介物毒祛風去寒多食令人少氣虛乏

荏 白蘇一名蘇麻其子炒食性甘辛溫

菠薐 薄荷性辛寒祛寒熱上清耳目利咽喉多食令人盜汗不止猫食薄荷則醉

莧 有赤紫白高下數種莖高大而上直離火之英也能明目逐水然咸淫熱爲多甘鹹溫滑動風爛瘡忌鼈

馬齒 酸寒得陰氣多殺蟲養血止痢莖有水銀多食令人腰重

豬齒 似馬齒而葉小

龍芽 一名指甲草生水流石上肥脆可食酸大寒可敷治火瘡熱毒

蘿 灰蔡枝莖揚起如莧葉有刻缺子如莧子而細紅灰褐色其葉本有白粉而灰性甘平能殺蟲蠱

萊 紅灰蘿葉本有紅粉有小毒牆上生者不可食

落帚 亦謂之藜又名千心妓女叢生多枝如帚甘滑而香南方人不識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畜

蕺 魚腥草一名豬茶辛薰去腳氣涇熱瘡毒解蛇蟲毒葉圓尖厚背紫氣重多食損陽

荇 接余葉圓滑浮水面葉背有水泡性甘酸寒滑解毒

蓴 鳧葵莼也似荇而葉圓甘酸寒滑多食令人腹痛

蘋 田字草四葉合莖外圓中拆如田字性甘酸寒滑

藻 馬藻一名聚藻葉如竹一節一葉肥脆可食非鴨舌也蘊藻聚藻即蘊絲也可淪爲菹性俱寒鹹而滑消痰有腥氣多食損陽

斛雲 穀紋草葉圓尖光滑有文花紫色春月可食甘寒滑

薤 葉似牽牛如犂頭光滑有子者名蛇薤花如梓蓋色淡紫子如牽牛子有無子者味更美脆宜淪食莖中空性甘寒滑大解蠱毒

薑 辛溫不薰通神明去穢惡除寒涇然多食亦能耗氣忌鼠糞令人發霍亂

茴 大茴甘辛溫香煖腸胃去積寒疼痛然多食令人損目發瘡

小茴 蒔蘿性同

八角 番茴木生性同

茴香

茱花茱辛熱和中下氣去腹下寒疝多食令人少氣閉口者殺人惟麻仁解之 胡椒蔓生性辛熱發病祛寒多食令人昏目少氣 茱萸吳萸辛溫去腸胃寒熱辟邪穢多食滑腸內熱

桂辛熱去寒活血補火多食血妄內熱傷人

蓽茇雞心椒蔕椒島番習食辛溫去寒忌犬羊肉

蒟醬扶留藤即蓽茇之蔓生者廣人取其藤葉及實合檳榔大腹子之類嚼食之性大辛熱宜熟瓜食忌犬羊肉楊升菴以蒟蒻當蒟醬非也

蔘其類甚多惟青蔘香蔘入食料明目溫中苦辛溫能去禽獸驚死之氣故古人多以實腦豚魚之屬

芋甘辛溫補中益氣多食滯氣老芋殺人其荷能斂盜汗 慈菰甘平益氣多食壅氣腳軟

薯蕷甘溫滲澀益精多食滯氣 山藥甘溫香美健脾去溼益精補中 蕎蕷甘寒益氣止渴充飢

蘊藿百合上之精也甘苦平益氣去痰除邪安肺 甘露地蠶下氣行血甘鹹平多食生寸白蟲忌與魚同食

蒟蒻根似芋莖葉如南星而斑取其根磨粉灰水治之可食謂之蒟頭粉甘辛溫治消渴下氣去痰然有毒忌諸魚及南星

萱解憂去鬱結 黃花金針甘寒滑薄其葉亦可食性同 赤花鹿蔥花似萱而花小也性似山丹花

白瓜冬瓜水木之英甘酸寒滑利水除熱消腫秋月食之傷人胃士 越瓜稍瓜茶瓜甘酸寒除煩止渴多食寒中滯飲忌天行 胡瓜同越瓜 絲瓜大羅紡線甘寒去熱解毒秋月食之病後忌魚鮮牛乳 苦瓜似紅蘘而長多塊磊苦寒益氣清心明目 蕃瓜南瓜甘溫有小毒補損陽氣滯氣忌羊肉 匏種類不一有圓長小大亞腰之形有花斑青白之色性味皆甘寒滑除煩去熱多食傷胃氣吐利寒中滯飲其苦者不可食

落蘇酪酥茄子甘寒滑伐腸胃秋後食之昏目 豇豆蹲蹲甘平滑益氣挾 沿籬稿豆種類不一白稿爲良甘苦平益脾去熱解毒 豇豆蹲蹲甘平滑益氣挾歸腎多食滑腸 劍刀豆甘平益腎歸元 虎沙虎爪豆甘鹹平多食嘈雜令人足癢 貍沙玉豆甘鹹平性同

茭白蒲筍甘淡寒滑多食寒中忌蜂蜜

蕨甘寒滑多食發瘡泄脾壅氣寒中欬腎有毒

苜蓿光風嫩苗爲菜多食瘦人忌蜂蜜

杞杞檵苗甘苦澀補陽益腎去寒熱輕身壅氣昏

椿芽甘苦溼多食同食 椿目發瘡忌與豬肉同食

筍種類不一大筍小筍班筍玉筍紫筍皆甘辛寒多食動宿寒伐腸胃發瘡癤忌羊肝同食令人盲目苦筍苦寒清心明目爲良冬筍有鬱陽之性秋月鞭筍得不正之氣皆有毒而蘿笋愈篝琅玕等異色異形之竹筍皆不宜食

大抵筍得震木之氣陽少而怒陰多而寒也

木耳甘寒鹹滑白色者良補心行血去汗益腸厚胃然有毒凡仰生者采歸色變者欲爛不生蟲者夜視

石耳甘寒鹹滑去火有光者生槐樹上者皆不可食熱毒多食寒中

薑菌菰不一類比之羊肚麻菰天花菜南之香蕈皆珍味然木之餘氣蘊溼熱而生有毒甘寒動氣發瘡其新採紅菰草菰尤不宜食宜忌畧同木耳中蕈毒者靈芝甘草菉豆雞卵皆可解之

以上蔬類

梅陽生而華陰生而熟色青味酸純乎得木之精肝膽之果也酸溫生津除煩調和眾味然多食緩筋損齒發瘡

李酸而有苦性溫巽木之氣去熱調中忌臨水食之忌漿水忌雀肉忌浴後忌黃精豬肉及凡禽獸之腎

杏甘酸苦熱色赤成於盛夏木火之精心之果也多食動宿疾脫眉髮其仁能爛金錫火剋金也杏仁順氣生血

散血其有雙仁者不可食

棗 甘溫色赤未中之土脾之果也安中益氣多食則生痰熱忌葱薤忌魚膾魚羹忌生食忌與大馬肉同食

桃 甘而有辛燥熱西方之金肺之果冬桃爲良以得金水之正也夏桃燥熱忌鼈忌白朮食桃後不可浴令人淋

栗 甘鹹涼平介生卵實水之氣腎之果也宜風乾食之補腎活血多食壅氣生蟲難化脚重

榛 榛有二種性味皆同栗益氣補腎活血多食壅氣生蟲難化脚重

茅 栢栗也多食滯氣和中補腎

林 木瓜酸溫得木之精理血氣

檍 短小於木檍而香有楨大於木瓜色黃而香

山檍 似檍形如小柰順氣消肉食去濡伐脾

火 其膳無鼻和中屬土

柰 北方之頻婆果也甘酸香溫補中益氣生津得金之氣多食閉百脈南人以爲桃屬楔也

淋檎 紅花紅西京雜記所稱五色柰也又謂之文林郎果甘酸溫除煩止渴生津今人以美者爲花紅稍澀者爲淋檎

梨 黃甘鹹寒水行之精霜雪之氣味純甘而色白者佳有赤黃色者解勞熱快脾胃多食寒中其赤白味酸澀者不佳

柿 甘鹹澀寒陰金之果乾有白霜乃佳 椑 烏柿多油冬潤肺消痰厚腸胃多食寒中忌蟹 君 月乃可食

遷子 丁香拶柿性味並同

橘 五行之英而得金爲多甘酸溫多食熱中生痰其皮陳久消痰化氣寬中忌蟹

金橘 金豆甘辛溫快氣寬中多食

柑 甘寒酸生痰少氣 忌蟹皮味甘

金柑 牛奶橘食其皮甘辛酸香

柚 壺柑九頭柑忌蟹

橙 肉酸皮辛香去邪和中寬氣忌獺肉

狗橡 佛手柑辛溫

合桃 櫻桃熱於純陽之月甘熱屬火多食能壅氣內熱

郁李 甘熱忌雀肉

楊梅 甘酸苦熱赤色熟於盛夏蒸溼之氣多食內熱忌生葱蒜薤

枇杷 酸溫有毛屬於肺金能斂肺氣多食傷脾忌炙肉麪食

橄欖 苦甘溫木火之氣解酒醒下魚骾

白石榴 一名金鉤一名雞距一名癩漢指頭甘溫作皁莢氣解酒毒

阿馹 無花果大葉不花而實實如鬼饅頭無核剖之有白汁甘溫和中養血

荔枝 南方火德之果甘酸溫色赤夏至而熟生食香美而令人熱中脹滿乾食則補益元氣溫五臟煖命門生津去痼益神智蓋其生必雙荔其形似睪囊而性溫故入下部其核亦可治痼

龍眼 亦荔之屬然秋熟得土金之氣甘溫平和不甚熱能補中益氣養志歸脾

榧 木如杉赤色苦甘溫屬火心家果也能祛寒痰潤肺殺蟲蠱忌兔肉菉豆

白果 銀杏鴨脚白色甘辛苦寒屬金肺家果也生嚼能斂陰止嗽止白濁止泄精益金生水熟之色青能壅氣小兒食之夜驚忌與鰻鱉同食

羌桃 甘辛苦溫得水肺及命腎之果潤肺止咳消痰然連黑皮則平去黑皮則熱其油壞者不可食

松實 出遼左及雲南苦辛甘溫潤肺和中寬氣忌胡羊

長生果 番豆落花生甘溫多食生痰惹咳忌黃瓜同食

檳榔 生於南方得火而性寒平苦甘消痰化氣殺蟲去瘴氣通徹上下閭廣人合扶留葉常食之然多食亦耗氣

馬檳榔 苦寒多食耗氣損陽

蔓蕪 甘酸平宜老人利水養陰

葡萄 甘酸熱利水道然多食熱損脾

西瓜 甘酸寒滑同諸瓜其瓜子仁性甘熟能引甜瓜香瓜金瓜皆甘酸寒滑消煩止渴解暑多食寒中生痰咳

安石榴 火行之氣甘酸熟不益人生痰內熱動腸癖忌鵝肉其酸石榴皮味酸澀能澀腸止水瀉

楮 苦楮苦甘微寒益氣濟飢止瀉澀腸胃多食壅氣令人腳軟

甜楮 甘平益氣濟飢

榔子 甘苦溫性同栗

橡樑也榔粉皆可以濟飢實腸胃

樑之小者苦澀涼平作

蕉甘寒和中益胃消痰解熱多嚼寒中蕉不一種有白蕉紫蕉生食爲佳有荻蕉瘦硬少汁壓蕉晒之爲飴有白糖砂糖冰糖甘平消痰潤肺和中開胃煎熬爲砂糖性反甘鹹熱色赤能去汚行血去傷

蓮水土之英甘苦平澀補脾胃交心腎欲健脾和胃則去薏食之欲交心腎則連薏食之

藕甘平澀行血去汚生新益下焦節止血忌鐵器

芡雞頭蓮其實甘鹹平補中益腎去溼然其物難消多食亦動風令人腳軟

菱水菱甘鹹寒滑多食令人損陽

菱四角爲菱二角爲菱鐵菱可爲粉性同上

鳧茈甘寒鹹滑祛煩解毒消丹石爛銅鐵多食令人寒中損齒

以上果類

茗金水之英清肅之氣苦甘寒收斂精神滌除穢濁祛煩止渴消食化氣上清頭目高潔宜於雅客然過於剋削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奕

伐脾傷胃有無形之害○宜興陽羨新安松羅江西西山江北六安浙江江郎皆炒製新茶有火氣陳久乃佳武彝雖炒製而火氣不甚湘潭湘陰四川蒙山雲南普洱多蒸製消食爲最山東蒙頂乃石上結成其性尤爲清冷

皋蘆苦澀苦甘大寒明目利水祛煩去大熱多飲伐脾胃寒中忌榧

榆甘滑解毒

枌同榆

蒡葉烏藥葉苦溫消食殺蟲去積寒耗氣

以上飲類

牛黃牛土畜甘平健脾和中補益獨肝者不可食黑身白首者不可食夜鳴者不可食凡禽獸自死者皆不可食牛肉忌黍米酒忌蔥薑宜同稻食

乳甘鹹寒和中益陰補血補虛忌酸物忌魚膾

胃忌與大肉同食

沈

羊金畜甘熱補虛勞益氣血多食發瘡疥水腫人不可食身首異色者不可食獨角者不可食毛氈者不可食忌銅器忌半夏菖蒲薺明目忌梅忌小豆醬忌醋宜黍米肝忌生椒忌苦筍

血解百藥砒石毒

麥豆水畜潤皮膚動風感風寒人不可食生痰人不可食生冢肉不可食赤目眵者不可食腦髓不可食忌薑醋葵菜

炒豆魚膾菜

心補心忌吳茱萸

肝不益人忌白花菜

莢宜稻穫

魚膾鶴鶉肺菜飴糖

腎

血忌黑豆不益人忌黑豆

犬土畜有火甘苦熱益氣壯陽長之象也熱病後不可食懸蹄犬不可食猘犬不可食犬腎不可食赤股者不可食不可食忌商陸忌蒜忌菱

芰海鮰犬血忌雞忌羊宜粱米

馬火畜甘苦寒有毒發毒白馬青蹄白馬黑首黑脊班臂者皆不可食生疔毒人不可食鞍下肉不可食肝不可食不可炙食宜合清酒食不可同濁酒食

忌豕肉忌薑大蒜忌蒼耳草忌陳廩米

兕野牛甘平解藥毒

山羊甘熱辟毒補虛解藥血能去傷解毒

羶羊甘平解藥毒補虛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夫

鹿陽獸也甘溫補中益陽解毒補腎春夏不宜食白臆者不可食豹文者不可食脯之不乾者不可食鹿胃不可食忌雉忌茭白忌魚鰕

麋鹿類之陰者有四目補陰虛甘溫宜忌同鹿宜夏食不宜秋冬忌豕忌雉忌生菜桃李杏

麁同麋

麤麤也麤無魂食人多驚宜忌

麝香麝肉不益人多食耗氣

虎金獸甘酸溫益力辟邪益膽力辟邪壯筋強志

豹甘酸溫益力辟邪壯筋強志

貍甘酸平正脊不可食忌藜蘆

貉甘寒殺蟲毒

貒地豬甘寒補中益氣

狐似犬非南方之貍也甘平

狐首不可食忌雞鵝鴨魚膾

狼甘溫補中益氣厚腸胃夏秋不宜食狼腸無曲折不可食

兎陰獸也甘酸寒去熱明目春夏不可食兎缺唇而吐生故孕婦不可食兎尻有九孔故兎尻不可食兎有牝牡而無陰陽二器故多食損人元陽忌雞忌懶忌薑橙芥死而瞑目者不可食

石鼠似兎純白有牝牡器肉甘酸平補中益氣留竹鼯甘鹹寒茅鼯甘平補虛養陰去熱

鼠甘平消瘕去蟲蠹但不可明目宜忌同兎鼠

帶骨食令人瘦

猴甘酸溫已瘡癖令人少志

猿甘酸食之疫胃不可食

獼可治瘡瘵忌兎忌魚

野豕甘平宜人去風殺蟲青蹄者不可食忌葵

豪甘酸寒利水消腫胃去積熱多食動風

胃治翻胃平胃殺蟲

熊甘溫其美在蹯治風痺能羆馬補中益陽發痼疾忌地黃羆熊

麅犬熊治禿瘡心同上

脂瘡

膽明目

驢甘寒補血益氣動風忌荆芥鳧茈

皮去風行水

尿治蟲脹

騾甘酸寒不益人

駱駝美在峰

野馬甘酸平長氣力

乳酪酥甘鹹寒和中養陰忌合酸味忌熱酒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圭

以上獸類

雞木禽有火巽象甘辛溫補氣血動風熱元身白首者六跂者四距者死而足不伸者抱子者不可食閹雞能啼者有毒小兒忌食有風病火病者忌食病蛔者忌食忌蒜芥桃李蔥糯米忌犬忌兎忌魚膾閹雞補虛寒爲良食雞宜去肝殺蟲鱉卵鎮心補血去汚生新忌蔥蒜鼈兎肝消疳積卵忌懶忌魚鮮卵難剋化多食成瘕

鵝水禽有木震象甘鹹蒼鵝有毒近尾肉不可食有風人忌食有痼疾者忌食有瘡疥人忌食

鴨水禽有火坎象甘鹹寒滋陰除虛熱鴨雛不宜食近尾肉不可食黑色者有毒忌鼈胡桃豆豉李

卵滋陰去火忌

桑椹

鴿金禽甘平調精益氣殺蟲解毒忌桃李

鳩鶉鳩班鳩皆同甘平明目益氣補中忌李

雉火禽甘溫補益人亦動風宜冬食不宜春食忌胡桃木耳蕈蕎麥

卵忌葱

鷺錦雞甘溫長尾雉甘溫宜鵝食之益人聰明

鷄家食忌蕎麥

白鵝甘酸平補中忌秋時益氣解毒

竹雞甘溫補益殺蟲

鵓鳩越鳥甘溫解毒強志秋時有半夏毒不可食忌筍

鶉火禽甘溫補益強志益中不宜春食忌菌蕈猪肝

鴛即雞鶉也忌同鶉

鴈陽鳥甘辛鹹平有鵠天鵝溪鴈無後趾補益風及瘡疥人忌食鵠同鴈

鵝陽鳥震象甘寒解毒強志力惟頂上朱及血皆不可食

鶩禿鶩甘溫食之強力

鳧水禽有火甘寒平胃交心腎忌木耳胡桃豆豉

鸊鷉刁鳧甘寒已狂疾

鴛鴦甘寒多食動風

鸂鶒邪殺蟲鬣忌同鳧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圭

鶀諸雀皆甘溫能壯陽益氣忌李忌諸獸之肝

鶚鷙鳥多腥穢鶚肉獨宜爲炙強志益氣力脅下肉不可食

以上禽類

鯉屬火甘酸熟益氣行水能動風發宿疾忌犬忌葵黑色者良

卵忌猪肝

魴鰟甘平利五臟

鱮鰱也甘溫多鯆鰱之大首鯇草魚甘溫鯖鯇魚之雄甘食動風內熱者同上

鯇發瘡疥

鯖平涼益力已瘧忌葵菜忌芫荽豆藿麥醬

竹魚甘溫多膏味美補益人行水

鱒赤眼甘熱鯶類大鱗忌犬肉

鱣甘熱動風

鯔甘平開胃利臟無忌

鱔平味美 茂刀甘

鰍鰍也甘溫 鰍同止嘔益胃上

鮑金屬甘平疏肝去水多食冷中忌棗

陽鱎味薄甘熱

石首俗謂之鯊魚甘平宜人開胃益氣 勒魚同石首

嘉魚脅甘平益補虛

鯽鯽也屬土甘平溫中健脾忌沙糖菜麥門冬猪肝雞雉鹿猴肉

鯖發痼疾甘熟味美

鱸甘平益肝腎鱸肝歐甘平魚無胃惟鱸有胃鱸去惡血補虛勞益力氣不可食忌乳酪

鯨甘平開胃

理學逢源 卷之五 丙篇物則類 十三

鯊吹鯊也溪澗中小魚甘平益氣

石斑甘溫與蜥蜴交其卵不可食令人腹疾

石鮅甘熱有赤白文

鱨黃顙也甘溫忌荊芥

黃鯛甘熱味美多食令人內熱口渴

杜父甘平益脾

鯧似魴甘苦溫益氣

鰈比目甘平補虛益氣

鯢赤目甘熱

鱣黃魚甘溫動風發忌蕎麥其骨脆美

鮪鱒也甘溫動風發痼忌乾笋

鮠金屬甘平疏肝去水多食冷中忌棗

河豚花梢梗附子烏頭甘草中其毒者蘆根解之

鮎其毒在肝不可輕食忌煙煤忌荊芥菊

鮐甘寒滋陰理血赤目赤鰓無鬚者皆不可食忌牛肝野豕忌鹿肉

石鰒似鮎而長狹甘寒宜忌與鮎同

鱧鱧也七星魚甘寒有毒生瘡毒發痼疾

鱧忌葵菜其膽獨甘能解毒而忌甘草

鰻鱺毒溪澗青鰻少毒補虛勞滋陰除熱海中黃鰻有毒然亦能補益人其腹有黑班背有白班及昂首者

無鱗者不可食

鱓屬土甘溫補中益氣血滋陰長力血塗治瘋風口眼喎斜黑色者望星者不可食大及一斤者不可食忌犬肉

鮒性味同鱓滋養不及鱓凡鰻鱓鮒皆忌白果

黃魚甘平滑宜合糯稻食益脾

理學逢源 卷之五 丙篇物則類 十四

鯢有足魚甘溫有毒忌荊芥

鯀白鯀甘平忘憂煖胃

帶魚出閩浙多甘平開胃

銀魚出震澤甘苦平寬中健胃補虛滋陰

燕窩亦銀魚類海燕啣以作窩甘平補虛勞滋陰血

鱁鱁工喙有針出吳中甘苦平食之已疫

桃花魚出新安小魚如黃魚甘平

拖槍針在背鱁平和中消食

鬧胡跳魚如小鱔甘美宜忌與鱧同

鱇柔而無骨細鱗大口多齒甘鹹平忌白果

馬鮫出山左魚大無鱗多膏甘平有小毒 鰫似馬鮫有斑性味相似

綬魚腹有帶如帔甘平

海鯊 有白蒲鯊黃頭鯊白眼鯊白蕩鯊青頓鯊牛皮鯊班鯊了髻鯊鹿文鯊狗鯊鱟鯊燕尾鯊虎鯊犁頭鯊香鯊熨斗鯊刀胡鯊一名鯔味美性甘酸平無甚避忌其骨脆其翅軟滑肥美甘平益陰海錯之美者

魟 形圓色紫長尾口在腹下刺鱠也尾端有毒味甘熱

鮓 凡魚膾魚醢忌芫葵葵豆藿乳酪麥醬蜂蜜久食成瘕發病

以上魚類

龜 甘鹹寒滋陰除熱已風三足者龜山龜甘鹹食之不可食忌豕肉瓜米瓜李莧菜龜已瘧避忌同上

鼈 甘鹹寒滋陰避溼補中其三足者赤足者獨目者頭足不縮者腹下有王字正字者腹有蛇文者山中者皆不可食忌莧菜豕兎

雞 卵鴨肉芥菜

蟹 種類非一有赤蟹白蟹蝤蛑蜂蟹擁劍桀步虎蟹招潮灘塗石蝴蜂江蟛蜞蟛蜞越沙狗數丸蘆虎蟹之名蟛蜞長足而毛蘆虎兩鰲正赤皆不可食性味鹹寒散血辟邪破癥解結能化漆成水春夏忌食孕婦忌食凡六足者四足者獨鰲獨目者腹下有毛者腹中有骨者背有星點足斑目赤者皆不可食凡食蟹多則寒中腹痛吐瀉溪澗金錢石蟹其性尤冷忌荆芥柿橘凡中蟹毒者薑蒜蘇豉皆可解之

蚌 類最多此以湖澤大蛤之圓長者言止渴去熱多食瀉泄

蜆 蚌之最圓小者性味鹹寒明目解酲

蛤蜊 目解酲似蚌而長甘鹹寒補虛去熱多食瀉泄

蠻 甘溫明目解酲

瓦屋 蚶甘溫明目解酲

蜡 甘鹹寒補養血補虛明目

蟶 淡菜海婦人滋陰

王珧 鹹寒脆美解酲

海月 大如鏡鹹寒

江瑤柱 蜃類甘鹹寒

沙蛤 西施舌甘鹹寒

土螺 俗名土蛃鹹寒消痰解酲祛煩

決明 附石交蛤鹹平滋陰和血明目

蠣蜊 鹹水所結附石鹹平除熱補傷澀精益血

螺 種類不一此以稻田圓螺言之性味鹹平和中利水止渴

黃螺 閩廣大螺鹹平多食滋陰養血明目寒中

貝 鹹寒養陰明目

青螺 生溪澗小螺苦鹹寒明目利水祛熱止渴

烏蟹 墨魚章拒八足近喙其長足者曰望潮短足者曰鎖管甘酸鹹平益氣理血強志明目澀精其脊上有骨曰海螵蛸其口中所吐黑汁能害人

鱟 負雄十二足長尾血碧色性味甘寒滋陰益腎養血

蝦 介蟲中之屬火者小者米蝦稍大魚蝦又大對蝦大者海蝦性味甘鹹熱壯陽發瘡疥凡無鬚者腹下黑者煮之色白者皆不可食忌稻飯鬱氣忌豕肉忌葵菜

蛇 樗蒲海蜇以蝦爲目性鹹溫補虛理血明目消痰消瘿破結治河魚疾解酲治酒毒然多食亦損人脾胃宜生食不宜沙食

石劫 石鹹寒破結勃卒來魚

沙噀 如牛臟頭甘鹹平

龍蝨 海蝨如蜣螂鹹溫補虛損已瘻瘤

龍腸 似蚓甘鹹寒養陰利水

蝝 蠶子也甘鹹溫今巴人猶食之

蚍蜉 卵也取以爲醢今北方人謂之土子醬益氣力

范蜂 未成者潔白端好甘鹹溫解毒忌蔥蒜韭薤

蛹 蠶蛾甘鹹溫溫中益胃去風祛疾忌馬肉蔥蒜

蝦蟆種類不一有青蛙有蟾蜍有蝦蟆皆不可食有黃蛤蟆味鹹甘苦可食有田雞有田狗皆可食甘溫溫中益胃健脾殺疳多食動痼疾發瘡疥其交骨不可食石輪石蝸食之便閉中熱忌乳酪葵菜秋後有毒不可食甘溫補益滋陰殺蟲健脾胃多食有毒秋後有毒忌葵荆芥

以上介類

夫飲食之宜書缺有間雖古今異俗南北異宜然類物之精可睹也醫者稱皇帝岐伯素問所論詳矣然可疑可信之間不無多所附會及陶隱居葛洪輩又雜以迂異之說此學士之所以不言也要惟以合於禮經者近是茲集其關於日用不背古不背今者酌百家而以己見附焉或亦孔子有所不食之道云

右脩五事之則

丁酉新秋同邑後學 程夢元 陛園
余家鼎 彝伯 校字

理學逢源卷之五

理學逢源卷之六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賡颺纘承　余龍光黼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內篇

物則類　經學　小學　大學　孝經　論語　孟子　公家禮　孟子　總論　樂　詩　書　禮　儀禮　禮記　文　庸語　孟　總論　樂　詩　書　禮　樂　總論　春秋　中庸　易　詩　書　禮　樂　春秋　總論　易　詩　書　爾雅　史學　六藝

經學

經常也六經記載之文皆以言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三代有詩書禮樂之教而未有經名戴記經解始列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漢始各以經學名家立五經各有博士（易書詩春秋禮）石刻乃列十有三經（易詩書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宋儒要義厥稱九經（合三禮三春秋各為一經也）載籍博矣古人因經而有傳記（如孔子易傳子夏喪服傳又如大學首章為經十章為傳孝經一章為經十二章為傳）傳記之流為註（漢儒諸經各有注）註之濫為箋疏（如鄭箋賈疏之類）箋疏之返折衷宋儒宋儒之後復濫為講章論說詳矣夫儒者從事經學豈徒以涉獵堪誇而第是歷聖相傳其本乎天人性命之微以達之人倫日用之著者僅惟遺之載籍可攷而知學者欲格物以致其知舍經書其末由以得也獨是古之學者遜敏脩來積躬罔覺心惟身得何事煩言漢儒陋於訓詁無得聖人之心然而學有專門人尊師說尚是口傳心受默識旁通故每能以見之實用而礪砥躬行非若後世之空滕口說也乃及箋疏作而學愈支離辭章華而文加浮僞觴濫於子雲相如波靡於魏晉隋唐縱莫不曰治經亦經學胥何當邪宋儒蔚興拚芟羣穢濂溪發其緒二程張邵張其府游楊呂謝振其風紫陽朱子集其成黃蔡眞魏承其系經學之明炳如天日矣生其後者何事旁求顧亦念古人立經垂訓其心謂何而程子朱子之闡明經義者又其心謂何而後人又且日分門戶言益支離謂非不反之身心而徒事文辭之過歟吁嗟乎月露求工風華獻技三年穀葉畢世雕蟲家餐糟粕戶勦陳言以竊取一時富貴故治經為經之賊作文為文之妖此豈惟經學之憂亦文人學士之羞世道人心之戚也然則經學如何而可曰折衷朱子焉足矣折衷朱子者如何曰無徇外無誇多詳說而探其源躬行以體其實焉斯可矣朱子讀經之法先以大學而繼及論孟詩書然後及於中庸大易終及春秋今由斯序而廣之先之以小學以培其基址進之

以大學以定其規模廣之孝經論語孟子以窺其微言涵濡於詩以養其性情考繹於書以廣其事業範圍之於禮儀禮二戴以固其所守優游之於樂以幾於中和研窮之於中庸大易以得其本源推行之以周禮而措諸治平權衡之以春秋而嚴其惇庸命討夫然後學之有成而六經在我章句訓詁爾雅所不可遺而非所徒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彼以文辭而已者陋哉程子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自各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也見路徑知適道也各得一箇門庭則覺有規矩可循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詩須通篇看乃得其主意所在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皆須通部會來然後見理一分殊經常權變的道理若看一言半語則茫然不知所謂若尚書論語則逐句道理各足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讀書不必多要知約多看而不知約書肆耳須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漢儒談經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漢唐註疏多在沒要緊處敷衍爭訟以其在字句訓詁上用功而不知聖人之道也然漢儒只是見道不明其略略見得處便自能行之便自用得著不似今人只當說話毛詩頗簡要然多不明白董子大段正大然緊要亦緊雜程子取其大概耳他若相如揚雄馬融輩便不得爲儒者矣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要緊處不可不同耳

某年二十時解經亦是如此今日非有不同只意味自別此溫故知新也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揮故記得便行得說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人惟有私意聖人所以留千言萬語以埽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

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其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學有專門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漢儒於道雖未明所得卻都是實後世科舉之學其實最是害人科甲幾篇經文全然爛腐不著痛癢良由其人於經之

全文及先儒傳註都未謀面卻只擬箇冠冕題目讀幾篇浪宕時文特此以希科目而已此復成何經學利欲薰心人品污下卻不道朱子時已有此惡習也故特集於此以垂世鑒 金

太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子政兄常稱朱子此數語以爲今人解經通病坐此而鑿之使深其害尤甚

聖經字是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解經當如破的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以千古以後之人求千古以上簡奧之語且不無錯簡缺悞如此安可不闕而必展轉求通只是私意也朱子學庸論孟及詩易傳義皆多闕疑可見聖人之慎蔡九峯之於書傳便少闕疑胡文定之於春秋多不闕疑予謂公左穀經文及所紀載多有不合處只宜闕之若於夏五郭公等都强爲傳釋不知何當經意也

後世之解經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紱謂今日更加一解經者曰八股之經

清簡公曰六經爲天註腳四書爲六經註腳因四子以明於經因六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爲聖人吾人所以學聖如此而已謂六經爲無奇而旁搜老釋莊列之書以爲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爲不必有也何儒者之不察也夫

小學

小學者養正於蒙而立大學之基址也古典所載童穉之學不過數與方名數日書計遜讓幼儀然無非都是實益至八年而入小學亦不過日用淺近間涵養以安詳恭敬而已後世人馳心浮華則童子而教以辭章功利是導之

浮靡而汙壞其心志也子朱子慮此而輯小學一書其綱則立教明倫敬身其目則不過五倫五事之脩而稽古嘉言懿行以廣其意而實其事其爲言易明其爲道易行是四子爲六經之階梯而小學又四子之階梯尤重耨之所不容不學者也然教子弟以小學則須父兄自己確如立教之法而使子弟之行步坐止言語唯諾件件都合小學規矩將來作一件要緊實事則涵養子弟成就一段氣象何愁異日不做好人蓋以理言則大學爲本而小學只其支流以事言則小學又所先資而大學當需之漸進也然朱子小學一書實非徒小子所資也能實踐而力行之大

學之事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幼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正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日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子政兄甚厭時文每見人作時文則皺眉曰古聖賢何嘗有許多話來如何恁地打哄吾鄉人多笑之紱獨謂此亦名言也矣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紱按今以朱子小學與女子讀最好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眞西山曰小學之書始之以列女傳胎教繼之以內則之法合此二章小學之教略備矣

許氏曰小學之書吾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愛之如父母

【按】曰案頭著一部小學教子弟可出得多少好人

大學

大學本戴記四十九篇之一唐以前未有表之者惟韓退

之原道中援引及之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程子改定之朱子得復采輯而章句定爲經一章傳十章而後古人爲學規模乃得以大明於世云夫自孔孟以及朱子千有餘歲而道術不明雖好脩如董揚王韓蕭然有志而卒不足以臻於聖賢之城者豈聰明之不足而運會之衰歟抑亦以學庸雜戴記之中而表章無人學術無規矩可循而入道無方耶夫不能窮天下之理何以致吾心之知而知之既有不精則行之自有不篤縱使其行之篤亦祇陷於一偏而無以合乎中正之道矣程子表章大學以爲後學入德之門朱子補格致傳以示

爲學者入門之路此程朱之功所以繼絕學而開來世也陸子靜道匪中行王陽明權豪自喜乃復附此書舊本之悞而伸其邪詖之言以震驚愚俗在今日猶有宗其說而詘程朱者何不知之甚也悲夫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今且將大學熟讀作間架卻以他書塡補去眞西山大學衍義便是這個主意

大學是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至處

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卻要塡教他實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大學只說得一個規模若如何格物致知如何誠意正心塡實工夫卻須人自去做

讀大學豈只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試驗之於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此非獨讀大學凡讀書皆當若此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清簡公曰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悞故二程定

之而朱子因之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取古本反覆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復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也又石經大學刻於漢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悞次之程朱依經而改定之又何必輕叛經文而重背漢魏也

孝經

孝經今文十八章漢初顏芝所獻其古文二十二章則魯共王孔壁所出也治今文者鄭眾馬融而晉宋所傳鄭本

以爲出於康成爲說多舛鄙乖謬古文本則安國所校至梁亂而書亡劉炫得古文本於王逸畧爲校正而當時共訶斥之以爲炫所僞作唐元宗乃集韋昭王肅虞翻劉邵之說以作註疏仍依今文一十八章是謂石臺孝經而古文竟廢宋司馬涑水始尊古文作直指朱子因之以有刊悞定爲經傳而以未嘗爲之註釋爲歉然朱子於孝經猶多疑其失旨葢惟經一章爲孔子曾子之相授受固無可疑自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經一章而其傳則後人雜採左語他書以附釋經意是以言多龐雜讀者擇焉可耳夫孝爲百行之原觀曾子啟予手足之言及孟子守身爲大之語則孝經淵

源於斯可覩故繼大學而後則當研說於孝經使知庸行之常斯爲至德要道所以敦其本也

朱子曰孝經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問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古文孝經中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至孝無終始節止便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字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卻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一段及言思可道段及先之以博愛段今刊悞皆刪去又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卻不如此說

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又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禮記中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賀孫云若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豈不可爲孝經朱子曰然

淸簡公曰記禮者載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乃夫子與曾子言孝一章別立爲經而不入記豈夫子嘗以孝經自名不敢他屬邪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重之邪

然學庸備天德王道嚮固混列記中至程朱始表章焉乃孝經至今獨爲逸編何哉誠考定而列之學官使至德要道下徹膠庠上徹宸宇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有能言之者

紱觀石臺孝經及温公直指雖其所發明無不曲爲斡旋而駁雜處終不能掩然戴記中亦多駁雜而純者自純兩不相掩又何異孝經之並列九經也及觀朱子直指刊悞而後豁然知孝經亦自有條理但傳語終多寬緩不甚確切耳乃今學者猶仍石臺而不知有刊悞之本也

論語

論語有齊魯二家漢儒張禹兼通二論包氏周氏爲之章句馬融復爲訓之蓋齊魯久合爲一家也說者又以孔子家語爲齊論而魏王肅甚尊家語今觀家語駁雜殊甚非論語比以爲齊論不其然也惟陸氏所考齊魯二論同異殆其近之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孝經尚書逸禮同出孔壁安國傳之鄭元註之王肅何晏宗之皇侃疏之及朱子集註既行而後諸家盡廢學者的然知所宗主矣

程叔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於神譬諸觀人昔日認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不可涯涘也如此倘以童心淺知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

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多於言語上認了又安能疑不疑而得生知也疑而後通學知也困于所疑者終不失其爲知者也至不知疑則下愚耳然世鮮生知亦豈多下愚而究不知疑者以其不求知故耳非不求知也求於訓詁不求其指歸求工文辭不求於心性其所知者皆皮毛耳今論語既有朱註大義微言固已炳如日星誠能以身體之終身受用不盡人奈何甘以訓詁辭章自局而自謂已得以終於不知歟

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的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的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聖人說話開心見誠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學者莫患於以己意求聖人以己意求聖人則硬主私見而聖人之意不出如此看書豈能有得

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只求字句不於身心著切體認則又無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聖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云云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有得而不爲徒言也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

孟子

孟子書舊分內外二篇趙岐始爲之註解陸善經合其篇目張鎰爲之音釋丁公著達其旨歸然非之者則有荀卿王充馮休而司馬光蘇軾皆疑議之李覯非之至明太祖乃欲射之尊信之者則韓昌黎虞允文蘇老泉也特昌黎推尊孟子得其當矣而又偎與荀卿揚雄並數則未知其何說老泉之好孟子好其文耳非能知其道也夫論仁義之旨明性命之原嚴異端之防析王伯之異非孟子何以

紹孔子之傳於萬世昌黎尙不足與焉而東坡泰伯奚足以知此自後表章之者惟程子惓惓及焉而朱子乃列之論語學庸爲四子書斯萬世不能易矣

韓退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孔子之道大而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韓子此等語皆卓有見地

揚子雲云占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朱子曰論語一書無非操存涵泳之要孟子七篇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詠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

自然孟子句句是實事孔孟立言之異何也曰蓋亦各以其時也大要操存涵泳是本經上品補養沖和之藥孟子之言或用桂附大黃猛勇攻疾之品者蓋病急不得不投也孟子時人品習俗益已汙下若告之以優游涵泳只是不着痛癢故不得不痛下箴砭使之知實在體認耳然聖賢氣象正自不侔亦於此見

或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心字說來說去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徐箇本原處理會否曰聖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心卽仁也但當時不曾說箇心字耳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眞西山曰七篇之書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卽中和也仁義禮智大本也惻隱四者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卽君子時中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云云則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紱按孟子書無一語不本中庸西山所舉其顯然者也然不獨孟子六經四子皆只此理玩索深研自見一貫未可以語言盡也

程伯子曰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熄

程叔子曰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學者須將論語中弟子問處便作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儘多

先讀論孟如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方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何如曰固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也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讀書須逐一去理會過方能通貫浹洽

朱子曰講習孔孟書孔子孟子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且專精見在者得之而後已且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看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字一句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

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論語文意渾簡涵泳之滋味無窮孟子文意愷切讀者求其冒槩自得指歸

已讀論孟而不知道者只爲他作文字讀過更不理會在身心上不然縱見解稍有不同終不至以宴遊衣食爲心作世俗下流人物與一字不識者同歸其趣也

朱子論孟集註字字精妙學者舍此固無由見孔孟然讀論孟者且須涵泳論孟本文乃見聖賢語脈親切其有未解處乃看朱註不然只知依朱註解論孟便隔一重究竟是朱子見解未嘗是自家見解也若今人專看高頭講章解書則更隔三四重矣

論孟又須是詳讀朱註心中始有主張蓋朱子一言一字皆有着落於孔子孟子心坎照出若不先詳玩朱註卻自用師心胡亂想度或博覽諸家前翻註疏則支離流遁其不陷沒於邪說者又幾希矣

論語開卷便說箇學而時習之須知道所學何事朱子明教人明善復初今人都不理會終不是對牛彈琴試一自思能無猛然汗下

詩

詩者思也心之所思發之於詩故曰詩言志歌永言此發於性情而不能已亦根乎心志而不可揜焉者也粤自唐虞依永和聲以教胄子颺拜賡歌以勑天命而教之以詩有由來矣爰及三代夏有五子之歌商有猗那之頌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瞽瞍獻誦以輔君德周禮太師掌教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以教國子而詩教於是乎大備蓋審一定和其於治化所本誠意所達功業所基而形容盛德優柔平中者既被之管弦以爲樂章而用之宗廟朝廷暨乎邦國達於鄉黨以爲化民成俗之用而其餘則貞淫並採美刺雜陳

存之以備人勸懲之端而興起感發其好善惡惡之良是蓋詩之與史異體同用互相參合而詩則抑揚反復吟咏歌謠其感人尤爲易入此先王以詩爲教之道也降及春秋詩殘樂缺湛露彤弓既非所賦文王肆夏尤失所歌大武聲淫及商商頌則失其半貍首節射其篇不存孔子刪詩正樂定三百篇以教小子雅言所及三致意焉聿遭秦火典籍成灰漢求遺經詩分四傳魯詩出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轅固生而盛於匡衡韓詩出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盛於徐敖乃毛詩最後出而其傳獨盛於三家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說者謂

子夏授詩於魯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以授趙國毛萇意者淵源所自爲得其眞而非齊魯諸家所能及歟顧大序已未必子夏之書而小序又何以時世舛錯前後決衡多勉强遷就其辭究無得於詩人之志也毛詩之傳全緩何允劉焯劉炫皆有義疏乃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而於是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涵濡以體之諷詠以昌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則微朱子其誰發明之是以盡刪小序而古人可作折衷諸家而聖人不易而陸象山則改淫詩爲好賢之詩郝京山則以淫詩爲詩人代作王守仁又以爲孔子所訂皆雅樂及秦火而漢儒拾逸詩以補之是其意皆與朱子爲難而今人猶有掇小序之唾餘拾東萊華谷之遺說以著於高頭講章以亂人耳目者嗟乎夫陸王之輩於文義且不欲理會而何以能說詩祇見其不知量矣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永言之謂也永言則自有清濁高下之序而宮商角徵羽之聲以成文焉聲無定故範乎十二律以定之此審一定和而以詩爲樂之章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志之邪正見於詩審一定和而音之邪正和戾因之故使樂工以所納之言時誦颺之以觀其辭審其音而志之格否淑慝有不能揜此卽採風觀民之意風詩之始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此君臣告誡之辭雅詩之始也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六府脩三事和而述其脩和之勤以作之歌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卽韶樂也詩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頌詩之始也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三者以辨體而音節亦異詩之經也直言曰賦寓言曰比引言曰興三者以盡志詩之緯也而先言風者凡詩皆風所以感而善入也故冠風於首○朱子曰周禮曰六詩大序謂之六義葢古合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惡之辭雅則朝會燕饗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只在詩上分風雅頌兼在樂上分又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藴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有加於此乎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人教人以詩之爲用也知思無邪之旨而後可以誦詩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發志檢身居常處變察倫明物天下之理盡於是矣而學詩之益備矣奈何今之學者欲以章句訓詁盡詩欲以聲調情景論詩也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誦詩以淑其性情而檢其身心上也誦詩以致用於當

時次也誦詩而徒事於文辭則不足以致用如此下焉者也上條興觀羣怨取益之全也此言達政能言乃學詩之一事○黃勉齋曰所以誦之者爲人邪爲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貫通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所以爲風始也○獨言關雎則他詩之不無淫傷可見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者倣而法之非誦說之而已也觀二南之化而知文王之所以齊家觀文王之能齊家而知文王之所以脩身以文王爲法卽所以爲周南召南也○張子曰須知不從此行甚隔著事蓋至親至近莫近於此故須從此始

放鄭聲鄭聲淫

詩與樂同體而異用詩存乎辭故淫詩則存之以示懲也樂存乎聲故淫聲則放之恐亂樂也○或曰考小序則鄭無淫詩故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聲溢於樂曰

淫後人失之解鄭風爲淫詩謬矣曰聲本乎詩詩本乎志此先王審一定和所內外符一而不可掩者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音之濫由志之淫也志淫則詩淫可知矣夫讀廊廟謨不敢爲鄙褻態其兒女語安能作莊重音今析聲與詩而二之有是理邪二南之詩淡以韻小雅之正和而平大雅五緯經天芒寒色正周頌紫微帝極元遠幽深其豐神在句調可諷詠而見之也今鄭風何輕儇挑達歟小序之不足據明矣泥小序而難朱傳不其謬哉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讀書者莫患於先橫已見先橫已意將必强古人之書以遷就已意舛謬多矣詩人不可復作讀詩者亦諷詠其辭以沈潛反覆求之古人之志當必有得於微者耳必硬坐某詩爲某人某事而作夫安可得哉小序穿鑿附會惟見將仲子詩有一仲字便以爲刺祭仲見有女同車有孟姜字便以爲刺不昏齊女餘皆類然至於無可附會者則謂之刺詩嘻甚矣鑿鳥所謂以意逆至歟必謂漢猶近古未必無據則關雎鹿鳴齊魯且以爲刺詩其又將何據邪由孟子此言以讀詩或亦知朱傳之

不可易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學泥於文辭則彼此皆滯得其旨趣則無不可通二子所由以悟者雖不同而皆可與言詩然未有不理會文辭而能得其旨趣者子夏所問亦理會文義也而旨趣隨之故知章句訓詁與矜言頓悟者均無是處

程伯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咏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入人也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又安能興起乎

興於詩吟咏性情涵濡道德之中而歆動有吾與點也氣象

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須不以文害辭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今人有謂設使有周若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如此解則下二句直接不上何不聞程子此語

程叔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誦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誦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書又如人不爲周南召南云云須是未讀時面牆既讀後便不牆面方是有益

邵子曰自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刪詩之後楚變而騷七言爲歌行爲樂府而詩樂分而詩之體益變其音促其格卑其辭慎其味短降及六朝靡麗爲工格愈下而風愈漓矣唐以詩取士故一時律格之嚴風氣之厚不無可觀而以盛唐比之三百則終不啻麋鹿之與騶虞也迄乎中晚以後曰益雕鏤巧爭字句欲求如盛唐而不可得矣此邵子之所謂不復有詩也歟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朱子曰謝上蔡甚知詩識得要領如所云學詩先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讀詩之要法看來凡讀書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布置立說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如何不好處如何看他風土看他習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如看伐檀便見得他是一箇清高的看碩鼠便見他一箇暴歛的好的意思是如此不好的意思是如彼見其善如自己有善見不善如自家著槍方看得詩

讀詩要吟咏諷誦觀其委曲周旋之意不可將己意去包

籠他讀詩與讀史有相似處有不同處詩雜邪正史兼善惡讀者須法善懲惡其道一也史以記事不妨於其事之始掩卷自思代處然後看古人如此以相證印詩以言志若將已意包籠便失詩人之意矣

讀詩只將意思想像處去可可如書之要捉縛揪定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卻不與理會王德脩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但虛心看正文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

處甚多朱子辨小大序說甚詳此略舉以見意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見那輕薄的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此朱子不取呂氏詩記也大全集有辨桑中詩說茲不盡錄

書

尚書記言之史三皇尚矣而三墳政典策辭之類儒者不傳蓋荒漠無稽而辭不雅馴則好事者之所爲作也是故卦始伏羲史稱蒼頡而孔子刪書則自唐虞爲斷蓋洪荒漸闢之天下法制至唐虞而始備萬世相承之天下道統

自堯舜而始開禹湯文武周公累聖一心因時出治典謨訓誥誓命之辭聖心攸寄迄乎衰亂則必有以致之尤龜鑑之所存也古書蓋三百篇孔子所定凡百篇爲著四代之心傳殆與論語堯曰一篇相爲表裏可以窺聖人之志矣孔門尚書之學未詳所授或謂漆雕開實治之其在漢初則濟南伏勝嘗以口授張生文帝下求尚書以伏生年九十餘不能應召乃詔鼂錯往就學焉伏生老無齒伏生女傳伏生言使鼂錯手書之凡得二十八篇以歸漢而漢儒又作僞泰誓以附之是爲今文二十九篇張生得伏生之學併其大傳以授歐陽生而兒寬等傳之是爲歐陽之學時張生又別授夏侯生以授其族子始昌及勝是爲夏侯尚書勝從子建合兩家以采獲而別爲小夏侯此今文三家也今文者以無古本而口授皆漢隸書故也先是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尚書論語孝經儀禮皆蝌蚪漆書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考訂之安國考訂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作爲傳義適遭巫蠱事作書未及行東漢賈馬諸儒皆未及見古文尚書其所傳實皆伏學其有泰誓三篇則漢初僞作而汨作九共諸篇又張霸聞五十八篇之名而僞作者也魏晉之間滎陽鄭沖私得孔書於民間以相授受蘇愉梁柳臧曹皆傳孔學而未列學官其說不顯於世東晉時

汝南梅賾始奏上之歐陽夏侯三學皆廢顧孔學雖傳而蔡巢費顧之徒義都淺略劉焯劉炫兄弟又過浮華均鮮足觀宋儒之治書者東坡則已略介甫則已鑿東萊則傷巧之奇則傷煩朱子於書雖未遑作傳而二典三謨蓋嘗手定蔡子九峯爰卒朱子之志羅集諸家以期折衷至當求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而使之可以實見之事乃吳草廬終疑古文之僞而明太祖又毀蔡傳之非夫古文文從字順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謂其非盡古人全璧耳非必盡以爲僞也蔡傳過於詳核故時或小有出入而微言大義則固醇乎其醇乃今人又每欲背馳於蔡傳則

何如也夫先儒於尚書每稱難治然精一危微皆吾性命反身而求豈無自得其有難處需之學問先其易者後其節目終當相說以解耳不可以其難而委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國一也堯之放勳始於以親九族舜之升聞始於克諧以孝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政有外於此哉人第以書爲政治之書遂若與家脩無與抑觀於孔子爲政之言而可以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非謂書不可信欲人之知所信也篡可託於授禪弑可託於征誅王莽可託於周公霍光可託於伊尹而信書反流生禍矣孟子與萬章諸問答皆所以深明古聖之心而爲尚書羽翼何其血之流杵亦爲當時有所託者言之也而善讀書者則有存乎其人矣古文尚書尤有未敢盡信處如泰誓三篇中自有不能無疑於後人之纂入非盡當日武王語也

程伯子曰看書須要求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凡看書皆以求道而尚書則尤聖人之道之所在也蔡九峯書傳序則又以爲道本於心益深切矣

張子曰尚書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欲人大其胸臆以學古非畏難而棄之也

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朱子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不可曉此謂三墳者三皇之書墳者大典者常也言常道也若如此則孔子不當刪去之矣此自有不可臆斷處也言大道也五典者五帝之書

朱子曰他書尚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太少大又如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禹皋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

穎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此二條論古今文語類甚詳不能盡集錄此見意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此辨書大小序亦錄此一條見意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釋其可曉者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卻須要解盡以介甫之鑿而猶有闕疑處亦以此心之有不安處也今人世不肯闕疑則鑿覩介甫尤甚矣紱嘗謂蔡傳忒詳盡少闕疑處終是九峯病痛所以不及朱子清簡公曰作二典者其知道乎天下之極而中庸之源也知二典則知書矣則知聖人之道矣尚書亦只二典三謨最難看看二典三謨

若能欣然有得則後此皆易於通貫矣

儀禮

儀禮蓋周公之書所以範圍天下其大綱則宗伯所掌之吉凶賓軍嘉其目則冠喪昏祭鄉相見射饗食燕朝聘會同其儀則極之三百三千之詳自天子以至於士各有等殺之殊自牲牢玉帛以至於一步一趨各有當然之範蓋合天下之人盡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皆率而內之規矩法度之中是故至嚴而和至繁而非僞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矣迄後而周末文勝本質日漓而方外之徒又欲舉禮而盡廢之則成周之禮其能行者蓋已幾希而典籍亦以泯紛時至春秋徒以亟儀爲禮而孟僖子且復不識其儀魯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魯衛娶此他國竟何如哉是則禮書之亡蓋不待秦燼既焚之後也孔子定禮收其散失以與弟子肄之然滕定公薨世子問禮於孟子爾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則禮之既亡者雖孔孟亦不能復存不可傷乎漢之興也高堂生始傳禮十七篇士禮七篇士冠士昏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士相見大夫禮二篇少牢有司徹通禮三篇鄉飲酒鄉射大射君國禮三篇聘禮燕禮公食大夫邦君見天子禮一篇覲禮加喪服一篇其爲一十七篇而是時魯徐生善爲容謂禮儀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官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官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

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此禮記之祖授戴德戴聖此所稱五傳弟子也其所傳即儀禮也后氏別傳慶普慶氏禮至曹褒而亡戴禮則康成有註賈逵有疏楊復有圖然非周公之全書矣古文禮五十六篇安國得於孔壁內十七篇與今文禮合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康成穎達尚時引用之至唐天寶而亡明永樂間猶有上儀禮逸經十八篇者而今皆不可復見惜哉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所進逸禮或云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進逸禮獨是儀禮之傳也疑之者衆矣惟朱子殷然有志未遂而卒乃以屬之於黃勉齋則亦既有其序矣至若後世之爲禮者如漢則有叔孫通曹褒唐有開元顯慶宋

有開寶禮政和禮而明之制作尤盛要之迭爲損益終未能天地爲昭惜漢人既得古文禮而不以之用於朝廷唐初逸禮猶存而不能考之定制乃徒以士禮推而上之而古文又終於喪失也士夫之禮漢唐以後鮮有定範宋興文明之會二程及司馬皆有成書朱子則以溫公者爲較穩乃因書儀而作家禮使人得有所遵守云

朱子曰先王之禮今存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世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少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

禮來增加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卻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時此禮猶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禮書惟儀禮尚完備於他書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徑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之成書

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出古文儀禮五十六篇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合鄭康成註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書不知何故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

禮記

禮記者儀禮之傳記也自后蒼說禮曲臺成文數萬集諸所聞見合爲一百八十篇其徒梁國戴德受之刪爲八十五篇是名大戴禮德之從子戴聖又刪大戴禮取四十六篇是名小戴禮及馬融輩又加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卽今之禮記也記多雜而不純然要多孔氏遺言而足以漸窺乎先王制作之志如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極性命之奧餘若曲禮少儀內則小學之階梯其學記樂記諸篇亦至爲純粹至若喪服小記大傳冠義昏義

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則皆正以釋儀禮無可訾也獨怪爲之註疏馬鄭則多祖緯書穎達乃一於附會皇旣失之背謬熊又徒爲廣煩而記之雜者益雜朱子旣蒐集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以爲小學而拔大學中庸登之四子其去取也精矣元儒陳雲莊合集註疏以下及呂劉王方馬應諸家之言以爲禮記集註似可爲全書折衷然要多擇之未精語之未詳吳草廬則更其篇次章句多所紛擾雖若將爲繼朱子之志實則恐未有當於朱黃之是也夫儀禮本爲正經而戴記則儀禮之傳宋初有三禮之科則儀禮猶與禮記並肄至介甫而始廢儀禮以後獨以戴記列科是

習禮而忘其本也不亦傎乎又喪禮人道之大而今之習禮決科者凡遇喪禮一概刪之是烏所云習禮也哉要之禮本躬行之軌而非徒誦說之書況以之徼倖富貴歟讀戴記者宜飲其精醇以窺夫制作之心由是以讀儀禮而反之日用常行以爲踐履之實其有古今異宜而過於煩重未能猝舉以駭俗者則斟酌而變通之以適於時以期無失先王之意如文公家禮實不難於舉行奈何以惑於異端安於流俗而莫之隆禮由禮也若乃紹朱子之志以終勉齋之事而合記於經以與天下共明之則不能無志焉而其事非一日之事而其功非一日之功也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此朱子意也分記附傳此一定之法然黃勉齋有定本後吳草廬又有定本彼未知其有盡當朱子意否彼意當以儀禮十七篇比易上下經例置於前而以禮記冠義昏義等篇及喪服小記及大傳等篇比孔子十翼例附於後以成全書其餘若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自作一類祭法祭統諸篇自作一類檀弓喪大記諸篇自作一類禮運禮器諸篇又自作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等篇又自作一類餘若王制月令則別出另作成書學記樂記最爲純粹而學記自是論學敎之書樂記自可以備樂經皆另別出其附於儀禮諸義者如禮運祭法之類皆當更爲刪汰去其背謬於經之處坊表諸篇中亦有宜刪抹者庶幾醇乎其醇可爲二禮成書歟

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附入後世變禮因是好然須斟酌蓋後世變禮變得不是者居多變得好者甚少今可亭朱先生有儀禮節略一書蓋本此意自開元顯慶以下之禮悉皆載之恐太龐雜雲濤江愼脩亦從事禮書更未知打疊得何似

賀孫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朱子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卻以禮記附而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紱意今未能如此則祭義等篇且止聽其各以類從但少牢饋食特牲諸篇無傳或姑闕之或採取疏義實之可也

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卻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原父補亡記朱子有取焉則採之以附儀禮自無不可蓋禮記本秦漢儒者作不比他經不敢輕續也善效他人文字自是文人習氣若朱子補格致傳則不必然但補亡記之書在今亦未嘗得見奈何○朱子惓惓於禮經其去易簀前二十餘日猶作書與黃直卿諄諄爲囑所脩已具有本末而未獲終厥志惜哉

讀禮記宜擇其切於日用者與人讀之

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道理皆無安著處

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是戰國賢士爲之

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大傳是總解

問禮記古註外無以加否曰鄭註自好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東漢

諸儒煞好廬植也好

康成也可謂大儒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

王肅註也煞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

〔文公家禮〕

朱子本温公書儀參之二程而作家禮葢因儀禮儀文煩重且世殊事異未易舉行故斟酌古今之宜而以其切於

日用者脩之使人人得以持循以優游於禮法此所謂卑而誘之爲斯世引掖之心至深遠也夫家禮本非難行而實爲常行之所不可闕士君子苟能率而循之以淑身心以善風俗則先王之盛豈不庶幾再見乃或者以駭俗爲嫌或者以繁文爲懼又或者略襲其文而雜之世俗閭巷之中泊以異端浮靡之用抑知禮行吾心所安則天下非之且有不顧況流俗哉若乃稱家有無則行其所得行而不强其所不及斯可矣抑慝禮之勞攘煩費猶有甚於家禮而舉世强之而不憚是又何哉至若既襲其文之一二則是知禮之當行矣而又以閭巷慝禮異端邪說雜之以適與家禮牴牾是不顧此心之安而徒以徇人此又與於不仁之甚也抑家禮尚是朱子未成之書更欲斟酌中間爲人竊去故當中尚多未安而未及改者有志者或由家禮而進之以更斟酌於儀禮焉其亦朱子之志夫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箇大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可行者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之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昏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餘冠昏喪祭之類另詳于後外篇中）

〔樂〕

樂之爲經闕焉矣昔虞廷以典樂之官教胄子周禮以大司樂之官教國子而內則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葢自天子之太子下逮士庶無人不以樂爲學焉所以閑其聰明肄其舞陷以和其心志而養其中和也禮節而樂和此人材之成所以漸漬薰陶於不識不知歟周

衰樂壞孔子嘗一正之奏既蔑棄儒經漢得天下於馬上禮樂詩書非其所事則雖韶武僅存而器數聲容殆已舉非其舊漢文時始得大司樂一章於魏之老樂工既乃臧之秘府河間所獻樂書十餘篇龍門採以爲樂書儒者傳之即今之樂記也然樂書篇目雖存而以樂記考之則其篇已多散失又樂記首尾相承脉絡通貫結構有體本是一篇文字則分目題篇或亦漢儒所命如孝經分章之類非經舊也顧當是之時律度猶存器數可考苟有志典禮樂之君則興禮樂以作文明當不難復三代之舊乃徒苟治自安遂使樂教終於不復嗟乎及夫東漢而後律尺漸

以不同則律之長短亦無從而定據而中聲以無可考爰及唐末律度盡泯宋雖有志於樂律尺迄無定憑徒勞范蜀司馬二公之辯訟耳樂記一書理雖純粹而器數律度既亡則此理從何安放此朱子之所爲興歎也蔡西山律呂新書考析致爲詳密可以折衷漢唐垂教萬世而未獲見之實用迄夫後世經生高談樂理而不嫺於器數聲音則既虛而無憑而伶人役於器數聲音則義理懵然又日流於靡慢欲求以養人性情和其心志立之學校而作成人材也其亦安可復得歟然太和自在人心聲律本原天地則苟有敦篤其人亦安在終不可考況樂記一書及先儒所考猶存一綫之垂爲經生者又何可畏其難考委之渺茫而不復一究心歟儻或摘樂記之書而以蔡子之律呂新書附焉更爲考器數聲容之實以廣之以備樂經之闕使人人知所究心焉則本末合一而樂之爲教不終廢墜是吾人之志夫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直溫四句樂教之效也言當使之如此也心之所之而以詩言之發於詩而歌以永之永其言而五聲以之抑

揚聲成文而六律爲之範圍則成文而不亂矣律宣於器而八音克諧則從律而不姦矣高下大小無相奪倫則百度得數而有常矣此六句作樂之法也如是則神人以和矣和則有以養性情而直寬剛簡有溫栗之美無虐傲之失矣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風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此成周以樂教也德存於心者言宣於口也舞動於容者也以本末言之有是德於中而後言動見於外以教

學之事言之則言動有所漸濡於外而後中和之德乃有以復於中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理也形而上者也音器也形而下者也理器不相離審於音而理寓矣故曰樂其可知也樂之宮調定於始作故鎛鐘命樂而絲竹匏土從之翕然以起也如奏黃鐘之宮則始擊黃鐘之鐘而衆音皆用黃鐘起調也純謂八音克諧無不和之聲也皦謂字句分明無滌濫之音也繹謂高下清濁之相承成文不絕而有序也自始至終皆然則其音爲淡且和

矣不然則陵亂流蕩而爲淫慢凶過之聲此樂之所以在治忽也故曰樂其可知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此君子以禮樂自脩之事也

朱子曰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各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制撰樂章略述教化訓誡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鐘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

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卻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卻不臆說自有按據樂雖失傳然儒流若別出一見便是臆說今有幾箇朋友談樂律者皆自矜爲心得看來其實皆臆說耳所考自有源問季通律書難看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可知用何如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定律必審音方得其實今人不知音而言樂理皆空談也然考理果精音聲自合絃昔在須江有錢塘詹抒赤者善審音通九宮譜聞彈琴曲能譜成工尺人笙笛予友善之得其轉宮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卻未能了了乃以其所彈三弦約其長取度黃鐘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于條上以糊粘

三弦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宮古人不予欺其理非渺冥也若不能審音而又妄毀前人成法則其妄亦甚矣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

今之士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詩書禮樂總論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四十五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卽以此教人也順先王者不雜之以淫慝也古之教人只此詩書禮樂四者詩以感之書以實之所以使之格物致知也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所以使之誠意正心也分時以教之所以使之專所習不紛其志耳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禮之爲教至繁存乎人之考核曰執禮者則卽人之所日用常行所當執持者而詳道之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埽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耳采色所以養目歌詠所以養性情舞蹈所以養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禮記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四十六

以樂爲節者盈而反之意詩該物理而感志意不能詩則物理未窮而未能好善惡惡故恐有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是於禮繆也故必興於詩而後能立於禮也樂者和也素謂朴魯而乏從容不廹之致也禮之用和爲貴而和之以樂者未深則行禮亦未能從容不廹是以既立於禮又當至成於樂而後可也要之禮之本在心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薄於德焉則雖日事禮樂皆虛文耳故內外宜交相養也

中庸

中庸亦禮記四十九篇之一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經末梁武帝又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賜汪應辰以下則比篇之特重於他篇也自兩漢而已然矣夫以中庸之精微深遠固宜有目之所共知而究非淺近之所能與漢之中庸說今既不可得睹矣乃以蕭梁之溺佛而亦從事於中庸是豈眞有所見於中庸之道也乎抑中庸言性言道而佛氏亦竊其唾餘因以近似者相傳會歟夫言性則生之謂也聖人懼人之有以作用爲性者於是推言之曰天命言道則虛位也聖人懼人之有以虛寂爲道者於

是推言之曰率性夫亦既得其原矣而又恐過不及者之至於失其眞也是以立中和中庸之名焉亦既足以範天下矣而猶恐未足以見其實也於是實指其理曰誠而要之以誠之故不睹不聞寂矣而凛之以戒愼乃以寂滅度者猶或託之鬼神之體微矣而指之曰誠不可揜而以覺歸空者猶或淆之誰使之邪亦蟊賊有自吾儒生故矣夫吾儒言誠而異學言空亦已大相背矣然其言曰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則似乎寂常覺動常靜之旨也曰不有不無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又似乎費而穩微之顯之說也故儒曰體用一源釋亦曰體用一源儒曰顯微無間釋亦曰顯微無間釋之附於儒既混淆而難辨矣而吾儒之好異者曰執中而實無所執也存誠而實無所存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實無所戒懼也參前倚衡實無所倚無所見也吾儒之夸毗者曰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操存不假聞見不必誠敬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吾自信吾心自與之合使世之學者坐廢操脩馳心空悟是釋曰六根可絕儒亦曰六根可絕也釋曰五蘊皆空儒亦曰五蘊可空也是稂莠既攘於外而蟊賊復訌於內學者其何從知所決擇歟寂常覺寂而裕感之體也動常存動而致靜

之用也此之謂一原彼其所謂寂寂惺惺者求反鑑以照於無物之境以自謂妙明耳然既曰空諸所有則無記可矣此惺惺又何所用之費而隱道由於性也微之顯性顯於道也顯諸仁藏諸用此之謂無間彼所謂不無不有者混同之以恣其逆施倒行而不可以道爲道也夫不道其道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噫聖王不作異說蠭起聖人之道僅寄於文字之間不絕若綫矣二程夫子實始尊信中庸而得其眞而朱子乃爲之章句然後中庸之道大明於世使異說不得肆其亂眞之狡謂非吾道之幸哉何後世復引釋氏之說以竄入六經之中以簧鼓人心而使之離經

晦道也嗚呼其不仁甚矣

程伯子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卑說本便遺末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此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楊龜山曰中庸爲書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篇者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世之學者物我異視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是聖人之處己恆過中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烏足與議聖學哉

朱子曰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去看此書將來印證朱能見理而嚼讀中庸此所以易流於異說也

中庸只恁略略讀過不可掉了易的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

讀書先看大綱及看許多問架如天命之謂性三句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人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

問大學中庸之別朱子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工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中庸只是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大學中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的事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脩道之教即新民也致中和即止至善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也九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大學中庸之所言其揆一也四子六經蓋無不皆然

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張南軒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子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中發明尙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乎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極深切著明矣

清簡公曰中庸非洙泗作也祖堯舜而述之者也後儒各標新旨以炫元妙而徧詖雜於二氏是欲明聖學而反以賊聖學也昔有過予問宗旨者予曰精一執中有大宗在予方欽翼從事無暇問小宗矣精則格致之事也一則誠敬之功也所尊在是其不宗象山陽明可知矣

不睹不聞非一於寂也念慮未萌耳戒懼於此洗心藏密至矣聖知從此出天德由此達矣今或者雜於空虛之說以混聖經之眞夫曰戒愼則戒愼矣曰恐懼則恐懼矣忽反其說曰實無所懼也實無所戒也末學靡然從之賊道之甚也

學庸語孟總論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

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見而決矣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看得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六書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人爲人切要處

易

易非聖人所作乃天地自然之理天有其理而聖人寓於象以顯之也故畫卦始自伏羲在夏爲連山在商爲歸藏至文王而演周易周公繼之而繫六爻孔子因之以作十翼上彖傳下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蓋天人性命之理大易具焉其體以道陰陽其用則主於卜筮其意蓋欲人因事求理以無失乎性命之中而得其時措之宜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無大過傳之者商瞿子木也子木授魯橋丑子庸子庸授江東馯曾子

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處子乘子乘授齊人田何子莊及秦王焚書易以卜筮得存然失去說卦序卦雜卦傳三篇而後乃得之河內女子云漢興田何以授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及梁人丁寬齊人服生皆自著易傳數篇同授臨淄揚何叔元叔元以授京房是爲田氏易也京房又得別傳於焦贛延壽贛學絕無師授所著易林長於災異京房受之著火珠林別爲京氏之易京房授梁邱賀賀授子臨臨授王駿是爲梁邱易前是丁寬別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謂之施氏易又有孟喜高相者未知所傳亦各以易名家爲孟氏高

氏易凡此諸家之易皆以二經十翼各自爲卷未嘗相混梁邱之傳及於費直乃以彖象二傳參附於各卦各爻之下爲費氏易東漢之時諸家並立各相授受而費氏之傳爲獨盛馬融荀爽鄭元劉表虞翻陸績皆其學也漢鄭元魏王弼各有易註弼註上下經而繫辭諸傳則其徒韓康伯續之西晉時梁邱施高三氏易亡孟京二氏無師惟鄭元王弼二家之傳獨行於世顧鄭王則各分門戶康成主象輔嗣主理以迄於唐孔穎達則取王舍鄭李鼎祚又取鄭舍王夫理非象數不顯不顯於用則理非理王韓之所以流於虛無也象數非理不立不立其本則用非用焦京

之所以流於術數也下流而衛元嵩之元命苞關子明之易傳外此而淮南及荀氏之九家揚雄之太元劉炫之連山則益爲背畔僭踰不足數也及至於宋理學雲興周子易通程子易傳主於言理而非若王何之虛以其顯於象也邵子經世及先天圖主於言數而非若焦京之妄以其衷於理也迄朱子因作本義乃復田何舊本而理本周程數宗康節主於卜筮以示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學又作啟蒙以開初學以明圖書卦畫卦象卦變及揲蓍求卦之法作五贊以原象數之本聖人作易之旨明揲蓍得爻之事稽八卦六爻之類及君子讀易之法而凡前聖憂患之心寡過之道於焉其大白矣然而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程子易傳受詆於袁樞先天之圖見非於林栗而朱子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人猶多議之是則何哉易固不爲典要然試卽朱子之書而潛玩之毋自萌其意見之私勿先主以他人之說當自見其四聖之五而紛紛不一之談可盡黜也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眞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蓋消息盈虛天道所不能已也聖人能體此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人道得而與天道合矣故孔子之一身仕

止久速全體皆易也○胡雲峯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吉吝則過不改而凶故學易所以寡過須江徐長人常與予言易之所以寡過在大象傳予曰何以言之曰象有吉有凶大象傳皆取法先王君子是聖人所以寡過者也曰歸妹永終知敝不可謂吉矣有吉有凶乃知寡過若只言吉而不言凶何以警人知寡過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蓋示人以玩占之學也玩占者玩其所以致此之由也玩恆九三爻之取羞而知人之不可無恆矣玩坤六五爻之元吉則知人之必當忠信矣玩隨之彖辭則知

必元亨利貞而後能隨而无咎矣此易之所以寡過也

程叔子曰陰陽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程子二語至簡而該

謂義起於數者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在象數之先故理可包象數象數不足以盡理然理非象數不顯離象數亦無以見義也程子此語未免有遺亦之病程傳爲此亦有牽强處

看易須要知時六爻人人有用此語至精是易所以開物成務旨天下之動者而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也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謬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

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此所謂神妙萬物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此章卽太極圖說之意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發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者理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而數亦在是矣數者氣之分限節度也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其特著耳聖人因之而畫卦蓋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勢有不容已矣卦畫既立則有吉凶蓋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長爲主消爲賓事則有當否當爲善否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但羲皇只有六畫文周始繫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蓋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聖人卽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言則如鼎井之類所謂觀象也及文周各繫之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各異而其幾甚微人不易曉故聖人立此占筮之法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其觀其變而玩其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而已文王雖有定辭然

皆虛說謂此位當如此耳初不粘著於物也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指定一事言之也亦有指定一事者如建侯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然此易之所以無不該也顧在人何以用之耳然至夫子而純以理言雖未必義文之意而於事言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伏羲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程子作傳多主於辭朱子則多會於象此亦足以見朱子之易矣

易中卻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

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以卜筮釋易而人人皆得與於易矣此朱子本義之書所爲繼四聖而五也

大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无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大極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有是理卽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從來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且以一端論之乾馬坤牛說卦有明文矣馬健牛順在物

有常理矣至於按文責卦則有不盡合者是以漢儒相與拗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而幸其偶相合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義苟應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以開後人觀辭玩占之方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則至矣但又似直以易之取象全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而已如此則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者亦剩語矣不如姑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是亦可矣固不必深求象中之所自來亦不可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之取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然之象如奇耦陰陽之類又如頤鼎之卦及損益之龜大過之棟橈小過之飛鳥之類有實取諸物之象如天地雷風之類有只是以意自取那象者以明此義而已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

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賁自泰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而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耳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文剛剛自外來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不自然某之說卻覺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合下作卦

如此自是卦成後自然有此象卦變別見啓蒙圖紱嘗另作卦變圖以明此

朱子五贊曰大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皞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及枝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二次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震四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以數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

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未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於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迄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右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民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

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惟忠鉤深闡微惟日之中爰及末流淫於術數傅句成欺黃裳亦悞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三絕八索以祛乃用彖象十翼之篇專以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終身奚側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惟用存疑敢曰

垂後

右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左揲右策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所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爲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斯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右明筮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厥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乃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曷常曷變謹此爲則

右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以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積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用有常吉在昔先民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右警學

周禮

周禮設官分職所以升治道於大猷儀禮稱情立文所以範斯民於軌物二者皆周公之書相爲經緯顧周禮之書闕而未成在當時亦未盡見諸行事故成王董正治官復有周官之命然周官第敷其大畧而周禮則綱舉目張有倫有脊包舉萬事綜理天下大無不該細無不入與天地準其必非聖人不能及此無庸疑者周之衰也典籍散軼諸侯惡之而去其籍秦火之烈酷又甚焉迄乎漢興購求遺典河間獻王乃得是書於河內女子李氏而闕其冬官遂以考工記補之而獻之於朝朝廷藏之祕府成帝時使劉歆校理祕書此書始出歆以授杜氏子春子春授鄭衆賈逵及鄭元乃爲之註賈公彥孔穎達陸德明等復爲之疏釋而儒者乃知有周禮之學矣獨是周禮之文多與孟子王制諸書不合又此書晚出而傳授之者乃自劉歆是以學士往往疑之迄今未決信之者王仲淹慕爲王道之

極唐太宗嘆爲眞聖人作疑之者何昭公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爲瀆亂不經之語歐陽永叔謂其設官太多陳詳道謂與周官不合蘇子由以爲三不可信胡五峯謂無一官完善蓋是書也王莽竊之而篡漢宇文蘇綽輩又竊之於周隋安石蔡京輩又竊之而亂宋是以諸儒因擯斥之抑知王莽安石豈行周禮之人而王莽安石之所行又豈眞得乎周禮之意哉假借行私以亂人國耳周禮何尤夫是書之所以晚出者馬季常謂秦用酷烈與周官反故始皇特惡欲滅絕之搜焚獨悉理或然矣抑儒者之所常習惟是詩書執禮而春秋又孔子所作師承獨近故

漢初得有傳人若周禮則朝廷治制又久矣見惡於諸侯而儒生殆未遑遽及是以周禮雖獻於朝遂乃藏之祕府誠以當時誦習之者未其有人故也儀禮僅存士禮而天子諸侯之禮闕無聞焉逸禮雖存終於放失非以其不切於儒生肄習故歟借非易以卜筮得存則易亦將與逸禮同歸杉盡耳其所以不與他經盡合者則有明徐儆弦嘗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蓋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於是遂有明農之志公之歸政淮夷尚未鏟平成王親政乃滅淮夷始作周官是前此雖云制作而周家一代之

典尚未定也則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以待他日之用初未嘗盡見之行事也斯言也其亦信而有徵矣況周禮九服之文雖不同於禹貢而侯甸男邦采衛則顯見於周書周禮雖無公孤而考之顧命之文則三公本無專職司空掌土考工原非周禮冬官班祿之制孟子固言其詳不可得聞而考之齊魯之封地皆不止百里王制漢儒所作尤不當執此以反疑周禮也惟朱子有言曰周禮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世雖復損益可也然則周禮之所以爲周禮不亦可有所折衷歟獨是考工殊非其類而匠人經野實亦略爲近之冬官既無可補是以俞庭椿之復古王次點之補遺邱吉甫復爲參訂皆欲劈裂五官以補冬官之闕則又未見其必然也夫

程子曰有闕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

張子曰天官之職難看須襟懷宏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必不能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致大然不曾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亂矣

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捕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曰周禮儀禮爲禮之經而禮記則二禮之義疏耳

周禮博大精微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眞箇盛水不漏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大抵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

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卻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又曰恐是當時如今日編脩官爲之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須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初非私意其間有不可曉處只且闕之

木子曰舊時妄意看周禮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朱子曰是恁的須要識公平意思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切近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疏禮記疏次之易疏亂道

清簡公曰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法至精密矣或謂書出於河間女子爲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茲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蓋監裁於二代斟酌於時變其爲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須之朝廷邦國無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考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竄飾成篇何必以考工記爲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隨俗變因革損益與時變通存乎後世之善法者矣若挾已見而行乎俗之所不宜迫乎民之所不便則劉歆王安石之所以擾天下也於法古也何尤

春秋

春秋只是魯史舊文但史官紀事或有輕重失倫稱名失義而違乎先王典則之處故孔子因而正之耳其非義例所存則聖人亦只因其舊非必語語而爲之筆削事事而加其譏貶也然據事實書正名斷義而法戒自存惇庸命討之意亂臣賊子之防已自有凜然其不可犯者此春秋之所以維王迹歟夫春秋固不過因魯史舊文而脩之耳

而所謂筆削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果何謂乎曰大經大義所在流俗忽之而君子知之者也而或文因義起義與時遷權以時中以適於變若天王狩於河陽之類則惟聖心斷之但此等處不多不得以此而深求聖人於一字一句也顧斷自聖心者游夏不能贊之而春秋之作及門諸子蓋皆及聞之但以去聖日遠派別枝分而諸儒各以己意說經遂至學開五傳聖人之教雖賴以傳聖人之心或亦因之以隱矣五傳之傳也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左氏則魯史舊人其書長於敘事公穀二氏相傳爲子夏之門人然亦未有所考據迹其爲書則蓋戰國

先秦間之賢者歟其在漢初公羊之學爲最先出胡毋董生皆治之註之者則何休也穀梁則申公瑕邱傳之而註之者范甯左氏則張蒼賈誼皆治之而註之者杜預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范武子之說似有定評矣究之三家皆不能無謬戾之見又不止鬻拳愛君貳嫡合正拒父尊祖茲數條之爲失也漢儒所號引經決疑實無當於經旨而何昭公之註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則尤其大謬不然者顧乃膏肓左氏疾廢穀梁是宜乎鄭氏之操戈以伐也東漢之時三傳鼎峙而左氏之學特盛賈逵服虔皆通之惟鄭元則淹貫

三傳至唐則啖助趙匡陸淳韋裒之輩皆各有著述以自名家然啖趙解疑每援經以擊傳陸韋編列務合異以爲同用力甚勞其才未逮至宋則有歐陽脩孫復林堯叟蘇氏程子皆嘗致力春秋惟程傳折衷有主王安石爲相乃創新說進周禮而廢儀禮春秋宋室敗亂高宗南渡乃詔胡安國以春秋進講安國因祖七家而作胡傳朱子折衷六經惜於春秋獨未遑及明初設科取士春秋本公穀左程胡五傳至文皇而始命專尊胡傳云夫胡傳立義嚴正持論不阿其特見自非漢唐諸儒之所敢望然多爲感切時事而以已心爲聖人之心則用意以求之於筆削之初心或未必其盡合也朱子曰聖人之心正大光明決不若傳註之穿鑿然則胡傳之不能無過當也所可知矣三禮春秋朱子皆未遑詳定其說然考之朱子遺言而折衷可定及其著綱目以紹春秋則先聖後聖其揆一焉治經者殆亦可研求而自得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而春秋則寓惇庸命討於筆削焉是亦天子之事矣罪我者非謂罪其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罪其託南面之權以使

人不得肆其欲耳然有所顧忌之意亦存乎其中矣○天子之事先儒謂仲尼進退諸侯此恐不然夫孔子匹夫當日諸侯豈夫子所得輕爲進退若以孔子爲眞箇託行天子之事得非僭歟蓋記載之典如是則書爵如是則降而書子書人書名此在事理自有定衡典故蓋有常法但當時失之孔子從而脩之耳如四夷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則子之其餘書滕子薛伯杞伯之類蓋因其來朝會只用伯子之禮則因其自抑而實書之至於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皆必是舊有典故但孔子於其間循舊典而更有斟酌耳非孔子之意輕爲進退也

然或謂夫子奉天子之法以褒貶諸侯乃是以天子之權復奉之天子使天子之命復振故曰天子之事不知此亦曲說試看春秋經文有時王不稱天則夫子實且褒貶天子如首止定儲本非王意而春秋深美齊桓及王撫鄭伯以從楚而春秋書鄭伯逃歸不盟由是觀之亦何嘗盡以天子之權復歸於天子哉然則其非僭者何哉曰天子之爲天子一人所獨非人所敢干也若天子之事則天下之人有得與焉非一人所可私也葢以天子而行天子之事則實見之行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則理寓於文今以匹夫而盜天子之名用天子之禮

操天子之柄斯其僭不待言也以匹夫而明天子所以治天下之道烏在其爲僭哉大學言治平天下之事中庸言中和位育之道孟子言王政周公作禮樂是皆天子之事也何獨春秋聖人著作正大光明不犯忌諱又何勞後人爲之委曲周旋而流於支遁也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王者之迹卽所謂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行於上則有政教號令而播之以有咏歌天子之事寄於下則惟記載空文而不得不嚴其筆削言詩亡者詩亦王迹之一端也詩亡謂雅亡者雅王者之詩風非王者之詩王而有風同於列國王者之迹熄可知矣○王亦有風二南是也然二南者雅詩所由興也至黍離歌而雅詩絕響矣無雅而僅有風而風之委靡不振也又如是則所謂迹熄詩亡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若聘問會盟之類聖人猶間有取焉而於戰則無有義之者以征伐之權必自天子故也無義戰者正所

以惇典庸禮而爲天子之事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經世先王之志猶孟子所謂天子之事也議謂褒貶予奪之也然據事直書而不費詞說則所謂不辨也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春秋之作正名定分而已莊周放言不軌然此等語卻是他見得

董子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刑書猶法律也定五霸之功罪是法律之書也

程叔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其法至於斷例則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此亦窮理之要也春秋有合前後數事

互看而後見義者有一句一事而是非互見者程子此言其大概然耳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看春秋當先以中庸爲準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無小莫不書之示人君當重民力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可不必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自孟子而下至張子程子胡文定所宗爲發明綱領之七家也

或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不得爲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耳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筆削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甚奧義微辭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程子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以四代禮樂爲據蓋四代禮樂是百王大法春秋亦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程朱此等語只大概看自有妙會卻不必一一求合如必以春王正月爲有志夏時則牽惹葛藤無由斬得斷

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常情待晉襄文公四年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文公三年之類卻恐未必如此

孔子作春秋只是因事直書在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此便爲是如此便爲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底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薛士龍謂魯隱僭史殊不知周禮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若無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春秋一發書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如此看春秋便可見惇典庸禮之意不待於鑿求矣

以上論春秋經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左氏之失不僅在誣而正在豔豔於辭而失於理矣公羊多鑿解入之深出之晦穀梁寡過而精義又遜於公羊矣要之則皆互有得失在）

程子曰春秋是斷傳是案

胡氏曰左傳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然皆互有得失也

自孟軻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

朱子曰左史學也公穀經學也

春秋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

胡文定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問元者始也胡乃訓元爲仁爲心得無大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

紱按春秋原非時藝作文之書然時藝於他經尙是依傳註以說經至春秋則反移經以就傳甚至撮合經文比附胡傳則尤爲非理曾莫之正也又胡傳終覺未愜聖人之旨倘有精力合集左公穀程胡及廣收先儒之說以備考擇合爲集傳期於平正不必過繁達意而止疑者闕之雖云春秋難治或亦較勝胡氏一家之言也夫

易詩書禮樂春秋總論

禮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詩本人情故能使人溫柔敦厚書紀政事故能啟人疏通知遠樂和主盈故能動人廣博易良易道陰陽故能引人絜靜精微禮節主減故能範人恭儉莊敬春秋道名分故能教人屬辭皆比於事然壹於敦厚其失則愚務於知遠其失則誣盈而不反其失則奢泥於陰陽其失則賊文而無質其失則煩比事而無章其失則亂此非經之失得其粗而遺其精泥於迹而不通於理之失也深於詩則情得其正而又不失之愚矣深於書則事考其實而又不失之誣矣深於樂則盈而有節而不能

失之奢矣深於易則得其精微而又不失之賊矣深於禮則恭儉莊敬而又不失之煩矣深於春秋則有典有則而且不失之亂矣蓋六經載道之文而不善學焉雖六經適滋之害善於學者六經皆吾性命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其德行也○只章首一句是孔子之言其爲人以下則儒者因孔子之言而實以六經之教也上以是教人人以是成風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章本自無敝而或者疑之過也

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浮誇所以有亂之失然左氏亦自有好處不可盡以浮誇棄之徒見易之奇故賊知其奇而法則不賊矣徒知詩之正故愚得其正而葩則不愚矣

爾雅

爾雅訓詁文辭辨釋名物似無切於進脩然六經載道之文非訓詁無以通之故自漢以來爾雅隸乎十三經之末而未之有改也儒者可廢焉而莫之寓目乎哉爾雅之作張揖以爲始自周公揚雄以爲作於游夏又或謂仲尼所增又或謂子夏所脩或謂叔孫通所補訖未知所考但其書舉釋經文及於變風變雅則非周公所作可知而所釋或及楚騷中語則陸氏以爲戰國之時楚人所著殆其是也在漢時此書雖傳未有專學自終軍以辨豹鼠而書始行繼郭璞力爲研窮而義益備然註釋之者數家見聞援引各異自埤雅雅翼之書日煩而名物益紛紜難據矣呂東萊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

史

讀史以考見得失所以格物致知反觀內省而期於明體達用非徒以博洽古今而效其敘事屬文脩辭琢句已也

顧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而不綜核其事之始終又何以能考其事之得失則古今作者之林其優劣亦有所可知也矣　司馬遷史記義例詳明文辭質直無詭隨之態有覈實之長誠哉良史才也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崇勢利而羞貧賤淺近不學疏略輕信班掾及子由所譏亦誠有不得而辭者　班固漢書深密和平詳贍有體而語多剽竊辭尚浮華飾主闕而斥忠臣貴取容而賤直節其立心屬辭或且出子長下　蔚宗後漢書論事詳明洵有足數然其心好異而多誕其去取失類而多誣乃自言體大思精曾不知其玷矣　陳壽三國志簡勁

質直勝蔚宗之佻巧張華王通之取之也當矣然以私憾而不足於孔明丁儀已開穢史之端而帝魏黜劉尤其昧於大義所存者　房喬晉書四六駢麗尤失虛夸此文氣所流迄於衰否而君臣共事眾見差池幾何其有足觀者歟　沈約宋書濫及魏晉創志符瑞　江淹蕭子顯齊書惑於圖讖昧於政本　姚思廉梁書陳書只爲祖父揚名

魏收魏書黷貨甘心穢史　李百藥齊書辭多遷就

令狐德棻周書只務清談　李延壽作南北史敘事簡勁軼於范陳以上　魏徵作隋書本末明備堪比肩乎班馬矣　吳競劉昫舊唐書不志府兵藩鎮無表賢否無別邪

正反觀高德蔽於閥閱大節掩於細謹　宋祁歐陽脩更作新唐書予奪有章文字典雅然有意爲簡是以詔令不載姓氏多譌年月屢易劉安世以事增文省譏之當也　歐陽脩五代史褒貶謹嚴文意端整其意殆取法於春秋然韓通無傳災異不記茲非其闕歟　歐陽元宋史濫漫紛沓徒事文移來往　揭奚斯遼史金史頗稱簡質而志記多荒陋無稽　宋濂元史端有體裁而文氣緩弱　此所稱二十一史皆紀傳之文也外此爲編年之史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威烈下終五季著得失垂著蔡忠勤甚盛然樸實有餘權衡未審循理未熟立義不精循循故轍去取失宜先儒往往以是少之　朱子綱目綱法春秋曰擬左氏表歲以首年而天道明於上因年以著統而人道定於下大書以立綱於前而法戒昭分目以考實於後而幾微著或原始以明其端或要終以竟其旨或詳其事而得失以明或備其言而可否以悉此史也而經也繼美春秋允矣其無愧哉　古今之史大抵如斯雖史家事異言殊史才優劣異致然讀史要當循循理會就所處而思其設施合始終以觀其常變或掩卷自立主意而後觀其成敗以証已意之是非或虛心取法古人而觀理爲要歸以斷其事之可否此即經學之助求志達道之端而泛應旁

通之具也若徒以博洽爲高則謝顯道舉史成篇或難免玩物喪志之誚而況乎求之字句奇特之間曰此爲串插此爲埋伏此爲照映此爲迴環以屑屑於雕蟲如今日之批讀史記者矣而謂其讀史有得也吾不之信

程叔子曰某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精思之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卻有不是底敗者卻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人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的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胷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灌田若人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涸也可立而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卻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卻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

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數件難處置事不覺骨寒毛聳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細思眞是枉讀了古人書乃知讀書務要設身處地打算一番纔成箇致知學問

唐翼脩曰凡觀史必須虛心體認譬如國家之事單就此一件看於理亦是合前後利弊看內中卻有不是存焉又單就此一件看似乎不是合前後利弊看又有大是存焉故凡事必通觀其前後得力方足據也

以上讀史法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刪改胎藁

班固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疏略卻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卻便不見此意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

司馬温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良史也雖襪祥詼潮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文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皆失之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其病正在此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蔚宗更低只主張做賊的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知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

以上論史

藝

古有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禮樂經也而謂之藝者經通其理藝習其文也推之則射御書數皆有至理寓焉而有濟於實用道器不相離精粗無二致也射者男子之事今人都不理會御則古今異宜矣至於書文則聖賢道理朝廷政治都賴他承載出來關繫豈不甚重數則歷象授時體國經野都離他不得因知古人教人六藝乃是最切要事今人於此都一概懵然卻只理會幾句虛文便得致身朝廟噫此經濟實用之所以不見於天下也

五禮曰吉凶賓軍嘉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

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燔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五禮皆天子之禮非士人所常習然士所常習　亦不外此五者祭喪昏冠飲射皆通於士庶而軍事則士

亦與焉也

六樂曰雲門大武武樂

周禮大司樂以大濩大武

奏黃鐘歌大呂以祭地示奏姑鐘舞大夏以祭

無射歌夾鐘舞

奏金奏歌丁

理學逢源卷

所奏所歌合咸池以黃鐘歌大呂宮以磬必倍於歌如合樂之歌

其聲容故曰

五射曰白矢參矢而貫去卑與參並立而襄尺

周禮鄉大夫以容容體之敬三曰士樂

五御曰鳴和鸞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

白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苟簡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學者竭力摹習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淩淩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殊何其小用之哉以上論篆隸

張子曰草書想自古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只是法術於有軍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此條論草書○古今擅善書之名者莫如王右軍而

字體之壞則自蔡中郎八分至右軍楷書草書而雜亂愈甚如者之爲者則去點羌之爲羌則加厶此楷書之亂古也游字易方爲才恥字易心爲止此草書之亂古也至晚近而亥豕魯魚之謬益不可問明經老儒亦懵然莫辨矣

書不外形聲二者而已正形體者近於禮辨音聲者近於樂若許愼李陽冰徐鉉周伯温毛晃及明世篇海字彙之學皆主於正形體辨點畫而亦不能離於聲韻者也若沈約四聲譜神珙等韻司馬温公指掌圖及近世韻法橫直二圖之學則皆主於調音聲辨平仄而亦不能離乎形體者也篆者字之本原不研究於篆文則無以正形體故說文爲後世字學之宗矣而介甫字說則以鑿而失之明之梅生字彙可謂殫精幾於盡善而張爾公增補用其私智以淆之眞可恨也調聲之學沈休文自有深意故唐禮部尊用之至今不改明大祖正韻實未得休文之意而過相背毀也神珙等韻固爲精妙而失之過煩後世韻法直圖至爲簡而盡善臨川吳氏謂知儆澄孃四字宜廢已開直圖之門矣但吳氏又謂圭缺羣危四字宜增則未知其何說也且羣芹一也而謂羣當易芹非威殊矣而謂非當易威此俱不解其說近世又有駁直圖之非者不亦異乎至於外此二者而徒求之筆畫之妍媚縱饒學得義之吾不知於學何裨

九數曰方田方丈田地弓步積畝之法○古者步百爲畝三百步爲里古步八尺尺八寸則步實六尺四寸要之以人爲率則古步亦如今步但今田步二百四十爲畝三百有六十步爲里則古今之不同也凡田不能正方惟求積步以見畝數求積之法方則乘之直長亦然圭梭曲折則折乘之圓則削圭而析乘之狹廣則以廣補狹以袤乘之然後用二歸四除法以見畝數一畝之田當十五步二尺有奇總歸於方故曰方田法○今用飛歸法求畝甚捷

粟布計錢若干得粟若干也○今人出錢得物以物之數歸之則見實價又或以實價爲主以出錢乘之則見當得物之數以物數乘之則見當得物所出之錢又或以斤計者欲求其兩之價則以斤之實價爲主而八歸五乘之皆粟布法也○今斤求兩法甚捷

衰分以分官司貴賤之祿○今九歸除之法即衰分也凡分物皆用之

少廣積米於倉以倉之方圓廣狹積算其米之多寡也○今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爲一石方則以袤廣相乘然後以高乘之圓則周自乘之復以高乘之圓用三歸之方則四因之尖則九歸之以見積此少廣之法也

商功商度工程以興工作○如計人每日築牆得若干堵則築城若干高徑周博之數乘之宜用若干功也

均輸計途路輸運之勞費

盈朒周禮鄭氏註作盈不足○隱顯互雜者由顯以

推隱○若計所存之多寡而見所費之多寡亦盈朒也方程如步歷之法除零者另計之也○如天法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歲十二月則欠五度有奇月與日十二會每月小盡又欠六日以爲氣盈朔虛積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凡二十七周行天三百五十一度又積十九分度之七之數二十七則得十度合之則三百六十一遠天一周而與日會此其大較也蓋因日之行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因月行之有奇零而又分一度爲十九分以便於積算故謂之方程方者術也立方之術以爲周禮註作旁要○以句股弦三者互相求之大略數也又有重差夕桀二法

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故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第疇律呂以度數而生度量權天行以度數而成四時百物非數則無以知天時非數則無以經九野非數則無以前民用數之爲藝非細故矣故古之六藝內之則性命之迹而與道德同歸外之則各適於用而有裨於民物內之可以養身心而不流外之可以應萬事而無滯豈今日文藝書畫博奕所可同哉乃博奕書畫之末儒者或寄情焉而言及射御書數則反鄙之爲不足學也者噫惑之甚矣

以上著經學之則○盡倫踐形反躬以踐其實也窮經博史窮理以致其知也要之以敬爲主而已物則則聖學之實功也

道莫大於人倫倫莫先於夫婦而父子續焉兄弟序焉君臣立焉然後師友輔之人道備矣然盡倫必本於身則威儀言語衣服飲食皆敬用五事之要而不可不謹者也欲躬行者必先致知致知莫大於經學由小學以進於大學而及乎孝經論語孟詩書儀禮禮記家禮樂記中庸大易放乎周禮春秋兼資以爾雅此又經學之序也君子博綜古今以考得失則二十一史亦所當徧及終之以游藝焉而日用之常盡矣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陞園 余家鼎彝伯 同校字

卷之六終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賡颺纘承　余龍光黼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外篇

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後世非無賢君而治不若三代以無政故也古今無二道則無二政而必謂三代之治不可以復施於今則亦惑矣

本天道施王政緝此篇以定天下之大經明百王之大法

君道

君道立而四方則之君也者民之表也道也者民之範也人主繼天出治爲天下王非有治天下之本無以立天下之極非有治天下之法無以一天下之民然本立而法以行法行而澤以究故爲君者不患無首出之資而患無首出之德不患無治天下之法而患無治天下之心不患無以致唐虞三代之隆而患吾峻德之不明敬義之不立不患民風之日下臣鄰之不直而患吾身之不足以作則吾信之不足以孚民誠能體天德之元而居敬克己以大其無我之心則仁心浹洽而天下皆在吾胞與之中體天德之亨而聲律身度以愼其威儀之則則顒顒卬卬而天下皆仰其圭璋之望體天德之利而順帝之則以盡乎物理之宜則因利利民足以綱紀四方而萬物各得其所體天德之貞而精一執中以藏天下之用則人物臧否不足惑

吾之知而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於是萬邦協和黎民於變天地爲昭四靈可至若此者以誠爲要以敬爲基以致知格物爲聖德之端以盡人合天爲君道之極而仁民愛物莫非其德之推禮樂兵農莫非其道之用一人有慶兆民咸賴此之謂王道若君道不立而欲以長民治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治也不其難哉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眞西山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若夫先之以格致誠正而後次之以脩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後學從入之途厥功大矣○先儒謂帝王之學與儒生異此未然也天人性命之原人倫物則之理儒生所當知尤帝王所當知風華月露之文章句記誦之末非帝王所當務亦非儒生所當務也自君道與儒道分而天下無善治自學術與事功異而天下無眞儒矣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明及人之事不外一身之脩天德卽王道之本然未及乎經綸區畫之詳也○仁卽心之正也讓卽身之脩也心正而孝弟慈之念肫然身脩而孝弟慈之施藹然用情無所辟而意無不誠此所謂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教成也蓋心之不存每由於用情之過用情之辟則意念雖非有他而貽害已不淺凡人皆然人君爲甚一有所怒而羣小之傾善者遂得以乘之一有所好而憸壬之逢君者遂乘間以入之縱英賢之主能悔覺之於後而前此之失已不可挽所謂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也危已哉說命曰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

惟醋君子必無時不敬庶有以立天德於身而爲王道之本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矩者此已正之心絜矩則舉此心以度人心而使之各遂其正也愼德所以立吾心之矩而忠信又愼德之方也誠意正心脩身矩之所以立而同民好惡不專其利則絜矩之所以行也能如是則用人行政皆合乎天下之公而養民教民之方無不盡善矣此所以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禮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哀公問政而孔子責之君身且告以脩身之方與夫變化氣質之道是知有國者非無政之患而患無立政之人非無人之患而患無出治之身非身之氣質柔愚之患而患其無好學力行知恥之心以致夫百倍之功而全其所性之德也至於爲政之大經則不外於九者而由身及家以措之朝野暨於天下則亦惟本之以脩身

焉其曰脩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則又以一心貫之要於誠而已矣誠則仁矣擇善固執求仁之方也○九經非必方策所布有此九者亦非夫子一時撰出但聖王之治天下其大要自不外此

大禹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克艱者知其艱而能愼也以克艱之心爲政則政乂而黎民敏德矣儆戒於無虞之日正所謂克艱也儆戒於身又儆戒於用人處事又儆戒於施之百姓者皆所以乂政而道黎民也德惟善政無其政是徒善也政在養民無其實是徒法也脩六府和三事屢省乃成久而不

怠鼓舞盡神則以實德行實政於民又正克艱之實也

○脩六府者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已立養民教民之基矣和三事者則又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而爲善政之全也

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允迪厥德治本之所以立謨明弼諧治道之所以行愼厥身脩思永所以允迪厥德也由身以及家則惇敘九族矣庶明勵翼則謨明弼諧矣邇之可遠始家邦而終四海也然若茲固邇可遠而非知人安民則無以達之於用蓋果其愼脩思永則知盡仁至而知人安民之用出又惟其有知人安民之哲惠而後足以徵其愼脩思永之實功能知人則在位皆俊乂而有以收庶明之勵翼而庶明之所爲撫辰凝績者又莫非求以廣安民之惠而已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共勵翼於安民而寅恭懋政則勵翼之者又必惟庶明之力也無教逸欲

無曠庶官官人之必本於愼脩思永也聰明明畏民心
卽天安民之必本於愼脩思永也周公之戒成王孔子
之對哀公其大旨皆然先聖後聖其揆一耳
子夏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
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
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

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
之謂三無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逷逷不可選
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凱和樂也弟平易也禮樂之原天地自然之序自然之
和也致推至行實踐也至謂至善之地也志於至善而
念不紛則詩以言志亦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矣言皆盡
善而無擇言則言行相顧而範乎節文者不敢不勉矣
禮以飭躬而行日熟則樂生而不可已有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者故性情之際樂易和平萬物一體其惻
怛慈愛之懷自有隨感而發無所不至者矣五至之序
由內及外由體達用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其明於天道
而凜之一心篤恭而已是以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
可窮者如此五至實皆一志之致焉已也禮樂哀見於
外者也而志則本乎內者也則豈必歌舞揖讓哀麻而
後爲禮樂哀哉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極於宏深而
靜密則此心純乎天地之和無聲之樂也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則此身合乎天地之序無體之禮也民胞物與
一視同仁則此心卽天地生物之心矣所謂無服之喪
也行是三者存養以立靜之體省察以審動之機克己
以復心之德正所以致其志而止於至善也如此則凱

弟之至而民生以是遂禮樂以是興所以爲民之父母
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

德也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

時行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卽所謂三無私也人君能潛會而默體之使此心純乎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清明在躬而志氣與天地合矣神者天地之妙用也無私故神聖人亦猶是耳是以凡物之將至其兆朕惟聖人必先見之如天降時雨則山川必先出雲其感通之自然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長發之詩言湯之聖敬有以昭格於天而式九圍是湯之能無私以安天下湯之德參於天地也嵩高詩本

以稱申伯之德記者引之以言周之德有以合天而鍾賢哲是文武能無私以安天下文武之德參於天地也

記有錯簡此參改之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受五行之氣以生而理卽賦焉所謂天命之性也率其恭從明聰睿之性而成其肅乂哲謀聖之德是卽率性之道也由己以及人盡人以合天而八政農焉五紀協焉則聖人脩道之教也道立於身教被於民皇極立矣皇極立則斂福於己而錫福於民羣黎百姓徧爲爾

德而相與保極於不失也又申言凡民之無邪慝人之無阿私者皆惟人君爲有以立之表故人君之於民嘉善而容衆則民皆無淫朋矣然無侮小民而畏在位也人君之於臣善則進之而與以爲善之資惡則棄之以遠咎焉則人亦無比德矣蓋躬行以率民而好惡取舍又協乎天理之公則道德一而風俗同而又敷言以振德之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之會極歸極以保極於無窮也不有自乎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物我同源則舍生負性一也惟己之心有未實則性之理有未盡而彼此遂無以相通耳德無不實則性無不盡反之於身萬物咸備眞精之體全神化之用自出其養民使遂其生也一如天己之自養其教民使復其性也一如己之自脩焉已耳至於撙節愛養除害興利則草木鳥獸魚鼈之咸若也亦不外是蓋一盡則無不盡者理之一也而推之有本行之有序者分之殊也夫如是則天地化育萬物而惟聖人能有裁成輔相其化育之功此聖人之所以君師天下而與天地參也

以上通論君道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無其德而正人則所恃者其政焉耳正人而人不服此科條禁令之所以日煩而衡石程書之且有不暇也爲政以德則政卽其德而已因心作則雖有政教亦皆其自然當然者何作爲之有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刑非可廢也所恃不在是耳道之以德則政刑皆德矣禮卽身之所履者而因以品節斯民也

以上言政本於身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誠而已矣誠則不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興邦喪邦決於君心之敬肆而已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

心不恆而身無德則舍己責人苛刻拘求輕躁率易而文網日密科條日多朝令夕改民罔適從矣居敬則此身足以化民而事亦無廢弛無事於擾紛而民自安矣

若後世之好侵吏治朝夕紛更及老氏之恬淡無爲苟安忽略則胥失之者也

以上言政本於心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事用人民國所有事而敬信節愛主以君心君無往而不盡其心此五者其大略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以得人爲先務智仁備矣知人安民無二事也

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此卽行簡之道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政有訏謨遠圖行所當行則效自至見小欲速此霸者之所爲驩虞後世之所爲苟治也○問霸之邁僞也豈見小欲速之謂乎曰見小欲速此所以流於僞也所見者小而功利之圖則苟然自欺而不暇問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心欲佚民則求其所以佚之者必至於道有必勞之而後可遂其佚者則勞之乃所以佚之也心欲生民則求其所以生之者必周至於道有必殺之而後可遂民生者則殺民乃所以生民也若苟簡姑息以爲治及殘民以逞則胥失之者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尤政事之根本也

以上言政之當務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此政之施於民者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政之本於身者也欲仁得仁則本身加民之

交敬於身所以仁己施於民所以仁民也身脩而政治則得仁矣屏四惡皆去私之事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王道之大端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民食防民患皆君子有孚之惠心食足而禦周民亦既惠我德矣而養老達悌教化又即行於兵食之中況躬行之率學校之脩尤有與足食足兵而並行者此上下之所以能交孚無間也三者不具不足以言政其不得已而議去則時勢所逼姑擇其急且重者而謀之一時之權也信以全民性食以全民生其輕重較焉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撙節愛養所以立經制之基分宅授田所以盡愛養之利蓋孟子之時王制廢壞久矣制田里盡經畫一時未能猝舉故其設施先後當如此然則後世而欲取法於三代其時措從宜而更張以漸者亦必有道焉矣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禮所以爲教教即禮之實也性所以爲生德即性之理也六禮七教人性之所固有然不爲之著其品節則氣或流而無節而不爲之講明其理則其德亦隱微而無以興起故設官以脩明之而八政之齊則又即民生日用之常而品制之以立禮教之基而防人欲之肆者也事爲如九職任民之事異別如尊卑貴賤之差度丈尺量斗斛數即異別之數制即事爲之制八者相爲經緯也凡此皆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虞之巡狩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武之革命也謹權量

審法度脩廢官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後世此之不脩而國異政家殊俗焉異端乘之邪慝並起噫欲民之寡過也不其難哉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顏子博文約禮已具天德於身夫子告之以爲政之法損益四代以爲王道之概也古者布政授時具於頒朔如夏小正月令之書可考也行夏時而凡敬天協紀撫辰凝績之政皆統是矣車服者儀禮制度之大端乘商輅服周冕而凡辨上下定民志其所以酌乎文質之宜

以納民於軌物者胥視此矣至於樂以章德而用之移風易俗則尤有非徒外襲者舞韶樂焉則必思夫盛德之所稱事功之所就有所以致其爲盡善盡美之實而後以用之而無忝也放鄭聲遠佞人防微杜漸則正所以堅其法古之志而已耳雖然無以爲王道之本無相民出治之心而徒曰法古也則日取殷輅周冕而服乘之日取韶樂而舞之而曰此聖人所論爲邦斟酌百王之大法也其究何益於治哉漢武初變秦法非大可觀而改用夏時一事最爲得當然自漢以來皆以人正未之有改乃雜闌刑德陰陽之說以著之頒朔而政令之布絕無與焉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哉漢魏六朝官制非古至周隋之間而蘇綽始取法周禮自唐及明亦皆法之然官名周也其實則非周也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君子其知所本而務求其實焉可也

以上言治法

或問荀子曰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未聞脩國也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圓濁則流濁蓋古者盤是圓器盂是方器

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此揚子知本之言哉然謂治之在道爲小則傷巧而恐未有當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聽視無違之謂純朱子曰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子曰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眞善言天德也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治天下也或問周子雜串書易爲言不太巧乎曰此正周子看經書爛熟故隨手拈來頭頭是道蓋塞滿天地無非此理

程伯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蠻貊之風其原始於太宗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程叔子比九五爻傳曰人君當顯明其比道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天下孰不比之若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

人主當防未然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

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生於忽微而志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道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爲宗社生靈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聖人大經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此以上八條皆言君道

論治者貴識體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

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以上九條言治

張子曰今人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如孔子可作亦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耳大都君相知父母天下而不知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苟視民猶子則必不如秦漢之少恩爲五伯之假名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能使吾君愛天下之民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治不必改圖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道學脩天德也政術行王道也有學術然後有事功何二事之有學非天德無學術也治非王道無事功也末學苟治烏足道哉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用之

爲治而不法三代者終苟治也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塞閉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旂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莅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爲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合又必不能中於義理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

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天下者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姍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天理則敬以擴之而必使少有壅閼人欲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動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正吾此心所以爲天下萬事之本也心正則身無不正而天下歸仁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爲萬世法程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

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人主當以明理爲先黃勉齋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變然後能意誠心正而可應天下之務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太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正心誠意之爲急也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情則氣象差如字正當耳言徒順人情則氣象不能皆正當也

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令順人心故卑而易行此管仲之器小霸者之所以驩虞也井田肉刑行之似非順人情然理有當行可行之處故曰二事儘有曲折當時自安石新法人多以二事爲非故朱子之言如此耳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當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

王霸

君天下者謂之王長諸侯者謂之霸此王霸之名所由起乎是故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文王受命爲西伯周召分主天下諸侯謂之二伯初未嘗聞霸者之必有異於王道也迺自周道既衰齊桓創霸管子脩內政以寓軍法恃强力而假仁義借尊攘以遂其私而繼是宋襄效之晉文效之詐力之張日流日甚由是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而自是王霸之分乃莛楹遠矣從來王霸之辨曰誠曰僞曰大曰小曰純曰駁蓋天之生人只此實理純乎天理之正此王之所以爲誠也雜於人欲之私此霸之所以爲僞也誠則物我同仁內外一致而德量極於無外僞則假借行私急於功利而所就止於小補要之則誠僞盡焉矣夫天有實理人同此心而霸者之自甘於僞也是則何歟厥惟氣習之故氣稟少殊習之愈遠是以君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使其心正身脩夫

然後由身及家平均天下皆以此實心爲之通貫而實理以得實事以行實功以奏若乃動於形氣之私而無以自割自乂則其見理也不明其循理也不篤是以終於自誣而何由遠到其心亦遂以是爲自足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下此而形名術數愈離其宗秦漢而還其位雖王其道實霸習焉安焉而不自知也非一日矣噫王道之不復也孰滌其源而斲其根以奮然於唐虞三代之治歟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

凡人功之所就視乎其用之所施用之所施視乎其中之所存中之所存視乎其量之所受量之所受視乎其心之所主心之所主視乎其學之所造故君子格物窮理確乎有以知至善之所在則心有所主而毅然力以赴之擴而充之不以小成自安不以一善自足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夫不獲自寬斯則所受者宏而所施者自裕故蘊之爲天德用之爲王道霸者不然則一匡九合皆不過虛張架式巧作支吾用之雖有微功按之都無實在所謂功烈如彼其卑者則亦何足道哉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霸業不滿人意處多然其不滿人意處正是其掩飾不周處未盡用知術故也晉文卻做得更覺轟烈然其轟烈處正是他全用智術處亦因齊桓用詐於前故晉文效之於後又在外十九年人情世故愈熟機械愈深故他做來全無忌憚凡事占便宜又占道理其心術幾不可問充之則操莽由此出矣是以夫子甯取齊桓噫霸業亦有升降也世道可悲也夫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辨誠僞而已王者視天下如一身痛癢相關烏得有僞霸者爲私己所隔則此心原與天下人不相屬如秦人視越人之楚痞而聾蹙其容其實身上不曾著疼則撫循不至聾蹙亦假意相關耳是霸之所以爲霸也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公私之異公則誠矣私則僞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過以事言存以心言殺之利之導之所過也形而民不犯利而民生遂教而民性復所過者化矣好生之志率育之懷兼善天下之念所存也有是心卽有是政有是政則臻是效其潛孚默奪之故有妙萬物而不可知者所謂神也所以然者王者心同天地而不雜以一毫人欲之私故其用亦與天地相似神無方易無體霸者有我之私則此心已狹勉强以就驩虞其驩虞處正霸者

私意所售也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此言天地也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又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可以知王道矣夫過化存神則王道之妙神速至矣而後儒乃有王道無近功之說是其意終視王道爲迂疏怠緩不近人情之爲宜後世君臣之徒以苟且圖功而王道以終不可復也悲夫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眞西山曰荀況之論王霸非一獨此言爲當於理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程伯子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仁義無偏霸者依仿之則偏而已矣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於四海則萬世幸甚

朱子曰古人倫王霸正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故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公而無私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已故四方貢稅盡歸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間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術不可不省察也朱子論王霸而本之學者之身可謂親切至矣

漢宣帝雜王霸爲治元不識王霸只是以寬厚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熙甯一劄而無餘蘊矣漢宣之見今人仍自轇轕不除如俗醫以平緩之方爲王道以峻烈之方爲霸道亦此類也惑甚矣

清簡公曰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合德而萬國咸甯霸者渺然小矣

用人

爲政之要在於用人用人之要在於擇相相得人則六卿皆得其人而大綱舉六卿得人則庶司百職皆得其人而萬事理然必知之眞而後信之篤信之篤而後任之重任之重而後優之崇優之崇而後用之久用之久而後大臣得以展布腹心大行其志如堯之任舜舜之任禹皐陶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則所以治道化成而子孫黎民無不大蒙其福也不然而位若傳舍則雖禹皐稷契無以表其長旁落其權則雖伊尹周公無所施其力或外示尊崇而心懷顧忌或責以吏事而自矜獨斷此小臣宮宦所

以得因而間之而又烏在其能相與以有成也然信任固不可以不專事權固不可以不重而苟非其人則適以致權姦之禍則知人之所爲難也知人誠非易易然考之其生平之素履察之其立心之隱微求之於剛方無求之於詭隨求之於休休有容無求之於多才多藝求之於鎮靜不煩無求之於苛深險躁求之於逆於予心無求之於遜於我志則人之賢否要非難辨而要在於人主之清心寡欲爲有以得之不然者明知其賢而牽制於私而不用明知其不肖而以其能順己也而用之此唐元宗之所以輕棄九齡而久任林甫明熹宗之所以終殺楊左而反用忠

賢也若乃臺諫之官納言之職則天子所以廣聰明而裨闕失者所貴來天下之善言以資獻替補衮職之有闕而批逆鱗無取偏私阿黨以相搏擊苛毒瑣屑以滋煩擾然亦惟人主之清心寡欲者爲能有以察之受之而不啻不敢含怒也至於庶司百職則惟其材設官無取乎過多事權無取乎相掣而郡縣之有司則人主所與共此民者又不可不慎擇其人也大抵牧民之官有能惇大成裕者謂之循有能明作有功者謂之能能吏才而其偏易至於生事且貪酷者得而託之循吏厚而其偏易至於姑息且罷輭者得而託之然而爲循吏者鮮赫赫之聲爲能吏者易致當途之譽有心於干譽則亦何不自見其能故與其能也無甯循矣要之寬洪惻怛期於宜民則又非奉法避過碌碌庸人之所可與是又在銓選之明哲監司之公平而伻嚮則尤在一人之寤寐矣至若取人之道則以秋實不以春華雖當廣其途以收之要必嚴其品以核之唐虞之世雖亦曰敷納以言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非徒以空言取也成周之法鄉舉里選故濟濟稱多士焉至於周衰而後官多世及才德之登庸者鮮矣漢初卿相多高祖故舊勳臣然高文景武累詔求賢董子賈生公孫宏之輩皆由徵辟而後起東漢之士尤敦氣節是以雖當外戚豪

手內豎煬竈之時士猶以力死爭忠義代不乏人是漢風之近古也魏之中正九品雖非盡善而猶存古意唐始制科英雄入彀身容書判無當實用文辭詩賦何濟著生又況循資格之爲聖書此用人之所以浸失也夫後世取人以文而求其實之茂鹽人以利而欲其守之廉此不幾南轅而北轍乎及乃賄賂公行人嫌銅臭而仕宦之途無人心矣尙安望其上致君而下澤民哉然則爲人君者而有志於圖治則正心脩身固其本也而所以擾禮大臣之道推賢進士之方又何可不加之意焉以取法於唐虞三代歟

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大臣能集衆善之長爲已長則職盡人君能得一人之善集衆善則國治故人君首重於擇相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大臣得其人矣而不知所以敬之則終無以收大臣之效也○唐虞三代君臣拜稽此上下所以交而爲泰也

暴秦而後尊君抑臣也至矣所謂敬大臣者可概見歟

論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憂在得人急先務也憂之也切故得之者眞得之者眞故信之也篤而任之也專且久然後仁恩徧覆乎天下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不召而就之所謂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學焉以明其道臣之使行其事昔武王於太公則曰師尚父桓公於管仲則曰仲父觀國語管子之告桓公則其學焉者可見矣後世惟昭烈之於諸葛武侯其庶幾乎後世人臣固鮮有足當人君之師者而人君亦鮮不以屈節於臣爲其恥也盛治其可再見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政子强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志在富貴者容悅臣也志在功名者社稷臣也天民者志於道德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然守之也大人則德博而化矣大人者惟孔孟程朱乃足以當之天民則大賢以上如其城是也社稷臣後世漢汲黯孔明唐狄梁公宋璟郭子儀宋司馬君實范希文皆可當之容悅臣則皆是也士苟一念之動於富貴焉欲無爲容悅臣不可得也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人君知此則君子小人皆可以收其用矣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誠如是則容悅之臣無所容而忠讜之臣至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小人之得而侮其君者以人君啓之也人君好諛而佞人進人君好色而女戎進人君好侈而珍異進人君好財而聚斂進人君好畋而狗馬進人君好技而方術進人君好功而武功進一君之身而小人環向以希寵而以非道事君實則侮其君者也君無或啓之則侮無自至矣君能喜聞過則忠言入於耳矣是以爲人君者惟清心寡欲之爲貴也

周書立政篇已見第五卷中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臣以義合者也故施報之間常如是臣而敢寇讎其君者君實先爲寇讎者也君自爲寇讎矣臣實有心爲君者能力禁之使不寇讎我乎至於世之人臣每有以犬馬自況也又得毋非國人其君者邪

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則心與爲體重祿則身與爲體後世多權術馭之而已

論語曰無求備於一人

不多求人所以能收用人之效也

成王命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甯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私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公孤以成君德六卿以治君事獨言六卿分職率屬者三公無專官三孤無官屬也治內卽以倡外京畿爲四方之極也建公立卿所以治內述職時巡所以治外內外一也先內後外序也此周官大略蓋與周禮大同周禮無公孤亦以三公惟其人而以六卿之有德者兼之三孤無屬故未之詳又或成王所加也餘則六卿之所掌及巡狩述職五服之制其實皆同人不之考耳兩漢六朝官無常制鮮有盡善隋唐始稍師周禮然亦未得其意後之設官者雖曰創制因時要終以周禮周官爲極哉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已見閭胥以歲時書其敬敏任恤者　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邦比

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　黨正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比校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司士司馬屬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此自古登賢進能之法周禮王制詳略互見要無不同後世徒以文章取人而欲得人之實用也烏可得歟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

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蓄縮不敢有爲苟循故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古聖人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用之求之有道而已取人以身則賢者至因才器使則能者奮

人君每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心誠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

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暗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

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矣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

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命司徒敷五教命典樂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辭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古人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澂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

將有賴於其用然彼但知爲無用之空言而已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凡爲時文以射科甲者亦非盡不知學古之爲有賴于用然卒之一爲時文便不反之爲已蓋務實之心不勝其傲榮之念也子政兄嘗爲予言族兄某謂之曰兄所講學非不精切但某輩用不著問以何故御用不著曰吾輩講經作文以賺科甲耳何用如此切切爲哉因歎息曰古之小人趨慕榮祿尚須外託君子未有自明言爲賺騙者今則自安于爲小人而恬不知恥矣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輯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未盡善而將以使之有以

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傅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呂東萊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焉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農民

朴商賈奸此素所習者然也今使農家子與商賈之子同執筆爲八股則農家子之文必不及商賈之子之文也明矣以文取人而又重之以賄賂聲勢請託可勝歎哉

治歷明時

王者繼天出治則無事不仰體天心而敬天授時尤其首務矣蓋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至教故朝必順時而布令野必因時以興功固未有不明於天不順於時而有以釐功熙載者是故因日之行天一周而定歲凡三百六十五出入有零而行天一周復於故處也因日行之南北遠近而成四時日行南而冬北之中爲春秋分因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分十二月月之右旋速於日故日方二十七出入而月已周天日二十九出入有奇而月復追及於日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故與日會則光盡而爲晦己會則光復生而爲朔去日遠近中則光半而爲弦與日對則光滿而爲望過此復弦而至於晦○月無時不受日光但月下於日故與日會則其光在上而人不之見及去日稍遠而光處微露於下則生明及與日四分天之一則側受日光而下見其半及中分天度與日遙對則其受日光處正在下而人見其光滿也因日之一出一入而爲日因日之晨昏晝夜而分時半夜子雞啼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斜未時分而刻古歷晝夜百刻每時八刻有零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今只作九十六刻每時八刻刻有分分明大統歷刻五十分今每刻只作十五分因即以日一日之行爲在天之度日出東人西此隨天左旋而一周天也然日一出入而稍不及天行之速則以不及處爲一度此爲右旋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少欠而右旋一周還於故處爲一歲故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以紀日之行也以日月所會之度分天爲十二辰天無星處皆曰辰分十二辰以紀日月之會寅月日月會於娵訾卯月日月會於降婁辰月日月會於大梁巳月日

日會於實沈午月日月會於鶉首未月日月會於鶉火申月日月會於鶉尾酉月日月會於壽星戌月日月會於大火亥月日月會於析木子月日月會於星紀丑月日月會於元枵以日月所纏歷之星爲二十八宿宿附於天以紀天度指天之軸爲南北極軸天不動處所以運轉者也南極在地下中國不得見北極出地上常見不隱指極旁小星識之曰極星去北極半度許又謂之都星極星前大星曰紫微即帝星紫微之左右藩曰紫微垣左藩八星右藩七星垣右七星曰北斗視斗柄初昏所指方隅以定月之所建分地之方隅隸十二支而視斗柄所指爲月建也昏建以杓即柄也夜半以衡晨建以魁魁斗首也去極九十一度有奇以中分天腹曰赤道日所經行斜絡赤道者曰黃道赤道黃道皆推步者象天而設色以識之以分經緯度及日行南北之準者也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黃道半入赤道內遠者二十四

度半出赤道外遠者亦二十四度於是測昏旦中星而知日之所纏之宿度日之所在其星不可見故觀昏旦及夜半之中星則可以推日行所在之宿度矣審日所行之南北而可定一歲之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刻分矣日行黃道在赤道南二十四度而冬至正交赤道而春分在赤道北二十四度而夏至又正交赤道而秋分日在赤道南則晝短夜永而寒日在赤道北則晝永夜短而暑日正交赤道則晝夜分而寒暑平然一歲之周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月十二會大盡小盡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以有氣盈朔虛月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以月有大盡小盡以歲三百六十日計之則日之末及天者五日三時是爲氣盈而月有小盡又少五日七時有奇是爲朔虛是以月會日前節氣日卻而積餘置閏之法生焉積氣盈朔虛而置閏閏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爲月法每歲得氣盈四千九百三十五分朔虛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合得一萬有二百三十七分爲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故三年一閏而仍餘五年再閏而又欠八年三閏而仍欠十年四閏而仍欠十三年五閏而仍欠十五年六閏而大欠十八年七閏而益欠十九年則氣朔均而爲一章然尚盈九十一分故二十七章一統閏朔無餘分三統則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五百一十三年爲一會三會則一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爲一統閏朔無餘分值甲子歲首此漢太初歷法也然大約三十二月而一置閏推至無中氣之月則閏月七年而爲一元閏朔無餘分也要之章法以十九年爲率而前後之閏月略同矣又或云氣以識氣朔之算而立紫炁以識月行九道而生羅計謂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合黃道爲九道月行道交入黃道內爲陰歷交出黃道外爲陽歷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行青道夏入陽歷秋入陰歷則行白道春入陽歷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行黑道陰陽之交則與黃道合入陽歷爲羅睺入陰歷爲計都此皆歷家所點識以便推算者也其實九道止是一道以月行別有小輪附黃道左右六度之間故以月輪或高或下或出或入而見爲有九道也羅計二點常出正相對而每月順移所以識日月之交道也月有高下遲速而立月孛月行平則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遲則十一度餘速則十四度餘蓋近下則行疾近上則行遲而月孛則月行小輪最高之處遲速之交也月行正交黃道而值朔望則有日月蝕月朔與日會月望與日對然不正交黃道則月或在日南或在日北而不相衝掩惟朔而正交黃道則月掩日而日食矣望而正交黃道則月抗日而月食矣○月食先儒謂日體中暗謂之闇虛望而月當日之闇虛則不受光而食西學云日月正對則地毬在中日光爲地毬所隔月不得受日光故食此似較是至於五緯土木火金水則亦附天而與日月同其右旋以有高下西學分天九重之說遲疾順逆留伏西學有五星各有小輪之說各有所主如土司宿木司歲二星所在爲福德火司法主刑金附日水主農功及九州分野之類故序歲時月日以秩作訛成易識地德虔天刑察休咎災祥以致恐懼脩省時豫備脩人事此古今治歷之大凡而敬天勤民之至意也顧自伏羲畫八卦卦氣陰陽消長已顯天地造化黃帝作調歷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縱之少昊立歷正如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而鳳凰爲歷正是也顓頊稱歷宗謂乙卯歲之寅月月朔子半五星合于營室是爲歷元至是而歷愈祥故後世稱爲歷宗蓋七政合貫即可爲歷元不必年月日時皆甲子也帝堯命羲和帝舜在璇璣而歷法亦已大備矣夏后殷周三正迭建政令於是乎頒王迹於是乎寓降及春秋而魯晉各有其歷於是司歷過矣置閏差矣告朔廢矣爰及暴秦始用亥正歷無定法而欽若昊天之意渺然其不得見自漢而後歷法乃日以精密漢初張倉用顓頊歷司馬作太初歷本鍾律以起算稱爲有法及劉歆作

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積算始密劉洪作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魏揚偉作景初歷始立交食起虧術晉杜預作長慶歷姜岌作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撿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作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候氣魏崔浩作戊寅元歷南朝祖沖之作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張子培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隋張冑元作大業歷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之術劉焯作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及推黃道月道之法唐傅仁均作戊寅歷始定月有三大三小命度起虛六李淳風作麟德歷始進朔以避晦晨月見一行作大衍歷以蓍莢起算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股軌漏交食之異創歲星差合術憲宗用元和觀象歷徐昂造長慶宣明歷始悟日蝕有氣刻時三差邊剛作崇元歷始立相減相乘之法以求黃道月道周天朴作欽天歷始變五星之法遲留逆行舒函有漸宋初用應天歷李琮作明天歷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姚舜輔作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宋末用會元歷元許衡作授時歷耶律楚材作庚午歷郭守敬始創造簡儀高表馮其測實數以晷影為主歷法益精明劉基作大統歷大要因授時歷之舊萬歷庚戌吳道南始薦西洋

諸臣纂修歷法崇禎庚午徐光啟督修上之為崇禎歷書至西學利瑪竇羅雅谷龍華民艾儒略湯若望穆尼閣諸人而算盡忽微巧窮幽突器奪神靈矣如謂天有九重日行遲速有限月及五星各有小輪四餘之非星歲差由經星行度之不及靜天月食之障于地球日月食不同之有視差氣差皆可謂窮幽極渺而實確乎可據至于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弩儀天環天毬紀限儀諸器及測候諸晷及遠鏡及沙漏水漏之類視古之圭表景符渾天儀簡儀諸器尤為巧妙精切百倍于古矣然古之歷疏而切於國計民生之用後之歷密而無當於始和布令之重且分野分星之說五星陵犯之變孛彗欃槍之見但舉而付之為不足徵驗是謂天變為不足畏而何以動人主恐懼修省之端又國家大政百工庶職之所當修者既不須之日書而惟雜以刑德王相建除之說為陰陽尅擇一偏之言則雖精而奚有當哉況西學亦原不言尅擇也

易革卦大象傳曰澤上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時革於上庶政革於下撫辰凝績乃所以順承天也

書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曰協用者欲人之與天合而不違也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

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歷推之象驗之也日者歷之主月者歷之輔星辰者歷之紀歷象星辰所以歷象日月也治歷所以明時授時所以興事作訛成易釐百工熙庶績凡以為民而已授時即授此作訛成易之時也分方以測驗之驗之日晷

驗之日夜永短驗之昏中之星又觀之民物之舒促庶幾時得其正而事之因時者可以均平秩序也月會有常而時以日卻不閏月則時不定故置閏所以定時而成其作訛成易之歲功也○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昏而昴中至周秦間而冬至日在斗故昏壁中見月令今之冬至日在箕初則昏之中星室矣此歲差也程子曰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子曰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漢洛下閎言百年當差一度及劉洪作乾象歷有核歲之法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以五十年日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隋劉焯折衷二家謂七十五年差一度劉炫以四十五年差一度梁虞鄺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唐僧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大明歷以四十六年差一度統天歷以六十七年差一度明大統歷以七十六年差一度元授時歷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萬歷中西洋利瑪竇仍約以六十八年差一度能良孺以六十七年差一度方密之以六十餘年差一度游子六考帝堯甲辰冬至日在虛八閏月而差一度商武乙丙寅冬至日退女十一度夏不降乙未冬至日退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壬子日在牛七周簡王丁亥日在斗二十二漢太初丁丑日在斗十七宋元嘉癸酉日在斗十四唐開元甲子日在斗十宋慶歷甲申日在斗五度宗戊辰日在斗四元至正辛巳日在箕十洪武甲子日在箕七嘉靖甲申日在箕三則天道微渺之間亦有遲速不可以年限也西學謂歲之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無與紱按在外轉者恆速在內轉者恆遲此自然之理觀日月五星之遲速可見矣日月五星之行又各自有高下遲速留逆則恆星之在天亦猶是矣殆未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

星考 中宮天極 子四星第一前星曰太子次曰帝三日庶五日都都郎天樞極星也朱子曰北辰是天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個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也○宋天文志舊說皆以樞星為極皇祐中以銅儀管候之其不動之處猶在樞星末一度餘也 紫微垣 東八星曰左樞曰上宰曰少宰曰上輔曰少輔曰上衛曰少衛曰上丞西籓七曰右樞曰少尉曰上輔曰少輔曰上衛曰上衛垣為宮禁之象日月五星所不入也 紫 天乙 在閶闔之南主天道小明則殷 太乙 在天乙之南明和大明則凶 北斗 七星在西籓四曰魁自五至七曰杓四五之間曰衡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又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魁主華以東衡殷中州河濟之間杓主海岱以東北 太微垣 在翼軫之北右北間為太陽西門曰上相左籓四星曰上將北間為西華門曰次將北間為太陰西門曰上相北間為太陽東門曰次相北間為東華門曰次將北間為太陽東門曰上將前二星曰右執法右間為右掖門曰左執法左間為左掖門二星之中曰端門齊明則將相同心其中有五帝座此天子外朝之象日月五星所由受命之處 少微 四星在太微西北一曰處士二曰議軒轅十七也 少微西北其右星曰司民左星曰少司民前星曰御女主民之版籍男女之事又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 三台 六星兩兩相比三公之象上台近文昌中台接軒轅下台抵少微上合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曰天堦之象三台平則天下安 文昌 六星在北斗魁上曰司命曰司寿曰司祿主天下文德之事 天市 垣在尾箕之北左籓曰宋曰東海曰燕曰徐曰越曰吳曰齊曰中山曰九河曰趙曰魏右籓曰韓曰楚曰梁曰巴曰蜀曰秦曰周曰鄭曰晉曰河間曰河中其中有帝座此天子詢萬民之朝又巡守朝會之象謹權量審法度之所也 蒼龍七宿 角二星南北直古九度今十三度其左角為理主刑其北三尺曰太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下安入其陽則旱入其陰則水月犯左角水金犯右角火乘左角旱水乘右角火明大則王道下 亢 四星古十二度今十度亢為天庭也右角為將主兵則凶此蒼龍項也 氐 四星十六度氐為天根亦主疾病 房 四星五度為天駟又主疾病明則吉動則天子內房中曰天

衢南二星爲陽環北二星爲陰環心三星六度爲大火日月出其中主籥主馬占與角同赤者曰天王前太子後庶子又爲明堂日月五星犯之多主兵旱又主火災尾九星十八度爲後宮九子箕尾之間曰九江山箕四星十度爲敖客主風五星犯主水之主兵箕徙入河百姓流亡玄武七宿斗六星二十二度南二星武庫主兵中二星天相主爵祿杓二星天倉主積聚明大則天下安牛六星七度爲犧牲曰積路主道路曰積水主關梁女四星十二度主藏瓜果又主嫁娶布帛女工之火主旅食曰積水主蓋星主墳墓宮事五星犯之主帛賁女子凶虛二星九度爲哭泣死喪及祭祀危三星十六度爲

室犯之主水池主文章圖畫亦主土功之事室二星十八度爲清廟爲離宮主廩食及土工營造壁二星九度爲墨壁又曰天主溝瀆之事婁三星十四度主牧苑又主聚衆之事胃三星十五度曰大梁爲天倉主積聚昴七星十六度主牧苑又主文章又爲天豕爲天囿十二度曰髦頭爲白衣會爲胡兵十度曰喪日舌訟獄之事畢八星十七度好雨主邊防用力陰謀之事又爲

咸池七宿奎十六星十七度主牧苑又主文章又爲天豕爲天囿

奎

附耳主街巷月經其陰則雨經其陽則否衝其中主大水觜三星牛度爲虎頭主保聚主收斂參七星

朱鳥七宿井八星三十度爲天南門主十一度爲白虎其後伐四星爲虎尾主兵威刑罰之事鬼四星度半爲視明察奸主祭祀疾病死喪水泉星犯之主水東北主積馬東南主積兵西南主積帛西北主積尸星犯之主疾疫柳八星十四度曰天廚爲鳥味主酒食及雷雨工匠土木之事又積金中白氣曰主水星七星六度爲員官爲鳥嗉爲赤地張六星十八度曰御府主器用主禮樂主長養萬物之事翼二十二星二十度爲鳥翼曰天旗主文物聲名旌旗及遠賓軫四星十九度曰天車又曰喪車主任載及車馬貴餘不悉載察殃咎月從之主風星犯之車馬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考焉以貳六官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六典八灋八則皆冢宰所掌也太史掌其典籍以副之使知所考而頒歷之事總焉此布政授時之所以合一而識往昭來之所以無舛也夫正歲年所以序事則告朔之頒皆典灋則之所繫天人一矣漢司馬遷爲太史實掌天官則猶有古之遺意自此而後史與星歷分職則天時人事杳不相應史氏徒尚文章星歷流爲技藝以至若子京唐史年月屢異永叔五代史不記災異而天臺頒歷無關庶政孤虛旺相紛擾支蔓所謂敬天授時者果如是乎噫何舉世之不察耶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之敘

馮相保章皆太史之屬馮相掌其常而保章察其變也敘事作訛成易之事會天位猶言順天時也致日察晷景（樹八尺之臬于日中以觀景之長短以土圭度之冬至之影丈有三尺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此土中也詳見下篇）致月占宿度也

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端緒也正也造歷之端即歷元而每歲之端則冬至也

一歲之正二分二至四時之中也每月又各有中氣舉分至而四時正舉中氣而十二月正也中氣不在此月之中則當置爲閏矣此以氣盈朔虛而中氣日遲則置閏所謂歸餘也序不愆事不悖卽馮相敘事會天之意時正令順治歷凡以興民事而已杜註謂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故曰非禮補正云古人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可知紱按傳言歸餘於終則補正說是若是誤閏則只當言司歷之過不得譏以非禮也然後世月無中氣則隨時置閏於法尤密又不得泥歸餘於終之禮矣

孔子曰行夏之時

邵子皇極經世以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百六十

年三十運爲一會一萬零八百年十二會爲一元十二萬零九十六百年

元自子會之半而天始開至丑會之半而地始闢寅會之半而人物始生此固荒遠難稽然理亦如此然以歲言之則子月而一陽復丑月而地膏動寅月而草木生人始動作以日言之則子時而日東轉於地下丑時而地風動寅時而天始旦人始興此亦明徵也矣顧所謂行夏時者欲其於順時布政皆夏令是尊非徒以建寅爲歲首而已也游子六謂歷法當以天爲定盤以黃道爲定圈以十二宮爲定節氣以道淺深定宮以冬至爲歲首以日躔一日爲定度以日到宮紀日以月到宮紀月以星到宮紀星如此則無歲差無氣盈朔虛無閏月節氣無月首月尾而節定歲無新年舊年而歲定歲歲此日立春歲歲此日立秋而天定歲歲此日與農歲歲此日講武而人事定節節此日數歲歲此日數而日定一歲還一歲一節還一節天道合人事齊是爲天歷烜按天數之不齊非可强也卽如其說是無閏月而卻有閏日蓋所餘三時自無處安放也且日之在天氣候難審月之朔望人所易知故古聖人協于月以分藝若廢月法紀日而以日到宮紀日則愚民無歷者將不知歲時矣聖人日行夏之時如之何其可易也

以上敬天授時之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典首命羲和及堯命舜攝事而首察璿璣玉衡蓋人君繼天出治必其明於天行聽無聲視無形敬天勤民而後可以奠安天下也豈後世術數一家之說而已哉

○璇璣渾天儀之制蔡傳詳矣今所制更爲精密略述

其概外設三輪水以臬之以知地平針以指南以知子午繩而懸之以知上下於是設平環爲地平刻先後天八卦十二宮八干四隅在地之方位於上設側環爲子午規爲天經環設南北極爲圓軸虛中內向上刻去極度數直跨地平半出其上半入地下斜倚環爲卯酉規爲赤道上刻赤道度數橫繞天經交於地之卯酉亦半出地上半入地下是爲六合以三輪合之爲六合經緯度數皆可四八取一爲八觚又爲象限此渾象地一重也次內又設側環子午規爲天經而外貫於天經之軸挈卯酉規赤道又倚斜環爲黃道上刻黃道宿度繞子午規絡黃道規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入赤道北亦二十四度黃道規近北處爲晝長規近南處爲晝短規皆絡於子午規上此舊三辰儀以日月星之行於是乎考也

又於三辰子午規內設冬夏至規外貫子午規南北極軸內更設封貫黃道極軸（去南北極軸各二十四度）中貫地毬孳日月輪冬夏至規內設日輪規以繫太陽（應黃道旋轉）日輪規內設月輪規規上設月遊輪（徑十二度此月行九道小輪也）以繫太陰（規循黃道其遊輪則出入黃道左右六度之間）當中爲地毬形皆貫於黃道軸則日月交食於是可審此渾儀之大略也○七政考（日月已見）歲星約十二年而一周天近日十二度而夕伏與日合日合伏（各十六日八十六刻各行三度八十六分）晨出東方（在日後也）疾遲（由疾漸遲共一百十二日共行十七度八十六分）留（遲極則留留二十四日）晨退夕退（各四十六日五十八刻各退四度八十八分十二杪半）留（二十四日）遲疾（共一百十二日行十七度八十四分）

而又夕伏主人君道德之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曰贏退舍曰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祆色赤旱隱則水動搖芒角凶兵熒惑約二年一周天夕伏合伏（各六十九日各行五十度）晨出東方疾遲（共二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六度）留（八日）晨退夕退（各二十八日九十六刻四十五分各退八度六十五分六十七杪半）留（八日）遲疾而又夕伏常以亥月入太微垣受詔出行列宿主人君巡守行師之事在天爲執法所守之宿下主旱行一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失度）則兵聚東方西行疾則兵聚西方其精變童謠塡星約三十年一周天夕伏合伏（各二十日四十刻各行二度四十分）晨出東方疾遲（共八十六日行

七度六十五分）留（三十日）晨退夕退（各五十二日六十四刻五十八分各退三度六十二分五十四杪半）留（三十日）遲疾（共八十六日行七度六十五分）而又夕伏主福德失次一舍二舍而上主大水失次而下有后戚色變芒角凶凡木火土星行遲於日而輪高（土星最高木星次之火星又次之以高於日故行遲）順行近日夕伏遠日晨見漸遠則遲與日三分天之一則留（如日在午宮而星在寅戌宮也）與日對沖則逆逆而三分天之一復留以漸遲疾又順近日（緣五星各有小輪附黃道在右七八度之間行近下輪由疾而遲至下則留復下向上由遲漸疾疾甚復遲至上則又留也凡順近日故伏爲日氣所冲則止而留對冲則逆）太白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三十九日各行四十九度半）夕見西方爲長庚疾遲（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留（五日）夕退（十日九十

五刻十三分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杪）夕退伏（夕伏凡六日退四度三十五分）合（合日）退伏（同上）晨退（如夕伏）留（五日）遲疾（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而又晨伏其晨退見東方曰啓明也其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與日同南北之行曰贏與日分南北之次曰縮與日抗則晝見過丙位曰經天所守之宿其下兵起辰星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十七日七十五刻各行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夕見西方疾遲（共二十七日行三十一度五十分）留（二日）夕退伏合退伏（各十二日十八刻八十分各退七度八十一分二十杪）晨留（二日）遲疾（共二十七日行三十一度追及于日後）而又晨伏主溝洫土功之事出違時天下饑出舍爲不祥地動金水較太陽行疾行先太陽則晨伏夕見逆行皮

是其與大陽遇亦夕伏晨見也金水小輪方其斜下斜上則見爲留及行上則見爲遲直下直上則見爲逆西學謂五星緯度輪即小有高下加減先儒不知其有緯行一見金星在緯南北七八度之間即詫之爲失行非也紱按緯度廣狹誠如西學所推然日月之食亦有常度而人君則必引躬脩省不可委之當然之數也若以天變爲不足憂則介甫之亂宋小人之無忌憚矣○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又曰遲速不齊者七政之情性也

允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日食有常數而聖人不以常數委之謹天戒也天有禎祥不德則其禍天有變異戒之則其福遇天戒而猶不知懼滅亡無日矣仲康之時羿帝河北羲和貳心夏后不振月之掩日固其所矣仲康能戒是以尚克終身羲和尸官而不知警卒受王誅則謂日食之變羲和先當之可也可畏也哉○辰謂日月所會弗集于房會而不相和集於房宿也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季秋當在析木自堯至仲康歲差未幾蓋此月朔尚在秋分後故會大火此月望前方交寒露是歲當置閏也○護日左傳云用牲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云以朱絲縈社穀梁傳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皆三大夫擊析充其陽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天人一理而以氣相通以誠相感故事得其理而氣和而天地之和氣應之無或爽也君臣同此日自脩省而保極有終矣然箕子所陳其理如此君子脩其在己者而已若一一詭遇而求合之則董子繁露劉向五行或有流於鑿者

君子又不盡取也○箕爲飄伯畢爲雨師箕箕斗揚有風象畢掩沒有雨象也又室壁翼軫亦主風并亦主雨凡穿其中則應出其南則否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保章主天文之變日月有薄蝕煇日月暈珥日月旁氣星有犯守失度芒角動搖及彗孛欃槍流客之類亦天下之故所繫也彗孛之類非星乃異氣塵埃之類所升騰結聚於空中以受日光而有光者也然空體輕清而

下土不正之氣得以上干之則其爲不祥可知矣以爲無關於禍福之應則謬甚也星土古帝王所命祀於其官而後世居其地者因之因視其分之變以爲妖祥以反躬而消變也分野之說女虛危青齊斗牛女揚越尾箕幽燕房心豫宋角亢氏陳鄭翼軫荆楚柳星張周三河井鬼雍秦蜀畢觜參河東晉胃昴翼趙奎婁除魯室壁兖衞蓋大皞以木德都宛而祀在蒼龍故宛爲角亢分神農始于烈山以火德教稼故荆分鳥翼黃帝以土德而都涿始蠶桑女工而祀箕尾故涿分析木少昊以金德都曲阜而祀奎婁故曲阜分降婁顓頊以水德都濮而祀室壁故濮分室壁此五帝所主祀而後之居其地者因之也至若閼伯主火而居商邱故商亳命祀大火祝融火官而居檜洛故周虛祀鶉火此皆傳記之所可據者然則吳分南斗越分牛女青分虛危中山分昴畢唐分實沈雍梁分井鬼亦必有其由矣星有所象而命官以其事祀之精神所聚而天象亦若以類應之後世命祀雖廢而人心所擬卒未嘗變則分星所屬亦未之改殆非淺近滯泥之見所能及也史記觜參益州蓋已失考而注疏又直爲之分地畫界李淳風輩加之以某郡屬某分入某宿幾度則天體圓轉地面平布安在見其有合談西學者又直并其說而廢之皆妄作也夫十二歲之相蓋如太乙太陰歲旗害氣之說及五運六氣之類各以其歲而審其陰陽寒燠之象蓋自古有其說而保章存之也星土各占其分歲相則通天下雲物雲之色象分至望而書之雲水類故主豐荒降於民使知豫也雲物之占如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黑爲水黃爲豐之類又順其色多吉逆其色多凶又觀其方位之所在爲占又淮南子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澤雲波水之類風和如十二節氣之風直時及方位而至則和反是則乖異及風角五音六情之類之占風氣類故有妖祥命之民亦使知備也八風分十二方位艮條風震明庶風巽清明風離景風坤涼風兌閶闔風乾不周風坎廣

莫風亦以方位應時爲和反是爲乖也風角之說以時日干支分配五音而以本情合情刑情局情釣情爲古又風雨賦之類皆是凡此皆以詔救政訪敘事則恐懼脩省思患預防而豈徒爲術數之學歟

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天有變化則人有云爲人有凶吉則天見災祥天人之際每相合矣書雲物爲備正敬天勤民之意左傳記之亦善僖公也○分二分至二至啟立春夏閉立秋冬○此以正月日南至則周以子月爲正而春秋因謂之春所可見矣

以上恐懼脩省之事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地特於天中一物耳此卽渾天之說人生在地故以地對天而言其實地對天不過地在天中方廣堂一粟耳西學測地球九萬里亦先儒所已見及也

歷象之法太抵主於日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輭上堅人常說天有九

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西學因七政高下分天九重謂月天金水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恆星天宗動天恆靜天也自恆靜天而下在外者恆疾在內者漸遲故七政遲速不同又曰天渾一氣不分層數只外剛內柔耳此西學所矜爲獨得卻不知朱子已言之也至其所測天之高去地多少里及星體太小周徑至謂日球大于地二十倍則鑿而荒矣是蓋任數之過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火之輕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游子六說天地多本于此語

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了太虛空裏卽西學恆靜天之說矣然紱謂無別的靜天還只是大虛空如人立渾儀之外看渾儀運轉人立處卻在虛空處不在有渾儀處然渾儀自轉虛空自靜則謂之恆靜天可也究竟渾儀之轉由虛空處有人設法使他轉則虛空恆靜處正是神之所在正是天之主宰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日食在朔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西學月天在日天之下亦朱子所已言也

合朔時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此如日在北月稍在南然月下於日而人自北視南則月不得掩日矣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

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卽西學視差之說朱子已言之矣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卻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作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歷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只用之三年卽差又曰大衍歷只是做得箇勢頭大衍數得闊其實差數只是一般

古之鐘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

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爲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揭子宣曰歲何嘗有差止可謂之星差亦不可謂之星差但可謂經星周天若干年侈一度耳游子六曰歲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本行無異也因測歲之有差一因太陽最高行度一因太陽本圈心去離地心漸大不等此二者自差之根或因北極出地之高度未眞此二者爲偶差之根不然則太陽所成歲周終古若一今因實測實理則恆星經歲之間其東行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秒四十三微常有定率以較日纏定用歲實實贏一刻零五分四十二秒以變經度得五十一秒爲恆星周歲離四節而東行之經度矣紱按此卽所謂天運行度如此者然朱子及蔡西山亦已先言之者也

月光無盈缺人看得有盈缺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闊至望日則月與日正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圓此卽視差之故矣○月常有一半光

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復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西學有南極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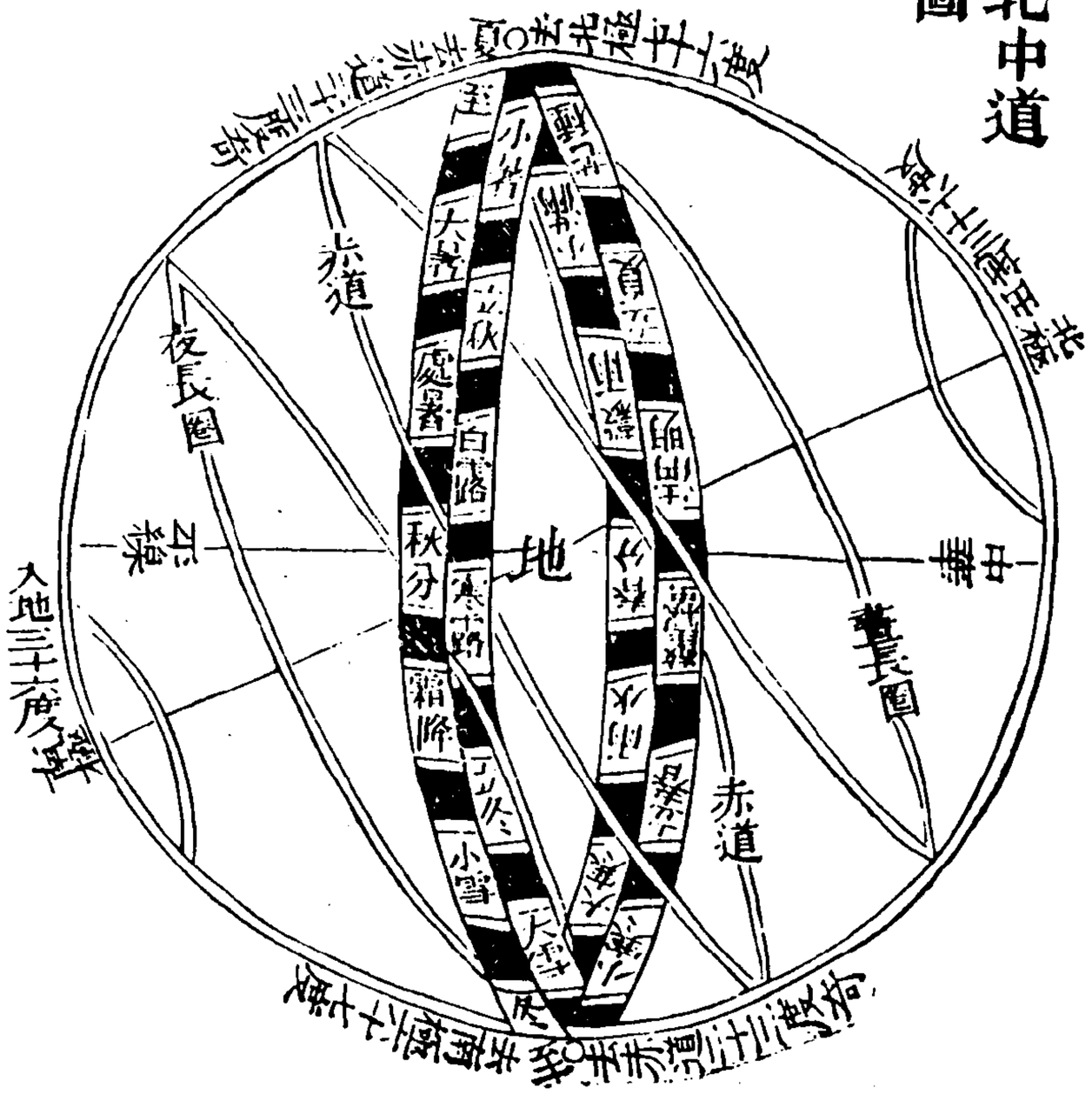
陸象山曰黃道日所行也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出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西學月行小輪之說象山已言之矣

以上先儒言星歷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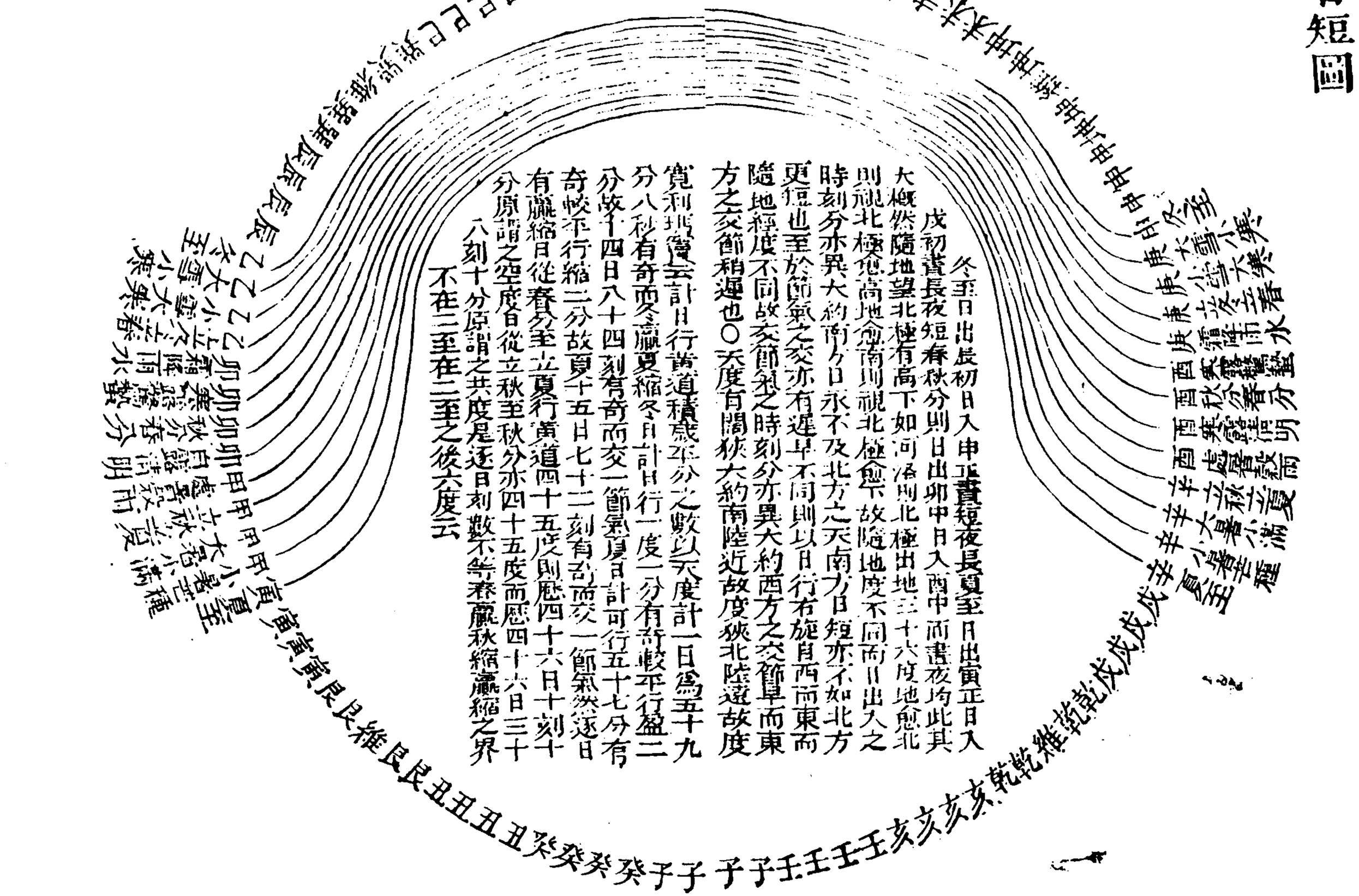
凡西學所言有合乎理數之自然者精密超遠每發前人所未發然要皆先儒已啓其端出不得先儒範圍其有任數而入穿鑿荒杳者則存之不論可矣

附天文圖

日行南北中道
分節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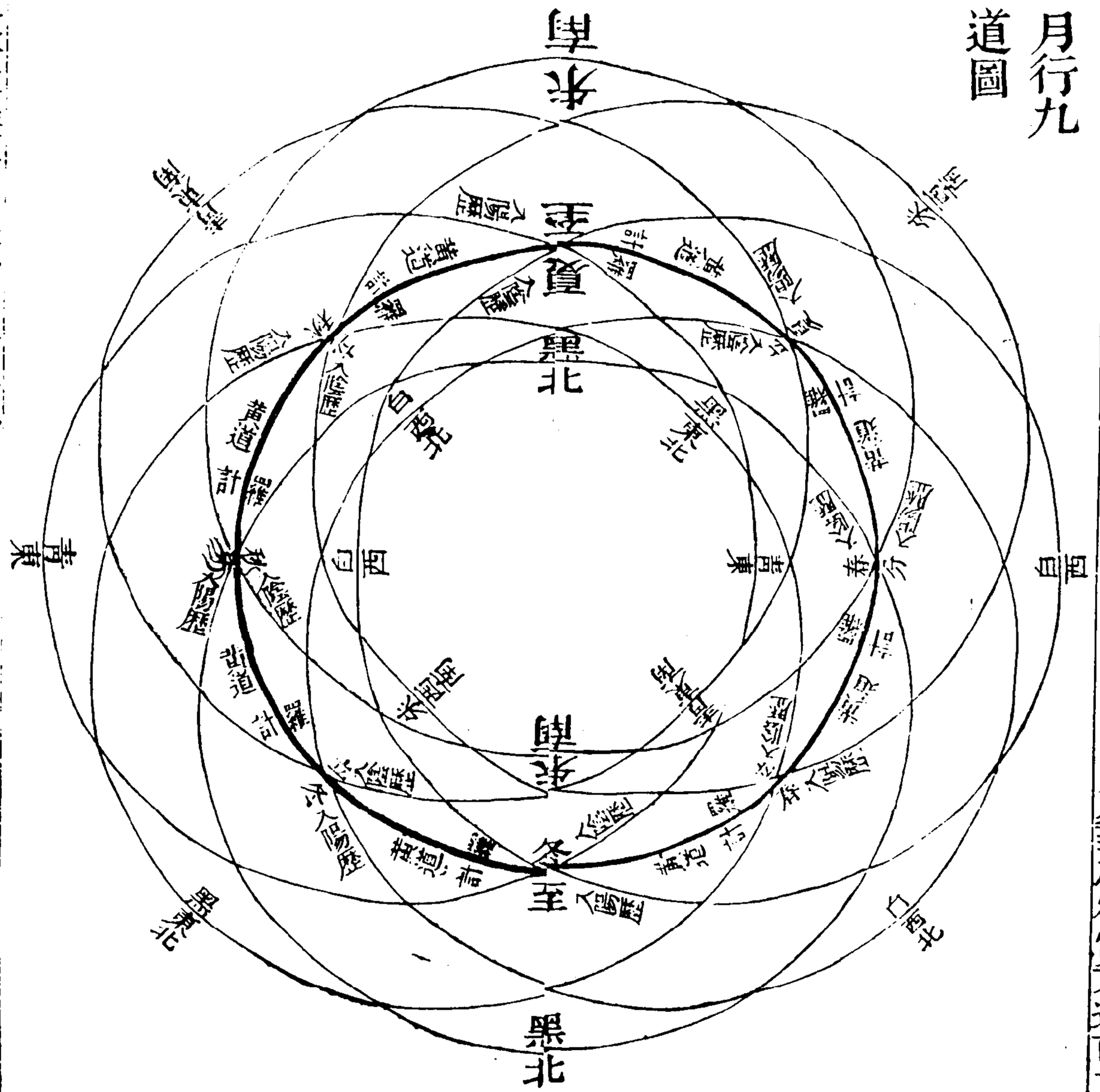

赤道
夜長圈
赤道
晝長圈
地
入地三十六度半
秋分
霜降
小雪
大雪
立秋
處暑
白露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日永日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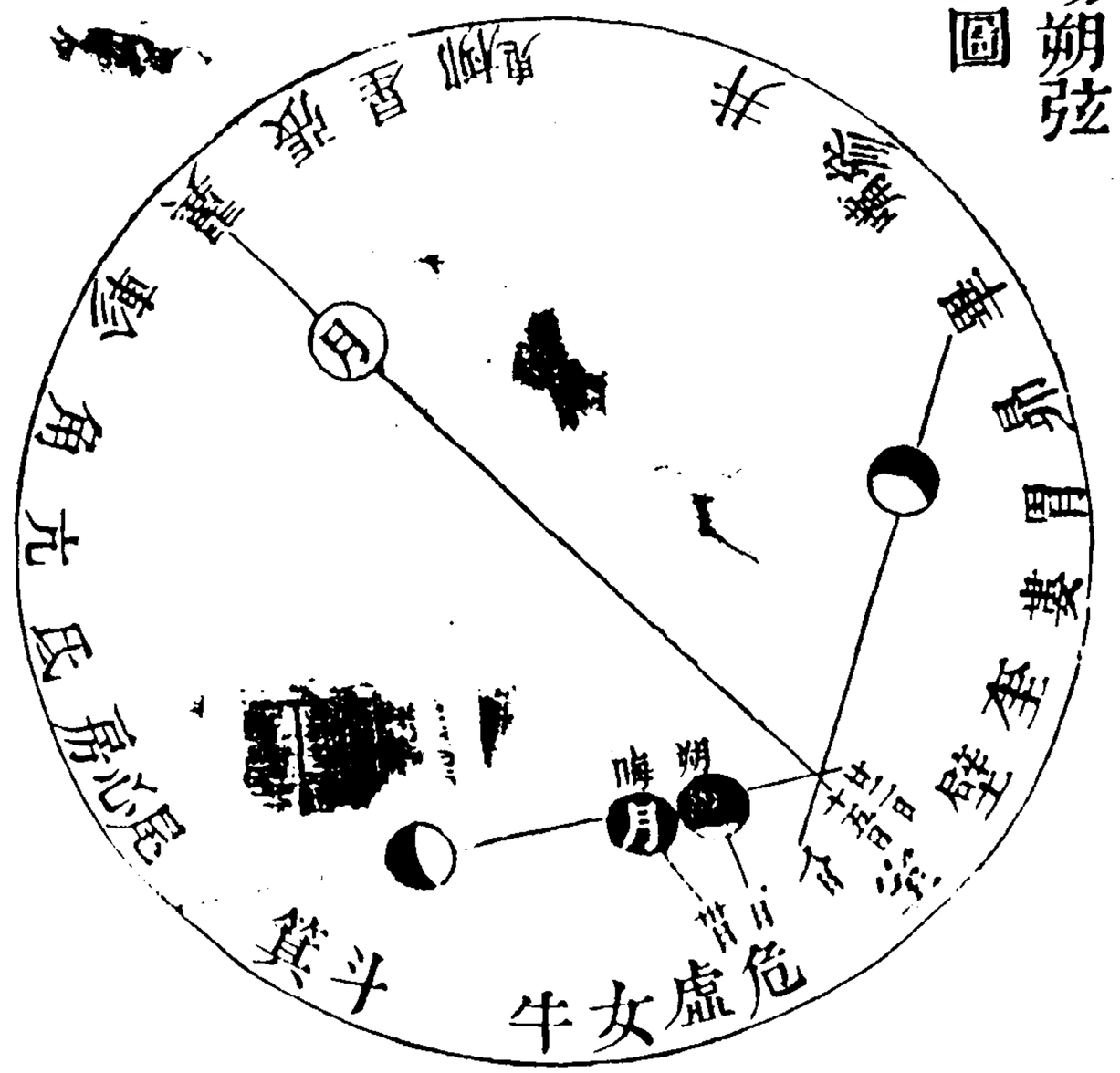

冬至日出辰初日入申正晝短夜長夏至日出寅正日入酉初晝長夜短春秋分則日出卯中日入酉中而晝夜均此其大概然隨地望北極有高下如河洛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地愈北則視北極愈高地愈南則視北極愈卑故隨地度不同而日出入之時刻分亦異大約南方日永不及北方之天南方日短亦不如北方更短也至於節氣之交亦有遲早不同則以日行有旋自西而東而隨地經度不同故交節氣之時刻分亦異大約西方之交節早而東方之交節稍遲也○天度有闊狹大約南陸近故度狹北陸遠故度寬利瑪竇云計日行黃道積歲平分之數以天度計一日為五十九分八秒有奇而冬贏夏縮冬日計日行一度一分有奇較平行盈二分故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而交一節氣夏日計可行五十七分有奇較平行縮二分故夏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交一節氣然逐日有贏縮自從春分至立夏行黃道四十五度則歷四十六日十刻十分原謂之空度自從立秋至秋分亦四十五度而歷四十六日三十八刻十分原謂之共度是逐日刻數不等春贏秋縮贏縮之界不在二至在二至之後六度云

月行九道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經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經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春入陽歷秋入陰歷則經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經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其實月行小輪出入黃道之間因以其所交宿度而以九道名之實則一道也

月行九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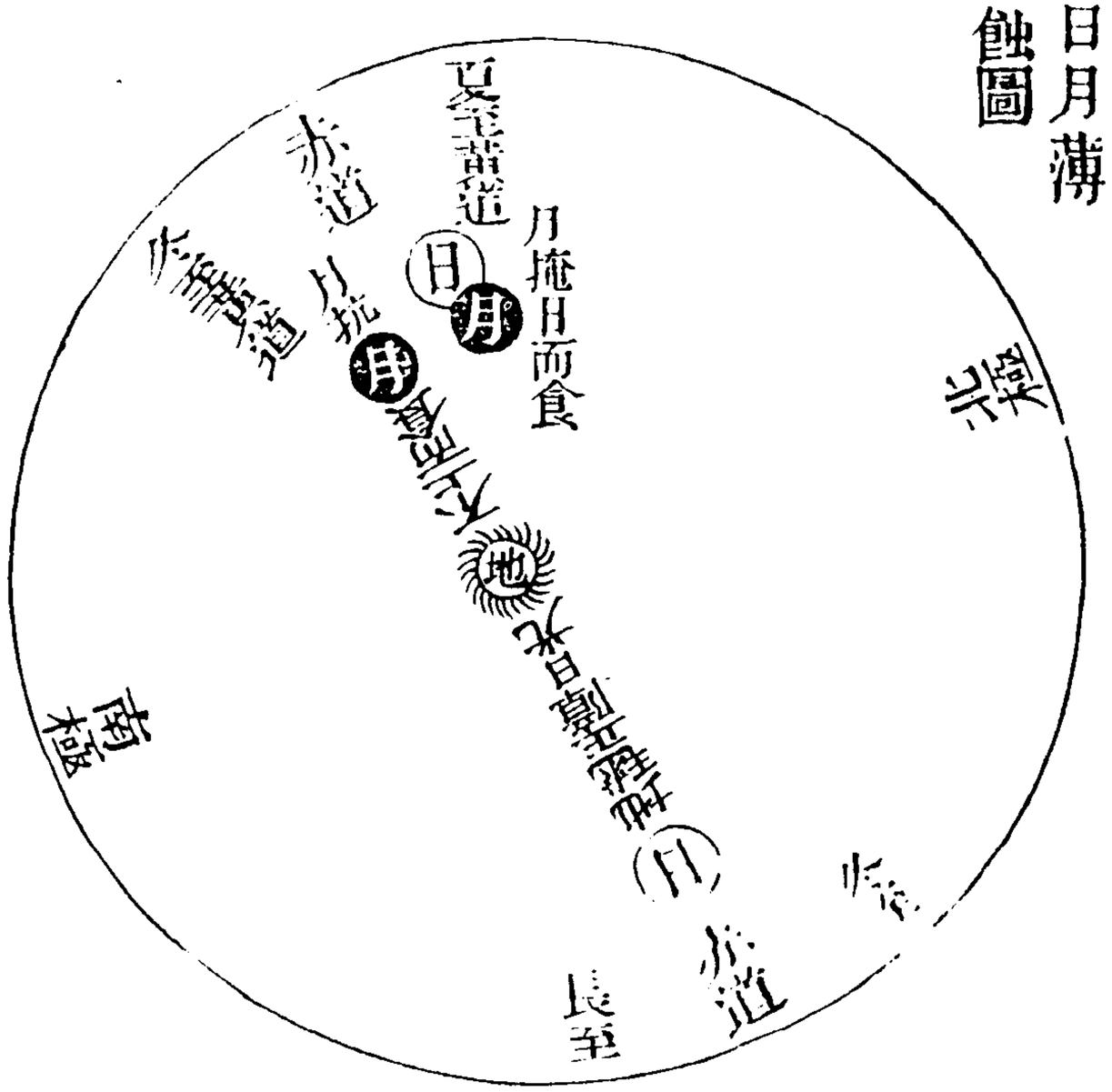


晦朔弦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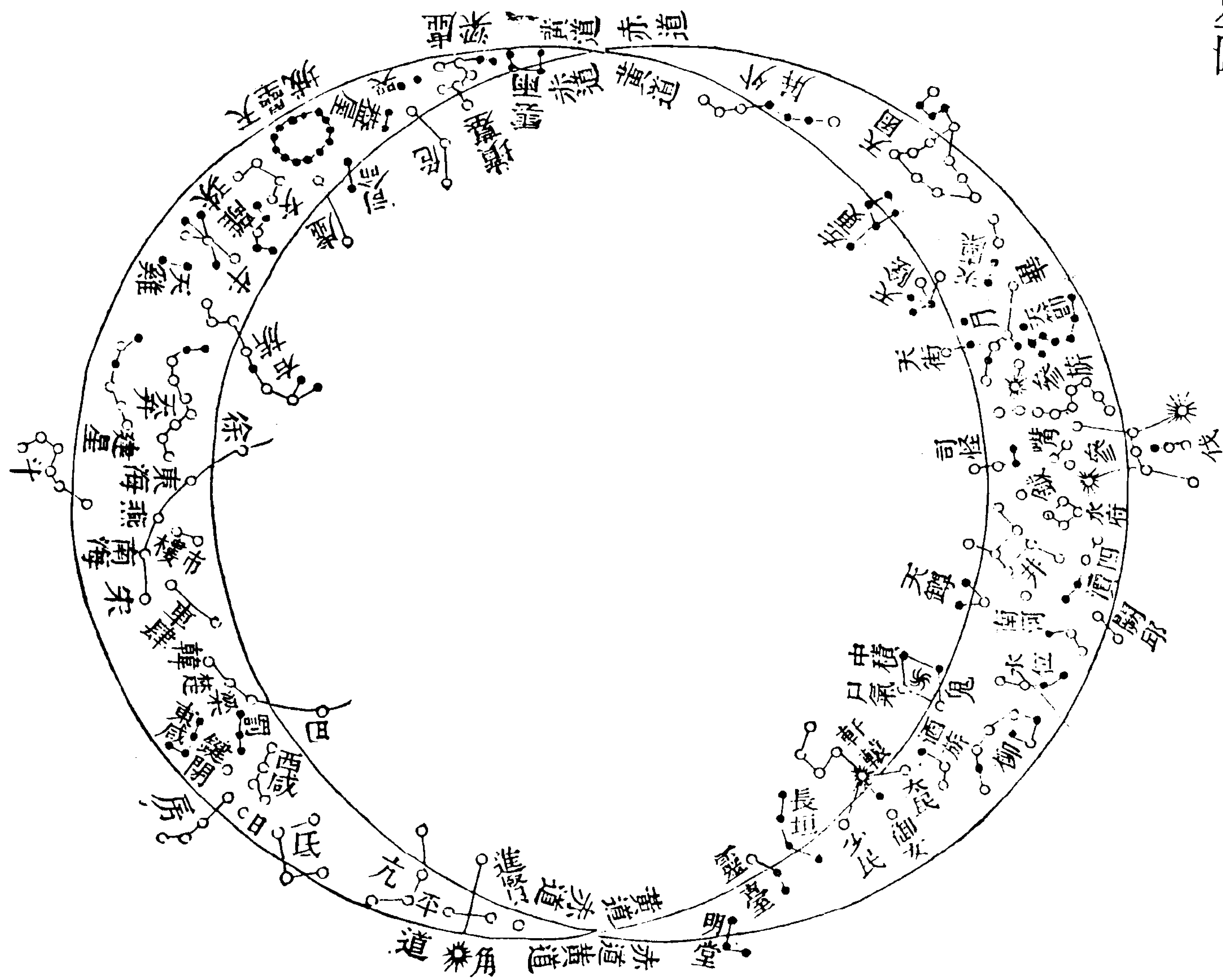
此假設以日月合朔在危至入日日尚在危而月在畢上弦望日日在室而月在翼光滿至二十二日日在室中而月在尾下弦中爲圖如此餘晦朔弦望可以類推

日月薄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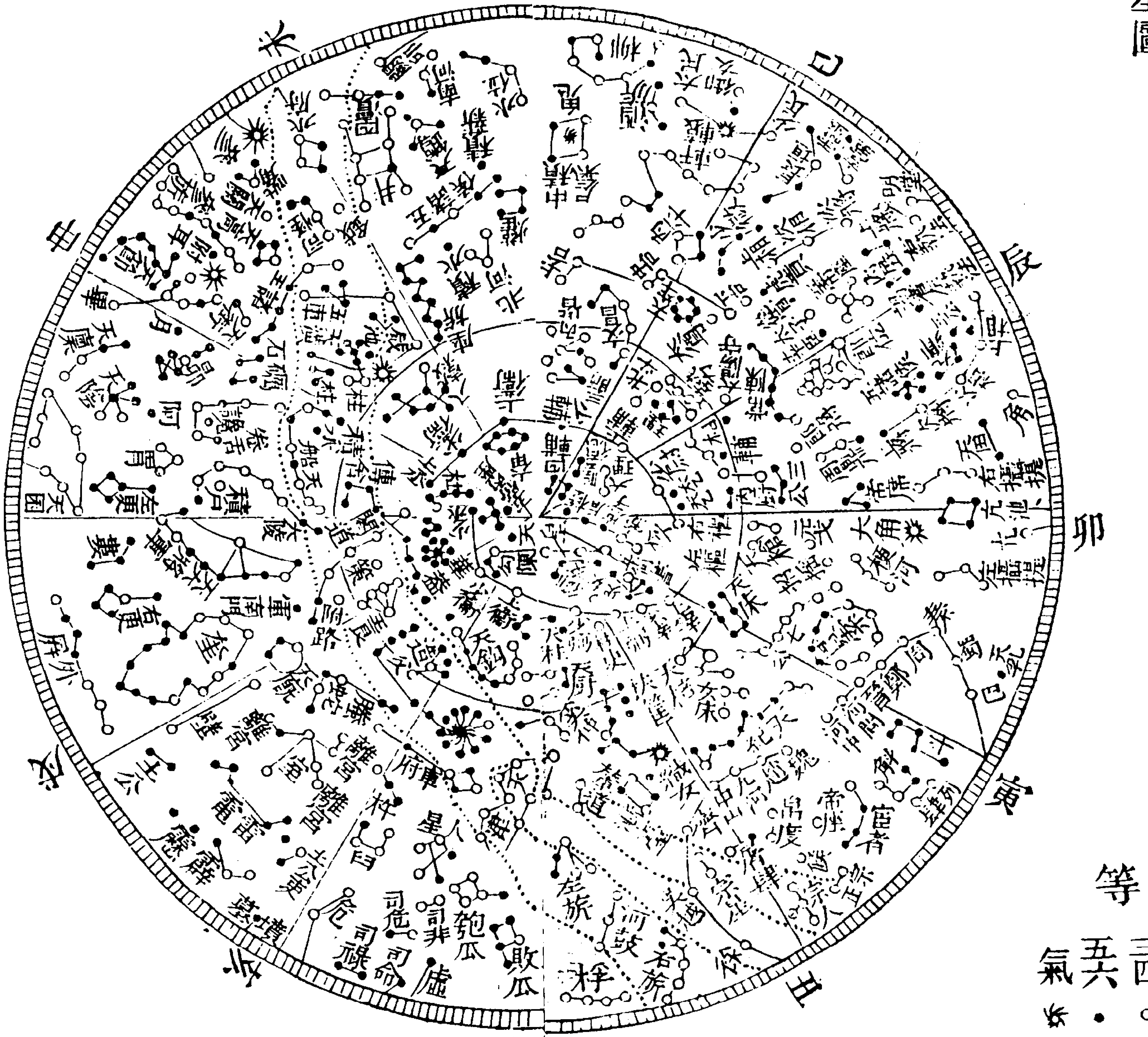
湯道未曰日食與月食固自有異蓋月食天下皆同而日食則否日食此地速彼地遲此地多彼地少此地見偏南彼地見偏北無有相同者而月食則凡地而見之者大小同焉遲速同焉經候同焉惟所居子午線不同者則時刻不同矣蓋月一入景失其借光更無處可借其光也然距度有廣狹則月食有大小遲速月食時日離地有遠近則地影有大小不同故有食有不食焉

黃赤二道見界星圖



赤道北界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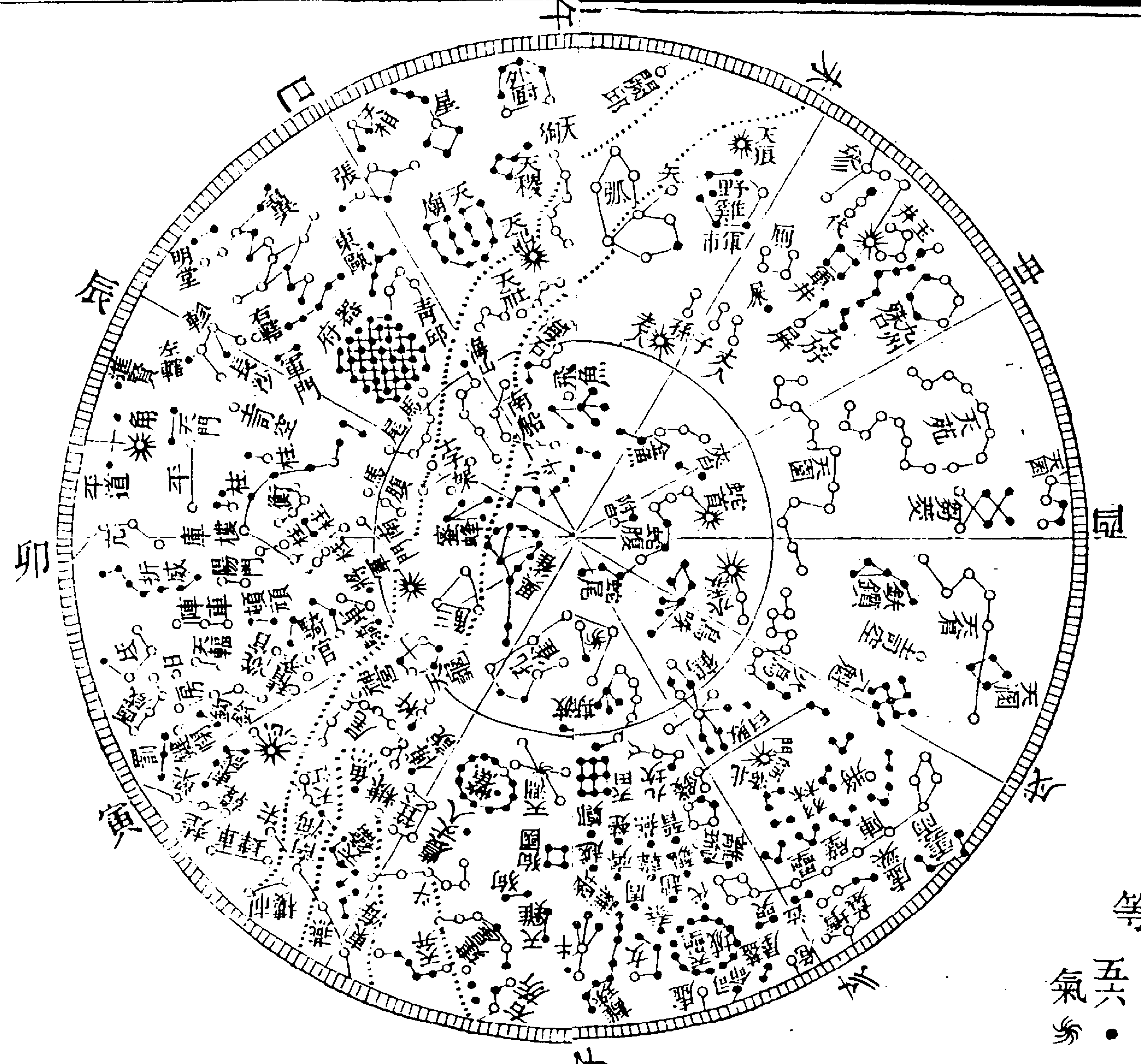
限于篇幅凡增星不能悉載其無名星則概不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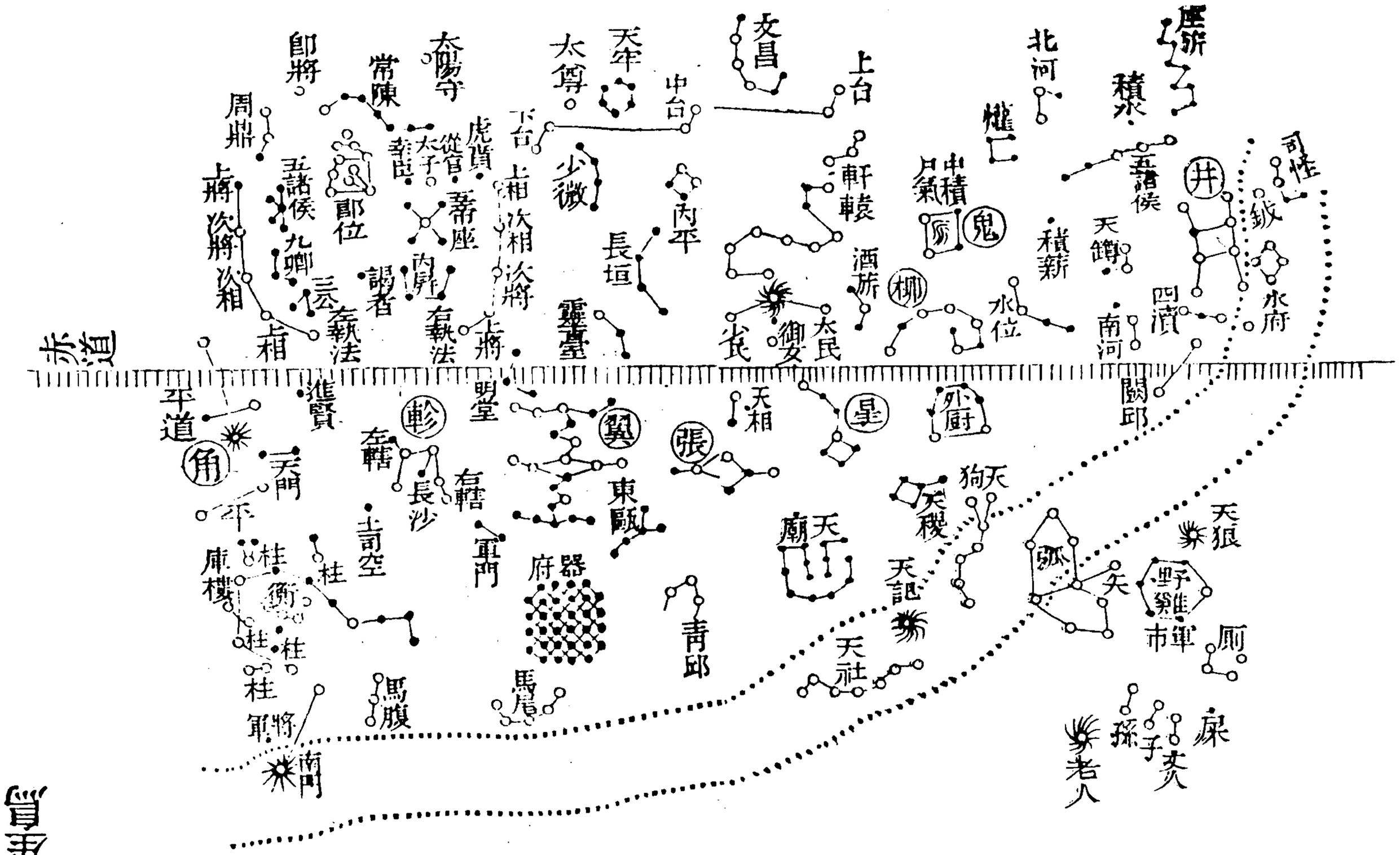
星等

一等 ✵ 二等 ◦ 三四 ∘ 五六 • 氣 ⚘

赤道南界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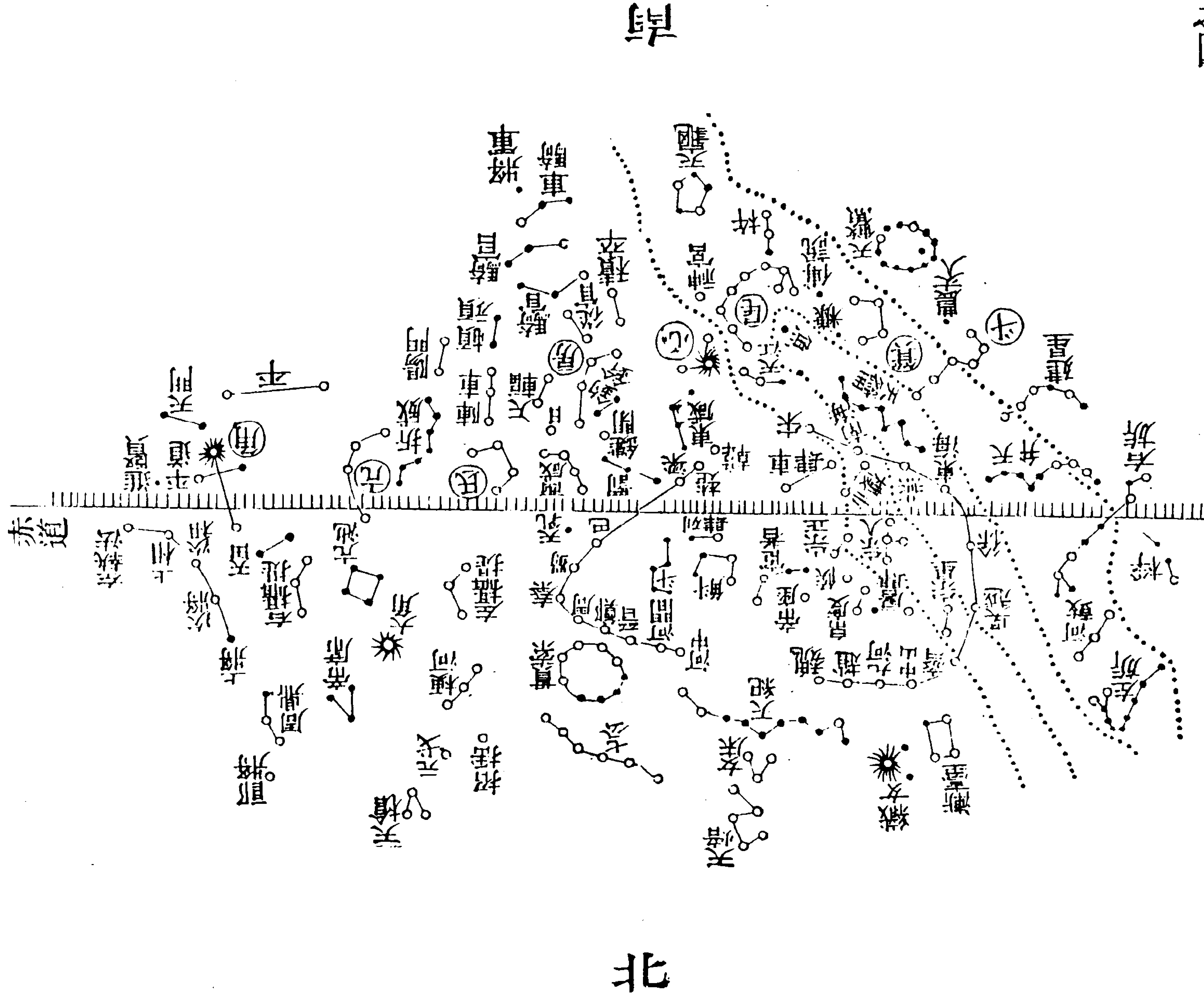


星等
一等 ✵
二等 ○
三四 ○
五六 ●
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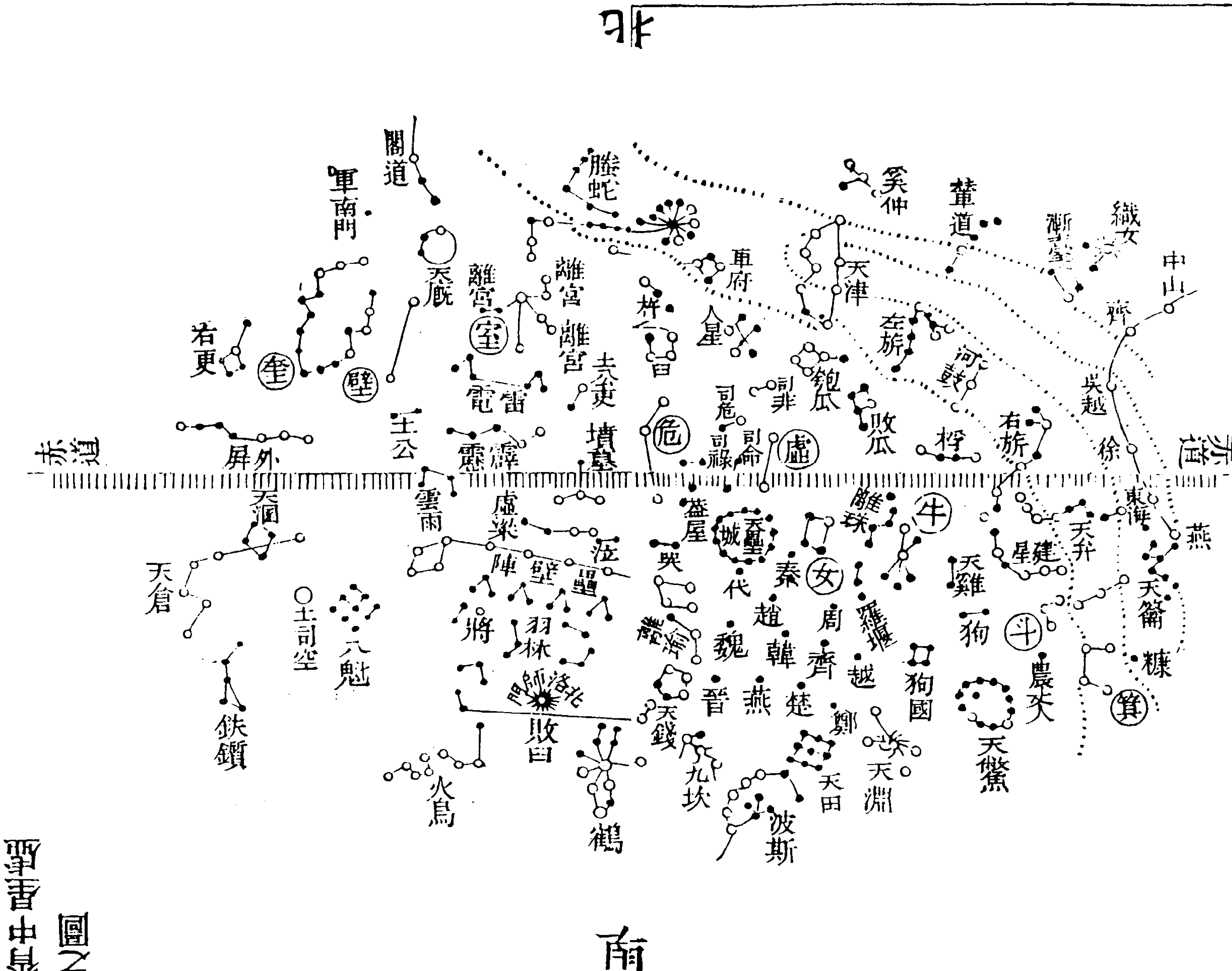

北
南
赤道
文昌
上台
中台
下台
天牢
太尊
少微
內平
長垣
軒轅
酒旗
中積氣
積水
北河
天船
積薪
南河
水位
四瀆
水府
司怪
鈸
天樽
關邱
外廚
天相
天廟
天稷
天狗
天狼
弧
矢
野雞
軍市
廁
天社
天記
青邱
東瓯
器府
馬尾
馬腹
軍門
土司空
左轄
右轄
長沙
進賢
明堂
靈臺
太子
常陳
郎位
郎將
周鼎
五諸侯
九卿
三公
奏執法
右執法
謁者
內屏
帝座
虎賁
從官
上將
上相
次將
次相
將
相
平道
天門
庫樓
柱
衡
軍門
南門
將軍
孫
子
女
人
老人
泉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日中星鳥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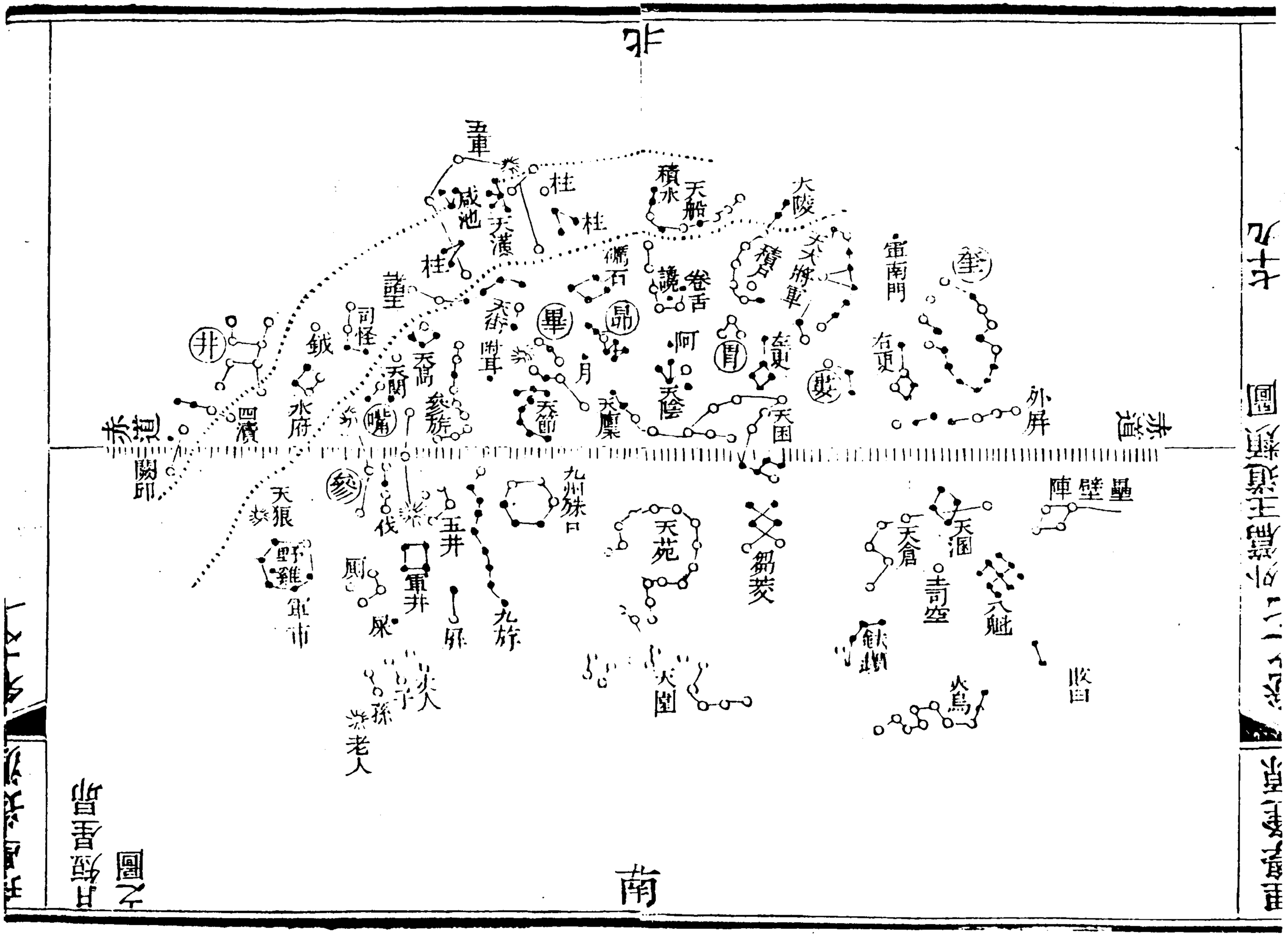
日永星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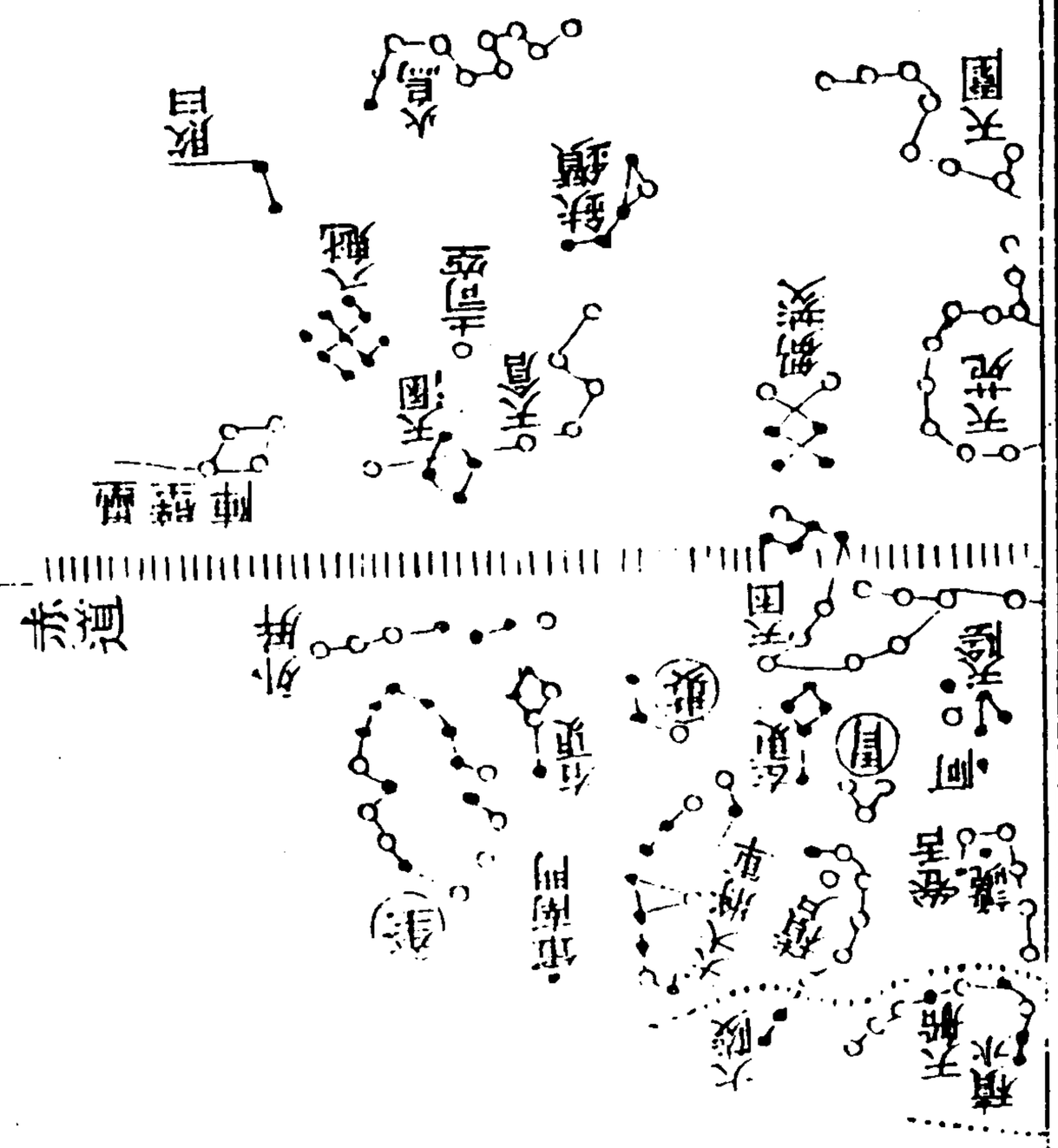
理學淵源 卷之七


北
南
赤道
虛
危
室
壁
奎
女
牛
斗
箕
天津
騰蛇
離宮
雷電
壘壁陣
羽林
北落師門
天錢
鶴
火鳥
天倉
鈇鑕
八魁
土司空
天廐
閣道
軍南門
右更
外屏
天溷
土公
雲雨
霹靂
墳墓
虛梁
泣
哭
蓋屋
天壘城
代
秦
趙
魏
周
韓
晉
燕
齊
楚
越
鄭
離瑜
離珠
狗國
天田
天淵
波斯
九坎
敗臼
天雞
狗
天籥
天弁
建星
農丈人
天鱉
糠
燕
東海
徐
吳越
齊
中山
織女
漸臺
輦道
奚仲
車府
人星
杵
臼
司非
司危
司祿
司命
匏瓜
敗瓜
天桴
左旗
右旗
河鼓

宵中星虛之圖


北
南
東
西
五車
咸池
天潢
柱
柱
柱
積水
天船
大陵
積尸
大火旅軍
軍南門
左更
外屏
諸王
司怪
鉞
水府
四瀆
天高
天關
參旗
附耳
畢
月
天節
昴
天廩
天囷
卷舌
觜
阿
天陰
胃
奎
婁
井
天狼
野雞
軍市
伐
參
玉井
軍井
屏
九斿
九州殊口
天苑
天園
芻茭
天倉
天溷
壘壁陣
司空
八魁
鈇鉞
天鳥
壞田
厠
尿
子
孫
老人
天人

日經星昴之圖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陞園
余家鼎彝伯　同校字

卷之七終

同邑後學董昌歟厚山校
族姪嗣　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董賡颺續承　余龍光蘭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同邑後學　余　最贊賢

外篇

王道類　經地畫野　理財制用　立學興教

經地畫野

王者綜理天下則必以天下與天下公之而後天下以無

不治與天下公之者以天下人民與天下治之畫天下土國與天下均之奠天下封疆與天下守之而已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則封建井田其不可廢也上古黃帝畫野神農教稼草昧之治法制未詳然九區而治之則井田封建已有其兆爰及唐虞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於是庶土交正而民業定則壤成賦而惟正供錫土姓立師牧而建國子制亦以詳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制度不同要之田均之民無多寡不均之患民有恆產無廢業惰遊之失也周徹之制鄉遂用貢見於司徒而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都鄙用井見於考工而詩曰中田有廬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典籍雖廢此其可徵也貢徹雖殊分田則一而內外之不能不異其制者則因地以制宜先王豈有私意於其間哉殷人助法想亦與周不遠惟貢法則無公田然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有畎有澮有溝有洫以正疆界以備旱潦由是觀之雖貢亦井也迨夫阡陌既開於商君井田遂廢於天下東西爲阡南北爲陌蓋井地之大略千里爲圻依川爲限天下大川多東流阡順川流故東西曰阡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地勢多北高南下川東流則澮南流矣故南北爲陌也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澮南流則洫東流而成間橫計三千畝亦東西爲阡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洫東流則溝南流而井間縱計三百畝亦南北爲陌也詩曰南東其畝亦是如此山川之間不能正方如畫棋局而經界則欲其方直

使井地得均故阡陌之外有不成方者則棄之或以供圭田餘夫而不取其稅商鞅開阡陌則盡其餘地而無復經界之限矣此所以阡陌既開而井田遂盡壞也規一時之利爲萬世之禍井田之制渺乎其不可復唐高祖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什之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調役俱幾於有志民生者迨其後兩稅之法興而世業口分亦盡廢宋王安石欲方田均稅矣然青苗均輸諸法則行之惟恐不力而方田均稅究未見其實有所行蓋安石志在興利非眞有志復古而制民產以厚其生也橫渠張子慨然有志於茲而未獲成其志然卽其說觀之

亦足以見設施之略矣呂氏曰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乃世之言治者則以井田爲必不可復試爲思之則井田之難復有五一則曰富人之田不可亟奪一則曰經畫之勞難於更始苟非其人事偶不當則弊竇百生一則曰民庶且繁百畝難於徧給一則曰南北異宜山澤險阻之區難於用井一則曰古今異治公田之

粟難盡輸於畿甸而獨是富民之田誠難急奪然設以爵賞招之使能以私田上官者稱其多寡予之爵秩爲義民倡又或即以富民之田頒之富民之子弟宗族鄉黨勸之爲孝友睦婣任恤又或以貲收民之田則富民之田烏在其終不可出歟經畫之勞誠非一手一足之爲烈然昏墊之日大禹能以一人平成之詎今日已成之天下而反不能以纘定之惟得人之爲要也況既授田於民則即使受田之民與之致力溝洫民誰不忻然鼓舞者天下之地大縣百里中縣六十七里小縣四五十里天下之民大縣十萬家中縣五六萬家小縣三四萬家百里之縣城郭都邑山林川澤三分去一度可爲田六百萬畝足贍五萬餘家十萬之家爲農者半外此則山川林麓皆可授民以定其產餘則工商賈及庶人在官者各有職業民安見多田安見小大抵東南民庶西北究多荒落定民產者不妨轉移於其間其或不充將毋減於百畝之數要期以平穀祿使無貧富不均之患已耳總之以天下之士養天下之民而必無不足若謂民多田少不足以分給則未聞今有不食五穀之民而求食於大地之外也中原平曠因勢形便井無可疑山澤之區難於用井則擇可井者井之餘不妨截長補短以積百畝之數天下固無死法也至謂公田之粟

難以盡漕則近水者無不可漕而不近水之方雖不井亦不漕積粟豈無可變通究之井地之法實與封建相爲表裏封建則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數民田近而易核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俾之制民恆產亦切己而罔有偷心不然則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欲復井田而其欺蔽紛更之患自有難於窒塞者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竝舉兼行而不可偏廢也封建之法自唐虞以及三代未之有改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蓋就其民所宗戴而範以王章而錫土姓則未嘗不有分封戮防風則未始不有征伐及夫商周之際天下千七百國是夏商之衰强國

已多兼幷而非其舊周人更建宗藩使之大小相維制莫詳於周禮自夫下堂失禮菀柳興譏而諸侯始有背畔者然周自文武至於幽王歷年亦已三百矣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子頹叔帶之亂悼敬之禍成周之城尙皆有賴於侯國焉借使非眾建諸侯則周詐之亡或不在八百餘年之後矣秦滅六國而郡邑之此固氣數所趨事勢有必然者然暴秦何足言而先王具有成憲何乃不師三代而師暴秦也漢高祖以收韓彭之力是以分封過大此亦事勢使然朱子曰人說漢祖封國過大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許多人來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家子弟也自

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然懷服輯和以漸分之豈遂無術而乃忌刻爲心詐力相使此非封建之咎而處之已失其道也迨其後親藩亦已削弱而西漢移於外戚東漢亂於常侍失於强臣魏無尺土之封而困於司馬晉以親王擅政而自相屠戮何制之不善乎唐太宗有意封建而魏李諸臣無足與語蕭瑀云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故大宗使羣臣議之魏徵李百藥以爲不可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其後上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甯馬周又皆上疏爭之謂堯舜之父猶有朱均而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强公等以茅土邪乃詔停之嚮使封建果行則賊后諒亦未得誅夷宗室幾盡阿犖山勢亦何自猖狂而惜乎其不行也以至藩鎭之橫帝制自爲家奴之權門生天子得失果安繫哉宋無封土亦以削弱偏安明初封國過有甚於漢高而宗藩逞亂厥後以土崩於流賊然則禍人國者豈在封建歟蓋亦反其本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眾矣以天下之大天下之民之眾而欲以一人徧撫之使事權歸於一己則上德之不徧於下宣下情之難畢於上達勢也是故惟使之各君其君而後知不獨君其君使之各子其民而後能不專子其民先王眾建諸侯凡以大公天下原無自私其家使萬世子孫長爲天子之見後世以天下爲己私而無大公恤民之志則唯恐大權分落

無以善後而不知洪圖天命只屬矯誣究之天命匪諶歷年終以不永其得失有較然者噫三代而下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如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而有盡心民瘼求爲三代之治者伊何人哉是故自井田之制不脩則君有民而無民何則其本搖也自封建之法不講則民有君而無君何則其情睽也果其行井田之法則本業重而逐末寡民有恆產而有恆心衣食足而知禮義而又於大郡都會之處則什一自賦以作軍於縣邑闢野之區則九一而助制以井邑邱甸民數戶口之實可計道里廣狹之度可稽山川險夷之形可識而封建之法亦以可行行封建之

法則民情得以近達於君君得以民功自達於天子而下情達而上德宣使大國無過一郡小國食縣要害之地名山大澤則天子建尹立監仍自治之宜久其任於是各使之制民定產則情實以近而詳形勢以親而得設施以專且久而成而無苟且蒙蔽之失而井田之制亦以定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相因而並行者也曰不行封建則守令可惟其賢封建行則諸侯繼世能必嗣君之賢而無遺一方之虐乎曰唐宋不封建矣守令可必賢哉天子亦繼世也能天子而必其賢哉古先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師太保以輔之入學序齒以教之詩書禮樂以涵濡之雖有中材可克負荷況巡狩而慶讓行述職而車服庸天子未嘗不一統也此學校之所以又與封建井田相需而不可廢也

易井卦大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盡力溝洫省耕省斂所以勞民使之相友相助所謂勸相

相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薮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園圃虞衡薮牧皆生財者也而農爲重百工嬪婦治材者也商賈通財者也穀爲厚生之主而蔬果材木鳥獸布帛則厚生之輔化材爲利用之資數者相須爲民生日用之所不可闕也而商賈乃爲之懋遷有無以通之是皆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裁成輔相之任民以興起之而斯民可養生喪死無憾矣若乃雕琢刻鏤珠玉錦繡之類則非徒無益於用而且貽本計之害固聖王之所務去也至於臣妾閒民皆有職事而天下無曠土無遊民矣○先王之世亦有藝園圃者有作山澤者有養鳥獸有爲工爲商者有爲臣妾爲閒民者如今日則閭中之荔枝園三衢之橘林蘇湖之桑田及種植楜松漆林者及種麻苧者及西北邊之牧馬山陝之牧羊淮海之牧豬江湖之養鴨湖海之捕魚何嘗非民生職業但各使之事其事而已蓋園圃牧蓄皆掌於載師之官而山澤之民掌於虞衡之司百工之屬各有其長所謂以其職任之也今人謂天下之田恐不足以給天下之民抑知農末相資豈必盡天下而農之也哉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農有賦稅矣商賈能獨無征乎曰非無征也門關有商稅無行旅之稅市有廛地之稅無貨物之稅已征於市則不征於關已征於關則不征於市也抑戰國之時凶札不征之時也故孟子之言如此後世乃有并閭架而稅之搜索行旅之一鞟一鞟而稅之者

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空掌營國邑之官度地度其遠近廣狹之度視其陰陽流泉之勢審其高下燥溼之宜營其城郭都邑市廛閭里之制畫其井疆川瀆溝塗封植之界也居民居賈於市廛居工於官府而聯之以肆居鄉遂之民於比鄰而聯之以伍居郊野之民於邱甸而聯之以八居虞衡之衆於山林川澤也興事任力任之以九職使各用其力也此即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者今周禮闕冬官而於此亦可想見其經地畫之略矣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市宅之廛里閭黨之里以場圃任園地園地地之宜蔬果者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鄉遂在田之二畝半及士之受祿于官而未受田者及賈人之在官受祿者其田祿取于近郊五十里之內也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之祿牛田牛人之田賞田王有所特賞之祿牧田牧養六蓄者之田祿皆取給於遠郊百里之內也○王畿千里百里爲郊郊內地方四百里作六鄉六軍而有餘故此等之田皆取給於此若諸侯之郊內則不能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地餘地也公邑公有所得給之邑也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之采三百里曰稍以小都之田任

縣地小都孤卿之采四百里曰縣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三公之采五百里內曰畺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宅國中卿大夫官府之治及其所居宅也園廛二十而一其利溝也廛征之工賈園征之場圃近郊十一六鄉之民以衞王室止一自賦更無雜征遠郊二十而三六遂之民什一自賦之外遇有軍旅之歲則有雜征大約二十而三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國門之外田賦止於十而取一而軍旅之歲夫征出禾二百四十六釜斛粟二百四十釜米十六斗給徭役故約言之無過十二然此非常灋言雖有他役亦無過是耳若惟正之供則至于九一而助什一自賦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抑末作也漆林利厚里布凡田不畊者出屋粟三夫爲屋屋粟三夫之宅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事職業則仍責以有職業之賦也以時徵其賦總謂上文之賦

此經畫畿內之地遠近職業輕重之宜也王畿之有鄉

遂甸稍縣畺猶畿外之分侯甸男采衛蠻奠鎮蕃九畿也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畊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征其器物貨賄即以當居廛之賦）任牧以蓄事貢鳥獸（即以鳥獸當牧地之賦）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此即布縷之征五畝之宅之賦）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以其物當山澤之賦）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畊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因其廢職而恥之）

此即九職任民之事閭師近民而得體察之詳以行其政也

以上總言任土養民之事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古者勞農勸相有田畯以督之（田畯之官不見于周禮意者在鄉遂則比閭之長在都鄙則邱甸之長皆田畯也）野虞行田原以勞勸之司徒又行縣鄙以勉作之（月令文）省耕省斂天子親之不足則補助之此所以趨時赴功家無懸耜也山澤皆有厲禁（見後）鳥獸草木皆取之有節用之有時（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六府之所以脩非徒愛物也爲民留不盡之藏而使之不竭於用也夫天地生物本足以養天下之人而人自暴殄之無怪乎民生之日促矣先帥民以撙節而後盡經制之詳此孟子設施之序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爲國者當重民事重民事則必制民產制民產則必正經界而經界之所以不正者暴君汙吏慢之也暴君汙吏之慢之者便於侵併取民無制也故仁政必自經界始而其本則在君心之恭儉矣制民產者取法三代夏時水土初平故其田盡授之民而貢其什一觀禹貢曰賦曰納是自賦之明徵也然禹定九州第九疇叙九功則皆以九爲數取法洛書貢法殆未始非井也三代授田多寡不同朱子亦嘗述陳氏徐氏之說大約謂夏時水土初平可耕地少商周以漸開闢又夏民儉朴自足至商周而費用日多故授田因有多寡之異但畎澮溝洫自禹已然商周雖革命創制當未必能盡天下溝洫而更易之或以爲三代之尺度不同故計畝有多寡而其數則一也其或然歟此甫上萬氏之說也按此則夏尺當周尺二尺殷尺當周尺一尺有四蓋二代作樂用律不同因其所用之律以起度而尺因有長短若周尺則只當今尺六寸四分也至於邦國都邑所在則其勢又必有不能不更制其溝洫者鄉遂用貢自稍有不同於夏之貢又夏商周所同然也貢法亦并而鄉遂則不井也愚謂殷易貢而爲助周易助而爲徹此亦因時潤澤之宜惟貢固不能無弊而助則已盡善萬世所當守之其欲行之於今又豈獨無爲潤澤也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民居之在六鄉者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此統

言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民居之在六遂者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廣深各二尺徑廣容車十夫有溝廣深倍遂溝上有畛容大車百夫有洫廣深倍溝洫上有涂廣容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此鄉遂用貢之法也鄉遂之民五家相比故二比之田則同溝矣族酇百家則同洫矣二黨二鄙則同澮矣一川之田約開方三十三里有奇然亦不必正三十三里大要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則鄉田同川也約方三十五里故詩曰駿發爾私田不井授終三十里一川之田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萬二千五百夫一鄉之衆也皆舉其略而言之也鄉遂之田糞多力易鄉遂之民以作六軍又以近在王畿天子春秋巡省司稼視年上下以出斂法故不妨什一自賦此措置之宜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九百畝通公田言之故云九夫也凡畝間爲畎百畝之間有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田九萬畝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田九百萬畝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此都鄙用井之法也九夫爲井者公田百畝亦一夫之田也甬上萬氏謂周禮不可信而匠人此章正周之徹法鄭氏牽合爲非又謂孟子所言中爲公田乃殷助法周人則井九百畝皆授之民而歲取其穫之十一以其通乎上下故謂之徹拔按周詩明說雨我公田孟子明言雖周亦助萬氏何得因一字而爲之臆說渠專一辨駁周禮妄之甚也公田中以二十畝爲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者詩曰中田有廬是矣又豳風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即在邑之二畝半也十里爲成成間不必盡皆可井約以山林邑居之屬三分去一而可田者八里方八里則六十四井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授之五百一十二夫爲井邑邱甸之數自里而成而同皆有封土植以正經界田界欲方故不成方者間之或以給餘夫圭田或聽民之私利故記曰夫圭田無征詩曰疆場有瓜都鄙之居聯之

以四則邱甸之賦所從起也○鄉遂所入以供王室宮府之用使近而知稼穡之艱難其餘則賈牧胥徒之祿於是乎取焉都鄙之田以制卿大夫之祿使均而無兼并之患故甫田之詩曰歲取十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周禮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皆在甸稍縣畺朱子謂世祿與助法相爲表裏亦以此也而王制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蓋失之矣○都鄙井田之法周禮不詳蓋詳在冬官而今已失之也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

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時今蓋謂漢時也萬氏以古指殷時今指周時謬也疏較記文之誤謂古百畝當今田百五十二畝七十步陳雲莊較疏之誤謂實當今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紱按陳算固無差但古今尺步長短難以考據而古今道里應不容以長短不應漢之里遂近於周里十之二也若以里法計之周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周人八尺爲步今以五尺爲步則古步當今步盈二分長一尺也古尺當今尺約七十五分周畝積百步今畝積二百四十步古方里九百畝今方里五百四十畝是古者百

畝當今田六十畝金仁山謂當今田四十一畝王楨農書謂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皆未是也

以上主言井田之制

禹貢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兖州土黑墳田中下青州土白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塗泥田下下荆州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黃壤田上上

土之性壤爲上墳次之塗泥下土之色黃爲上赤次之白次之青黑爲下然古以雍徐爲沃壤而今以東南爲膏腴者則以江湖地闢而宜稌西北地力不盡耳其實荆揚土薄不耐旱潦安能及雍徐之土厚哉

周禮夏官職方氏揚荆穀宜稻豫并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兖州宜四種梁黍櫻麥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梁黍稻宜者尤宜之也稻宜下溼黍稷宜高燥梁宜平原麥宜風菽宜塏墝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虞衡之類以均地事農圃之宜以均地貢厚薄土宜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因地之宜以均其法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檿用蕡輕爂用犬何氏曰糞種焚其灰以漬種也

土性有偏而各以其物變化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瀉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稻人獨置一官者以稻獨生水澤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

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辨種稑順物性時天時也辨地宜因地利也爲法而縣於縣所謂王薑爾成來咨來茹者乎視年上下以出斂法斯所以雖自賦而無龍子之譏也觀周禮一書其於農事審密至矣是其與無逸豳風同爲周公之志又奚疑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

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小人之依在稼穡而人君不知其艱也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矣知小人之依則急於民事而不敢自逸矣不敢自逸則獲逸矣第二段舉殷王之無逸者以爲法也第三段言文王之無逸也第四段正戒嗣王以無逸也第五段欲嗣王之聽其言也第六段欲其知此而實踐之也實迪其哲則所其無逸矣末乃致丁寧之意

周公作七月之詩以告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周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脩后稷之業大王王季世世篤之以至文武而有天下故其風俗之醞美上下之相親如此周公述此以告成王欲成王之念此不忘亦無逸之意也農桑爲民之所本以生者也人君所務者在農桑則民皆務本矣務本則衣食足而風俗醞國未有不興者也人君所務者在貨賄聲色則民皆逐末矣逐末則風俗靡而衣食絀國未有不喪者也後世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後周之世宗其庶幾知此者而其心未純鮮克有終宜盛治之難再也夫

以上察物性上宜之事本爲民上者重農務本之心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

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材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居山林之民種植材木射獵鳥獸居川澤之民長殖蒲葦捕籍鱗介之屬謂之山澤之農是亦其本業也設虞衡之官以掌之爲之正其疆界使之安其職業而立之法焉即其所出以當其稅此綜理民事之周也以下迹

人掌民之獵者禁取卵人掌金玉錫石之角人掌徵齒角羽人掌徵羽翮掌葛徵葛草染草徵染草掌炭徵灰炭掌荼聚荼掌蜃徵蚌殼之屬皆虞衡屬也○天下之土皆王土也亦皆民土也上不私爲有而公之民使民亦不私其有而供之上令使頒山澤於民亦如頒田之制而使之興其業焉使量貢其所產亦非田意也

此虞衡之制

中庸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古者百工居肆而食餼於官官府時省試之器用皆有成法成而頒布於民此所以器無淫巧歟

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車輪爲蓋輿人爲車輿弓人爲弓廬人爲戈戟柄匠人營建國邑爲溝洫車人爲耒爲輈梓人爲筍簴爲飲器爲侯攻金之工六築氏爲削冶氏爲戈戟鳧氏爲鐘臺氏爲量段氏爲鎛桃人爲劒攻皮之工五函人爲甲鮑人治皮韗人爲鼓韋氏鬬裘氏爲裘設色之工五畫人象物曰畫繢人布采曰繢鍾氏染羽筐人鬬幠氏絲練刮磨之工五玉人治圭璧之屬柳人鬬雕人鬬矢人爲矢磬人爲磬搏埴之工二陶人爲瓦旗人爲簋

此百工之略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市地各有分宅而定其次敘如今江甯某廊某廊各以類從之類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市以四家爲聯故謂之肆肆亦陳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若今支票竹籌之類以賈民禁僞而除詐如今之官牙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與民同也遠商之貨有一時不得售者則泉府出錢斂之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市東西有闤闠入者入此門也則胥執鞭度守門所鞭以禁爭度所以止僞市之羣吏平肆正經界展成視交易質賈定物價上旌於思次表之以旌於市樓以候知三市之時以令市令三市市師涖焉涖于思次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市中亭舍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治者有所期約于市辟布者求法于市量度者以米粟求齊者刑

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各就其所分之地也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得人所遺失之貨賄六畜亦各就其肆以待遺失之主而還之三日而舉之三日而無人識認則官舉之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由市門而出于關由關而入于市門皆有璽節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鑄錢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書其罰以憲示於眾中刑徇罰以執而徇於眾以聲其罪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附五刑者則歸之士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此設言國君不當問利耳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

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古人前朝而後市（市在公之北）示先義而後利也市以四爲聯而每四則一肆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以巡視其犯禁不物者（異服異言）及盜賊十肆則一司虣禁其鬬囂虣亂陵犯及羣遊飲食於市者二十肆則一賈師使辨其物展其成定其價使之有恆一胥師使平貨賄憲刑禁以察詐僞飾行儥慝皆所以經理市肆分地辨物禁靡而通商賈齊度量者也而質人則爲之質劑以信之又攷其度量涫（布帛之幅之廣）制（布帛之長）焉廛人乃斂其市之征布總其成者則司市也市本趨利之所尤爲囂陵靡

薄而藏姦納慝之區故糾察而別異之尤嚴如是廛人斂市布有欲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者之稅如今擺攤者是也）質布（質人所罰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也）廛布（商賈所居廛之稅也）然孟子言譏而不征者取其物所以當廛賦若既征廛賦則不復征物稅正孟子所謂廛而不征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所謂法而不廛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孟子言關譏而不征而周禮則門關有征夫商亦王民而征賦獨不及是使人逐末也然司關之文曰聯門市曰掌征廛則是征廛於市則不復徵貨於關如既征貨於關則亦不復征廛於市有璽節爲之符驗也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征之皆只一征無再征也然此只以征商耳若行旅則不概征也豈若後世之重疊征求搜尋毫末哉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此皆朝廟重器故不得粥）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王者謹權量審法度故雖用器各有法制）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如六尺六寸之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如朝服之布十五升麻冕之布三十升斬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布四升以下皆有定數也）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姦豔之色也此皆亂法度者故不得粥）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以防奢逸故不得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此禁民濫取也故不得粥）

此即周禮僞飾之禁也（鄭註謂器用一兵車二布三帛四姦色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疏謂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廟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者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

鬻十二凡此在民者不得蓄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賈則資此而居之故分而言之皆十有二　立市亦聖人之政而浮靡奢逸之俗奇袤巧利之事多由市起自命服名器有市者而朝庭不尊自布帛器用皆無淳制度量而法度隳自技巧聲色有市者而邪僻滋自珠玉錦繡衣服飲食有市者而俗日奢僭民日偷惰蔬果競時新魚鼈窮鯤卵而取物無節山髡澤竭矣窮鄉僻壤皆有列肆士夫之家與販豎爭利而不羞濫惡日滋人喪廉恥市不爲敗法亂俗之首哉聖王有作其必當有以治之矣

此商賈市廛之治

以上皆經畫於國中

易比卦大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比於地民比於君然侯國之比民也易而天子之比民也難民之比天子也遠而邦國之比天子也近故先王衆建諸侯分民而治建萬國所以比兆民親諸侯所以比萬國於是諸侯以厥民厥臣達於王王得由諸侯達臣民以達之天下而後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血脈通貫體統相維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天下一體而無間此之謂顯比後世以天下爲己私無大公比民之志是以師暴秦而不師三代然三代封建之天下夏載四百商祀六百周年八百而後世郡縣之天下則秦二世而亡其餘建國之永者不過四三百年或二百或一百年或數十年以至促者或四三年而可不知變計歟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爲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臂指寸隔血脈不流自外視之麗然大人而降年終以不永則曷若大公之爲得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測土深測土方入天度之淺深也中國地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出地上而南極入地下古稱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以中嶽陽城爲土中言也土中望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由此而北則二百五十里而望極漸高一度由此而南則亦二百五十里而望極漸低一度故曰入天度之淺深也　土入度有淺深故日景有長短南去赤道近去北極遠則日影短北去赤道遠去北極近則日影長大約淺深二度則其影長短一寸正當赤道之下則春秋分無影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夏至日中

無影今南交地其經度有左右故日景殊朝夕經度謂兩極子午中線也其東西相去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在子午線東則日午而景稍東移在子午線西則日午而景未及中今測東西之中在嵩山東滎鄭間土圭尺有五寸天地之中數也河圖之數五十居中五土生數十土成數故曰中數夏至日景與土圭合故曰土中景表八尺人之度也疏云周公於潁川陽城立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立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立一表東西亦如之所謂日南日北云云者圭中表言也既以土圭度日影而定土中遂以土圭制五等諸侯之分域視日晷短長而可得地果之實也此亦主其大略言其實諸侯封域要必疆之以索而以土田之實數爲主又山川犬牙相入亦不必其正方也封國之制周禮與孟子王制不同然孟子已自言其詳不可得聞而王制作於漢儒當諸儒作王制

時周禮雖出而藏之秘府固無怪其未睹也由今考之孟子王制所述蓋殷商舊制武王有天下之初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者也周禮則周公所定周所肇封伯叔甥舅之國廣封之制也上公之國五百里侯國方四百里國中百里以爲實封公侯所自奉五百里之國國外五十里爲郊國中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城郭宮室溝塗山川之屬三分去一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國中用貢法十里之地容九百夫方十里者六十六則容五萬九千四百夫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萬二千五百家一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餘羨二萬二千人以備三遂國中之賦以供公室國中之民衞而不征四百里之國國外四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城郭宮室之類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四十二容三萬八千夫分爲三川一鄉鄉一軍正得三萬七千五百人之數廣之以取爲贏餘則亦規方百里故曰大國三軍公侯皆方百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軍賦以給祿費而附庸與其中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而天子食其半餘方百里者十二以爲牛牧菟圃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而附庸與其中焉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六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十附庸與焉凡郊外用助方里而井井八夫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容五百十二夫加山林川澤邑居之類三分之一則爲一成成出車一乘是爲甸乘之賦百里爲同同百乘諸公二十四同諸侯十五同附庸不與於蒐乘則千乘以爲常是爲千乘之國伯國方三百里國中七十里以爲實封三百里之國國外三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六十里者三十六城郭民居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二十四容二萬一千六百夫不足二軍之數廣之以作二軍則爲方七十里故次國二軍伯七十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兵賦

以給祿費以待不虞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六以爲牛牧菟圃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賓客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國外八百乘之賦也子國方二百里約五十里以爲實封二百里之國國外二十里爲郊國中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一十六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十而奇三容萬夫不及一軍廣之以足一軍之數則爲方五十里故小國一軍子五十里其外以供天子以出兵賦以待國用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天子食其四之一則餘方百里者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男國方百里國外十里爲郊國中地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則餘方十里者二而奇六僅成一師餘車賦六十乘耳百里之國爲成者十天子食其四之一餘方七成有半也蓋周制定於周公其夏商舊邦既無德可增封亦無罪可削滅則皆

其舊而叔伯甥舅之肇封勢不可不加大矣魯錫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保有鳧繹蒙山在今蒙陰縣東北去曲阜三百餘里繹山在邳州界非鄒嶧之嶧山也齊之賜履管仲述之穆陵關在淄朐之間非指黃之穆陵也無棣城在德棣之間此明是齊之封域而說者謂此非言封域乃言征伐所得及耳臆何曲爲之說乎其非百里甚明子產對晉謂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此以塞侵小之詰不必據也金仁山謂魯之土田方百里而合之山川附庸則七百里是則山川附庸居四十有八而土田居其一有是理哉朱子曰王制一篇分國之制只是漢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如此也建國必看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分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

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畿內建官惟百皆非周制合先儒之說觀之則王制爲漢儒臆說而非可據也又明甚矣要之天下非棋局卽土田戶口之數亦非可截然劃一地官所言只其大略而井田封建之詳宜在冬官今已亡矣建國固不可過大而周制亦未爲甚大也又考當日其名山大澤則不以頒而掌之虞衡而立政所稱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邊陲之地要害之區亦天子置尹治之以與列邦錯處師古所告唐太宗之言宜不易也今約大國不過一郡小國一縣而要害之所名山大澤仍不以封錯置尹監則誰謂封建之不可爲也乎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邱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則亦猶周之蕃服也按此則侯畿當禹貢侯服之半采及男邦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當禹貢侯服之外半諸侯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當禹貢綏服之內半揆文教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當禹貢綏服之外半奮武衛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當禹貢要服之內半夷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當禹貢要服之外半流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當禹貢荒服之內半蠻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當禹貢荒服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虞夏都冀周都雍地偏西北無四面方五千之實而五服九畿云者亦計道里遠近大約作此通法耳虞夏北無要荒周西無衞蠻以外也然周西犬戎要謂之荒服經畫則有定法措置則有變通也周書多只言侯甸男邦采衞蓋蠻服以外則羈縻而已詳內略外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民曷以引養引恬自吉

王若茲監罔攸辟

惟邦君使臣民之情達於上而因以上達於王此先王建國親侯以比民之意也謂之監者武王克商而以商之畿內裂爲邦國如武庚居殷而管蔡霍衞皆分殷畿內之地則皆監殷者也蓋殷畿之內庶邦小侯皆仍其舊而新封管蔡衞霍之國則爲之長使小國附庸焉如殷民七族陶施繁錡樊饑之類及費滑郕鄘是矣是以武王呼康叔爲孟侯而周公告多士曰臣我監此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欲其撫小侯治民而以其治民之功達於王則監所由名非爲恐武庚畔而使諸叔監之之謂也且非獨監殷謂之監也周禮曰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亦猶牧也魯有殷民六族條徐蕭索長勺尾勺以及顓臾須句項郜費極晉則懷姓九宗韓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是魯衞晉齊則皆可謂之監是以公侯之地四五百里而紀薛唐鄧又皆式微小邦其致不一矣要以崇明祀保小寡大小相維厥亂爲民使之引養引恬深心大可見也漢儒只因三監之畔而知有三監之名又爲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皆失之矣

以上主言封建

禹貢冀州虞夏王冀濟河惟兗州今東昌大名衞輝彰德河間地海岱惟青州今濟南青萊登等府及遼左之地海岱及淮惟徐州今兗徐淮安歸德潁等府淮海惟揚州今江南江西及浙江以南地荆及衡陽惟荆州今湖廣荆河惟豫州今河南地華陽黑水惟梁州今商金漢中以南及川蜀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陝西

舜分冀北爲幷州今宣化大同以北地冀東爲幽州今京師地青北爲營今京盛地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紹興其澤藪曰具區今太湖其川三江東江婁江松江其浸五湖大概言揚州之湖耳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今衡州其澤藪曰雲夢今江夏安陸之間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華山在陝西華州與豫州接鄰此當是雍州之鎮而此以屬豫州蓋九州之疆界亦或彼或此也其澤藪曰圃田今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沂州其澤藪曰望諸即孟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淮沂沭皆徐州之水蓋周合徐於青也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

女其畜宜濰朐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今泰安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南旺湖）其川河沛其浸盧濰（盧即雷夏也）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在鳳翔）其澤藪曰弦蒲（在汧陽）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職方無梁州蓋并入於雍）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今奉天營於幽之淄也）其澤藪曰貕養（未詳所在）其川河沛其浸菑時（未詳所在此非青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今霍州）其澤藪曰楊紆（未詳）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

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今渾原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未詳）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此職方所紀川澤名地多有難考秦并天下分四十郡漢承郡縣之制而間置國焉其後分十三州牧晉分十五州唐宋皆分列道元改十三行省明分兩京十三省今

國朝兩京十五省（茲紀其大略如職方例）京師（西接太行恆山東據渤海）其分箕尾胃昴畢（燕箕尾東屬渤海趙昴畢西屬恆山）其晷長多寒其山恆山其鎮天壽（京師北）其川漳易衞滱其浸滹沱其澤渤海其地原陸海濱斥鹵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其穀宜黍稷粱麥其木松栢杞柳其畜宜六其果棗柰其蔬菘薊其利鹽（出河澗天津）其分箕尾其晷夕長多寒風其出醫無閭其鎮華表（在遼陽）其川遼其浸鴨綠其澤渤海其地原斥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其穀宜黍稷粱菽其木宜松樗其畜宜馬牛其果宜皂物其蔬薊其利皮服海錯

淮及震澤惟江南（北據淮水東負大海西據天柱南懷震澤）其分斗及房心（淮西房心淮南斗）其晷短夕多暑風其山天柱（在霍山縣）其鎮鍾山（江甯府北）其川淝溧吳淞其浸江淮其澤巢高郵震丹其地錯繡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高土赤埴其穀宜稻麥其木楠松其畜牛犬豕雞匹其果梨栗橘柚其蔬菘芥薑芋其利鹽木海錯木棉茗布

正東惟山東（東據海南望淮北據沛）其分虛危奎婁胃（岱北虛危岱南奎婁胃）其晷夕多風其山岱宗其鎮沂山其川沂汶淄濰其浸沛潔其澤大野（即南旺湖）雷夏其地原隰海濱斥鹵其風平其俗朴其土白黑（濟東白濟西黑）其穀稻粱菽麥黍稷其木松栢杞柳槐榆楊桐梓桑其畜牛犬豕雞其果宜膚物其蔬薊菘來服其利魚鹽繭漆葛枲

正北惟山西西南濱河南據太行北盡恆山之陰其分觜參胃昴畢鴈門以南觜參以北胃昴畢其晷長多寒其山太行在澤潞其震霍山在岳陽其川汾沁其浸河沇其澤鹽澤其地原阜其風剛其俗勁其土白壤其穀黍稷粱麥其木松栢杞柳其畜馬羊其果棗栗柰桃其蔬葑辛其利鹽皮服漆枲

河及漢惟陝西北負大河東據華山南及漢南西至磧石其分井鬼其山太華在華陰縣其鎮嶽山在慶陽其川汭雒灃漢其浸涇渭其晷朝多陰其地陸阜其風剛質其俗勁悍其土黃壤奧地青黎漢中土青其穀黍稷其木松梓榛栗其畜羊馬其果宜阜物其蔬葑薑其利井鹽皮服玉石

西北惟甘肅東起磧石南臨湟中西被流沙北望大漠其分井鬼其晷朝多陰寒其山祈連其川張掖其浸河弱其鎮丹山其澤青海其地原阜磽土沙磧其風剛質其俗勁朴其土壤其穀黍稷其畜羊馬其果葡萄瓜栗其利皮毛玉石

中州惟河南北距太行東望孟豬西距太華南至荊山其分角亢氐柳星張室壁格汭以南鶉火汴汝之間壽星大河以北室壁其晷中其山太室在登封縣其鎮桐栢在南陽其川伊澗穀瀍汝潁睢汳其浸河洛其澤滎泲其地平原其風和其俗朴其土壤其穀宜六種其木檜栢榆楊槐柳其畜六擾其果宜膚物其蔬菘芥其利絲漆枲葛

正西曰四川北據劍閣西沿黑水東限瞿峽南接黔中其分井鬼其晷朝多寒陰其山岷山在松藩其鎮蒙山在邛州其川巴桓沫水其浸江沱其澤馬湖其地隩其風柔其俗知其土青黑其穀宜六種其木樟楠梓栢樅松其畜六擾其果荔其蔬芋葵辛苦其利鹽鏤鐵金藥草茗及織毛羽

漢及嶺曰湖廣北據漢水東望天柱西距瞿峽南至柱嶺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其山衡山其鎮荊山在襄陽其川湘沅澧辰溆瀟其浸江漢其澤洞庭其地隩澤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菽其木椿樅檜栢梓楓樟楠其畜鳥獸其果膏物橘柚其蔬葵荀芹荇其利羽毛齒革丹沙金竹魚茗

江嶺曰江西北距大江東望鄱山西不及湘江南抵庾嶺其分斗建其晷短多暑其山廬阜其鎮華山南昌其川灊盱其浸江其澤彭蠡即鄱陽湖其地隩澤其風柔其俗朴其土塗泥其穀稻菽其畜牛豕其木松栢樟樅其果柑柚水物其蔬菘芥來服薑芋其利魚竹茗葛

震澤之南惟浙江北距太湖東憑大海西望懷玉南據仙霞其分斗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會稽其鎮天目在杭州其川須婺瀫霅其浸錢唐其澤鑑湖在紹興其地隩衍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其穀宜稻其木樅桑其畜鳥獸其果橘柚水物其蔬葵芥蓴薑芋其利鹽絲葛竹漆茗海錯

東南惟福建北據仙霞東南據海西望揭嶺其分牛女其晷夕短而風暑其山武彝其鎮三山武夷在崇安三山在福州其川汀漳其浸太史其澤海其地隩斥其風柔其俗詐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榕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橘柚其蔬瓜葵其利鹽茗竹筍鏤鐵漆葛苧海錯島夷之珍

正南惟廣東北距五嶺南據大海其分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黎母五指山在瓊州其鎮番禺廣州其川汀瀧其浸牂牁其地斥鹵其風柔其俗淫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榕楠雜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柑蕉椰橡檳榔其蔬瓜芋其利鹽丹金錫珠貝羽毛海錯島夷之珍

嶺右惟廣西北據桂嶺東枕賀陽西南及交海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其山九嶷全州北其鎮金山其川漓溶其浸牂牁其地草錯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雜其畜鳥獸其果圓荔蕉椰其蔬瓜芋其利桂蠟羽毛齒革金沙異錯

西南惟雲南北接金瀘東及牂牁西接宕昌南盡交緬其分井鬼之餘其晷短朝多陰其山點蒼在雲南其川沙勒樣備麗路其浸黑水六盈其澤滇洱滇在雲南洱在大理其地莫雜其風柔其俗侏儒其土青黑其穀稻粱其木松楠其畜鳥獸氂象其果柑橄榔其蔬辛滑其利井鹽羽毛齒革丹沙金錫玉石織皮

五溪盤江惟貴州北接涪瀘南枕嶺右西據盤江東連五溪其分翼軫之餘其晷短朝多陰其山盤山其川牂牁其地幽阻其風柔險其俗侏儒其土雜其穀糯稻菽麥其木楠楠其畜鳥獸蟲豕其果皂物其利丹砂金銀鉛汞齒角羽毛

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南北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此東西徑也

此在古中原之徑也今則自恆山北至大甯千里而近

自衡山南至南海千里而遙自西河至隴山千里而近自隴山至流沙千里而遙天下道里山川土地之數可略得而稽也

以上輿地大略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人家子孫日繁則可慮然當以大數觀之比如唐之世業日分行之幾二百年未見田有不足三代之法農民有遷他業或死而無後似田日不足是誠者及登之俊秀者則田歸于官以待他給故有無常相通農家長子世承父業其他子則又不必皆農且一家常以八口爲率田或不足供食餘夫乃更受田亦非人人受田也至如種藝園圃作材山澤牧畜百工莫非本業先王必

皆有定制以輔田之不足要之天地生物以養人但取之無節生之不力分之不均用之無度乃見不足不然無不足之理也又按或疑古百畝只今四十一畝似不足供九人程子曰通天下計之亦不家有九人敍按古百畝當今六十畝非四十一畝也

程子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凹凸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

處亦可討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按程伯子初上論十事其三曰經界其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則伯子與張子之論井地又如此之有志于井田可知矣而叔子則叔子之有志于井田及其潤澤之法期于可行又大略可見矣惟朱子語錄一條有云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卻言不必封建井田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此似程朱之意終以井田封建爲不可復者但語類所載朱子之言未必盡實且即此數條之中彼此互異無足深據也然程子所言不必行及朱子所謂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者皆只謂當時事勢自覺卒難舉行耳非謂竟不可行也張子志行井田而朱子集其事於孟子集註則朱子已有定主矣豈可以語類之語而疑之哉

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田終無由得乎周道只是均平耳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可而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以上言井田

張子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周禮建國大小必參

相得蓁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胡五峰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

封建則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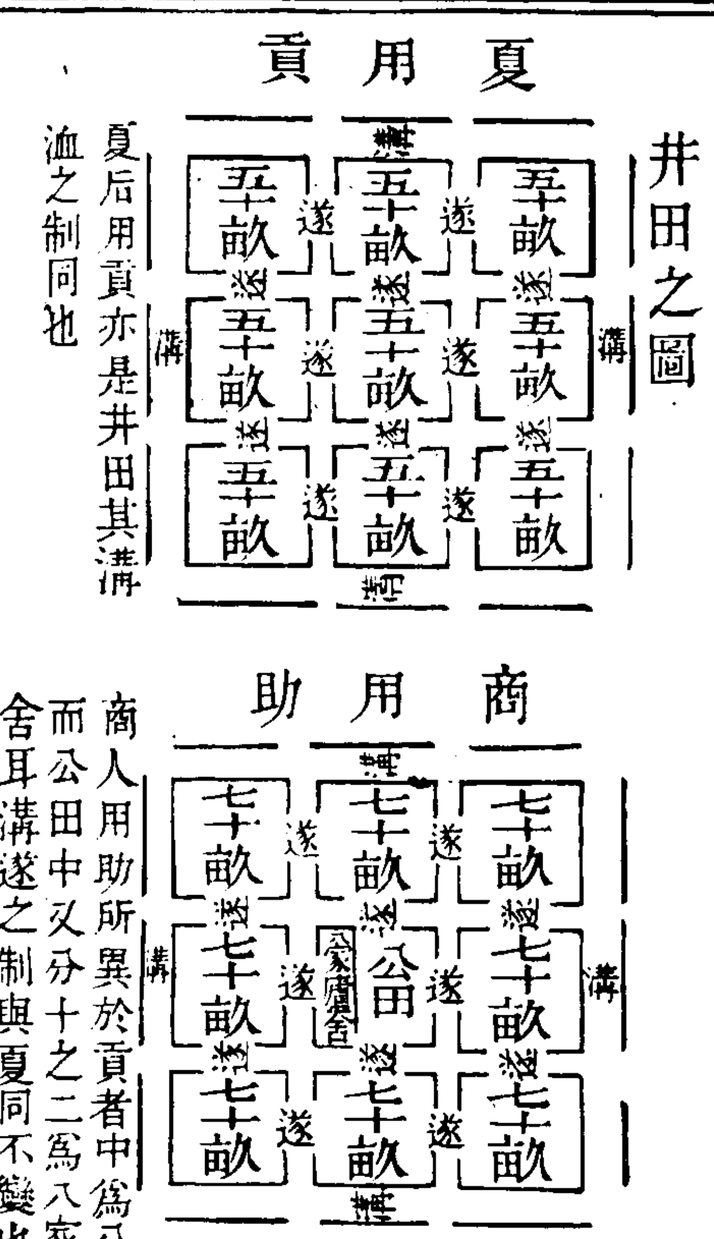
大此所以爲得

禹會塗山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各立個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後來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卻封爲大國之理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非必五百里四里里皆截然如其數也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

柳子厚論封建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的好處柳子厚封建論說得聖人純是私意蓋只知世變而不知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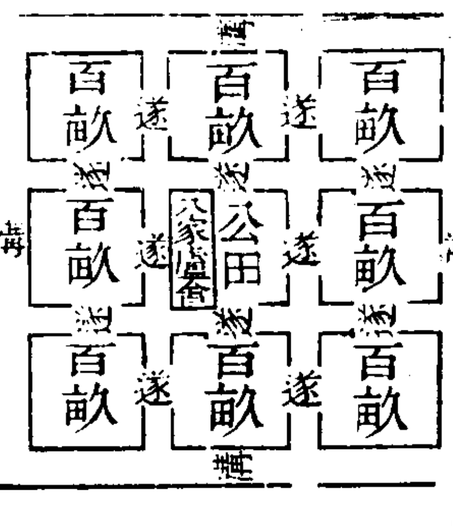
也其言茲不復錄但宋時蘇轍范鎮皆以柳說爲然惟胡雙湖駁之甚快茲錄之湖雙湖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移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自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捕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王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先要結眾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臣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況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沈于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于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妒人之兼并而自爲兼并莞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氏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爭爲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不封建之短也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氏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事哉

以上論封建



周用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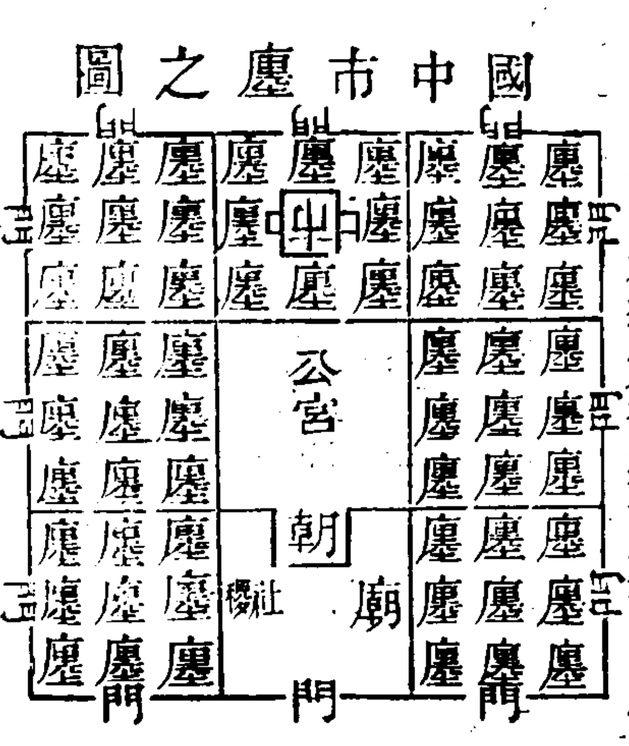
周人用徹只以同力合作爲異於助耳其百畝七十畝之異者



尺度不同也不然則與王創制盡舉天下溝洫而變易之必不然矣

國中市廛之圖

考工記匠人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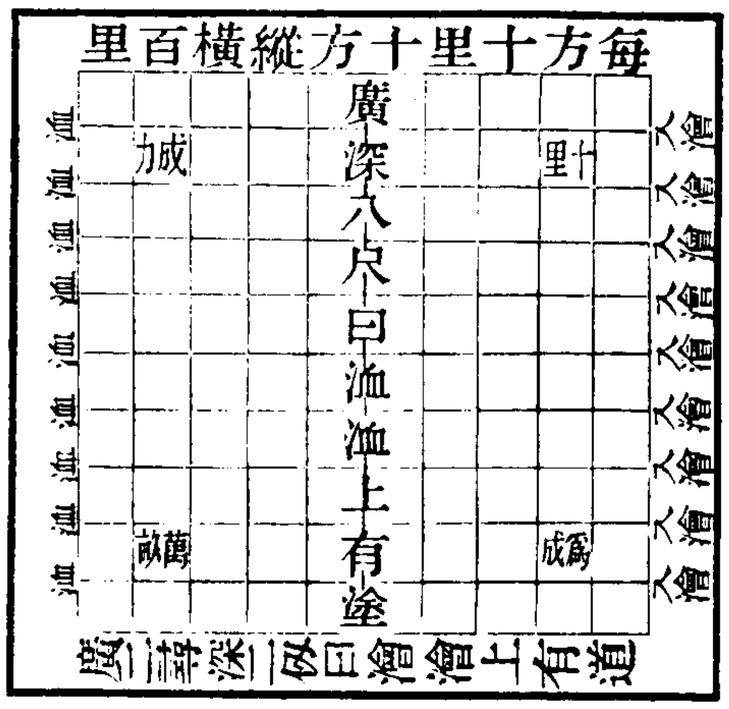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一夫百畝之地也方百步廛在左右三區

十里爲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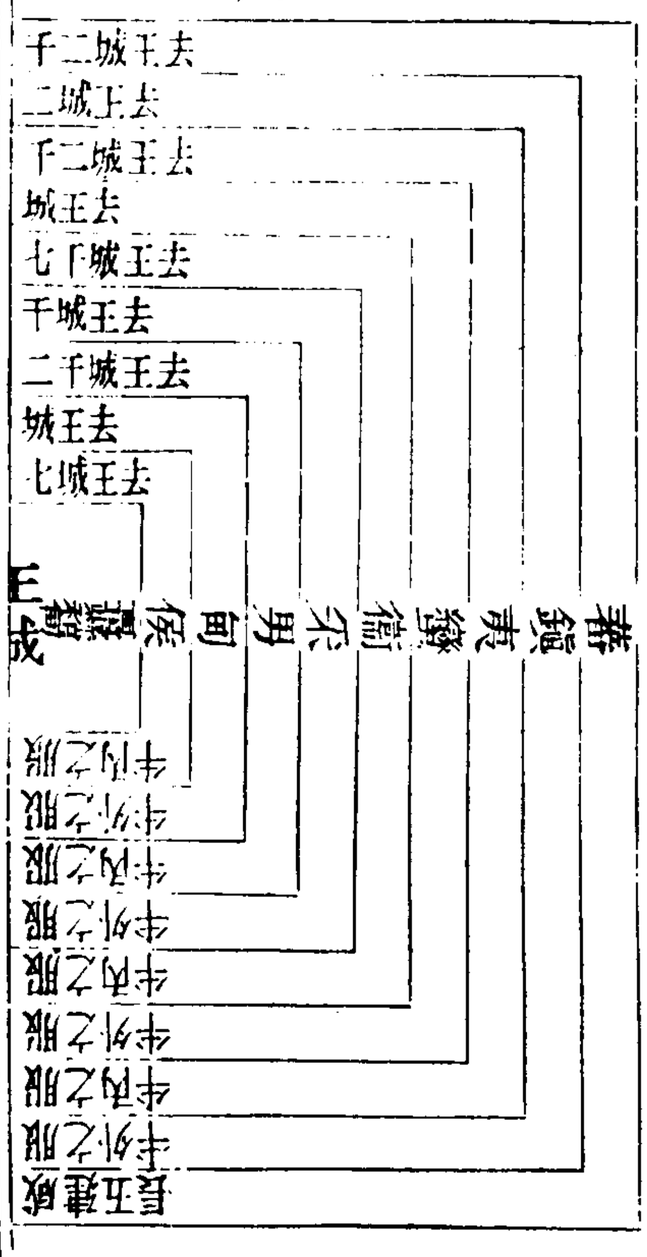
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九夫爲井井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井間有溝溝上有畛十里爲成百井共成間有洫洫上有涂十里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方十里則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則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百萬畝然必無方百里地皆可井之理封國制邑授田居民必因山川形勢而稽其可田之實數以爲準百里一同亦言其略也

百里一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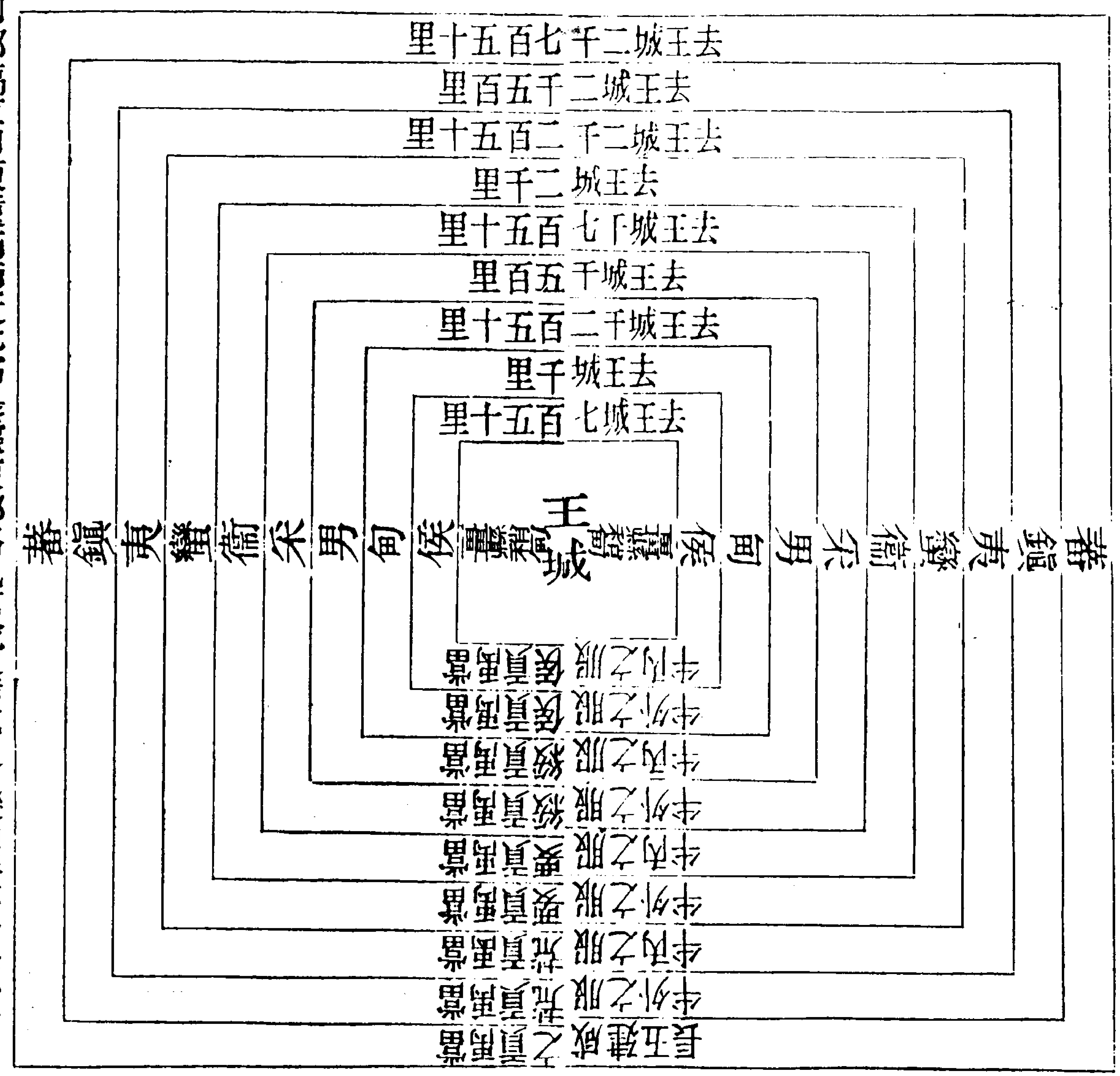
周禮九

九畿以經遠內外遠近而制朝貢疏數之宜然亦非必正方如畫棋局也其大略有如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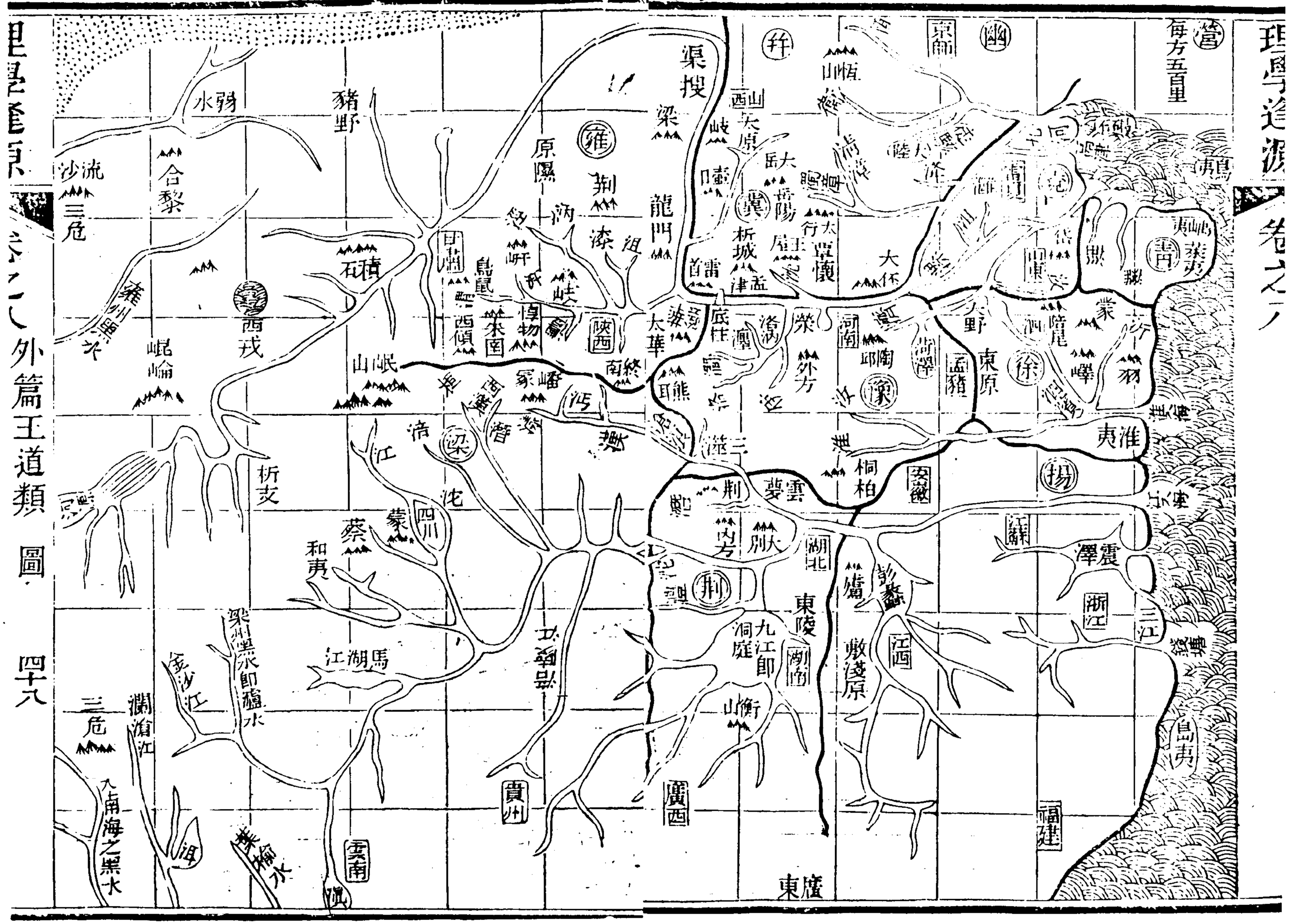
周禮九畿之圖

九畿以經畫內外遠近而制朝貢疏數之宜然亦非必正方如畫棋局也其大略有如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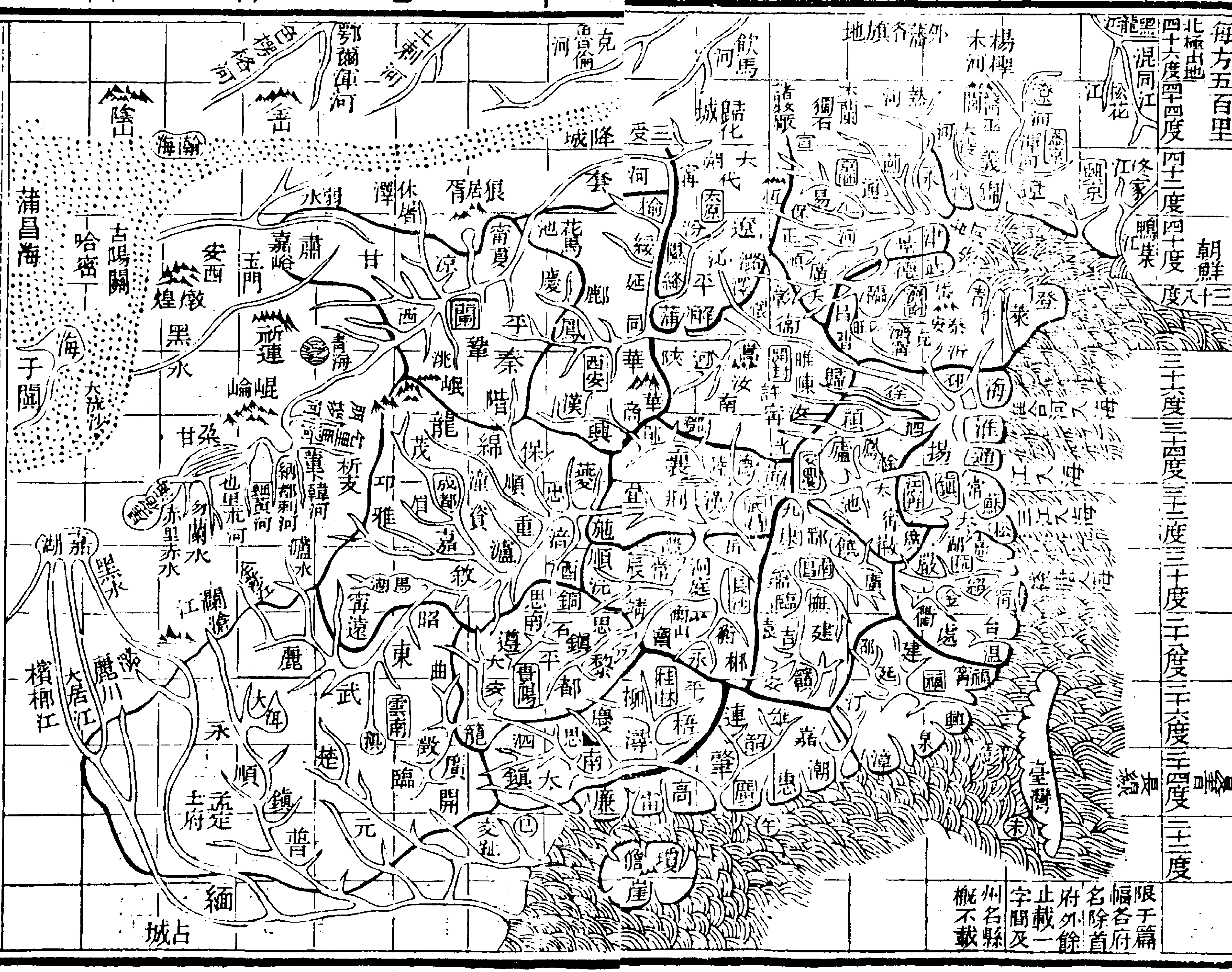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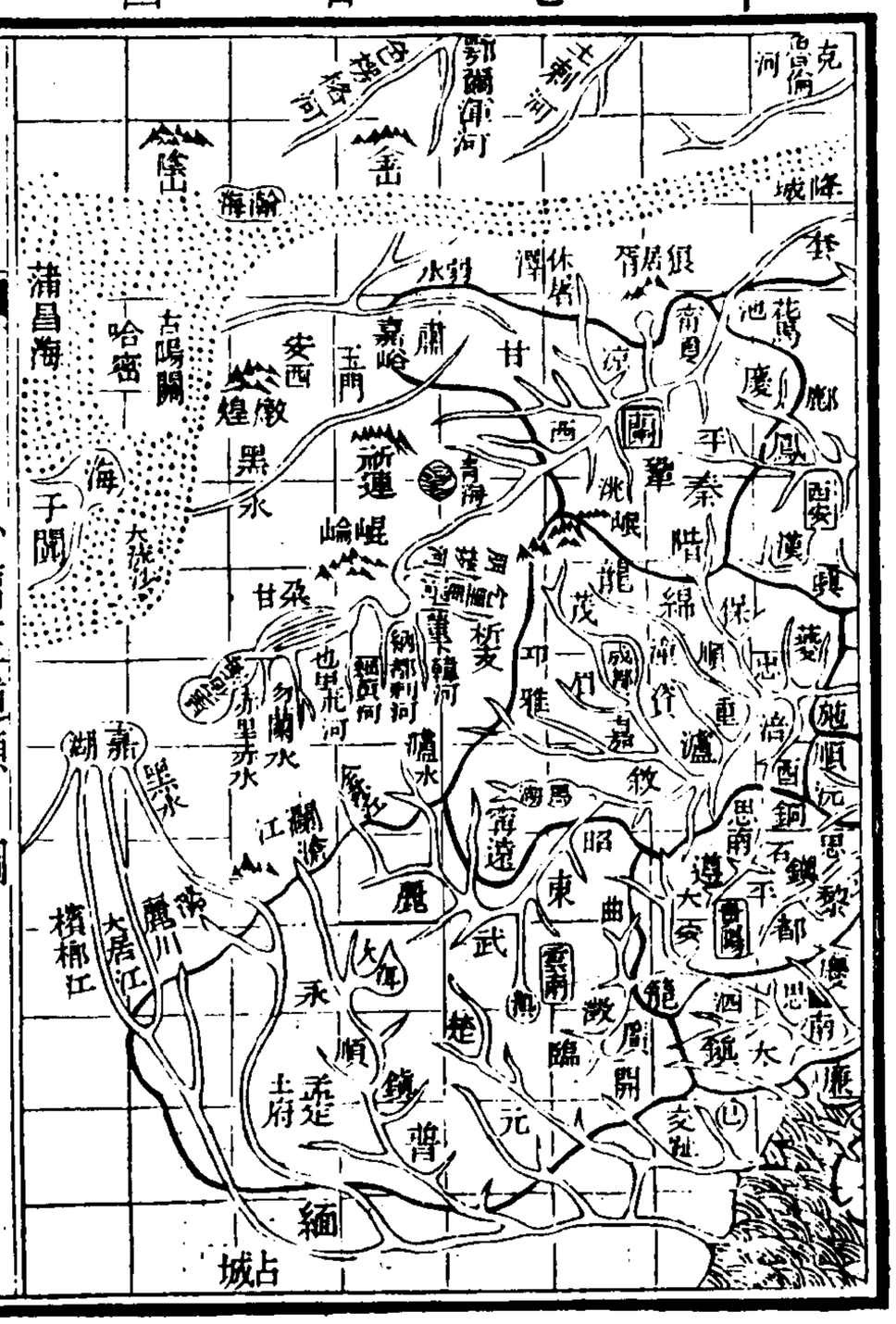
又周都鎬京則東遠而西近此當是據東都洛邑言究之措置自有變通無一定之死局也

禹貢九州虞十二州之圖


營
每方五百里
幽
兗
冀
雍
荆
梁
揚
徐
豫
青
渠搜
龍門
太華
終南
敷淺原
東陵
九江
洞庭
東原
淮夷
海
島夷
三危
崑崘
析支
西戎
和夷
蔡
蒙
四川
貢州
雲南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蘇
三江
震澤
彭蠡
桐柏
雲夢
荆
內方
別大
荆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大陸
大野
陶邱
荷澤
孟豬
嶧
羽
蒙
沂
泗
淮
海
島夷
三危
南海之黑水
瀾滄江
金沙江
梁州黑水即瀘水
江湖
馬
沱
江
沱
梁
岷
嶓
沱
潛
漢
沔
汶
淮
海
三江
弱水
流沙
合黎
豬野
積石
西戎
崑崘
析支
和夷
蔡
蒙
四川
貢州
雲南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蘇
三危
南海之黑水
瀾滄江
金沙江
梁州黑水即瀘水
江湖
馬
沱
江
沱
梁
岷
嶓
沱
潛
漢
沔
汶
淮
海
三江
弱水
流沙
合黎
豬野
積石
西戎
崑崘
析支
和夷
蔡
蒙
四川
貢州
雲南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蘇
三江
震澤
彭蠡
桐柏
雲夢
荆
內方
別大
荆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大陸
大野
陶邱
荷澤
孟豬
嶧
羽
蒙
沂
泗
淮
海
島夷
三危
南海之黑水
瀾滄江
金沙江
梁州黑水即瀘水
江湖
馬
沱
江
沱
梁
岷
嶓
沱
潛
漢
沔
汶
淮
海
三江
弱水
流沙
合黎
豬野
積石
西戎
崑崘
析支
和夷
蔡
蒙
四川
貢州
雲南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蘇
三江
震澤
彭蠡
桐柏
雲夢
荆
內方
別大
荆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大陸
大野
陶邱
荷澤
孟豬
嶧
羽
蒙
沂
泗
淮
海
島夷

于今三京十七省圖


每方五百里
北極出地
四十六度
四十四度
四十二度
四十度
三十八度
三十六度
三十四度
三十二度
三十度
二十八度
二十六度
二十四度
二十二度
朝鮮
外藩各旗地
限于篇幅各府名除首府外餘止載一字間及州名縣概不載
蒲昌海
哈密
嘉峪
青海
臺灣
占城



理財制用

何以聚人曰財則理財非王政之急務哉然所謂理財者非營私聚斂之謂謂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理之而使天下之民皆家給人足則國用亦無不足之虞也且欲使天下用財者皆長留有餘不盡之藏而可爲水旱凶荒之備也夫財散於下則國用憂其不足財聚於上則民心至於瓦解然財聚則民心未有不瓦解者而財散以至於國用不足者則未之前聞何則惟正之供有國家者所無闕也是故桑孔用於漢而中國疲楊炎用於唐而天下亂安石用於宋而宋室壞礦稅店稅紛然於天下而明室亡矣顧人君撫有國家而遑遑於聚斂是亦有其故焉一則沈溺聲色而倖位盈朝也一則崇事土木而趨慕異端也一則好大喜功而生事外國也三者有一於此財用未有不詘者也財用既詘而思有以取償之而於是拮克興利之臣乃克中其欲而興起於是數舟車算商賈置酒榷賦馬口禁私鹽鈦私鐵增海租漢武事 設銀官曹魏事 稅印契司馬晉事 稅茶蜀事 均茶賦立市舶稅麴腳宋事 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保馬安石新法 總制月樁版帳以及於坊場礦磨堆垛無不有稅宋高事 稅粧奩五代事 稅牙帖唐事 算津渡納官吏遷除錢宋事 稅鹽鈔私鹽鈔私鐵增海租

心計之精箕斂之密無遺毫髮初則曰權宜於一時以濟國用而後不爲例也及其後定例不可除而獻媚者且日開矣說且曰此羨餘所積非倍取於民也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取於民將安取矣則又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也然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矣此言利之臣所以殃民敗國而爲天下萬世之皋人也雖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此言是也而利臣之言此則聚斂而非善理財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周公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維正之供此非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乎周禮以財用掌之冢宰而大府貳

之玉府掌王之玩好內府主其藏外府主其用司會會其數司書主其簿職內掌其入職歲掌其出職幣主其餘爲法至纖悉矣然而九職以生之九賦以斂之九式以節之九貢以致之要止此惟正之供而取之有恆用之有節要以使人君愼乃儉德而不至用度無藝賞錫無極以耗天下之財爲箕斂之計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且也制國用則以三十年之通足民財必使之餘九年之食所以長留有餘不盡之藏爲水旱荒凶之備蓋當是時也民有常職用有常經國不異政家無殊俗君以儉德先於上民以儉德承於下是以苴茶以食農夫舂酒以介眉壽職思其居

職思其外而耕九可以餘三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夫如是則國足於上民足於下而不虞有戒菜色無憂矣而一有凶荒則人君減膳徹樂於上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於下而且補助時行興發恐後夫安得有散四方而塡溝壑者古之所謂理財蓋如此後世國無經制民鮮恆產風頹俗壞侈靡相崇富商大賈下筋萬錢皁隸私人狐裘千腋然而一轉盼間衣食不給甚且家無斗筲而綺羅是飾朝不謀夕而結客壚頭誰是有期年之積粟者方在平世告竭偷生且如此一遇凶年坐成溝瘠耳曷足怪乎而苟其重斂加之征徭逼之不死則亂誰其爲天下理財者而可不急爲之更化與夫君臣脩德合天使休徵時敘而畜害不興凶荒不作此其上也然國家意外之虞小民凶荒之備猶不可廢也下焉者迄于凶荒而賑之賑之已無及蠲之爲有限貪官尅剝於其間猾吏浸漁於其際發朝廷數萬之儲或不足以濟饑民兼旬之粥强且近者猶或沾之至于城市絕遠幼弱孤獨匍匐道左則未荷上恩而已成饑莩此有盡之惠爲非計也夫有心民瘼而大渙王居此雖已非計然而意猶善也至於蠲賑又不能繼難徼損上之恩於是有以民濟民者有收之官而積以濟民者管子輕重之說管子云穀貴則人主散之使輕穀賤則人主斂之使重李性平糴之法

豐歲則貴其值以糴之歉歲則減其價以糶之漢耿壽昌因以有常平之設此權之在官而用以濟民者也隋長孫平始建義倉使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賑恤朱子魏元履各有社倉朱乾道四年報食朱子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一年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止歲收耗米每斗二合謂之五夫社倉時魏元履亦有社倉元履嘗議朱子出息加耗之非而朱子亦謂元履社倉不能持久朱子又嘗自言某社倉法不得其人則不可行此設之在民以濟民者也宋韓琦因民間絕戶田業之入官者置以爲廣惠倉此官置之以濟民者也然邑有常平監穀而增價以糴者價實未增減價以糶者價實未減甚之官糴價增而民得價實減官糴

價減而民出價實增則官吏之侵漁不少而斗甬之出入不平貧民寡實利而富民實先受害矣是常平之不盡平也社立義倉而社司出入不無隱漏子母亦有取盈或且肆意挪移倉穀暗消烏有蓋得人則雖介甫青苗亦無深病而不得其人則朱子社倉亦不易行顧得人非易言而眼見官多一倉每多一倉之累救荒果無善策也能不痛哉夫救荒不如使之不及於荒荒歉安能使之必無則莫若天下人人皆自有以備荒欲使天下人人皆自足以備荒則莫若制其產而薄其斂範以禮而率之儉夫如是則上下交足不必別營儲蓄而儲蓄存後世恆產既失稅目繁多民俗麗奢汔無坊檢是以上下交病不得已而獨斥時而要之不出先王範圍爲人君者誠能清心寡欲則言利之臣不興而惟正之供國用自無不足誠能大公無我則先王之制可復而恆產之立民用自無不充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禮周官之法出納有常凶荒有備上下同之不加賦而足用於上不損國而藏富於民此之謂善理財者

易節卦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寒燠有恆雨暘時至天地之節也天地生財有數而人暴殄之此所以傷財害民也節以制度焉財無憂不足矣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生財者民耗財者用開其源而節其流財不可勝用矣何必聚斂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大學以足國言此以足民言然民之富國之富也其道一也易田疇薄稅斂則生者衆而爲者疾矣食以時用以禮則食者寡而用者舒矣可使富者所以致富也不可勝用則富矣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宅稅也二十而一粟米田稅也公田什一力役任使也公旬三日

唐之租粟米庸力布役調布縷其遺制也今之丁力役糧粟米戶布縷亦然以惟正之供而取之猶各有其時焉況征之額外與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在六鄉者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者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者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者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者○夫采邑在焉然非以盡分卿大夫也其不以分者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即在公卿大夫之采邑亦自有常貢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所出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出九曰幣餘之賦

歲用所餘○九賦所包者廣不止田稅故總謂之曰財賄

此財所從入者歲有常供也禹貢甸服之內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制遠近之差或亦如此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膳羞服衣服之式五曰工事繕造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王所非時分賜亦有常法九曰好用之式王所親好之錫予亦有常式

此財之用出者各有經制也均節之者量入為出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參秋官大行人侯服所貢用以供祭祀也二曰嬪貢甸服所貢用以釐婚嫁也三曰器貢男服所貢用以造器物也四曰幣貢蓋蕃服所謂貴寶為摯者五曰材貢衛服所貢以為材用也六曰貨貢要服蠻夷所貢供貨易也七曰服貢采服所貢供服御也八曰斿貢以貢斿斿者蓋凡九服未見九曰物貢物可用者總以物言之九服未見

此財之貢於諸侯者各有常物也

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兗州貢漆絲篚織文○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箘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枲絺苧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貢球琳琅玕織皮

周禮禹貢田稅所供皆止於畿內而九州諸侯則各以方物來貢蓋畿內之地重農務本以倡諸侯而三代朝無倖位故租稅止於畿內而有餘也隋唐之世中原多故而倖位盈朝由是仰漕東南以給畿甸元始都燕始開海運明成祖因之而專事河漕夫以王畿之重根本之地而仰食外方儻一旦東南有故齊魯中梗則畿甸不無坐困歟曰諸侯止貢方物則所謂公之國其食者

半侯伯之國其食者皆三之一者何歟曰是則以其數爲方物之貢也今通水之地有漕而餘皆折色解銀古之貢方物亦其道也

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卽九職）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貨賄亦互言受藏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受用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卽九式）關市之賦以供王之膳服（陳君舉曰關市譏而不征其賦入至薄也而供膳服者止此苟有過用于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于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于無過之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上九賦之供）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末詳）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幣餘之賦旣以待賜予矣而其又有餘財乃用以供玩好也陳君舉曰玩好非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鎭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玉府以玉爲主而凡貨賄之良者亦藏之猶今之供進御也邱吉甫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漢湯沐邑爲私奉不預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一聚爲私藏也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傷財害民則豈小小事哉）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此受所頒於大府而藏之以備不虞者也至如四方諸侯之幣獻金玉則亦內府藏之而王之所以遺四方諸侯亦卽取共於此重邦交務施報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此受所頒於大府而供國大小之用者也（布錢也蓋貨賄之上者入於玉府其次藏之內府其錢幣常用之物則歸之外府以時用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合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此合主天下之大計者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郎九貢賦）九事（郎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此主大計之簿書者

職內掌邦之賦入（賦職貢通謂之賦）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則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郎下職歲之事）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九式用財之詳周公當日必尚有成書而今不可得聞也以王制參之則總計每歲之入數而四分之以三分爲終歲之用其珍者入於玉府其次入於內府以待大用其泉布歸之外府以爲常用而職內掌入數之總職歲掌出用之數司書書之司會會之其猶有餘財則歸之職幣以供王小賜予然歲終猶必會之不以有餘而妄用之也後世人君視藏府稍盈而遽生肆志其謂之何哉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

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冢宰大府所掌多財賄泉布之類此即田之貢稅所入米粟芻藁之屬其每歲祿予國用之餘則各就其處委積之而因區分之以待四者之用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四三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此租稅之入於國者廩人以灋掌其用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視年之豐殺以量入爲出亦酌使三年而餘一

年也○移民就食亦周公灋乎曰此亦時勢所宜有也但不專恃此耳豈若後世之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與

含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舂獻種掌粟米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此主給米於王宮者也王宮之米而且有會其節可知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此租稅之入於國者倉人藏之以待廩人含人之用也

計其不足則省其用用而有餘則復藏之以待凶荒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年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此王制言制用之大凡也制國用者三年而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則酌餘九年此亦舉大數言民之耕者亦然國用無窘於上征求無苦於下故凶荒有備而上下以安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古人務本節用薄斂厚民亦既使民有餘蓄矣而苟遇荒歉則猶汲汲乎以荒政十二聚之此民之所以無菜色也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務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人君之作無益貴異物也役耳目之故也役耳目則縱欲敗度而隳功害民職此之由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志以道甯言以道接此人君清心寡欲而以立節用愛民之本也西旅貢獒而召公告戒之如此後世有遠致珍異而傷財害民以逞其欲者謂之何哉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胡五峯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札則市無征而

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古者泉府只列市門之間鹽人只列膳夫之屬而後世則錢法鹽法皆爲國重典利之也周禮門關市廛皆有稅布故泉府以斂市之不售及貨之滯于民用者亦以懋遷有無化居爲斯民利用之一助耳景王鑄大錢當時猶力非之錢法至漢武而私禁始嚴歷代之錢輕重大小不一而以漢五銖唐開元之制爲得其中蓋錢重利寡則民無私鑄錢輕惡而利多則私鑄必多甚至薄惡之至而不可行是重陷民于法也要之錢只末民之利而非本計之得天下之利惟是布帛菽粟而金生粟死勢不兩平錢至十萬可以通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德而貴矣貢禹欲廢錢魏文用穀帛夫豈無謂也哉然錢之用終不可廢則亦如周禮之法遇國有凶荒喪札則鑄之以振贖貧窮而權輕重可也鹽之在官蓋始于管子至漢武遂重私鹽之禁唐劉晏爲鹽鐵使國之百用皆仰給焉鹽之利國則誠大哉然利之所在師弊之所叢私鹽私販弊竇百生禁之不能悉禁察之不能盡察而民之犯法者乃日多矣張平叔欲官自賣鹽而抑配於民尤飋欲設立鹽司而鹽屬之官是使爲民上者而下同商賈也甄琛欲盡弛鹽禁而捐之民意甚善也然不有官爲之制亦恐兼并有不均即瓊山欲官與牢盆而不征其入然寸土有稅而鹽安可盡無竊謂官給牢盆當效古之計口授田酌其所收而貢什一於上立之成法分地均商馬庶乎可也因錢法而附論於此

先聖言治國有節用而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欲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其次則漢之所謂常乎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其法未嘗不善後世行之失其人則有不善矣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嘗謂爲政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年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平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立學興教

能養而不能教謂之衆人之母然三代而下能富其民於一時者或有之矣而能教其民者則未之聞也蓋教有其地學校是也教有其具禮樂是也教有其實躬行是也教

有其人師儒是也教有其本君身是也苟立其本則自朝廷百官以及於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云爲動靜自無不涵濡於津度之中何莫非教而要之學校爲重乃後世非不家弦戶誦而人自爲學不聚之於學校則非其地也亦未嘗不有學校而句讀辭章不復陶之禮樂則非其具也先王之禮樂亦有遺經而竊攘其說不復問之躬行則無其實也禮義只在人心誰無好德之良而卒之無所觀感則師儒無其人也天下何患無賢而取人以身則君失其本也唐虞而上不可得聞虞則契教人倫夔教胄子三代各有鄉學國學而爲法至周大備大約自閭里鄉黨莫不有學以教民之俊秀而屬於司徒而國學則以教王太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司徒所升之俊秀亦與焉其教則鄉以三物國重禮樂一德同風道無二致躬行實踐無事浮文此風俗之所以醇而人才之所以盛也暴秦而後漢文始立博士然尊尚黃老學校無聞武帝始建大學（公孫弘之請也）置弟子員（江都相之言也）成帝增廣之光武立五經博士脩大學具豆籩明帝臨雍拜老傳爲一朝盛事然武帝惑於神仙明帝西迎佛法實開萬世之禍學術安望其醇況博士徒取儀表太常僅與受業而及其衰也鴻都爲比匪之門南北肇黨人之議則漢之爲教果何如哉然而士矜氣節

至死不渝則取人尚不徒以言故也魏備弟子員僅除長吏晉人脩學校惟尚清談宋則聰明四學齊則文武二學梁陳五館學官雜亂卑庳何足深道唐初七學並建下逮書算（立國子太學以教大臣之子孫設廣文館四門館以教朝臣子孫及民之俊秀又設律學書學算學凡七學）內而王子（親執束脩）外及遠方（朝鮮日本皆遣子就學）下至屯營飛騎無不肄業受經可不謂盛哉然取士以身容書判詩賦而德行禮教無聞經試道舉並行監學崇元並建文宣武成元元並祠道術之雜如此而其後更國子啼飢廣文無氊而宦官且判國監升席講經非千載學校之辱歟宋初設監學繼有大學元豐立三舍法以進退諸生（齋有考選之簿月有考試）

之目兼及學業以爲程式所選究在辭章自胡安定教授蘇湖置經義齋治事二齋而人始知有體用之學程伊川看詳學制見後而人始知有性命之學甚矣師儒之貴得其人也元列儒者於娼丐以沙門爲帝師不百年而干戈四起明太祖傅興大事遂祠孔子建國學繼立府縣學嚴臥碑之禁優廩祿之給遴選師儒更開薦辟是以人勤於率教士敦於實行然太祖師心自用成祖躬親弒逆太祖嘗怒孟子視君寇讎之言躬欲射孟子像又深辨蔡九峯書傳爲非本已不足是以學術之龐卒鮮純一而要之人懍綱維俗敦醇樸終明之世不至大壞但國學只以貿易錢穀景泰時因邊務煩費乃開入粟上馬之例用人專重科甲薦辟之途塞虛文

之士進人鮮實用黨議旋興而明祚亦已亡矣歷觀前事得失可知夫風俗之綱維在學校而國學則市井齷齪溷迹宮牆鄉學則司鐸只爲贅疣師儒比之廟祝學校何如也學校之教以禮樂而取士不問名檢月課只事文辭禮樂安在也致禮樂以治身心而導之以末求其敦本胡可得也誘之宦達而責其躬脩自相左也士行何如也躬行之倡在師儒而老耄邨師一官糊口則爲陽城退之胡瑗文翁輩者豈復有人在哉然則立學興教者道當若何曰欲節民性則禮樂不可不脩也欲興民德則浮華不可不黜也欲防民淫則經制不可不定也欲同民俗則異端不可不闢也而正風俗自學校始則擇士入學必以德行無問才華在今保甲之法有甲長保正約正之屬獨非古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例邪合無令郡邑嚴簡鄉民之有齒德者或人士之譽望者爲之而優之禮數毋使無賴生事貪汙者得以濫充其任使各司其鄉甲書糾校比之事某賢某否以時獻之守令守令以時考校簡其人之果有好學務本守古禮而不渝處困窮而不變不淫於佛老不競於名利歷有某事某事可徵者乃以列之庠序優其廩祿而作養之庠序之士有素不率禮教者則行以郊遂棘寄之曲而拔其學行之尤者以貢之國學則所得之士雖或未

必盡眞然庶乎其人知務本歟若乃端本澂源道德齊禮則尤必有責之人主之身者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教民者人倫而已五教敷之司徒與周禮之三物王制之七教同則鄉學之教凡民者此外無他道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之官以教胄子與周禮大司樂教國子王制學正造士同國學教以禮樂所以成就人才而使之和順於

道德以盡人倫之至而非有加於人倫之外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教之使知道乃所以化民成俗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述之其此之謂乎

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或云夏曰序商曰瞽宗又或曰夏之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之大學曰瞽宗小學曰左學鄉學曰序然名稱說者多異同未能詳考但辟雍詠於詩周之國學而黨正大蜡屬民飲酒序齒以正齒位則庠之名義有合州正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序之名義有合學記是也蓋周人兼立四代之學而因義立名鄉學不獨曰庠耳比年入學以下言國學之教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肄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上章考校學者之事此章誘掖學者之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業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總上二章之意藏脩息遊上七者之教也安學至不

反前小成大成之學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先王之尊師如此此教之所以成也哲宗謂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其安能有爲也乎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在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此與王制之六禮七教八政相表裏鄉學之教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

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徒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徒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比長察有辠奇衺閭胥掌比觵撻罰黨正歲時涖校比州長糾戒過惡贊鄉大夫廢興此卽王制之簡不肖也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姻睦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賓興賢能此卽王制之上賢論秀而升之司徒也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云云卽王制之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也士庶之子十年就傅其教之者比閭之塾師蓋卿大夫之老於家者教之所謂小學也至於黨庠州序則不必有常師而黨正州長卽其師其教則六禮七教八政之教其事則飲射讀法歲時校比之事其人則凡

比閭族黨農之俊秀皆以時遊之而肄業焉此鄉學之教周禮王制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肄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國學之掌於司樂也由來舊矣而樂正宗伯之屬官禮樂一也獨重禮樂者詩書所以致其知禮樂則所以使之有諸己也王制棘寄之屏周禮觵撻之施所以簡不肖也王制之論秀以升於司馬周禮之考藝而進退之所以上賢也學記則言其教導之

倫考校之灋爲加詳焉世族八年入小學先儒以爲在西郊之虞庠而十五入太學民之造秀與焉小學所以植大學之基大學乃以探性命之本鄉學以率農民故先敦乎禮教之大節大學所以教國子及俊秀故必陶以禮樂之精微教雖兩分道無二致此國學之教周禮王制文王世子學記亦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

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至德即中和敏德即祗庸孝德即孝友也三德三行六藝與鄉之三物雖有異同其實一也六儀則文以禮樂之事此師氏保氏亦主教國子爲大學之輔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此司諫司救亦主教萬民爲鄉學之輔也

文王世子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此師傅之設以教世子亦所以爲大學之輔也古人之教世子詳備如此此所以能繼世而長守社稷也學校設而師道嚴則君德正於上人才成於中庶富保於下此所以與井田封建相維持久道化成而臻盛治也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士大夫之子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

養使方定志於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讓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教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歲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

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程子看詳三學條制云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姝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讓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及觀光法凡數十條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五倫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不暨無微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不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古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小大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有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

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弄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葦蕭以捍其衝流也必不勝矣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爕園
余家鼎　彝伯　同校字

卷之八終

理學逢源卷之九

婺源汪　紱雙池集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　校

董賡颺纘承
余龍光黼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同邑後學

外篇

王道類　制禮　作樂

制禮

禮原於天而制於聖人所以順天地之序明萬物之分而

爲仁義之權衡道德之繩墨者也荀子曰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斯言其近是乎夫制禮不本於性情而安所本然所以閑性情之流而納之使一於性情之正非第因性情之故而文之以事觀美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若直情而徑行則豈禮道之謂哉惟禮以閑人之性情而非徒因人之性情故先王制禮之嚴而今人疑以爲拘先王儀節之密而今人憚以爲煩淺焉逐文之末而人心之僞日資高焉遊方之外而清談之禍以熾百姓日用不知而禮道鮮矣昔在唐虞天子巡守而脩五禮伯夷寅清以典三禮下及三王代有損益今無可徵然忠質之概大約可知雖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必盡相沿襲顧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則禮教之隆非於周而奚屬周衰禮廢列國兵爭降迄暴秦專尚法律漢得天下於馬上卒憂諸將之驕悍魯兩生之不合綿蕞卒定於叔孫後此古禮雖以漸出而屬架高閣終莫之行儒者師授相承亦止徒滋口說漢固苟治自安無復以禮化民之意也腐史勦襲荀卿曹褒雜於讖緯胥何當哉晉荀勗裁定國典齊王儉制定新禮梁沈約裁定大典隋牛宏著述五禮時丁南北搶攘而諸君留心如是斯亦可謂勤而典章粗定矣唐房元齡著貞觀禮長孫氏有顯慶禮王中立有開元禮

章公肅禮閣新儀王彥威曲臺新禮彼此迭有損益其中不無可觀顧唐室大綱不正倫紀乖違則禮之所以爲禮者已亡而儀文又何問焉宋聶崇義上禮圖陳祥道作禮書盧多遜撰開寶通禮歐陽脩纂太常因革而王皙則有新編賈昌朝則有新禮王洙有禮器尹師魯有禮象皆互相去取彼此依違是雖曰禮貴從宜而損益之間去古日遠先王禮意亦多失矣抑自漢唐以迄於宋朝廷大要粗有典章而士庶持循漫無矩矱惟時司馬河內有書儀之作二程夫子明冠昏喪祭之重我朱子因之以著家禮傳及後世士夫猶稍知先王禮教爲不可踰而存什一於千

百獨是禮教之重非頒自上而定於儒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抑亦深可慨夫爰及有明損益唐宋如大明集禮巍乎一代典章而他如皇明禮志洪武禮法禮制集要大常集禮等書舉宏綱脩節目幾云盛乎而瓊山雙江諸儒又皆祖述家禮以身先之是以終明之世典禮敦庸雖失道如熹宗宦豎猶畏其篤於倫紀編氓之賤易世猶挹流風斯亦三代而下所稱繼美也獨是父在而喪母三年非家無二尊之義生母而同於嫡母有偶尊匹嫡之嫌籩豆可無用烏知明水之意天地可合祭昧乎陰陽之分然則後有作者成周其安可及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之

盡善者莫如成周周禮極規模之大儀禮盡節目之詳是蓋上自天子下逮士民自動作之微以及綱常之大莫不各有準繩規矩之可循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以筋骸有所束縛心術有所範圍天地於以太和而姦慝不作自夫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壞而天下不知有夫婦之重喪禮失而愼終之道偷九族之恩薄祭禮疏而追遠之誠弛神姦之害興鄉禮廢而酒流生禍鮮少長遜讓之觀射禮廢而爭風日起無比禮比樂之士相見之禮廢而天下失交際之文樂教亡而天下無中和之養然則不復古禮不興古樂而謂能有以平均天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愚不之信也然則古禮其果可以盡行於今歟曰不必然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使孔子而繼周其所損益可見矣夫天秩天敘萬世所同而文章制度則因時制宜況成周之禮僅惟是高堂一十七篇逸禮出於孔壁迄後至唐而亡是古禮所存惟千百之什一欲盡率周禮而從之亦烏在其從之也哉獨是漢唐而下已不足言而欲監成憲爲折衷則終無能出成周之範圍說者每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矣而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先王之禮而安在其有不可行者哉若夫聖王有作惇典庸禮而大明乎天

地之序以定萬物之分舉天下古今而整飭之以與斯民踐履則何必一一周禮之從然此亦只在文章制度器數名物之宜而大體究無可易斯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而非窮神知化以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斯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先王制禮則因其自然之道而節文之耳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者民心所同然合於民心所同然則使民而非强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以實不以文有文無實不足以言禮也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寡民過必以三重而有三重必期於有德乘時得位之君子惟君子德脩道凝天人默契是以身度聲律而制作皆非具文故能合幽明通古今無不吻合無閒三重行而民過以寡也此制作本原之地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舜命伯夷典三禮即此之謂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天無可報稱竭精意以享而已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牲幣於柴而燔之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即文昌星名飌師箕宿○雨師畢宿○槱燎亦積柴而燔之也按此則諸侯祀其分星亦槱燎可知○凡祀天神皆用火燔取其陽氣上達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殺牲而以血灑之也望祀亦然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劈牲而磔之四方百物小祀也凡祀地示則用血腥取其陰氣下達也以肆獻祼享先王肆四通王后各四獻而先之以灌鬯此即問祭五年之大禘司尊彝又謂之追享以饋食享先王此即問祭三年之大祫司尊彝又謂之朝享是也謂之饋食者蓋禘是也以追遠主以敬備祼獻而已祫以合食主於養又毀廟之主具在故簡祼獻而重饋食也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四時祭名見於小雅天保王制謂春礿夏禘祭義又謂春礿禘秋嘗混大祭爲時祭之名而漢儒推之以爲夏殷祭名皆非也○享先王皆曰享以事人之道也○以上十二條皆古禮之目然主言天子之禮諸侯以下迭有減殺可類推也以因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五條皆凶禮之目上下有通行者也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此四者皆諸侯見於天子之禮而諸侯亦世相朝也時見曰會王有征討之事徵召諸侯爲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以其無常時故謂之時見也殷見曰同周制六年五服一朝王不巡狩而六服又盡朝王爲壇而命事焉故謂之同十二年則王巡狩時聘曰問諸侯不朝之歲不時使其臣聘於天子也殷頫曰視諸侯使卿以盛禮眾聘也諸侯之邦交亦殷相聘○以上八條皆賓禮之目惟天子諸侯行之然邦君有朝聘則大夫士亦與有事焉也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均田賦夫家之數大田之禮簡眾也四時之田以簡閱之大役之禮任眾也營城邑任民力大封之禮合眾也封國邑而合聚其民○五條皆軍禮也軍旅之事而必以禮行之無往而非軌物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

之禮親宗族兄弟（即文王世子所謂族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大射鄉射燕射）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訓荼儉燕視慈惠）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社稷之胙曰脤宗廟之胙曰膰）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六條皆嘉禮飲食冠昏民庶所同而士庶於賓朋亦有射饗於同姓異姓亦有饋胙慶賀也）

此五禮禮之大綱而五品之倫則相爲經緯於其間也

禮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此冬至南郊圜丘之大郊也迎長日之至故曰主日（觀下章社主陰氣蜡主先嗇云云其義可知祭義乃云主日配以月其說非也）兆於南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帝被衮冕璪十有二旒旂十二旒

龍章而設日月乘大路席藁秸南郊之禮也周人配以后稷（公羊傳所謂介紹之義記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者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是也）大報本反始之禮惟此爲盛故凡言郊者多指此言也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此寅月之郊（疑於東郊）左傳獻子所謂啓蟄而郊（周人啓蟄在寅月雨水在卯月）郊而後耕是也魯有郊禮即此郊也（春秋記魯郊九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正月牛傷此先郊三月而卜牛也其餘多以四月四月夏正二月也四月已後時五月則更後時故譏之也）

仲春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

此神無子之祭亦郊也（於東郊配以伏羲）后率九嬪御（此郊以太牢不用犢也）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大雩亦郊也（於南郊配以神農）魯有大雩僭也（春秋書大雩二十二皆以秋月夏正之夏也冬雩書不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此亦祭天也祀於屋下配以文王牲用大牢備成物也以人道宗事之故曰上帝祀以季秋物之成也（朱子曰宗祀以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按明堂自是南郊明堂只草廬以爲文王之廟非也又嚴父配天孝經以周公言耳其實周之宗祀配以文王不易謂世世以父配祀者亦非也）

月令季冬祈來年於天宗

此季冬祈年蓋亦於郊（疑北郊以顓頊配）以上皆祀天之常典（萬充宗曰王者祭天凡四日至郊也孟春祈穀也夏大雩秋大饗也四者中惟郊天大報天而主日禮爲尤盛紱按萬氏所謂大饗指宗祀言愚意大饗自是祫祭也又祀高禖祈來年是亦祀天則每歲凡六）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虞書肆類于上帝）又巡守方岳柴

王者有舉動則必祀於天既至其所則又燔柴以告天事天如事父也（柴以祀天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後世因以有封禪之說附會之說也又或謂柴即望祀山川抑知祀天以柴取陽上達望祀山川則血祭義不可混也又或謂一歲而數祭天爲瀆抑知無事而于之則瀆若有因而祭無非事者則正所謂事天如事親安得爲瀆也）此因事而祀禮

同於郊故曰類○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即所謂方明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祭五帝亦畧如郊天之禮蓋天子迎四時於四郊則祭其德所王之帝歟黃帝蓋附於夏祀之

以上皆禋祀昊天上帝之禮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此蓋夏至北郊方折之大社也夏至一陰生故曰主陰氣天子南嚮於北墉下社有垣墉而不屋以木爲社主惟亡國之倒則誤之不使受天陽所謂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後世民社有屋失之矣更立像焉謬之甚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大社蓋以祭天下之地而所謂方折即泰折也而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所謂右社稷者也按張子謂大社在北郊以祭天下之地而王社任庫門之內以祭畿內之地而此說與古註及崔氏異萬氏申張子之說曰子月祀天圜丘即泰壇也午月祭地方丘即泰折也泰折即王爲羣姓所立大社也王自立社曰王社亘耜詩所謂秋報社稷者於此行焉而以句龍配也蓋大社王社均名爲社而大小不同也○又按周禮無北郊之文而方折之名見於大司樂胡五峯謂無北郊止社即以祭地朱子然之蓋凡祭天通謂之郊凡祭地通謂之社則方折亦社也凡以社對郊言者一而大社爲即方折也郊天不一而南郊爲盛社地不一而方折亦爲盛但不知冕服當何如此無可考其牲則當時大牢召誥社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可見其位則諸侯國社祭其當在國門之北祭用夏至主陰氣也

國之地而侯社祭郊內之土穀也惟天子得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置社尊天親地尊父親母也惟天子有大社猶嫡母也諸侯以下各祭其國鄉邑里支子皆得私祭其生母而不敢祭禰及嫡母也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周禮春祭社秋祭方詩亦曰以社以方

命民社民祭所置里社也社曰郊特牲用甲召誥社新邑用戊未知何者可據今則用戊日以報土故也春祈合祭於社同生也秋報分祭其方辨物也方亦社也

王制天子諸侯將出皆宜乎社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因事而祭於庫門內之社也

以上社稷之禮

郊社總論按兆於南郊就陽位祭地於社主陰氣則周禮雖不言北郊而陰陽之分甚明矣故朱子曰天地定是不合祭然自秦而後大禮代有異同秦人分祀天地然不於南北郊而於山下澤中漢則分祀於甘泉汾陰元始以後迄西晉則天地合祭東晉及唐乃復分祀然有南北郊又有圓丘方澤不已謬乎天寶以後及宋則又合祀元豐以後乃復分祀明大祖又復合祀世宗以後乃復分祀不改夫王者父天母地固也然人以形交而陰陽合撰故考妣有同几天地以氣通而尊卑懸殊故南北有定分劉向新莽之說豈可以亂聖人之經乎又周之郊祀以稷宗祀以文王漢之郊祀以高祖宗祀以光武正也然漢以呂后配地則已褻而不倫甚

矣唐以父子同配天宋以四祖迭配天此皆褻天而誣祖也夏郊禹宋郊契禮運爲是祭法夏郊鯀商郊冥是皆不然蓋尊祖配天亦必其祖有可配天之德而豈可以私意爲哉六宗山川各有秩祀乃祭義云郊之祭主日配以月後世又重以五帝合以六宗至光武兆於南郊而泰壇至千有餘神是何以伸其享天之誠敬歟凡此皆後世失禮之甚者也不可不辨之

祭法王宮祭日也春分朝日於東方也夜明祭月也秋分夕月於西方也幽宗祭星也周禮命黨有事於幽宗帥女巫而舞皇舞是也雩宗祭水旱也祀風師雨師也王宮夜明幽宗皆實柴之祀也雩宗槱燎之祀也宗字皆如字讀

月令春其神句芒夏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秋其神蓐收冬其神元冥按左傳家語則句芒重也祝融黎也后土句龍也蓐收該也元冥脩及熙也皆五行之官帝者之佐也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按五者皆先設主於其所踐牲以血祭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祭伯喈曰祀戶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祀竈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陘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祀行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

此所謂五祀也然重黎五者其神貴矣而戶竈五者其職甚卑似非可配合也又王制大夫祭五祀而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且戶竈通於庶人則重黎已俟卑矣大約祭法有不足據者而五祀之神大夫以上得以重黎配大夫以下或祀之不得以重黎配猶大夫以下有置社有稷亦未必褻以句龍后稷配也其用血祭則一也

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按嶽瀆之祭不親至其地則望其方而以血祭之親至其地則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事神各以其道也嶽瀆山川不當有廟其嶽其瀆即其神也而後世皆爲立廟設像是以事人鬼之道事地示失之甚矣又且天下郡邑皆立東嶽之廟而加以大帝之稱誣以浮屠之說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泰壇祭寒暑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相近當作祖迎

周禮中春晝歙豳詩擊土鼓送寒于坎迎暑于壇中秋夜歙豳詩擊土鼓送暑于壇迎寒于坎

祭時寒暑而用埋沈此未知可據否大抵四時寒暑之氣皆自下而達上故從地祇之列未可知也○方祭即周禮秋祀方也亦社也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按八蜡以報穡爲主故曰主先嗇而祭司嗇司嗇即先民之司嗇者分先嗇司嗇爲二非也猫虎二物而一之非也昆蟲害嗇而祭之亦非也八蜡之目當以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八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蜡祭皮弁素服息民之祭黃衣黃冠此二祭也息民即臘也混之者非也但秦人行於孟冬耳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即息民之祭

按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人自有臘祭非至秦而改蜡

爲臘也臘祭先祖五祀蜡索百物其爲二祭自明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禳温氣也天子諸侯行之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毆殘暑也惟天子行之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發積陰氣也下及士庶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

四方八蜡三難所謂四方百物也方祭疈牲蜡難辜牲

以上神示祭禮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宗廟之數王制爲是祭法二祧壇墠之說不足據也昭穆之說漢韋元成謂始封爲太祖廟一昭一穆爲二宗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此與祭法二祧之說相似蓋以周人之文武世室合足七廟之數然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伊尹已言之在湯前無可宗者則天子似亦只五廟其後殷有三宗則又疑於入廟若三宗只在七廟之內則天子又只祀三親廟故劉歆則以爲世室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朱子是之也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東二昭二穆以次而西是也蓋太祖始封之君居之昭之東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東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西廟四時之君居之穆之西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牆宇四周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於其班之西廟西廟遷於東廟東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中主皆東向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

昭皆北牖下南向羣穆皆南牖下北向也又曰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者祔則穆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又曰天子廟制劉歆之說周自武王克商卽增五廟爲七廟以祀高圉亞圉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凡王季以上之祧藏於后稷之廟而文武以下之祧穆則藏文世室昭則藏武世室又曰廟之數以兩而降天子之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不得爲也諸侯黝堊斲礱大夫不得爲也大夫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也門室寢室之制則上下如一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心者矣○黃際飛曰天子之太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制應如今宮闕　大清門　天安門　午門　端門　太和門也此朝廷宮闕之制武周推之以尊其禰也○或問毀廟者何也朱子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去之也○又問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朱子曰由漢明帝始也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後世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崇廟之禮廢矣○謹按漢失古制而諸帝之廟不在一處不

以姪繼嗣者漢哀宋英有爲後之大義當降其本生則哀之於定陶英之於濮只當比於諸父不得稱皇考皇妣以弟承兄者明之世宗有昭穆定序而承統又非孝宗命則肅之於典獻可稱考妣而亦不得稱皇稱宗也○問后夫人祔廟有一廟而先後數后或嫡無子而庶子承後其於先母繼母生母當何如曰一廟一配一帝二后非禮也庶子爲後即爲嫡后生母安得入廟周人別祀姜嫄明築禁禳之宮於外皆恩義之權衡也

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親疏長幼之序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因宗廟之次以定子孫之次也陳介眉曰廟之昭穆左有爲序子孫之昭穆前後爲班王守溪謂大祖而下有列北嚮而南面者子姓之位亦因以南向云云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兄弟向衆兄弟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西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昭穆不與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爲北乎

以上宗廟昭穆之考

禮緯王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王者之禘也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祫禘問祭也祠禴嘗烝時祭也禘以孟夏祫以孟冬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祭禘非飲食之道主於行禮而已故曰四獻祼祫合毀廟之主而會食焉故曰饋食禘則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故曰追享祫則奉毀廟羣廟之主以朝於太廟故曰朝享名義可考也不王不禘

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大夫士亦得有祫士雖二廟亦得及高祖服未殫也諸侯及太祖合毀廟也四時之祭亦祫不及毀廟或曰春犆蓋物薄而禮殺也朱子曰王制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最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只趙伯循之說爲是○問諸侯礿則不禘一段註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朝會無節若從征伐或經歲方歸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胄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時祭之節也禘而及毀廟之主則追遠之誠不專祫而及太祖之所自出則合食之恩難展此禘祫之分也按三代以前不可考而商之祖契周之祖稷則皆高辛氏之支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高辛之祀陶唐主之契稷肇封別子爲祖故商周祖稷契而不及高辛及後爲天子則既爲天下大宗故得奉其祖以紹於大宗之統然契稷之爲祖已舊則又不得更祖帝嚳故五年而一追享之而以太祖配焉慎之至也乃禮家言人人殊而周禮晚出春祠夏禴之名寡見於經惟中庸以禘嘗連文春秋書禘皆夏月又或在羣公之廟故遂憶禘爲夏殷祭名夏祭之名註疏不察附會其文又推之以爲夏殷而無據者也而近儒猶有附會王制之說皆訛而無據者也而近儒猶有附會王制之說以擊周禮并擊朱子迻註者不亦惑之甚乎

以上享人鬼天子祭禮今無可考大夫士祭禮畧見於儀禮中茲具畧述左方

少牢饋食禮纂略纂其大略不能備述其文　先擇丁巳日或丁或己前期十日筮之于廟占從則官戒命滌具物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筮尸吉宿尸戒百官爲期于廟門外　祭日主人朝服元冠緇衣素裳素韠視殺視濯陳鼎于門外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各升右胖實于鼎雍人擇膚實于鼎司士又升

魚腊魚十五而鼎麋腊一純而鼎　主人迎鼎入匕載于俎設于筵前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陰獻也祝出迎尸入主人拜妥尸然後正祭尸十一飯告飽主人酳尸尸醋主人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拜受嘏乃獻祝及二佐食是爲初獻主婦獻尸尸醋之主婦獻祝及佐食是爲再獻賓長獻尸尸醋之又獻祝是爲三獻三獻畢祝告利成尸出廟以俟佐食賓長四

人養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以上正祭畢乃儐尸于堂徹室內之饋設尸俎乃選異姓之賓爲侑以輔尸主人出迎尸及侑升堂拜至鼎俎入主人授尸几酌獻尸及侑主婦亞獻且致爵于主人詳士禮尸乃醋主人上賓三獻尸尸奠以待主人酬尸尸亦奠未舉乃羞內羞庶羞主人獻賓與衆賓于西階上酌自醋洗觶酬賓賓奠觶未舉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醋三獻畢二人舉觶于尸侑乃行旅酬尸酢主人自上及下以徧兄弟之少者舉觶于其長長奠之未舉賓長獻尸爲加爵次賓長又舉爵于尸更旅酬皆徧于是堂下長賓以主人所酬觶酬兄弟兄弟以少者觶酬賓爵無算尸侑出主人拜送禮畢○此侯國上大夫之禮也下大夫不儐尸則正祭三獻畢乃羞內羞庶羞主人獻衆賓兄弟及私人次賓長加爵堂下賓與兄弟旅酬行無算爵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四人蓋改饌西北隅爲陽厭此下大夫正祭之禮也特牲饋食禮纂畧　不諏日筮日前期三日筮尸遂宿尸宿賓厥明夕陳設即位廟門外主人揖入兄弟賓衆賓從即位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請期曰羹飪告事畢此與少牢篇互有詳畧可參考祭日夙興主人元端視殺主婦視饎爨纚笄宵衣立于房宗人告有

司具設饌于室內祝饗是爲陰厭祝出迎尸主人拜妥尸尸九飯三飯爲節凡三則九告飽主人酳尸尸醋主人進聽嘏佐食摶黍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拜受復位詩懷之實干左袂掛于季指卒角拜又獻祝及佐食初獻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之主婦獻尸尸醋主婦主婦獻祝佐食亞獻賓長獻尸尸奠之以待致爵于是主婦入室致爵于主人授爵酌醋主人入房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賓乃請尸舉爵尸醋賓賓獻祝及佐食致爵主人主婦三獻三獻畢主人獻賓及衆賓于西階上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卒觶洗酌奠觶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

階前舉觶于長兄弟賓取觶阼階前酬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長兄弟拜受觶賓答拜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受旅如初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徧賓弟子及兄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卒觶洗各酌于其尊皆奠觶長皆執以興奠觶于其所爵皆無算其間衆賓長入室請尸作止爵以終加爵之事房中婦人亦旅酬無算爵如男子之儀佐食洗散獻尸及祝祝告利成尸出嗣子及長兄弟二人蠱卒蠱徹俎改饌尸俎于西北隅是爲陽厭○大夫士禮如此則以上之禮殆可類推如天子九獻天子祼后亞祼爲初獻亞獻王出迎牲后薦朝事之籩豆王殺牲以醴齊獻后酌醍齊獻此薦腥三獻

四獻也乃解牲烹之后薦饋食之籩豆王獻盎齊后獻醍齊此饋食五獻六獻也饋食于室中羞加籩王獻醴齊后獻盎齊此酳尸七獻八獻也賓長獻醍齊此九獻也于是王后致爵及獻賓舉觶旅酬無算爵嗣子舉奠告利成尸出蠱徹天子之禮大略如此諸侯七獻子男五獻無朝踐之事也

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此因後世公侯而下無宗廟故酌爲祠堂也唐大臣皆立廟京師宋仁宗詔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不爲定制時惟文潞公立一廟其後此典遂廢立祠堂必當聯以宗法不然終渙而無統主祭須用宗子宗婦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今按鄉邑中有聚族而居者則始居之祖亦別子爲祖例也士庶事及高祖已似過分然既有嗣堂舍族則始居之祖似亦不可忘或者一族之大宗世奉始居之祖於祠堂似亦稱情事其餘分爲小宗則各宗奉祀不得越高祖以上也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前期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降神廣州本參神在降神之後按古禮天子諸侯有祼尸之禮少牢特豕則無祼家禮之降神灌酒於沙擬祼禮也方迎尸入則拜妥尸是降神固當在參神之後矣但祼禮在朱子溫公自可行在士庶似未可用又縮酌用茅本是以茅藉而沛酒以去其糟非用以酹酒也朱子家禮本書儀書未及考訂爲人竊去故此等處皆未及改今不用可也今人於祭禮殊多臧裂而獨於此從之何哉進饌初獻主人即亞獻主婦即宗子

婦終獻賓長無賓則長男或子弟之長侑食闔門祝噫歆三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門如食間祝聲三啓戶今祭無尸故須設此儀紱按時祭而雜虞祭之儀終覺未安亦不如去之○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既與人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以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古人祭墓即以墓人爲尸又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紱按今人不用尸是缺禮人猶或謂用尸是古人愚處異哉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饌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家禮酌古今之宜是今日所可行者外此又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條朱子嘗言始祖之祭

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故此不錄又有忌日之祭用素服不受胙墓祭禮儀略同

右吉禮

儀禮士喪禮死於適室婦人亦有適室內寢也　喪大記病內外皆埽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此慎終別男女之大節不知者以爲迂謬哉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寢地既復乃復尸於牀舉哀　家禮戒內外加新衣廢牀寢地始死

右始死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十

士喪禮始死一人升屋而復　禮運升屋而號曰皋某甫復升屋北向而呼　雜記諸侯以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大夫而下各以其服可知　家禮升屋自東脊北榮復屋脊北面呼三捲衣降自屋後下以其衣覆尸上

右復

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　家禮易服不食哭擗踊

右易服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子爲父母則嫡長主喪也　家禮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乃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　檀弓父兄命赴者大夫以上父兄命訃士喪則主人自命訃

右立後護喪命訃

家禮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屍掘坎陳襲衣沐浴飯含之具乃沐浴襲徙尸牀置堂中間乃設奠於尸東當肩　哭男於尸東婦於尸西乃飯含主人左袒含　侍者卒襲覆以衾　喪大記君錦冒黼殺大夫士元冒黻殺喪禮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繡○冒以韜尸自上而下殺以韜尸自下而上

右帷含襲

士喪禮設重于庭取銘置于重　檀弓重主道也重以木爲之長三尺至虞而埋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識之　家禮置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十一

靈座設魂帛以代重　不作佛事執事親厚者至是入哭可也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爲喪事無不供佛飯僧能使死者上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鏚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人死則氣歸復於天形骸朽爛雖有鏚燒舂磨且無所施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悞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邪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青田劉氏曰世俗謂人母生子之時血厭三光死則有血盆之刑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而獨非母所生乎舍己母而刑人之母是不公也刑己之母乎是不孝也不公不孝二者皆無以服人又謂必懺佛乃能免於罪夫佛而君子也必不受非義之賄佛而小人也己且爲天理所不容又安能免人於罪邪噫何俗之愚也

以上當日之事

家禮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上○喪大記君韋席小斂布絞縮一橫三君錦衾大夫縮士縮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

絞衾不在列○祭服不倒袍表不禪衣裳曰稱非列采不入芒絺綌不入設奠於阼階東南具免括髮麻環絰雜記小斂環絰上下一也設小斂牀布絞紟牀在西階之西舉牀而斂於尸南遷襲奠小斂喪大記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斂衣內主婦東面乃斂鋪絞紟踊斂衾踊○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家禮以人家寢室之制不備故小斂於堂憑哭擗踊主婦亦憑之踊袒括髮以麻齊衰以下用布婦人以麻撮髻竹木簪喪大記男子袒括髮於堂東婦人髽麻於房中家禮袒髮於別室還尸牀於堂中此即倚堂也士喪禮斂於尸內卒斂乃倚牀於堂家禮小斂在堂卒斂還尸牀於堂中徹帷謝賓此士禮也君則徹帷哭踊襲衣具絰帶成踊復位乃奠大記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代哭

右小斂

家禮厥明此士禮三日而殯也執事者陳大斂衣衾於東壁下○喪大記大斂布絞衾縮三橫五布衾二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衾如朝服設奠舉棺入置於堂中少西乃大斂士喪禮大斂於阼然後入棺家禮省之○大記斂一幅為三不辟衾五幅無紞遷尸卒斂主人憑之主婦憑之○降堂下徧拜斂賓略同小斂棺踊如初乃蓋註曰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肆埋棺之坎也○參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禱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衽合蓋者家禮設靈牀於柩東乃設奠主人以下歸次止代哭邱瓊山曰大斂殯二事也然同日行之故朱子合入棺於大斂之下亦省以便今日耳彼按古人所謂殯埋棺於肆而攢之也今人直以入棺謂之殯矣

右大斂及殯

士喪禮三日而成服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實第四日也家禮厥明明殯之日士喪禮三日而成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朝哭相弔如儀士喪禮斬衰三升之布裳同苴用有麻子麻絰喪服傳苴絰大一圍五分去一以為帶杖苴竹子為杖絞冠繩纓雜記喪冠條武屈繩為之武而即以武餘為纓也菅屈草今用為纓之裳緝之牡麻絰大如斬衰之帶冠布纓以布為纓削杖桐杖也布帶絞帶也疏齊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履粗布鞋三年者此加服齊衰四升之布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履期者此正服齊衰杖期用五升之布若不杖期用六升之布麻履○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履大功之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之布十升十二升緦麻之布十五升而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升布大功之絰同齊衰之帶小功之絰同大功之絰同小功之帶○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成服則結之○大功以上散帶○婦人之帶牡麻絰上○牡麻絰左右○數條結本○小功以下吉屨無絇○

皆雜考經傳約之如此家禮服制一日斬衰三年衣正幅長二尺二寸外縫袂亦二尺二寸正幅不削袪一尺二寸適橫入四寸反外當肩下一幅連衣袂如燕尾兩博四寸當心負版頷居闊中博四寸帶下尺周要高一尺連衣博四寸長六寸旁當脅中掩帶下尺及裳際衰長一尺八寸當背裳七幅前三後四幅二襞積冠梁廣三寸長跨頂三襞積右向外畢承武武以苴自額至後交前至右武加冠外武餘垂為纓絰用苴長一尺入寸徑大一圍單股自左環首綴繩為纓腰絰雙股減首絰五之一下散三尺東當要成服結之絞帶一股絞之有彊左環串右束當胷杖大如首絰上圓下方本下長齊心屨用菅草○參古婦人衰服制如深衣不殊裳無帶下尺無衽如男子絰帶皆同○正服子為父女子在室為父加服適孫父卒為祖若高祖曾祖承重者父為適子孫當為後者義服婦為舅夫承重婦從夫服男子為人後為所後承重祖夫為人後婦從服妻為夫妾為君○補年衰二年二曰齊衰三年布裳緝其邊制同斬衰冠同布武絰用牡麻大七寸右本正服子為母士之庶子為其生母加

服適孫父卒爲祖母若曾祖母高祖母母爲適子當爲後者義服婦爲姑夫承重婦從服爲繼母繼母爲慈母繼母爲適子妾爲君之適子○按儀禮婦爲姑止齊衰期年又父在子爲母亦只齊衰期加譚服焉耳家無二尊也父沒然後爲母齊衰三年

三曰齊衰杖期 服同上○正服嫡孫父卒祖在爲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夫爲妻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義服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按古禮父在子爲母○杖期則五月譚其十

四曰期衰不杖期 服同上○正服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庶子之子爲父之母爲祖後則不服爲伯叔父爲兄弟爲衆子子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無子者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妾爲其子加服爲適孫若曾元孫當爲後者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其降服嫁母出母爲其子子雖爲父後猶服也妾爲其父母也義服繼母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己者爲伯叔母爲夫兄弟子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親者妾爲女君妾爲君之衆子舅姑爲嫡婦○補姊妹既嫁相爲服不降

五曰齊衰五月 服同上○按儀禮用繩○爲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補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按儀禮補臣以道去國者爲其舊君族人爲其族之宗子

七曰大功九月 無衰適負版首絰五寸餘要絰四寸餘繩○按衰適負版惟施之父母旁親可不用○正服爲從父兄弟姊妹爲衆孫男女義服爲衆子婦爲兄弟之婦爲夫之祖父母爲人後者其妻爲夫之本生父母

八曰小功五月 布冠左縫首絰四寸餘要絰三寸餘○正服爲從祖祖父爲從祖父母爲舅爲甥爲從父兄弟姊妹爲從母異父姑爲兄弟之孫爲從祖父從祖姑爲從父兄弟之子爲從祖兄弟姊妹爲外祖父母兄弟義服爲從祖母爲夫兄弟之孫爲從祖母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女爲兄弟姪之從兄弟之子爲夫之姑姊妹適人不降爲娣姒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妻己適人不降爲娣姒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爲庶母慈己者爲嫡孫若曾元之當爲後者之妻之父子若子姑爲適婦不爲後者兄弟之妻○補爲所後者諸侯爲嫡孫之婦○按母之兄弟爲後者母不降期

開元所增

六曰齊衰三月 服同上○正服爲高祖父母女適人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者不降義服繼父先同居後不同居者不服○補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按儀禮補臣以道去國者爲其舊君族人爲其族之宗子

七曰大功九月 無衰適負版首絰五寸餘要絰四寸餘繩○按衰適負版惟施之父母旁親可不用○正服爲從父兄弟姊妹爲衆孫男女義服爲衆子婦爲兄弟之婦爲夫之祖父母爲人後者其妻爲夫之本生父母

八曰小功五月 布冠左縫首絰四寸餘要絰三寸餘○正服爲從祖祖父爲從祖父母爲舅爲甥爲從父兄弟姊妹爲從母異父姑爲從父兄弟之子爲從祖姑爲從祖父從祖姑爲從父兄弟之子爲從祖兄弟姊妹爲外祖父母兄弟義服爲從祖母爲夫兄弟之子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女爲兄弟姪之從兄弟之子爲夫之姑姊妹適人不降爲娣姒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妻己適人不降爲娣姒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爲庶母慈己者爲嫡孫若曾元之當爲後者之妻之父子若子姑在則不服爲適婦不爲後者兄弟之妻○補爲所後者諸侯爲嫡孫之婦○按母之兄弟爲後者母不降期則甥爲舅當小功若諸舅不爲後者母降大功甥爲之只當緦麻○檀弓叔嫂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朱子亦嘗以古禮爲正惟程子以小功爲當絞按古之所謂無服者弔服加麻非用吉也則無服所以別男女之嫌而要不失爲親親之義古人終不可易也夫

九曰緦麻三月 用熟麻纓首絰三寸許要絰二寸並爲族曾祖父族曾祖姑爲兄弟之曾孫爲族祖父族姑爲從父兄弟之孫爲族父族姊爲從祖兄弟之子爲族兄弟姊妹爲外孫爲從母兄弟姊妹爲曾孫元孫爲外兄弟姊妹降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義服爲族曾祖母爲夫兄弟之曾孫爲族祖母爲夫從兄弟之子爲庶孫之婦士爲庶母爲乳母爲壻爲妻從祖兄弟之子爲夫之曾祖高祖爲夫之從祖祖父母爲夫之從父不改爲夫之從父母爲兄弟孫之婦爲夫兄弟孫之婦爲夫從兄弟之妻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不降爲夫之外祖父母爲夫之從母若舅爲外孫婦女爲姊妹兄弟子之婦爲夫兄弟子之妻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爲夫之從母也義親之義古人終不可易也夫

喪服傳有大功殤服九月

此自期降服大功者重於正服大功小功殤服五月自期大功降服小功者重於正服小功殤服三月自期小功降服緦麻者重於正服緦麻殤服一月自緦麻降服無服者重於正服無服殤服一月

緦衰既葬除之 緦衰布緦而熟疏者此即無服之服也

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家禮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 年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大功中殤七月下殤小功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本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

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而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妾之爲其私親則如衆人

右服制

喪服傳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

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

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王制天子崩七日而殯諸侯薨五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殯

右殯杖時日

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哭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　閒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酒　齊衰之喪居堊室苫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喪

大記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

右飲食居處

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右重遭喪

家禮朝奠（脯醢罩之序位哭盡哀）食時上食（如朝奠）夕奠（如朝奠）哭無時（哀至則哭於喪次）朔日則于朝奠設饌（大夫朔望奠士惟朔奠）有新物則薦之如朔奠

右奠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以慰生者傷爲哭死者今人哭死而不知慰生之義矣）

家禮凡弔皆素服（慰問生者）奠用香茶燭酒果（奠於死者）賻用錢帛（助生者）具刺通名入哭奠訖（此哀死也）乃弔而退（此慰生也古之弔辭每云如何不淑）　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貝玉曰含　喪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及長子稽顙（爲喪主則稽顙不爲喪主則不稽顙○主喪與爲後不同爲後者死者之嫡長承後也而死者之父在則父主長子之喪婦人亦然爲夫爲長子是也稽顙者人弔慰之則稽顙而後拜稽顙以致痛拜以謝賓）　檀弓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主三年之喪則稽顙而後拜非三年之喪則拜而後稽顙頎音懇）　雜記凡喪服未畢而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曾子問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按古有賻賵以助喪未嘗聞有喪之家具酒殽頒布帛以酬賓者古人弔喪喪主稽顙拜賓未嘗聞賓答之拜者禮至變也仁至渥也後世忘哀痛而講賓主之歡亦獨何歟）

右弔奠

禮記奔喪之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袒括髮凡三日而後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而下所以異者免麻　家禮始聞親喪哭易服（去華飾）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縣

鄉境哭入門詣柩前再拜變服即祖括髮等事就位哭後四日成服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變服　若既葬則先之墓所哭拜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右奔喪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　家禮擇地而葬士喪禮將葬冢人營兆宅主人至兆筮之乃卜葬日家禮從省告啓期士喪禮前葬二日既夕期請啓期○啓啟欟也諸侯下士一廟故葬前二日既夕哭而告啓次日朝廟若上士二廟則葬前三日而請卜日或筮或用箋開塋域遂祠土神遂開壙壙直下今所謂金井

也刻誌石用二石一刻官稱一刻誌文合之今人作買地契瓦俚俗可笑造明器芻靈下帳笵箵覺之大舉詮車也翣天子八翣翿二翣二雲四諸侯六翣各屬也二大夫四翣無翿士二翣用雲所以障喪車者也作主用桑待祥而後用栗家禮從省用栗功布以御柩君用羽葆大夫用茅士用大功之布乃遷柩朝祖既夕禮厥明陳朝祖奠於祖廟則告啓期之次日也家禮從省遂遷柩於廳事代哭既夕禮設奠復請祖期親賓於是奠賻乃陳器前方相次明器次銘旌次輴車次柩車柩旁有翣前有功布○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家禮有爵者用方相四目無爵用魌頭魌頭鬼面也既夕禮祖奠既夕禮乃載柩於車飾柩乃陳明器日晡設祖奠又請葬期公使人賵親賓皆有賻奠賻贈家禮在此前厥明遷柩就轝設奠此遣奠也既夕禮昨日已載祝奉重升輴車焚香既夕禮乃奠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次之賓次之古禮於廟門哀次乃行親賓於郭外路奠既夕禮至於那門公使人贈塗中遇哀則哭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道右親賓之次當靈幄前婦人幄靈幄之右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明器至陳壙前以後爲上輴車至奉重就幄主置重後遂設奠而退柩至男女各就位哭賓辭歸納明器乃窆主人審視贈元纁築之祠土神於墓左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又曰舍奠於墓左藏明器下誌石又築　乃題主祝奉主升車執事者徹靈行留子弟成墳題主於墓所見於是有神道所謂迎精而返也今有求請貴人點主之禮則易而非臧矣○祠土之禮今人託親賓之有爵者可也　檀弓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司馬溫公曰古者卜兆先謀人事之變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以福利誘人曰非此地非此時不吉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有久而不葬其親者且有失棺

柩而不知其處者可深歎也紱按卜宅以安親魄故慮其不夷爲路井窰竈耳虞其不至於風壞水浸而已若以父母之魄而視爲子孫福利之媒其心尚可問乎且古者葬皆北方北首亦可見今人擇方擇日之妄矣　合葬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白虎通合葬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今以惑於青鳥而合葬之禮亦廢○合葬當男右女左

右葬

家禮反哭祝奉主入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於廳事有弔者拜之如初檀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按柩由廟往葬反哭當於廟而後於寢家禮從後世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而今人乃惑於邪說則既葬而吉服以歸又親相賀何悖之甚邪日中而虞檀弓既葬主人歸祝虞牲肅尸蓋前此奠於柩前則不用尸此既無柩則必立尸以依神也虞祭男用男尸必同姓女用女尸必異姓主人以

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乃虞　士虞禮纂略陳饌具于殯宮即正寢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即位先設饌室中饗神爲陰厭祝迎尸入食九飯主人酳尸尸醋主人主人獻祝佐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皆如初祝告利成尸謖出改設饌西北隅爲陽厭事畢士三虞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然他經無考始虞用柔日自葬日也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甯敢用絜牲剛鬣薌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合於祖也非祫祭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卒哭之祝辭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　饗

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　明日以其班祔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用尹祭脯也嘉薦普淖普薦鉶羹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以虞易奠始用尸祭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凶祭三虞皆喪祭卒哭則漸吉矣明日祔於祖父卒哭之明日也○按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謂變凶趨吉故三虞卒哭皆另用剛日也或謂有他故速葬則速虞亦必續祭至三月而後卒哭未是又士有三虞或謂卒哭即三虞亦恐未是　家禮虞畢祝埋重　猶朝夕奠不虞之日朝奠　曾子問並有喪則葬先輕奠先重　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　家禮期以下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可以歸矣

右虞祔

家禮期而小祥前期具陳設陳練服　祭　乃止朝夕哭前此卒哭之後猶朝夕哭至此乃止　閻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衣三升則冠六升卒哭而以其冠之布爲衣衣四升則冠七升卒哭而以其布爲衣也五升六升者亦然可以類推去麻服葛男子以葛絰易要絰婦人以葛絰易首絰葛帶三重葛要絰單絞之又雙絞成繩故曰三重此主男子言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主男子言男子除乎首祥而去首絰不去要絰　婦人除乎帶去要絰不去首葛絰也　雜記練冠亦條屬右辟父母之喪功衰此既練之後則斬衰更以七升之布爲衰服疏衰更以八升之布爲衰服布同大功而制仍齊斬故曰功衰加於練衣之外古三年之喪自成服至大祥中間凡三易衰也家禮亦俱從省耳　檀弓練衣黃裏縓緣葛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褐之可也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此杖期之服有禫者也

右小祥

家禮再期而大祥設具陳禫服　告遷於廟　祫合祭五代乃遷主於廟躋祧祭新主徹靈座卒哭而祔之後仍奉主凡是乃奉新主入廟而遷祧也大祥而祫然後祔朱子本橫渠也斷杖棄之屏處　祭祧士庶無祧埋之墓側　始飲醴酒食乾肉復寢　大祥之後中月間月也而禫凡共二十七月卜日陳設厥明行事如大祥之儀　士虞禮

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未以某氏配也閒傳大祥素縞麻衣深衣不緣曰麻衣素縞縞冠而素紕也大祥服禫而纖黑經白緯之繒縞冠朝服以祭既祭則素縞麻衣以居也禫祭元冠吉服以祭既祭則纖冠素端以居又也禫祭元冠吉服以祭既祭則纖冠素端以居又待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反吉無所不佩作樂可也 雜記

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杖期之制

右大祥禫

凶禮惟喪禮爲重其餘荒弔禬恤之禮皆無可考而喪禮又惟士禮僅存儀禮煩重今世有難行者朱子酌爲家禮卑以誘人衰世之志也好古而有力者當由是而取法儀禮是則朱子之志矣如其無力則喪具稱家有

無而哀誠所以自盡也世人以供佛飯僧爲孝以飲食宴樂酬答賓親爲禮以飲酒食肉寢處於內爲常以乘凶嫁娶爲權緦功之服不復問焉嗚呼送終大事而若此其尚有人道哉君子可無懼居

右凶禮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燔柴使氣上升所以祭告於天望秩于山川望其方而以血秩祀之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後周禮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唐虞制也十二年一巡守而六服之朝各有疏數則周制也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此章大略本舜典及書大傳之文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朝有交泰之義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故天子當宁

宁在路寢門之外外朝位也秋覲有嚴肅之意受贄受享皆於廟故天子當依依在廟中堂上戶牖之間也不言宗遇者蓋宗如朝遇如覲也又統而言之則四時皆可謂之朝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如春秋魯宋遇清之遇非冬遇之遇 相見於郤地曰會亦諸侯相會非時見之會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使下大夫問曰小聘三年使上大夫問曰大聘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諗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

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如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采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斿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之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執信圭七寸禮皆以七爲節立當車轅之垂擯者四人三享一祼而酢饗食皆七四積再問再勞伯執躬圭其他如諸侯子執穀璧五寸禮皆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三享一祼不酢饗食皆五三積一問一勞男執蒲璧其他如諸子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也 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此六服之朝以遠近爲疏數周制然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六年之間而侯甸男采衞之五服皆已畢見一周也蕃國統夷鎮以外言之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以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以竹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執穀璧男蒲璧合六幣圭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蓋六瑞所以贄見合符而六幣則用以享獻二王之後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又侯邦相聘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及事則享君束幣加璧夫人束幣加琮君酬客以琥夫人酬客以璜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庶姓如邾莒之類土揖下手也異姓如妘姜之國時揖平手也天揖上手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壇之上重也侯伯于中等壇之中層子男于下等壇之下層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燕示慈惠故尚齒○王會諸侯之位次此可見大略禮記明堂位篇殆不足據凡諸公相爲賓主國

五積三問賓入境則委積以迎之又問以勞之擯皆三辭三揖拜受主賓皆陳列擯介主再勞賓三辭主三揖賓登拜受乃拜送 主君郊勞主君又親往郊勞之列擯介傳命上擯傳末介擯傳末介以及承介上介而達之賓賓傳辭上介以及承介末擯承擯上擯以達之主賓凡三辭主車迎拜辱賓三揖三辭拜受賓車送三還賓再拜送 致館賓始至國主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如郊勞之禮 致飧賓將以享主君於廟賓至擯介傳命主使大夫致飧如致積之禮 交幣如初主車迎拜辱賓車進答拜主三揖賓三讓而入行享禮也惟上相入賓主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 入廟主車送三請三進登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擯亦如之 醴賓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賓三辭三還告辟則還之熟食曰饔生牲曰餼 致饔餼還圭主君禮畢賓去則主君送之於郊皆如將幣之儀 饗食致贈賓去則主君贈賄 郊送主君送之於郊皆如將幣之儀 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賓之拜禮拜饗拜饗食賓爲主皆如主國之禮 禮相待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賓皆三辭

拜受大夫郊勞陳擯介賓三辭主拜辱賓三讓乃升受命下拜登受如儀賓使者如初儀卿致館如初儀賓將幣亦旅擯賓三辭主拜迎客避三揖乃入亦每門止一相入廟惟君主三讓客登拜三避授儀及禮以醴禮賓也私面私獻私覿而有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再拜稽首○大夫聘則有私覿出及中門之外主君問君客問大夫客對君乃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之客趨避致饔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避介受命送送客又從主君拜辱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土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

亦不背客不正東西向亦不南北向在賓主之間而已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之長十二獻王巡狩則國君膳以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之卿庶子眡其大夫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吏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二壺四十鼎簋十二牲三十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鹽百二十瓮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秺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及歸三饗食燕否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以下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半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太牢致饗食同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四積餘皆降殺以二子男三積餘亦降殺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有凶荒札喪則殺禮

以上總輯巡狩朝會聘問之禮

儀禮覲禮纂侯氏至郊王使人以璧勞既至天子賜之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於外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受次於先王廟門之外次以帷上介先朝受焉同姓西面北土異姓東面北土此次位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此將覲質明時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圭璧有繅以承瑞玉天子袞冕負斧依嶎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辭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退四享皆東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乃右肉袒入門右告聽事恐有罪也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告甯乃邦遂入門左王勞之侯氏出天子賜之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土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下四馬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侯氏升聞命降拜受大史辭之乃升成拜也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父叔舅此稱謂之辭饗禮乃歸參前周禮互觀若時會殷同侯氏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設六色六玉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馬八尺者載大旆象日月升

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言朝日以春會也先祀方明乃見諸侯禮日於南門外夏會也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此冬會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秋會也祭天燔柴祭山川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此與周禮掌客及虞書可參看足見禮記明堂位之難據朝宗遇之禮無可考矣

右覲禮及會同之略

聘禮 纂 君與卿圖事命使及介宰具齎幣及期授使幣君朝服南鄉使者入眾介隨之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受宰宰屈繅自公左授使使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遂授上介上介屈繅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斂旜○此受命之儀也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士師沒其竟未入竟壹肆習儀也及竟乃張旜誓謁關

人入竟斂旜乃展及郊又展視及外館展幣於賈人之館至近郊張旜君使卿郊勞夫人使下參周大夫君勞以束帛夫人勞以二竹簞方其實棗栗至朝君使卿致館宰夫設飧禮看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間厥明行聘禮下大夫以君命迎賓賓皮弁聘使有司設幕於主國之廟門外陳幣圭璋賈人執櫝而俟主國擯者出請事主君皮弁迎賓於大門內上擯納賓賓入門左眾介隨入北面西上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擯進相君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睨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廟門左主客三揖至階三讓公升一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享擯者入告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俟於中庭享賓奉束錦以揖讓如初升致命乃開皮見文公再拜受幣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禮皆如初醴賓賓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入禮以一獻私覿賓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眾幣有司牽馬從出以辭賓出擯者請以客禮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庭實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卿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君反路寢賓即館卿大夫勞賓勞介賓告事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公問君問大夫勞就館勞之賓歸饔餼君使卿韋弁歸于館厥明賓問卿且私面如覿幣上介皆不見介亦特面如覿幣賓又問凡嘗使至己國者夕夫人歸禮使下大夫韋弁歸之大夫皆餼賓介參禮看公食大夫禮見後公食之饗之燕之且有羞獻大夫亦饗食賓介後無考○參周禮還圭璋賓將歸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報聘以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夫人使大夫還璋贈賄用束紡賓歸公就賓館送之賓拜賜遂行及郊公使人贈以幣使者歸及郊本國之郊請反命載旜入陳幣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

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聘義天子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右禮聘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致積始至致飧既享又致饔餼問勞送逆以示勤辭受揖拜以示恭其樂無算以結歡其爵無算以盡醉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車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聘之禮而貴貴之教寓焉饗以訓恭儉燕而老老之教寓焉饗以示慈惠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世之病封建者以諸侯之難協也古天子巡狩有時考協有典朝覲有常交際有禮恩義交至矣治政則委之

諸侯而無掣其肘大權則歸諸天子而不苦盭戾亂亦何自生邪下堂失禮菀柳興譏則天子壞之耳於封建何尤賓禮無當於後世矣而遺經亦鮮可考此捃摭三禮之略焉亦望古遙集之思夫

右賓禮

軍禮無考略見後備兵條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以齒而孝弟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此飲食禮燕禮詳見後

家禮參儀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

喪始可行之 卜日擇賓士冠禮筮日於廟門前期三日主人告於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前一日宿賓士冠禮厥明夕為期於廟門外宰告期曰質明行事乃告於賓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敢不夙興乃陳設設席位及酒醴器具厥明夙興陳冠服士冠禮爵弁服一皮弁服一元端服一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家禮隨時尚 主人以下序立宗子或冠者之父為主宗子已孤則自為主○兄弟與有事焉擇一人為擯以相禮○士冠禮將冠者衣深衣結髮立於房○此亦隨時 賓至主人迎賓入賓至門外東面立揖讓升堂即位設筵於東序少北

此嫡子冠於阼也庶子則於房外 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即席跪賓為加冠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家禮用幅巾○贊者為櫛髮賓降盥主人揖賓升執事者進冠賓降階不盡一等受冠升詣將冠者前為加冠○再加三加禮如初不盥 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冠者適房服衣裳納屨家禮服深衣士冠禮服元端○既始加祝畢將冠者興賓復位揖冠者適房易服冠者乃入房易服屨元屨出房戶外南面立 再加士冠禮皮弁素積家禮用帽子皁衫鞋帶 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入房易服如初三加士冠禮爵弁服絲衣纁裳家禮用幞頭公服 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禮初如 筵于堂中少西南向此嫡子醮於客位也若庶子則仍冠席乃醴贊者先酌酒於房中出房立冠者之左賓

揖冠者就席南面賓受酒詣席前北面 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醴冠者再拜興升復位拜送贊者薦脯醢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退就席末醴邱瓊山依儀禮補之 取脯出闔門見母母拜之冠者拜見於母而母答拜之所謂成人而與為禮也然非為後子則無此禮○家禮闕此節 復入賓字之賓主俱降賓東者降自西階少東南面賓命字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與嘏同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遂再拜賓不答拜 賓出就次主人留賓於次 主人以冠者見於尊長兄弟皆答拜之儀禮冠於廟中家禮則既冠而先見於廟 見贊者亦如之入寢門見姑姊妹如見母士冠

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奠贄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皆有訓辭後世此禮無所施故家禮無之惟見於鄉先生及執友而已

主人禮賓以一獻之禮酬之以束帛儷皮賓出拜送於門外又有三加三醮而不醴者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爵受天之祐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按此則殺牲爲俎殆國俗稍異也禮記注中引此爲曾子問有冠醮無冠醴而又推爲夏殷之禮殆恐不然○庶子冠一醮以酒○冠者毋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又有因喪冠者皆禮之變也

冠義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郊特牲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以上冠禮

家禮參儀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觀曾子問篇則婦已至而聞喪且不成昏禮而俗乃乘凶嫁娶者何悖之甚也○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世俗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行而民多殁文中子曰早昏少聘教人以偷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乃納采以上初議昏事主人具書夙興奉告于廟儀禮行事用昏昕受諸禰廟自納采至請期五節皆用昕親迎以昏下達用昏贊不用死女氏几筵于廟授諸禰使者至廟門擯者請事對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主人迎客人揖讓升遂致命曰敢納采此儀禮之辭家禮則有書而後人又增節四六文所遣使或奴隸未可與主人抗禮且不諳辭命則此儀不用矣遂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名今具女生年月日名氏於簡謂之庚帖此辭亦不用主人奉書以告禰乃具書授使者遂禮之以一獻○凡此揖讓進退出入儀節畧如常賓主之儀此不詳錄使者辭歸復命堲氏以告于廟以上納采問名主人以卜于廟得吉兆乃復使使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亦擯請事而使君告之之辭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擯者傳主人之命辭入納吉如初禮以上納吉便者歸復命乃納徵以元纁束帛儷皮儀禮皮帛必可制○後世徵聘首飾必精巧財物必豐備多寡輕重之衡論如鬻賣焉其且以財物之輕重資褒之有無而成仇隙甚矣世風之薄也古人束帛儷皮以將誠耳豈論貨賄哉○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禮皆如初以上納徵既納徵女子乃笄畧如男子冠之儀主婦女賓執其禮○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蓋女子十五而上雖未受徵亦可笄若及十五六而受徵則徵而遂笄以待嫁也卜日于廟得吉使使者請期贊用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恐有期喪不得成禮也古人無所忌如此○卜已得日而請日於女氏者示不敢專也亦謙意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此女氏生人之辭曰某使某聽命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

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禮如初以上請期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次及期壻家設位于堂中儀禮初昏設同牢器饌按親迎以昏但路近可如期若道遠則不能必在初昏或前期或爲次于途以待迎　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儀禮爵弁服禮記冕而親迎君禮也主人於廟遂醮子而命之迎父自阼階先升子自西階升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子再拜升席南向贊者授酒子祭啐降席拜興詣父前聽命父命之如儀禮命醮之文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此亦宗子爲後子故曰宗事若庶子不得曰宗事也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再拜興　遂出乘至女家俟於次擯者請事門外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擯對某固敬具以須俟乃遂俟次父母醮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略如醮子之儀主人迎賓於門外此宗子或兄弟爲主非女氏之父也賓壻也主人元端服門外西面再拜入奠鴈揖讓而升主人升東階上西面賓壻答拜揖以入之姆奉女出門壻揖降婦從之降　姆奉女登車儀禮壻授婦綏婦升車壻御之輪三周乃授御者綏壻降乃自乘車今南方用轎則無御輪之禮壻舉轎簾請可也○壻授婦綏姆辭曰未教不足以爲禮　壻先歸至家俟於門外婦至壻揖以入婦至門下車壻揖以入入門揖當碑揖升堂揖皆壻先行婦從之遂入室　壻婦交拜同牢而食合巹而酳壻盥於南婦盥於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巾壻揖婦就席婦四拜壻答再拜揖婦就坐食用特豚合左右胖而升之俎卒食壻酳婦婦酳壻交獻禮畢三酳出從者餕餘壻婦復入壻親脫婦之纓釋服壻燭出　主人禮賓饗從者儀禮同牢脀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則同牢不止特豚亦有魚腊籩豆○以上親迎至成昏　厥明夙興婦見於舅姑以棗栗殽修爲贄　舅姑禮之婦夙興俟見侍女以贄從舅姑升堂婦立兩階間再拜詣舅前獻贄再拜復位再拜詣姑前獻贄如之乃退乃設席禮婦婦就席右侍者酌酒於舅姑前再拜興婦升席跪受祭啐興再拜興降自西階○此宗婦則禮於中堂非宗婦則禮之於其私室　婦見於尊長儀禮無　饋於舅姑婦家具特豚酒饌送至婦乃請舅姑就位婦再拜盥洗詣舅姑前再拜進饌升豚於俎婦佐食食畢婦酳再拜跪俟卒爵興婦餕姑餘從者餕舅餘家婦則行此禮眾婦則否○儀禮饋於室中家禮於堂　饗禮舅席於阼階上姑席於舅之北皆西面婦席於西階上南面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家禮如禮婦此亦惟家婦行之眾婦則無盥饋無饗婦　舅饗丈夫送者姑饗婦人送者　三月主人以婦見於廟太促當如儀禮家禮三日廟見○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於廟曰某氏來婦

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婦拜扱地降取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如初　老家臣之長醴婦於房中壻饗婦送者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壻見於婦之父母不親迎而見於婦之父母此禮之變邱氏移以爲常禮而補壻見婦廟之文於義殊所未協此皆刪之　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受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郊特牲辭無不腆幣必誠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

此始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王天下也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曾子問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邱瓊山曰幽陰之義則不可用樂思嗣親則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也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薛力士非之則猶有知禮者也今則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

以上昏禮　昏禮最重人倫之始後世滅裂殊甚鄉自爲俗何以重人倫也無怪夫夫婦之倫苦而風俗日頹男女無別也夫

儀禮　纂略鄉飲酒之禮　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則飲酒黨正大蜡息民則飲酒州長春秋習

射則飲酒士大夫飲國中賢者則飲酒　主人謀賓介乃戒賓朝服至賓出迎拜主人答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賓送主人再拜及介射禮無介乃設席賓席堂中少西南面三賓之席尊於賓席之東繼而西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饌席堂中少東南面陳器具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下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速賓主人朝服速賓如戒賓儀迎賓先是主人阼階上賓朝服遂從之眾賓從之西面執事各就其位樂正西階下少東北面歌工及弟子門外之西笙者門外之東凡主黨庭東西面賓黨庭西東面及賓至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揖眾賓主人與賓揖先入賓厭介及眾賓眾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入門揖及塗揖當碑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介及眾賓立西階下少西東面北上賓立阼階下少東西面肅立拜至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獻主人坐取爵于以俟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上篚以降自阼階賓降西階主人奠爵辭降賓對主人乃取爵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辭洗主人對賓反位主人卒洗一揖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坐奠爵答拜降盥賓降如初主人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賓爵賓適賓席前復西階上主人復阼階上拜送賓避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薦西興取肺坐絕肺尚左手祭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執爵祭酒興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坐奠爵拜告旨既執爵興主人答拜賓適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揖讓升皆如獻禮賓實爵適主人席前東面酢主人主人拜受賓避主人進受爵復阼階上賓拜送主人避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序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拜既如賓禮賓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適阼階上再拜酬主人坐取觶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辭如初崇酒賓答拜酬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升賓疑立主人實觶解阼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主人坐祭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初升不拜洗主人實觶酬賓賓拜受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進坐取觶興反位主人拜送賓進席前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立西階下西當西序乃獻介主人阼階下西面揖介升亦從降卒洗升不拜洗主人實爵獻介脯醢折俎酢如賓酢拜至主人以序端爵降洗介略如獻賓之儀介亦如之不拜告旨不拜崇酒之儀不酬獻眾賓主人阼階下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實爵西階上獻眾賓賓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于賓右眾賓坐祭立飲不拜既授主人爵降復位餘眾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人獻則薦于其席皆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下篚揖讓升賓厭介及三賓升皆升就席一人舉觶主黨一人取觶下篚洗升自阼階實觶適西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南面答拜降洗升實觶西階上立賓拜受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舉觶者坐祭飲卒觶興賓答拜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遵入卿大夫來觀禮者入門左主人降賓介眾賓皆降復初入門之位主人揖讓以遵升拜至如賓禮主人以爵降大夫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升不拜洗餘皆如賓禮席大夫之席主人對乃薦脯醢大夫出東方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遵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乃薦脯醢大夫出東皆如賓禮不告旨西階上

坐卒爵拜既皆如賓禮遵酢大夫降洗主人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西階主人實爵自阼階上坐奠爵拜執爵興大夫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介及眾賓皆從之升就席工入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相者左荷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降立堂西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工歌樂正應曰諾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樂正每終皆告獻工主人取爵上饌賓降主人辭主人降洗工不辭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徧有脯醢笙南陔白華華黍獻笙于西階上不洗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西階上南面拜送笙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升授主人爵眾笙如眾工主人以爵降奠于下篚反升就席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崚邱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工

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樂正正曰樂備樂正告于賓遂降乃作司正主人自南方側降阼階下東面命相者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司正既諾遂適中庭北面立主人升就席司正舉觶司正取下篚之觶洗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主人揖之曰請安于賓應曰諾適西階上曰敢請賓安賓禮辭許曰敢不安司正復主人曰賓安遂立于兩楹間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飲北面坐奠觶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若行射禮則司正轉爲司馬乃旅酬司正升相旅于西階之西當西序東面立賓取薦西之觶適阼階上坐奠觶北面拜主人阼階上在賓右北面答拜賓不祭立飲卒觶不洗遂實觶阼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降洗主人降辭洗如初升不拜洗賓實觶酬主人主人奠觶于薦南拜受賓阼階上主人之左拜送主人進坐取觶西階上酬介如酬賓之禮介酬遵遵酬眾賓之大夫酬者自大夫右眾受酬者自左禮皆如初主賓之黨以次迭酬皆二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二人舉觶之儀賓介辭坐受人舉觶二人舉觶于賓介如一人舉觶興舉觶退西階上拜送乃降立庭東賓介反奠于其所興徹俎司正升自西階適阼階上受命于主人曰請賓正反命主人主人曰請徹俎司正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司正復告于賓賓許司正揖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介降席南東面遵降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賓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介遵皆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介遵之從者介遵從之降介立賓南遵立介南眾賓皆降立于遵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介遵及眾賓皆說屨升坐無算爵進羞二人升立于奠觶飲卒觶不拜以虛觶授二人二人受觶實之賓觶以之主人介觶以之大夫主人之觶以之長賓遵觶以之次賓長賓觶以之三賓皆不拜舉觶二人降東階前西面立末二賓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之上堂下者以次受酬旅

徧皆不拜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賓出奏陔賓興揖降二人洗升實觶反奠于賓介無算樂遵介獻眾賓皆降主人降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立俟陔作賓介大夫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送賓再拜賓不答明日賓拜賜朝服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主人朝服拜辱于賓亦如之息司正主人釋服去乃去司正無介使人速賓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不拜崇酒不拜眾賓卒獻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賓不興徹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羞惟所有鄉樂惟欲鄉飲酒義迎賓門外揖讓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

以上鄉飲酒禮冠昏喪祭之禮人猶知其大略至飲酒之禮則後人無復知之者故集此禮特詳亦以見昔先王之所以避酒禍者其敬茶文物如此而凡他禮中有所行獻酢酬旅者皆于此條中可互考也下鄉射條亦然

儀禮纂略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無介

至于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射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祖決遂取弓兼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東北面告于主人乃降自西階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于堂西賓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倚于東序矢在弓下　比三耦于堂西司射不釋弓矢由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某子射司馬命張侯先是張侯于庭南去物五十步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設某子射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及司射既告賓許司正遂轉爲司馬自中庭適司射之南就位適兩階之間南面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乃退立乏南司馬復位樂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樂正命遷樂于下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樂工遷弟子相工升遷堂上樂降適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司射誘射司射弓搢三矢挾一矢司射既比耦三耦皆袒決遂執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俟司射搢三矢挾一矢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鉤楹內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將乘矢乃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挾一矢遂適階西取撲插之以反位　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應適侯執旌負侯北面立侯在左並行當階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乃並東行皆當物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袒執弓出司射之南升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弛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夾西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躐獲上耦揖司射反位乃拾發以將乘矢中則獲者坐而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南面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次耦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東上以侯三耦卒射司射倚扑于西階之西升堂告于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　司馬命取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西階鉤楹如初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諾負侯如初司馬如初還降西階遂適堂西立于所設楅之南弟子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與揖退司馬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　司射請再射司射倚扑如初升請射于賓賓許遂告賓曰主人與士耦以告曰某御于子子西階作眾賓曰繼射揖乃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立俟賓主大夫皆末降司射比眾耦偪　命三耦拾取矢司射既命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介兼諸附順羽興執弦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卒取矢揖皆左還南面揖退當楅南左還北面搢三挾一揖皆左還南行上射于右西行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　司射作眾賓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俟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命去侯如初司射

挾一矢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西階請釋獲于賓賓許司射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南北面**命設中釋獲**司射莅視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釋獲者設中東首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北面受算東面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侯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執之改實八算于中興侯乃射若中則獲者舉旌唱釋獲者坐而釋算每一矢釋一算于地上射于右下射于左有餘算則反之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侯三耦卒射司射去扑升堂兩楹間告曰請降司射降賓主大夫席上揖及階揖皆出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賓于堂西亦如之大夫止于堂立西南面立于西耦侯位之東太夫之耦立于司馬之西南東面侯賓主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焉下射皆當物北面揖及物揖履物如三耦拾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釋弓脫決遂襲反位升階如初皆就席司射去扑升告曰請遵降司射降大夫降揖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由堂西出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大夫升就

席司射相升降反位搢扑眾賓眾耦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遂以所執餘算升西階盡階不升堂告賓曰左右卒射揖降反位遂委餘算于中西興侯司馬命取矢獲者負侯弟子取矢皆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適西階釋弓襲去扑由中東立中南北面視釋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與自前適左東面坐數左獲司射反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興升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某賢于某若干純有奇則曰若干奇均則曰左右均降由中南還反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餘算于中西與其而侯**司射命設豐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南面降司射堂西命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弟子取觶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所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西階袒執弓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張執弓不勝者皆襲說決遂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反位三耦及眾耦以次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上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北面立于觶東不勝者升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

相揖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侯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豐上升飲者如初賓主人不勝者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卽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眾賓繼飲偏乃徹豐觶**司馬獻獲者**司馬下篚取爵洗由阼階升實爵降自西階自侯道南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薦皆三祭獲者賓侯北面拜受司馬西面拜送獲者執爵使人執薦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興取脯坐祭肺遂祭酒興適左个祭之中亦如之從者舉薦俎以西適左个之西北三步東西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下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侯**司射獻釋獲者**司射釋階西釋弓矢去扑脫決拾取爵下篚洗升實如司馬以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設折俎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祭肺祭酒皆如獲者興適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下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請再射**司射適堂西袒決如初升請射于賓命三耦及眾賓

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射位**命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司射乃請賓主大夫降賓主大夫揖降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東西對揖皆坐拾取矢卒北面搢三挾一如三耦揖退如其塗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執席大夫堂西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與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與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皆北面搢三挾一揖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眾賓繼拾取矢如三耦反位**司射作射**如初司馬命去侯如初**請以樂射**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樂正北面諾司射遂適堂下階間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返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噣虞間若一太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乃奏樂以射三耦賓主眾賓射釋獲以算告司馬命取矢司射視算釋獲者以賞獲告皆如初降復位**飲不勝者**如初**命拾取矢**三耦賓主大夫眾賓皆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弟以退三耦由司馬之南至堂西以弓矢授有司主人東階下賓西階下授弟子弓矢弓西面賓東面立侯大夫授弟子矢于堂西反繼賓東面立眾

賓適堂西授有司弓矢反繼大夫立少後主人與賓揖讓升大夫及三賓皆升就席司射適堂西釋弓矢去扑說決遂襲反位司馬命說侯司馬至中庭南面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獲者退司馬轉北面命弟子退楅乃反位司射釋獲者退中及算及其薦俎司射反位司馬反爲司正復庭中解南之位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初司正升相旅以下終卿飲酒之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疏云此獸侯也燕射則張之凡畫者丹質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鄉射賓射則采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縝寸焉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只如論語朱註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三容容卽乏也樂以騶虞九節五

正五采諸侯以四耦射二侯熊豹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貍首詩逸正三采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士以二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三節二正所張侯不同者天子大射皮侯賓射采侯布也燕射獸侯

以上鄉射禮下大射禮與此互參

儀禮纂略君與大夫燕禮燕小臣戒賓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燕故使小臣戒而留之陳饌器于路寢羣臣入乃命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而別命賓故至此而後命也賓不以孤卿以大夫宰夫爲主人臣不敢抗君也設席君席阼階上西面賓席西階上南面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大夫又次小卿皆南面東上而遙相次士庶子皆立阼階之下定位君立阼階之東南近卿諸大夫皆稍進近南君升立席上西面特立以俟賓賓入及中庭君降一等揖之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受公酢主人酬賓大夫二人媵觶于公媵猶從也公爲賓舉旅取觶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酬大夫大夫相酬徧主人獻孤卿二大夫又媵觶于公又行一爵爲賓若孤卿舉旅行酬如初主人獻大夫乃樂賓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主人獻之公又命爲大夫舉旅行酬笙入立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間歌合樂皆如鄉飲酒禮工告樂備射人爲司正受命于公北面命卿大夫諾敢不安司正舉觶乃徹俎行燕公以卿大夫升坐乃安司正卿大夫皆興對諾敢不酬主人又獻士若燕射則受命皆命卿曰無不醉賓及士舉旅行酬皆徧主人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乃行無算

爵賓出此燕本國之臣之禮也其獻酬拜坐揖讓之節略與卿飲酒禮互參觀之若燕四方之賓戒客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敢固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曰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上介爲賓賓爲苟敬苟猶且也假也及見致命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對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及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主人亦宰夫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公

酬賓公卒觶賓降未拜小臣辭賓升拜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不間歌也若舞則勺　賓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有房中之樂謂合樂也此燕他國之臣與燕本國之臣稍異餘皆可互參

以上燕禮

大射儀纂略大射之禮天子諸侯將祭則選士于澤宮而觀其比禮比樂此則諸侯之禮也先戒百官前射三日司馬命設侯于澤宮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人中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豻豻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之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之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

朔鼙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鐏在建鼓之間倚于堂鼗倚于頌磬西紘厥明陳器具羣臣入即位乃命賓賓至以樂納賓行燕禮至于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豻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與者與尊者爲侯則不異侯卑獲侯司射誘射乃誘射如鄉射禮司射既比耦于堂東三耦射略如鄉射○命取矢小臣取矢加于楅司射請再射比大夫耦及衆耦三耦拾取矢如鄉射乃再射釋獲公及諸公卿大夫皆射取矢如楅飲不勝者如鄉射禮○公射則巾維綱揚觶困復皆獲獲者公所中三侯皆獲○公將射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凡此以優尊也司馬正獻服不即大侯之司馬獻釋獲者略如鄉射司射再請射如初拾取矢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乃三射釋獲如初取矢飲不勝皆如初○公射則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取矢拾取矢脫侯退射器公乃爲大夫舉旅行酬以下終燕禮射義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以上大射禮飲射之禮至爲煩文綺節然究亦根心自然苟熟而行之自可見其非勉強束縛也蓋射禮所重在此禮樂于以驗人性情之靜躁涵養之淺深非苟然求善射多中已也漢成帝明帝常舉行大射禮宋太宗行大射禮明太祖行大射禮此皆好文之令主明高則所嘗舉行鄉飲酒鄉射禮于郡國然禮義之失自五禮新儀已全背亂如宋高宗時行鄉飲酒朱子已譏其制極乖陋如以拜送爲拜送于門外以拜既爲兩拜了又兩拜此高仰崇之謬也若乃郡邑鄉飲并且使賓主斜席對坐此并坐位不識而所爲鄉飲賓者又多鄉愚銅臭之人尚德引年杳無其實射則武夫之藝文人學士不復問之矣

儀禮纂略公食大夫之禮鄰國使大夫小聘主君食之○禮于國賓有饗有燕有食而上下異等多不復存其僅留者燕禮及此禮而已使大夫戒賓賓從乃設器饌公迎賓入即位公拜至公當楣北鄉拜至賓降公再拜賓西階下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公降一等辭曰寡君

從子賓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稽首舉鼎入匕載于俎太牢乃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羊豕魚腊腸胃膚七俎黍稷六設正饌醯醬菹醢六豆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七俎黍稷六簋太羹鉶羹六飲三酒皆饌饌也醯醬及太羹公親設之其餘有司設之賓升席祭又設加饌粱稻二簋庶羞十六豆粱飯則公親設之其餘有司設之賓祭乃正食公送侑幣賓報幣出復入卒食而退公拜送有司歸肉賓館明日賓至朝拜賜若食上大夫則饌具有加若主君不親食則使人以侑幣致之其大夫相食禮則與君異

右食禮

儀禮纂略士相見之禮士始以職位相親則承賛而相見賛用雉賓請見主人固辭主人辭以不敢辱賓將走賓固請見凡三往復又固辭其賛主人以稱賛爲太崇故辭賛賓以不依于賛不敢見主人又對以不足習禮亦三往復賓固請主人許以不獲命請從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五十九

乃出迎賓賓奉賛入見于庭奠賛再拜主人親受賛答出主人留之反見而退反見以成賓主之禮于堂聶雙江補用一獻禮賓于堂主人就賓家復見之請還其賛辭曰某非敢爲儀也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敢以踐禮凡三往復○凡辭命皆擯者爲傳之亦固辭而後受固辭不得命乃受士見大夫則大夫終辭其賛若嘗爲臣者見則禮辭其賛不固辭而遂受其出也使擯者還其賛于門外不至其家還賛也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士始見于君賛至君所容彌璧奠賛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始見答一拜以後則不答拜○君于大夫答拜君所在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不以客極也君受其賛不還他邦之人見于君則使擯者還其賛

右相見禮此二條皆從略

嘉禮皆禮俗相交之大者而冠昏爲尤重射鄉爲尤文皆切於民之日用不可以爲迂而不講也脤膰慶賀之禮今無可考幸此有猶存者故述之頗詳非敢謂盡當反古要酌所可行而無失古意焉未必非化民成俗之急務也

右嘉禮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六十

張子曰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于禮外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捷徑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由文以深求禮意可也心則要宏放毋爲俗見所搖也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折衷

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

古禮既莫之考後世因襲沿革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并名物度數亦有莫曉者差訛舛繆不堪著眼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不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没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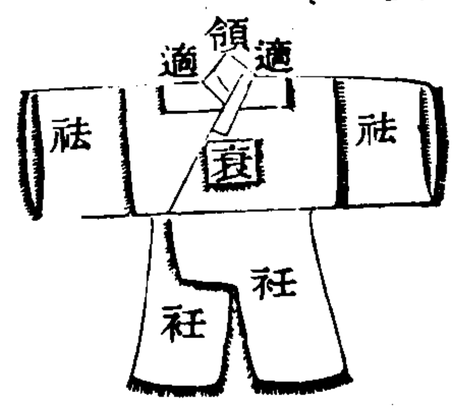
開元禮煞可看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得識禮的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五

禮新儀固不是至如今又更都不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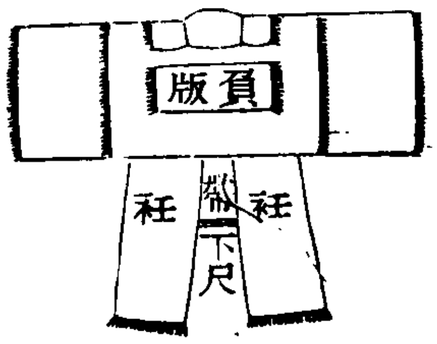
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没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

有聖人復興爲今日禮怕不必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大綱是小處亦難盡用這事須是一齊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碎處且如冠便須于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喪服亦須用上衣下裳五服各爲降殺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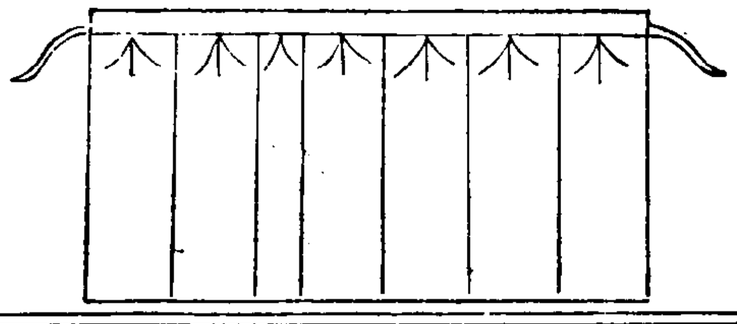
斬衰之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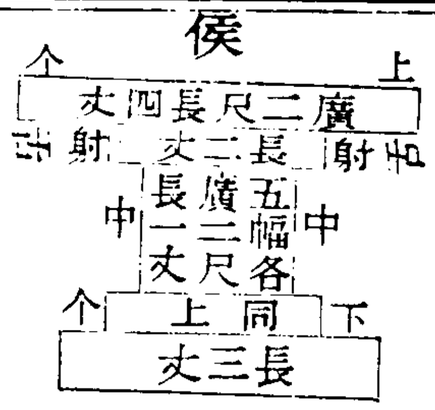
附圖 習見者不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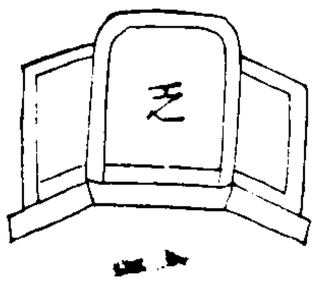


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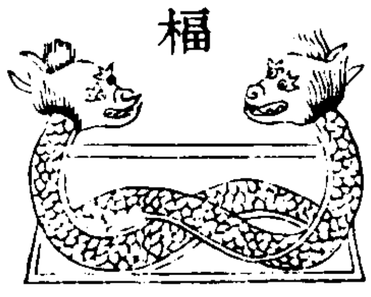


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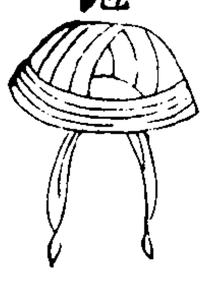


楅



斬衰之冠

齊衰之冠



鹿中

作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用大矣哉後世禮教雖遙猶存梗概而樂教則渺矣無聞學士高談樂理而不媚器數聲容不媚器數聲容則虛而鮮據而理亦未必其盡安伶人役于聲音而不通乎義理不通義理則流而忘本而聲乃日逐於淫蕩抑知夫樂之理原於天地樂之氣衷乎律呂樂之本生於人心樂之發動以咏歌樂之聲存乎器數本末具明而後可以言樂八闋葛天樂扶徠伏羲樂下謀神農樂黃枹土鼓聲容不必備美而眞意自存及夫律呂始造乃作雲門黃帝樂又或云黃帝作咸池繼此而大淵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少皞樂六莖顓頊樂六英帝嚳樂大章堯樂堯作咸池磬舜樂夏禹樂濩湯樂武武王樂代有興作周備六代之樂以享鬼神以教國子而樂教之盛斯其至矣當秦之初磬武猶存然當孔子時樂已或殘缺失傳則磬武亦必非完璧秦改大武爲五行改房中爲壽人漢有宗廟大樂叔孫通因秦樂而作郊祀樂府武帝作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以楚聲作而河間所獻雅樂僅存備肄朝廷所用莫匪鄭聲迨哀帝始黜鄭聲而漢室中移沿及東漢樂分四部雖律度器數猶有可考而中正和淡之實已亡矣東都之亂度數盡亡當曹魏時雖雅樂有聞人杜夔而新聲乃競進左延年柴玉至晉永嘉中伶人盡散東晉謝尚採拾樂人始備四廂金石

降及五代梁陳淫哇周齊殺伐而樂之澌亡益盡唐初考樂祖孝孫正宮調呂才辨音韻張文叔考律呂雖律度已亡而金石遺音可審又以參之累黍以有十二和太宗作十五和元宗作斯時音律猶未遠也顧太常閎肄樂工其拙者乃習雅樂而將何以正樂哉王朴郭周時人不考金石而專求之秬黍及乎宋興樂仍周舊宋太祖以竇儼爲太常改郭氏崇德象成樂爲文德武功改郭氏十二順樂章爲十二安寶用周舊也制凡數變迄鮮成功在建隆則和峴主之在景祐則李照主之在皇祐則阮逸主之在元豐則揚傑主之在元祐則范鎮本房庶之論在崇甯則魏漢律改爲大晟學士意見相持伶人巧於蒙蔽而律呂終無定則元則塡詞是尚而雜劇日紛明太祖宴享有樂陶凱主之朝賀有樂如聖安聖治九章祭祀有

樂如凝和壽和等章當時稱爲雅奏然竊觀太常所布似有變徵而無角聲如用黃鐘一宮當以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而明太常所用則以黃鐘太簇仲呂林鐘南呂爲調無姑洗蓋仲呂上近姑洗下近蕤賓故遂以此混作角聲是有變徵而無徵亂事煩角亂民困其怗懘者多矣觀太常所定孔廟大成樂及聶角也雙江所用飲酒之采菽采蘩皆然椒山有志於樂未能自見李文利黃積慶背謬甚焉大抵三代而上器數具存人童而習其事長而知其理三代而下器數漸亡人不習樂雖遺文若有可考而紛亂終難依據抑知理器本不相離本末非有二致苟合以求之古樂豈終不復故今樂之異於古者可得而詳之矣一曰本末之分而歧途也夫樂發於聲聲衷於器器衷於數數本於理理一而已分而陰陽流而五行聲交於耳色接於目故十二律旋相爲宮而一宮每用五律黃鐘一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變宮蕤賓變徵林鐘二宮太簇半徵南呂爲商姑洗半羽應鐘爲角蕤賓半變宮大呂半變徵太簇三宮南呂爲徵姑洗爲商應鐘爲羽蕤賓爲角大呂半變宮夷則變徵南呂四宮姑洗半徵應鐘爲商蕤賓半羽大呂半角夷則半變宮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爲徵蕤賓爲商大呂半羽夷則爲角夾鐘半變宮無射變徵應鐘六宮蕤賓半徵大呂半商夷則半羽夾鐘半角無射半變宮仲呂半變徵蕤賓七宮大呂半徵夷則爲商夾鐘半羽無射爲角仲呂半變宮黃鐘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黃鐘半變宮林鐘變半徵夷則九宮變夾鐘半爲徵無射爲商仲呂半羽黃鐘變半角林鐘變半變宮太簇變半變徵夾鐘十宮無射爲徵仲呂爲商黃鐘變半羽林鐘變爲角太簇變半變宮南呂變爲變徵無射十一宮黃鐘變半變宮姑洗變半變徵仲呂十二宮黃鐘變半徵林鐘

變商太簇變半羽南呂變角姑洗變半變宮應鐘變變徵宮商角徵羽爲正聲加變宮變徵爲和繆變聲只用以承接其間不列正聲不以起宮成調凡隔八以相生律旋爲宮而音止於五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也今教坊樂譜合四乙尺工正律也勹凡和繆也和變宮變徵林變繆變徵變聲起調非矣又黜勹用上上亦變徵比勹字稍濁在角與變徵之間又且用上棄乙遂無角聲又有亞凡亞四亞乙亞工使十二律迭犯相陵縵胡無際夫角聲爲民小民難保角之難和固也然角之不和實器數之未衷於律苟器數果合律而擊拊有法安在其果不和而乃就用徵角之間失之甚也大抵古樂淡以和今樂淫以傷其所以淫傷者離本宮而濫於他宮失本律而泆於他

律滌濫則淫而陵節則凶故也及伶人必求淫傷以悅耳而學士不習於聲音故李照不辨鑄工之受賂揚傑不辨樂人之易鐘漢律不辨工人之變法又安在能使五色成文而不亂歟一曰樂器之不衷於律呂也律呂之氣本乎天地之氣天地之氣自然有節而律呂發之以爲聲所謂生氣之和也天地之氣開於子而黃鐘應之故黃鐘爲萬事根本黃鐘之管長九寸圍容九分九方分實積八百一十分方分約計圍當一寸零六釐強徑得三分三釐八毫強實數積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以此三分損益而生十有二律據司馬遷法則黃鐘九寸居子子下生丑三分損一丑得三分之二長六寸於對沖爲林鐘丑

上生寅三分益一寅得黃鐘九分之八長八寸爲太簇寅下生卯三分損一卯得黃鐘二十七分之十六長五寸三分於對冲爲南呂卯上生辰三分益一辰得黃鐘八十一分之六十四長七寸一分爲姑洗辰下生巳三分損一巳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長四寸六分六釐於對冲爲應鐘巳上生午三分益一午得黃鐘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長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午下生未三分損一未得黃鐘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千二十四長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倍之爲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於對冲爲大呂未上生申三分益一申得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夷則申下生酉三分損一酉得黃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長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倍之爲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於對冲爲夾鐘酉上生戍三分益一戍得黃鐘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無射戍下生亥三分損一亥得黃鐘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倍之爲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於對冲爲仲呂亥上生子三分益一子得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長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是爲變黃鐘則變律所從始矣此其法十二位順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晉志所云在六律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則得其所衡而上生於陽也然大呂夾鐘仲呂止得半實必用倍數乃應天地之氣蔡西山宗此據呂氏春秋及准南子則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長八寸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鐘三分益一上生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三分益一上生大呂長八寸三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單四大呂三分損一下生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三分益一上生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零七十五夾鐘三分損一以下生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無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呂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仲呂三分益一上生變黃鐘長八寸五萬九千零零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此隔八相生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但前法九分爲寸數皆用九爲法後法則以十分爲寸前法逐位順生一上一下然有對冲加倍之法後法隔八相生而下生者五上生者七西山議其顛倒錯亂要之律管長短則二法如一而布算以定琴瑟簫管之度則以後法爲提云

以制樂器則九十黍當黃鐘之長以一黍爲一分而起度以千二百黍實黃鐘之管則二龠爲合而起量稱一龠之重則百黍爲銖二龠爲兩而起權衡取度者簫管琴瑟是也取量者鐘鬴是也取權衡者笙簧是也是故考工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九寸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取度黃鐘而餘律損益可推餘器取度亦可知矣獨是律呂之數往而不反故仲呂上生不及黃鐘之長於是乎有變律五聲之序以宮爲君而夾鐘以下商角或長於宮於是乎用半律凡自

仲呂轉生者皆不得合正律則於是有變半律是以古者編鐘編磬編簫笙竽之用皆徧律徧變律及半律半變以備旋宮凡定度法但以所用之律爲本宮而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三分損一以下生和和三分生益一以上生繆則自合律度而半律變律變半律自見其中矣度之法裁絕爲條如本律之宮之長以下生則三摺之而加一識之故上生則三摺之而去一識之以所用之律爲本宮而三分損一以下生和和三分生角角三分損一以下生和和三分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上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繆則自合律度而半律變律變半律自見故周景王鑄無射則不當覆以大林用無射爲宮則仲呂爲徵黃鐘變半爲羽太簇變半爲角今仍用林鐘本律則羽聲反大于本宮以下而陵上矣而漢志曰黃鐘不爲他律役凡他律起宮有用及黃鐘者皆止用變半也然京房六十律而積算不精去滅十二本律如古而仲呂生時息寅時息生結躬執始子執始生去滅末生遲內亥遲內生盛變午盛變生閉躬酉結躬生始生開時卯開時生閉掩生分否丑否生變虞辰變末生解形生掩生南丑中分生變生去滅末生中巳否生解形生

丙盛子丙盛生安度末安度生屈齊寅屈齊生歸期酉歸期生路時辰路時生末育亥末育生離宮午離宮生淩陰丑淩陰生去南申去南生族嘉卯族嘉生鄰齊戌鄰齊生子包育生謙待未謙待生分烏亥分烏生南事午是爲六十律夫律呂之數往而不反然變律之用實止于六則自執始至遲南授辰南授生白呂酉白呂生內可有用而盛變以下實無用也況依行以下踰越錯亂以取足于六十之數尤爲妄作由其于三分不盡之算或棄或增故如此劉歆協三統亦非能徧合之劉歆初太黃鐘爲天統當乾之初九林鐘爲地統當坤之九三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律呂豈能徧合況荀勗十二笛因汲冢周尺而造錢樂三百六十律劉宋時人又由南事而沈約分部母子亦三百六十律各因衍之爲三百六十律

月之本律爲一部以母隨子統所多寡合爲一部譯七均隋人因琵琶七調而立七均梁武四通立四器爲通制十二笛以寫通聲鄭祖孝孫八十四調以十二律旋爲六十聲八十四調是變律亦以起宮如執始以下變聲亦以起調每宮五調則六十調變聲不以起調也今變聲亦以起調則每宮七調而凡八十四調非也益支益離聲益流蕩器數之所以紛而難協也如荀勗十二笛阮咸譏其太高鄭譯七調二十八變何妥非其太多是也顧律本於聲氣之元而度由律生司馬涑水第據漢書正本之度以立言愼也取黍實律只以起量而黍有夫小肥瘠王朴專求之累黍宋李照以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房庶實黍于管以求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范鎮用鬴斛之法而不合于累黍泥也律有長短而規圓則同孔穎達說可証而孟康因漢志之說遂謂凡律圓徑不同各以圓乘長得數如謂林鐘圖六分太簇圖八分之類非也以黍爲分則寸爲十分所謂黃鐘九十分也以九起算則寸爲九分黃鐘八十一分是也律書以九起算則乘除小數可盡淮南以十起算則乘除難分故約之以彊弱至胡范則不知此數而强爲之法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皆失之矣何承天劉焯之譏京房六十律當矣然欲增林鐘以下十一律之分使仲呂上生黃鐘還得黃鐘實數則反不如京房之自然也胡安定以九分之圖爲九方分得矣然欲減林鐘以下諸律之圖徑以就黃鐘清聲夷則南呂徑三分圖九分無射徑二分八釐圖八分四釐應鐘徑二分六釐五毫圖七分九釐五毫則反不如和峴之條理也李照范鎮止用十二正律

則君臣事物迭相陵犯其又何以爲樂也夫器數取則於律呂而律呂之度先紛紜無定若此況以之制器又何以使八風從律而不姦也歟一曰律呂之不合於中聲也夫以度定律則歷朝之尺度不同（隋志十五等尺一周尺二晉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漢官尺五魏尺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中尺九後尺十東魏後尺十一蔡邕銅龠尺十二宋氏宅十三開皇律呂水尺十四雜尺十五梁俗間尺長短各有不同又五代王朴準尺宋和峴景表尺大府布帛尺又阮逸胡瑗横累百黍爲尺鄧保信縱累百黍爲尺又徽宗以指三節爲三寸卄大晟樂尺）以黍準律則秬黍之大小不類然則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起度者蔡季通其有特見歟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故莫若多截竹筒吹之

（其竹筒或長或短每差一分爲一管度其圍徑使如法乃更迭吹之）而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定而十二律皆可取衷度量權衡受法百度得數而有常矣然猶有說焉以人聲求天地之聲不若考天地之氣以正人聲則布管以候氣固求律之本也（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各啓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塗釁周密布緩幄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端與地齊以薄紗覆之實葭莩之灰其中以候氣至則灰飛動穀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爲氣所動者其灰散爲物所動者其灰聚市管之說不一當以此爲是亦多截爲管以擬律而分室布候之可也）獨是天之氣候亦或有愆而地之得天更多不一南方之得氣常早北方之陽至每遲又非精於歷算則節氣尤不能無失則欲驗生氣之和者殆猶有未易言也一曰太和之必本於君德也夫陰陽理而後和故君人者必先以一人之和致天下之和然後能以天下之和感天地之和而日月順軌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後宅土中以埋律管庶律協而天氣應之且律呂雖有定聲而人氣不和則吹之其聲又變故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感召尤爲至微也一曰淫聲不可不絕而學士不可不使之知音也古之樂以教士而今樂掌於伶人學士羞執其器古之樂以和神人養德性而今樂導欲增悲君子之所擯遠夫鄭衞之音先王不以之亂雅樂而梨園雜劇恆舞

酣歌敗風亂俗費財生禍又不止於亂正樂也此盛王之所不可不禁絕者也干戚羽籥人士之恆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由今觀之所謂立成者果安在哉今誠使嚴之君身以立其本候之中氣以合其和精之度數以制其器釋其詩章俾無雜以淫辭和其聲音使可被之管弦別其旋宮使無姦於律呂夫如是而雅樂可興然後頒之庠序使人士皆肄習之以用之祭祀用之射鄉用之燕享尤必火雜劇之書嚴演戲之禁人俳優之人以絕淫哇之聲則樂教可興人材可成而移風易俗之盛可睹易豫卦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樂由陽作陽氣動而始和雷出地奮所謂生氣之和也作樂崇德亦以和而已蔡子所謂律於陰則不書者此也然則作樂而不求之聲氣之元非樂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之氣本乎天而樂之生自人心人心隨所感而有聲聲隨所感之順逆而變而其變又有清濁高下以成方此則人之氣合乎天地之氣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妨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六者之動人情所不能無惟發而中節斯謂之和不者以節之則始流而淫慢凶過矣範之以生氣之和道之以五常之行使六者之情聲一法于正而淫慢凶過之聲不得作焉則所以和其聲也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直寬剛簡氣之各得乎陰陽者也以樂教之使化其偏使其溫栗而無虐傲以相濟也蓋感於物而有志形於聲而有言言不一而成詩而歌以永之則五聲必有成文者矣聲之高下清濁無準故必範於律呂以和之此律呂不在八音即人聲之律呂如今人唱曲子雖不配以絲竹亦必有工尺腔犯牌名不得亂唱也審一以定和則律呂之和否與其志其詩有相符而不可掩者於以播之八音音怗懘而不和陵節而相犯則淫慢凶過也克諧而無相奪倫則淡以和也必欲其音之淡以和乃所以平欲釋躁而使直寬剛簡者有溫栗之美無虐傲之失也此以天地生氣之和和人聲之不和以歸于和之道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其可知言樂匪難知也翕純皦繹四者淺言之只音聲之末深言之則器失其度不能翕如純如皦如繹如

律失其序不能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器失度樂器不合於律度也律失序如用黃鐘宮而濫入大呂宮或當用半而用全當用變而用正上下大小相陵亂也此審音知樂太師之職掌也器度律序矣而有不翕不純不皦不繹則人聲之乖戾生於人心故審樂以知政太師所當察也故曰樂其可知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音生於心情流而音不能不與之流律以和聲音變而律不得不隨之變五聲上下相生有自然之序此生氣之和也人心失其和而不和之氣應之於是有怗懘之音矣宮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每宮皆如此則合律而各得其和平若一有失序則相陵奪如用蕤賓七宮則下生大呂爲徵只是半律徵上生夷則爲商用正律商下生夾鐘爲羽只用半律羽上生無射爲角用正律如是則五聲有序而和若使用大呂夾鐘正律則徵羽大於宮商是徵羽皆亂矣又五聲各喪於律如蕤賓之宮聲稍平則濫入仲呂聲稍高則入變律以漸濫於林鐘是皆怗懘若今人以變律起迭相陵宮調亦然大抵宮聲一亂則五聲無不亂者

則不止於怗懘大抵音過平則淫慢音太清則凶過至有棄律度之正而不守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也如是而爲亂世亡國之音矣古之正樂只是淡和而妖淫愁怨之音乃至足悅耳如晉平公問師曠曰音無哀於此者乎是只求哀怨以悅耳也此占音之所以不復也荀勗十二笛阮咸譏其過高今伶人有知音者亦謂今用合字太高今之南曲用合四上尺工六五而棄乙其不用角音者亦以宮聲既高故其下生遂用近角之變徵以代角而不復有角聲也豈非五者皆亂而迭相陵之過乎是以古之聖人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也化民者亦宜知愼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以章德舞以象功帝王功德之盛先後一揆故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此六代之樂之所同也然功德之實有不同則氣象之間又自有不能無異者聖人不能揜亦自無庸揜也知此者可與言樂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子曰

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聲淫及商謂滛液之餘聲多商聲也商者西方肅殺之

聲聲滛及商是武王有尚武之志也備戒已久擊鼓備戒之久而後出也遲之遲而又久既出而又久立於初綴以待也總干山立即久立於綴時事武王有武而不用以至諸侯暱就不得已而後伐商故既戒備已久惟恐不足以當衆之歸而又總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武王之非尚武可見矣此一成而北出時也分夾而進即夾振之發揚蹈厲四伐盛威也事蚤濟所謂時哉不可失會朝清明也此再成滅商也三成而南反商政而興滅繼絶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大巡天下也坐而致右憲左象周召之文治五成而分左右時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天下宗周武功之成也古樂皆無可考雜書有畫韶舞圖殆不足據惟武樂於此略可想見今以周詩證之武爲大武之首章總言武功始終也賚爲大武之三章即三成而南大賚四海也桓爲大武之六章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是武之成也此春秋傳爲可據者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殆由久立而夾進時乎般言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然則殆所云南國是疆也周召之治則於詩亦未有考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聽新樂而忘倦情之流也情流而不反則害矣由子夏言之則今樂古樂之不同如此而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者孟子志在格其心心正而好惡同民則樂之本也然果好惡同民則今樂亦將非所好矣以論樂則子

夏之言爲正也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大當者民遂其生也立紀綱制之禮也周子所謂禮先樂後也德音之謂樂則新樂不可謂之樂矣古樂之作也如此故播之足以爲教而化民成俗也作樂豈易言哉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奏金奏歌工歌奏以律歌用呂而各取律呂之合所以協天地之和也所用律呂謂各以某律爲宮非專用某律也日月會於元枵而斗杓建丑日月會於析木而斗杓建子故子與丑合日月會於星紀而斗杓建子故子與丑合日月會於娵訾而斗杓建寅故寅與亥合日月會於壽星而斗杓建酉日月會於大梁而斗杓建未日月會於鶉火而斗杓建午故午與未合日月會於實沈而斗杓建申故巳與申合日月會於鶉尾而斗杓建巳日月會於鶉首而斗杓建午故午與未合日月會於鶉火而斗杓建未日月會於大梁而斗杓建申故巳與申合日月會於實沈而斗杓建酉日月會於鶉尾而斗杓建戌故辰與戌合日月會於鶉首而斗杓建亥故亥與戌合日月會於降婁而斗杓建卯日月會於大火而斗杓建戌故卯與戌合日月會於天汭其次舍斗杓所指以建定其方與隅而律呂中焉故以是爲天地之合其所取用之宮律或作樂之舊而周因之也然不可考矣

凡六樂者以下何氏謂分六代之樂以祀四方百物而極言感通之妙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是也但此節恐有譌字

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

此蓋亦言感通之妙其所謂爲宮爲角云者蓋用是宮而爲是調如所謂徵招角招也起宮與起調不同起宮者用某律爲宮聲也起調則於某宮之中又用某聲起調亦仍用某聲收調也如此章闋鐘爲宮則是夾鐘宮調首尾皆用夾鐘律五聲成文於中也黃鐘爲角則是黃鐘角調首尾用姑洗起調收調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也姑洗羽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大呂也函鐘宮即林鐘二宮起調收調用林鐘也太簇角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蕤賓也姑洗徵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應鐘也南呂羽者南呂四宮而起調收調用蕤賓也黃鐘宮即黃鐘一宮起調收調用黃鐘也大呂角者大呂八宮而起調收調用仲呂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也應鐘羽者應鐘六宮而起調收調用夾則也不然則圜鐘爲宮無用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之理六十調見後圖考不用商調或祭祀所不用或周家所

不用也周尚木德不用商聲玉藻篇言佩玉亦無商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箾韶之樂九變而終是也虞書曰簫韶九成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者流僻邪散逖成滌濫之音也過聲者急微噍殺之音也凶聲者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也慢聲者五聲皆亂上下相陵之音也四者之中慢聲爲甚往來於律呂之間聲無定守而淫液不能自止故如水之滌濫此淫聲也舍律而上聲轉益高故急促焦枯此過聲也上下不常律不能範作爲變聲故猛厲粗急此凶聲也至於雜亂之致上下皆失其序則慢矣導欲增悲有國者之所必禁也今之南曲及弋腔淫聲爲多北曲稍和然亦近於過矣奏曲及所謂猱猱腔者則凶聲也而究皆比於慢可不禁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函鐘未小呂巳夾鐘卯皆文之以五聲文之名宮用五律以成文也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聲之序與五行之序卻相反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五聲之序卻是土金木水火皆播之以八音金鎛鐘石磬土塤革鼓鞞鼗應鼙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竽竹簫篪管篴籥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凡國之瞽矇正焉以六詩爲樂之章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也以六德爲之本則本之性情而道五常之行矣以六律爲之音則稽之度數而合之生聲之和矣此所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此其所以

爲先王之樂也天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磬以和工歌小于笙磬笙磬以和笙奏者也頌鐘笙鐘亦然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磬縣掌下眡瞭者以瞽矇告審音而不便于憂擊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碮此以下皆主鐘而言以金爲八音之首也鐘形高則聲混濁而不明矣正聲緩鐘形直則聲太緩矣下聲肆形短則聲流放陂聲散形偏則聲散亂險聲斂形弇則聲收閉達聲贏形大則聲盈溢微聲韽形小則不成韻回聲衍形圓則聲蔓衍而無鴻殺侈聲筰中約下侈則聲迫急弇聲鬱中寬下斂則聲鬱塞薄聲甄太薄則聲掉震厚聲石太厚則朴

而無聲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此二句亦正樂之大要既合之以度數又必審其聲而劑量之則樂器無不合律矣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九夏蓋有聲無辭今無可考　掌鼙鼓縵樂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舂牘以竹爲之長七尺其端兩孔舂地作聲應亦竹爲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舂于地雅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韋鞔之亦舂于地三者皆祴夏所用所以節行步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　韎師掌教韎樂之東夷之樂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籥章掌土鼓

豳籥韋籥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豳樂另設官掌之崇本俗重農事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舞亦設官掌之祭祀則陳於門外大一統也其人來王則以是樂之使教本俗也掌之以中國之官則亦有所統而涇傷不作矣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簴　司干掌舞器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鼖鼓八面鼓　鼓神祀以靈鼓四面鼓　鼓鬼享以鼛鼓二面鼓長八尺　鼓軍事以鼓鼓長丈二尺　鼓役事以晉鼓六尺　鼓金奏以金錞錞形如鐘有舌和鼓以金鐲鉦形如小鐘　節鼓以金鐃如鈴無舌秉兩擊之　止鼓以金鐸

通鼓金鐸大鈴金口金舌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舞師掌教兵舞干戚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析繒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析白羽　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五色羽　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大司樂至此周時樂教之略可見其古樂之詳則有不可考者矣

蔡西山律呂新書　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以漢志解文定　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

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蔡氏算每重得九方分實得徑三分四釐六毫彭魯齋密算以長九寸爲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章所載朱祖冲之密率乘除得周圓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特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然紱按黃鐘圓徑之數當以此爲的蓋黃鐘長九寸者以九分爲寸也則八百一十分與圍九方分者亦九釐分也則圓徑以求圓徑亦當以九釐之分爲法而後合而先儒所求圓徑則用干釐之分又以圓開方以方求圓之法虛加實退未爲密率此所以參差不合而積之則不止八百一十分矣如彭氏法則以寸十分爲則而後以十求之此其所以的也

黃鐘之實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黃鐘之律　丑三爲絲法　寅九數爲寸　卯二十七爲毫法　辰八十一數爲分　巳二百

四十三為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為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法 戌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為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之實○每為三忽○此數以三三而得每迭用三歸歸之則可見 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鐘

黃鐘生十一律 子一分一為九寸 丑三分二一為三寸○三分黃鐘而得二分即長六寸也以下大約放此 寅九分八一為一寸○九分黃鐘而得八也 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為一寸一為三分○二十七分黃鐘而得十六也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為一寸一為一分○八十一分黃鐘而得六十四也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為一寸三為一分一為三釐○二百四十三分黃鐘而得一百二十八也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為一寸九為一分一為一釐○七百二十九分黃鐘而得五百一十二也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為一寸二十七為一分三為一釐一為三毫○二千一百八十七分黃鐘而得一千○二十四也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為一寸八十一為一分九為一釐一為一毫○六千五百六十一分黃鐘而得四千九十六也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二百四十三為一分二十七為一釐三為一毫一為三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鐘而得八千一百九十二也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七百二十九為一分八十一為一釐九為一毫一為一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黃鐘而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

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二百四十三為一釐二十七為一毫三為一絲一為三忽○此與上條參看○作此算法者以為三分損益之法也要用裁紙條三疊摺法損益求之最為捷法 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益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

十二律之實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九寸半無○半無者分之不盡也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全六寸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全八寸半四寸 卯南呂十口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全五寸三分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全七寸一分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五百十二全四寸六分六釐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全六寸二分八釐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半二寸十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口口四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此寸分毫釐絲皆以九為則

變律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仍小分四百八十六乃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此用前仲呂之實六三乘之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得一萬二千六百七十萬零一千九百六十四爲黃鐘乃復以六三約之得黃鐘本數則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而其餘仲呂小數仍有四百八十六也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有奇初不用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忽五初三秒六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全七寸一釐一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應鐘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卌

一初四秒零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零不用

律生五聲　宮聲八十一（即黃鐘之數）商聲七十二（即太簇之數）角聲六十四（即姑洗之數）徵聲五十四（即林鐘之數）羽聲四十八（即南呂之數）

此因黃鐘九寸寸九分則八十一分也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其數如此

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約之則亦同此數也（此立以爲宮生五聲之數則然或以爲琴瑟弦之絲數則不然也）

變聲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此用前角聲六十四之數而兩三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二變乃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原數存其餘數以爲强弱也）

此因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爲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爲變宮古人謂之和繆以濟五聲之不及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按此則一宮變徵用蕤賓勉而今人變徵用仲呂上非矣又二變不以爲調則琴瑟不設此二弦可知今人謂琴之七弦文武所加即此和繆卻不知文武所加二弦乃清宮六清商五此半律之義原知變宮凡變徵勉也）

八十四聲（此圖斜飛如林鐘爲黃鐘之徵太簇爲黃鐘之商南呂爲黃鐘之羽姑洗爲黃鐘之角而加一變也）

十二月黃鐘宮　六月林鐘宮　黃鐘徵

正月太簇宮　林鐘半徵　黃鐘商

八月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黃鐘羽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卌八

三月姑洗宮　南呂半徵　太簇商　林鐘半羽　黃鐘角

十月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蕤賓宮　應鐘半徵　姑洗商　南呂半羽　太簇角　林鐘半變宮　黃鐘變徵

十一月大呂宮　蕤賓半徵　應鐘半商　姑洗半羽　南呂半角　太簇半變宮　林鐘半變徵

七月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鐘半羽　姑洗角　南呂半變宮　太簇變徵

二月夾鐘宮　夷則半徵　大呂商　蕤賓半羽　應鐘半角　姑洗半變宮　大呂半變徵

九月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鐘半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　無射半徵　夾鐘商　夷則半羽　大呂角　蕤賓半變宮　應鐘半變徵

黃鐘變　仲呂半徵　無射半商　夾鐘半羽　夷則半角　大呂半變宮　蕤賓半變徵

林鐘變　仲呂全商　無射半羽　夾鐘全角　夷則半變宮　大呂全變徵

太簇變　仲呂半羽無射半角夾鐘半變宮夷則半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全無射半變宮夾鐘變徵全

姑洗變　仲呂半變宮無射半變徵

應鐘變　仲呂變徵全

惟黃鐘不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以上下之不可相陵也故用黃鐘正律也故有變律凡用變律者皆自仲呂轉生之非復半聲以自仲呂轉生也大呂太簇宮一半聲夾鐘姑洗宮二半聲仲呂宮三半聲蕤賓林鐘宮四半聲夷則南呂宮五半聲無射應鐘宮六半聲蕤賓一變律大呂宮二變律夷則宮三變律夾鐘宮四變律無射宮五變律仲呂宮六變律變律止於六餘律無變雖可迭變如京氏說於樂律無所用之也黃鐘正律有全無半變律用半不用全林鐘南呂應鐘不用半其律短也變律則太簇姑洗不用全其管仍長也應鐘不用半

短之至也凡此皆自然而然非人爲也

六十調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合　商四　角乙　變徵凡　徵尺　羽工　變宮凡

黃鐘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鐘羽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蕤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鐘商　應正　大正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蕤賓徵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羽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宮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商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角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林鐘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羽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鐘宮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鐘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鐘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無射徵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宮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應鐘徵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商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鐘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大變半

黃鐘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鐘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　太變　姑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此十二律旋相爲宮凡六十調其變宮變徵不可爲調也

按此每律五調如黃鐘爲無射之商爲夷則之角爲仲呂之徵爲夾鐘之羽而黃鐘爲本宮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爲黃鐘宮調若用無射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謂之無射商調用夷則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鐘畢曲則謂之夷則角調也餘皆放此

以上考律宮

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鐘口兩角銑間謂之于鐘脣于也上謂之鼓正當所擊之處鼓上謂之鉦鐘要鉦上謂之舞擊而震動之處也

舞上謂之甬鐘下覆處甬上謂之衡鐘柄也鐘縣謂之旋鐘紐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謂之幹紐上辟邪之形旋轉橫束鐘身爲雲雷之文如篆也篆間謂之枚帶間有鐘乳夾鼓可枚數也枚謂之景于上之摫謂之隧摫謂當擊處廉深如隧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假如兩銑相去一尺則圍二尺其鉦之圍則一尺八寸是銑得銑十分之八則形下侈而上斂之度不直不侈不弇也以其鉦爲之銑間銑各二寸則鼓間得六寸也去二分以爲之鼓間法則鼓間亦八寸也以其鼓間爲之舞脩舞之橫與舞之從則鼓等也去二分以爲舞廣四寸也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甬之長如鉦也以其甬長爲之圍甬長八寸則徑二寸七分圍倍之五寸八分以強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上覆又約去三分之一則衡徑四寸以弱也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

旋旋繫處上二分下一分也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與典同同旨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按鐘有特鐘每鐘特懸即鎛也當備十二律每奏某宮某調則先擊此某律之鐘以宣之所謂金聲也有歌鐘有笙鐘皆編笙鐘大於歌鐘歌鐘二倍律則笙鐘四倍律也編之者徧十二律及六變律及半律故或十八或二十四或三十二其懸一架以和笙歌當歌某字則擊某律以發其聲逐字亦金聲之也大抵編鐘之用如今人之所謂韻鑼鐘如律則聲正矣

右金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上句下直曰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博爲一九寸也股爲二股長尺八寸也鼓爲三鼓長二尺七寸也矩三尺合股與鼓四尺五寸則一矩有半矣以九爲數黃鐘之度也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六寸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二寸也已上則摩其旁聲高則摩其旁聲太摩其旁使稍短○此舉使稍狹已下則摩其前聲太平則摩其端使稍短○此舉黃鐘一律爲法而餘律損益可知大約大小當同而以厚薄損益調聲如琴身之度取黃鐘而七弦則以粗細損益也○磬有特磬每磬特懸亦備十二律於奏某宮某調則曲終擊此某律之磬以收韻所謂玉振之也有歌磬笙磬皆編如鐘法如歌某字則擊某律以收其韻使其終詘然亦逐字玉振之也

右石

雜考凡此多得之雲南省志及興化縣志塤雅塤雅塤大如鴈卵頌塤大如雞卵高四寸中虛者三寸六分

厚二分造法先繞線爲度而上出其緒乃摶埴其外乾之自內抽緒去線則中虛矣塤外布髹之乃以卵白盪之乃鑽其孔上出者曰吹孔徑三分前三孔平列二下近底一後二孔列中皆徑二分吹塤開孔平吹台宮重吹台商開前右孔合角開前下孔合變徵開前左孔合徵合後左孔前右孔合角後左孔合宮前下孔合商前左孔合羽後右孔合羽有五聲而無和繆耳

右土

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此晉鼓之法皋陶鼓腔也鼓腔之版每片兩頭廣六寸中廣一尺是合二十片而成腔端圍一丈二尺徑四尺爲鼓面而中圍二丈也上三正者中穹端約皆如一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此晉鼓長一尺四寸故中圍加三之一丈也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中高旁下如磬之折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應雷發聲也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不和五聲而亦必
有法制如此○鼓以警戒則在末作○拊縫章爲鼓中貫
樂之始鼓以節樂則在字句之間以糠以手兩頭
拍之爲工長六寸六分面四寸有柄中擊兩耳持其柄
歌之節鼗而搖之旁兩耳還自擊爲笙奏之節每奏一
句終則播鼗以積節笙奏如今之盆鼓小鼗也
上起句下句也軟小鼓鼗以和晉鼓應以和軟

右革

雜考
琴說及琴身三尺六寸定三寸六分梓曰脣含中曰
雲南志舌上覆曰翅定棗曰承露隆者曰岳岳後曰
項初廣曰肩肩後曰翅翅後曰要要後曰髀尾曰翠舌下
曰雙鳧露下曰越承越者軫隧翅下穴曰臍腰下有鴈足
腰下穴曰臀尾後曰齦脣控弦曰扣控扣曰軫鼓者曰弦
弦節曰徽首廣七寸二分翅博八寸要如翅之半尾居翅
四之三岳穹半寸○凡合琴舌間底面共厚一寸二分兩
旁連軫共高二寸四分承露之間中共厚一寸三分半兩

旁共厚九分岳後項間中厚一寸四分七兩旁厚一寸一
分面收殺三分底收殺七鼇肩間中厚一寸五分兩旁厚
七分面收殺七分底收殺一分中徵間中厚一寸四分兩
旁厚六分半面收殺六分半底收殺一分十徵間中厚一
寸三分兩旁厚七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冠前中厚
一寸二分半兩旁厚六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尾後
中間底面收殺共厚一寸三分岳前定居琴身十之一五
分其身三爲上二爲下自岳至肩面肥而平自肩至腰以
並於弦外面之慢圓而肥自足以後身瘦而圓也○凡取
材擇本末之中而用之洗之水以觀其陰陽以陰爲底以
陽爲面立夏而斲材深秋而合膠立冬而合之春分而髹
之凡經歲而琴成○凡徵琴三尺六寸半之爲中徵中徵
內外之中爲四徵十徵四徵及岳之中爲一徵十徵及齱
之中爲十三徵岳舉一徵三分去二以一其爲一徵二徵
之間岳舉四徵五分去四以其一爲三徵四徵之間岳舉
四徵三分去二以其二爲四徵五徵之間五分去一以其
四爲五徵六徵之間以齱爲度亦如之八徵之與六徵
九徵之與五徵十徵之與四徵十一徵之與三徵十二徵
之與二徵十三徵之與一徵相去內外一也○凡定律琴
身四倍黃鍾中徵兩黃鍾也四徵一黃鍾也以身之長三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 王道類

分去一爲林鍾應九徵林鍾三分益一爲太簇應十三徵
外太簇三分去一爲南呂應八徵稍內南呂三分益一爲
姑洗應十一徵稍外姑洗三分去一爲應鍾應八徵內三
寸四分應鍾三分益一爲蕤賓應九徵半蕤賓三分益一
爲大呂應齱內一寸八分大呂三分損一爲夷則應八徵
半夷則三分益一爲夾鍾應十二徵稍外夾鍾三分去一
爲無射應八徵內一寸二分無射三分益一爲仲弓應在
十徵自中徵以內上九七爲大呂寸二分爲太簇又六分
爲夾鍾又寸爲姑洗又則分爲仲呂又九夾爲蕤賓又八
分爲林鍾又五分爲夷爲又七分爲南呂分八分爲無射
又四分爲應鍾又三分秦四徵四徵以上又之乃不成聲
○凡弦厭爲上蜀次之百周次之原蠶次按宮二百四十
綸商二百單六綸角一商七十二綸徵與之同羽與角同
淸宮一百三十八綸淸○一百單四綸宮商角加七纏凡
弦大則不淸細則易短足凡上弦扣諸軫商徵之自一弦
始聲應黃鍾乃纏之鴈宮二弦太簇也三而始洪四弦林
鍾五弦南呂也六弦淸旋也七弦淸身弦尺一寸定九
商也既絃而調之以軫九轉而準之瑟寸八七尺二寸首
尾端直首博一尺一寸底分岳穹八分底身徑三寸橫四
寸尾博一尺一寸七分底穴徑四寸脩五寸越疏分半首

間中通足高四寸兩旁各高三寸尾間中通足高五寸兩
旁各高三寸五分柱高如岳○凡弦大弦一百六十綸淸
弦百綸大弦纏七綸內外各備十二律中一弦朱之不以
鼓○布柱遠近如十二律之度內外一也乃上下其柱而
調
之

右絲

周禮注纂
柷如漆筩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柷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東壁有穴徑三寸四壁繪以雲氣上一穴以
出柄中以椎柄連底挏之凡將作樂則以椎左右擊各一
春其底
一也
敔刻木爲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櫟之以止樂
敔形爲伏虎下有承蚨背刻二十七齟齬以籈櫟之
作聲籈長一尺以竹爲之三分其長而劈其一八析
如帝其中有簴樂將終則以鑮三擊敔首又三櫟其背也
○張爾公疑柷圉只用以合樂止樂則八音之中無木音
因謂柷圉之用當如今之用魚版木魚居檀板之間是板
以合音魚以止音也顧先儒從無此說只當以舊說爲正

右木

周禮注纂 笙列十三管於匏中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笙十三簧宮管在左大笙十九簧小笙曰和十三簧笙下有壺中植管管本受簧壺旁受背壺底曰臍管各有孔其二內孔其餘外孔簧以精銅爲葉葉當管隙棲以松脂管要束之以箍孔居箍下之半第一管七寸外孔簧應姑洗二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八寸內孔簧應南呂四管八寸有半內孔簧應夾鐘五管九寸外孔簧應應鐘六管八寸半外孔簧應蕤賓七管八寸外孔簧應無射九管七寸二分無簧十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變黃鐘十一管八寸一分外孔簧應太簇十二管九寸外孔簧應黃鐘十三管八寸半無簧十四管七寸半外孔簧應變大呂十五管七寸二分外孔簧應林鐘十六管七寸無簧十七管六寸半無簧此和制也 一管應清蕤二管應仲呂三管應姑洗四管應蕤賓七管應南呂四管應太簇五管最長應應鐘六管應夾鐘十管短應夾鐘十一管應夷則八管應大呂九管應變姑十管應變黃十二管應清仲十四管最長應黃鐘十五管應林鐘十六管應無射十七管應清大十八管應變大十九管應清夾此巢制也○竽長二尺四寸制末有考○笙之發音在簧閉其孔則應聲不閉之孔不鳴列管雖有長短無與於聲律○簧音不協律則以松脂鍮屑點之太清則加點大濁則磨之○唐荊川謂匏無與於音張爾公濁噫爾公之所謂清好正後世之嬌淫愁怨也爾公之和其說謂後世用鍮木音更清好而泥古者用匏音較劣所謂劣濁者正古樂之所爲淡和也爾公安知樂哉

右匏

周禮注纂 簫編小竹爲之大簫管二十四管小簫笙十六管其一管黃鐘二管大呂三管大簇四管夾鐘五管姑洗六管仲呂七管蕤賓八管林鐘九管變林十管夷則十一管南呂十二管變南十三管無射十四管應鐘十五管變一管黃十六管半大十七管變半太十八管半夾十九管變半姑洗二十管半仲二十一管半蕤二十二管變半林二十三管半夷二十四管變半南二十五管半無二十六管變應也 編簫外束以版版博四寸橫足以周管蔡邕用蠟窒其下底恐足厚隙不均有不應律故窒蠟以使調聲也 洞簫長二尺圍三寸徑一寸許尾上二寸開二孔徑二分半以繫縱黃鐘所應也又上二寸前開一孔徑三分太簇也又上一寸六分孔姑洗也又上寸八分孔蕤賓也又上六分孔林鐘也又上寸二分孔南呂也又上寸二分後開一孔應鐘也自後孔至吹口凡九寸六分此黃鐘之簫也太抵洞簫非古今人又棄角用變益非而開孔無法律多不應要必以三分損益求之可耳 管六孔併兩吹之管如律長大約制似洞簫六孔併底孔則七律矣後世管加蘆叫於首非古也 篪長尺四寸圍三寸六孔併吹孔七橫左吹之自吹口至首五寸其尾上一寸二橫孔黃鐘律也 篴長二尺四寸橫又吹之制略如篪後世吹孔之外上出一孔而掩以葭莩亦非古也 籥三孔其制末詳

右竹

以上考八音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語禮樂之理則樂從天禮從地樂春夏而禮秋冬語王者之作樂則先禮定而後作樂亦主靜立人極之意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朱子曰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然古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敘按周子一淡字最妙布帛菽粟淡也聽古樂惟恐卧亦以其淡也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非知樂者不知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洽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

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今之雜劇類如此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虞書后夔之言周公司樂之篇必非妄矣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此又兼以樂章言

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

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

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張子此語最妙今人以佻好求律呂而律呂不可求矣

朱子曰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今儒者耳不辨五聲而談樂愚不知其所談何樂

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按此亦用呂氏及淮南之說可見蔡西山必據史遷爲說者亦太拘也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宮齒商牙角舌徵脣羽上分然非只此便了喉齒牙舌脣上亦各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今按歌音合律卻全不涉喉牙舌齒脣之分上只在聲之高下耳俗樂又以平上去入分四聲而徵無調其二十八調此亦非也

陳某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爲

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此全不知音者季通說但綁定七弦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以下聲聲都用按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黃鐘宮矣亦安得許多按指邪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季通律呂新書可謂精之至矣然究竟不審於音猶有此杜撰之失今人不如季通而欲憑空去說律呂如何得有是處

蔡西山曰昔太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

鄭康成及蔡邕皆言凡律空圍九分蓋空圍中廣九分也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

圍徑各異及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漢魏而下造律

竟不能成大率皆田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十二律上下相生之圖

子黃鐘九寸下生林鐘　無半

未林鐘六寸下生南呂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八寸下生南呂　半四寸

卯南呂五寸三分有其冲酉上生姑洗　半不用

辰姑洗七寸三分下生應鐘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上生蕤賓則　半不用

午蕤賓六寸三分八釐下生大呂　半三寸二分四釐

未大呂四寸八分八釐三毫上生夾則

申夾鐘半三寸六分六釐二毫六絲上生無射

酉夾鐘半三寸六分六釐二毫六絲上生無射

戌無射四寸六分六釐四毫六絲下生仲呂　半三寸四分四釐三毫四絲

亥仲呂半三寸三分四釐六毫三絲三忽有其冲巳　半三寸三分四釐六毫三絲三忽

巳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上生蕤賓則　半不用

午蕤賓六寸三分八釐下生大呂　半三寸二分四釐

未大呂四寸八分八釐三毫上生夾則

申夾鐘半三寸六分六釐二毫六絲上生無射

酉夾鐘半三寸六分六釐二毫六絲上生無射

戌無射四寸六分六釐四毫六絲下生仲呂　半三寸四分四釐三毫四絲

亥仲呂半三寸三分四釐六毫三絲三忽有其冲巳　半三寸三分四釐六毫三絲三忽

倍之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有其冲丑

倍之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有其冲卯

倍之六寸五分七釐三毫四絲六忽有其冲巳

此據蔡西山本史遷律書法一陽一陰陽下陰上陽當位自得陰則居其冲林南應如本數大夾仲倍之則其法如此○寸九分分九釐釐九毫毫九絲絲九忽忽故三分損益得無餘剩不作十分算也

仲呂轉生六變律之圖

變黃鐘六寸三分七釐五毫三絲一忽

仲呂全三分益一上生變黃鐘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變林鐘五寸五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忽初　下生變林鐘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變太簇四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七初不用　下生變南呂　半三寸五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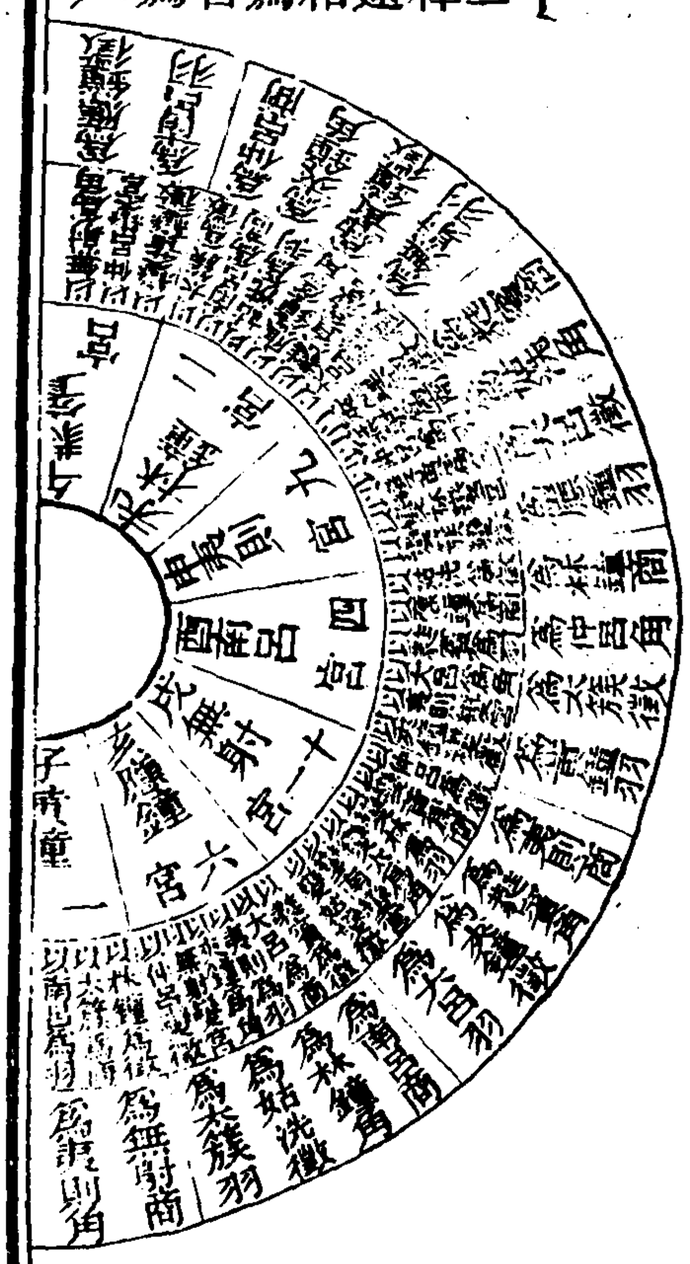
變南呂三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初不用　下生變應　半三寸四分五釐三毫三絲三忽

變姑洗二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初不用　下生變蕤賓　半三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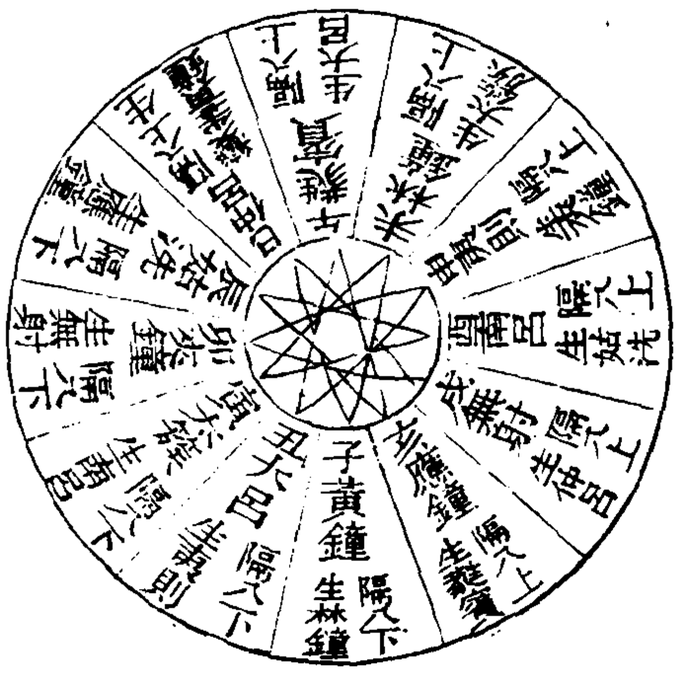
變應鐘四寸六分六釐四毫四絲六忽初四秒　半三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六秒不用

此亦據蔡西山法以仲呂轉生不及黃鐘本律之長故別爲變律而大呂夾鐘仲呂蕤賓夷則無射諸宮凡七聲中有仲呂者則必用變律其音始和亦自然之數也變律止於六其餘即各有變亦無所用之故京氏之六十律爲多事也

十二律還相爲宮爲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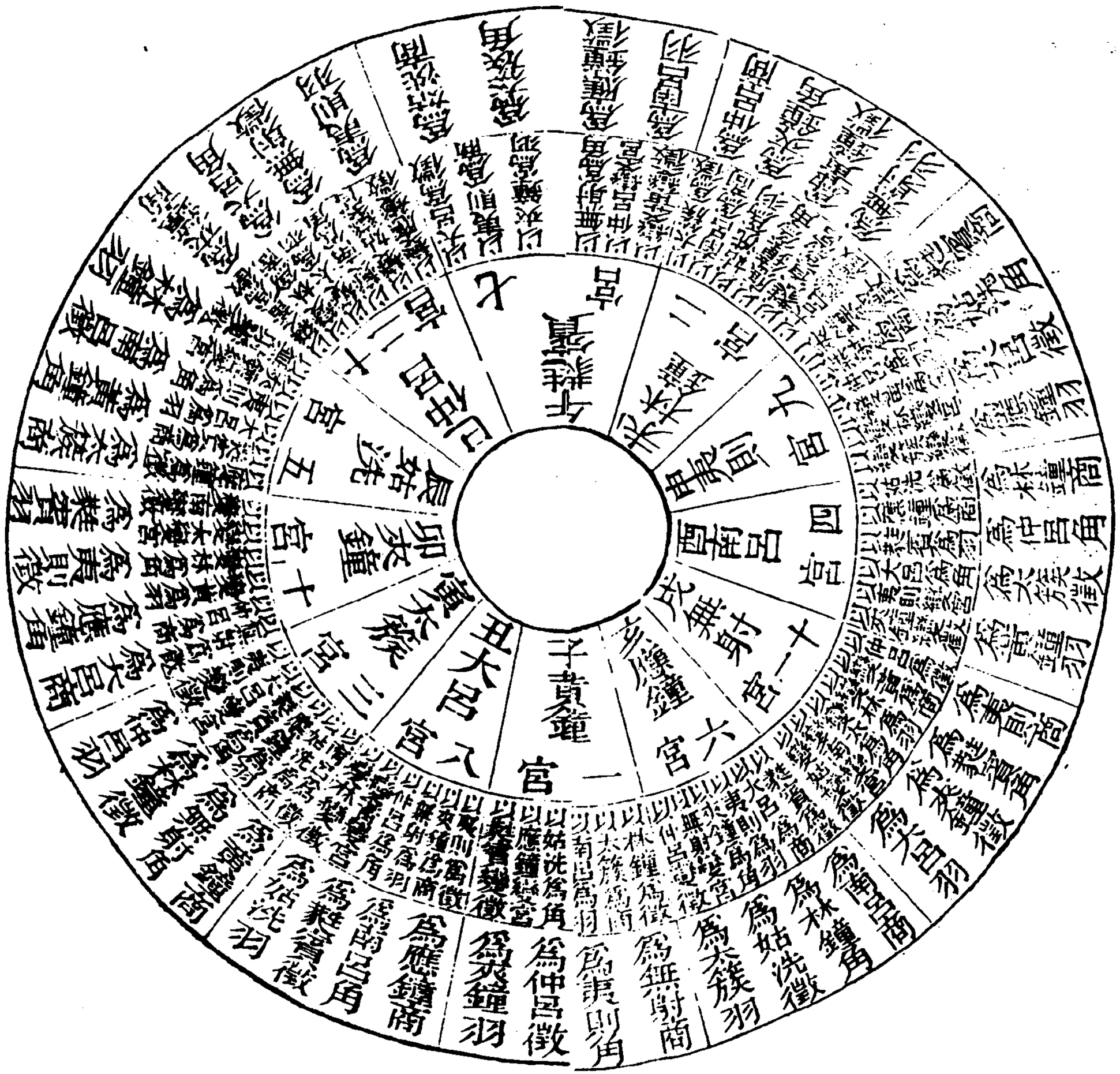


律呂損益隔八相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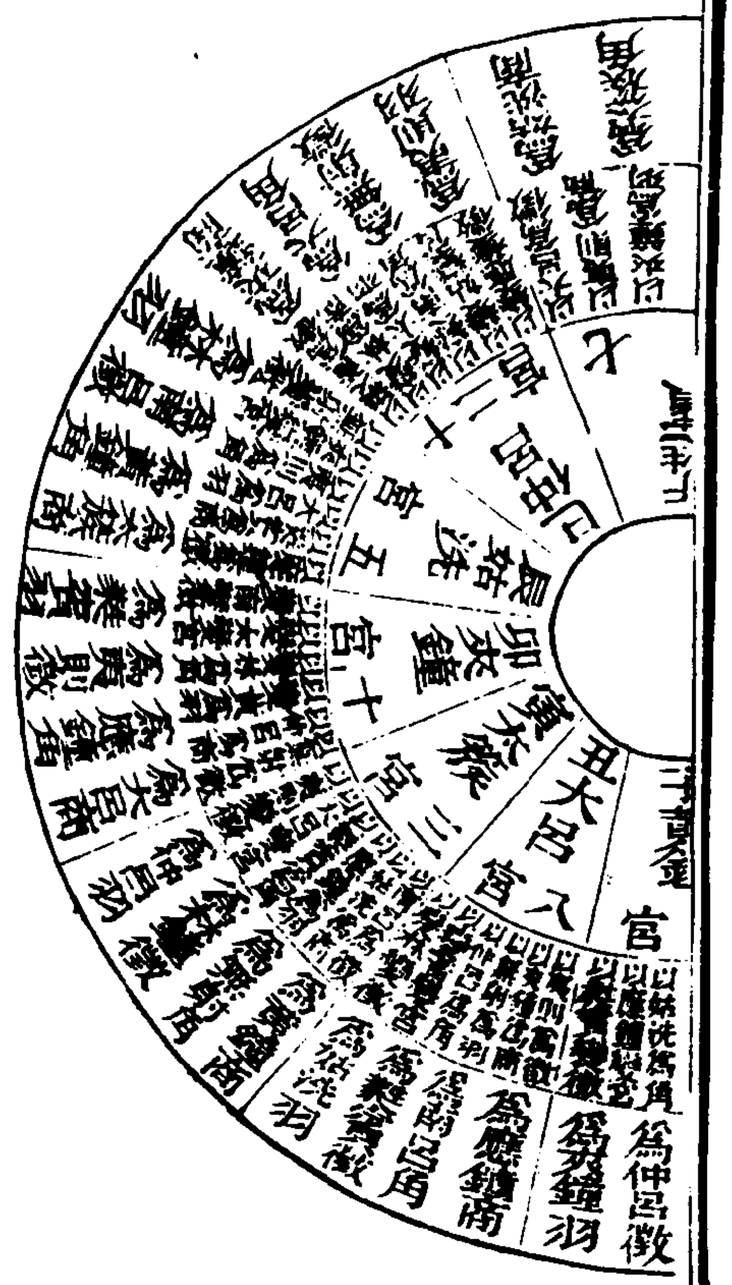


此每隔八相生乃淮南子法與律書稍異蓋自東生西皆下生自西生東皆上生雖不順十二支之序然律呂之長短則如一也而用此法度器定聲爲捷無居衡倍數之勞云○律呂方位亦如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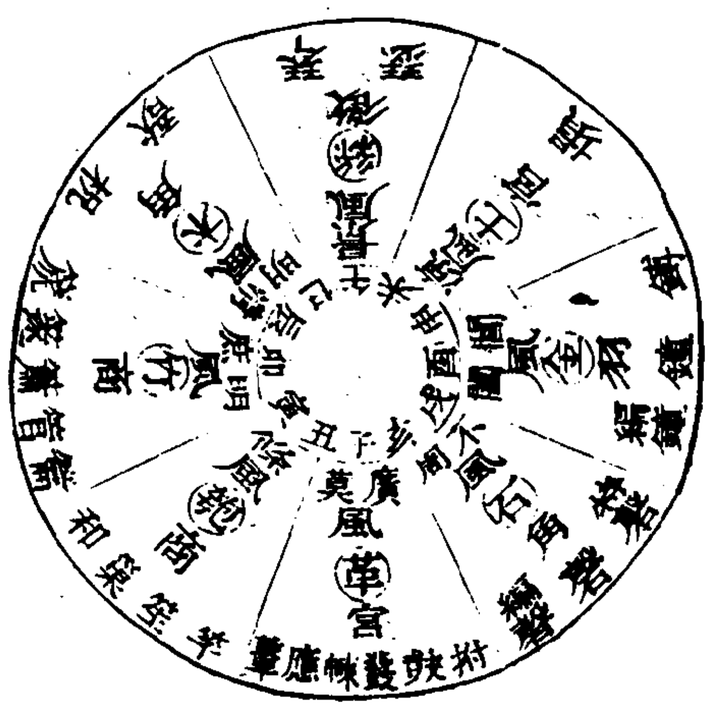
十二律還相爲宮爲八十四聲分六十調之圖



十四聲分六十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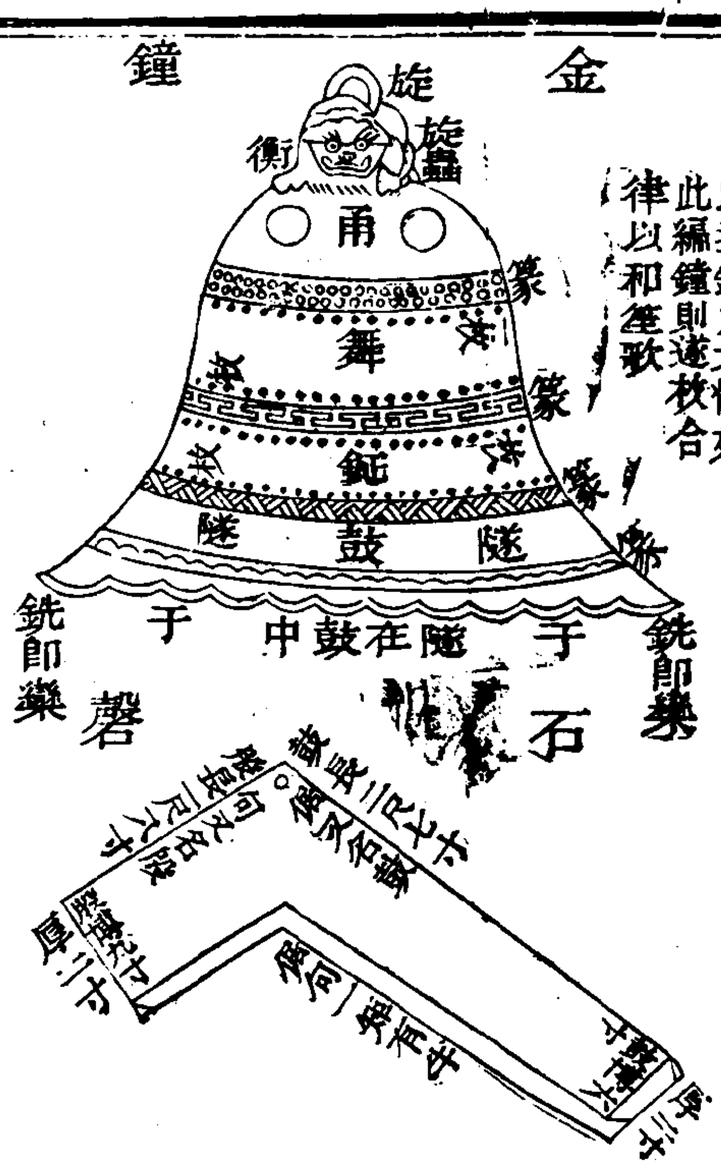


八音所合以宣八風圖



八音以宣八風只以氣類所屬爲言非如十二律之應月也八音各具五聲惟革木不然乃止用之節樂及合止其餘則各成音調先儒謂磬聲屬角難和此又以八音各有所近言非磬便專是角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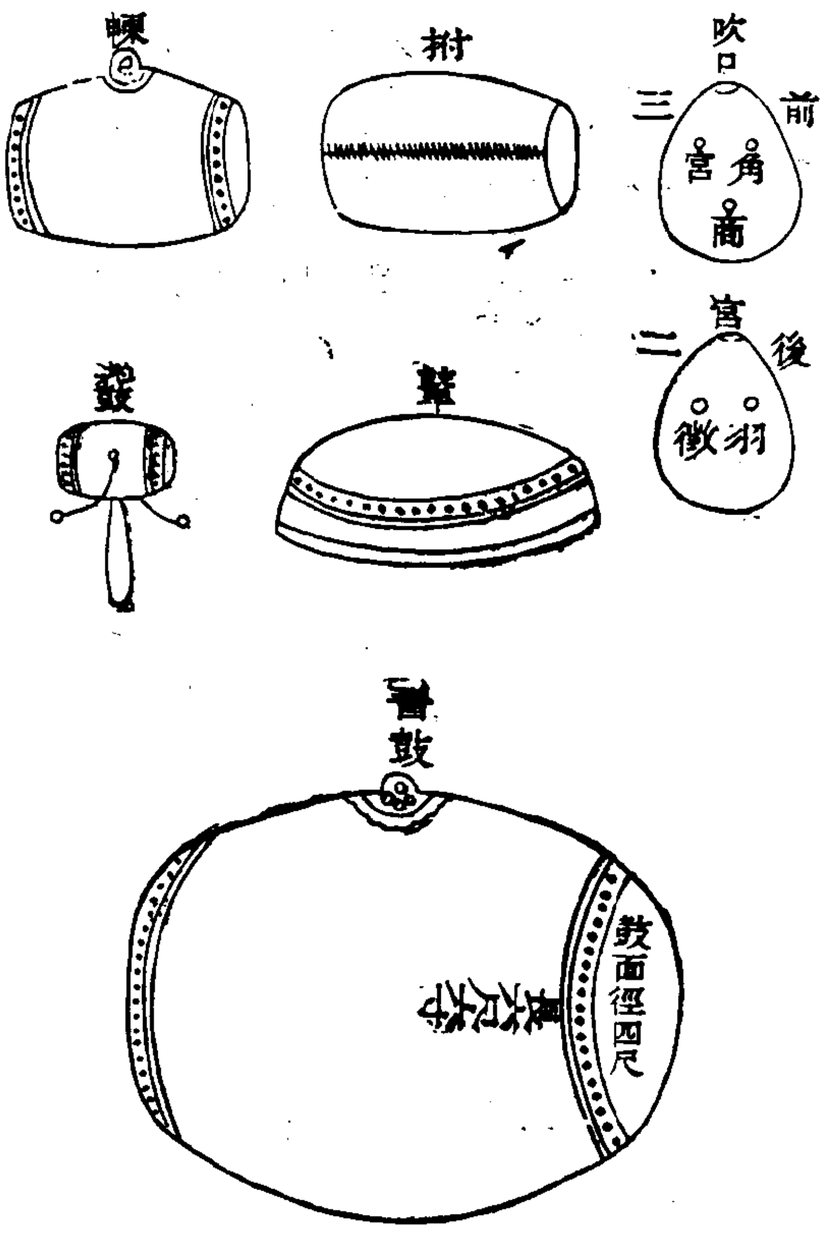
金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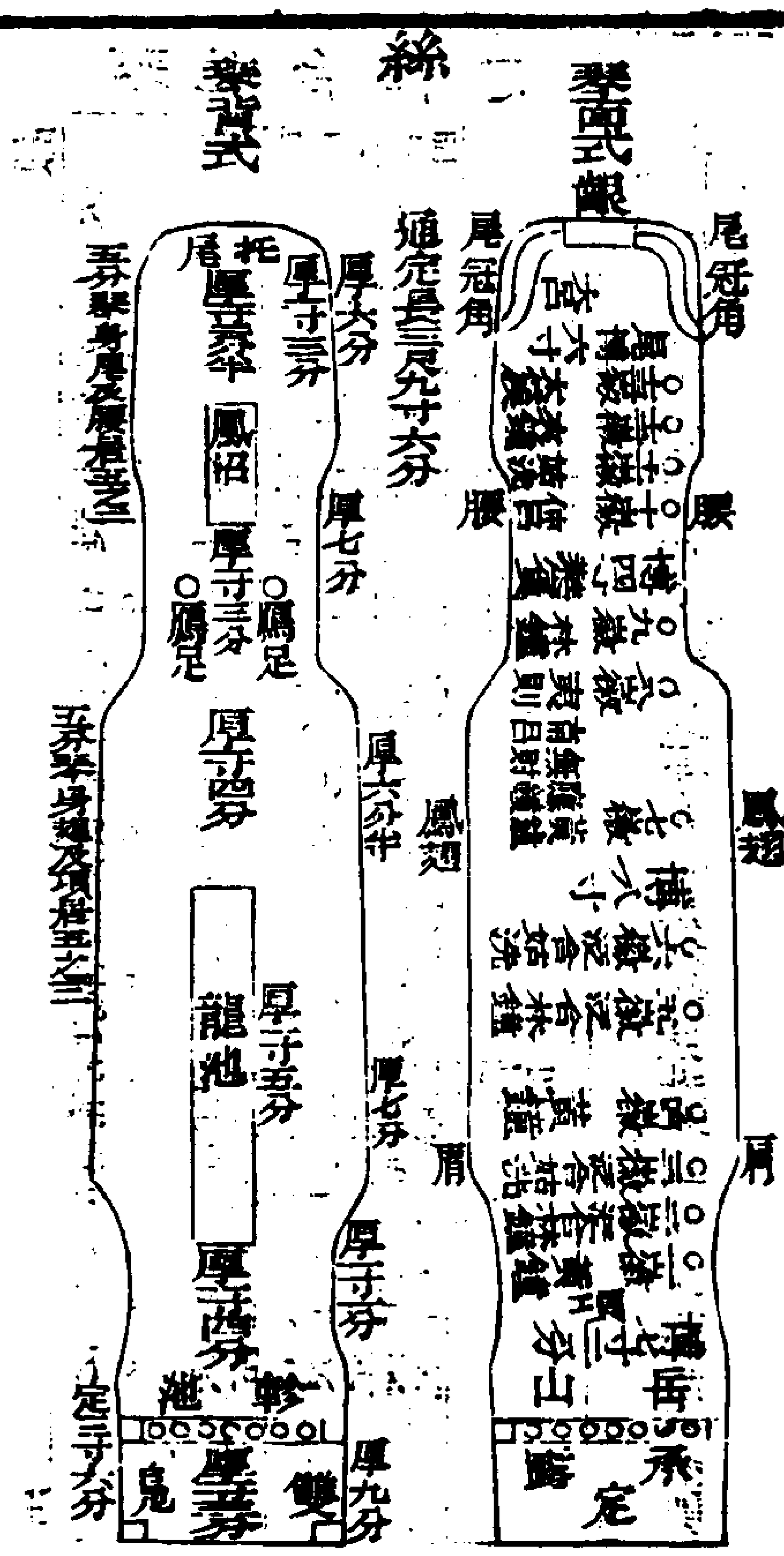
此蓋鐘之大體如此編鐘則遂枚合律以和笙歌

此蓋特磬以黃鐘爲度者據考工記及鄭註爲圖也編磬則逐枚各合律度以和笙歌○今人所圖磬全不合度此可以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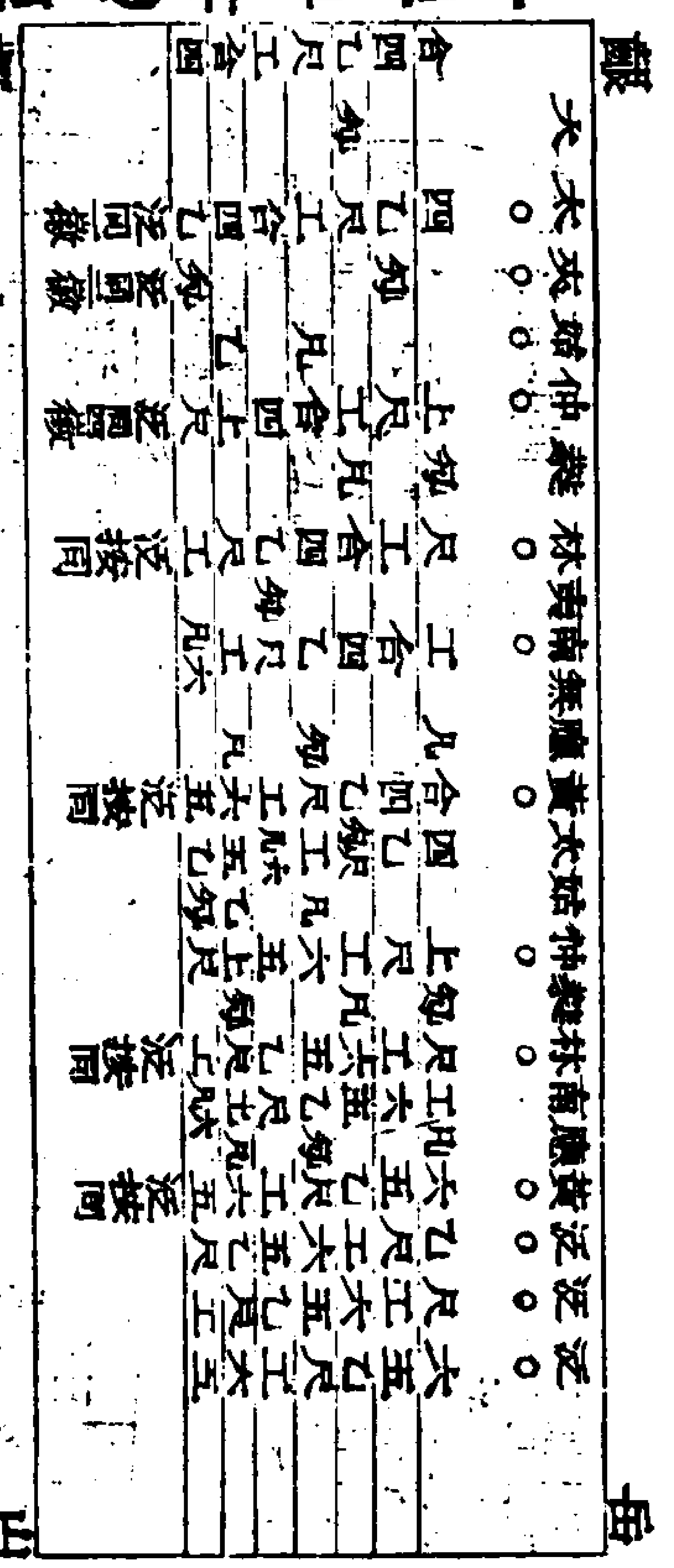
土　埙　革



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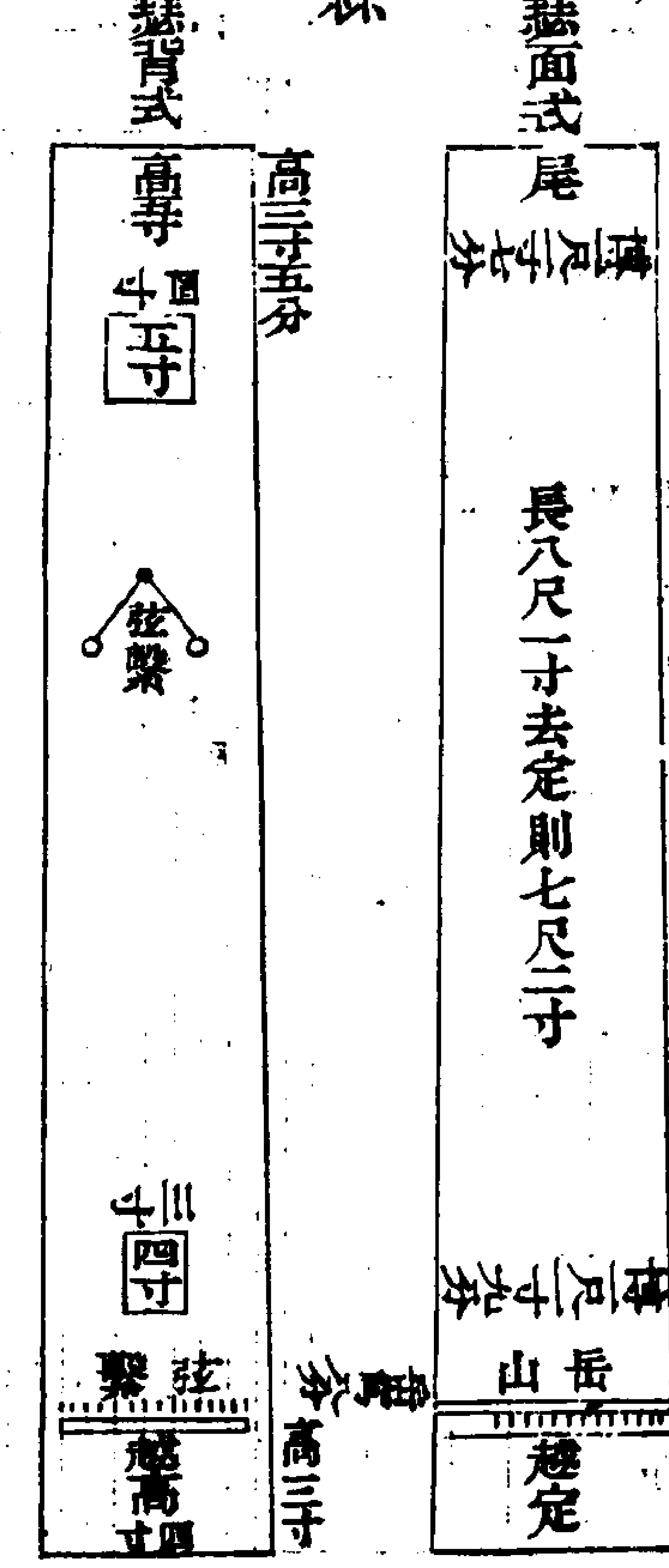


琴絃合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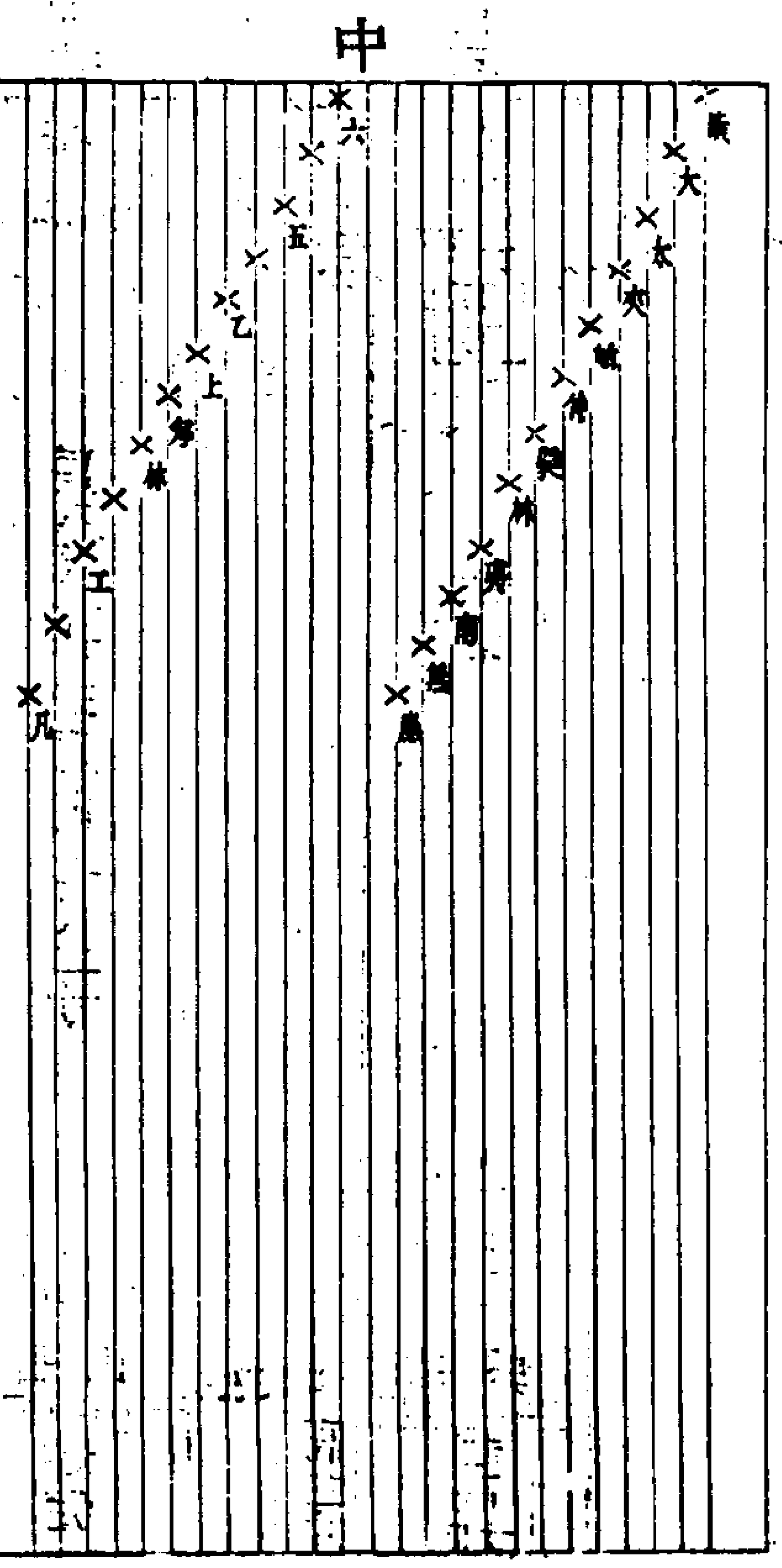


譜 此圖第三弦以姑洗定聲譜所謂復古調也今以仲呂定第三弦非矣○此譜比今正調慢三弦一徽即合

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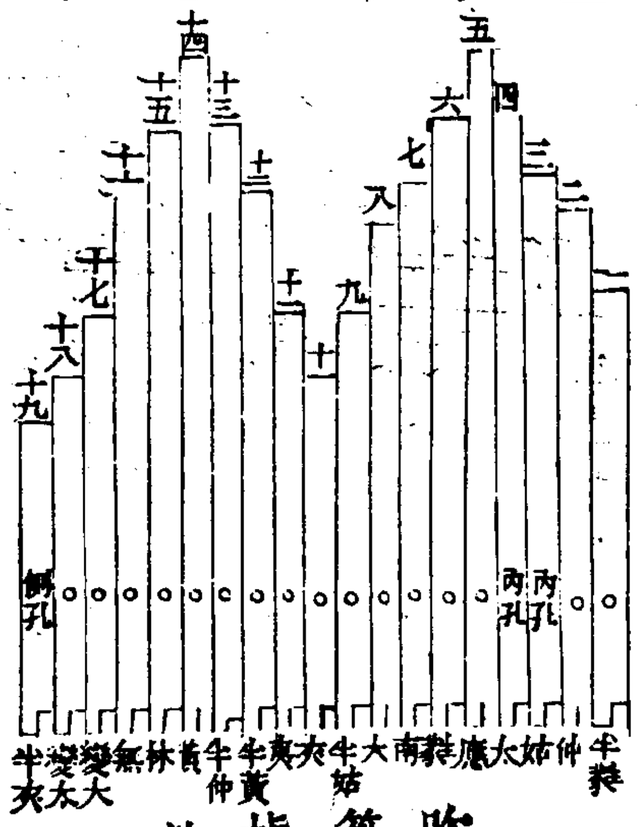


瑟柱合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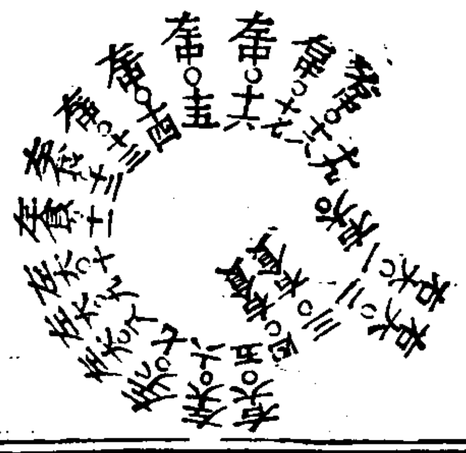


琴徽有定故以軫漫其弦以合徽瑟無徽無軫弦有緩急不和則游移其柱以和之瑟用八倍黃鐘之數　柱謂之馬

笙簧合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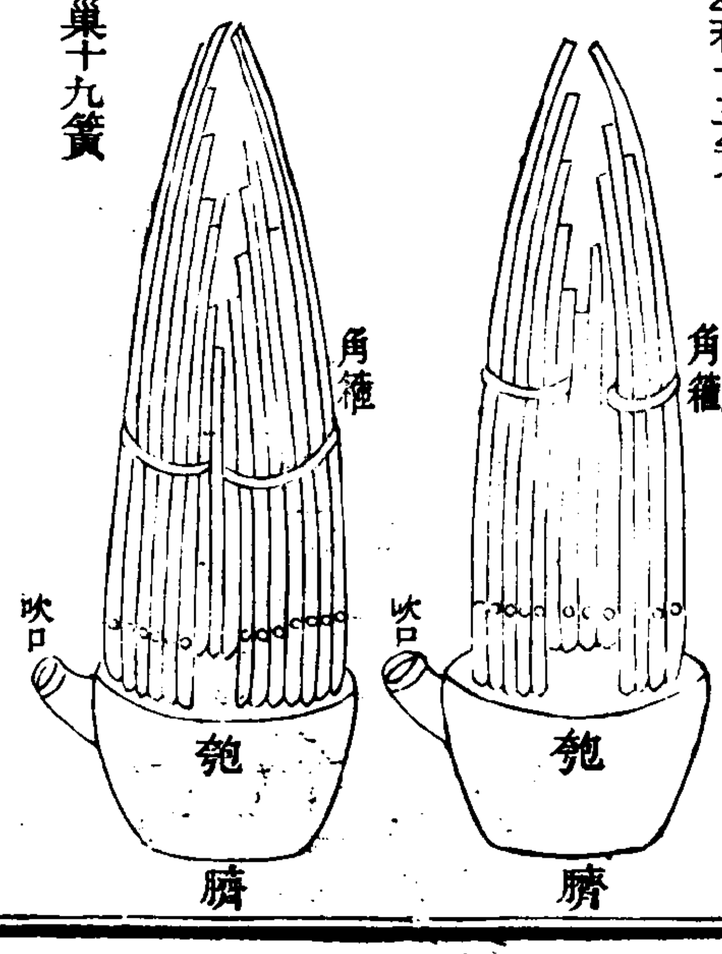


吹笙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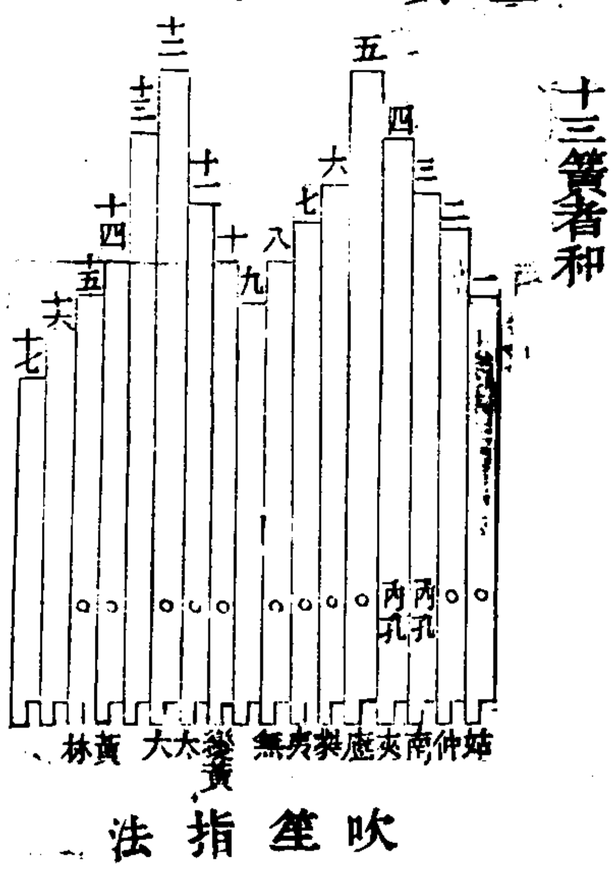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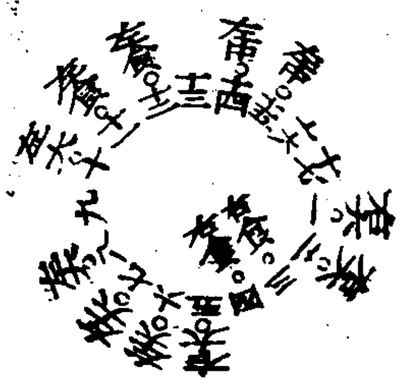
匏



笙簧合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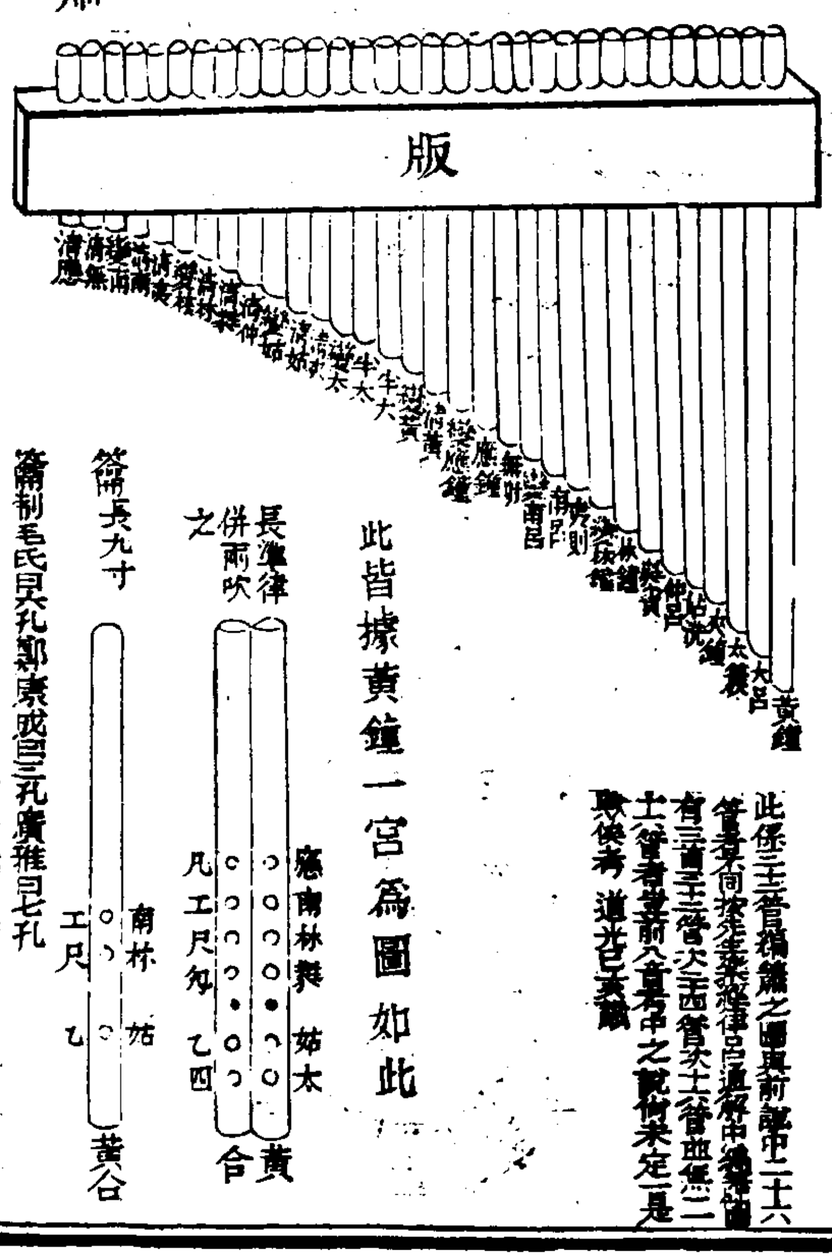


吹笙指法



竹　鳳簫編律之圖

簫



此皆據黃鐘一宮爲圖如此

此係三三管稱簫之圖與前部中二十六管者異同按先生樂經律呂通解中編簫制圖有三層三三管次三西管次十六管共係二十二管者蓋前八音考中之說尚未定一是歟俟考　道光己亥識

長準律併兩吹之

應南林蕤　姑太　黃

凡工尺勾　乙四　合

簫長九寸

南林　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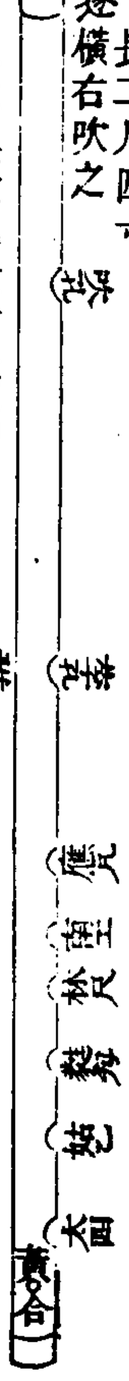
工尺　乙　黃合

簫制毛氏只孔鄭康成曰三孔廣雅曰七孔

洞簫

篪有六孔七孔孔之異此圖從七孔者

竹篪



此皆據黃鐘一宮爲圖

卷之九終

丁酉夏同邑後學程夢元庠園
余家鼎彝伯同校字

理學逢源卷之十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同邑後學　董賡颺繼承　余龍光蘭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外篇

一　王道類　備兵　明刑

備兵

兵制始自軒黃而唐虞盛治尚勤武衛之奮成康守文益

凜戎兵之詰有備無患國之所不可忘也顧踐土食毛皆戴天子之恩則率土普天皆供天子之用況兵以備衛國家即民家之所自爲備衛而何有兵民之分常而耒耜詩書即變而折衝禦侮而何有文武之異自井田封建之法不行而寓兵於農之道遂廢自庠序校學之法不講而藏險於順之意盡亡於是兵民分途文武異道遇變則兵橫民疲處常則民强兵弱右文則人尚浮夸尚武則人趨桀驁是故古者無兵之名有兵之實後世有兵之費無兵之用何則其道殊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取用於鄉遂此郊內聚處之兵所以厚根本而備不虞者也六鄉之制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授田也二比同溝一族同洫二黨同澮一鄉同川其出賦也五人爲伍伍公司馬即比長也五伍爲兩兩司馬即閭胥也四兩爲卒卒長即族師也五卒爲旅旅帥即黨正也五旅爲師師帥即州長也五師爲軍軍將即鄉卿也六遂之制大略倣此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車一乘皆取用於都鄙此郊外散處之兵所以時調發從征役者也甸乘之制八夫同井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夫四邑爲邱則一百二十八夫四邱爲甸則五百十二夫甸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器械備具又輜車卒二十五人約兵車一乘法用百人猶鄉遂之一卒也甸方一成以五夫而出一人其甲士三人則卒長兩司馬其人即田畯之屬其餉饋則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此田賦也鄉遂之民比屋而居無事則優游膠序作息耕鑿受教令於司徒而賓興以三

物連茹而出有事則具車乘授五兵聽號令於司馬而治之以軍法都鄙之民無事亦屬之司徒有事則聽遣發於都家司馬此兵制大凡矣至若宮正掌宮中之宿衛太僕掌侍衛之復逆虎賁掌扈從之卒伍司隸掌野舍之厲禁而凡國子之倅則諸子以軍法治之而致於太子則上及貴戚下至臺隸何莫非天子之兵其武備至周而用人無頗重頗輕之失且干戈車馬民自備之不待給於武庫蒐苗獮狩以時習之不煩演於臨戎居爲鄉邑之長出則將帥之任將無煩於改置居爲比閭之衆出則伍兩之隊兵不待於招募宿衛之兵皆其親戚手足大家子弟恩不待

於要結教養有素而不擾則民安其業恩義素孚而不渙則上享其成因田賦而出兵則無屯食之費卽鄉閭而命將則有臂指之形無事掌之司徒有事掌之司馬則無擅權難制之憂平居使之相親患難使之相救則無未狎於政之患此所謂兵民一致文武一道則無兵之名而有兵之實者也自夫管仲變制而兵農於是分乎管仲因鄉遂軌里連鄉師之制因都鄙之法而變爲邑卒鄉縣屬之制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國中之士爲兵而不諳耒耜都鄙之民爲農而不習干戈先王之法壞矣迄於春秋終乎戰國先王之制司馬軍法不復存矣春秋時如晉惠作州兵魯成作邱甲子產作邱甲魯哀用田賦而古制盡壞及於越用罪人至戰國而齊有技擊魏募武卒秦選銳士則後世召募由斯起矣漢初南北軍及材官劍客之屬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漢以衛尉主南軍而衛宮禁中尉主北軍而衛京城此內軍之制也巴蜀有材官隴西有車騎會稽有樓船臨淄有弩手荆楚有劍客皆因其俗尙與其生宜以制而用之課之以都試統之以都尉征發以時此外軍之制也武帝好大喜功冒貨貪賄而宿衛任衰兵衛權失召募匪類遠事四裔武帝於北軍贈立越騎虎賁諸校於南軍增設期門羽林諸軍於是世家以入粟補郎中官因而預領兵事故內兵制壞在外則民多買復以此發謫吏謫民且招募奔命調惡少發刑徒以足軍伍甚至以三百石從軍而越騎羽林亦出塞矣民膏日竭兵氣日驕衛士無廉恥之存軍將無彬雅之飭讀書談道之儒羞與其列而武備文教風俗人心於以大壞光武一於減省意非不善光武廢南北軍將校而內軍以薄廢而都尉之官都試之法而外軍以弛軍衛不足迄致禁旅奔馳卒之將校復增而宦戚廼得以盜窺兵柄唐制府兵至爲近古府兵之制起自魏周唐承而修之分天下爲十道曰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東曰山南西曰隴右曰淮南曰東曰淮南西曰劍南曰嶺南置府六百二十四分關中爲十二道曰京兆曰同華曰商岐曰邠隴曰涇原曰寧慶曰鄜坊曰丹延曰靈會曰監夏曰綏銀曰豐勝置府二百六十一有折衝都尉校其兵馬以時習練有州郡刺史驗其符契以均調發其民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役更番宿衛以時歸田有事則裝糧自齎甲冑自備無事則兵歸於府將歸于朝兵制之善三代而下莫過於此士不失業將無專權無重屯之憂無養兵之費高宗以還其法寖壞自更番不以時役使非其分而府兵乃多亡匿張說乃更募彍騎元宗時張說更募長從兵爲彍騎召募精嚴審慎及久而人情怠弛充役非人拊循失道漸至有名無實無兵可交重以元宗貪功汰泰節度之權重而祿山反不可禦矣南北二衙宦豎典之以至門生天子南衙北衙百騎于騎萬騎之號而奄宦典兵自元宗用高力士始宋制有禁兵天子京衛使鄉兵什伍其民而肄習之曰鄉兵蕃兵外撫蕃民而糾集之爲蕃兵有廂兵州鎮所役三衛掌禁旅樞密掌調發兵權無專擅守牧悉文臣然自杯酒釋兵權而人不知兵馴至屯兵日驕且冗冗無可使之人廩給日費且虛勢有難供之患乃保甲造於熙甯王安石聯民十家爲甲設保甲使備兵器習技勇禦盜賊此本比閭遺意且弭盜之良法也是以此法至今不廢但行之不實且失其道則適以擾民耳義勇募於治平宋之兵制不足言矣明制錦衣猶衛尉也主衛宮禁留守猶中尉也五府猶宋樞密也五軍都督府兼遙掌外兵以備調發而外則屯兵給田以耕者郡邑衛所是也戰兵給餉以戰營兵是也民兵民之壯者所謂民快也客兵募外蕃之勇者邊兵邊徼要地置行都司衛所屯戍以防邊者有稽覈

之法曰兒伍曰召募曰征調曰清勾曰充發有訓練之司如神機三千諸大營之率有簡精銳備調發之用曰奮武曰敢勇曰立威有十二團營之法顧其後軍帥多紈袴之兒衞所鮮張皇之實兵耗於占役而羸弱虛糜將倚於錢神而臭銅充位倉卒有事更行招募姦弁中耗餉匱兵囂流賊徧寰中竟莫之天閼間嘗論之籍民爲兵民士著而餉可省但平成日久易於卽安而將吏之虐使私役則弱可憂也招募營兵兵可用而餉多糜然遊手無賴惡少之徒坐食囂張則橫可憂也況上下相蒙而虛實不可覈如將弁有隨丁文書有字識存營有公用則上已自虛其數而下之隱占又且因之兵民兩分而輕重迭相軋士民則羞與戎行比伍兵卒則驕張蔑視士民雜派日浮雜役不給

則兵力窮而何暇於精其技藝如衣裝器械之改造火藥弓矢之日費此猶其本分而雜項無名之派奔走迎送之役則兵有不暇給者行陣無定式技藝無常好則號令煩而無濟於軍實之用將領人人異尙故無定法而朝夕令改至於用武夫旣不學無術用文人又不曉軍事則文武不相謀而選將猶未易言真才之士實心之人殊罕覯也間或得其人而用之而專任則憂跋扈掣肘又無成功此詰戎之所以難言也夫然則如何而可曰非力農務本之民不足以備爪牙之用非才德兼優之士不足以當閫外之寄誠使於直省重地開屯田以給士倣古鄉遂之制於州郡散處選民壯以出兵倣古甸乘之法取力田孝弟之民卽其屯聚以爲之長擇敦詩說禮之儒因其才識以爲之帥法非不可行也治兵大閱以其時踐更調發有其節將校遵畫一之守士民無失業之歎實心以圖無縱無弛無飾虛文無爭細利則軍制可久之道也

易師卦大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民皆吾衆也容保之而兵足矣○後世雖召募亦無民外之兵可募民爲兵獨不可養民爲兵邪而必謂古之軍制不可復也亦獨何歟

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　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五人爲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之法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四野九夫爲井中爲公田實則八夫四井

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四邱方八里實一成之地成出車一乘都鄙之法也軍制藏於司徒而用於司馬此所謂藏險於順與

大司馬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長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正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李氏曰先王之制如此故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羣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有兵而未嘗足兵也○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隋之患府兵且然而況不爲府兵者哉○按自伍兩以至師軍之數固是出軍大法然六軍三軍實皆只是國中六鄉之制六鄉家一軍以衛王室也甸乘之法用之都鄙則五家一兵及其用之則亦齊以伍兩之法也乃夏官小司馬以下則闕而都鄙之詳冬官又闕故無可考耳大要三軍六軍以國中軍實言萬乘千乘統郊野甸乘言先儒每混一之亦未是也

此寓兵於農

易師卦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本在仁義而不節以制亦不足以行師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聖人之難於卽戎也教民非專爲卽戎而不教之民不可以卽戎善人非有志卽戎而教民七年則亦可以卽戎教民七年而後可以卽戎非教民七年則不敢以卽戎卽戎敢易言哉

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鐲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立表爲貉祭之誓民誓戒以蒐田之法鼓遂圍禁禁謂虞人守獸禁禦之所也火弊春蒐以火焚萊而田所謂出火也弊田止也火衰而田止獻禽以祭社虞人植旌爲表衆皆獻其所獲之禽於旌下鄙各以其名其地名家以號名卿大夫之號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中夏以茇舍爲事茇舍軍夜所止宿如今言扎營也夜宿不可無法度而不睹旌旗又不可用金鼓故有事則寓物爲號以相識別相通問不直用名者隱之防奸慝可識也以門以邑是其一端古人如借糧呼庚癸問救呼麥麴山芎曹操方食雞肋則號以雞肋皆此類也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如王制所謂佐車止蓋驅逆之車止而田止也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如軍將至卒長師都載旜鄉大夫則建通帛之

鄉遂載物遂大夫則建內絳外白之物蓋以眾從而授眾於軍吏郊野載旟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獮以羅為主羅止而獵止也中冬教大閱凡出兵曰治兵大閱則正簡鋭教戰也兵入曰振旅茇舍則夜而止宿也此四時所教若與時反者蓋兵陰象也故秋而以出兵為名冬乃大閱順陰氣之出而肅殺也春而以收兵為名夏則止宿陽長盛而陰氣藏伏也四時之以農隙講武習戰本自如一而命名各有所取亦以見先王慎重之意矣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自後表至第二表以擬出師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就止息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自二表至第三表以擬赴敵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三表至第四表以擬臨敵鼓成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以擬交戰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自第四表退至第三表以擬還師遂以狩田自三表退二表自二表退初表皆如初而後狩田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樹旌以羣吏車徒皆各以其敘自旌門以出入也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鄉師居門以正其出入之行列旗居卒間以分地分調其部分地之限曲之疏密前後有屯百步分地之限一卒占地百步卒間容卒其空處亦百步也有司巡其前後鄉師又巡視之使勿紊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步可走險車利於易因地制宜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輕車疾馳以驅動禽獸使橫過陳前車徒逐而射之驅車皆自右而左故所中皆自左斜達於右而當面來者不射亦不橫射所謂不面傷不踐毛也驅車三面而闕其一面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皆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進田也銜枚以止讙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擬獻田所當馘也及所弊止之處鼓皆駴大擂車徒皆譟徒乃弊徒眾皆止致禽饋獸于郊饋祭四方之神入獻禽以享烝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用蒐苗獮狩而教焉然禽獸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也故因社祊祊烝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禮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慎如此

此寓教於田

曲禮曰行前朱雀鳥隼之旟而後元武龜蛇之旐左青龍交龍之旂而右白虎熊虎之旗招搖在上招搖斗柄前星之名中軍建此旗以指揮也急繕其怒繕治也急治其三軍之怒氣使奮進而有節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行軍以定部曲之旗物也故與周禮治兵節小異○此與周禮表門分地參看

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勿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此嚴部伍節進止戒爭利止好殺作威武禁戮降與周禮三表之法坐作進止參看

甘誓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天子六事六鄉之眾也蓋軍制三代所同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車中甲士三人左射右矛中御故命之如此惟大將之車則大將居中御者在左

附武經陣法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按古有方圓曲直銳五陣此蓋以曲陣配水銳陣配火直陣配木也然如此則當有舉白旗爲圓陣舉黃旗爲方陣但此五者蓋因地制形耳不必瑣瑣拘求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直間容直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二句以兵器言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

教習之法也言陣法者此段最爲得因應運用之妙八陣六花總不外此意而已

李衞公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古今所傳陣法謂黃帝五陣方圓曲直銳也風后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太公三陣星宿孤虛爲天山林向背爲地編伍彌縫爲人此皆虛而鮮據孫子八陣方圓牡牝衡道方宜車輪鴈行吳子八陣直曲銳卦車箱車軒鵝鶴道衝此又皆無有傳者惟孔明八陣李靖六花實兵家節制之要後世如吳玠三疊陣宋氏連環陣戚繼光鴛鴦陣皆不過小法耳

附孔明八陣列石魚復至爲詳明其陣以天衝天衡地衝地軸風雲遊騎中軍爲定體以洞當中黃連衝握奇龍飛虎翼鳥翔折衝爲應變之用其陣法大陣包小陣大隊包小隊縱橫曲直以八爲數前鋒後勁左爪右牙彼此勾聯四方各表旗門虛中爲中軍陣後列遊騎天陣處外地陣處內風雲交於四維其人數則以三千二百人爲中軍以八千人爲天地風雲八陣以一千三百人爲遊騎合之爲一萬二千五百人古一軍之衆也其變則因敵所臨舉旗爲號而有洞當等八陣之用大要每用八陣之半所謂虛實二壘也而遊騎則亦每分其半以爲正陣之應此八陣之大略也但藥師以孔明八陣爲車戰之法則其分數不合晉馬隆鹿角偏箱陣則因孔明八陣而少變之爲有車戰之遺法也

鹿角偏箱陣 鹿角偏箱車名也馬隆以八陣之地軸天衝爲左右爪以八陣之地衝環列中軍之外而風雲則仍八陣之舊其分數則與八陣不同蓋鹿角輕車也偏箱大車也其數不八不六其陣有大有小蓋以偏箱爲正卒鹿角爲武衝也偏箱用楚人兩廣之法卒偏之兩每陣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九十七人厮徒二十五人是每陣百二十五人而前後八箱左右地軸及中軍皆偏箱也鹿角用周制乘凡三兩每陣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厮徒二十五人是每陣百人而八風八雲八天衝十六地衝皆鹿角也前後八箱偏箱十六乘左右地軸偏箱十二乘此駐隊也風雲其鹿角十六乘天衝其鹿角八乘此衝陣也四正方布衝陣輔之爲外郭也十六地衝鹿角十六乘彌縫於四維中軍八陣陣四偏箱其三十二乘以爲中堅此內城合之則車百乘用卒一萬一千二百單八人又陣後騎卒二十四壘用千三百人合之亦一軍之數然與古異矣

六花陣 李靖因八陣而變爲六花無天衝地軸之號蓋合八爲六則每正用千四百餘人其變則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洞當中黃也

按兵陣昉自軒轅而本於井田則八陣自是古法觀曲禮所云亦略可見也而古人實皆車戰今略以古法考之戰車一乘合用七十五人輜車二十五人合之則百人爲一卒是卒車一乘旅車五乘師二十五乘軍百二十五乘正卒九千三百七十五人輜重三千一百二十

五人分布爲八陣則八十乘爲正陣每陣十乘而餘四十五乘以十五乘用輕車爲遊軍以三十乘衛中軍爲中堅而輜車廝養環處中軍之外正陣之中殆黃帝所謂握奇也蓋車戰之法飲食器仗輜車載之人無負戴之勞馳驅有節止宿有所人無奔走之病以車爲營夾轅爲門甸徒之衆平居相友行伍相助車之甲士比閭之俊兵吏相親有如臂指是以進無遠奔退無遽走部曲行伍有定之於素者也自魚麗陳而車法變大鹵戰而車法壞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而騎卒由斯起矣後世言兵者謂車有勝地八死地十遂視車爲無用之物

明李賢所造車究不可用時有鷓鴣之號王陽明亦謂車在曠野僅勝輜重不可恃以戰勝顧夏侯嬰以兵車破李山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衛青以武剛車破匈奴李靖以偏箱車擒頡利馬隆鹿角之制馬燧狻猊之飭朱魏勝如意戰車符彥卿拒馬行寨皆用之屢有成效車惡在不可用也蓋車戰之難有四一以井田不復則甸徒不洽甸徒不洽則兵吏不親兵吏不親則教習無素教習無素則車徒相棄此其一也一以服御不良蓋一卒之命繫於車一車之命繫於御御者習熟則馳驅以範不然則稚子操舟敗績覆駕必矣古人童而習於射御而今則不復講此其二也一以制度不精古輪人輿人具於考工制度不精輕重不適重則難濟輕則易敗此其三也至于十死八勝則惟爲將者心焉度之無傲倖焉四也騎戰非古六韜始以車騎步三者較論此非太公書但平原草淺追奔趨遠則惟騎之利不可廢矣顧用車則資馬有數用騎則資馬益多而古馬恆繁今馬恆耗馬政又不可不亟講也

以上陣法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良馬以爲種者物猶類也戎馬一物駕戎路者以力爲主齊馬一物駕金路者道馬一物駕象路者田

馬一物駕田車者以疾走爲主駑馬一物給役用者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以四相配也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馬戎馬家四閑馬二種無齊馬道馬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一牡三牝欲其蕃息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簡僕馭之人使臧善也冬祭馬步能爲馬害之神獻馬講僕夫講簡習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此馬之在官者公家所置官而牧之者也

鄉師司徒屬官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　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鄉師稽牛馬之物是鄉遂之民所養馬也縣師所稽馬牛車輦是都鄙之民所養馬也故甸乘之賦每甸則馬四匹牛十二頭皆馬之在民者也

馬質掌質馬買馬而平其價也　牛馬量三物戎馬田馬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縶之禁其踶齧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　聽馬訟禁原蠶者

此平馬價之官以通公私之馬者也呂氏曰三代馬政有在官者有在民者民馬數多官馬數少漢時三官苑之馬亦官所養也郡馬民間亦各有馬如衞青霍去病之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所謂私馬則古制尚存至隋唐之間監馬非不盛而府兵未嘗給馬惟給錢使自買其後府兵貧不能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制度壞矣○國馬爲車路之備民賦之馬爲用兵之防

趣馬以下皆司馬校人之屬官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　庾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馬三歲曰駣攻駒二歲曰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絡其頭也圉馬正校人員選選圉人之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爲廡以庇馬吳子所謂夏則涼廡也冬獻馬茨牆則翦闔剪草以苫蓋吳子所謂冬則溫廄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周代馬政之詳如此其用人也周其立法也密人盡其職馬適其性人馬相安而馬安得不盛漢制有民馬民養馬一匹復卒三人故民勸於養馬盛時阡陌成羣有官馬邊郡牧師諸苑三十用官奴三萬夫散在北邊六所畜馬三十萬匹則牧之以民各有牧地馬亦云盛矣顧乃至籍馬烏孫勞民大宛假母歸息封君出馬是則何與武帝開邊不已而官民皆耗天子缺騂駟宰相乘牛車以易卜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後又征大宛得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乃更名烏孫馬爲西極馬而以大宛馬爲天馬當時民馬既乏於是有假馬

母三歲歸息什一之令又令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內郡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則發酒泉驢駝以負糧餉

東漢之興馬政益衰光武併省諸廄官又減省諸苑馬然猶萬匹　唐立監牧之制唐始得突厥馬二千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徙之隴右立太僕牧監監副丞簿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爲貳廄曰祥麟鳳苑馬爲蕃盛得牧養之人張萬歲爲太僕分畜牧之地廣芻秣之資以至於匹縑一馬盛哉麟德中馬七十萬六千匹八坊幽岐甯涇間地廣千里田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又析八監分布河西荒曠之地牧之繼此者尚稱雲錦偏野開元中王毛仲爲廄使分別馬色布野如錦計四十三萬匹朔方互市之馬不與其數天寶以來戰馬不勝萬計　然民不養馬府兵貧無馬乃給馬於官不復盛矣宋初設立監坊其後爲戶馬曾孝寬使民戶牧馬以給官役

曰戶馬爲保馬王安石使民領官馬養之馬死則責償謂之保馬爲給地牧馬蔡京給牧地於民使民養馬曾布謂馬多於舊費省於官顧投牒非出驅廹而償馬究非民願文潞公論保馬之非牧地所值幾何而失亡所償過倍陳次升論給地牧馬之非迄渡江以後稍置牧監而江浙非宜馬之區於是乎資於茶馬林駉謂以摘山之利易充廄之良誠資國之一策然貴市於戎狄賤棄於中國則有如李覯所譏者又不得已而爲劵馬爲省馬爲立社市馬編戶括馬宋之馬政不足言也明初內有御馬監太僕寺內地馬責養於民而官用之猶宋之戶馬外設行太僕苑馬寺外地官牧之猶唐之監牧川陝設茶馬唐宋之互市顧內馬變而折色又收子粒國無馬之用民有馬之累以江南雜牧馬故更折色既而北亦如之又收子粒於牧地而

未嘗無馬吳楚之强不資馬於秦晉是亦有存乎人者易地不爲良而必資馬西北亦未是也且民馬可也使民有養馬之利無養馬之累民亦誰不欲之漢之復卒爲得古人之意今使民爲官養馬而有責償隱慝不調習之罰宜其名實相遁矣官養可也使牧得馴於司馬得習於牧則物適其性天周人官世爵祿吏長子孫唐之張氏三世典牧故得以盡其長用人不盡其才而人不媢於物性物不適於土宜宜其孳生不遂矣然魯頌曰思無邪衞風曰秉心塞淵則物畜之蕃亦未有不本於君心者牧養之法則有司存矣

以上馬政

春秋傳襄公二十有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此以舟師戰之始邱瓊山曰史稱武王九年師尚父有蒼兕之誓此古人舟師之始春秋時秦孟明濟河焚舟然亦暫以濟耳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爲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車馬以江海爲行道是其所長又越及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車之教北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走舸者當輕之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驃騎公輪般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距之又考之舟師歷代之史有以舟師進者有以舟師守者及漢而有樓船橫海之用顧其用亦有不同者樓船巨艦容數百人守則莫敢仰攻戰則莫之能禦晉王濬之所以滅吳隋楊素之所以兼陳也然重而難轉非風不行遇淺則滯矣輕筏小舟揚舸搖櫓風浪不能覆出沒若飛鳥關雲長之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至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卑抗高以小敵大難矣車騎步各有地利舟亦如之閩舟不可入吳吳舟不可用之閩江舟入海則上重海舟入江則下沉各有其便江海宜大以重湖泊水潦宜小以輕而大小猶宜於相輔至若下風宜避火攻用楊太繫輪之法不用篙篷則火箭亦可無畏深淵宜豫犂沈用古人水箭之法則亦不畏鑿舟而風候雲變尤不可不稔之天時別泊萑苻尤不可不審之地利利楫揚帆入水善沒則用人當因其材此舟戰之利也海邦澤國建造舟楫無事以漕有

事以戰亦戒不虞之一端矣

此論舟戰

易萃卦太象傳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費誓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有大小五等也　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最強夾弓庾弓次之唐弓大弓弱四弩夾弩庾弩利攻守唐弩大弩利野戰八矢之濺枉矢挈矢用之守用之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之散射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職金入其金錫干爲兵器之府

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漆合犀皮七層爲甲壽百年兕甲六屬六層也壽二百年　合甲五屬合犀兕之皮五層爲甲壽三百年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角筋膠絲漆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得此六材之聚乃可以爲良　矢人爲矢鍭矢三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綱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按弓矢之稱大約九斤之弓則用三錢之矢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一丈六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强見物與倂是謂兩之見物與倂如金人之用連環馬而岳飛則以麻扎刀破之是也　五火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此用火攻之始

按五兵之用所不能廢而制度如考工用法如穰苴亦善之至矣後人代有興造然亦鮮出古之範圍也宋吳玠二疊陣長兵處前短兵處後更進迭用此所謂迭戰則久也明戚繼光鴛鴦陣長短相參戰守相輔此所謂

皆戰則强也弓矢之法考工爲詳弩之用則見於六韜大黃三連之弓飛鳧電影之矢弓矢之別制與乃陳球以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殆參連遺法然而難用矣孔明有連弩韓世忠新弩一弓十矢或二十矢他如蹶張雙臂神臂窩弩之類設伏守營皆利器也而器之慘者莫如火攻孫武十三篇火攻居後亦以其慘矣然用火而未有其器宋馮義昇始爲火箭石普始發火毬其後乃更有火礮元亦思馬造襄陽礮明徐光啟募西洋礮自後火器之用有鳥銃有排鎗有邊銃有佛狼機有神機鎗有賽貢有子母礮多製自西洋賽貢狼機重而難用

然可以守鳥銃排鎗輕可用戰然火藥硝磺鉛彈其事頗煩而陰雨連旬逆風處下則火器亦有不利焉

以上論兵器

易師卦彖曰師貞丈人吉　九五爻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邱瓊山曰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羇旅樂毅之疏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衞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

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臨事不懼則軍潰於驕敵好謀不成則禍生於狐疑孔明輔漢之功謹慎而已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果斷也顧偶一忽焉以有街亭之失況他人哉蓋懼其事者敬也成其謀者誠也敬誠者聖人之學無不利之道也然敬事者體之立而成謀者用之行敬其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此之謂也

春秋傳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

按孫子之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子之論將曰理有條理備有預備此二者在事先　果致果敢此善持盈此號令明簡在臨敵時戒已克後約此總言六韜曰仁勇智明精戒强三者之論吳子爲切然孫子之言卽趙衰同旨也吳子之言卽夫子遺意也吳子之說人所易知而敦詩書說禮樂之可以將中軍則孫子實猶末之見及也去軍國之重委之於將將誠不可以不擇而將帥之選必非可以狀貌定以技勇勝以資格

拘以世家起要惟以孔子趙衰之言求之庶幾可得而知人之難又非可以一見決莊周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六韜襲其言可言知人矣乎然不誠而用之堯舜臯陶不能也試之如莊周之言是中主猜疑逆億之術恐君子不爲也夫惟至誠而後可以感人亦惟至誠而後可以知人故湯以三聘而得伊尹昭烈以三顧而起孔明此得師之大者次則漢高知勃之安劉武帝以行步而知

霍光以牽馬而知日磾安在其出於委曲窺瞷爲哉況不以二卵棄干城不以貪而好色棄吳起用人豈一途哉古者文武一體將皆命卿居則相親行則相保自無上下睽革之情而詩書禮樂之所涵濡將無非德義之選後世文武分途則選用弓馬不過無謀之武夫試之策論又不過辭章之末藝是以耕奴織婢難免白面之譏暴虎馮河終屬老兵之習雖其中不無或有人焉然而竊祿者多矣況廉頗思趙卒韓信驅市人誰其兵將相親而與爲臂指者故梧桐生而鳳凰鳴致賢之道也泮宮成而徐淮服儲才之道也若乃循循於成例資格之中不且失士於牝牡驪黃之外哉而烏在其能擇將也

以土擇將

易師卦九二爻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韜言君之命將親授斧鉞於大廟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魏用吳起親觴之於太廟尉繚亦言將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蓋人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其道當如是也古者君臣一心心腹股肱拜將登壇祖行推轂自無瞻顧掣肘之虞而爲之臣者亦蹇蹇匪躬爲民爲國得以奏旬宣之效後世上下猜疑則文臣參贊機務等於築室道謀宦豎出監兵柄復使兵氣不揚是以以汾陽之忠而兵潰相州以狄青之能而幾於敗績夫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駕馭者且自以爲得宜然使將有畏首畏尾之心軍有以貳以參之令事權不一幾何以能有成者故事患無謀不必其謀之自我也將患非人不患其人之自專也選將而求其易制於我幾何其不獻媚行私暴兵民而畏大敵哉而烏在其能將將也

以上言委仕

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兵行糧隨無糧則無兵矣故魯公征淮徐而誓言及此重之也糗糧需之諸侯而築營壘峙芻茭責之魯人遠近之宜也必築者戰如守也三郊三遂魯三軍也

孫子曰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按古者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

米十六斗此有事出軍之大數古者諸侯各固爾圉以蕃王事無事遠征及齊桓遠略伐楚資糧陳鄭之間而申侯濤塗之姦行矣餉非辨於一朝則蓄積不可不預蓄積必出於民則農事不可不重古者兵農合一卽農爲兵徹田爲糧耕九餘三委積郊野故一旦有事自無庚癸之呼後世以民養兵而又勤於遠略於是千里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兵不病飽兵有飢寒仰屋之憂民有加征雜派輸將竭蹶刼掠驛騷之苦顧後世而欲爲足邊裕餉之策計宜莫善於屯田乃議之者多而成之者少事權不一彼此拘牽偶有屯田之開卽有起科之令又誰復樂於開屯者爭目前之小利不幾忘軍國之大計哉而烏在其爲足食也

以上論餉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卽四種所謂陰陽地利卽四種所謂形勢也陰陽刑德尉繚子亦深辨之然其說亦終不能廢但天時之虛不如地利之實而山河之險不如德義之在人心也

春秋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曰卻至曰楚有六問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此所謂晦犯天忌亦陰陽之說也兵家所忌以晦以虛以休囚以刑以穿晦月三十日虛者孤之對冲如甲子旬則戌亥虛甲戌旬則申酉虛所謂空亡也又有歲虛有月虛則歲月所建之前一辰也休囚者春則金休水囚夏則水休木囚之類刑謂子刑卯卯刑子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辰午酉亥則自刑也冲穿如子午相冲子與丑合則午穿丑午與未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戌亥虛則辰巳爲孤中酉夏火王土相也德有天德正丁二申三壬四辛之類有月德寅午戌月德在丙亥卯未月德在甲之類外如往亡受死之類皆兵家所忌又有遁甲奇門之法以六甲爲符以乙丙丁爲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儀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分陰陽二遁隨時易局皆兵家陰陽之說也　然楚人鄢陵之敗豈直以晦之故二卿相讐在陣而囂此其敗也而晉人之勝亦幸也我往彼亡何咎之有此可以破陰陽之說矣

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亦陰陽之說也天官書謂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蓋此年歲星在牛女也牛女越分也古人多以此論休咎天官書天文志皆詳此　然宋公罪已而熒惑退舍則脩德惟人李愬攻蔡不以歲星之去舍退師其智識又加人一等若乃星入井爲渴勸長星以酒則天戒之不凜此其所以亡也餘

若風角占風自何方以占勝敗其法分干支以五音又辨風之來方以定六情雜取冲合刑釣古之李期長於風角雲氣學雲氣以占勝敗及風雨賦之類雖非用兵之要

為將者亦不可不知又非時日支干已也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此言形勢也而權謀在其中

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

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凡九地之說為將者不可不知然孫子欲置之死地而後生及因糧於敵之說雖事勢或不得已要非君子所忍言也

吳子曰在德不在險

此吳子之說為勝於孫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上與民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得慎戰之意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足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得人和之意

黃石公曰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

身者不久而亡

此即得道多助之說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夫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此乃粹乎仁義之言而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二語尤千古之金鏡也乃後世無可戰之具而好戰亦未嘗不張皇於戰而實忘戰此國家之所以危亂相繼也蓋先王藏兵於不用之地而未嘗無兵寓戰於執物之中而未

嘗用戰陣定於閭里戰嫺於獮狩馬蕃於服乘器精於省試將得於俊髦士親於臂指餉裕於徹田功成於同德同心上和下睦未嘗好戰也而有待戰之具宋嘗忘戰也而曷嘗有習戰之事哉然則如之何復鄉遂甸成之制則陣定矣廣牧師牧田之法則馬蕃矣專考工居肆之任則輿輪器械良矣行鄉舉里選之法則得人而文武一體矣申比閭族黨之教則將士相親而兵農合一矣復井田助徹之政則蓄積饒而無養兵之費矣明於知人而誠於任賢則君臣一體而無不可成之功矣不然則雖日有觀兵之名究何當於張皇之實也夫○

從來論兵推尊七子而七子之書有不可同日語者孫武十三篇詭秘至矣有仁人所不忍爲者託言仁義未嘗知仁義也吳起所言譎而未敢肆也猶存儒者面目焉然而不可掩矣然吾謂卽吳之爲人亦有强於孫者程子謂荀子過多揚子過少愚於孫吳亦云司馬法醇乎醇後三篇瑣矣然自治之周也三略有老氏遺旨然多經國遠猷又非若老氏之高而背道者其素書之全亦大有可觀也素書有遵義守道求人之志等篇而三略附其後 尉繚詳於節制而慘刻已甚其申韓之倡乎李靖疏淺不足語道而發明陣法亦有所長六韜則詭譎尤甚而不逮孫子之深慢聖誣賢益浮於孫子之恣孫子未篇已誣聖而六韜誣聖尤甚 又雜集老莊爲言而大要則申明孫武遺說壞人心術殆不當使人誦習矣大要司馬法有先王遺訓三略隱君子之言吳子能言不能踐孫武知兵不知本其餘末矣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此天子之大權也

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王者之師恩威兼濟之道也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

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曾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善兵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矣蓋兵多亦不足恃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

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按餽運無善法故孫子說箇因糧於敵然使聲罪伐人而奪其民之食仁人不忍出此也想古者天下有所征討只命那就近之方伯討之如周公東征而徐淮則委之魯公是也如天子親征則命所經之侯國供其饋餉必不是勞畿內之民轉餽千里也故後世爲邊餉計則莫若使邊兵屯田爲中國備寇盜計則莫若使郡國各備儲蓄使隨地有兵則兵不待調而調亦不遠隨地有糧則糧不待餽而餽亦不遠矣

張子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

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張子少好談兵曾以此于范公矣乃其言兵只如此是可見其學之純矣斯言也近而遠大而非膚勿以其不切於言兵而忽之也

朱子曰用兵之本不在威嚴而在德業其用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採本而論之

三軍要勇行三軍要謀謀不必詭譎只是知己知彼因事察機運籌圖畫謀必要成人有好謀而不成亦不濟事聖人之所謂謀者如此

持志養氣爲將之大略士氣亦須養持志則能敬養氣則不惡

先王之制內有鄉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咎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亦

然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厮殺無巧妙只在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腳住不退則贏矣

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蓋設火候防備敵來刼寨古人屯營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火則盡舉更走不得如井形即孔明八陣法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

士卒同甘苦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惠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驅民於戰而與之同甘苦此自是理之當然但孫吳輩則以此市恩耳巡拊士卒仁心自然正所以父兄其士卒者而士卒亦無不子弟於將帥也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有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已成正軍矣

大要臨陣久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還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之

間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

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理明則識精必正則不惑

明刑

雖古之盛治不能廢刑而刑究非所恃以爲治何則非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欲人之盡無不善而不欲使有一人之陷於不善不欲使一人之偶陷於不善而人或不善而刑不可廢矣而非聖人之心矣然聖人之善善長而惡惡短故於人之偶有不善者猶必推其情事以原之多方姑教之必其怙恃不可赦而後刑殺加焉故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古之盛治囹圄空虛天下刑措是非恃有刑也而恃有恤刑之心亦非人之服其刑之無不當也服於其不欲用刑之心焉已爾象以典刑始見於虞書乃命皋陶作士唐虞之盛治不廢刑矣然而明刑弼教只此刑期無刑之心民協於中羣治其好生之德是知聖心之不欲用刑而唐虞盛治以其有欽恤之志也禹作夏刑湯制官刑及夫周公制禮而邦禁掌於秋官法加詳焉三代之盛治不廢刑矣然而慎罰者必推本於明德明刑者必念典於祥刑是益知聖心之不欲用刑而武周盛治以其有用德不用罰之心也古之五刑曰墨劓剕宮大辟所以加天下之惡積罪大而不可赦者故橫渠謂古之肉刑若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人之死其意良甚深也若乃入於刑而

可議者則五流所以宥之至於鞭扑則只以施之官府學校凡小罪而不能於五刑者以是懲之而鞭扑之又有可原者乃有金贖夫古之五刑小者椓肌膚大者斷支體似於今爲已重矣顧刑重而民乃知所重法嚴而民乃知所避而心平則刑不濫心恕則罰不浮刑足以懲而德乃足以孚則殺之正所以生之也況乎恆產之制九職之任六府之脩則養民已無不周六禮之脩七教之明八政之齊則教民已無不備民猶未戾然後象以典刑懸之象魏以預防之預防之不足然後嘉石以平之圜土以聚之又其不足則猶又原其情而赦宥之必不得已而後刑殺加之

是以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然則先王之明刑也豈有賴焉而曰我將恃此以爲治與周室既衰穆王醉飽民力呂氏訓夏贖刑五刑之贖自穆王始降及春秋而鄭鑄刑書晉鑄刑鼎魏有法經李悝著法經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捕法五曰雜法六曰具法而管商申韓刑名深刻之治日增月益秦棄禮義而尙首功棄灰者死偶語者棄市二世益行督責李斯身具五刑夫豈仁人所忍言而秦卒以禍亂漢祖入關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民翕然從之卒以資成帝業顧法太輕則奸民恣是以蕭何造律叔孫通益之而後世律法之名乃由斯始蕭何攜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法益事律擅興

廄庫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榜掠十八篇律令由此始然觀收孥相坐誹謗之獄不除而獄吏之尊如故則法之大遠於秦者又幾希矣文帝始除收孥之令又以緹縈之書而除肉刑古今以稱仁焉然古者五刑矜恤之志不復則實自漢文始況輕罪之入於死者爲多而重刑之入於輕者蓋寡景帝又爲減笞而定箠令則當日刑多入重茲可見矣景帝詔謂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日二百笞二百日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然漢自高惠以至於文要多寬大爲治至景武而擊斷之習日崇張湯趙禹之屬興而刻木畫地之威民益痛心疾首矣張湯輩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宣帝感溫舒之言而置廷尉平矣然刑餘爲周召法令爲詩書楊蓋見辜而謂天下無寃民其誰信之隋定律令始列十惡之條更定五刑之目隋因齊制而損益之置十惡之條曰謀反曰謀叛曰大逆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曰絞曰斬曰梟曰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隋定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五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三千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虐唐祖約法十二條後裴寂等更撰凡五百條太祖乃復定舊令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等數國之制度也格者有司之所常行也式者所常守之法也律因隋舊爲十二篇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典禮曰盜賊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後代有紛更法令益煩而奸慝得以上下手焉矣高宗時長孫無忌有增損格留司格散班格武后有垂拱格元宗有開元格憲

宗有開元後格文宗有太和格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勑爲大中刑律統類夫太宗縱罪四而令其自歸就死既深其狙術以沽名歐陽脩有論而易鞭背以笞臀究至後人之杖臀愈酷於鞭背後世有斃杖下者流者又令居作則又以流而兼徒竊謂均無當於唐虞之欽恤也宋因唐舊而別有編勑以隨時損益神宗於律所不載皆一斷以勑易律令格式爲勑令格式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此待彼之謂格使彼效此之謂式凡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爲勑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二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曰格表奏帳籍關課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顧役徒之法流加以杖而又配役則以一罪而兼三刑刺配之法於減死一等者及胥吏兵

卒配徒者湼刺其面是以一刑而兼今古（以今徒而兼古墨也）但宋室治多寬大高后亦自謂遠過漢唐其行法殆未嘗刻也明太祖初定律令一百四十五條（宋用舊律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內分十三卷其後又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日大明律）法制可謂詳明矣然太祖峻厲爲治恃法齊民士書者謂其求治太速刑罰太嚴實猶婉辭耳實則有酷吏風流雖作大誥以自文（因誅胡藍之黨而作大誥）要難掩其天資之刻薄也至若贖罪之條始於呂刑而漢乃因之（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贖罪文帝時鼂錯募民納粟塞下除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至今律有納贖之條（分有

力稍有力無力爲輕重大約爲老弱廢疾婦人而設以杖徒流之有不便施也）竊謂罪有可施可別行一法不則孰若或宥或赦之爲愈矣夫明刑日在天下而敬忌之志則在君心以慎擇典獄之人俾嚮若徒恃政刑時乂則人雖淸愼自矢亦誰不欲以聽訟見長惟其欲自見長則敲撥夾擊之下何求不得如或不然則末俗情辭交遁欲其自輸罪也難矣是以治用政刑則其勢不得不日流於峻酷是故嚴明者必不無擊斷之慘而慈祥者必不無姑息之失二者蓋交譏焉然而民非無良也性非不善也必刑而後懲且加刑矣而猶或不懲其故何哉性非不善而乃至於不善則雖至不善無可復赦豈其無以致之思其所以致之之由則堯舜猶病也則與爲擊斷無嘗慈祥與蓋信爲性無不善而必思其何以致此不善則聽刺不敢不審不周惠心有孚而聰明無所壅蔽上服下服之宜必有斟酌權衡而無失出失入之差舞文弄法之奸必能坐照無遺而訖威訖富誠使爲民上者實有慈祥豈弟之心而推以盡用慈祥豈弟之人以敬忌祥刑而不敢少有忿疾于頑之志則雖不能廢刑而實不欲用刑則律雖未必盡合先王而率由舊章亦足以小康矣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之謂也若夫以肆赦爲覃恩以縱弛爲仁愛貪福利以惑志信果報而惕心而徒以

縱惡長姦貽害良善則婦人之仁馴至爲不仁之甚者又非所以語於慈祥豈弟也雖然末也先王之於民也養之安之以身教之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患難防之憂樂同之然後立之司寇以禁其不廸刑罰後也大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易噬嗑大象傳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罰如電之照勅法如雷之震法度既明且嚴以示天下所以使人知所懲戒而不爲梗也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恬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明列五刑之條以使人之所戒而麗於五刑之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宥之如八議之例鞭以施之官府扑以施之學校而鞭扑之有可原者則以金贖蓋五刑掌之士而鞭扑則官師得以主之不相混也若夫有罪而出於眚災則遂赦之并不及於流贖也惟怙終則刑有必加矣聖人無不敬而惟刑則尤所憂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人之罪止於流放所謂流宥也蓋議故議貴之條也

書大傳曰決關渠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即刖也刖足也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于不以道義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盜賊攘奪刼掠者其刑死

古五刑之條今不可見此大傳所云亦可想見大略如此然則此皆罪惡之大而不容赦者而後乃入於五刑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此蓋鄉校之刑所謂扑作教刑者也其有不孝不睦造言亂政之大有干刑憲者則當歸於司寇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謂田野之農功糾其懈怠也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軍旅欲其用命糾其棄守也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鄉校上德舉孝以該六行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府上能而糾其不職即所謂大麗刑者也其有不職而罪則刑賊之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當作恭國之祭祀上謹愿而糾其不恭也○此如今律法之以六部分類者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所以使民知之而不犯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澈眾倡亂者二曰邦賊有害于邦者三曰邦諜行間覘伺者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詐為命令者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結私黨者○後世朋黨而周公有此法何也夫淫朋比德洪範已惡之後世有私相盟誓約兄弟為俠行者亂所由階也而安得不刑之周公所謂朋豈後世所綱羅之朋哉 八曰為邦誣即亂言惑眾者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呂刑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多於此而重刑減於此其周公之法重哉抑穆王意在納贖而故減重罪之條聊以示慈仁惻怛於人也云耳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治神之約有治民之約有治地之約有治功之約有治器之約有治摯之約劑則其券書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爲奴罪隸如漢

之城旦鬼薪舂藁如漢之舂白粲之類罪人不孥而周禮有爲奴者類以盜賊之家人黨與則與有罪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既存其生則因其宜而有以養之先王之仁也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刼四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擠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上刑之成憲

易訟卦彖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九五爻曰訟元吉　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剛以制下下險以伺上刑愈嚴而犯愈多網愈密而訟愈巧此後世之所以多獄也險而健人之善訟者也有孚窒則不得已而訟惕中則不終訟此訟者之吉也中則心不偏正則斷合理聽訟者之吉而訟者亦無不吉也聽訟無他奇只以心無所偏則明生剛而得正則

能決非必鉤距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心有一所私外一有所撓則寃獄叢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忠信則不偏而有以孚人明決則不易而有以服人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爭言也獄發人之罪也入金矢而後聽正所以止民訟獄也劑蓋致獄之辭也○張氏曰束矢鈞金非貧民所能辦然肺石以達窮民則先王周不以金矢終困民矣以肺石達窮民肺石在外朝之右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弊斷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始而聽其辭繼而觀其色繼而觀其氣息繼而察其視聽精神此聽訟之法也然非清明在躬者亦未易與此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不以一人之聰明爲聰明也

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非可以已私聽斷也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亦此意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而衆聽其辭核其辭而信矣則考其所當麗之刑若其罪情與刑不相當則正之以罰贖于罰又不相應則免之也

五刑不簡只當流宥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以佞折獄能吏之所以見長也而訟繁矣以良折獄循吏之所以敦大也而訟寡矣察辭于差聽訟之大法非從惟從不參以臆斷也明啓刑書胥占如今人之引律而參以衆證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無證之辭益不可不殫其誠敬以察之兩造之辭以無私之心聽之

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立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三又蓋三復詳覈其事然後制刑此與周禮鄉士

遂士諸章參看鄉國一旬而告於司寇郊遂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年朝士之法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此必大獄乃達於王朝若小訟獄則鄉遂可以專斷也

以上聽訟

易豐卦大象傳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斷兼行也

舜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言五刑五流而不及鞭扑鞭扑非司寇事也

康誥曰有敘時乃大明服　又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弗庸以次汝封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殺猶刑也○此即令自首免罪之意然有時窮勢迫不得已而自首以希免罪者又非得直赦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蒸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其惟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以罪言則殺越大矣而不孝不友者非必同於殺越瘝君者又非必如不孝不友也然殺越者路人耳而不孝不友則讐敵於至親播譽瘝君則率人而盡入于惡以理言之固重於元惡大憝也

王制曰凡作刑罰輕無赦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亂政疑眾似無可殺之罪而不知其罪之魁也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焚佛骨皆此志也此法不操之王者而乃操之儒生矣柳公權曰贓吏犯法法存奸吏亂法法亡可與之斷斯獄矣

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呂刑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用

立政周公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記前人敬獄之事以爲後式也

以言斷獄

易中孚大象傳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緩死以求其可生之道也左傳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曹劌以爲忠之屬亦中孚之意也

解卦大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者天之仁恩也動之以振其自新之機潤之以予其自新之路非姑息而已也

禹謨帝曰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先王之制刑也以弼教而期於治已耳然則雖用刑也而心實期於無刑也刑期無刑故能使民協於中然則非刑之使民中刑期無刑之心有以協民於中耳德者臨御之本寬簡臨御之用寬簡莫非德也非德則姑息太簡矣賞罰臨御之一事勿及嗣延於世寬簡之一徵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行罰之事刑故未始非寬簡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亦賞罰之行而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又罪疑惟輕之意也聖人不至於殺不辜亦未嘗失不經而聖人之心則若有然總之皆好生之德也以生道殺民殺之而不怨且自遷善而不知爲之矣

康誥曰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罰無不明當而民知戒勉服其刑之當也然非乂民之本也惡惡如惡疾去疾所以全其生耳民知惡之害生而上務去之如此則畢棄咎矣然此猶恃刑也保善如保赤民本善也棄之不保乃陷於惡耳保之使全其善而無陷於惡焉乃民之所以康乂也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劭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汝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勑曰其尚顯聞于天

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告之以慎罰又告之以以德用罰終告之以用德不用

罰乃所謂刑期無刑之心也聖人豈恃刑以爲治哉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在外朝左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此即如今之枷號及徒罪也然梏不及半月役不過朞年無笞杖之加無轉徙之勞其罪薄矣而此乃不麗於五刑者也可見古之五刑皆今之入死罪者古刑有輕於今無酷於今也

小司寇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以此八法麗之國法而比附五刑即五流以宥之之意也其有不可復宥者乃適於刑非有私也天理人情之至也八辟即今律八議○賢者亦有陷於辟乎曰有一節之可取則賢不以一眚掩大德即議賢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刺宥赦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明書其罪於版使負之以恥之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刑之也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古先王之不忍虧人肌體也如此甯待漢文而後知之而一舉而除之哉其後司馬遷宮則肉刑實未嘗除也暴秦苗民固非先王之刑憲耳

掌四掌守盜賊凡四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梏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拲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拲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天官甸師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磬蓋縊之也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

不對走出按此三宥以公族之故王制王三又不得附會同此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其傳曰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不以私恩妨公法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於甸人所以隱諱之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大戴禮曰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汚穢者則曰簠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輭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于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

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三赦三宥之條圜土罷民之教上所以矜恤夫民者至矣文王世子之言所以厚親親也大戴禮之言所以優大臣也而後世有宗族駢誅功臣菹醢廷杖諫臣土芥萬姓者是則何與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不能使民之不犯又不能出民於禁網哀矜奚補也然而哀矜不能已也且存一喜心而生罪之可死者多矣存一矜心而死罪之可生者多矣後世法吏其能無感於心乎

以上恤刑之心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蔡傳曰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舜豈有是制哉○按五刑之疑其不簡者在輕重之間與從輕可也在有無之間與赦之可也在可議之列與流宥可也金可免刑誰何而不趨利而無力之民又何以處不簡此姦民得逞而史遷深巷伯之痛也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

胡傳曰易書屢言赦宥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免故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煩故赦者奔

馬之委轡也

以上贖赦之失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之讐不同國邱氏曰調人之和難謂過而殺傷人者也以其本無意而殺人而或致其人於死事雖可惡而情則可矜然孝子弟弟其心有不能忘者而其人或在八議之辟及有益於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調人以和之以民成之蓋以報讐天下之公議有過聖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之心姑避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憤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如此夫

朝士凡報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盜賊殺其親則以告于士其後遇則殺之以報親讐非殺人之罪也蓋緩之則讐將有不及報者故如此

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以上復讐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追追寇也胥相搏寇賊也聯比其居而什伍其人後世保甲之法近之而有司奉行之鮮寔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榛之有相翔者誅之（此巡守畿內備盜賊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此與今律夜禁條同）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榛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禁（此巡行國中備盜賊者占者閭有閭門互行馬也設行馬於閭門所謂閭互也今札欄門之制同此然先王特設官以主之其爲豫也深矣）

以上禦盜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聖人非廢政刑也不恃有政刑也道德齊禮而政刑皆德禮矣漢唐宋明之盛不過政刑爲治及其衰也胥政刑而亂之至於國無政刑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嗚呼政刑之治且不數遘而德禮其深人寤寐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非有禮樂化民之道亦非有令行禁止之威然實意所孚自足以久而成化彼夫法網愈密而殘殺愈多則民之不可以力勝也人只以子產子太叔之事而遂謂寬不如猛卻不知子產治鄭多少是嚴而其嚴正其惠也子產正所謂善人者若聖賢之道則未及知子太

叔姑息爲寬又善人所不爲也勝殘去殺非稱盛治如漢高惠文景累世維持方能幾至刑措一至武帝便壞矣聖王親賢樂利數百歲人不能忘豈止此小康一時哉然孔子言此則慨之深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而得名世之臣以其數久道化成之治其定民居制民產者幾何年立學校明禮義者幾何年定制度作禮樂者幾何年大要期歲而規模立三年而紀綱法度成過此以往漸漬優游以需其化必世後仁聖人舉其極言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程子曰君子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至於惻而已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八分書言近古也朱子曰本上少有欠缺耳是律亦有助於風化但於根他見得亦許之之辭

張子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求之亦足以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

楊龜山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乃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

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盍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非過論也及夫廢之既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不知其本末也甚矣養教本也刑末也不養不教則去肉刑末也復肉刑亦末也龜山非謂肉刑不當復謂當以養教先之耳

胡五峯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愚按立法固須嚴然必度其可行過嚴亦無益

朱子曰聖人之治明刑弼教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申商刻薄無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唧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

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今人說輕刑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

可念也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

丁酉夏同邑後學程夢元陡園
余家鼎彝伯同校字

卷之十終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董賡颺纘承　余龍光黼山
同邑後學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最贊賢

外篇

道統類歷朝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道萬世無弊而氣化則有盛衰然氣化之衰人事之失也氣化之盛人事之得也所以挽氣化之衰而復於盛者人也人之所以挽回者道也然則要歸於道統而已

据古今明失得稽道術辨異同輯此篇以資金鑑

歷朝

道原於天備於性存於心見於事著於物爲人物之所同具而曰在天下非有人所得而私之也其在天曰元亨利貞其在人曰仁義禮智其在物曰父子君臣夫婦昆弟長幼尊卑宗族鄉黨朋友其在事曰孝弟忠信睦婣任恤貌言視聽恭從明聰道之爲道如斯而已顧道爲斯人所同具而立道之極者則惟聖人誠以氣質之殊不能無蔽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古聖人作以生知安行之資會天人性命之全以處君師天下之位斯有以覺天下之人而使之各得其性命之正是若上天之所爲特鍾而使之立人道之極者而道統於是乎屬其在鴻荒以上不可考矣虙犧畫八卦以肇人倫神農教稼穡以厚民生軒轅正百物以前民用爰及金天高陽高辛漸次開闢而景運未熙因時爲治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以精一執中萬世之君道所由立即萬古之天理所以長存而萬古之人心所賴以不死也故論道統者必自唐虞始

史氏略曰堯高辛氏之後也錫土於陶遷有唐及摯以淫

廢乃登在位纂史記其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五載乃命羲和治歷明時見尚書十有二載伐西夏征有苗命閎伯掌火夔作大章作廟以享鬼神出路史時康衢歌德列子老人擊壤文中子皡皡如也乃洪水懷山襄陵帝引爲己憂僉舉伯鯀治之九載績用弗成尚書七十載咨四岳舉舜七十三載命舜攝位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受終于文祖一百載崩參尚書論語孔子曰唐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

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是帝堯之德也家語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虞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以丹朱嚚訟爰咨四岳明明揚側陋岳牧咸薦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觀厥刑舉而如諸上位參尚書孟子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命舜攝位受終于文祖肆齊七政享百神覲羣后巡守方岳乃理學逢源卷之十一外篇道統類 三

命益掌火禹治水稷降播種契爲司徒皋陶作士參尚書孟子舉八元八愷流放四凶參左傳攝政二十八載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弗釋乃升在位參尚書孟子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寅亮天工纂尚書立誹謗之木設旌諫之鼓貴德尚齒養老恭己南面無爲而治斯時也南撫交趾北發肅慎東長島夷西渠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通鑑五載作韶樂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受命於神宗惟時有苗弗率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五十載帝崩尚書○孟子言舜卒於鳴條而史言巡守崩於蒼梧先清簡公云堯既命舜受終則巡守之事舜行之舜既命禹總師則巡守之事禹行之舜安得復巡守而崩於蒼梧之野史氏之言不足信也

孔子曰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智明通爲天下帝此舜之德也家語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又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夏禹顓頊之裔也父鯀治水無功舜殛之羽山舉禹作司空傷父績弗成乃八年于外手足胼胝隨山刊木奠山川九州攸同則攘成賦聲教四訖參尚書通鑑舜即帝位使禹宅百揆禹暨皋陶陳謨於帝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受命於

神宗征有苗後十七年舜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從之乃登帝位（參尚書孟子）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之作大夏二歲皋陶薨以益作相八歲王崩子啓嗣享諸侯於鈞臺伐有扈九歲崩太康嗣逸豫滅德黎民咸貳啟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怨距之于河夏德始衰羿因夏民代夏政稱帝太康居於河南二十九歲崩弟仲康嗣仲康元歲命允侯掌六師二歲伐羲和（羲和貳心于羿叫官離次也）十三歲崩子相嗣夏益衰依於斟灌斟鄩羿淫於原獸其臣寒浞殺而代之夏伯靡奔有鬲浞滅斟灌斟鄩弒夏后相相妃緡逃之有仍生少康

（相凡二十七）少康長爲仍牧正浞子澆求之少康奔有虞虞思邑之綸布其德以收夏眾伯靡來歸遂自有鬲復二斟討澆誅之少康復舊物二十二歲崩子杼嗣十七歲崩子槐嗣二十六歲崩子芒嗣十八歲崩子泄嗣十七歲崩子不降嗣五十九歲禪於帝扃弟扃立二十一歲崩子廑嗣二十一歲崩不降之子孔甲嗣孔甲好鬼神肆淫暴諸侯多叛三十一歲震死子皋嗣十一歲崩子發嗣十三歲崩子履癸嗣頑很貪虐暴戾荒淫伐有施得妹喜寵之爲瓊宮瑤室肉林酒池以媚妹喜殺關龍逢商湯哭之遂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會諸侯于有仍克有緡桀惡益恣星隕地震伊洛濕泰山崩而桀不悛五十三歲商湯伐夏放桀于南巢又三歲桀死（俱參尚書綱鑑）

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律身度亹亹穆穆克儉克勤不矜不伐四海之內莫敢不服（輯家語）又曰禹吾無間焉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焉矣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堯舜相傳敬而已爾敬乃所以能執中也啓惟能敬所以能繼禹也）

張南軒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商湯契之後也唐虞之世契爲司徒而封於商以至於湯始徙都亳聞伊尹賢遂三聘致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尹醜夏德復歸於商惟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官有德賞有功用人如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克享天心而桀益淫虐湯釋自夏臺益修德德及鳥獸諸侯歸之時葛伯仇餉初征自葛遂伐韋顧昆吾敗桀於有娀之墟放之南巢（參尚書商頌及路史通鑑）湯有慚德恐後世以爲口實仲虺作誥以勉之歸至亳諸侯宗商乃作湯誥（纂尚書）十七祀大旱二十祀夏桀死於亭山二十四祀大旱湯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言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遂大雨鑄莊山之金以賑民困作大濩銘盤盂以自戒三十一祀王崩

踐帝位者凡十三祀太丁先湯死次子外丙嗣二祀崩弟仲壬嗣四祀崩太丁之子太甲嗣伊尹作訓太甲狎於小人不明厥德以顛覆湯之典型伊尹營于桐宮太甲居桐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三祀伊尹奉王歸亳三十三祀王崩子沃丁嗣用咎單脩伊尹之政八祀伊尹薨二十九祀王崩弟太庚立二十五祀崩子小甲嗣二十七祀崩弟雍己立商道寖衰十三祀崩弟大戊立有桑穀之祥大戊脩德而祥桑枯用伊陟臣扈巫咸殷蒸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商道復興七十五祀崩子仲丁嗣遷囂十三祀崩弟外壬立十五祀崩弟河亶甲立囂河決遷於相九祀崩子祖

乙嗣遷於耿用巫賢爲相十九嗣崩子祖辛嗣十六祀崩弟沃甲立三十五祀崩祖辛之子祖丁立三十二祀崩沃甲之子南庚立二十五祀崩祖丁之子陽甲立七祀崩弟盤庚立耿河決盤庚遷殷亳行湯之政諸侯來朝二十八祀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二十一祀崩弟小乙立二十八祀崩子武丁嗣武丁舊學甘盤已而遯于荒野及卽位諒陰三年不言既免喪恭默思道夢帝賚之良弼以形旁求天下得傅說賢之爰立作相武丁聽傅說之教不敢荒甯嘉靖殷邦鬼方無道荊楚背叛王伐而克之五十九祀崩子南庚嗣七祀崩弟祖甲立能知民依保惠小民不侮鰥寡三十三祀崩子廩辛嗣殷道益衰六祀崩弟庚丁立二十一祀崩子武乙嗣武乙無道畋于河渭間震死子文丁嗣三祀崩子帝乙嗣三十七祀崩子受辛嗣紂辨敏才力用於不善拒諫飾非伐有蘇得妲己嬖之作奇技淫巧以悅之爲靡靡之樂營鹿臺鉅橋內林酒池沈湎於酒又爲炮烙之刑醢鬼侯脯鄂侯周侯聞而歎之遂囚周侯於羑里其臣閎夭散宜生獻美女奇獸以贖周侯乃赦之微子見紂無道諫於箕子比干而遯之荒野箕子比干諫紂囚箕子爲奴殺比干而刳視其心三十三祀周侯發伐殷戰於牧野紂兵潰走自焚死殷亡

周后稷之後也后棄於堯舜時爲農官而封於邰暨夏之衰也稷之後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以及公劉復脩后稷之業而自戎遷豳傳及古公亶父時商政日衰狄人猾夏古公避狄難乃自豳遷岐改國號周民日歸之國以寖强肇基王迹古公薨季歷嗣殷王乙始命之爲西伯伐燕山戎伐始呼伐翳徒其勤王家季歷薨子昌嗣紂之時周侯昌爲三公紂殺鬼侯鄂侯周侯歎紂遂囚之羑里周臣閎夭散宜生獻美女奇獸以贖之得釋以歸獻雒西地於殷以除炮烙之刑紂惡日肆周侯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德日益著諸侯多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紂二十祀周侯昌薨于發嗣紂惡不悛周侯發遂伐商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渡河及紂戰於牧野紂師前徒倒戈紂奔鹿臺自焚死諸侯宗周周王反商政釋箕子四封比干墓式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封黃帝堯舜夏后之後封武庚於殷墟自商歸周偃武修文追尊古公爲太王季歷爲王季文考爲文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封管叔蔡叔霍叔康叔於殷之畿內封太公望於齊受丹書之戒訪箕子之疇西旅貢獒召公作旅獒以戒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王疾

瘳十九年武王崩子誦嗣周公攝政伯禽卽封於魯武庚不靖以搖三叔俾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於東成王悉武庚之姦及流言所起因風雷之變而發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遂郊逆周公以歸三叔不安武庚及三叔淮夷徐奄皆叛王命周公征之作大誥三年踐奄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于庶人殺武庚求微子而封之宋五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王親政洛邑成越裳來賓封叔虞於唐周公居洛十四年周公薨王命君陳分正東郊三十七年成王崩子釗嗣作康王之誥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朝諸侯於豐宮是時也刑措不用四海咸賓二十六年康王崩子瑕嗣王巡守濟於漢水漢上人膠舟以濟王王溺二十六年昭王崩子滿嗣命君牙爲司徒伯冏爲僕正初政清夷十七年王西征徐夷畔王命徐子征之徐子僭稱王王命楚子伐徐三十五年王征犬戎祭公諫不聽遂征之由是荒服不至五十年王命呂侯訓贖刑五十五年穆王崩子繄扈嗣十二年共王崩子囏嗣王室日衰二十五年崩懿王崩弟辟方立命非子養馬於汧渭間馬大蕃息遂邑非子於秦以紹伯翳十五年孝王崩子燮嗣諸侯來覲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命虢公伐太原之戎十六年夷王崩子胡嗣暴虐恣睢殺齊侯諸侯畏之十一

年征淮夷不克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榮夷公好利芮良夫諫王王不聽諸侯皆叛王益虐國人謗王三十三年王使衛巫監謗召穆公諫不聽三十六年國人畔攻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以全三十八年王在彘召公周公共攝國事五十一年厲王崩子靖嗣周召輔之脩文武成康之政用仲山甫申伯方叔張仲周道復興以秦仲爲大夫命尹吉甫伐玁狁逐之二年命方叔征荊蠻命召公征淮夷王自將征徐夷會諸侯於東都諸侯畢至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宮湦嗣王不道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三年納褒姒五年廢申后及太

子宜臼而立褒姒十一年王伐申申侯召犬戎伐王弒幽王諸侯立故太子宜臼於申晉文侯衛武侯秦人襄公救王卻犬戎王畏戎逼遂都洛而以西周地畀之秦封秦伯西周遂亡王室漸夷於諸侯十九年荊侵申王使周民戍申四十九年春秋始五十一年平王崩孫林嗣鄭伯不朝十三年王以蔡衛陳伐鄭戰于繻葛鄭射王中肩十六年楚僭稱王二十三年桓王崩子佗嗣三年周公黑肩謀弒王王殺黑肩十五年莊王崩子胡齊嗣晉曲沃人滅晉弒其君王命曲沃伯爲晉侯五年釐王崩子閬嗣二年子頹作亂伐王不克奔衛衛朔燕人以子頹攻王入京師三出居

鄭四年鄭伯虢公奉王以攻于頹克之十年王師召伯錫齊侯命十一年齊侯伐衛十三年樊皮叛虢公討之二十一年齊侯會諸侯伐楚責歸貢于京師二十二年齊侯及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二十五年惠王崩子鄭嗣元年齊侯會諸侯于葵邱以申王禁王賜齊侯小白胙二年晉亂王使周公會齊人秦人立晉夷吾五年有戎難諸侯戍于京師九年齊侯小白卒十五年王以狄師伐鄭十六年狄以子帶攻王王出居鄭十七年秦伯晉侯討叔帶殺之晉侯來朝二十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敗楚人于城濮獻俘于王王命晉侯爲侯伯冬王狩于河陽諸侯畢朝晉侯執衛侯歸于京師二十四年晉侯重耳卒二十九年王命秦伯爲西伯三十一年秦伯任好卒三十三年襄王崩子壬臣嗣六年頃王崩子班嗣六年匡王崩弟瑜立楚子來問鼎卻之十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二十一年定王崩子夷嗣八年王使劉子成子會晉伐秦九年晉侯執曹負芻歸于京師十四年簡王崩子泄心嗣二十一年孔子生二十二年穀洛鬬二十七年靈王崩子貴嗣二十一年王鑄大錢單子諫不聽二十四年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二十五年景王崩子猛嗣卒尹氏立子朝單子劉子奉子匄立出居翟泉四年晉師單子劉子討子朝逐之王入居王城十

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出居晉晉師納王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四年敬王崩子仁嗣三年越人來貢七年元王崩子介嗣二十八年貞定王崩子去疾嗣弟叔弒之弟嵬誅叔自立封其弟于河南十六年考王崩子午嗣二十三年九鼎震初命晉陪臣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二十四年威烈王崩子驕立十一年齊臣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十三年王命田和爲齊侯二十六年安王崩子喜嗣六年齊侯來朝七年烈王崩弟扁立五年王賜秦黼黻之服八年彗見西方秦始變法十九年秦遷于咸陽廢井田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二十

六年致伯于秦秦會諸侯來朝三十六年燕趙魏韓齊楚合從以擯秦三十七年從約解四十四年秦僭稱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定嗣六年慎靚王崩子延嗣八年趙始胡服二十七年秦稱西帝使齊爲東帝已而去之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合諸侯討秦不克秦遂入寇王入秦獻其地越七年東周公合諸侯伐秦秦滅東周公周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思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大學傳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又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要都是聖人聖人無優劣

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三代而上治統與道統合三代而下治統與道統分其信然與曰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也上非道則無以爲治下非道則亦無以爲人矣顧人心有欲道體無爲要必有人焉立乎斯道之極而爲之維持調護之以示之準而後天下之人有所會歸以不至踰越於斯道當其

時者觀感而化而既沒之後流風餘韻猶足以繫著乎人心至於四五百年之久此則道統之所繫而天下古今之所重賴焉者也至於聖人漸遠則流風日微世教日衰而人心日蕩此則氣化所趨自有不能不衰之勢而終則有始反復其道天又必爲之篤生聖人以繼續之此貞元之理剝復之常也獨是聖人在上則道無不盡而治極其隆雖有在下之聖人亦爲之贊襄協理而已道之外無所爲治也作而在上者不皆聖人則雖能撥亂爲治而道有未盡則治亦有未純於是又賴乎在下之聖人爲之脩明以補救之此亦天道之變而聖人

之權也要之世之所以不終於極亂而人之所以不胥於禽獸者皆賴乎道以爲之治而又安得有治外之道統道外之治統與顧自周道衰而聖人之治不復孔子殁而聖人之道不明而一切老莊楊墨刑名術數功利縱橫之說叢起於天下日增月益愈引愈蔓以至於不可拚埽漢唐而下雖有英辟皆與時苟簡上下浮沈不復有志於唐虞之治徒以小成自安而道統乃不得不以下屬之師儒由來久矣而宦官宮妾之輩猶日以堯舜諛其君以欺君者欺天下也反諸寤寐豈無愧邪

秦伯益之後自非子始邑於秦至襄公而列爲諸侯及德公文公盡有西周之地穆公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術國益富强惠文以後漸用蠶食六國以及孝文莊襄已有必兼天下之勢莊襄既滅周室天下瓦分無統莊襄之子政立十四年而韓請內附十五年滅韓虜韓王安十九年破趙虜趙王遷二十二年滅魏降魏王假二十三年滅楚虜楚王負芻二十五年滅燕虜燕王喜二十六年襲齊齊王建降遂自稱爲皇帝除謚法用亥正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秦內地爲內史郡北爲上郡西爲隴西郡西北爲北地郡南爲漢中郡以蜀地爲巴郡蜀郡以周韓地爲三川郡南陽郡上黨郡以魏地爲潁川郡河東郡碭郡以趙地爲邯鄲郡鉅鹿郡太原郡雲中郡鴈門郡九原郡以楚地爲南郡九江郡鄣郡會稽郡黔中郡長沙郡以燕地爲上谷郡漁陽郡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以齊地爲泗水郡薛

郡東郡齊郡瑯琊郡又開嶺南爲桂林郡共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之宮庭中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禪梁父東遊海上以求不死之藥南赭湘山韓人張良使力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不中而遁索之不獲三十二年北巡使蒙恬伐匈奴取河南地今套中之地也築長城自臨洮至於遼東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植之書有欲學法令者則以吏爲師三十五年營阿房三百餘里坑諸生於咸陽四百六十餘人太子扶蘇諫之不聽遂斥太子監蒙恬軍三十七年東巡死於沙邱宦者趙高及李斯矯詔賜太子及蒙恬死而立

胡亥爲皇帝李斯趙高導之以逸樂而行督責乃盡戮其兄弟姊妹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吳廣攻滎陽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之楚將武臣徇趙自立爲趙王楚人劉邦自立稱沛公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楚將韓廣自立爲燕王周市立魏公子無咎爲魏王二年武臣死張耳陳餘立趙歇爲趙王楚陳勝敗死秦嘉立景駒爲楚王楚項梁擊景駒殺之立懷王之孫心爲楚王立韓成爲韓王趙高譖李斯於二世殺之趙高爲秦相秦將章邯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楚遣沛公伐秦三年楚項羽破秦軍虜王離秦章邯降於項羽秦趙高

弑其君胡亥而立子嬰子嬰誅趙高沛公敗秦軍於藍田子嬰降於沛公秦亡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曰井地曰封建曰學校至秦而盡壞之何天步之阨至斯極與然所以至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夫周道既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漸廢先王之法而處士橫議其間以倡爲邪說詖行釀自春秋至於戰國其不至於盡廢井田開阡陌併諸侯列郡縣毀冠裂冕焚書坑儒勢不可止是故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之憂夫已遠也

漢劉氏名邦沛人也陳勝兵起沛人共殺其令而戴邦爲沛公後以楚王心令將兵西入秦秦王子嬰降沛公使蕭何收其圖籍除秦苛法秦民悅之時項羽既定河北遂盡坑秦之降卒而西入關欲擊沛公沛公以力不敵下之項羽屠咸陽殺子嬰焚秦宮室乃尊楚王爲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封沛公爲漢王裂秦地爲三以封秦降將三人（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更易天下諸侯王盡封其所私匿而歸自都彭城漢王乃使韓信帥師還定三秦二年楚項羽弑義帝於江南漢王爲義帝發喪使告於諸侯以東伐項羽項羽自攻齊還敗漢師於睢水漢王還至滎陽敗項羽師於滎陽東漢將韓信伐魏虜魏豹三年韓信破趙定燕漢以

張耳爲趙王楚九江王英布降於漢項羽急攻滎陽漢王退守成皋楚破漢將彭越師漢王收河北軍進取敖倉彭越復下梁地項羽還擊越韓信襲齊四年漢王擊項羽將咎於汜水破之軍廣武項羽使龍且救齊韓信破齊殺龍且虜齊王漢以韓信爲齊王以黥布爲淮南王項羽求成於漢漢及楚平五年漢追項羽於固陵齊王信梁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圍項羽垓下項羽自殺楚地悉平歸至定陶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爲梁王漢王即皇帝位夏罷兵定都關中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赦爲淮陰侯始大封功臣自蕭何以下封從兄賈

爲荆王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尊父太公爲太上皇令叔孫通起朝儀九年使劉敬如匈奴結和親廢趙王敖十年太上皇崩代陳豨反十一年破陳豨后殺淮陰侯信帝還下詔郡國求遺賢帝襲梁廢梁王越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帝破布軍蘄西誅之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燕王綰反遣樊噲討之夏帝崩子盈嗣元年太后酖殺趙王如意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於匈奴四年除挾書令立原廟七年惠帝崩太后使呂產呂祿將南北軍太后臨朝稱制而立張后子爲少帝二年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四年廢少帝幽殺之立恆

山王義爲帝八年太后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皆罷兵迎代王恆入卽位元年除收孥相坐律令立子啓爲太子定振窮養老之令令四方毋來獻二年親耕耤田除誹謗妖言法五年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之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除秘祝除肉刑十五年帝如雍始郊見五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十六年帝親祀渭陽五帝廟詔以明年爲元年後二年復與匈奴和親後七年文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子啓卽位元年更定笞令三年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反周亞夫討破吳楚七王皆伏誅六年廢皇后薄氏七年廢太子榮立王氏爲后徹爲太子中三年詔議疑獄中六年更減笞法定箠法後三年詔勸農桑禁采金珠玉景帝崩太子徹立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迎申公爲大中大夫五年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誘匈奴入塞邀之不獲五年通南夷廢皇后陳氏六年初算商車元朔元年太子據生立衞氏爲皇后五年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元狩元

年得一角獸元鼎元年起柏梁臺置均輸禁郡國鑄錢三年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六年平南越制封禪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平東越祭中嶽封泰山作平準法二年作明堂於汾上三年擊車師五年制十三部（交趾朔方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太初元年造太初歷始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守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伐大宛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太始二年皇子弗陵生征和二年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皇后衞氏及據皆自殺四年罷方氏桑宏羊請屯輪臺帝不許下詔自悔後元

二年武帝崩太子弗陵立始元元年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四年立上官氏爲皇后六年罷榷酤官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伏誅元平元年昭帝崩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武帝第五子哀王髆之子立之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而迎立武帝曾孫病已即位前太子據生史皇孫史皇孫生病已立皇后許氏本始三年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四年立光女爲皇后地節二年霍光卒三年立子奭爲太子四年霍顯及子禹山雲等謀逆皆伏誅元康元年追尊悼皇爲皇考立寢廟先是追謚太子據爲戾太子戾夫人史皇孫爲悼考悼后至是尊稱皇考二年立王氏爲皇后四年求高

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神爵元年使人求金馬碧雞之神於蜀二年置金城屬國五鳳四年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皇孫驁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奭立初元元年立王氏爲皇后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二年立子驁爲太子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永光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竟陵元年元帝崩太子驁立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封舅王崇譚商立根逢時皆爲侯二年立皇后許氏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爲列侯三年求遺書鴻嘉元年帝始爲微行五年廢皇后許氏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立趙氏爲皇后綏和元年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增弟子員三千人二年成帝崩太子欣立立皇氏傅氏詔劉秀典領五經建兵元年以傅喜爲大司馬元壽二年以董賢爲大司馬哀帝崩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箕子爲嗣太皇太后臨朝太司馬莽秉政元始元年晉莽安漢公三年立莽女爲皇后四年莽起明堂辟雍靈臺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五年加莽九錫莽弒平帝遂自攝帝位居攝元年莽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稱假皇帝二帝東郡太守翟義

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莽遣兵拒擊義不克死之信亡走初始元年莽自稱新皇帝莽始建國元年莽廢孺子爲安定公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二年莽廢諸侯王爲民天鳳四年臨淮瑯琊及荊州綠林兵起六年莽大夫楊雄死地皇二年莽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南郡秦豐兵起三年荊州平林兵起赤眉破莽將廉丹瑯琊樊崇起於莒以赤眉爲號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詐也後如何卻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也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見張南軒曰約法三章用三老

董公之言此二事可驗○高祖平生好謀能聽

程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漢自高惠至於文景庶幾近之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陳潛室曰文帝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然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蓋文帝天資粹美卻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卻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後來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董

仲舒爲相以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個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曰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個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非王道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的喚做王嚴酷的喚做作

張南軒曰漢自高祖取天下已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而其立國規模又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意其有合於王道者要亦假之而誠不乎也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伯而已惟文帝天資高而其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至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地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漢高之始爲沛公也爲衆所推其入關也義帝以其長者固已異於陳項矣秦民惟恐沛公之不王關中以其約法三章也諸侯之從漢伐楚以其爲義帝發喪也當

暴秦之後繼以項羽而漢高獨能如是安得不有天下乎高祖非真能仁者而質美能知是非之所在故每不勝私欲而尚能肯聽人言若其醢信越困平城嬖戚姬搖樹子以啟呂氏之毒則已宴安而欲生無以自克以卒貽嗣子之憂也可不懼哉惠帝享國日淺其禍非惟呂氏實高帝之黯於脩齊爲有以致之矣文帝小康人以爲黃老之效抑知文帝之治以恭儉愛民致之而所以止於如是者則正以黃老之術累之也景不如文之慈惠而用文之黃老則慘刻行矣武帝多欲而中國以虛耗矣然而首尚儒術故用夏時聖人之經至是而始

畢出焉則其功固又有在萬世者漢世可大有爲之君愚以爲首推武帝焉文景不及也惜乎無師保真儒以佐之以至用其有爲之資於所不當用耳昭位不永宣帝繼之以刑餘爲周召以法令爲詩書操切苛煩彼自以爲雜伯也實則申韓耳西京之亡安得非由宣帝與元哀而下闇弱以至於亂亡又何譏焉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劉縯及秀漢景帝第十子長沙定王之六世孫也次年更始元年漢兵圍宛立劉元爲皇帝入宛都之劉元殺大司徒縯隗囂周宗起兵隴西應漢公孫述起兵成都漢兵入長安誅王莽劉元都洛陽元以劉

秀行大司馬徇河北州郡邯鄲王郎詐稱成帝子自立爲帝起據趙更始二年大司馬秀合漁陽上谷兵拔邯鄲斬王郎劉元立秀爲蕭王令罷兵不肯蕭王擊銅馬賊於鄗降之赤眉西攻長安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破之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建武赤眉立劉盆子爲大將軍赤眉入長安劉元走衆降於赤眉帝克洛陽都焉使鄧禹西入關赤眉殺劉元二年封諸功臣爲列侯起高廟於洛陽立社稷郊兆鄧禹入長安彭寵以漁陽反攻朱浮於薊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使馮異代禹於關中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其高祖舂陵節侯買曾祖鬱林太守外祖鉅鹿都尉冏父南頓令欽馮異大破赤眉於澠底赤眉東向宜陽帝親禦之赤眉悉降劉永據東方稱帝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漢使伏隆殺之涿郡太守張豐反四年帝使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使耿弇祭遵討張豐豐斬之弇進攻彭寵隗囂使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兵窺陳倉隗囂以兵助馮異擊破之彭寵倉頭子密殺寵以降耿弇擊富平獲索於平原破之遂進討張步河西竇融使劉鈞奉書人見帝遂授融爲涼州牧耿弇拔臨淄大破張步步斬蘇茂來降初起太學帝親視學交趾牧鄧讓入貢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仕六年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遣耿弇等自隴伐蜀隗囂

發兵反帝詔天下并省縣長吏七年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八年遣來歙伐隗囂取略陽帝自將征囂囂奔西城潁川盜起帝還自將討平之公孫述遣兵救囂九年隗囂卒子純嗣來歙討降之十一年使吳漢會岑彭伐蜀蜀人刺殺來歙岑彭至陽武蜀人又刺殺彭十二年吳漢攻成都大破公孫述述死蜀平參狼羌諸種叛隴西太守馬援破之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陰氏爲皇后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使馬援討之徙四親廟於章陵廢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

王陽爲太子二十四年武陵蠻叛使馬援討之建武中元元年帝封禪起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二年光武帝崩太子莊即位（即陽）永平元年東平王蒼脩議禮樂帝臨辟雍行太射禮三年立馬氏爲皇后立子炟爲太子初遣使求佛書及其人於天竺佛法始入中國八年詔聽有罪亡命者贖九年匈奴遣子入學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十五年帝東巡耕於下邳至魯詣孔子宅十六年伐匈奴十七年平車師置西域都護十八年明帝崩太子炟立建初元年詔廩膳飢民詔二千石勸勉農桑理寃獄詔以上林池禦賦予貧民三年立竇氏爲皇后四年立子慶爲太子詔

諸儒會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七年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太子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帝東巡耕於定陶至魯祠孔子歸格於祖禰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詔侍中曹褒定禮章和二年章帝崩太子肇立竇太后臨朝竇憲殺都鄉侯暢懼罪請擊匈奴自贖太后從之永元元年竇憲擊匈奴還以憲爲大將軍四年憲伏誅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九年竇太后崩追尊母梁氏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十三年帝幸東觀十四年皇后陰氏廢死立鄧氏爲皇后封鄭衆鄮鄉侯十五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元興元年和帝崩少子隆嗣鄧太后臨朝延光元年殤帝崩太帝迎清河王（章首第三子）慶子祐嗣立太后猶臨朝永初二年夏旱太后親錄囚徒元初二年立閻氏爲皇后永甯元年立子保爲太子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親政詔舉有道之士封宦者江京等爲列侯延光二年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三年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安帝崩於葉閻太后臨朝及閻顯迎北鄉侯（懿章帝第五子濟北惠王之子）嗣立北鄉侯薨中常侍孫程王康等迎濟陰王保即位下閻顯於獄遷閻后於離宮封孫程等凡十九侯永建元年閻太后崩二年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聘處士樊英楊厚黃瓊六年起太學陽嘉元

年立梁氏爲后以梁商爲執金吾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二年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以梁商爲大將軍元和元年武陵蠻反二年徵處士法真不至六年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漢安二年增孝廉爲四科建康元年立子炳爲太子順帝崩太子炳立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沖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皆章帝曾孫）皆至梁冀及太后立纘蒜罷歸國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詣大學梁冀弑質帝而迎立蠡吾侯志太后猶臨朝聽政建和元年立梁氏爲皇后梁冀殺李固杜喬和平元年太后崩封大將軍梁冀妻壽爲襄城

君延熹二年梁后崩立鄧氏爲皇后中常侍單起徐璜等誅梁冀封單超等五人爲侯以單超爲車騎將軍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九年詔捕黨人李膺杜密等二百餘人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桓帝崩竇太后臨朝竇武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建甯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矯制殺聞喜侯竇武錄尚書事陳蕃遷太后於南宮二年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皇太后竇氏崩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議郎蔡邕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廢皇后宋氏幽殺之開西邸賣官入錢有差二年宦者王甫伏誅三年立何氏爲皇

后作畢圭靈昆苑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赦天下黨人遣盧植皇甫嵩等討賊騎都尉曹操會朱儁破之五年置州牧六年靈帝崩太子辨立何太后臨朝何進爲大將軍進召涼州守董卓兵入誅宦官宦官張讓等矯詔殺大將軍進中軍校尉袁紹捕諸宦官盡殺之張讓刼帝及陳留王出穀門讓溺死董卓兵至迎帝歸遂廢帝爲宏農王立陳留王爲帝弑太后何氏悉復諸黨人爵初平元年卓弑宏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以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卓脅帝遷都長安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長沙太守孫堅擊卓敗之卓西走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爲冀州牧袁術孫堅攻荊州刺史劉表表將黃祖射堅殺之河南尹朱儁徵兵討卓三年卓校尉李傕郭汜等破朱儁於中牟司徒王允誅董卓李傕郭汜舉兵犯長安王允死之青州賊黃巾餘黨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自領兗州刺史擊賊降之四年袁術進兵封邱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牧曹操攻徐州刺史陶謙謙走保郯青州公孫瓚攻劉虞殺之遂據幽州興平元年平原相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徐州刺史曹操復攻謙破劉備陳留太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布劉焉卒子璋爲益州牧陶謙卒劉備領徐州二年立伏氏爲皇

后曹操破呂布於鉅野李傕郭汜相攻傕刼帝入其營楊奉董承將兵奉帝東歸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備自拒術呂布襲備下邳備降於布布自稱徐州牧曹操入朝迎帝遷許昌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孫策取會稽呂布攻劉備備走歸操操以備爲豫州牧屯兵沛袁術稱帝於壽春曹操擊袁術破之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以劉備爲左將軍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四年袁紹攻公孫瓚瓚自焚死袁術北走詔劉備邀之術還走死袁紹攻曹操孫策取廬

江豫章劉備受密詔起兵徐州討曹操五年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袁紹進軍黎陽曹操斬紹將顏良文醜於白馬操燔紹糧穀紹敗還孫策卒以孫權爲討虜將軍六年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七年袁紹卒八年紹子譚尙相攻譚請救於曹操九年曹操攻袁尙於鄴尙敗走幽州十年曹操攻斬袁譚幽州降於曹操袁尙奔烏桓十二年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十三年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擊劉表表卒表少子琮舉州降曹操劉備走當陽曹操追之劉備與表長子琦駐夏口曹操東下孫權使周瑜魯肅合劉備兵迎擊操於赤壁大破

之操引還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十六年馬超韓遂據潼關操擊超破之超遂奔涼州劉備將兵入蜀遂據涪城十一年曹操伐孫權至濡須而還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十九年曹操進位諸侯王上劉備圍成都劉璋降備自領益州牧曹操弒皇后伏氏二十年立曹氏爲皇后曹操擊張魯於漢中拔之二十一年曹操晉爵魏王二十二年曹操擊孫權權降二十三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二十四年劉備將黃忠斬曹操將夏侯淵於漢中曹操救漢中備將趙雲擊敗之備自稱漢中王使關羽進攻樊城羽擒曹操將于禁龐德孫權使呂蒙襲殺關羽二十五年曹操卒子丕嗣魏王位遂自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宋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槐模不及漢高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能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亦相去不遠

張南軒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取天下光武則以帝胄因人心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所敵者項籍蓋世之豪光武所周旋則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相遠矣韓信彭越皆如要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

用也然而創業之艱光武固不及高祖而光武之善守則非高祖所及大抵高祖資高而不學卽位之後維持經理類皆疏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光武資雖不逮高祖而少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旣定則戢兵閉關保全功臣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士氣後之人君猶未及此非特高祖也

胡氏曰和帝方之章帝實過之

朱子曰東漢之誅宦官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論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

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古之儒者學問素充隨時著見不斬立節而節不可奪不蘄徇名而名自從之在已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衰世之中實亦有賴焉使併此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儒者予病甚之蓋自申公董生而外只以佔畢詁訓爲儒上焉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次之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考其所自良由高祖鄙薄

儒生文景尊尚黃老武帝雖號崇儒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尚之意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時尚而後免邪漢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公孫宏取相封侯學士皆欣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蓋其習俗委靡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奪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

朱子曰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言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莽惡既彰人心思漢方春陵起兵時已爲四方之所繫

屬然聖公盆子孰非漢之宗室而英傑景從獨於文叔知非徒以憑籍先靈故也赤心置人腹岸幘見馬援同符高祖誠有然者而豁達之中自餘檢束之意先儒以爲嘗事於學之故顧西京迄無眞儒學亦祇屬粗迹是以握符受命斷事以圖識易樹子妾爲妻其勝於高祖之不學者蓋亦幾希也至其保全功臣之美則亦有故存焉高祖之於韓彭有不得不聽其于里而王者則有必不能相安以與之俱存者高祖寡恩抑亦勢也光武之臣則不然矣而其總攬權綱功臣不與國事則矯之抑又有過焉者於聖人脩己用人之道則概乎未有聞

也若乃崇尚節義謙已尊儒則百王法焉可矣明章皆
圖治之君也興學校表遺經脩禮樂恤民隱猗與不其
盛哉乃師儒不過桓榮定禮屬之曹褒則卑卑亦何足
尚也況乃佛法之入則明帝竟爲萬世厲階君子又安
能無限也外戚之禍自章肇之宦豎之橫自和基之由
是迭爲鴟張以終漢室和之賢於章也似亦未敢信矣
漢室多艱降自殤安順冲質以至桓靈持太阿之柄非
外戚則內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朝廷若此而黨人
之激濁揚清者又烏能箝其口哉黨人而在則公論之
所維持漢室猶存喘息迨黨人盡而漢鼎遂移舉朝且

從而拱手奉之以爲當然矣嗚呼李杜陳竇諸賢固不
足以與於儒者之真也然係於世教則云重矣論古者
慎察黨人功無重黨人罪可也嗟乎光武以崇風節而
中興後嗣以鋤黨人而覆絕也不可鑒哉
漢中王備中山靖王勝之後也與公孫瓚同受學於盧植
逮瓚據青州備往見之瓚表爲平原相後自徐起兵討操
不克乃南依劉表表卒操下荊州備及孫權拒操敗之備
遂有荊州乃西襲劉璋奪益州北定漢中自爲漢中王建
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漢帝廢爲山陽公章武元年漢中
王乃卽皇帝位於成都以諸葛亮爲丞相立宗廟祫祭高
帝以下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太子帝自將伐孫權
孫權使諸葛瑾來請和不許孫權降於魏二年帝進軍猇
亭吳陸遜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魏主丕伐吳吳主
復使使來脩好許之三年帝崩於永安太子禪卽位使鄧
芝脩好於吳立張氏爲皇后建興元年吳人來聘魏主丕
伐吳不克而還三年丞相亮南征雍闓斬之遂平四郡四
年魏主丕卒子叡嗣五年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
中原六年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吳人誘魏曹休敗
之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殺魏將王雙七年吳主權稱帝
遣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九年丞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

城殺其將張郃十二年丞相亮伐魏屯田於渭濱丞相亮
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帥魏延作亂儀擊斬之十
五年皇后張氏崩延熙元年立皇后張氏立子濬爲太子
二年魏主叡卒曹爽司馬懿爲侍中都督中外立其子芳
四年大司馬蔣琬徙屯涪七年魏曹爽寇漢中王平使劉
敏據興勢禦之魏師還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十
二年魏司馬懿殺曹爽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
大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魏鄧艾禦之維引軍還十五年
吳主權卒子亮嗣吳師魏師戰於徐塘魏師敗績十六年
盜殺大將軍費禕姜維伐魏圍狄道十七年魏司馬師廢

其后張氏又廢其主芳爲齊王迎高貴鄉公髦立之十八年魏揚州都督毋邱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不克師卒弟昭自爲大將軍大將軍姜維伐魏攻魏師於洮西十九年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姜維及魏師戰於段谷敗績二十年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姜維伐魏魏鄧艾拒之景耀元年魏司馬昭殺諸葛誕遂自爲相國封晉公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琅琊王休立之吳主休誅綝三年魏司馬昭弒其主髦迎常道鄉公璜立之五年姜維伐魏洮陽不克炎興元年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

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吳人來援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鄧艾至成都帝出降北地王堪死之漢亡

或問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正朱子曰昭烈見機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大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經自有權權不離經非二物也○人知曹氏爲漢賊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關羽恃材疏直自取其敗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如取劉璋一事聖人甯無成耳此必不可爲也

朱子曰南軒云孔明體大間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卻有儒者氣象

昭烈於光武伯仲間也孔明則勝鄧禹矣而功業殊者則時勢異也然魏吳雖皆竊據一方而篡弒相仍惟蜀漢再傳上下一心君臣輯睦則昭烈之賢而得人孔明以人事君之效也鄉非後主信任黃皓司馬氏亦安所得而乘之至於當日之所行則孔明亦多有未盡善者有儒者氣象亦取其氣象耳孔明又烏得爲儒者也

漢亡之明年魏晉公昭晉爵爲王封故漢帝爲安樂公吳

主休卒兄子皓嗣又明年魏晉王昭卒子炎嗣位遂稱皇帝而廢魏主璜爲陳留王改元太始其三年立子衷爲太子禁星氣讖緯之學其五年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其六年安樂公卒其咸甯二年立楊氏爲皇后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明年封功臣四年止天下獻奇技異服五年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大舉分道伐吳晉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逆戰死之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城吳主皓降賜皓爲歸命侯遣使荊揚除吳苛政封平吳功臣罷州郡兵二年遷吳妓妾五千人入宮十年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永熙元年武帝崩太子衷卽位立皇后賈氏

子適爲太子元康元年皇后賈氏殺太尉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又殺汝南王亮又殺楚王瑋七年將軍周處及氐羌戰敗死之九年孟觀擊氐羌獲齊萬年永康元年賈后殺太子適趙王倫起兵誅賈后永甯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帝復位大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爲太子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永興元年乂奉帝討顒不克雍州刺史劉沈討顒不克死之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顒表穎爲皇太弟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

帝敗績於蕩陰穎迎帝入鄴越還東海穎殺東安王繇琊琊王睿走歸國顒將張方復入京師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遂稱漢王王浚及東瀛公起兵幽并攻鄴穎奉帝還洛陽張方以帝詔命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氐李雄據成都稱成王漢寇太原西河光熙元年東海王越以張方刼帝遷長安太宰顒討殺方請和於越不許成都王穎奔長安長史劉輿殺之惠帝崩太弟熾立立梁氏爲皇后永嘉元年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太傅越出鎮許昌以琊琊王睿鎮建業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二年越殺清河王覃漢寇洛陽張軌使北宮純入衛擊走之漢主淵稱皇帝胡人石勒寇鉅鹿常山四年漢主淵卒子和嗣其弟聰殺而代之漢石勒擊併王如兵遂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之次於項五年越卒於項石勒追取其師漢王聰使呼延晏寇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執帝殺太子詮漢兵克長安漢石勒誘王彌殺之安定太守賈正馮翔太守索綝奉秦王業入雍城琊琊王睿遣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兵退張軌遣兵詣長安賈正索綝敗漢師於長安劉曜奔平陽秦王業自雍入長安正等奉業爲皇太子赤亭姚羌弋仲東徙榆眉建興元年漢主聰弒懷帝皇太子業卽位於長安二年石勒奉表於

王浚遂襲浚殺之涼州牧張軌卒子實嗣三年詔進拓拔猗盧爲代王四年張實遣兵入援漢劉曜陷北地至涇陽遂陷長安帝出降吉郎死之丞相睿出師北征明年張實遣將韓璞帥師伐漢丞相卽晉王位改元建武漢主聰弒愍帝大興元年晉王卽皇帝位立子紹爲太子漢主聰卒子粲立靳準弒粲丞相曜自立石勒討之喬泰斬靳準漢改號趙二年石勒自稱趙王（爲號趙）四年後趙使石虎攻匹磾執之永昌元年王敦反入據石頭帝以敦爲丞相元帝崩子紹立太甯元年立皇后庾氏趙主曜攻涼涼張茂降於趙二年司徒王導督軍討敦敦犯江甯帝親征破之敦

死誅其黨三年明帝崩子衍立咸和二年蘇峻反陷姑孰庾亮督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三年溫嶠以兵赴難尚書卞壼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闕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赴難峻陷宣城桓彝死之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後趙主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前趙亡）四年諸軍攻石頭斬蘇逸迎帝還建康五年後趙主勒自稱大趙天王八年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遼東慕容廆卒子皝嗣後趙主勒卒子宏嗣涼張駿遣張涫來上表九年以張駿爲大將軍成主雄卒子班嗣其弟期作亂越殺班而立期後趙丞

相虎廢其主宏自稱居攝趙天王幽宏及其母弒之咸康元年張駿上疏請北伐二年立皇后杜氏代主翳槐卒弟什翼犍嗣七年封慕容皝爲燕王八年成帝崩弟瑯琊王岳立立皇后褚氏建元元年詔議經略中原遣桓宣伐趙二年桓宣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康帝崩子聃立褚太后臨朝稱制永和二年西平公張駿卒子重華嗣自稱假涼王江州都督桓溫帥師代漢三年漢主勢降（蜀亡）四年燕主皝卒子儁嗣五年趙主虎稱帝卒子世嗣彭城王遵廢世爲譙王殺之趙蒲洪來降褚裒帥師伐趙不克而還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六年趙石閔殺鑒而自立復姓冉國號魏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洪卒子健嗣使人來獻捷七年苻健自稱天王國號秦八年秦王健稱皇帝姚弋仲之子襄帥眾來歸詔屯譙城燕滅魏（趙亡）殷浩北征屯泗口罷遣太學生徒燕主儁稱皇帝都鄴九年殷浩使魏憬襲姚襄襄斬憬遂攻浩於山桑浩敗走譙十年桓溫帥師伐秦敗秦師於藍田十一年秦主健卒子生嗣十二年桓溫討姚襄襄奔平陽升平元年秦苻堅弒其主生自立立皇后何氏四年燕主儁卒子暐嗣五年穆帝崩瑯琊王丕即位立皇后王氏興甯三年哀帝崩瑯琊王奕立燕陷洛陽立皇后庾氏太和四年桓溫帥師伐燕秦救燕桓溫敗

還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使王猛伐燕五年秦主堅伐燕滅之（燕主暐降）六年大司馬溫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主昱立之改元咸安二年簡文帝崩子昌明立甯康元年桓溫卒皇太后臨朝三年立皇后王氏太元元年秦使姚萇滅涼（涼亡）秦伐代代主什翼犍奔陰山四年秦寇盱眙監江北軍事謝元敗走之六年立佛精舍於內殿八年秦苻堅大舉入寇謝石謝元大破秦兵於淝水秦主堅走還九年慕容垂叛秦自稱燕王圍秦苻丕於鄴太保謝安使謝元劉牢之等伐秦復河南至於黎陽秦苻丕請救於元元使劉牢之救之十年慕容冲稱帝於阿房（爲西燕）敗劉牢之於鄴引

還秦姚萇叛自稱後秦西燕主冲攻秦秦主堅奔五將山子丕守長安後秦主萇使人執弒之秦苻丕稱帝於晉陽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西秦）十一年拓拔珪稱代王燕主垂稱帝西燕韓延弒其主沖立段隨爲燕王慕容永襲破段隨棄長安而東後秦主萇取長安稱帝西燕慕容永擊秦主丕於鄴殺之稱帝秦南安王登自立爲帝伐後秦拓拔珪改稱魏王十四年呂光自稱三河王十六年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擊敗之十八年後秦主萇卒子興嗣伐秦殺秦主登秦太子崇奔湟中十九年燕主垂攻西燕執西燕主永殺之涼乾歸殺秦主崇（秦亡）自稱西秦王二十

一年燕主垂卒子寶嗣三河王光自稱天王改號涼貴人張氏弒帝（孝武帝）子德宗立隆安元年魏主珪攻中山破慕容麟麟走鄴稱趙王二年南郡公桓元反燕主寶卒長樂王盛嗣魏主珪稱皇帝三年涼主光卒子紹立庶兄纂弒而代之孫恩作亂四年孫恩寇會稽討之不克南燕主德稱帝燉煌李暠自稱涼公（西涼）五年涼呂超弒其主纂而立其兄隆武威利鹿孤稱西河王（南涼）北涼沮渠蒙遜弒其主業自稱涼州牧下邳太守劉裕討孫恩於郁州大破之燕段璣弒其主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元興元年以尚書令元顯討桓元元顯軍潰桓元入建康殺元顯孫恩死盧循繼之二年元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楚王元稱皇帝廢帝爲平固王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元三年劉裕何無忌劉毅起兵討元元出走劉毅破元於崢嶸州元挾帝入江陵甯州督護馮遷誅元帝復位義熙元年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帝至建康劉裕都督中外軍事鎮京口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南燕主備德卒兄子超嗣三年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禿髮傉檀稱涼王五年劉裕伐南燕破之魏清河王紹弒魏主珪國人立齊王嗣六年劉裕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殺之（南燕亡）盧循叛劉裕還師討之七年劉藩討循奔交州杜慧斬之

十二年秦主興卒子泓嗣劉裕伐秦克洛陽詔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十三年裕擊魏師於河上大破之遂入秦秦主泓降執送建康斬之裕還留其子義真守關中夏主勃勃寇長安十四年太尉裕爲相國封宋公關中亂義真棄長安夏取之夏主勃勃稱皇帝宋公裕弒安帝奉琅琊王德文卽位元熙元年立皇后褚氏二年宋王裕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晉亡

胡五峯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得乎

晉有天下猶前之魏後之宋齊梁陳也然而國祚稍長何哉武帝卻奇玩敦仁儉平一海內蓋亦有安民之功焉而志行三年之喪猶足繫人心根本此晉所以猶愈於魏乎惟是節義之風至魏晉而盡壞老莊之禍至魏晉而大張而武帝秉心不終驕泰承之綱淪法斁中國幾何而不羌氐變也牝鷄啄患禍延宗社家國自伐外患乘之其顛覆不亦宜哉元無匡復之志而自幸於偏安帝已無父無君安望臣之能臣於我是以江左逆臣暨無虛日明帝不永延及成穆哀奕至於簡文孝武安帝終焉雖亦嘗戰勝蜀洛場威燕秦然要皆強臣之自

樹威名非朝廷之雪讐宗社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晉實蔑棄禮法上下何以相維倘公卿不尚清談上下勵精圖政則淵勒亦何從而釁櫱其間故人以郭欽之疏不行爲晉禍基患則謂王何之罪已浮實陸沈中國也嗚呼真儒不興而異端之滅人國也可勝道哉

劉裕既代晉改元永初（此庚申歲）立義符爲太子（辛酉）宋主裕弒晉零陵王（壬戌）宋主裕殂子義符嗣（癸亥）魏築長城魏主嗣卒子燾嗣魏立天師道場（甲子）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弒之迎宜都王義隆改立之殺廬陵王義真（乙丑）夏主勃勃卒子昌嗣（丙寅）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罪

誅之謝晦反於江陵檀道濟執誅之宋子劭生夏主昌及魏主燾戰於統萬夏師敗績魏取統萬（己巳）宋立子劭爲太子魏襲擊柔然（庚午）宋取河南地於魏魏拔虎牢宋師還魏滅秦滅夏（癸酉）涼主蒙遜卒子牧犍嗣（甲戌）燕主宏稱藩於魏（乙亥）燕主宏稱藩於宋（丙子）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魏滅燕（戊寅）宋立四學（己卯）魏滅涼（壬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乙酉）宋行元嘉歷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丙戌）宋伐林邑魏誅沙門毀佛像魏人侵宋（庚寅）宋王元謨帥師伐魏魏主自將禦宋元謨敗還宋宏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魏主南侵至於江宋臧質拒之魏師走還宋人追之不及（辛卯）宋鐫民遭寇者租調魏太子晃卒（壬辰）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燾尚書源賀陸麗誅愛奉皇孫濬即位宋伐魏攻碻磝不克（癸巳）宋太子劭試其君義隆而自立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伏誅駿即位（甲午）宋立子業爲太子（丙申）魏立子宏爲太子（己亥）宋竟陵王誕反宋主討誅之（甲辰）宋主駿殂子子業嗣（乙巳）魏主濬殂子弘嗣馮太后臨朝宋鑄二銖錢宋人弒其君子業湘東王彧嗣（丙午）宋子勛稱帝宋討誅之宋主殺其兄之子十三人立子昱爲太子（丁未）魏取宋淮北（辛亥）魏主弘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宋作湘宮寺（壬子）宋主彧殂子昱嗣（甲寅）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丙辰）魏

太后弒其主宏復稱制丁巳宋蕭道成弒其君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己未宋蕭道成爲齊王遂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宋亡

道成代宋改元建元弒宋汝陰王滅其族立其子賾爲太子庚申魏師攻齊壽陽不克壬戌齊主道成殂子賾嗣立子長懋爲太子癸亥魏始禁同姓爲婚乙丑魏詔均田庚午魏太后馮氏殂壬申魏脩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禮癸酉齊太子長懋卒立其孫昭業爲太孫魏立其子恂爲太子齊主賾殂孫昭業嗣甲戌齊西昌侯鸞弒其君昭業迎新安王昭文立之尋廢其主昭文而自立立子寶卷爲太子弒海陵王

昭文魏禁士民胡服魏主伐齊乙亥魏主如魯親祠孔子拜孔氏二人顏氏四人官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頒品令賜冠服丙子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齊詔去乘輿金銀飾魏太子恂有罪廢死除逋亡連坐法丁丑魏立子恪爲太子魏主自將伐齊齊大司馬王敬則反伏誅己卯齊主鸞殂子寶卷嗣魏主宏殂子恪嗣庚辰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辛巳齊寶融稱相國廢其君寶卷而自立蕭衍兵東下齊人弒其主寶卷遂廢爲東昏侯蕭衍爲大司馬壬午齊蕭衍封梁公晉爵梁王遂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弒之於姑孰齊亡

梁蕭衍改元天監置謗木肺石定正雅樂立子統爲太子甲申魏築九城於北邊乙酉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立孔子廟丁亥梁曹景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戊子魏立高氏爲皇后己丑魏取梁三關梁主求和於魏魏主不肯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壬辰魏立子詡爲太子乙未魏主恪殂子詡嗣胡太后臨朝丙申梁淮堰壞魏作永甯寺丁酉梁始以麵爲犧牲庚子魏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甲辰魏討拔陵敗績乙巳魏太后復臨朝誅元乂丙午魏葛榮趨瀛洲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襲章武王融殺之自稱齊帝梁侵魏取壽陽丁未葛榮陷魏殷州梁主捨身於同泰寺梁克魏廣

陵魏葛榮圍信都戊申魏太后胡氏弒其主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魏爾朱榮迎立長樂王子攸執胡太后及釗殺之魏立爾朱氏爲后己酉魏北海王顥來奔梁梁主以顥爲魏王使陳慶之送之遂取滎城顥稱帝於睢陽城南魏主子攸出奔顥入洛陽魏爾朱榮奉魏主南遠擊顥顥走死梁主捨身於同泰寺羣臣贖回庚戌魏主殺其大將軍爾朱榮汾州刺史爾朱兆據晉陽立長廣王曄爲立襲執魏主子攸弒之兆以高歡統六鎮辛亥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平王恭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迎高歡梁太子統卒立子綱爲太子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于子魏

高歡破爾朱兆誅之遂幽其主恭而立平陽王脩弑閔帝甲寅魏陳悅殺雍州刺史賀拔岳魏宇文泰統其軍魏丞相高歡反魏主脩入長安依宇文泰魏賀拔勝奔梁魏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遷都鄴魏分爲二魏宇文泰弑其主脩立南陽王寶炬爲帝於長安丙辰東魏使人聘梁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敗之於渭曲戊午東魏圍魏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辛酉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甲子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丙寅東魏高歡伐魏不克丁卯東魏高歡卒東魏侯景以河南降魏復降於梁梁以景爲河南王梁伐東魏東魏高澄幽其主善見於宮中戊辰東魏求成於梁

梁侯景反立臨賀王正德爲帝己巳梁主衍以侯景爲大丞相景圍臺城梁主衍殂子綱嗣侯景殺正德梁永安侯確討景不克東魏蘭京殺高澄高洋討誅之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庚午東魏封高洋爲齊王齊王洋廢東魏主善見自稱皇帝改國號齊東魏亡侯景自稱漢王魏初作府兵辛未魏主寶炬殂子欽嗣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侯景廢梁主綱而立豫章王棟侯景弑梁主綱又廢棟自稱漢帝齊主洋弑其主善見壬申梁湘東王繹及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敗之誅景湘東王即位甲戌魏作九命九秩之典魏宇文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魏遣于謹帥師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立蕭詧爲梁王己亥梁王詧稱帝於江陵稱臣於魏梁廣州利史王琳救梁不及次於長沙伐後梁詧爲後梁梁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以王僧辯都督中外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人納貞陽侯淵明於梁僧辯立淵明爲帝以晉安王爲太子霸先襲僧辯殺之淵明遜位晉安王方智稱帝請藩於齊丙子魏建六官梁霸先自爲丞相魏宇文泰卒子覺嗣魏以覺爲周公宇文護以魏主廓詔禪於周宇文覺稱帝魏亡宇文護爲大司馬丁丑周宇文護弑其主廓梁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周宇文護弑其君覺而立甯都公毓梁陳公霸

先稱王遂稱帝廢梁主方智爲江陰王弑之梁亡陳霸先既代梁故梁臣王琳及陳人戰敗之遂克江州戊寅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王琳奉莊稱帝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己卯齊主洋殂子殷嗣陳主霸先殂兄子蒨嗣庚辰梁相琳伐陳敗績奉梁主莊奔齊周冢宰護弑其君毓弟邕立齊太后廢齊主殷爲濟南王而立常山王演辛巳齊主弑濟南王殷齊主演殂弟湛立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殺之壬午後梁主詧殂子巋嗣癸未周主養老於太學甲申周初令百官執笏乙酉齊主湛禪位於太子緯丙戌陳主蒨殂子伯宗嗣戊子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齊主湛殂己丑陳頊

自立壬辰周主討宇文護誅之癸巳陳攻齊壽陽克之取徐州甲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丙申周主伐齊克晉州丁酉周執齊主緯齊亡周頒刑書戊戌周主邕殂子贊嗣周立后楊氏以楊堅爲大司馬己亥周主贊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庚子周主贊殂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辛丑隋楊堅稱皇帝廢周主於別宮周亡隋立后獨孤氏立子勇爲太子滅宇文氏之族弑其主闡定服色行新律壬寅陳主頊殂子叔寶嗣癸巳隋詔求遺書乙巳後梁主巋殂子琮嗣隋長孫平置義倉丁未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賜琮爲莒公陳主自賣於佛寺爲奴隋遣晉王廣及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伐陳配隋開皇九年滅陳獲陳主叔寶陳亡置鄉正里長詔毀兵仗定雅樂二十年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三年龍門王通獻策不報四年太子廣弑文帝而自立殺故太子勇大業元年立皇后蕭氏立晉王昭爲太子命楊素營東都宮室築西苑帝如江都二年還東京太子昭卒始立進士科楊素卒置洛口回洛倉三年帝北巡築長城命裴矩經略西域四年營汾陽宮五年禁民間兵器帝巡河右擊吐谷渾不克置西海諸郡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七年帝自將擊高麗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八年遣諸軍分道

擊高麗帝還東都九年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帝引軍還元感趨潼關宇文述追之元感敗死以唐公李淵爲宏化郡留守十年高麗乞降帝還西京十一年帝巡北塞突厥始畢攻鴈門帝還東都十二年作毘陵宮帝如江都越王侗留守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須陀敗死鄱陽林士宏稱楚帝據江南以李淵爲太原留守王威高君雅副之李淵子世民擊甄翟兒破之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十三年杜伏威據歷陽劉武周殺馬邑守王仁恭自稱太守附於突厥竇建德稱長樂王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李密稱魏公取河南諸郡薛舉據隴西稱西秦霸王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李淵遣使如突厥蕭銑據巴陵自稱梁王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迎代王侑即帝位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明年戊寅宇文化及弑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梁王銑稱帝徙江陵隋主侑禪位於唐王李淵唐王李淵稱帝隋亡

南北朝此何時也然而定國典者國有其人興學校者代書其事此亦人心之所爲不死與南之宋明北之魏文周武亦有志爲治之君哉然而或不令終不易世而

敗於塗地何也揆其所以得國之由篡奪相仍誅夷殺戮殃咎之餘雖有賢者烏能善後而晉以老莊梁陳以佛至於滅亡終以不悟則惑於福利以諂鬼神而民義亡矣周主雖能攘斥佛老以尊儒術然未得儒之所以爲儒君子反經而已矣當日之經其本身加民者何如此固未可望之拓拔宇文也雖然周禮命官之法均田府兵之制皆自周隋得之以開有唐一代之治也斯亦所謂蠱而元亨終則有始與獨不得舜禹武周爲撥亂反正之君臣則所爲讀史而三歎也

唐主改元武德是年也隋越王侗稱皇帝王世充輔之唐

初定律令置學校立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廢隋帝爲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秦主薛舉卒子仁杲嗣唐立李軌爲涼王魏公密與隋戰敗遂以其衆降唐唐行戊寅歷隋宇文化及弒其君浩自稱許帝朱粲自稱楚帝唐世民破秦圍折墉秦主仁杲降其二年王世充稱鄭帝弒其主侗唐初定租庸調法劉武周取唐并州元吉奔長安其三年唐世民擊武周敗之武周走突厥唐立老子廟唐世民伐鄭世充其四年夏主建德救鄭唐世民破擒之鄭世充降唐初行開通元寶錢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漳南陷冀州取相黎魏諸州唐使子世民元吉討之唐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府唐遣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其五年劉黑闥自稱漢東王唐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突厥頡利寇唐并州唐元吉擊黑闥淮陽王道元戰敗死唐遣太子建成擊黑闥黑闥遁走六年黑闥臣諸萬德威執黑闥以降斬之武德七年命州置大中正一人詔諸州舉明經州縣及鄉皆置學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初定官制定均田租庸調法八年突厥入寇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突厥受盟而還九年祖孝孫定雅樂汰僧道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太子以魏徵王珪爲御史大夫

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帝傳位太子世民卽皇帝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立長孫氏爲皇后突厥入寇帝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置宏文館立子承乾爲太子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分天下爲十道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三年耕耤東郊遣李靖等出擊突厥突利入朝韎鞨遣使入貢蠻酋謝元深等來朝四年李靖破突厥於陰山張寶相擒頡利林邑入貢五年詔議封建不果行六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七年造渾天儀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九年太上皇高祖崩十年長孫后崩

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定府兵十一年詔行新禮以武氏爲才人十四年帝詣學釋奠侯君集滅高昌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十八年帝詔親征高麗十九年師還二十年帝還京師二十一年骨利幹入貢二十二年結骨侯利發入朝二十三年太宗崩子治立永徽元年立三氏爲皇后三年立子忠爲太子四年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六年廢王皇后爲庶人立武氏爲后顯慶元年廢太子忠爲梁王立子宏爲太子五年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麟德二年行麟德歷帝封泰山乾封元年帝過曲阜祠孔子至亳尊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二年耕耤田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二年定銓注法（取人以身言書判法）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二年天后祀先蠶太子宏卒立子賢爲太子儀鳳三年白官四夷朝天后干光順門永隆元年廢太子賢爲庶人立子哲爲太子永淳元年立孫重照爲太孫宏道元年高宗崩子顯立（即哲）皇太后決事嗣聖元年立韋氏爲皇后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改元文明）太后改元易服色官名（改元光宅）立武氏七廟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李孝逸擊之二年帝在均州太后遷帝於

房州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三年太后置銅匭受密奏五年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瑯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六年（永昌元）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改用周子正自改名曌七年改國號周以豫王旦爲太子改姓武十一年周明堂火十三年周以張昌宗爲常侍以張易之爲少卿十五年帝還東都周以狄仁傑爲納言十六年帝在東宮神龍元年張柬之崔元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誅易之昌宗帝復位復國號唐封敬暉等五人爲王罷其政武后崩二年貶敬暉五王爲遠州司馬立重俊爲太子武三思殺五王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不克死二年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脩文館學士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四年韋后弒中宗於神龍殿立溫王重茂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誅其黨相王旦即位廢重茂爲溫王立隆基爲太子罷斜封官景雲二年復斜封官太極元年帝傳位太子太子即位立妃王氏爲皇后開元元年太平公主謀逆伏誅以宦者高力士爲監門將軍二年置左右教坊焚珠玉錦繡出宮人立嗣謙爲太子三年置侍讀官四年太上皇睿宗崩五年太廟四室壞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

事六年行鄉飲酒禮十年安南亂內宦楊思勗討平之始募兵充宿衛十一年置麗正書院十二年廢皇后王氏十三年改命長從宿衛曰彍騎作水運渾天儀封泰山幸孔子宅十四年脩五禮十六年行大衍歷以生日爲千秋節十九年立太公廟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二十二年以方士張果爲光祿大夫二十四年太子改名瑛二十五年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廢太子瑛殺之二十六年立子璵爲太子改名亨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二十九年得元元皇帝像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天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三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壽

王妃楊太真爲貴妃七載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十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十四載安祿山反使封常清禦之敗績祿山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十五載祿山稱燕帝郭子儀李光弼討賊河北破之賊入關帝奔蜀誅楊貴妃及國忠留太子東討賊太子卽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尊帝爲太上皇子儀光弼至靈武回紇吐蕃入助討賊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永王璘反上皇命高適討之至德二載安慶緒殺安祿山帝殺子倓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帝至鳳翔副元帥郭子儀及賊戰於淸溝敗績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東京帝入西京迎上皇還西京以良娣張氏爲淑妃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乾元元年立張氏爲皇后立子俶爲太子（更名豫）史思明反命郭子儀等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李懷玉殺平盧節度使王元志之子而推侯希逸帝遂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使二年史思明自稱燕王王師潰於相州史思明殺安慶緒僭稱燕帝帝制停口敕處分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上元元年思明入東京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二年李光弼敗績於邙山史朝義殺史思明寶應元年上皇元宗崩命太子監國肅宗崩李輔國

弑張后太子豫立以宦者李輔國爲司空以宦官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回紇入援以子适爲元帥討史朝義敗之復東京盜殺李輔國廣德元年李懷仙追史朝義誅之以安史降將爲河北諸鎮節度使吐蕃入寇帝如陝州郭子儀擊走之帝還長安二年立子适爲太子僕固懷恩反寇太原始稅靑苗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鎮奉天虜遁去永泰元年講仁王經僕固懷恩復引回紇吐蕃入寇懷恩道死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大歷元年釋奠於國學十年魏博田承嗣反十四年代宗崩太子适立諒闇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遣使勞

淄青將士減貢獻罷榷酒詔財賦復歸左藏立子誦爲太子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二年魏博田悅寇邢洺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破之三年盧龍朱滔成德王武俊反救田悅寇趙（先是李惟岳反王武俊殺之以降至是武俊遂據成德）詔李懷光討之括富商錢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李希烈稱都元帥（李納淄青希烈淮西）四年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真卿宣慰之初稅間架除陌錢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兵救之涇原兵亂於京師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稱秦帝李懷光率衆赴長安泚犯奉天詔韓游瓌渾瑊拒之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之懷光至奉天帝命之取長安興元元年李希

烈僭稱楚帝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李抱真會王武俊破朱滔於貝州李晟復京師未泚伏誅帝還長安李希烈殺顏真卿以宦者竇文場監禁旅貞元元年馬燧平河中懷光死二年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復府兵不果李晟敗吐蕃於汧州三年使渾瑊及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刼盟吐蕃屯原州九年初稅茶十年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獻捷十三年以宦者爲宮市使二十年太子有疾二十一年德宗崩子誦立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大赦立子純爲太子帝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子純卽位元和元年太上皇順宗崩劉闢以蜀反使高崇文討之擒闢誅之二年鎮海李錡反詔發兵討之錡伏誅四年立子甯爲太子八年魏博田興歸命賜名宏正九年淮西吳少陽卒子元濟拒命詔李光顏等督兵討之十年使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夜襲蔡州擒元濟歸於京師十三年淄青李師道請納質獻地成德王承宗納質請吏獻地范陽劉總歸命李師道違命詔宣武魏博諸道討之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十五年憲宗暴崩子恆立承宗卒詔以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長慶元年王庭湊殺田弘正命田布將魏博討之二年遣韓

愈宣慰王庭湊四年穆宗崩子湛立擊毬於中和殿寶歷二年宦官劉克明弒敬宗而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誅克明立江王涵出宮人放鷹大省冗食罷別貯宣索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劉蕡對切直黜之六年立子永爲太子九年以宦官仇士良爲神策中尉殺王守澄李訓舒元輿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開成三年太子永卒四年立敬宗子成美爲太子五年仇士良廢成美立潁王弟瀍爲太弟文宗崩弟瀍殺成美而卽位會昌元年詔天下僧尼歸俗昭義劉從諫卒子稹請留後昭王元逵何宏敬討之築望仙觀於禁中內監仇士良致

46A

仕四年以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郭誼殺劉稹以降併誅郭誼六年立光王忱爲太叔武宗崩太叔忱立太中三年克復河湟十一年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十三年宣宗崩子滻立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亂王式討平之九年桂州戍卒作亂龐勛率之康承訓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懿宗崩子儼立乾符元年濮人王仙芝作亂二年以田令孜爲中尉寃句人黃巢應仙芝掠山東五年大同軍亂殺段文楚推李克用留後招討使曾元裕破王仙芝斬之六年黃巢轉陷廣州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稱齊帝鳳翔帥鄭畋起兵討賊

義成帥王處存帥師入援中和元年帝幸蜀赦李克用（國昌之子）召之忠武監軍楊復光復鄧州二年巢將朱溫以華州降（賜名全忠）三年克用破黃巢克復長安四年黃巢趨汴克用追大破之巢伏誅朱全忠襲克用克用走晉陽詔和解之光啟元年帝還京師李克用請誅宦者田令牧詔和解之克用犯長安帝如鳳翔二年克用還河中三年削令牧官文德元年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壽王傑爲太弟嗣位龍紀元年以張濬討克用不克二年王建自稱西川留後景福二年王建殺陳敬瑄田令牧李茂貞據岐帝以覃王嗣周討之不克乾寧元年楊復恭伏誅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李克用討之行瑜伏誅以克用爲晉王三年李茂貞復犯闕帝如華州克用入援四年立子裕爲太子韓建劉季術殺逋王滋等十一人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光化元年帝還京師三年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天復元年孫德昭等討季述誅之帝復位廢子裕爲德王鳳翔李茂貞入朝封岐王平章崔允召朱全忠以兵入朝韓全誨刼帝如鳳翔二年全忠侵晉全忠攻鳳翔帝使人諭和平盧帥王師範兵討全忠帝誅韓全誨歸長安天祐元年全忠以帝遷洛陽李茂貞王建李繼徽討全忠不克全忠弒昭宗立輝王

祝天祐二年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投之黃河吳王行密卒子渥嗣四年唐奉册寶如梁梁全忠稱皇帝（改名晃）以唐帝爲濟陰王改元開平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梁以錢鏐爲吳越王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以馬殷爲楚王以劉隱爲南海王蜀王王建稱帝契丹婦建國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朱子曰漢高取天下卻正當直截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做去只是誅獨

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也○漢高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程子曰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人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大宗啟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

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吐蕃回紇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呂東萊曰自古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鞅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

問唐宦官與漢末何如朱子曰唐時天下尚可爲猶有餘策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

劉元城曰前世已然之事有真朋黨而不能察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奸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季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唐起河東入據長安得天下之勝勢而其時王竇薛劉皆非唐敵加以太宗之英武其取天下如發蒙振籜不足異也入關約法與漢略同而必立隋恭假之授禪其循襲六朝之弊而不明大義邪高祖亦庸才非太宗不能有天下然太宗所以使高祖有天下者則詭譎行於

父子其罪不勝誅矣兄弟喋血刺妃生子五倫之道皆自太宗亂之其異於前之六朝後之五季者蓋幾希焉而天后革唐太真肇亂肅宗篡父魏泰圖兄外裔侵陵諸藩跋扈甚之而宦豎持太阿碭盜窺神器又何誅乎唐之盛也聲靈振於窮髮纖塵靜於日中斗米三錢囹圄幾空非不治矣歷年三百傳世二十非不永矣迹其所以致治之由誠以承隋之烈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而依附仁義以少收一日之功又均田府兵則因周隋之舊而潤色之猶有得先王遺意然而大綱不正根本已失以是一敗塗地而天寶乾元以後無以復收代爲姑

息之仁德以儆察之智憲雖英武而小器易盈惑於方士武宣而下不足言矣武雖能抑釋氏宣雖能靖奄寺而仙術獨非異端邪宣沒而廢立乃出奄人之手銀撾畫地之羞白馬清流之禍唐之宗社遂以是灰矣君無以立表於上臣鮮以承風於下終唐之世無真儒焉朱晃攘大器廷臣拱而奉之求有漢末黨人之風而不可得不亦可羞也乎

梁篡唐之二年戊辰晉王克用卒子存勗嗣梁主晃弒濟陰王晉師破梁夾寨淮南張灝弒宏農王渥立其弟隆演己巳梁遷於洛陽梁以王審知爲閩王辛未晉主伐梁梁南平王

劉隱卒弟巖嗣燕王劉守光囚其父稱帝壬申梁主之子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癸酉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即位於大梁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乙亥梁劉鄩攻晉不克丁丑契丹圍晉幽州晉王使李嗣源救之劉巖自稱越帝戊寅蜀主建卒子宗衍嗣晉王伐梁己卯吳隆演建國改元庚辰吳主隆演卒弟溥立壬午唐張承業卒癸未晉王存勗稱帝國號唐唐主入梁梁主瑱即友貞自殺梁亡

唐主都洛陽甲申祀南郊立劉氏爲后乙酉唐師滅蜀閩王審知卒子延翰嗣丙戌唐李繼岌殺郭崇韜以孟知祥節度西川唐伶人郭從謙弒其君存勗李嗣源入洛陽稱帝初令百官轉對王延翰自稱閩王丁亥唐郭從謙伏誅戊子荊南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庚寅唐董璋孟知祥據蜀叛楚主殷卒子希聲嗣壬辰唐初刻九經版賣之吳越主錢鏐卒子元瓘嗣楚希聲卒弟希範嗣唐以石敬塘爲河東節度使癸巳閩主延鈞稱帝更名璘唐以孟知祥爲蜀王唐主亶殂即嗣源子從厚立甲申唐璐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使康義誠拒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尋復弒之丙申唐以石敬塘爲天平節度使敬塘拒命唐發兵討之契丹德光救敬塘敗唐師契丹立石敬塘爲晉皇帝唐主從珂自焚死

唐亡

晉主入洛陽丁酉遷汴吳主溥禪位於其臣徐知誥齊王知誥稱帝改國號唐契丹改號遼庚子晉以閩主曦爲閩王辛丑南唐遣使如晉晉成德帥安重榮執契丹行人上表請伐契丹晉以劉智遠爲北京留守壬寅晉主敬塘殂兄子重貴立癸亥唐主昪殂即知誥子璟嗣閩主延政稱殷帝漢宏熙弒其主玢而自立甲辰契丹陷貝州閩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乙巳晉遣使如契丹殷亡丙午契丹入寇克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晉亡丁未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

劉智遠稱帝於晉陽羣盜起契丹引還晉劉智遠以其弟

崇爲太原尹遂主耶律隱光死於殺胡林晉主智遠入大梁改國號漢戊申漢主高殂遠卽智子承祐立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庚戌漢主殺其臣楊邠史宏肇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弒其主承祐漢李太后詔迎劉贇於徐州遼人入寇太后命郭威帥師擊之至澶州自立爲帝而還奉漢太后爲母廢贇爲湘陰公辛亥郭威改國號周漢亡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贇漢河東帥劉崇稱帝於晉陽漢故將鞏廷美舉兵徐州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寶器壬子周主如曲阜謁孔子廟癸丑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甲寅周主威殂晉王榮嗣周主榮自將及漢戰

於高平北漢主昶殂子鈞嗣己卯周毀佛像鑄錢丙辰周主親征淮南唐主割地請和不許周立二稅趣徵限丁巳周主之父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周取唐濠泗南漢遣使如周不至戊午周主破唐師於江唐獻江北地周主罷兵還唐主去帝號更名景南漢主晟殂子鋹嗣周遣使如吳越周使人均定境內田租己未周作律準定大樂周主伐契丹取關南地有疾而還唐城金陵周以趙匡允爲殿前都檢點周主榮殂子宗訓立庚申周使趙匡允帥師禦北漢至陳橋自立而還入汴周主宗訓禪位於匡允匡允稱皇帝國號宋改元建隆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周亡

梁朱晃以盜賊竊據大物負乘致寇隕命於嗣覆宗於讐所謂天福淫人乃所以稔其惡而殲之者與朱邪氏忠於唐室而蔽障於姦此三矢所爲發憤也莊宗克承先志宜乎享國永年乃大惡未鋤先謀自據毋乃傷父心而不及唐家一老奴之忠義矣況又狎比羣小以失衆心於人心習亂之日乎邈佶烈爲衆所推有憂天下之憂無樂天下之樂雖行事不能盡善其公心爲不可及也何乃身死國亂豈妙陀之未厭天心而大命固有在耶石氏藉他人之力以得已志亦已羞矣復背之而自速滅亡斯何足論嵩既乘間竊位復藉言於不忘舊

君是何異掩耳盜鈴得無所以得之之道失自不旋踵而失之不惟承祐之誅鋤楊史爲有以速雀兒之飛入也周祖開國規模爲差有異於晉漢世宗具有爲之資國事庶幾就理雖少含洪之意要亦季世之賢君乎何乃不克永年祚終歸宋意者天欲開一代之治必有爲之先兆者邪周隋治有次第而唐因之郭柴肇有先基而宋藉之始信天運循環復不待復之日而純坤之日已自有來復之機乃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宋之建隆元年遣使分賑諸州立太廟追帝其祖考高祖（僖祖曾祖挺爲順祖祖敬爲翼祖考安殷爲宣祖）親視國學尊其母杜氏爲太后

周昭義軍帥李筠會北漢伐宋宋主自將圍澤州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以大梁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遷周六廟於洛陽以時祀之立王氏爲皇后宋淮南帥李重進謀反討平之唐世子從鎰來朝其二年宋度民田遣使監收民租宋太后杜氏崩宋釋諸將兵權唐主景殂子煜嗣其三年命州縣勸課農桑廣汴城詔常參官轉對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宋主匡允遷其舊主宗訓於房州其乾德元年初以文臣知州事置諸州通判行應天歷置義倉於州縣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宋郭進卻之其二年宋頒刑統蜀約北漢侵宋宋遣王全斌等伐蜀宋和峴改定雅樂其三年

宋師滅蜀蜀主孟昶降宋兩川軍亂撫定之宋置封樁庫其四年以孔宜爲曲阜主薄詔求遺書其開寶元年立宋氏爲后王氏已卒北漢主鈞殂子繼恩嗣其二年宋伐北漢敗漢師於城下逆敗遼師於陽曲引師還詔脩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宋潘美帥師伐南漢四年南漢主鋹降唐主貶國號江南遣使朝貢六年鄭王宗訓卒追謚爲恭帝七帝宋使曹彬帥師伐江南宋始脩日歷八年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者江南主煜降其九年宋太祖崩弟光義即位改名炅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太平興國二年置江南榷茶場三年立崇文院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四年使潘美等帥師伐北漢新渾儀成帝自將伐漢漢主繼元降帝遂伐遼遼不克而還太祖子德昭自殺五年定差役法遼主入寇帝自將禦之七年定難帥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其弟繼遷叛走遼主賢卒于隆緒嗣其母蕭后專國事復號契丹雍熙元年詔求遺書帝弟廷美以憂卒立李氏爲皇后二年李繼遷襲據銀州廢長子元佐爲庶人三年曹彬等伐契丹敗績契丹入寇知代州張齊賢大敗之端拱元年帝耕耤田命李繼捧鎮夏州二年契丹陷易州作開寶塔尹繼倫大敗契丹於徐河淳化二年李繼遷降以爲銀州觀察使李繼捧

降於契丹五年亂民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置起居院以子元侃爲開封尹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立子元侃爲太子三年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太宗崩太子恆立即元侃也立郭氏爲皇后追尊生母李氏爲太后李繼遷請降復其官爵咸平元年除諸路逋負二年置侍讀侍講官契丹入寇瀛洲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還追敗之五年趙保吉陷靈州即李繼遷六年趙保吉死子德明嗣景德元年李太后崩契丹大舉入寇使人來議和使曹利用報之契丹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請盟而還二年歸幣於契丹契丹來聘四年郭皇后崩大中祥符元年有

天書見於承天門王欽若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玉清昭應宮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帝如曲阜二年太子受益生四年帝祭后土於汾陰詔州城作孔子廟五年聖祖降於延恩殿聖祖趙元朗改謚孔子爲文宣王立劉氏爲后六年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獻天書於朝元殿七年帝如亳謁老子於太清宮戶部獻天下民數八年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漢張道陵之後曹瑋敗吐蕃於伏羌砦天禧二年立子受益爲大子更名禎三年寇準得天書於乾祐山乾興元年真宗崩太子禎立劉太后聽政天聖元年行崇天歷置益州

交子務二年帝臨國學謁孔子立皇后郭氏七年復六科前賢良方正六科并增置書算拔萃科及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給契丹流民田八年賜信州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初置武舉九年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嗣其母蕭氏聽政蕭太后殂契丹主終喪三年明道元年真宗宸妃李氏卒仁宗生母夏主德明殂子元昊嗣契丹以李元昊爲夏王二年太后有事於太廟劉太后崩追尊生母李氏爲皇太后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廢皇后郭氏景祐元年趙元昊寇環慶立曹氏爲皇后二年育宗室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命李照重定雅樂作親睦宅故后郭氏暴卒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寶元元年趙元昊僭稱帝國號夏二年夏入寇保安狄青擊敗之三年夏入寇延州除越職言事之禁夏陷塞門寇三川任福攻夏白豹城克之种世衡城青澗慶歷元年夏寇渭州行崇天萬年歷詔天下立義倉二年暨契丹平三年夏元昊上書請和更名曩霄歐陽脩上朋黨論四年作太學元昊遣使上表冊元昊爲夏國主八年貝州王則作亂文彥博討之伏誅夏元昊死子諒祚嗣皇祐元年沈兵廣源儂智高作亂二年詳定大樂五年狄青討智高破之於邕州至和二年改封孔子後文宣八世愿爲衍聖公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嗣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置明經科四年封周後柴

詠爲崇義公放宮人徵處士邵雍不至七年立宗實爲皇子更名曙賜諸路錢糴常平倉八年仁宗崩皇子曙立帝有疾詔請曹太后權總國事立高氏爲皇后治平元年太后還政於帝二年帝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三年契丹復改號遼帝有疾立子頊爲太子四年英宗崩子頊立立向氏爲皇后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夏主諒祚卒子秉常嗣熙甯元年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二年王安石相始立制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立免役法置賣鹽場罷通商法行均輸法行青苗法增置宮觀官三年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

行募役法四年罷廣惠倉田更定科舉法（廢春秋儀禮）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議取洮河湟置安撫使定太學生三舍法五年行市易法立保馬法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邵）六年王韶取河州知南康軍周敦頤卒復北閤族黨法（此法未行）須方田均稅法置和糴倉於兩浙初策武舉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皆降行折二錢收免行錢七年木征降初榷蜀茶立手實法八年行奉元歷割地以畀遼罷手實法九年交趾陷邕州使郭逵趙卨帥師討交趾詔占城真臘合擊之郭逵敗交趾於富良江李乾德降以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十年立義倉河南

處士邵雍卒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元豐二年曹太后崩三年詔劉几定雅樂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使李憲帥師討之五年徐禧帥師城永樂夏人寇永樂徐禧敗死六年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主秉常上表乞修貢八年神宗崩太子煦立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司馬光入相罷諸新法之不可行者元祐元年詔詳定役法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命程頤等修定學制立十科舉士法三年復置廣惠倉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米脂四砦還之六年帝詣國學釋奠建小學於京師行觀天歷七年立孟氏爲皇后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入內給事紹聖元年復行安石新法（以次舉行）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等官四年編管程頤於涪州元符元年得秦鞏廢孟后二年子茂生立劉氏爲后子茂卒三年哲宗崩弟端王佶立立皇后王氏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復元祐諸大臣官女直起建中靖國元年向太后崩遼三洪基卒孫延禧嗣崇甯元年使宦者童觀制御器於杭州復貶元祐黨人司馬光等官立黨人碑復廢元祐皇后四年使朱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於蘇州五年毀元祐黨人碑大觀元年故直秘閣程頤卒二年童貫復洮州皇后王氏崩政和元年使鄭

允中童貫如遼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三年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求道教仙經於天下四年遼伐女直敗還五年女直完顏阿骨打稱金帝（更名旻）金陷遼黃龍府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會道士於上清宮七年道士冊帝爲教主道召皇帝重和元年使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宣和三年林靈素有罪斥趙良嗣如金清溪民方臘作亂三年淮南盜宋江作亂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四年金粘沒喝襲遼遼主走夾山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立耶律淳於燕乞降於金不許使童貫帥師伐遼敗績於白溝遼耶律淳死妻

蕭氏主國事趙良嗣如金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降郭藥師敗遼師於永清金主旻陷遼燕京遼蕭后出奔天德其臣左企弓等降金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六州之地遼張瑴以平州來歸禁元祐學術金主旻卒弟吳乞買立更名晟金幹離不襲平州張瑴奔燕山詔以瑴歸於金七年金婁室獲遼主於應州以歸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金將粘没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童貫自太原逃歸郭藥師及金人戰於白河敗績遂叛降金帝傳位於太子子桓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立朱氏爲皇后李鄴如金師請康元年金入相州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金圍

京城李綱大戰禦之金使人議和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太原三鎮畀金金師退太上皇還京師立子諶爲太子种師中姚古進兵太原師中及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之金人復入寇使康王構如金師幹離不圍京師詔康王構爲河北元帥帥師入衛金陷汴京帝如金師帝還自金師割兩河地以畀金二年帝復如金師副元帥宗澤敗金人於衞州太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師金人皆留之康王構帥師次濟州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金幹離不粘没喝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元祐孟太后手詔康王構嗣統康王構卽皇帝位於應天今歸德府建炎元年遙上靖康帝尊號日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母妃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金人陷河中李綱上陳十事安置張邦昌於潭州皇子夢生遣傅雱如金通問二帝宗澤請帝還京不報王彥兵渡河大敗金人於新鄉保共城張邦昌伏誅帝如揚州以王倫爲通問使二年金兀朮侵東京宗澤敗之宗澤卒三年金陷天長帝奔鎮江遂如杭州張浚帥師次於平江苗傅劉正彥作亂刼帝傳位太子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帝復位傅正彥南走帝至建康使洪皓如金金人拘之韓世忠擒傅及正彥誅之皇子夢卒林勳上本政書言復井田之制帝如

臨安卽杭州胡寅上七策詔杜充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金張浚治兵興元徐州趙立敗金人於淮陰金兀朮入建康帝奔明州岳飛敗金人於廣德金陷越州帝奔溫州四年韓世忠大敗金人於江中金師還岳飛敗之於靜安金立劉豫爲齊帝金人縱秦檜還紹興元年張浚岳飛討盜李成敗之張榮敗金師於興化隆祐孟太后崩劉光世復楚州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大敗之二年育太祖後于偁之子伯宗於宮中賜名瑗四年吳玠吳璘敗金人於仙人關岳飛破李成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帝自將禦金次於平江張俊北征金師退五年金主晟卒兄之孫亶立上皇卒

於金行統元歷岳飛破楊么湖湘平六年劉豫遣子入寇楊沂中敗之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七年王倫如金金人廢劉豫八年金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十年金兀朮撤離喝復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岳飛收復河南州郡韓世忠復楚州王德復商州岳飛大敗金師於郾城詔岳飛還金復陷河南州郡十一年金入廬州楊沂中劉錡敗之於柘皋遂復廬州金主親祀孔子秦檜矯詔殺岳飛遂及金和十二年金人歸徽宗皇帝及鄭后邢后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十三年立吳氏爲后十九年金亮弒其主亶自立二十年金

主亮大殺其宗室二十三年金遷於燕二十六年靖康帝卒於京二十九年召監南岳廟朱熹不至皇太后韋氏崩三十年立瑗爲太子更名瑋三十一年金遷於汴金主使人來求漢淮之地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大舉入寇吳璘大敗金師於黃牛堡復秦隴洮王友直復大名李寶魏勝敗金舟師於膠西金人立曹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下詔暴亮罪惡帝自將親征金人陷揚州劉錡敗之於阜角林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金人弒其主亮於瓜州金師北還帝如建康金主雍入燕三十二年山東耿京復東平使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雍遣使來聘吳璘復大散關金人攻海州張子蓋魏勝敗之帝遜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太子脊即位更名瑋即位棄秦鳳等十三州隆興元年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復靈壁及虹敗金師於宿州獲蕭琦王師潰於符離二年詔張浚視師金師退魏杞如金金師渡淮魏勝戰於淮陽敗績死之乾道元年魏杞至自金立子惇爲太子三年夏皇后崩太子惇卒四年行乾道歷帝大閱五年措置兩淮屯田六年使人如金請山陵不許七年立子惇爲太子金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八年朱熹綱目成淳熙三年立謝氏爲后十年陳賈請禁僞學十四年太上皇高宗崩帝致喪三年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十六年

金主雍卒孫璟嗣帝傳位於太子子惇立尊帝爲壽聖皇帝立李氏爲后紹熙元年劉熙祖乞禁議道學者朱熹請行經界法二年行會元歷五年壽皇有疾帝不往朝壽皇孝宗崩帝有疾壽聖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立皇后韓氏召朱熹入經筵未幾內批罷之詔行孝宗三年喪慶元元年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僞二年胡紘乞禁僞學之黨從之削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沈繹祖疏也三年籍僞學四年禁僞學育太祖十世孫興愿於宮中更名瞬五年行統天歷帝始朝於太上皇六年子坦生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太后李氏崩太上皇崩皇后韓氏

崩嘉泰元年遼亡二年禁私史立楊氏爲后六年吳曦以階成和鳳叛降金帝下詔伐金以曦爲皇子開禧元年伐金不克金僕散揆入寇邱密遣使如金師金師還蒙古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吳曦自稱蜀王轉運使安丙誅曦遂復西和等州及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史彌遠殺韓侂胄以謝金立子曮爲太子（史名詢）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金主璟卒衞王永濟嗣二年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四年蒙古伐金金乞和不許五年故遼耶律留哥取金遼東自稱遼王六年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蒙古徇金河北七年金乞和於蒙古金主珣徙都汴蒙古圍燕王辛帥師敗之詔伐金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全襲金莒州取之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許金守緒入寇十二年金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攻金唐鄧大敗之孟宗政大敗金人於棗陽趙方分道伐金不克孟宗政敗金人於湖陽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蒙古行庚午元歷十四年金人入寇陷黃蘄扈再興追擊大敗之以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史名竑）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秉義郎（後易名貴誠）十六年金主珣殂子守緒嗣十七年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甯宗崩昀即位（即貴誠）以竑爲濟陽王竇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殺濟王於湖州李全作亂襲息州彭義斌敗之義斌徇真定嚴實以蒙古師至義斌死之二年蒙古圍李全於青州盱眙人夏全作亂降金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滅夏蒙古主殂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紹定元年金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師於大昌二年蒙古主窩闊台嗣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擊敗之立皇后謝氏四年趙范趙葵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死遂平淮安蒙古圍金汴京金遣曹王訛可爲質於蒙古以和楊太后崩蒙古使人來議會伐金許之六年金主奔蔡金崔立以汴京降蒙古蒙古速不臺執金宗王及太

后后妃以歸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鐙山降其衆而還金人來乞糧不許蒙古那顏倫盞圍金蔡州史嵩之使孟珙帥師會之端平元年金主守緒傳位於承麟孟珙入蔡州金主守緒自殺承麟死於兵獲金相張天綱以歸（金亡）趙范趙葵請復三京全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誅崔立以降趙葵帥師入洛陽蒙古來攻師還蒙古入寇三年襄陽將王旻作亂以城降於蒙古蒙古兵入蜀立陳日照爲安南王孟珙敗蒙古兵於江陵邱嶽敗蒙古兵於真州復成都嘉熙元年孟珙敗蒙古兵於黃州杜杲敗蒙古兵於壽春又敗之於廬州蒙古兵引還三年孟珙復襄陽蒙古

兵入成都孟珙復夔州淳祐元年以周程張朱五子從祀孔廟黜王安石帝謁孔子遂視學書朱熹白鹿洞規以賜諸主求遺書蒙古主窩闊台殂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於蒙古蒙古使月理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執之蒙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三年以余玠制置四川玠城釣角山太年蒙古主貴由立七年呂文德敗蒙古兵於泗州八年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蒙古主蒙哥立寶祐二年賈似道敗蒙古李壇於海城五年蒙古主自將侵蜀六年馬光祖敗蒙古兵於房州開慶元年蒙古太弟忽必烈入臨江蒙古主蒙哥卒

於合州師還蒙古忽必烈入圍鄂州賈似道使人於蒙古請稱臣納幣蒙古兵乃還景定元年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初定官制立子禧爲太子賈似道幽蒙古使臣郝經於真州三年蒙古初作太廟於燕五年詔郡邑行鄉飲酒禮理宗崩太子禧立詔行三年喪咸淳三年立金氏爲后五年蒙古史天澤圍襄陽六年蒙古立國學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九年元取樊城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十年度宗崩子㬎嗣元侵鄂州程鵬飛以城降元伯顏帥師東下德祐元年安慶范文虎叛降元鄂州都督張世傑帥師入衛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入衛遣元行人郝經還賈似道免元伯顏入建康似道流循州伏誅元破獨松關三年使文天祥如元師求和元伯顏執天祥駙馬楊鎮奉益王昰廣王昺走婺州元伯顏人臨安以帝及皇太后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海遂如溫州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立於福州遙上恭帝尊號尊母楊氏爲太后改元景炎文天祥復邵武帝居泉州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景炎二年帝在惠州甲子門遷於淺灣元人襲文天祥於興國天祥兵潰走循州帝舟次井澳三年端宗崩於碙州弟昺立改元祥興楊太后同聽政帝舟遷厓山元張宏範襲執文天祥於五陂嶺祥興二年帝在崖州元張宏範襲厓山張世傑力

戰禦之師潰帝赴海崩陸秀夫死之宋亡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本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做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安小成貝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白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卻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然意向用兵後來傾信介

甫終是坐此病好用兵又用得不當壞事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欽宗勤儉慈仁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孝宗小年極鈍後來卻恁地聰明

程子曰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呂大防嘗告哲宗云本朝家法最善如自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見長公主以姪事姑宮禁嚴肅外戚不預政宮殿只用赤白天子步自內庭出御後殿燕居必以禮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皆祖宗家法之善所以致太平者

宋有天下五代等耳而享國三百年自太祖至於徽宗內亂不作四海甯謐遠過漢唐真儒靄興希踪三代即至南遷以後君臣不振亦已甚矣然而上下和穆比之漢唐之衰寄身強藩宦豎者猶爲彼善於此宋何脩而若是乎考之宋祖自身爲將帥之日固已崇事詩書及夫有天下之時猶夜於寢殿讀史是以興一代之文治而規模宏遠一洗五朝之陋盛德忠厚足詒慶於子孫臣民也惜乎輔之者無名世之臣而治道終不古若太宗繼世守成已不勝其私意真宗色厲內荏假借虛張太祖之澤亦已衰矣仁宗無愧於仁矣乎然好有作爲而持心難久故用人輕於進退反不若漢文之安靖心雖惻怛要未足以言去私也神宗偏聽不明首貽宋室之害雖其心本以圖治而理之不明小人乘之以敗國是以宣仁女主勉強維持在宣仁誠賢而豈國家之幸哉繼此而羣小盈廷正人斥逐雕椓元氣朘削生民外召寇戎以致靖康之禍人謂北宋之亡金亡之也孰知宋之亡蔡童之羣小亡之也非蔡童亡之介甫亡之哲宗亡之神宗亡之也夫介甫君臣本以圖治非小人比也而亡國之禍如此儒術其迂疏乎介甫非儒術也大

道之不明而心有所偏夫乃致此此爲君爲相者所以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爲要也宋之南也大勢猶有可爲人材猶有可用本實未撥而乃坐失事機乃高宗可爲而不爲孝宗難爲而欲爲之至甯宗已不可爲矣而強爲之江潮海颶豈真大之厭宋哉宋實違天以及此也夫真儒代興未有如宋之盛者乃理學之臣亦終無補於宋之孱弱也是則何如曰司馬相而遼釁不生韓范用而夏人膽破此未粹於儒也而效已彰彰矣使更拔周程張朱而相之三代之隆不指日哉顧且今日貶黨人明日錮黨人今日禁僞學明日籍僞學幸宋祖

之家法未亡羣賢不至如漢末受禍之酷此黨人之幸乎亦宋室之幸也而安能以補於斯世哉曰宋室黨人之論始興於仁宗之朝繼分爲蜀洛之黨則君子不亦有過以來讒小之口與曰伊川何黨而其徒黨之以衛道也當日以放浪佻巧而惡人之收斂謹嚴者獨何心乎此朱子所以深絕蘇氏而謂其心術不正者豈過毀哉而世俗徒以其縱橫之文欲諱其邪僻之實夫安可掩也曰然則以宋儒之黨而處於漢末諸儒其不免乎曰使程朱生於漢末程朱必有以處此漢儒烏可同年語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聖人之謂也且觀夫程

子之語其徒曰尊所聞行所知不必及吾門也朱子筮卦得遯而自號遯翁則其不肯攖世網以貞苦節蓋可知矣雖然君子非必免禍之謂也以義爲命命自我立進而存也得也命之正也退而亡也喪也亦命之正也豈可以禍福論聖人哉

元之至元十六年始滅宋制州縣社稷通禮遣宦者咬住設醮於信州龍虎山及建康三茅山十八年皇后宏吉剌氏崩喪師於日本詔毀道書十九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殺故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始海運二十一年故宋皇太后謝氏殂二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罷榷酤太子真金卒二十三年設按察司二十四年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二十六年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二十八年頒行至元新格三十一年世祖崩孫鐵木耳立元貞二年授信州道士張與才爲真人大德元年太后幸五臺山置各路推官二年遣使問民疾苦四年太后崩定律令六年立孔子廟於燕京八年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十年立國子學十一年成宗崩懷甯王海山立（順宗之子）以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至大元年以宦者李邦甯爲大司徒左丞相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二

年立常平倉三年甯王闊闊出謀反流之高麗四年武宗崩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使宦者李邦甯釋奠於孔子增國子生皇慶元年勑左右勿僥倖乞加官二年建崇文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庭詔行科舉延祐元年詔訪求遺逸七年仁宗崩子碩德八剌立至治三年勑寫金字經帝還自上都御史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弒英宗於行幄迎晉王也孫鐵木兒立之（顯宗之子裕宗之孫）鐵失等伏誅使人至曲阜祀孔子泰定四年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於智泉寺致和元年帝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泰定帝殂於上都倒

剌沙立皇子阿速吉八於上都燕帖木兒立懷王圖帖睦爾於燕改元天歷懷王攝位使月魯帖木兒圍上都弒其君阿速吉八而使人迎周王和世㻋於漠北（二王皆武宗子）二年周王和世㻋稱帝於和甯之北以弟圖帖睦爾爲太子太子北迎帝明宗暴崩於旺忽都察圖帖睦爾襲位於上都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爲帝師至順三年文宗崩兄子懿璘質班立（明宗次子）逾月甯宗崩安懽帖木兒立（明宗長子）至元元年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宮弒之於開平詔罷科舉六年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於東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之復行

科舉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八年台州方谷珍作亂命朶兒只班討之十一年潁州劉福通作亂陷潁州蕭縣李二老彭趙君用作亂陷徐州徐壽輝作亂陷黃州號天完稱帝十二年徐壽輝陷漢陽諸郡及江州定遠郭子興兵起破濠州徐壽輝使其將項普陷杭州丞相脫脫出師討賊復徐州而還十三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五年劉福通迎韓林兒都亳州立爲宋帝（改元龍鳳）哈麻矯詔殺脫脫於淮安明太祖起兵於和州取太平十六年倪文俊迎天完主都於漢陽張士誠據平江明太祖取集慶路（即南京）十七年張士誠降於元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明玉珍據蜀十八年陳友諒破安慶宋將毛貴破濟南劉福通取汴梁迎韓林兒入都之宋將關先生陷元上都明太祖取婺州十九年方谷珍以溫台慶元附明太祖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奉其主林兒走安豐明太祖取衢州二十年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漢帝（改元大義）明太祖取信州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犯燕京帝使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二十一年明太祖伐漢克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二十二年蜀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二十三年蜀明玉珍稱夏帝（改元天統）明太祖及漢主友諒戰於鄱陽湖友諒敗死其子理立奔還武昌張士誠自稱吳王元孛羅帖木兒

攻冀甯至石嶺關擴郭帖木兒大破走之二十四年明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元孛羅帖木兒兵犯燕京二十五年元太子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孛羅帖木兒伏誅吳立國學二十六年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吳求遺書元以方谷珍爲江浙行省丞相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事吳始立宗廟社稷宋主韓林兒卒於吳二十七年吳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吳師取平江執張士誠以歸遂北伐吳定律令行戊申歷方谷珍降於吳戊申吳王即皇帝位國號太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高祖曰德祖曾祖曰懿祖祖考曰仁祖皇帝立

馬氏爲皇后子標爲太子明師克建甯延平執陳友定明祀孔子於國學遣使祭之於曲阜定賦役法廣州何真降明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明太祖如汴梁明將徐達等克通州元帝奔上都明師入燕京

元祖興於朔漠兼并諸部滅夏陵金（元始祖母陰薩居漠北一乳三子季曰孛端叉兒至九世孫也速該生鐵木眞是爲元太祖）已有包并天下之概太宗因成業（名窩闊台）約宋滅金功成志驕溺於酒色而馬真晨鳴定宗不君（名貴由）元室亦中衰矣憲宗卽位一矯前失委任太弟（卽世祖忽必烈）國勢復張然而恩薄於骨肉志溺於巫覡身方死而國已亂天方北授世祖繼興克定內亂

立廟燕京風雲股肱見代宋室統一四海區宇之大亘古不及焉謂非一代之雄哉顧善政雖多可紀而汚俗終不自悛列儒於娼丐之間崇佛於孔子之上侈遠方之雄略毒中土之蒼黎是以草竊蠭興已先兆方劉張陳之概矣成宗繼世乃尊孔子而汰僧尼卹民生而清吏治庶幾可稱賢主武以恭儉而不無酒色之荒仁以仁慈而未免桑門之惑此固元室最盛之時也而秕稗終非盡絕英能不改父政孝自性成而果於刑戮卒以自禍泰定不以立己爲德所稱知義者矣然溺志佛法終之身死子弑明文巧於篡奪雖禮樂文明之治若方日新而干戈草竊之興已不可禁況乃權姦濁亂兵氣遍在朝廷哉順帝非有大惡而奸臣弄柄於外西僧穢亂於內尙惟是奇技淫巧之娛以至於國無政刑羣雄並起土宇瓜分大物已歸朱氏矣要之佛氏者絕倫之教也酒色者亡身之道也元乃世世溺於沙門而淫於酒色欲君之永年於國之永命胡可得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國之本也而元之於國本爲何如哉可悲也夫

明洪武元年（卽戊申年）設六部官改燕京爲北平府詔衣冠悉復唐制徐達敗擴廓帖木兒於太原安南入貢二年高麗

入貢師克臨洮元將李思齊降克慶陽斬張良臣下平涼王保保北遁（卽擴廓帖木兒）占城來貢三年使徐達西征王保保李文忠攻元上都詔開科取士詔行大射禮元順帝殂子愛猷識里達臘嗣李文忠克應昌以元太孫買里的八剌及后妃諸王歸元主北遁詔脩大明集禮籍天下戶口西著諸部降四年命湯和等伐夏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降師克重慶夏主明昇降燕享九奏樂章成南海諸國皆入貢六年汰天下僧尼七年命有司脩闕里孔子廟帝幸申都（鳳陽）李文忠北伐遣元皇孫買里的八剌北還八年陝州人獻天書斬之九年免河

南諸省本年租稅十年定天地合祀禮皇嫡孫允炆生十一年元主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帝遣使弔祭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誅之并治其黨流致仕學士宋濂於茂州道卒廢丞相燕王棣帝第四子之國以葛誠爲燕長史雷震謹身殿及奉天殿置諫院十四年命徐達等北伐日本入貢命傅有德等帥師征雲南沐英敗元達里麻師於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走滇海死雲南平十五年皇后馬氏崩選高僧分侍諸王遣僧道衍如燕引見經明行修之士徵耆儒鮑恂等令儒學歲貢生員十七年以孔子後裔訥五十七代孫襲衍聖公須行科舉成式以孔希

文爲曲阜世職知縣十九年頒大誥於天下二十一年平緬甸二十二年置朶顏三衛元也先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順帝殂是爲惠宗子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是爲昭宗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至是被弒坤帖木兒後遂不振諸部分散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二十三年命咎王燕王分道北伐戮功臣十九族詔求仙人張三丰二十五年皇太子標卒二十六年殺涼國公藍玉并其黨二十九年皇曾孫文煃生三十一年太祖崩皇太孫允炆即位遺詔止諸王會葬廢周王橚爲庶人建文元年燕王棣入朝登陛不拜尊父懿文太子妣常氏爲帝后立馬氏爲皇后更定官制燕王棣還國廢岷王楩爲庶人逮燕官校于諒周鐸殺之燕棣舉兵反布政使謝貴指揮使張昺死之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師討燕不克復命李景隆帥師討之甯王權入於燕師以叛二年詔均江浙田賦李景隆計燕燕棣拒戰於白溝河景隆師敗績詔都督盛庸代景隆布政使鐵鉉及盛庸復德州燕師寇汶上遂至東昌歷城侯盛庸及平安大敗之平安攻北平不克四年命徐輝祖援山東平安敗燕師於徐州召徐輝祖還何福平安及燕師戰於靈壁敗績平安被擒燕師至儀眞遂渡江李景隆叛開金川門以迎燕師燕棣遂入京師帝不知所終

此卷敍歷朝事係先生未定之稿其間歲月不無遺謬即去取或不無可商處茲將歲月略爲補正至於權衡去取輔成先生未竟之功更願俟之當世博雅君子

丁酉夏同邑後學程夢元陛園余家鼎彝伯同校字

卷之十一終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董賡颺續承　余龍光黼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外篇

道統類　異端　師儒

異端

夫蘊之於心而爲仁義禮智施之於身而爲肅乂哲謀接

之於人而爲孝弟忠信存之於靜則不偏不倚無聲無臭發之於動則無過不及而時措咸宜不滯於有不淪於無不拘於方不流於僞此聖人之道也養之於靜以立極愼之於動以勑幾窮萬物之理以致其知嚴一身之防以敦其實效法於天而貴其不已措之於天下以奉其無私始而勉勉存存終之窮神知化此聖人之學也古者聖王在上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民俗使天下賢智之士由斯以有造有德以佐一人之治而民之愚不肖者亦皆能徧爲爾德以安夫日用飲食之常則安見有所云異端者周道衰孔子沒而處士橫議蠭起以惑人心若老氏之虛無管商之功利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其他陰陽術數權謀兵戰邪說並行不可勝正孟子之距楊墨嚴矣申韓淺陋易見然未及於老氏何也曰戰國急於功利老氏殆非時尙然老氏曰道德亡而後有仁義而孟子獨諳諳以仁義爲說則未嘗非闢老氏也彼老子者不知何許人而孔子嘗問禮于老聃朱子謂聃爲柱史故能知典故而孔子訪之然其人則不以禮法爲尙石梁王氏又謂孔子問禮之老聃非作五千言者是或然與若家語有猶龍之稱則誕妄而非可信矣漢文景初好黃老至武帝而

後儒術乃興然腐史先黃老而後六經而班掾亦以十家並數當時儒者猶且援儒入老而莫知其非末流之歸王何罪浮桀紂晉室中原陸沈而戎服講老子者猶不知悔悲夫黃老之害方深而漢明復開釋氏西戎之教流毒中原楚英畔誅梁衍餓死佛之爲佛已可知矣乃唐時科設道舉廟奉元元初求藏經繼迎佛骨爰及後世寺觀乃徧天下齋懺洽於閭閻有宋諸大儒雖羣起而力爭之而卒莫之能絕者抑又何也間嘗論之佛之爲說蓋不始於西方金人矣雖戰國蓋已有之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亡親戚君臣上下則釋迦之棄君親捐家國以遁之靈山

者其迹同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以仁義爲外以生之謂性則佛之坐禪入定寂守其心法尙應舍何況非法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作用是性其說同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佛之慈悲普濟其兼愛同也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則佛之棄絕萬有以守其心其爲我同也其設爲天堂地獄之說則同於權謀刑名其設爲齋懺禱媚之科則同於縱橫功利至其本旨之所謂寂滅者則不過本老莊高虛元妙之意以超而上之鑿而深之焉已耳是昔之所爲異端者執其一偏之說猶足以簧鼓人心況釋氏集古今之凡爲異

端者以合之而成其說而惑人也不益甚乎是以後世賢智之士則逃而入於空寂之門而愚不肖者又從而怵於其福利因果之說糾結纏綿淪膚浹髓牢不可破其固然也然而釋氏之說實則屢變而窮矣原夫釋氏之本旨不過止一寂滅而已惟其欲寂而滅故絕六根空五蘊之說出焉又以其不近人情而無以聳眾也於是轉而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寔地理際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而於是顚倒橫逆無不可爲乃足以濟其自便之私矣然又自病其說之高而無以動人之嚮慕也則又轉而爲慈悲之說而緣業因果四大十二緣生之說益紛紜而不可致詰層出而不可勝窮於是一家之說離爲三門曰禪曰教曰律教主於經典律主於科條惟禪以單提直指明心見性爲務獨是旣言寂滅則槁木死灰耳而教律何爲也慈悲普濟何爲也旣言空矣則四大假合天地亦夢幻泡影露電耳而緣業因果懺悔祈禱之說又何爲也故曰釋氏之屢變而窮也東漢以前釋氏之說未起而老氏之說盛行梁陳而後老氏之教漸衰而釋氏之教日盛然而稽道家之說則亦凡有五變焉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大要言清淨無爲耳而欲翕固張欲奪固予是其本刻薄寡恩私己棄物以故小仁義薄禮法爲陰謀術數刑名放蕩諸

家之所爲祖若乃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養生亦老氏之一說而赤松子魏伯陽乃言鍊養不言清淨夫亦旣離其宗矣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舍鍊養而言服食今道家以鍊養爲內丹以服食爲外丹是又因養生而强爲之揑合也服食鍊養以求神仙世所謂元門而張道陵寇謙之之徒乃遂變而符籙矣符籙興而禱禳之事起於是林光庭而下乃專言經典科教間及符籙微獨老莊之書有未及讀并鍊養服食亦懵然所不及知也夫科教符籙與清淨無爲之旨渺不相涉而世之黃冠問其原則曰老子問其教則曰道家問其事則曰經典科

教爲人祈禱而已抑又何也蓋佛氏竊老之精微而研而益高道家又竊佛之皮毛而流而益下也要之先王既沒禮樂崩壞人心迷惑無所持循是以異端得乘隙而起以簧鼓天下因賢智之過而高爲寂滅虛無因鬼神之幽而鑿爲天堂地獄因喪祭土苴而竊之爲懺悔祈禱因生死之運而假之爲成佛成仙由此言之是非盡異端之罪而吾儒與有過焉儒者不敦實行以示則傚於天下而區區以口舌爭失所據矣況儒名而墨實者獨持此心不管天地以戒懼爲妄見以著述爲不長俊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

格物而理不必窮知不必致誠敬皆不必存此其顚倒放逸已與佛氏之絕六根而明心見性者汔無以異又已闢其實而招之援其徒而附之也哉且又有不止此者星士之推命形家之卜葬陰陽家之擇日巫覡之神弦實皆有以蠱惑人心與二氏之末流相爲倚附以亂先王之禮是皆聖世之所不可不除者也君子反經而已如其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民俗進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猶必實本之身而措之民則民之日用有所持循一於中和而寂滅虛無之說無所用明於嚮背而祈禱媚之術無所施夫然後可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異端庶可息與

虞書曰無稽之言勿聽

天人性命之理日用事物之常推之而可行言之而有據無稽之言卽異端也虛靜無爲之說遠推黃帝而共工靜言庸違則敢爲異說者在上世庸已有之若九黎亂德家爲巫史人神雜擾亦其一事也斷之以勿聽此唐虞之所以上下一德同風也

詩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也而謂之卑其誣亦易辨矣乃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泰山爲小彼有一死生齊彭殤者而當世猶共驚其說之新奇可喜焉由其無格物窮理之功而心易惑也周道既衰而異說已有興起其間以鼓惑人聽者故詩人欲懲之如此

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異說之興大抵皆由於賢智之過在其人一意孤往亦只因其性之近以矯異而立名而不知其說之所偏已使後之驚奇好異者羣奉爲宗以流毒於天下老氏生於周衰而害以張於魏晉佛說入於東漢而禍以熾於梁陳陸學起於宋微而其宗乃大倡於明之季世則述

之者之爲禍無窮而要之則爲之始者之爲禍首也聖人絕以弗爲所以絕禍於微而立萬世之準而後世之愚不肖者猶舍此以趨彼也可悲也夫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學而謂之端者以立異之始爲端甚微而其末之流爲害甚大君子宜辨之於早也老氏之初其意亦未嘗直以仁義爲非也而第以自然爲可尚則視煦煦孑孑之仁義爲不足爲耳然既以仁義爲不足爲禮法爲不足事則其說必至於毀棄仁義而虛無之害長矣釋氏之初其意亦未必欲盡廢人倫也而第以厭棄人事則

以枯寂自甘耳然既以枯寂自甘則其勢必至於盡廢人倫以同人於禽獸矣象山氏學匪師承知由頓悟辨明義利切中學者隱微宗孟子之立大詆濂溪之無極在朱子亦嘗稱其功夫切實此豈欲同於異學之虛無寂滅者然恃其頓悟之見以自多遂欲播弄天地囊括萬象而以意見爲不可有以議論爲不必多以六經爲我注腳而不自知其已私立一意見私持一議論多背謬於六經以幾流於禪寂矣朱子曰子靜知一而不知貫知有生知之質而不知有困勉之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深似告子夫一以貫萬而見知一而不知貫則爲空虛矣生知之質孔子不居不知困勉之功則釋氏之單提直指矣反求諸心而後知言不得於言勿求諸心則外義而任其運水搬柴皆說是道矣陸氏之爲陸氏如此而猶得謂其不流於異哉顧象山猶有閑闢而其徒王楊舒沈乃益加決裂張九成直詆大學爲非聖人之書陳白沙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務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而其學遂與釋氏之清淨六根明心見性者全無少間矣王陽明遠祖金谿近宗新會倡良知之學以號召一時竊孟子之說而實揚告子之波飾儒者之名而實爲釋氏之黠雖時强自爲

別白於釋而亦烏得爲別白之其徒王艮王畿益暢其邪顚倒愈甚心齋之學一傳而顏均再傳而羅汝芳龍溪之學一傳而何心隱再傳而李贄乃直引三教爲一家異端之賊道者不在佛老而卽在吾徒矣而要不得謂非陸氏之偏於主靜立大爲有以開其端也乃至於理窮辭遁而又欲援朱入陸而陽明以有朱子晚年論定之書趋東山以有始異終同之說將誰欺欺天乎是以有明之季爲舉業者爭以私智穿鑿離經畔傳爲奇立朝廷者爭以影響風聞快於搏擊爲事而是非之顚倒錯亂所不計焉未必非認取一心而不必格致不必

敬誠之爲害崇也夫自用私智以立異於天下者世不能盡無其人而吾儒苛嚴以絕之辨以明之則斯人亦何自以爲害於天下無如以一人倡之則羣然和而專治之而害斯溥矣而世之人猶有以攻訓攻擊之攻謂異端雖存不必攻擊擊之則反爲害者則聖王一道德以同民俗之謂何其非聖人之罪人也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聖人之道自堯舜而下以及於文武周公明備無餘蘊矣孔子非不欲作也直無可作耳乃孔子而後而虛無妄誕術數刑名之說日新月益以自外於先王之道者

不可勝正則何作者之多也蓋作者之敢於立異始由其心薄先王之道爲平易無奇而不之好其所以薄之而不好者又由其心不明於先王之道則不知先王之道已至當而不可易至大而不可遺而不之信也惟其不信不好則務勝於先王之道而因之索隱行怪以立異鳴高而妄作者乃徧天下矣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孔子之盛德謙光抑亦以明示天下之人使知先王之道至當不易至大無遺可信可好其味無窮而無庸立異自高以上取戾於先王下遺害於天下後世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中者聖道之極至而中無定體也執楊墨之中是亦楊墨而已矣楊墨之中且不可執況乃不儒不釋以欲介於邪正之間陽義陰利以欲立於君子小人之介調停朱陸以自謂有當於先儒之旨哉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誠意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諸侯大夫庶人不議此天下所以一德同風也自聖王不作禮樂崩壞於是諸侯放恣而處士亦起而橫議於下處士橫議於下而在上者無以閑之於是賢而在下者乃不得不起而思所以閑之此道統之所以不在君相而降在師儒

所由起也周世既衰異端蠭起虛無清淨刑名術數兵戰功利之說爭鳴互角不可勝正在孟子之所嘗闢者則管晏孫吳秦衍告子許行陳仲子之類皆既極力以攘之而此獨言楊墨者舉其甚也夫上世洪水蛇龍之災氣化爲之夏商暴君猛獸之禍人事致之至春秋而弑父弑君則人而禽獸矣然猶共知爲弑逆也楊墨則相率於無父無君且率獸而食人率獸食人此孟子之所爲深懼也厥後而暴秦兼併乃舉先王之經世大法儒者之著述微言一朝而盡廢之謂非人心之禽獸而率以相食之爲禍與然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其說之流

禍至焉而楊墨猶未敢顯棄君父且其說猶分二氏則兩相牴牾也至西方之金人一入而天下乃顯然絕君父棄兄弟夫婦以自同於禽獸草木且欲率天下之人而羣絕種類以胥爲槁木死灰焉人心之禍孰有大於此者此韓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所爲尤慄慄危懼而任夫世道人心之閑以不能已於嘵嘵之辨也

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君子既不能得位行道以舉斯世之爲異說者悉芟夷之而與天下更始又不能反身實踐聖人之道有之於己以爲斯世觀型而徒嘵嘵以口舌爭欲求勝於異說橫流之日多見其不知量矣然當異說橫流之日而能灼見其說之非以不爲所惑又能確據聖賢之正以力與之爭則其自得於己者所未敢知而戰勝之功亦能不計而苟非其爲聰明特達之質秉獨立不懼之概者其孰能與於斯乎嗚呼世有若人庶吾黨之不孤而共以挽留斯道於一綫也世無若人人心或幾乎熄矣此孟子之所爲殷殷屬望也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邪慝之興以經之不正也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廢而夫婦之倫苦喪禮廢而慎終之道失則追薦之事興祭禮廢而追遠之意亡則祈禳之術起鄉禮廢而酒流生禍故持齋戒酒之說得以自雄相見禮廢而交際不恭故科頭箕踞之徒得以自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朋友之道無以自盡而棄倫滅性之教乃得以興起於其間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之政不脩而游手無事異言異服之人乃得以售姦於其際井田之制不復則民無恆業而易與爲非學校之教不明則民不知有先王之道而異端邪說乃得以蠱其心志以爭騖於無父無君之教高焉者入於其寂滅虛

無之說淺焉者役於其福利因果之塗而正道人心或幾乎熄矣經不正而邪慝興故君子反經而已矣蓋斯民雖陷溺於邪而本心之明終未嘗息先王之澤雖遠而聖人之道則未盡湮無以示之故昧乎此心之正者有以示之自默可以觸乎此心此理之同莫爲倡之故惘惘而不知所從者有以倡之自恍然而有以動其嚮慕會歸之志惟君子有以脩之於身而見之於行誠足以立人道之表則作而在上而脩禮陳義自有以潛移默奪而致斯民於一德同風之盛即窮而在下而脩身見世亦可以砥柱中流以回既倒之狂瀾而釋斯民之

瞽惑民興於善而邪慝自不足以惑之則邪說亦不攻而自息矣此君子端本之道也然而任世道人心者是伊誰之責也夫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之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一統者一德同風之謂也知春秋之爲大一統則知異端之不容不闢矣自戰國至秦以迄於漢異說盛行聖經滅息文景漢室賢君亦惟黃老之尚乃自武帝嗣位而董子首發此策衛綰因之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去嗣後儒術興起遺經悉出雖卒未能大有發明以行先王之道於當世然黃老刑名之學亦自是而少詘知儒術之可尊斯武帝董子之功亦誠有在萬世者而道統之傳亦於斯人重有賴矣

唐憲宗遣中使迎佛骨於鳳翔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佛家之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存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眞西山曰人主之事佛者大抵邀福田利益之報耳故韓子之諫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憲宗弗之悟既餌

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哉○佛氏之所以搖惑人心者在於福利而佛之本旨則不在是韓子之言似只能辨其粗迹而未能折其病根未足以服佛氏之隱也彼其言心言性說空說幻若卓乎有以見天地民物之原無可指擬者而乃能屏絕嗜慾寂守一心迥乎出於斯世之外以視世之齷齪經營卑污苟賤者皆不足以當其一盼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然憲宗之悅佛也亦非能悅其深焉者也所邀固福利耳則韓子所言不既有以剖其心而奪之恃乎而奈何其終不悟邪

韓子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仁義而外無道德非仁非義之道德非道德也老子之書以道德名故韓子首辨之其曰道亡而後有德德亡而後有仁仁亡而後有義是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也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此惡其靡費而蠹財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蛇蟲禽獸而處之中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莊周所言正許行並耕齊物之意韓子之駁之亦猶孟子辨許行之說此可見孟子未嘗不闢老子也而世猶有秘南華而爲之說者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老莊野鹿枯枝之說許行並耕之論楊墨爲我兼愛之道皆棄君臣去父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也要其所偏則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

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是欲治其心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養之道是外天下國家也然萬物皆備於心外天下國家是無心也又安所謂治心昔先儒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噫性具於心者也心統性情者也無見於性矣而烏在其爲有見於心也哉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子於道之本原見未甚的而自治多疎然其闢老佛之功則眞不在孟子之下所謂其說長者卽君子好辨之志也人其人以下則所望於得行其道者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明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尤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按佛之生不知何時而列子有西方聖人之稱則戰國時已駸有聞其說者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後竟逸去漢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蓋西北戎人時已有事佛之俗也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則藏經亦有由來矣明帝因金人之夢而問於朝傅毅以佛對緣中國已先聞其說故傅毅得知其名也明帝以傅毅之言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章釋迦立像併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歸楚王英始信奉之而流禍遂無窮矣然當漢之世信奉

之者猶少則以東漢諸儒猶能尙節義崇名教志在扶植綱常故不惑於禍利而佛之言猶未得逞也至魏晉而士棄禮法尙淸談名教蕩然無復防檢而中原之地則匈奴羌羯居焉佛氏之言因其氣類乃至彌滿天下不可撲滅人人膏肓無可救藥要不可謂非漢明帝之罪也靈帝始立祠於宮中而石勒時則有佛圖澄符堅時則有沙門道安姚興時則有鳩摩羅什梁武時則有誌公之屬而佛書乃以日繁梁衍三自捨身陳霸先父子捨身唐太宗時則有元裝求藏經於天竺在憲宗則迎佛骨於鳳翔石勒符姚可無問焉而太宗憲宗亦沈

溺於此者此豈眞空寂之耽實則福利之誘人而人心以爲之惑也顧佛氏亦豈眞能空寂者特以其賦性恬淡於世事都不耐煩卻無奈身在世間無由解脫遂索性將世上之事一切舉而空之付之不問以求遂其自安自便之私故其書曰觀自在曰歡喜曰離垢曰一眞自如（佛書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性滅三發光明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相極覺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九善慧地發眞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亦可見其皆有我之私而無利物之用矣顧天下人人皆役役於嗜慾攻取之途而無以自安而彼獨枯槁性成甘於刻苦是能爲斯世之所難爲矣以故西域之人遂震而驚之謂之曰佛正猶仲子之在齊而舉國稱之以爲廉士也而於是爲之徒者又爲之矜夸其說張大其辭以爲窮神知化無不周徧大地山河皆吾性妙明中物慈陰妙雲能徧覆涅槃苦海能通脩萬行普渡眾生（佛家三乘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菩薩佛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直教則通脩萬行功不爲己志存廣濟謂之大乘菩薩猶華言普濟也）窮高極遠不可致詰而實皆虛造之境妄誕之辭天下豈有遺棄事物而能齊天下之物不愛其身不愛君親而能普濟天下之人者舉之一錢則必亂矣此明道所言不足開物成務外於倫理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又以其能斂固精

神不爲用耗故志之所專神因以聚而死而猶有餘迹恍惚之間不與形盡如史之所謂神君容亦理之所有者其國人遂益從而駭之而奔走禱祠焉其徒又益從而張之而福利果報之談亦由是起矣抑知福善禍淫時乃天道天與人以心性而佛私之天與人以人倫而佛絕之天生萬物有不齊之數而佛從而平等之且舉而空之是其違天棄天逆天已自得罪於天而不可逭矣而謂能奪天之權以爲人福利何惑之甚也然福利之說其淺者也以彼其言性言心幽深元渺禁嗜慾疑於克己戒殺害疑於爲人論因果疑於知鬼神道陰陽

47B

疑於達天命是以彌近理而大亂眞而天下賢智之士亦從而稱之以擬於大易中庸論語故程子謂其爲害尤甚而學者當遠之如美色淫聲焉韓子之所闢猶闢其淺而程子之所闢乃闢其深也嗚呼佛之生也不知何時而流害人心乃至於此此亦氣化之衰而若人乃生於其際乎抑人事之失而於天無尤也盧陵羅氏謂周莊王十年爲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此則佛生之候也其或然與

程子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

也

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老子之言非也子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聖人不言有無而事皆出於無心以其公也老釋皆言無而事卻出於有意有意於無皆其私也○君子之學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老子初意欲談道之元妙後來卻入做權詐上去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張則更是取道遠惟其不知道而强作元妙故終入於權詐入於權詐則刑名慘覈必有然者耳

老子原不知姓名觀孔子家語所問禮贈言之老聃則作五千言者或其是也若曾子問篇所述老聃言行則又疑殆非薄禮義者存而不論可矣而孔子猶龍之贊則必非孔子之言說者又謂老子名耳姓李氏字伯陽及生於李樹之下之說又神怪甚矣及考伯陽魏人所言乃鍊養之術絕未嘗及於道德而後人乃合之爲一人又謂伯陽黃帝時人則皆妄誕之甚矣宜韓子歎人之好怪也老彭商賢大夫世有彭祖八百歲之稱蓋太彭本陸終氏之子籤鏗封於彭爲大彭氏之祖其傳世歷夏商八百餘年耳非一人八百歲也老萊子則楚人有孝行而著書立言頗似老子然其書亦未可信周太

史儋則又戰國時人乃史氏皆以附老子傳中雖史氏傳疑然終見其附會也今惟以道德經爲據則無爲民化之說蕭曹所以治漢也取子翁張之說及以奇用兵之語則刑名縱橫兵戰權謀皆由是出也禮者忠信之薄之說則莊周荒唐魏晉清談之俗皆由是起也至若元牝之門爲天地之根等語則方士導引養生之術實亦由是出焉而神仙之說起矣由養生而變爲服食祈不死而變爲符籙禱祠此又其末流之差然老氏以一人私智爲衆異之倡則亂民之刑老氏其又安可逭與

程子曰導養延年此理之有可信者譬如鑪火置風中則

易過置密室則能久然縱使鍊養得來亦是造化一大盜若白日飛昇則必無之理○人有能前知者如董五經之類此靜極生明也○邵堯夫精於易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默然

導引服食以養生延年之說大抵本於黃帝素問今觀其書亦大要有近老子處然黃帝時那得有許多書蓋戰國時方士祖述黃帝而爲之也導引服食亦君子所不廢而醫尤濟於用然其說之流因黃老而日離其宗

則神仙怪誕之事起焉唐虞三代盛時初不聞有神仙之說卽老子之書具在亦未嘗言及神仙及周衰而穆王有天子之傳離騷有天問之篇昭王有羽衣之夢簡子有人化之問而其書要皆假託豈有其眞秦始皇始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卒以亂終至武帝而文成五利之徒神君竈神之祠紛紛不止其後乃知其妄亦以見漢武賦質之本明也夫由鍊養而言服食由服食而有符籙祈禱而大要主於求仙不死而國之以求仙耗者則秦皇之於徐市盧生漢武之有望仙汾祀魏明之作銅人承露盤宋眞之有天書玉淸宮以崇道術而滅亡者則魏太武之於寇謙之梁元帝之戎服講老子宋徽宗之事林靈素以餌方藥而損身者則漢成唐憲唐武及明之肅皇厥效彰彰若是世間豈有神仙皆妄誕耳武帝之言後世何獨不聞也哉顧其人所以獲中人主之欲而使之信從者蓋恆以幻厭小術奇中小數先惑人之聽聞而人主遂驚異而崇信之而好怪者又從而夸異張大其事以謂斯世固眞有神仙不死其人者此方士所以雖敗露誅死相尋而信奉之者終不少悔也朱子綱目於凡方士之見殺者皆書伏誅所以明左道惑眾之誅誠國法之所不容赦也若乃

前知之數則本不足爲異蓋變化云爲吉事有祥人物之氣機本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而迭相感召而所遇之數亦以行乎其間惟聖人之知來以理理則確乎其不易然誠立於此而物來自照聖人非有意於知來也明不足以燭理誠不足以合天而於是測之以數數之所呈覃思默會委曲推測以儌倖於奇中然要必其人有沈潛靜默之質而志慮不紛乃能有以致之究之雖億能屢中而著一毫推測便是意料之私是以數雖足以知來而君子有不尙也邵子之於易數亦旣極深而研幾固非小數奇中之可同年語矣而任數以前知則

終非聖人之前知且或使人域於氣數而不思所以立命之功故二程不取夫邵子之數二程且所不取而舉世乃驚夫小數奇中以依附於神仙又何其惑之甚也然則世無所謂仙乎赤松廣成妄矣然後世如于吉左慈冷謙張三丰輩見於史冊甯不自有其術邪曰白日飛昇必無之理劉安伏誅蕭衍餓死而世俗皆以爲仙去傳聞安可盡信也王喬于吉一時之怪幻且安知其果不死也惟人而仙之則竟仙之耳況怪幻奇異之術何益於人祇以亂世黃巾白蓮三代而下以此煽亂者不可勝紀故律法嚴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誅誠不可

赦也孫策自死豈以殺于吉哉然則仙之名何自訪乎曰天體渾圓運轉眞使飛昇昇於何處竊謂仙者僊也即醫書所謂輕身延年耳又入山爲仙仙即山人之謂也蓋古有隱逸山林自全其天自適其體之士以逍遙養生自逸而當世遂目之爲仙若秦漢間之安期黃石是也仙非白日飛昇之謂而王喬于吉左慈張果妖妄之輩則直謂之亂民不可以謂之仙也

或問齊物論何如曰莊子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嘗謂異說之興由禮之失也禮所由失以文之繁也先王制禮忠信以立本義理以爲文故人行而安之所謂和爲貴也自周末專事繁文而忠信之本不見無忠信以立之本則繁文只屬拘迫勉强故放曠者乃欲併禮法而一切棄之所謂知和而和也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正爲其以繁文之禮爲禮而不知先王之禮故也然一棄先王之禮而遂幾同人於禽獸放蕩之禍自魏晉而已極而禮教乃不可復異說乃不可除可勝嘆與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者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氣之聚散即理之所爲所謂體物不遺誠不可揜也氣動於自然而不得已所謂順也得吾體而不失吾常所謂不妄也聖人盡其理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謂存神之至也佛

氏言空寂執無而遺有有夜而無晝言仙者滯於有而不無欲有晝而無夜逆而妄矣豈道也哉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而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

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彌滿天地充塞無間莫非此氣而理初不外是矣有者氣無者理隱者理具而氣未行顯者氣形而理卽寓神者理之主乎氣而合一不測化者氣之載乎理而推行有漸通一而不可分也不知虛之卽氣故有道生天地之謂是天地一物道又別是一物此道何處頓放而不得不求之虛無矣以有物爲太虛之累故有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是形爲性累此萬象皆無可奈何他而不得不求之寂滅矣以無無宗以有爲累是以舉世累乾坤而歸之幻化皆詖淫之辭也○老氏知無形之妙而不知無形之妙正卽於有形而著是以小仁義而蔑禮法佛氏知有形之累而不知有形之用各得此理之常是以棄人倫而絕萬物二者之蔽本同但老氏有自有無自無意在純任自然佛則併欲盡舉有者而空之滅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此後世神仙之說所由昉也然莊周姑射神人及列子

御風之說本皆寓言非眞謂有此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妄幻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蘭友叔祖曰佛氏不奈自一身何卻於靜坐裏千思萬

想憑空結撰又遂據他私臆所見認以爲是以故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塵芥六合者不奈六合何故也其夢幻人世者不奈一身何故也故人以釋氏爲空實則不能空之至者也人以釋氏爲寂實則不能寂之至者也何則以其自便之私不勝擾擾也而人猶以其高自位置能妄誕也而效慕而崇信之惑之甚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大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佛氏原不知人物之生皆原於天而將人物之生別看做一件有障礙物事故以人生爲妄以死爲輪迴受生又不知人物之生莫非此道而以道別看做一件不生不滅的物事故謂得道則可免輪迴然此等議論尚是佛說之淺者而搖惑得人處卻正恃此

今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

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陂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言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佛本言空卻翻說實際及說到實際卻仍舊是要空本

旨耳若解道吾儒誠字則不肯去作佛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順天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道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張陵孫魯納降於曹操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人

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臣之於君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或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政刑之所自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截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截無實見故亦不脫灑○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坤退自守爲事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若其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

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滿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氏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因老氏載營魄之言而誤也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楊朱之學出於老子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老子釋氏有一種低的如梁武帝是得其低的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卻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說得好○老子中有仙意○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覡專只理會厭讓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道家自

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富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老氏之源流敗弊惟朱子言之至爲詳盡老子惟略見得寂然不動意思而不知感而遂通之用則併寂然不動俱未是道故一味苟簡清淨苟簡則凡事退伏以靜勝動以柔勝剛而其用勢必出於權詐權詐之極必至慘覈尅剝無情寡恩每處自占便宜是則無君之意已在是矣但老氏爲我處尚含蓄又其書道理頗廣路頭頗多楊氏乃專一爲我故孟子力爲闢之然此意所由

起亦緣周道既衰厭世上紛拏畏一身禍害遂耽空寂以求全於亂世故老楊列莊皆持此意見而各牽其資之所近或退伏靜觀或荒唐自恣蓋不但老莊諸人卽荷蕢丈人楚狂沮溺皆是此一副當所以子路說他不仕無義潔身亂倫若使此輩人皆著書其說未必不同於老子楊朱也乃由其爲我之說寡恩深刻而後一變以有申韓蘇張蘇張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足傳世申韓則致暴秦之禍兵家則又本於其權詐之術以有陰符經尉繚子之類漢初尚清淨亦未嘗不任權詐刑名至景宣則全用刑名爲治下流至於王何則又略見於老子之體而不復有老子之用又肆於列莊之荒唐而流禍至斯極矣導引長生其實亦是爲我故別派則又有方士參同契等書及神仙符籙之說符籙已益離其宗故下梢至於盜賊然其說至今猶足惑人言服餌丹鉛者稟寒之人或可稟熱之人多見危殆辟穀亦非道理蓋養人莫如五穀也導養消息亦惟身體全盛無虧者可以行之若身體本有虧損則多致阻滯痰火昏惑之疾書符鍊筆者屢致狂惑失心（烜）見朋友中以此數事得病隕身者數人矣外丹鍊石成金從無成效好之者每每破家（吾友沈臥庵少年事此以致貧窘）而符籙之害尤爲盜賊叛

逆之囮若今之道士卻只是經典科教爲人厭禳祈禱雖上清龍虎亦不外是又倣佛家三身之像而爲三清（佛家一法身其本性也一報身其德業也一肉身釋迦本身也其徒因塑爲三像事之今謂之三寶是也道家學之而奉三清一曰元始天尊一曰太上道君一曰太上老君老君卽老子也老子無三身之說而夾設二像失之甚也）竊佛家般若楞嚴唾餘而爲清靜經眞誥道授諸篇則全離其宗卑下甚矣然此之爲害卻淺只不合雜奉神怪褻瀆帝天書符頌咒（佛家之咒乃彼西竺方語故中國人而道書亦倣彼作咒雜用唵吽等字陋之甚也）竊謂存此項人使如古之巫覡命官掌之只是歌舞事神而不許其僭奉天帝及符咒等項三清等項則一切除之其亦可也至若老列

莊子及陰符經參同契黃庭經之屬則雖不能盡除亦當禁人誦習要之教化行而禮樂興則民心自不遷於異說矣○昊天上帝之主奉於道觀而坐三清之下三皇五帝之像郡縣立廟而醫家奉之皇帝萬歲之主奉於僧寺而坐三寶之下此等皆僭逆無禮褻慢之甚者餘若眞武之神本卽北方元武七宿宋人避聖祖諱謂之眞武三官疑卽古重該脩熙之神別有火官卽祝融黎自禮教之衰併鬼神皆爲異說所盜竊東嶽不當郡縣立廟此皆不可不亟改正餘若神仙怪誕之有行宮寺觀則皆毀之以無滋民惑可也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然今禪家亦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鐙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卻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尙何存語宋景文說前面楞嚴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最淺近末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卽至善卽此便是不必用辛苦脩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只是不是耳又有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眾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佛書云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覺寂寂非無覺寂寂卽頑空也惺惺寂寂卽眞空也然既云空矣則物事已盡付之不理所謂攝眾有而應變者亦不過任他運水搬柴皆說是道耳豈肯以其心主張萬事者乎顧其所以別則緣他面壁靜坐中養得此心有一片妙明在無著中閃閃爍爍所以坐禪久定亦頗有能知來者要之所知究亦都無下落處且既空諸所有要此妙明將來何用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

也使不得佛氏本自棄其父母今世禪和卻又說出許多孝敬說話謂一子成佛舉家昇天此更所謂遁辭也在生既捨其父母而不事絕父母之嗣而不顧而卻說死後渡他昇天何妄誕之甚乎○佛法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倫自齊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以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東坡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孔子只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東坡卻要說是未嘗往此便是佛家胡說或問此豈非動亦靜靜亦靜之意乎曰動而不失其理便與靜體無拂此物來順應大公無我之說也然動自是動靜自是靜如說行也是中禮坐亦是中禮則此是可莫說行也不曾行坐亦不曾坐則又烏乎可也

齊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入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失其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外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文景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强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其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老氏欲保全其身的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私也闢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

○問佛老不同處曰老莊絕滅義理未盡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佛老不待深辨只是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吾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佛氏之說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此是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麻三斤之說只是隨口拈來大意謂無色無相隨物皆通耳如說卽心卽佛又說非心非佛是也必欲說人無理路處足見其淺而文之以深矣又嘗見棲霞語錄卻大辨此等咒詛罵佛者之非蓋以其太穿鑿放恣也○佛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此是源頭錯處○作用是性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刀胡亂殺人亦可

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此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會稽沈卧庵每對子稱頌有物先天地數語予曰君試參看卧庵卻不肯說予曰我代君參之謂法性不生不滅耳若絃說卻又不然凡人有生神識同歸於盡止有此理不生不滅理雖無形卻於萬象上見不可於天地之先求之今之禪家皆

以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若疾行先長則謂之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邪運水搬柴之說卽莊周道在螻蟻矢溺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何謂佛乾屎橛如何是西來意曰須彌山等語皆是從莊周脫胎○有人言脩來世者曰今世不脩脩後世何也○德粹問人生則氣聚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地獄之說明者自不待辨然卻爲後世人君刑賞不得其平如岳飛以忠見殺秦檜以姦淑終之類

人心不平故異端得爲是說以惑人其意亦欲以勸善懲惡然程子有云君子以誠教人人猶有不化者況以僞誣人乎紱謂生不畏王法矣安知死畏冥誅齊民以刑已非善治況冥刑哉且佛氏設地獄以懼人矣而又謂求佛懺悔可以免罪則是教人爲惡也曰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人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脩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單子以道茀不可行知陳之必亡孟子以輿梁未成譏子產之不知爲政是脩橋造路皆王政之務也凡祀有其廢之莫或舉也非其鬼而祭之謂之淫祀淫祀無福此王政之所禁也後世惟王政不脩故橋路不脩造于王者之令而脩造於浮屠之募化祀典不秩於宗伯之官而爭趨於異說之淫祠矣是以君子貴反經也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浮屠本無父之教且務民義則遠鬼神矣詔鬼神則棄民義矣浮屠氏率人以詔鬼神而棄民義是教民不孝不弟者乃浮屠氏也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某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今設醮者猶以五斗盛米安五方神主插紙旗之屬其俗然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佛氏爲逋逃淵藪○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闢佛矣然終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佛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脩道之教無不本於

此故雖功用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魏才仲侍側問其故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烏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烏喙知此物之爲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絕矣譬如火之焚林將及于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也

佛氏之源流毒害亦惟朱子言之至爲詳盡佛氏只認

得此心之虛靈知覺爲性而不知虛靈知覺中有萬物皆備之理因是恐外物之攻取不息爲吾心虛靈本體之害而遂欲杜絕而禁持之及禁持之不得則舉而付之空虛無用之地此空寂二字實佛之本指然也既舉事物而付之空虛則此身亦自視爲空虛假託之身而飼虎餐鷹皆所不顧於是又轉而有慈悲普濟之說此亦自離其本旨矣然此實非其所重惟是全得此虛明靈妙者存而不失則天下不顧國家不顧父子君臣不顧併一身皮肉亦所不顧蓋凡此皆是空虛假合之物足以亂吾靈明之性而不能以養吾靈明之性故也此佛氏之本指也老氏言無爲釋氏言空寂其說本相近然老氏有生於無則猶有有之用只是其有與無既分作兩截則有有之用處不得不出於權詐然其說猶爲近情且得一身自在佛氏則併有者而一切無之其說甚不情而亦太自苦矣西天二十八祖其傳授殆未敢知然只以初入中國之佛經四十二章觀之則苦行齋戒因果報應其說皆無奇特梁武帝齋戒捨身何等苦行然要是怵於福利未睹其根本也佛徒自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楚王英始尊信之然崇事之者尚寡至東晉而中國譎誕之徒乃攘襲列莊之意以附益焉齋

戒之宗乃變而爲義學若遠公支遁沙門道安之徒般若心經大波若經六百餘卷節刪爲心經一篇楞嚴金剛維摩圓覺諸經之類皆經刪潤經營而說乃漸超高妙如列子有骨骸書則有四大分散我今妄身當在何處之說列子說耳反其根云云佛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書因有六根十八戒之說其餘若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及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又如實地理際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拾一法等語雖極高虛元渺任意掀翻然要不外列莊逍遙齊物遺意又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卽陰符絕利一源便到至道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乾屎橛之禪卽莊子道在螻蟻矣溺之說也達摩又變而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禪學始興從前苦行齋戒講議經典皆可視爲贅設矣是以苦行齋戒者則謂之律議論經典者則謂之教單提直指者則

謂之禪此所以愈出愈奇而義理於以滅絕齋戒苦求其空尚不能索性經典演說得高尚有議論至禪學則空得索性眞是無拘無束矣然齋戒者已無人倫至義學而愈無義理至禪學而義理人倫乃盡廢絕佛氏之害於斯甚矣而又有慈悲布施因果報應懺悔祈禱之說爲足以瞽惑愚蒙而濟其姦佛法之爲害蔓延天下沈浸人心殆於是引牽而不可除固結而不可解矣魏太武盡誅境內沙門唐武宗詔毀天下招提藍若僧足並勅歸俗似乎毅然知所惡矣然太武則崇事寇謙之武宗則溺於趙歸眞是正如二女妒姦而主者暱其所私則一女見醜矣豈眞知所惡者哉周武帝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學斯庶

乎得好惡之正與然周武之於儒亦非克知灼見而能實本於身以見於行事者則所謂一聖賢之學者亦不過崇其名焉已耳況魏周號令皆不及於天下而止行於境內而魏文唐宣又皆已崇奉佛法宇文子孫不克負荷異端其何以能絕也唐傅奕韓退之宋二程橫渠三蘇之輩立論皆常闢佛及蘇氏不惟不能闢之後且趨而附之而程子之門人立說過高且有自淫於釋而不自知者正程子所云執理反出其下矣況齷齪小儒心且營營於利祿生死之間而無所執守而又安能闢佛也哉朱子奮興乎程張之後以上承洙泗心傳於是道統之傳自我朱子任之乃窮流溯源盡發佛氏之藏而儒釋幾微之辨是非之介於以大明使後世學者知所決擇以不惑於似是之非而當時南軒東萊之屬及勉齋西山諸賢又皆能有以左右先後之夫亦既云盛矣惜乎載之空言而不獲見諸行事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且當時浙紹之學流爲功利如陳同甫輩豫章之學偏於主靜如象山兄弟相與梗閣其間而陸氏認取一心更幾以淪於禪寂其學演於張九成流於陳獻章太闡於王守仁而其徒授受相承果至引三教爲一家談之者至今未已吁嗟乎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異學之成爲異

學也往往然矣而安可不急爲之別白與且異端之無忌憚也每每譎誕攙贓援儒入墨於吾儒闢佛之言則强語謂之護法於退之永叔輩則攀引以續傳鐙釋子因韓歐闢佛之亟乃僞作韓歐別傳蓋因韓子有參太顛事及永叔六一居士之稱而遂肆其污謗也抑知韓子答孟尚書書已自言甚明又道家亦攀引韓子謂爲韓湘所度去升仙則因雪擁藍關之詩而污衊之也其無忌憚如此靈源有伊川之帖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倫其說以爲已學是爲洛學朱子云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眞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始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說也又考語錄別條與潘子眞帖者僧靈源也朱子有口過之悔紱向於蒲城僧寺見一書前畫三教一家圖後乃伸其妄誕之

說大約謂宋儒惟周茂叔爲誠實君子而於程張則歷毀之又謂二程遺書中闢佛之言皆朱晦庵所僞託晦庵於臨終時自言生平無他不善但恐口業深重云云此書不記何名料想蓋林三教主等所造無忌憚至矣獨稱茂叔者以周子嗚呼孔子程子朱子而可污而誰書中未見闢佛語也

不可污也污孔子者如謂世尊使儒童菩薩降生東土而爲孔子無位之難爲徵而空言之難爲力也此程子所以比之美色淫聲朱子所以比之焚林之火攤贓之賊也可深懼哉老釋二氏莫非異端而老氏則已衰颯獨釋氏之猖狂如此人其人火其書盧其居者誰與碩果不食其亦有來復之機耶

師儒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四五

道統之在師儒變也自堯舜禹至於湯自湯至於文武皆聖人作於上以正天下之人心而立天下之極則在下雖有聖人亦不過輔盛明以後先迪教而已又何庸立言垂教俾當世別有信從以自外於一德同風之盛哉惟是聖王不作禮樂崩壞異說蠭起無所維持而世道人心於以大壞於是在下之聖人乃不得已而起而身任斯道之傳而後之繼起而有天下者又不能本天德以行王道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繼世者苟治自安亦不能用在下之聖人以自輔使得以盡行其道而致治於當時徒使在下聖人獨抱憂民之志以嘵嘵有言冀斯道獲以空言得明而維挽世道人心於萬一則是道統之所以存而不墜乃獨賴有師儒然而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是以諸侯橫而孔子乃作春秋楊墨興而孟子自居好辨黃老刑名縱橫兵戰之術興六經之說廢而董子乃發憤於下帷老子釋迦之教盛行而韓子乃奮筆於原道異說之流不息而學者之志日紛在上無道德齊禮之治在下無躬脩實踐之儒而濂洛關閩數君子乃由斯起焉道統之在師儒不有自與作而在上則其事行處而在下則其說長在上在下其道同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垂萬世斯道之正者孔子也故以師儒而任斯道之統以一天下之趣者乃自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四六

孔子始

傳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父叔梁紇爲魯陬大夫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陬邑三歲而孤孔子少陳俎豆習禮容以爲戲長而睿智年二十仕魯爲委吏又爲乘田二十二歲設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參史記世家家語）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二十九歲學琴於師襄三十歲齊景公如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小而辟其伯云何子曰能舉賢也雖王可矣（參史記家語左傳）三十一歲齊景公來聘遂適齊齊侯將致邑於孔子孔子辭謂弟子曰言未行也三十四歲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

宏私謂劉子曰聖人之興也孔子在周觀乎明堂及后稷之廟知周之所以興也自周反魯道益尊弟子蓋三千焉參家語三十五歲適齊三十七歲聞韶樂學之三月景公將用孔子晏嬰沮之公曰吾耄矣不能殫孔子之學也孔子行反於魯參史記世家四十七歲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以德爲教以道爲治升爲司空以土任物物咸宜五十歲爲司寇國無淫人市不僞飾民興讓客至如歸參家語五十二歲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侯將以萊俘刼公孔子曰奈何以裔亂華齊侯心怍而麾之歸而反魯汶陽之田五十四歲仲由墮三都五十五歲攝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

沮之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彼將郊若不廢禮猶可止也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師己追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參左傳家語孔子去適衛主顏讎由家五十六歲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御以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疑以爲陽虎而圍之五日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匡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爲甯氏家臣於衛匡人圍解史記世家反衛南子請見居數月靈公不禮孔子醜之去適曹又適宋宋向魋欲殺孔子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微服過宋又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蒲公叔叛衛要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許之過蒲曰要盟非誠遂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簡子之殺三士也至河而返反衛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末之學也遂行如陳在陳絕糧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楚子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楚子欲封孔子子西沮之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八歲魯人逆孔子孔子反魯參史記世家論語知道之終不行也乃贊易定禮正樂刪詩書又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因魯史而作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經終焉孔子生於魯

襄公之二十二年卒於哀公之十有六年子伯魚先孔子卒孫子思受業於曾子之門

孔子之門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顏淵爲最餘具禮者則曾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稱各因其材德之所近而成之者則如子貢宰我季路冉有子游子夏公西華子張有若子賤南容漆開子木之徒或以言語政事文學稱或以禮樂著或以氣象似或以傳經顯孔子授易於商瞿子木授詩禮於子夏授春秋於子夏左邱明授孝經於曾子顧六經載道之文而好學者則獨稱顏淵誠以實踐力行之功固不徒言語文辭之迹也孔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淵冉伯牛子路皆先孔子卒孔子尤惜顏淵曰天喪予天喪予後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皆服心喪三年子貢獨築室於場又三年而後去孔子既沒羣弟子散之四方各以其所得傳授及門而卒傳孔子之道於來茲者曾子也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

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當衰周時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云云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然據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以上孔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年十六受學於孔子篤實力行積久不息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篤孝事繼母敬養不衰每讀喪禮則涕泣爲不逮親也孔子沒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歌若金石魯君致邑辭之不受（參論語劉向說苑）設教於武城子思樂正子春公明高公明宣之徒皆受學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之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檀弓）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論語檀弓）曾子述孔子所言大學教人之

法以教門人門人子思之徒乃述曾子之意而作大學後門人惟子思得曾子之傳子思往來於魯衛之閒魯衛皆不能用困于宋乃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參孔叢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曩從周茂叔遊茂叔常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子簞瓢陋巷猶是萬鍾猶是

問顏子初時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

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禹與顏子雖同道禹比顏子又粗○問顏子優於湯武如何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以上論顏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曾子易簀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

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者則固未嘗離乎孝弟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之學大抵力行意多以上論曾子

楊龜山曰孔子歿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這等剛毅之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二條論子思

孟子名軻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騶父激公宜生孟子三歲而卒母仇氏慈惠貞定教之以禮擇鄰而居示之以無誕子長就學未成而歸母斷機示之孟子懼而力學受業於子思之門參闕里志列女傳史記列傳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

而闊於事情乃返居騶自騶如薛又如宋去宋適滕滕小國也不足爲用乃復之梁見襄王不合而去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獨稱言仁義動法三代故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參史記列傳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孟子醇乎醇者也○孟子之時楊墨塞路正道不行孟子辭而闢之使學者知孔子之道崇仁尙義貴王賤霸雖

空言無補而亦存什一於千百之中故愈常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干門萬戶自在以上論孟子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未改耳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則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則無孟子之書言孔孟

程子曰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遠然終不及曾子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自先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相似○問顏子仲弓不同曰聖人道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旋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渟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以上論顏曾思孟子貢仲弓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曾點漆雕已見大意○今人每狹小游夏殊不知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之序今人好高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止在此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子路全義理○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個務外的人子游是個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人子夏是個謹守規矩毅嚴的人○子貢

俊敏子貢謹嚴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俊○子游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六藝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則其所謂文學者固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知方之效蓋有不足爲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然耶

眞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清簡公曰有子論爲人則務孝弟論禮則以和爲貴論加賦則言足民而語氣渾和自盡道理亦似聖人之一斑與

以上論孔子門人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皆無所得何也朱子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紱按此亦見孟子難學處亦是

孟子成就人材有未能如聖人處○此論孟子門人

孟子既沒而聖人之道失其傳於是趙人荀況遊於齊爲祭酒齊人讒之荀況逃之楚楚春申君黃歇以況爲蘭陵

令況著書立言大約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孟子子思爲害道雖亦主言仁義大本謬矣後其徒李斯事秦佐始皇兼併天下始皇盡焚百家之書坑儒生於咸陽聖人之遺經盡矣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荀子既不識性又焉知誠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謂荀卿言性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以上論荀子

漢惠帝四年始除秦挾書之禁而遺經漸出於是易有田何書有伏勝詩有申公轅固生毛公春秋有胡毋生瑕邱公張蒼賈誼之徒禮有后蒼徐卿之輩樂有文侯老樂工及河間獻王之獻然是時文景及竇后方尊嚮黃老苟簡爲治未知尊信儒術而申韓蘇張之術又雜然並進儒者專門受經不過訓詁章句之末鮮有得於前聖之心爲有以備諸身而思措之事業及武帝卽位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帝親策問古今治道廣川董子仲舒乃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句未是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於國設庠序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善治

則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上復策之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秦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很爲俗誅名而不察實是以百官皆飾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道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求賢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養士莫大

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有賞所貢不肖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

對曰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容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消膏而人不見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之謂也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分限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古之所予祿者不力於食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悅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衞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天下者請皆罷奏可初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時公孫宏亦治春秋以吏學阿世致位宰相董子譏其從諛宏嫉之帝兄膠西王亢縱恣數殺二千石宏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主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

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間舉得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董子所言性命之理率多未瑩而說經長於災變其所言治體則皆切實平正至於黜功利辨申韓尊孔子則大有功於道統雖未獲見用於當世而世亦由是知儒術之可尊黃老之尚浸浸衰矣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語皆好○董子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問性者生之質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眞西山曰董子言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可歎哉上以

論董子

董子而後諸儒類皆淺陋至元成之世成都人揚雄始以好學覃思特聞雄之學不爲章句訓詁簡易佚蕩清靜寡言少嗜欲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家無擔石處之晏如成帝時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列哀帝初又與董賢同官及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雄閉門草太玄經或有嘲雄之玄尚白者揚雄乃作解嘲答之及莽簒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自安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法言訓纂方言廣離騷等篇而太玄法言爲最當時人皆忽之惟劉秀即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及蔡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免乃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弗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恥之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不可已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

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太元之作贅矣○揚子不見道

楊龜山曰揚子雲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元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外也乃老氏說話問太元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元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太元八十一首卻是分陰分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元不成物事○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以上論揚子

程子曰荀揚已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荀卿才高學陋揚子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程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

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善惡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是伊川謂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恕乃是看人不破○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韓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總論荀揚

釋氏之入始於東漢明帝虛無之禍蕩於魏晉之間宋齊梁陳南北分裂至隋文而天下統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

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溥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遂刪述兩漢以來高文武宣之制曹劉沈謝之詩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典禮以續書詩禮樂又嘗贊易又自筆削宋魏以來南北之事爲元經以正統與元魏而自附於春秋大業末卒於家門弟子私謚之曰文中子又集其生平論說而附益成書曰中說其書大抵粗有可用之實而於道之本原則未有所睹其續經爲尤妄又謂梁武元之滅亡非釋迦老子之罪則其

無見於道亦可知矣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跡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續經甚謬恐無此○女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的要做孔子他志亦不卑但不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卻不去學卻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卽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之書太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以上論文中子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少孤其嫂鄭撫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擢進士歷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朝愈上疏論宮市帝大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憲宗元和初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進中書舍人憲宗方有事於蔡愈勸帝以斷及裴度以宰相視師度奏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遷愈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愈上表極諫帝怒將殺之以大臣救貶潮州刺史愈上表謝帝頗感悔而皇甫鎛排之潮有鱷魚爲民物患愈爲文告之鱷魚爲之南徙數百里自

是潮無鱷魚之害改刺袁州袁人多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爲計庸得贖者七百餘人愈在潮時嘗與僧大顛遊及遷袁州尚書孟幾道遺愈書以信奉釋氏爲勸愈乃復書曰有傳愈近少信奉佛氏此妄也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法可師俯仰無愧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類至胡爲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異端之教以希福利也借使佛氏能爲人禍福亦非守道君子所懼況萬萬無此理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以留聖賢之道於千百之什一而後世復倡釋氏於其間其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然使前聖之道得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憾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烏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穆宗朝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帝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廷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詰責廷湊諭衆士以禍福廷湊恐懼屈服愈歸復命帝大喜以愈爲吏部侍郎宰相李逢吉忌之以愈爲京兆尹六軍相戒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復以愈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佛自東漢入中國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韓子獨惡其蠹財惑衆故力排之嘗著原道及原性原毀師說等篇韓子沒其書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又稱其闢佛老之功不在孟子下云然惜其終有文士之習而鮮實踐之功於聖人之道終未足以升堂而入室也要之有唐之世則惟韓子一人而已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輒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子亦

近世豪傑之士

朱子曰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又曰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卻甚有意義○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以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之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原鬼不知鬼

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讀墨篇卻謂孔子必用墨氏墨氏必用孔子何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也眞是有崇信意他是貶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卻不是從裏面流出義剛曰他說明德卻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的曰

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

以上論韓子

朱子曰韓子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仔細理會揚子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也直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的工夫道理不是如此（添兩作三事事要分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爲天地人默等語）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文中子之書多是後人添入（謂疑出於阮逸之輩）惟是論世變因革處極好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揚子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又問子雲與康節何如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看來退之勝似子雲○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此退之性分三品之說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歸著退之所以不易及也（總論荀揚文中韓子）

自文武周公既沒而聖人之道不行仲尼孟軻既沒而聖人之道不明聖道既衰而好異之徒乃敢出其說以惑天下且與吾儒相角抵爭爲雄長歷秦漢及唐以至于宋中間所號爲儒者雖罔不誦法孔子著書立言然稂莠稗秕卒鮮有當於儒者之眞而與於聖人之道矣就中彼善於此則自漢董子興而天下始黜申韓之術唐韓子出而天下始知佛老之非是大有功於道統者其在二子與宋興而敦尚儒術濂洛關閩諸儒蔚然興起踵頂相望焉是天之啚於漢唐者其乃以特鍾於宋與

宋濂溪周子初名敦實以避英宗諱改名敦頤字茂叔道

州營道人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出而爲政也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初因舅鄭向任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決周子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周子力爭之王逵不聽周子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乃得釋時二程之父大中大夫珦通判南安知其學爲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然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穢污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熙甯六年年五十七而卒所著有太極圖

說易通數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辭質而義精上承孔孟之淵源下開來學於萬世而襟懷瀟灑雅有高趣家在營道之濂溪及官南康因匡廬山麓有溪焉濯纓而樂之遂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學者因稱之爲濂溪先生云

程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淸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從理上看則用處大從數自是細碎○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

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的人

蔡虛齋曰濂溪蓋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屬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以上論周子

按鶴林玉露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二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是可知周子知人之哲而衛道之嚴矣世傳周子之學得之陳希夷是雖其說有因而要之聖學淵源則周子所自得非希夷所能與也又或者謂周子之學出於壽巖禪師此亦猶謂程子洛學之得於靈源也今釋子盛傳謂濂溪歸老九江於歸林寺結青林社以與眞淨禪師遊比於蓮社此皆援儒入墨異端之誣肆無忌憚耳周子嘗題太顛堂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以是觀之周子之繩韓子而羣誣不待辨矣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太中大夫珦之長子也家世河南年

十四五便學聖人十五六時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登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歷知扶溝去邑之日哭聲震野改著作郎神宗熙甯二年呂公著薦之爲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伯之辨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純駁之異帝敬禮之數召見伯子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神宗任用安石行新法中外皆以爲非帝令顥詣中書議之安石方怒言者盛氣以待伯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荆公愧屈伯子因上疏言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乞賜降責乃黜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辭改授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及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聽政始悉罷新法而論者莫不深罪安石伯子曰新法之行實吾輩激之未可獨罪安石也會太后召伯子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年五十有四伯子資

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常以經濟爲心方召用而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不知所嚮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叔子又曰先生將進覺斯人而退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呂與叔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

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以上論明道

叔子名頤字正叔力學好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元祐元年高太后臨朝輔臣司馬光呂公著乃共薦之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抱經緯之才負制作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以爲天下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叔子乃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是歲帝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程叔子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於是天下咸知有性命之學二年叔子疏請就崇政延和殿上坐講曰本朝故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刑昺講春秋皆在殿上

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能道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至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於帝前侍立終日不懈帝雖喻以少休不去也而叔子入侍之際容貌甚莊人或以問叔子曰夫子之嚴視潞公之恭孰是邪叔子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蜀中蘇軾以縱橫排闔之文取名當世方見知

於太后恃才放浪謂程叔子爲不近人情深嫉妒之每加侮玩會輔臣司馬光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之叔子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於是程子門人賈易朱光庭等劾軾以館職策問謗訕而胡宗愈孔文仲顧臨之黨遂力詆程頤不宜在經筵又會帝患瘡疹不出數日叔子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宰相曰不知叔子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以叔子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遂罷頤管勾西京國子監於是乎當時有蜀黨洛黨朔黨之目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輔之洛黨謂程子而朱光庭賈易輔之朔黨謂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之徒也蘇軾且上疏言曰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以辭色云云七年太后復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力辭遂差管勾崇福宮時頤以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而蘇轍沮之故改是命及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親政盡反元祐之政放逐高后輔臣而言者遂論程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乃削程叔子籍而編管之涪州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立韓忠彥進開言路之說向太后亦矯紹聖之失而叔子得自涪歸德器益進亡何徽宗親政復紹聖之舊蔡京用事追貶元祐黨人建中靖國元年立黨人碑於端禮門言者希京意旨論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叔子出身文字及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之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傳春秋傳以示學者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以成就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大觀元年叔子卒

年七十有五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厥後豫章羅仲素學於龜山楊時延平李侗學於羅仲素而朱子亦嘗受業於延平李氏之門聖人之學乃至我文公朱子而大備焉

程伯子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其實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爲已任其實不似孟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以上論伊川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胡五峯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門楊墨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安石行新法時所設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邪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懿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才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卻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合論二程

張子名載字子厚長安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喜談兵張子說之嘗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張子讀其書雖愛之未以爲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說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尹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虎皮曰吾平日皆亂道有二程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事之乃歸陝西想即此時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

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又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熙甯二年呂公著薦之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因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以載爲崇正院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法張子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雕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荊公默然未幾移疾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其治家接物有禮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嘗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復引疾歸熙甯十年卒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銘東銘行於世程子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子厚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某

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恐初學或未嘗識禮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卻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即西銘示我廣居以上論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共城人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

厚不見圭角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又游河汾以至淮海涉於濟汝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退居共城百泉之上覃思於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與之語三日大驚服北面師事之衞人始知其爲有道之士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及四方遽可已矣乃更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於洛乃定居焉洛人久而尊信之四方學者及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焉邵子教人必隨其才分高下不驟語而强益之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惟意所

適士大夫家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無不悅之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學益老德益劭司馬光以兄事之朝廷屢徵辟不就熙甯初新法之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邵子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邵子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伯子嘗與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年六十洛人爲買宅富弼爲買園以居之隆冬盛暑則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所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及疾革司馬光張子二程晨夕候之熙甯十年卒年六十七程子爲墓銘稱其道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程子曰吾從堯夫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內聖外王之道也○世之博聞强識者眾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才爲之才覺得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以上論邵子

自孔孟而後千五百年至周子而道統之傳始續乃微而未大顯於世及二程張邵並興而師儒乃大顯於世道學昌明猗與盛矣橫渠學力未熟康節微近老莊故英才淵藪多在程門呂與叔敦篤縝密呂和叔任道擔當游定夫

資質溫厚楊中立穎悟高才林大節魯而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呂進伯老而好學范淳夫色溫氣和謝顯道切問近思尹和靖張思叔皆晚來所得佳士楊應之偉度過人是皆所見稱於程子者其餘若朱光庭侯師聖郭沖晦之徒未易殫數然呂謝游楊其所稱最顧門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因以門戶各分畀者或不能有以發明高者又或終流於釋氏而不自知故不待七十二子之徒散而大義已有乖者朱子之所爲深嘆也與叔文多不純定夫未獲施之事業上蔡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程子教人綱領然矜而過高則終不離禪底龜山出處不無可議而

論亦不能無偏則甚矣聖道之難其人也然而吾道其南龜山之學一傳而有羅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再傳而有李延平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而胡康侯之大冬嚴雪松柏挺然則上蔡之所爲啟發居多康侯之子致堂五峯未始非豪傑之士也以上論程子門人及胡氏李氏諸儒厥後朱子出焉初往來於劉氏胡氏之門繼從游於延平李氏而道統之傳乃終屬之我朱子焉以擬中天卿雲復旦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新安婺源人也父韋齋先生松生朱子於建陽朱子生而穎異甫七齡授孝經一閱輒題其端曰不若是非人也嘗與羣兒戲沙中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及稍長睪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先生知饒州疾革屬朱子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道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韋齋元生卒既卒服奉遺命以告而稟學焉十七歲登進士任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李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曰講學極造其微其學大要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彝山中四方游學之士翕然從之紹興二十九年高宗聞其賢召之不至三十二年高宗傳位孝宗詔求直言朱子乃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

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和議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根本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矣隆興元年詔朱熹入對熹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以與洪适論不合罷歸乃脩通鑑綱目以紹春秋乾道四年

閩饑郡艱於食朱子爲立五夫社倉以濟之朱子詩於府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其民使夏受米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元數六百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經理之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甲則推一人通曉書數者爲社首其逃軍及衣食不缺者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人口之數大口一石小口五升五歲以下者不與焉其以濫惡不實還者有罰置籍以治之時魏掞之亦立社倉而概不加耗息以故不能久行云九年陳俊卿劉珙交薦之累召不至帝嘉其安貧廉退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三年龔茂良力言熹操行耿介乃召熹爲祕書郎或譏之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復起熹知南康軍值歲旱朱子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又訪唐

李渤白鹿洞遺址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六年夏以旱求直言朱子疏言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親賢遠佞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君心可得而正今宰相諫臣皆失職而陛下親信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無恥以盜陛下之柄使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帝讀奏甚怒趙雄力解之乃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八年宰相王淮以楊萬里之言而薦朱子帝以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熹拜命單車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米大藝集且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所及人不及知官吏懼其丰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乃進熹直徽猷閣朱子因條陳乾道社倉法上之於朝詔下其法於諸路朱子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朱子按得其實而仲友爲宰相淮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論之淮匿其章不上朱子論益力章凡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子朱子以密邇父母之邦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故怨朱子乃引陳賈爲御史以爲沮朱子之謀十年賈疏言近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慎獨爲能以踐

履爲高以誠意正心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而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非假名濟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病帝以爲然由是道學之名遂貽禍於世矣十五年王淮罷相周必大薦朱子爲江西提刑朱子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朱子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曾兵部侍郎林栗以與朱子論易不合遂劾朱子竊張程餘唾妄自推尊繩以治世之法實爲亂人之首乃復

命熹江西提刑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黜栗知泉州除朱熹直寶文閣奉祠朱子將歸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陛下之心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矣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朱子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孝宗避位光宗嗣立是歲大學章句或問成紹熙元年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道學之議少沮朱子知漳州請行經界法從之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乃復

起朱子知潭州五年甯宗即位素因黃裳彭龜年聞朱熹之賢乃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子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時光宗避位居泰安宮稱太上皇奏以愛惜名器博延儒臣專意講學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至於便殿奏四事一言當負罪引慝盡禮以得親心二言帝王之學三言湖南財計四言湖北猺人侵擾之事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時相趙汝愚疏而寡謀韓侂胄恃定策功以傾邪與政右正言黃度疏論侂胄之姦侂胄以內批黜度知平江府朱子因上疏極言四事一言妄興土木恐民怨望生變二言定省徒備虛禮恐無以致親懽三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中外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四言殯宮之卜偏信臺史疏入胄侂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大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遂內批除熹宮觀汝愚疏留不聽中舍陳傅良封還繳黃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嚴見憚既去而姦臣益無所忌慶元元年侂

胄既逐趙汝愚而劉德秀希侂胄意旨首建僞學之論謂貪黠放肆乃人之眞情而胡紘以隻雞尊酒之啣請禁僞學廉潔好脩者皆僞爲也之黨先是胡紘未遇時嘗謁朱子於婺源朱子待學徒惟脫栗之飯不能爲紘易紘不說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爲御史遂銳意以攻繫朱子爲事沈繼祖誣以十罪且言熹剽竊程張餘唾以喫菜事魔之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遂削朱子祕閣脩撰官而竄蔡元定於道州時朱子家居方草封事欲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寃諸生諫恐賈禍元定請簽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藁焚之已而削竄詔下元定奉詔怡然就道朱子及從游者餞之於蕭寺

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元定神色不異平日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元定至春陵愛之者謂宜謝絕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天降禍患于我躬非閉戶塞向所克逭也貽書訓其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之獲戾懈厥志也在道逾年而卒時攻僞學者日急士稍檢束以儒自命者無所容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或勸其謝絕生徒笑而不答慶元六年疾革正坐肅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朱子所著

周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經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極通書西銘解楚祠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家禮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通解未成付門人黃勉齋成之又嘗手定二典三謨而書傳未成付門人蔡九峯成之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脩或庶幾乎斯語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世謂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語孟易詩數經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而於書於春秋於禮樂則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而大旨固已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著有綱目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則爲之裒集發明使不至於泯沒張程門人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則爲之區別

取其長而不沒其短南軒東萊同出其時先生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守虛靈之識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矣此謂陸氏之學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此謂陳同父輩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鮮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先生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

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大自筮仕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

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臻其極者先生一人而已孔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孔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以上論朱子

時與朱子道合志同而相爲羽翼惟南軒東萊二人而東萊又不如南軒之粹然要可見德之不孤矣南軒張子名栻字敬夫張魏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父浚愛之教之莫非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紹興之末孝宗嗣位帝召栻赴行在栻進言陛下念宗社之讎恥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時父浚都督江淮開府建康而栻內參贊機宜人皆以爲不及乾道三年劉珙薦其學行七年入爲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栻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而有所隨順其遠小人尤嚴嘗肩輿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欞覿慙手不得下栻在朝

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會張說以后戚夤緣入簽書樞密栻首疏切諫且詣相虞允文責之曰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而說亦不果拜八年罷栻出知袁州栻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時劉珙脩潭州嶽麓書院而屬栻爲之師故南軒之學大行於楚卒官右文殿脩撰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朱子與黃勉齋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曰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

見者也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所著有論孟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等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然南軒之學大綱立而細目未盡其教人亦鮮次第故湖南之學迄終少所發明云論張南軒

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許公夷簡之五世孫也其祖好問徙居婺州而世祖希哲從伊川遊故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師事林之奇汪應宸胡憲而友張朱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

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朱子嘗遣子在塾師之仕爲著作郎淳熙八年卒年四十有五所著有詩記讀書記大事記二書未成博議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東萊之學傷於太巧義理不本六經少儀之傳多引忍恥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解噬嗑之與治道爲二惡子由之譏司馬遷則皆讀史不讀經之過而詩記强附小序亦多決衡蓋南軒過於高明而東萊失之小巧云論呂東萊

或問李先生終日危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論李延平○朱子曰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五峯知言錄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二條論胡氏○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論南軒○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則未也曰然○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三條論東萊○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

學耐事卻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合論南軒東萊○朱子化其偏周程張邵皆朱子所祖述而朱子飲其醇故不規規於師承而大而能化蓋德無常師惟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至若張呂之儔爲朱子之同志而或過或不及皆不能如朱子之至大而無外至精而不遺大中至正而無所偏倚也此朱子所以爲集諸儒之大成也與善夫元處士劉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是亦可謂知朱子者矣夫二程奮乎百世之下

以承先聖之緒則董揚王韓皆不足以班之而蘇氏乃欲儼爲之敵朱子奮乎百世之下以膺道統之傳則周程張邵猶不足以方之而陸氏乃欲別樹之幟世儒猶且黨蘇氏之文而左其手揚陸氏之波以飾其辭豈天之阨斯文而故爲茲蟊賊與抑所爲他山之石而玉成先儒邪要以聖人不能得志於上無所操其大一統之傳故不能致斯世於道德一而風俗同之盛也學者觀蜀洛之黨及朱陸異同之說而無所折衷也則曷不仍以朱子之言斷之

朱子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但見到處卻有病○蘇氏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被其

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行事言語亦無不正如王氏者安石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其不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蘇氏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楊畏使傾范忠宣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君子所爲哉○道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王蘇之學皆不正然東坡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議論

按老蘇辨姦老蘇以私意而詆安石之不近人情也安

石誠不近人情然必欲得近人情者而用之則諂諛皆近人情而方正之士皆大姦也世以老泉爲知言殺謂東坡之排伊洛胡紘之毀朱子皆由斯道矣二蘇氣節時有可稱而文章尤矯出於眾子瞻以擬答進士策始干執政之怒以發試進士策而致商販之誣以託諷時事之詩而下御史之獄以規切時政之文而致仲游之戒迹其始終多以語言受禍固不得與忠諫者同科亦難等於小雅正月諸什矣惟其於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之三言及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一疏庶所稱忠規讜論者其所至郡亦多惠迹故朱子亦嘗許

以近世名卿子由初爲條例司官以不合而罷去高后時爲御史極論調停之非是皆君子所許而古史尤見稱於朱子君子豈沒人善者顧老泉之辨姦以自負其才而荊公不爲許可也蘇軾之惡伊川以自負其才而學士多宗程子也此皆不勝其忌克之私又不獨引楊畏以撼范公之日矣程以莊蘇以肆此其曲直亦既有歸相排擊者卽謂其徒而上疏言深嫉頤姦不假辭色則何爲者故元祐初欲相蘇軾孫升上言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蘇轍之爲右丞也楊康國疏言轍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爲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然則蘇氏爲未敗露之安石當時已有言之者而又豈朱子一人之私見哉況乃跌蕩恣睢狎比輕浮之士沈溺空寂之言晚節之頹潦倒尤甚朱子爲萬世道統之計而安得不嚴爲斥之夫臧文仲所稱立言不朽而孔子譏其不仁不智少正卯魯之聞人而孔子亟正兩觀之誅聖人論人夫豈苟者向使殷深源王介甫不用於世度未必不以令名終然則蘇氏之不至大用未必非蘇氏之幸也世之人猶且好其文而忘其邪僻之實道其長而諱其短何惑之甚也 以上論蘇氏

蘇氏父子以文名掩其短實則縱橫家習也其與程氏相忤學者猶知左之而金谿陸氏則固儼然儒者乃朱陸異同之說至今猶或惑之則陸學之爲害深於蘇矣陸九齡子壽九韶子和九淵子靜兄弟相爲師友九齡成進士調興國教授會湖南茶寇剽掠九齡主義社以備寇及寇定

之興國嚴規矩肅衣冠以引翼上類改全州未至而疾將卒猶以天下學校人才爲念張南軒嘗期以任道之重呂東萊稱其志大而所據者實朱子亦爲文以弔之蓋陸氏兄弟子壽爲敦篤云九韶學問淵粹隱居自善學者稱之爲梭山先生其季子靜生而穎異方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不能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而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及登進士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仕至將作監丞奉祠歸起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及卒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子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或至泣下朱子稱其切中學者深痼隱微之病而無極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朱子又嘗曰南渡以來惟子靜功夫切實顧其教人也不用學規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

言卻難故其學以主靜立大爲宗以意見爲害道以議論爲不必多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且嘗惜朱子以爲溺於章句及九淵死朱子與門人哭之蕭寺中既而曰竟是死一告子陸氏之徒其最知名者袁燮楊簡沈煥舒璘而楊簡之僻尤甚舒璘則嘗往來於朱張之門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言克己不是去克己私別自有個克處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只是撞將去○子靜只認取一心便天地都不管一味呵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只此語便可知陸學之入於禪矣如此卻是吾儒與釋同一個道理既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源頭便不同吾儒萬里皆實釋氏萬里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

强採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的方謂之內若別人說的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是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及其知之行之則一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亦不信不去講貫只我的是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正同

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的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不知初自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不好的氏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豈不害事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著些工夫○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克去利欲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如此則堯舜之兢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

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生知安行也須用學○某看今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以上論陸氏

陸氏之偏歷歷可指如此眞所謂假佛氏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也第以生與朱子同時賴有朱子反覆指陳其弊故學者尙知所宗主而不爲之惑朱子之門若蔡季通之英邁而該洽智深而行謹朱子所稱老友而其弟子則節齋之於易九峯之於書皆有以勝父師之託而無隕黃勉齋志堅思苦朱子託以禮經而望之任道輔漢卿淳謹勤恪閉門自守纂疏四書陳安卿義理貫通恬退自踐陳才卿一室蕭然工夫精進李弘齋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劉雲莊發明道學爲諸儒倡劉韜仲一以謀道明理爲心張元德用力於敬勇於爲義李果齋大本有見此心泰然廖德明學有根據學道愛人徐子融志氣剛決鄭子上子細精密方賓王親切的當晏亞夫意氣激昂徐方叔道德穩實此皆有以與於斯道而他若余大雅葉賀孫董銖李季札萬人傑楊道夫黃義剛潘履孫劉砥劉礪黃灝滕璘滕珙之徒皆有以反覆辨論講明斯道而陸學不能以與之爭繼此而眞西山大學衍義魏了翁九經要義皆有以興起

斯文維持聖學而金華四子何基王柏許謙金履祥婺源三胡胡雙湖胡玉齋胡雲峯以及許平仲陳雲莊王雙溪程復心諸賢亦有以守先緒而無愧然而世遠澤微諸儒心長力短兢兢自守猶懼不足況乃吳草廬意爲區別以朱子爲道問學以陸氏爲尊德性而朱陸得以相衡矣夫道問學與尊德性之功豈可判爲兩途而朱子豈偏於問學不尊德性者吳澄第以與陸氏同鄉而曲爲之庇正猶子靜之回護介甫而豈通論也哉張九成直詆大學陳白沙一宗自然王陽明纘其緒而張之而其學益錯亂顚倒不知究極嗟乎有明一代之儒有可數者則薛敬軒著讀書錄曹月川著存疑

吳康齋堅凝任道胡居仁著居業錄羅整庵有困知錄汪登源作中詮蔡介夫著蒙引陳丹崖註小學林次崖有四書存疑此皆私淑朱子而得其正者也其若羅一峯之剛毅陳克庵之克己陳剩夫以大學爲據章得懋有三巨膽陳建之學蔀通辯邵文莊爲眞士夫其亦庶乎明儒之醢首屈敬軒乃敬軒私淑朱子而從之者廖廖然及王陽明挹陸氏之波倡良知之說而天下乃翕然從之風捲潮湧舉世若狂噫何邪說之中人若斯易乎以上論朱子門人及元明諸儒嗟乎斯道日在人心固無時而或息然道非徒滋口說以務勝人之謂謂實踐諸身以廣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域於斯道之中而無過不及焉而後可謂之凝道而後可與於道統今者朱子之書家弦戶誦莫敢異同而究不可謂朱子之道之果已大行於世何則必有朱子其人以使天下之人皆爲朱子而不敢不爲朱子則誠哉其行朱子之道今讀朱子之書而立身脩德之必其則傚朱子如朱子之則傚孔子者果伊誰哉況陰畔朱子而思爲異說以勝朱子者固往往而是也然則道統其將何所寄乎曰自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矣今

聖朝治運休隆崇儒尚道當必有起而輔之於下以承先聖之緒而正天下之人心者

丁酉夏同邑後學程夢元陞園
余家鼎彝伯同校字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毫